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 部
第 一 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0/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冊目次

集部·楚辭類

楚辭集解十六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一卷

〔明〕汪瑗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英刻本

..... 一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宋〕吳仁傑疏

〔明〕屠本峻補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三四三

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卷

〔明〕屠本峻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 三七一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明〕黃文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

..... 四〇九

楚辭集解十六卷蒙引二卷
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
一卷

〔明〕汪瑗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

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集解
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提
要

楚辭集解序

余嘗謂古書無所因襲獨
者有三莊子離騷史記也離騷驚
采絕豔獨步古今其與雅閎深有
難遽測自昔邈風而入味沿波而
得奇者雖間有之未有能闕其全
者也漢武帝命淮南安為楚辭章
且受命食時而奏意特離析篇段
便於披誦云耳嗣是班固賈逵間
有論著今軼不傳王逸始注楚詞
十七卷嗣是洪興祖晁无咎周少
隱林應辰黃長睿莫不各有論議

而莫備於朱子之書讀者皆知尊
用之然原詞譎恠奇詭非逸章决
句斷未可易讀况諸家之說傳自
漢人往々參於其中盖有未可第
廢者新安汪君玉卿少好詞賦流
覽既多洞其得失勒為此編覈者
存之謬者祛之未備者補之或有
援據失真詞意未愜即出自大儒
不難為之是正至於名物字句不
憚猥細一一詳究目之曰蒙引誠
執苑之功人楚聲之先導已君既
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以

公同好而屬余為弁余竊觀其書
殆有意錯綜諸家而折衷之非苟
然者今讀之有同於昔談者非強
同也理自不得異也有異乎前論
者非好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在學
者善會之而已君博雅多通饒於
著述此特其一班云
萬曆乙卯春日澹園老人焦竑書



楚辭集解目錄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集解目錄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舊

玉解

集解

離騷

篇內曰余既不難夫離別今傷靈脩之數化此離騷之所以名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其說是矣然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亂辭隨繼之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終示以去楚之意是屈子雖未嘗去楚而實未嘗不去楚也其不去楚者固不舍楚而他適其終去楚者又將隱遁以避禍也孰謂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輕身投水以死也哉學者卽楚辭熟讀而遍考之可見矣舊註牽強支離之說世俗流傳無徵之言何足信哉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帝者王天下者之通稱也高陽帝顓頊有天下之號也苗裔胤嗣久遠之通稱屈原自道已爲顓頊之子孫也朕我也屈原自謂也皇美也大也父死

惟庚寅吾以降

稱考伯庸屈原父字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厥隅也爾雅曰正月為厥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謂之曰貞者謂攝提星隨斗柄所指與東北隅之寅位正相對也非邪正之正庚寅日也從下緣上曰陞從上墜下曰降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墜下母體而生也瑗按上二句叙祖父家世之美下二句叙月日生時之美四者平看或曰苗裔即指言伯庸庚寅即申言孟厥詳其文勢蓋謂帝高陽之苗裔者乃吾皇考之伯庸也稱父為高陽之苗

皇覽授于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今字余曰靈均

皇皇考也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謂初生一歲之時節不必專指初下母體之時而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名美名也下無言字者對舉則有名字之分若專

言之則名可以該字而亦省文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屈子之名字實取諸此蓋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觀漁父卜居二篇屈子皆自稱屈原可以知名原而字平也五臣以正則為釋原名靈均為釋平字是也舊皆謂屈子名平字原而從太史公誤矣則法也正則謂原野經界皆有法則而為大中至正之道也井田之制是矣靈善也均勻也經界既正則莫不均勻而平矣靈則平之至善者也瑗嘗有辨詳見離騷蒙引上二句叙皇考賜名之美承上章而言下二句叙美名之實又承嘉名二字而申言之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叙之篇實繁於代瑗按屈子此上二章自叙之旨不過如劉子玄所云之意耳王逸以為屈原自道本與楚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父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是恩深而義厚也朱子從之今考楚世家屈原與懷襄俱出高陽之後誠為同姓王逸之說雖議論正

大道理精深有合於屈原之大義屈原所以戀戀而不忍去楚者心事實在於此要之原作此文之時而此章之旨恐無此意也詩頌文武之功德而直推本於公劉后稷以爲言亦不過自叙其源流世系而不忘其所自之意耳觀之經傳則屈原章首二句之作其本意不爲與楚王同姓而言也明矣不然所叙月日名字之美又豈與楚王生同月日而稱同名字乎古人謂讀書有可以深求者有不可以深求者此類是也蓋以其說有合於屈原之大義故易惑人耳卽離騷之辭虛心而觀之實未必然也雖然楚辭之作萬有餘言而未有一語道及同姓之故抑又何也

楚辭集解 離騷

四

佳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盛貌內美承上二章祖父日月名字而總結之重音仲猶再也非輕重之重脩能長才也言已既有此盛美而又重之以脩能以見才德之全備也或曰脩亦美也如後脩姱之脩亦通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扈被服之意以線貫鍼爲紉佩飾也離芷蘭皆香草名生於江中故曰江離生於幽僻之

處故曰辟芷辟古僻字或曰如字除也謂芷香可以辟除穢氣也亦通蘭芳於秋者故曰秋蘭下二句乃參錯成文言已採取香草紉續以爲雜佩而被服之曰扈曰紉曰佩讀者當以意會不可執一也後多做此王逸曰言已脩身清潔博採衆善以自約束也是矣然內則曰婦或賜之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是蘭芷之類古人皆實嘗以爲佩也不獨比喻而已此又學者所當知也夫屈子所取草木之屬數十餘種而此章先言離芷蘭者偶隨所言耳非擇而取之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江離之草

楚辭集解 離騷

五

佳

屈原幼時所先採蓋自其初度則固已扈江離辟芷矣以此言之則蘭品反不如離芷也非是此章是泛叙後時事非承初度獨叙少年事也或曰下二句倒文法本謂紉此秋蘭以爲正佩而復以離芷爲扈從耳屈子多有此法其說亦通內美句承上以德言脩能句起下以才言或曰各字爲德乎洪氏曰各有五屈原以德命也取名之說見左傳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
 恐年歲之忽然易過不我相待而老之將至不得
 學也且曰朝暮曰夕舉攬皆採取之意此地之有
 次第而相連比者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木名
 與單言蘭者不同上云秋蘭在草部也莽亦木名
 字亦作蒨音罔舊以為蕘施草非是凌冬不凋故
 曰宿莽見本草木部可考朝暮木蘭夕攬宿莽此
 所以為汲汲乎若將不及而自脩之實也不言所
 用者承上章紉佩而言也朱子曰言所採取皆芳
 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得

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今孰不實而有獲可謂
 格言矣有志者勗之又按首句倒文耳本謂余汨
 汨乎若將不及也屈子多以余字倒在下不能盡
 出讀者詳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不淹不久停留也代更也序次也謂四時以次相
 代二句言天時易過以見人年之易老也即上年
 歲不吾與之意零落皆凋隕之意美人謂美好之
 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暮皆晚也衰老之
 喻王逸曰言天時運轉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
 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朱子曰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
 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
 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
 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瓊按此
 上三章一章言脩能二章言急於進脩而欲及時
 也三章言時易過而欲急於進脩也皆承脩能而
 言一章乃芳香之物皆草類也二章言久固之物
 皆木類也三章則以草木總承之亦言之序也詩

經多有此體讀楚辭者須以此法求之庶不見其重復可厭也然言芳香則久固在其中言久固則芳香在其中而旨則各有所偏重耳覽者幸毋深泥可也夫脩能者受之於天而人人之所同具者也故二章既勉之於已而三章又欲責難於君也或曰此上五章屈子皆述已事而恐美人之遲暮一何又爲下文起也

不撫壯而棄穢今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今來吾導夫先路也

撫捫也謂捫已而自省也壯年富力強足以有爲楚辭集離騷雜駢

八

佳

之時棄者盡絕必去之詞草荒曰穢以比惡行百草爲稼穡之害猶邪淫爲德性之害也何者詰而問之之詞改者革故鼎新之詞度態度也此度即指惡行上句其詞直下句其詞婉一正一反之言其意一也騎馬曰乘騏驥俊馬也直奔曰馳橫奔曰騁皆疾走也來者招邀之詞欲君棄彼之惡而從此之善也導引也先路前驅以啓路也二句倒裝文法此承上章末句而言言君何不及此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棄其穢惡之行政其惑誤之度而使後有遲暮之歎邪君苟一旦覺悟而來隨

我我則當乘駿馬疾走爲王前驅導引以啓道路也夫楚王苟有志於從善則屈子必以二帝三王之道以開陳之君德不勞而成治功可坐而致矣惜乎陷溺之深終無悔心之萌而屈子雖乘駿馬將安往邪朱子曰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按撫壯之意與上二章歎時之意誠相表裏但上二章屈子道已自脩之意猶重而恐美人之遲暮以下方致意於君也又乘騏驥以馳騁句與來吾導夫先路句相爲一意屈子多有此文法舊說以騏驥比賢智言君乘駿馬以隨我則我

九

佳

楚辭集離騷雜駢
當爲君前導其說亦好但此等意在來字內足以該之而屈子此句之意還是言已乘此騏驥急於先導故下曰忽奔走以先後即此意也蓋乘騏驥二句只取其急於進脩之意非比喻任用賢智之意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后君也三后謂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指的指也純粹皆無一毫駁雜之意衆芳喻三后之悉有衆善也下二句即是申言衆芳之意純粹言其道德

之美衆芳言其道德之盛雜非一也椒與菌桂皆
香水也椒生多重累而叢簇故曰申椒豈雜猶言
不獨也蕙芷皆香草也二句倒文法也觀曰雜曰
豈雜字相喚應可見屈子多有此法言不獨初蕙
芷以爲佩飾而又紛然雜之以椒桂此所以爲衆
芳也採一物以爲佩則陋矣執一善以成名則狹
矣此章言三后道德之美盛固後王所當法焉者
也舊說以三后爲禹湯文武而下方言堯舜非是
又以衆芳喻群賢亦非是此蓋泛論三后之德而
任賢之意自在其中不必專指也

楚辭集解

十一

卷

夫唯捷徑以窘步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

堯舜唐虞盛德之君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道
大路也得路無多岐之惑也所謂純粹衆芳者此
其至矣桀紂夏商無道之君也猖狂也披亂也捷
邪出也徑邪小之道路也窘步謂不由正道而所
行蹙迫多躓仆之虞也所謂穢惡敗度者此其極
矣遵道得路喻行事之光明正大故身逸而國安
也捷徑窘步喻行事之顛倒錯亂故身死而國亡
也此耿介者人君之所當取法而猖波者後世之

所當深誠也瓊按此上三章一章言人君當急乘
夫時以去惡二章言人君當博取諸人以爲善三
章舉堯舜桀紂而并言之則一善一惡而天下之
大法大戒彰彰矣嗚呼使楚王苟能一旦悔悟而
任屈子先路以導之則浸浸乎入於聖王之道無
難矣可以四三后而雙堯舜矣惜乎喜黨人之幽
昧險隘而卒捷徑以窘步也懷王客死於秦國襄
王放斃於陳城其窘當何如哉不用屈子爲之先
導故也

楚辭集解

十一

卷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惟語詞舊註爲思念也非是黨人懷阿比之意而
相助匪非者也偷苟且也偷樂者竊取乎一已淫
佚之私而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也幽深僻也昧
昏暗也險隘危也隘履狹也幽昧則不顯明而一
物無所見險隘則不平正而一步不可行也憚畏
難也殃禍患也恐憂懼也皇君也與車也績功也
左傳曰大崩曰敗績此章言朋黨之小人惟喜偷
安逸樂故每誘君於幽昧險隘之路竊以自肆其
志而不知捷徑窘步適所以來顛覆之禍也我之

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者是豈畏顛覆之禍而爲一身之私圖也哉蓋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王逸曰與君之所乘以喻國也是矣蓋不敢斥言其君故以皇與言之且於行路之比亦切也敗績則指車之覆敗以喻君國之傾危也舊註謂敗先王之功非是是又多一層意思蓋言君國傾危則敗先王之功之意自在其中不必言矣

楚辭集解

十一

佳

忽者言奔走先後之急而惶惶不暇安詳之意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奔走於左右相導於前後左右就養有方也及者追而相接之詞前王指三后堯舜也或曰泛言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迹耳荃與蕪同香草也當時之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王逸曰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意亦是揆察也中情中心之情實也讒指黨人譖已之言也齋火齋也齋怒言怒氣之盛如火也情往日曰信讒諛之濁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卽此意也此章言已急欲奔

走先後以輔翼乎君者蓋欲誘掖吾君有以追躡先王之遺迹也不但使皇與之不敗績而已而人君者顧不察吾此中心之至情反輕信黨人之讒言而盛怒乎已使小人日以得志而君子日以危懼也何哉

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蹇蹇不避險難而竭力盡忠之意也患害也忍其受其害而不辭之意舍止也指者援引之意謂以手而指天也王逸曰語也非是九天慨舉衆多之

楚辭集解

十三

佳

詞以方位言之者意亦是正與証同靈善也脩美也亦時人彼此相謂之通稱而此則託詞以寓意於君也此章言已固知盡忠必有受害之事然吾能隱忍其受其害而此心之忠終不能而遂自止也所以然者豈爲釣名沽直豈爲身家私謀及爲他人之計哉實爲君臣之大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恩深義重故此心之不能自己也此心可指九天以爲明證實出於公而非出於私也夫人可欺而天可欺乎哉觀屈子此數言雖若其情誠可悲而其勢誠急迫然勤勤懇懇之忠貞磊磊落落

之心事亦可見矣豈若黨人之幽昧險隘而為一已偷樂之計之所為哉爰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黨人唯欲誘君於邪道而已則懼敗君國誠不忍為二章言已之急欲引君於當道而君則反信讒言妄造乎怒三章又甚言乎盡忠有賈禍之道深表乎已忠君愛國之心而小人之反是也不言可知矣

曰黃昏以為期兮羗中道而改路

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羗者發語端之詞此章比君臣之契始合而終離也文選本無此二句洪氏

楚辭集解

十四

佳

曰王逸此二句無註至下文羗內怨已以量人始釋羗字之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抽思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羗中道而回畔今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朱子曰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爰按此二句韻雖與上章相協而意則屬下章楚辭中固多此體然無此二句下章意亦完備洪氏之疑甚為有理其非脫於王逸之前而增補於後人也明矣今未敢遽自削去姑存之以備後之君子有所參考而黃昏中道之說則詳於九章茲不註

云自乘騏驎至此大概俱以道路為喻讀者亦不可不知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遜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今傷靈脩之數化

成言謂始初相成要約之言也即黃昏以為期是矣悔改也遜移也有他有他志也即中道而改路是矣近曰離遠曰別數化謂君志數數變易無常操也此章言人君始信任已相與約言共謀國政終成治功中道改移而反生他志以疏乎已君苟棄已不用則我之離別而去蓋亦不難而爵位利

楚辭集解

十五

佳

祿何足以縻之所以戀戀而不忍去者蓋傷君之反覆無常用舍倒置而國是日非耳嗚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而况人君之治國家也哉下二句篇名離騷二字之義蓋取諸此班固顏師古解離騷二字之義其說雖通要非本旨朱子反取諸家之說而辨證闢王逸之非其殆未之思與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蓄美與攜車兮雜杜蘅與芳芷莫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滋以水灌溉也一曰蒔也晚王逸曰十二畝說文

曰三十畝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九畹以王逸推之
得一百八畝以說文推之得二百七十畝也樹種
植也上言滋下言樹相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玉露載林
勳本政書又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今
人所用大抵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
爲頃也畦五十畝也一曰共呼種之名朱子曰畦
隴種也雜種之也菑蕘藟車杜蘅皆香草名芳
芷卽前辟芷辟言其所生之幽芳言其香馥之氣
相備而互見也又芷着一芳字則上五物可知矣

楚辭集解

雜騷

十六

佳

此作文之法也異期望之意峻言其枝之高而長
也茂言其葉之蔚而盛也願欲也俟待也刈以鎌
斬取之也然曰異其峻茂曰缺時曰將刈而不遽
刈可見不小用其道不急於進取也萎枯死也絕
斷落也或曰萎當作委委絕謂人委棄而不知刈
以爲用也傷損也言雖萎絕而無損於芳香之質
也哀憫惜之意衆芳指上六物也蕪穢荒廢也言
有此衆芳而不知用深可惜耳此章比已積累衆
善異其大成待時而用雖見廢棄固無損於已而
使大道之不明不行於天下爲可哀也已按此章

曰蘭曰菑蕘曰藟車曰芳芷泛言其物之多也曰
九畹曰百畝曰畦曰雜概言其種之盛也曰異枝
葉四句總承上四句而言也王逸以首二句爲脩
行仁義朝夕不倦次二句爲積累衆善德行彌篤
又次二句爲宜蓄養衆賢末二句爲衆賢失所以
上四句爲脩身下四句爲用人講牽強支離之甚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慙不厭乎求索羗內怨已以量
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

楚辭集解

雜騷

十七

佳

也不厭不以爲足也求者心之貪也索者求之至
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怨已量人謂人之心盡
如已貪婪之心也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一
曰嫉者惡人之有也妬者忌人之有也馳騫亂走
也追逐急走也總申競進貪婪二句非余心之所
急屈子自表其心不同於衆而衆人不必嫉妬也
總申怨已量人二句王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騫惶
遽者爭相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
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是矣冉冉猶漸
漸也脩名脩潔之美名也立猶成也二句又言余

心所急之故也此章言黨衆競進貪婪不厭求索
意謂人同此心心同此欲而已之才能又足以奪
其寵故各生嫉妬之心而害乎已而不知馳騫於
富貴之場追逐於利欲之途非我心之所急也若
我之所急者亦惟恐歲不我與老期將至而美名
之不得成立於天地之間有忝於所生故汲汲乎
若將不及也是屈子未嘗無所急而其所急者與
衆實不同也彼庸惡陋劣之鄙夫見屈子之汲汲
皇皇其急甚於已而不知屈子之所以急若將有
以奪已之寵也遂從而譏之是以小人之腹而度

楚辭集解

十八

佳

聖賢之心矣何其不諒屈子之甚哉王逸曰論語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
名於後世也洪氏曰屈子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
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
下民到于今稱之瓊按洪說甚善王說意圖而語
滯也夫聖人之所惡者非惡名也惡虛名也惡僞
名也若屈子之誠心爲善而惟恐其實之不副名
也又何不可之有哉嗚呼彼黨人者惟其不好名
耳苟有好名之心又安肯自處其身於不潔之地
而甘受害賢嫉能欺君賣國之名也哉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食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
姱以練要兮長願頌亦何傷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
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纒蹇吾法
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
彭咸之遺則

飲噉也墜墮也殮吞也朝曰餐夕曰食菊香草名
菊華於秋故曰秋菊落亦墜也英華也苟誠也姱
美也信姱猶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練要言
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練要者信姱之實也願頌
饑餓黃瘦貌何傷言所困者身而無損於道也此

楚辭集解

十九

佳

四句言已飲食之廉潔以喻已之所養也木根泛
言香水之根前所叙香草俱不言所以上文着枝
葉二字此着木根二字則可見諸取紉以爲佩者
皆根與枝葉也忝錯互見此亦作文之法也結約
而束之也貫穿而累之也薜荔芳草名藥花心也
王逸曰實也非是矯揉之使柔易以紉也索以手
撻繩之名如宵爾索綯之索繩索也胡繩謂延胡
索亦香草名也變索言繩者避上索字也或曰胡
繩泛言長繩如莊子纒胡之纒亦謂長纒也纒纒
長好貌言攬取香水之根索之爲纒纒之繩以之

結蔭貫藥矯桂紉蘭也忝錯成文耳或曰攬木根也結蔭也貫藥也矯桂也紉蘭也索胡繩也六者平者俱通要之攬木根者實所以為繩索而繩索又將以為結之貫之紉之用也此四句言已佩飾之芬芳以喻已之所行也蹇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勤苦之意法者效其所為也前脩前代脩習道德之聖賢也或曰泛言或曰暗指下彭咸也世俗指當世庸惡之流俗也所服服字有被服服食二意總申上八句而言周合也今之人即謂世俗也依者不違其道也彭咸殷之賢人孔子竊比於我老彭即其人也觀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二句又與信而好古之說相表裏王逸顏師古皆謂投水而死朱子曰二說亦無所據也瑗嘗有辯見蒙引茲不贅遺則餘法也此章言已飲食庶潔佩飾芬芳固非世俗之所尚而已蹇蹇獨為其難者亦取法乎古人而已何必見知於溷濁之世哉瑗按此上三章似覺是申前扈江離以下諸章之意一章言已之道不行於時二章言已之志不同於衆三章言已之所以脩道立志者不求合於今而求合於古也又按篇首至此詞氣從容有

起有結宛然為一篇也此章之後則太息流涕鬱邑怨恨之詞作矣其詞愈切而意愈悲矣讀者不可不知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

羈今蹇朝諝而夕替
長永也太甚也息歎息之聲如論語屏氣似不息者之息掩涕猶拭淚也艱難也勤苦之意遠遊曰哀人生之長勤與此同意多艱猶言長勤也好愛也脩姱皆美好貌以美女自喻謂脩潔而姱美也招魂曰姱容脩態是也後單言好脩者省文也此

曰脩姱者重言也鞿羈以馬自喻鞿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蹇如蹇法前脩之蹇後以意求不能盡出樂記曰訊疾以雅註曰訊亦治也諝與訊同替興也替本訓廢以廢為興猶以亂為治也言已愛脩姱而不醜惡鞿羈而不放縱喻已德行之高潔謹飭而朝夕淬礪興起不知休止也長太息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前蹇法前脩而後朝諝夕替之意皆相關也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蔭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去許而獨言替者省文耳
既替余者倒文耳本謂余既替也纒佩帶也下文
云解佩纒以結言是也蕙纒謂紉蕙以爲纒也又
復也申重也攬篋者亦以爲佩纒之用也善猶喜
也九數之極也九死甚言之耳悔猶恨也上章余
雖好脩至此六句當一串講下言已雖朝夕脩飾
芬芳之行實已心之所喜雖至於九死而中心終
無一毫之悔恨也况貶黜乎下文曰雖體解吾猶
未變豈余心之可懲與此意同而辭旨益加切矣
然則所謂長太息以掩涕哀人生之多艱其詞雖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二 佳

若悔恨而其實乃設爲反言正所以深表其自信
之志之篤也此并上章下二句皆申言多艱之意
然靈脩之浩蕩今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
兮謠詠謂余以善淫
浩蕩言君心之縱放如水之浩蕩無涯靡所底止
也狂惑不定之意人心屈原自謂也不曰已而曰
人者婉其詞也衆女指黨人也蛾眉謂美女之眉
細長而美好形若蠶蛾之眉屈原自喻也謠猶毀
也詠猶諧也淫邪也善淫之善如左傳其岸善崩
之善上一句怨君下二句怨黨人瓊按此上三章

一章言已脩飾之勤二章言已脩飾之堅三章言
已以此得罪於君而見譏於衆也夫屈子既曰余
心之所善又曰雖九死而猶未悔也然則又何怨
乎洪氏曰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
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屈原於楚王其
猶小弁之怨乎又曰反離騷云知衆誇之嫉妬今
何必揚繁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
揚已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
其道者而以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
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二說甚善讀者不可不知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三 佳

固世俗之工巧今倘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爲度
工亦巧也倘亦背也規所運以爲圓之筵也矩所
擬以爲方之器即今之曲尺也錯置也謂舍去規
矩而任己私智以爲方圓也背違也繩線也墨所
以染線使黑也今通稱之曰墨斗蓋引繩以取直
而彈墨以爲跡也斗又所以盛墨而轉繩者也獨
言繩墨者舉其要耳或曰墨謂墨斗洪氏曰墨度
名也五尺曰墨亦通追猶隨也言舍去繩墨而適

已自便以隨枉曲也競者衆相爭逐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競相苟合求容以爲常法也度字總承規矩繩墨而言舍規矩繩墨之法而自以爲工巧改錯追曲以爲法吾未見其可法也競周容以爲度此世俗之所以爲工巧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又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觀孟子之所言則知屈子取譬之意矣蓋承上章總責君臣也或曰泛言瑗按此章本謂固世俗之工巧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四

佳

今競周容以爲度背繩墨以追曲今值規矩而改錯今以規矩繩墨二句橫入於中而首尾申言之蓋參錯文法耳如論語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亦是此章法也或疑首二句是賦中二句是比朱子以四句俱作比體未是容更詳之

怵驚悒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怵憂貌鬱結也悒快也皆煩悶之意侘猶彷徨也失志貌吾獨者以見衆人之不然也窮者不能

達也困者不能振也此時指當時也寧如論語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之寧字設言也溘流二字猶漂泊之意也初終曰死既葬曰亡溘死流亡猶言死於道路死於溝壑之意謂棄而漂泊不得安葬也以見窮困之甚不忍謂中心媿耻羞惡也此態卽指上章所言者也此承上章言已惟不能爲此邪淫之態所以獨遭窮困於此時而又申言已雖至於死亡而決不忍爲此邪淫之態也既曰寧溘死而流亡則困窮又不足言矣論語曰君子固窮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爲君子乎又曰君子以致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五

佳

命遂志屈子有之矣
鷲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鷲鳥鵬鷲鷹鳶之屬此取其威猛英傑凌雲摩霄之志非謂悍厲搏執之惡也不群言不與衆鳥爲群也猶剛正之君子於闖茸之小人也前世往古也固然謂理勢之必然也涉江曰與前世而皆然今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亦此意雖爲自憫之詞亦以見自古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子常寡而小人常衆也周合也何方圓之能周如方底之於圓

蓋方鑿之於圓柄之類必不相合也異道謂道有邪正之不同也相安猶相合也即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王逸曰忠佞不相爲用也異道之不能相安猶方圓之不能相合也是以方圓譬異道鷲鳥方圓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朱子以四句俱作比體恐未是或曰蓋以上句喚起下句有比而與意亦通上以鳥獸取譬下以器物取譬四句對看與下章俱承上二章而言或曰本謂何方圓之能周今夫孰異道而相安鷲鳥之不群今自前世而固然鷲鳥不群句內卽有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

楚辭集解

卷之二十一 佳

意自前世而固然句總承之也楚辭中多有倒章文法或以下二句是申鷲鳥不群句俱通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屈鬱而不伸也抑按而不揚也忍隱忍也尤過也攘物自外來而取之也詬耻也耻自外來而受之

不校孟子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屈子之風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其殆庶幾於此乎伏者自守之意清白不污穢也直不枉曲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句亦忝錯文法本謂伏清白直道而死耳前聖泛言也所厚謂不爲前聖所鄙薄也此章串講言已所以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者蓋欲伏清白以死直而庶乎不爲聖人之所鄙薄也夫吾道苟不爲聖人之所鄙薄而適爲聖人之所篤厚則彼區區黨衆之耻辱吾又何辭而不受哉嗚呼若屈子者其見卓矣其守固矣其量宏矣雄固之推之徒烏足以知之也哉

楚辭集解

卷之二十一 佳

瑗按此上四章一章言流俗邪淫之盛而得時二章言已守正道之堅而矢志三章言自古正道之難容四章言已守正道之欲求合於古也朱子曰自怨靈脩以下至此五章一意而爲下章回車復路起也瑗按怨靈脩章是承上長太息以下二章而言當自長太息以下至此七章爲一意也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悔追悔也相顧視也道路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
佇竚立也延佇猶言少待也將返欲還歸也延佇
將返其詞雖若緩而其意則終於去耳但欲遲遲
吾行不欲悻悻然若小丈夫之爲也回旋轉也復
路還復故道也行逃謂行路而惑誤也如莊子七
聖皆迷之迷相道不察之所使然也未遠尚在中
道未至窮途猶可回返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意出於此朱子曰言既至於此矣乃始
追恨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

楚辭集解

二十八

佳

領竚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庶幾猶
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覺悟而旋歸也得之矣瓊
按此章以行路爲譬實悔其初輕出仕而欲將隱
去耳非設言也下文製芟荷集芙蓉蓋欲辭紋冕
之榮而爲隱者之服矣王洪二註皆以同姓之義
言之以爲屈原初欲隱去旣而悔其不當隱去故
復回返以終事君之道不亦大謬其旨而牽強之
甚乎殊不知雖隱而去之固無害於屈子之忠也
何爲回護之若是而反使屈子之心事千載之不
明也故楊班之流往往譏之者皆未知屈子實有

去志也且以同姓言之則殷之三仁固有不去者
亦有去者固有死者亦有不死者豈可謂同姓之
臣自古皆不去而盡死也故其事君之忠同姓之
義要亦顧時勢事體及各人之自處何如耳固不
必於去不去死不死以爲賢否也

步余馬於蘭皋今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曜尤
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步謂緩步徐行也或曰車馬曰步舟船曰游步謂
步走無徐行意亦通上章曰車此章曰馬互見也
澤曲曰臯其中有蘭故曰蘭皋馳疾走也丘土之

楚辭集解

二十九

佳

高者其上有椒故曰椒丘且聊且也焉如字語詞
也止息謂停止而偃息也進謂仕也入亦進也曜
遭也進不入倒文耳本謂不進而入也惜誦曰欲
值何以千條今恐重患而罹尤今旣不進入以罹
尤則不惟在已不必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彼
讒人雖欲設張闢以娛君而矰弋罟羅將安所施
邪退謂隱也復脩重整也初服士服也下文所言
衣裳冠佩之類是也屈原恐進而遇禍故退脩初
服也此服字要實看曹子建七啓曰願及初服從
子而歸語取諸此李太白詩曰久辭榮祿遂初衣

初衣卽初服也退將復脩吾初服謂芰荷之衣芙蓉之裳及高冠長佩乃未仕之初之所服者因筮仕而釋之今又將辭却散冕之榮而重新整治向時之所服者以復其初也馳椒丘對上步余馬於蘭皋看且焉止息總承上也王逸獨以止息帖椒丘非是此等句法當以意會進退二句亦要活看不進則必退既退則不進一反一正反覆言之耳朱子曰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以自清潔所謂回朕車而復路也進既不入以雁尤則亦退而復脩吾初服耳瓊按朱子不忘芳香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佳

之說本於五臣或以蘭皋椒丘爲卽其所見而泛言之耳無取譬意更詳之

製芰荷以爲衣今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製者剪裁之意集者補綴之意芰菱也荷蓮葉也芙蓉蓮花也或曰上旣言荷亦可爲蓮之總稱今自別有芙蓉非謂蓮花也未知其審上曰衣下曰裳洪氏曰芰荷葉也故以爲衣芙蓉花也故以爲裳羅鄂州曰蓋芰葉雜選荷葉博大有爲衣之象而芙蓉若可緝者也古者士服玄衣纁裳芰荷綠

色有玄之象芙蓉朱色似纁故反離騷云於芰菲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杜甫曰不妨游于芰荷衣蓋用此語瓊按葉大可裁剪故曰製花小須補綴故曰集此雖細義可見古人用字有斟酌不苟但二句亦互文謂取芰荷芙蓉以爲衣裳耳非必芰荷可以爲衣而芙蓉可以爲裳也羅氏之說雖有據恐未必然又曰原之始而結能貫薛也已曰願依彭咸之遺則然此佩之小者又皆陸草衣者身之章也用以自表而皆取水物焉則其從彭咸也審矣彭咸商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佳

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者也此說頗覺牽強蓋皆不知屈原實未投水而曲爲之解耳不吾知言世俗之溷濁不知已之奇服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旣老而不衰又曰世溷濁而莫余知今吾方高馳而不顧是也五臣獨以君不知我言非是其亦已者不求人知之詞卽論語人不知而不愠之意苟信皆誠也情情實也芳字是借芰荷芙蓉而言已德之馨香而不臭穢也洪氏解作香草也非是王逸曰此言被服愈潔脩善益明也朱子曰此與下章卽所謂脩吾初服也二說是矣又

按下二句乃倒文法本謂荷余情其信芳則雖不
吾知其亦已矣又何傷哉或曰上二句有比而賦
意非全比也下二句乃賦也朱子以四句俱爲比
也未是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
唯昭質其猶未虧

冠戴之於首者也岌岌高貌佩謂雜佩劔玉蘭芷
之類皆是被之於身者也舊註獨指玉佩言未是
陸離參錯美好之貌涉江曰帶長欽之陸離兮冠
切雲之崔嵬亦此意芳言其氣之芬芳澤言其色

楚辭集解

三十一

佳

之潤澤總承上衣裳冠佩而言舊註芳謂以香物
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瑗按大招及列子之
所謂施芳澤是又言芳香之膏澤不獨玉可以謂
之潤澤也糅亦雜也雜糅言佩服之盛也昭明也
質性質也未虧無損也言雜糅其芳澤之佩服蓋
欲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損耳卽此觀之是實嘗佩
服其芳澤以比德也非特設言取譬而已上章以
情言此章以質言互見也後屢以情質並言也又
此與上章亦參錯文法其次序本謂製芰荷以爲
衣集芙蓉以爲裳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唯昭質其猶未虧荷余情其信芳
不吾知其亦已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菲其彌章

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而視也游目謂縱目以流觀
也哀郢曰曼余日以流觀是也游流古字亦通用
荒遠也四荒猶四方也將往觀乎四荒謂將去此
而往觀乎四方之景以爲樂也佩指衣裳冠佩而
言與長余佩之佩字稍異上佩字專言之也此佩
字泛言之也與上初服之服字對看上服字總起

楚辭集解

三十三

佳

下也此佩字總結上也繽紛猶言雜糅盛貌也繁
飾猶言雜佩也亦衆盛之意菲菲猶勃勃芳香貌
彌章愈明也此章總承信芳昭質二句而言而有
淺深之意獨言芳菲菲者省文耳而澤字之意亦
在其中下二句總結上二句上二句又所以爲下
濫埃風而上征遠遊諸章起也往觀四荒舊註皆
謂往求賢君或曰此章言已回車返服謝仕而隱
將事遠遊以舒憤懣耳非謂往觀四荒以求賢君
而事之也瑗按賈誼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都也夫謂屈原歷九州而相其君固

爲失之然屈原當時實有去楚之志特所以去楚者謂飲德避難而遁去耳非謂去楚別求賢君而事之也或說是矣洪氏乃謂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是亦契舟膠柱之說矣此篇之末雖有悲懷舊鄉之意然亂辭又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遠遊篇雖亦有悲懷舊都之意然其卒章又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涉江亂辭曰懷信係佗忽乎吾將行兮惜誦卒章曰播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由此觀之屈子肩嘗無去楚之志哉去楚固無害乎屈子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四

佳

之忠而且見其有保身之智矣後世不詳考其書而信屈子之所自言往往譏之何哉或曰屈子之去楚遠遊既非求賢君而仕然下諸章天帝處妃佚女二姚等譬何也曰蓋設言舉世無賢君而不足以當其心也於是而隱去耳洪氏又曰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善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好脩謂好自脩飾使潔淨也常者恒久不變之意體解猶言支解也未變謂不改其好脩之志也即

雖九死其猶未悔之意懲創艾也五臣解可懲作何懼之意非是夫馳騫以追逐既非余心之所急蕙纒以攬蒞是亦余心之所善其好善惡惡之誠如此既曰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其所守堅確之至如此則靈脩雖數化而齋怒黨人雖嫉妬而謔詠又豈可使余心之懲創而少易其操也哉嗚呼若屈子者可謂樂道之真好善之誠者矣然則上所謂長太息以掩涕怨靈脩之浩蕩悔相道之不察豈真有太息怨悔之心而欲變其所守也哉讀者可以自悟矣朱子曰人生各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五

佳

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爲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六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爲女須詈予起也瑗按篇首至此當一氣講下而其間有二大段四小段之分自篇首至夫唯靈脩之故也一小段自曰黃昏以爲期至願依彭咸之遺則一小段實總爲一大段自長太息以掩涕至固前聖之所厚一小段自悔相道之不察至此可懲一小段又總爲一大段而所謂離騷之意已畧盡矣下文不過

設爲女須之譽重華之陳靈氛巫咸之占而反覆推衍其好脩之美遠遊之興耳讀者幸熟誦而詳玩之庶幾有見乎條理脉絡之貫串規矩法度之整齊而使此春容之大篇可喜而不可厭也苟漫然而觀之寧不亂雜而靡統也哉

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鮫悻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須者賤妾之稱以比黨人也屈原以蛾眉自比故前言衆女之嫉指其黨之盛也此言女須之詈斥其德之賤也舊以女須爲屈原之姊甚謬嬋媛妖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媿貌邪淫之賤態也申申衆多重疊之意詈罵也字見周書無逸篇予原自謂也申申詈予謂黨人言已者紛然不已也曰者記女須之詞也鮫堯臣悻悻也直謂徑情直行之意亡身喪身也終然猶言畢竟耳决詞也不得善終而死曰歿羽山名在東裔海中卽禹貢之蒙羽其藝者也歿乎羽之野謂不得終于家也惜誦厲神之旨曰行悻直而不豫今鮫功用而不就亦此意按鮫事天問亦言之見尚書及左傳史記諸書王逸曰言堯使鮫治洪水悻悻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

須比屈原於鮫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其說是矣瑗按屈原特不能背繩墨以追曲耳其所謂伏清白以死直者固前聖之所厚必不爲前聖之所殛也黨人又何可以鮫之悻直比之哉觀前自誓之言曰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懷沙篇曰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屈子於死生之際蓋瞭然不可惑而其操守之堅有確乎不可拔者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矣柰何黨人以死懼之哉此數言者其曉黨人之意亦至矣汝何博塞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蕢棗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上章鮫悻直至此皆女須詈原之詞汝女須指原而罵之也博者罵其立志太高遠廣大而塞者罵其不避艱險獨爲人之所難爲也好脩見前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操也曰獨有此姱節可見黨衆之無此而嫉妬之所以來也烏得不申申而詈之邪觀柳子厚載戚里淫婦之謀河間婦可見矣但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佳

屈子之節非河間中變之比故不能免乎罵詈之辱也蕢菘施三惡草名當世時俗之所尚者也以比尋常庸劣之行舊註比讒佞非是蓋因以女須為原姊故以此為罵黨人之詞而不知此實為黨人罵原之詞也盈室謂家佩而人服也舊註比滿朝廷太拘判別也獨離猶言立異也言眾人皆佩此尋常之草汝何為判然獨自立異而不服而取彼芳澤以為飾哉王逸曰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蹇蹇有此姱異之節又曰言眾人皆佩蕢菘泉耳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判然離別

不與眾同也意是瑗按女須詈原之詞通指前篇屈子之所叙者而言或曰判與拊同當平聲讀唐人詩用拊字多作判亦通
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斃獨而不予聽
此章因女須詈已立異以為高而述已中情以答之明其實未嘗立異也衆舉一世而言也以言曉人曰說戶說謂戶戶而說也觀此則屈子亦嘗與人以為善矣但人之衆非可通告也黨人以離異罵之何其不察之甚哉孰云猶言誰肯也中情與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九 佳

人為善之情也言已之中情實欲與人為善而非敢離異也朋黨也變黨言朋者為衆諱之也論語曰吾聞君子不黨又曰君子群而不黨黨之為惡稱也久矣世並舉而好朋亦倒文耳本謂舉世而並好朋也然女須既指原而罵之矣原且曰衆曰朋若不專指黨人而言者可謂危行言遜矣斃亦獨也不予聽猶言不我信也蓋因女須以紛獨有此姱節判獨離而不服罵之故原言我實未嘗斃獨以離異自是衆人不肯聽信我之言耳瑗按四句一意世並舉而好朋即申衆不可戶說意夫何斃獨而不予聽即申孰云察余之中情意朱子曰為下章就舜陳詞起或曰此章亦女須言也口余曰予皆女須自謂也曰孰察曰斃獨皆謂原也乃小人革面之詞若以為原詞則夫何斃獨而不予聽句諸家講終牽強故朱子疑不字當衍蓋初罵其亡身次罵其立異終欲其見聽改行而免禍與已同也其詞意以漸而殺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滅而屈子之於楚黨人未嘗真不知其為好人也但以舉世皆如此而何獨嗚嗚然以古道自鳴乎又豈可人告而戶說乎瑗按或說亦有理

大抵自古小人非謂古道之不美也以為非吾人之可易能故棄之而不好脩耳及見君子之矯節又媿已之不能忌君子之獨善遂從而各興嫉妬之心也亦非謂庸劣之行爲真是也蓋以不能克其氣質之偏改其習俗之尚故因循而不變同流而合汙以為常態祇見君子之離異而已矣嗚呼可勝嘆哉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今就重華而陳詞

此亦承女須之罾因嘆世無知己而將抱已之道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

佳

以求聖人之知也蓋謂不合於今必合於古之意託言也依遵也前聖泛言也下指舜專言也節樽節之意如書節性惟日其邁易節以制度之節中中道也節中謂樽節至於中道不使有太過不及之弊也觀此則屈子之志行可見矣孰謂其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哉喟歎也此字雖橫入於中而其意則當在此章之首四句皆歎詞也憑者充塞盈滿之意憑心言極其本心之量而其中之所得者有贏餘天之所付者無虧欠也觀此則屈子之所養可知矣思美人曰揚厥憑而不猷憑字與

此同義舊註爲志懣盛貌是連上喟字解非是歷猶逢也茲此也二句嘆已得聖人之中道而不過盡吾心之固有而無虧顧不見知于世而反以是遭此罾辱也洪氏曰嘆逢時之不幸也濟度也沅湘皆水各南征猶言前進也此二字出易經泛言也舊註謂舜葬沅湘之南故曰南征非是就卽也重華舜號也陳詞謂陳列乎已所自得之言也二句又承上二句嘆已雖不見容於南夷則將由此而遁去求知於前聖也朱子曰屈原以世莫能知己之志故欲就舜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爰按上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一

佳

曰固前聖之所厚此曰依前聖以節中屈子惓惓直以聖人之道自期待如此孰謂原爲清脩一介之士哉孰謂學聖人之道者而肯自投於水哉後世之議原者何不考其書之甚邪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懷沙曰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又曰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其致意於聖人也數矣讀楚辭論屈子者此其要也不可不知也亦可見屈子所見最高所學最正故其所守不爲世俗之紛華所奪黨人之交構所移也又上章是答汝

何博塞章言女須詈其好異而明已實未嘗好異也依前聖以節中句是答悻直章言女須詈其悻直而明已實出於中道而非悻直也

啓九辯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巷

啓開也與上陳字義同蓋承上句變文而更端之詞也九辯卽九叙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見尚書大禹謨不言禹者旣曰九辯九歌則不待言禹而可以知其爲禹之樂矣樂所以象功德而作之者也言此以見禹功德之極其盛而後世子孫不

楚辭集解

四十一

佳

能守也夏禹有天下之號而此曰夏者猶曰夏之子孫指太康而言也康娛猶言逸豫也縱放恣也顧慮也難禍亂也圖謀也後後裔也此句暗指羿浞等事而下乃申詳之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巷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用失家巷言國破而家亡也洪氏曰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又曰仲康以來拜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瑗按諸經傳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遊無度田於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于河立其弟仲康而專執國政仲康丁有夏中

衰之運亦未能行羿不道之誅以致羿竟篡相位而禍亂荐臻是家巷之失太康固爲誅首而五子之罪蓋亦有不能遁者矣不書太康名者不待言而貶自見以其惡之顯著人人得而知之也太康之罪人皆知之矣五子之罪人則不知也故屈子書五子之名而顯其微闡其幽而此章之言亦自有先後輕重之序可謂得春秋之法矣非屈子其孰能之嗚呼上有忝其祖下不顧其後而國之不絕者如綫太康五子之罪著矣彼懷襄之苟且康娛而輕棄其國不數十年而遂滅於秦也其罪不

楚辭集解

四十二

佳

尤甚哉聞屈子之言亦可以自省矣朱子曰此爲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嗚呼自舜以後而天下紛紛始多事矣無爲之治不可得而見矣陵遲至於戰國而人事之變亦極矣屈子烏得不往就舜一陳而訴之以深其憤懣之情也耶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屈子就重華而陳詞之意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今泥又貪夫厥家
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淫過也無事而漫遊曰

遊佚縱恣也書多作洩改獵也此句亦參錯之文
本謂淫佚於遊改也心之所喜曰好遊改者述其
淫佚之事而好者誅其淫佚之心也故以又字起
之射發弓弩之總名封大也狐獸名射狐者遊改
中之一事惟其好之此所以淫佚於遊改也上句
重淫佚字下句重好字固者承上文而斷其必然
之詞孟子曰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亂流者謂如
水之流而不知返也即指上二句之事鮮少也鮮
終謂少有得善其終也即指下句之事泥寒泥伯
明氏所案之讒子弟弄因收之任以爲相也貪者

楚辭集解

雜駢

四

有所歆慕於人而謀以取之之意厥其也語詞尚
書多用之家謂弄之室家也王逸曰婦謂之家或
曰左傳言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則家即猶上章
家巷之家總言之耳不必專指奪弄之妻一事而
言亦通此章言弄因夏衰逐其帝相而篡其位恃
其善射不恤民事淫于遊獵棄其賢良而任好讒
之寒泥卒爲寒泥貪謀其家而殺之也弄以亂得
政而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傳曰以德和民不
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弄與泥澆之事是也
後世乘人之亂而奪人之國者尚鑒於斯哉

澆身被服強圉今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今厥
首用夫顛隕

澆一作弄字異而音同即泥因弄室所生之子也
被如書康誥紹聞衣德言之衣字亦服也服事也
強圉與疆禦同詩曰曾是疆禦猶強梁暴猛
多力之意論語曰暴盪舟力能陸地行舟則強圉
可知被服強圉謂專尚猛力如被服之在身而不
舍也縱欲不忍謂縱放其淫欲之心以肆其強圉
之力而勃勃乎不能自忍耐也指弑相之事而言
康娛見上自忘謂忘其脩身之道也王逸謂忘其

楚辭集解

雜駢

四

過惡亦通首頭也顛隕皆自上而下墜之意謂爲
少康所誅也此章言澆專尚勇力而恣其淫心殺
夏后相而以逸豫滅厥德卒爲相子少康所誅以
梟其首也弄蓋恃其技澆蓋恃其力故皆不脩德
而反以此取滅亡也技力之不足恃也如此哉此
二章事並見左傳瑗按弄篡夏位而未幾爲泥所
殺泥既殺弄又使其子澆弑夏帝相亦終爲相子
少康所滅輾轉相報捷如影響固亂流之鮮終於
此亦可見天道之好還也又按此上三章一章言
喪其家巷二章言喪其室家三章言喪其元首其

取禍之慘愈深而愈切其垂鑒之意至矣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賊人多殺曰桀亡王之謚也名履癸史記以為帝發之子系本以為帝皐之子發之弟也未知孰是常違謂屢背乎道也或曰倒文耳謂背乎常道也亦通詳見商書及史記夏紀遂焉猶忽然易詞也逢殃遇害也謂為商湯所放而死也自啓九辯至此十四句皆陳夏事然其言亦有次第而一代之治亂頗可概見矣后君也辛帝乙之子商紂之名

楚辭集解

四十六

佳

也又名受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淹菜曰菹肉醬曰醢醢謂殺戮忠良也殷代名也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宗猶統也不長謂為武所滅絕也詳見周書及史記殷紀此章舉二國無道亡國之君以昭大戒而彼懷襄者聞之可不知所寒心而尚鑒於此也哉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湯天乙之子商之盛王也謚法除虐去殘曰湯姓子名履禹鯀之子夏之盛王名也姓姁一曰謚法受禪成功曰禹今考之書舜在當時已並棄契皐

陶而呼之則名也非謚也不曰禹湯而曰湯禹者

倒文耳後曰湯禹嚴而求合是也或曰亦承上殷宗句而遂先言湯也古人作文多有此法亦通嚴畏也祗亦敬也書曰日嚴祗敬周代名也指文武而言論道莫差謂講論治道而無有一毫之差錯也三王道德詳見詩書此亦互文非謂禹湯能祗敬而不能論道文武能論道而不能祗敬也王逸五臣皆渾釋之曰禹湯文武皆嚴畏祗敬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是矣舉謂揚之於側陋也賢有德者也才有藝者也授與也能猶堪也無賢才而言謂

楚辭集解

四十七

佳

量其才德之大小而與之以職任也若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能又對賢專以才言此上既曰舉賢才則能字當總承講也訓詁之家要當隨文體意不可執一也舉賢才句見論語循依也繩墨解見上喻法度也頗僻也不頗猶莫差也二句言之盛王以明大典而見後世子孫之不能遵祖宗之憲章以致國亡而家敗也彼懷襄者聞之尚當惕然悔過取法乎此可也方且徇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也是誠何心哉曰嚴敬德曰論治道

曰舉賢才曰遵法度反覆悉言之也嚴敬德遵法度脩之於已者也論治道舉賢才推之於人者也天德之純王道之普於此乎可概見矣孰謂戰國之士可及之也哉當時孟子之外一人而已矣其文章德行皆可以並駕而齊驅不當以優劣論也但孟子周流列國能通之以權而屈子則道之行終于隱去守經而已矣蓋其平生之所學所守所見本如此故曰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可以覘其志矣至于規規以同姓之義論之吾不知之矣瓊按此上五章夏代歷叙其喪亂之意

楚辭集解

四十八

隸

而殷只以二句承之又以湯禹一句總結之周又只以一句言之其筆力之變化非屈子不能若三代以次而各叙一段不惟其詞冗長而亦無反覆悠揚之味矣操觚染翰者亦不可不知又按朱子曰三王道全德備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如下章所云也亦是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皇大也竊愛爲私所私爲阿覽察也人者對已而言民者泛詞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焉

語助詞錯置也輔佐也默祐之意猶言惟德是輔也其未得也則錯之其既得也則輔之詳其文勢當如此解言皇天神明公平正直無所私阿觀於萬民之中而有能脩聖賢之德者則立以爲君而陰陽輔相之也維獨也書曰膚作聖明作哲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茂盛也行者錯之於身者也聖哲以人而言茂行以德而言苟誠也用猶有也下土謂天下也詩曰奄有下土言聖哲之人有茂盛之行則必爲皇天所錯輔而有此天下也覽德錯輔自在天而言得此下土自在人而言皇天之

楚辭集解

四十九

隸

於聖人非有所私厚也亦惟覽其德而已矣皇天能輔其德而不能使人之脩德也在我而已矣聖人之於皇天非有所徵求也亦惟茂其行而已矣聖人能茂其行而不能必天之立已也聽天而已矣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中庸曰故大德者必受命知此則可以窺天人相與之際矣故禹湯文武曰嚴祗敬之德而皆得用此下土彼康娛淫佚常違菹醢之徒則天雖欲錯而輔之亦無所施其力矣孔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是天非獨無私阿也雖欲私之亦不

得而私之也彼懷襄者雖天且不能錯而輔之
子亦將奈之何哉亦惟自脩而已矣哀哉按此章
是結上五章之意言三王能脩德而為天所興則
後王不脩德而為天所廢可知矣或曰泛言亦是
但泛言之中而前五章之意亦不能外之矣舍前
五章而此章之言又無所指實矣

楚辭集解 離騷卷

五

佳

楚辭集解 離騷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瞻前顧後猶言左顧右盼博
覽遍觀之意前後二字要活看不可太滯相者視
之審也觀者視之周也曰瞻顧曰相觀詳言之也
相觀二字即承上句而申言之耳猶前章既言陳
詞而又以啓字承之也計謀策也極窮至也言世

楚辭集解 離騷

一

蚤

俗工巧之甚也義者利之反也善者惡之反也服
事也曰孰非義孰非善云者可見此義與善無物
不有無處不然而吾人所當推行服膺而不可須
臾離焉者也此章言已博觀當世之民放僻邪侈
之心滋而行險僥倖之機熟詐偽之計萬變百出
靡有遺術而上帝之降衷義善之恒性則不知服
用戡賊暴棄之而無餘也皇天雖無私阿又將何
以覽其德而錯輔之也哉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
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當是時也苟有一人從義遷善而修其聖

哲之茂行以欽崇天道則奄有下土也必矣惜乎
戰國之君相尚以利相競以惡而蔽錮之深陷溺
之久曾不知悔悟卒使皇天覽德之意孤而聖賢
垂教之志荒也嗚呼博觀天下盡皆如此而彼懷
襄者又何足以望之也哉雖然其詞之感慨若泛
指乎一世之人而其意乃所以責懷襄之不修德
也瑗按義善二言深得吾儒性理之學由此觀之
則戰國之時而惓惓乎仁義之談性善之說者不
獨孟子也屈子之所學所養可知矣其書真可繼
三百篇而無媿色與七篇並傳而不多讓也孰謂

楚辭集解 離騷

二

卷

自從刪後更無詩而續仲尼之統者軻氏可獨專
其美哉故後世哀屈子之窮吾獨喜屈子之高後
世愛屈子之詞吾獨尊屈子之道也安得起靈均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亡之地然反觀內察其已之初志適得吾心之所
善而終未嘗有一毫怨恨之悔意也其不肯變節
以從俗可知矣量度也鑿斧鉞所穿受柄之孔也
正猶整也謂審其正而納之於鑿也柄如詩伐柯
之柯字卽斧鉞之柄刻其木端所以入之於鑿而
可執持者也言鑿柄方圓之不相入猶君臣邪正
之不相合也前修指往古之忠臣義士也菹醢言
爲無道之君所殺戮也前后辛之菹醢言暴君恣
殺戮之慘此前修以菹醢言忠臣受殺戮之禍字
義雖同而旨意各有所歸讀者詳之瑗按上章雖

楚辭集解 離騷

二

卷

泛指一世而自勵之意亦在其中此則承上而言
已之用義服善以事君初不度其道之不可行而
反以此取禍然其心亦終無悔也所以然者蓋邪
正不合而道之難行自前世而固然矣吾亦法夫
前修而已矣又何悔乎昔人云吾得與龍逢比干
游於地下足矣卽屈子不悔之意也上二句自勵
之詞下二句自憫之詞其文意亦參錯互見也朱
子曰此承上章言義爲可用善爲可行而前修乃
有以此而至於菹醢者然亦不敢以爲悔也王逸
曰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正其柄猶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自前世修名之人已
獲菹醢若龍逢梅伯是矣二說俱是五臣洪氏云
邪佞在前而已以忠賢正直當之何由能進其君
不察得罪必矣瑗按量鑿正柄只言君臣不合而
邪佞自在意表二家獨指邪佞講未是又按胥身
危死及菹醢之言雖為砥礪自誓之意然屈子之
在當時實瀕於死者數矣惜誦篇曰嬋弋機而在
上兮蔚羅張而在下設張關以娛君兮願側身而
無所欲儻何以干僚兮恐重患而罹尤欲高飛而
遠集兮君問謂汝何之觀此則知屈子之所處而
楚辭集解 離騷 四

大凡遭難受禍之言又非特設詞而妄加誣於楚
之君相者也讀者亦須要識此意

增歔歔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

增重累也出曰歔入曰歔哀泣之聲也哀時不當
倒文耳本謂哀不當時言自哀不值舉賢之盛時
而遭菹醢之亂世也茹蕙二草名攬之以扶淚也
王逸解茹為柔軟之義不作草名亦通霑濡濕也
襟衣背也浪浪淚流不止貌哀之甚也瑗按歔歔
者哀之發於聲者也鬱悒者哀之結於心者也掩

涕者哀之發於目者也此章極為長太息痛哭流
涕之情要之與賈誼不同學者不可不知蓋賈誼
得君逢時其所當者與屈子天淵懸隔自太史公
以屈賈同傳而後世嘆惜抱才不偶者多曰屈賈
屈賈云非也靈均所遭實與大舜號泣于旻天之
情同其真切而賈生未免少年失之驟妄其所言
者雖不為無病而呻吟遐想當時氣象其與阮籍
猖狂遇窮途而浪哭者相去無幾矣後世譏屈子
之忿懣不容強非其人豈非以責賈生者而責屈
子乎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楚辭集解 離騷 五

論其世也欲知其人而不上論其世吾未見其可
也自啓九辯以下至此九章皆為陳舜之詞或以
為至用此下土止非是蓋前六章陳君道之治亂
後三章陳衷曲之哀情屈子之欲見舜者莫切於
此情而其所以先陳乎治亂者卽此情之所在也
屈子之所以長太息而痛哭流涕者又豈悲一已
之不過而已哉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驚
兮溘埃風余上征

跪雙膝着地也尊敬之意或曰古者席地而坐跪

坐也亦通敷布也衽衣裳之前際也敷衽猶言整肅其衣冠戒嚴之意也陳辭即上九章所陳於舜之詞也耿明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正者不偏不倚之謂指已所陳之詞得聖人中正之道也已既陳畢而舜無答詞其意若將深有以許之矣故以既得此中正自信也此二句與上依前聖以節中章相照應結上起下之詞然自依前聖至此自當為一段也駟猶乘也如驟字亦可虛實兩用一曰一乘駟馬也虬龍類玉者贊美之詞一曰以玉飾虬鑣勒故曰玉虬乘跨也鷺鳳類虬鷺二名乃蟲鳥之神俊者也洪氏曰言以鷺為車而駕以玉虬也更詳之溘奄速倏忽之意埃風塵埃之濁風也或曰猶言風塵也倒文耳亦通上征前進也溘埃風余上征猶言忽乎吾將行耳遠遊篇曰掩浮雲而上征意同此章言已長跪敷衽陳詞於舜吾既得此耿然中正之大道而遂乘龍跨鳳溘然上行將以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幽思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此章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又按洪氏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

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淮南子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矐然泥而不滓者也二子之言於此陳詞上征之意尤有所發明可謂知屈子者矣學者當熟玩之但屈子實未嘗投江而死茲不暇論蓋此章亦叙已陳舜之詞言舜既已許已得此中正之道遂復告舜將去楚而遠遊亦以見已去楚遠遊不畔於道而為聖人之所許也孰謂屈子去楚之為非哉孰謂屈子無隱遁之志而終迷戀於楚哉

朝發朝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朝指車木也將行則發之故謂啓行為發朝也蒼梧楚之山名謂自楚而啓行耳楚詞中凡言蒼梧九疑者意皆指楚國蓋二山乃楚之鎮言蒼梧九疑則可以知其為楚猶孔子歸魯作龜山操不言魯而言龜山蓋龜山乃魯之鎮言龜山則可以知其為魯也舊註俱解作舜之所葬處謂指舜而言王逸又以此句為陳詞於重華之意皆非是或曰

前言濟沅湘以南征謂就舜而陳詞也此言發軔於蒼梧謂辭舜而遠遊也詞旨甚明子又何支離其說乎曰非敢支離也據諸書舜固葬於蒼梧九疑而二山固在沅湘之南要之屈子之意實只謂去楚而訪舜未嘗謂訪舜於蒼梧九疑所葬之處也惟諸書言舜葬於二山故解者多泥於其說今解作屈子渡沅湘之江而訪舜於所都之蒲阪亦未為不可此乃屈子寓興之言非弔古之作又何必以葬處為拘也以南征為就舜於蒼梧猶通以發軔蒼梧為去舜則此二句與欲少留此靈瑣句不相喚應矣况上章已言乘龍跨鳳而上征此方言去舜尤非文勢讀者幸毋泥舊說執舜所葬之處而虛心泛觀之則知予解之非支離也懸圃神山名寓言耳非真有是山也朝發而夕至甚言欲去之速也此二句言去楚而遠遊之意靈者贊美之詞瑣門鑊也其所鑊之文如連瑣故曰瑣王逸曰楚王之省閣也是矣猶漢儀謂省閣為青瑣此靈鎖指朝廷之所在寓意於君也欲少留此靈瑣猶惜誦欲留以干條之意言不忍遽離別楚王而去也忽忽迅速貌暮晚也日忽忽其將暮猶前

恐年歲之不吾與意謂光陰易過而將老也此二句言去楚不得已之情此章以下皆承上章下二句而推衍之耳此章言已所以急於去楚而遠遊者非不欲留於楚朝也蓋以楚不我用道既不行而老期將至此日良可惜耳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此即屈子去楚之意也或曰上二句可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庶幾於爵祿者所以為汙也下二句可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而悻悻然忿怒而去者所以為小丈夫也二說甚有發明屈子此章之意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令使也羲和日御也此所用羲和當如望舒飛廉等號同看朱子以為堯主四時之官名非是弭止也按也節旌節也弭節猶言駐節停驂謂暫止徐行也崦嵫山名日所入處也迫急促也此句倒文本謂勿望崦嵫而迫也此二句承上日將暮句而言故願使日御且暫弭節勿望崦嵫而急去也即

惜陰愛日假我數年欲及時進德修業之意屈子
非謂自乘日御按節徐行不望崦嵫而迫也與不
抑志而弭節及遠遊篇徐弭節而高厲之弭節不
同讀者詳之王逸曰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
欲今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
及盛時遇賢君也曼曼修遠貌修長也言上下則
四方可知求尋訪也索固求也曼曼修遠則道里
迢遞而未易盡也上下求索則方無定在而未易
窮也而日又忽忽乎其將暮矣此所以願日御少
弭而勿迫也王逸曰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
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
合志者也瑗按前往觀四荒章註王逸以爲求賢
君五臣以爲求知已洪氏以爲求同志此章王逸
上二句言求賢君下二句又言求索賢人與已合
志者其說雖可相通而用字亦自支離或又以就
重華欵帝闢爲求賢君求處妃謀佚女晉二姚爲
求知已似矣而非也今觀下文引周文呂望湯禹
摯繇等語皆君臣相合之事直以求賢君解之可
也朱子辯證曰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求賢君
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

楚辭集解

離騷

十

卷

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據而異其說也是矣又按騷
玉虬至此皆言欲去楚遠遊之意然尚未去也至
下飲馬咸池則實行矣雖皆設言要之文意亦當
有別不可概視而漫解之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搃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遙以相羊
咸池池名日浴處也扶桑木名日出處也言飲馬
於咸池庶使道遠無渴而搃攬六轡於手以控乎
馬自扶桑而啓行耳或謂飲馬必去其轡故搃結
其轡於扶桑之樹以便飲馬也亦通前章言車此
章言馬又互文以見意也折採取其枝也若木亦
木名拂掃除之義一曰蔽也是矣謂折取若木之
枝以爲蔭而蔽拂其杲杲之赫曦庶免爲日所蒸
鑠而得以從容於遊耳悲回風篇曰折若木以蔽
光與此同意或以爲折取若木以爲鞭策因折木
而木有以拂擊其日也更詳之聊且也逍遙猶翔
翔也相羊猶徘徊也皆優游求索之意非行樂之
意讀者亦不可不知也瑗按若木據山海經一在
其南一在其西據淮南子又在其東李白詩曰揮
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語取諸此舊註皆解此爲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一

卷

西若木意謂朝東而暮西見其迅速也瑗按此對下章以晝夜爲言非取東西之意東西之意又當於後白水春官章言之此章以下至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又承前章上下而求索句以推演之也前望舒使先驅今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余先戒今雷師告余以未具

望舒月御也先驅謂使之前導而辟除道路也飛廉風伯也奔疾走也屬連續也此二句如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文法前後二字要活看非謂在已之前後也奔屬二字與遠遊篇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三

卷

召玄武而奔屬不同遠遊篇謂召玄武奔屬於已後此謂使飛廉奔屬於望舒之後也鸞鳳二俊鳥名戒謂戒嚴其道先戒猶先驅也言望舒飛廉相繼而往猶嫌其逗遛又使二鳥以促之也下言雷師則益迅而速矣雷師雷神也未詳其名具備也指車駕而言告以未具正言其將具而尚未具非不備之謂也下章飄風帥雲霓而來迎則具之謂矣此章悉言風月雷鳥以見其欲往之亟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求御

鳳亦俊鳥名騰飛之速也因雷師告以未具故復使鳳鳥飛騰以催促也咸池章言日望舒章言夜此章言日夜總承之也繼之以日夜謂使鳳鳥日夜並進也總結上飲馬至鳳飛十句非只承鳳鳥一句而言也飄風回風也屯聚也帥統而率之也雲者山川薰蒸之氣霓者陰陽交會之氣也御迎也蓋飄風起而雲霓爲所驅逐若有以帥之者雖爲寓言亦自有意但王洪二家取譬之說則非也已見朱子辯證茲不贅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三

卷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子
紛盛多貌總總衆聚貌離合言或離或合也班文彩貌陸離見前上下猶低昂言或上或下也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不同二句總指上三章扈衛之形色而言紛然而總總班然而陸離以見其盛也或離或合或上或下又奔走急速之所使然而不暇於整齊嚴肅故也帝謂天帝也閭謂主以昏閉門之隸也關閉門之稱也倚猶憑也閭闔天門名也望子須已之至也此二句承上十四句而言言催促扈衛日夜並進而求索者蓋欲使關者開

關而使天帝庶幾得以憑闔闔而望已之至也是
豈無事而漫遊者哉下二句卽遠遊篇命天闔其
開闔兮排闔闔而望予之意朱子從王逸之說謂
令帝闔開門將入見帝而闔不肯開反倚其門望
而拒我使不得入以倚闔闔而望予爲闔者事非
是闔者拒已之意自見於下章蔽美嫉妬之內讀
者詳之又按此極言仗衛服役之盛而下東西求
索段但以紛總總其離合二句言之下四方求索
段并不言之而其意自見此亦作文之法也

時暖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四

好蔽美而嫉妬

時光陰也暖暖日色昏昧貌罷休也讀如欲罷不
能之罷亦自明白舊讀作罷倦之罷音疲非是此
句與日忽忽其將暮意同言時光之邁也蘭生於
幽僻之處故曰幽蘭猶言僻芷也延遲緩也佇久
立也此句言須帝之久也溷穢亂也濁貪汙也不
分猶言無別也此句泛言世俗也蔽隱也美謂馨
香清脩之德與溷濁相反者也蔽美猶言蔽賢也
嫉妬見前此句專指讒黨然曰蔽美者斥其事而
曰嫉妬者誅其心也此承上章言已日夜求索欲

令闔者開門庶幾天帝得以倚門而望我然今暖
暖乎時將罷休徒自攬結芳草延佇相須竟不見
天帝之召已也何哉所以然者蓋以世俗之溷濁
而黨人之嫉妬故也不然胡爲乎我求之急須之
久而天帝不予望邪上二句言已須天帝而竟不
見召也下二句言闔者隱蔽而不得見召也嗚呼
天門之下而闔者得以蔽賢如此則天帝亦可知
矣此蓋嘆其求人君而不遇之詞舍去而他適之
意自見於言外下二句相喚應舊說遽以倚闔闔
而望予爲責闔者見拒之詞非文勢也自飲余馬
至此當爲一段屈子去楚而遭此所謂去而違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違之乎
朱子曰旣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
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
此於是去而他適也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五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

分哀高丘之無女

濟渡也白者西方之色與下春宮皆泛言無所指
前言日夜求索而無所遇此復言東西而求索也
王洪二註以爲崑崙之白水五臣以爲神泉恐未

是登自下而上也。閩風山名在崑崙之上，亦寓言耳。未必真有是山也。縹紫也。登山曰馬，則濟水可以知其爲舟矣。反顧回首而視也。流涕者哀心之發也。丘土之高者，故曰高丘，或曰高丘在閩風山上。言閩風無女，又將去而他適也。或曰高丘卽高唐楚之地名。劉向九歎逢紛篇曰：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是也。言使楚有女，則已不至此也。然自上文觀之，則去楚久矣，似指閩風爲是自反顧二字觀之，則又似指楚也。二說俱通。未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六

卷

知其審故並詳之以俟君子擇焉。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朱子曰：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番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王逸曰：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王註承上章而言是也。但上章亦泛言耳，獨以爲指中國則非也。赤水登山與前飲馬搃轡二句提起對看，或曰前言衆女嫉余之蛾眉，女之不善者也。自此以下，又以女爲喻，蓋將求如古人處妃之類，不嫉妬之善女也。亦通。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溘猶忽也。春宮，東方青帝之舍，神女之所居者也。上言白水舉四方之色，此言春宮舉四方之氣，互文以見意也。瓊枝，玉樹之枝也。繼續也。謂採取玉樹之枝，紉續以爲佩飾，而詒神女以通其好也。榮華草木之英也。草曰榮，木曰華。落隨也。榮華之未落，喻顏色之未衰也。相審視也。下女神女之侍女也。亦見湘君詒遺也。相視其下女之忠厚而不佻巧者，將託之遺佩於神女也。此章不言不遇者，承上章觀下章自可見也。或曰：上言求天帝，故曰闢者，此言求神妃，故曰下女。雖藉闢者以開關，託下女以詒佩要之，卽指天帝神妃而言也。如今相稱曰侍吏曰從者，蓋其意實指其人也。其說亦通。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七

卷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豐隆，雲師也。一曰雷師，非是。處妃，神女也。所在所居也。謂先使人求其所居之處，而後令媒以結言也。纕，佩帶也。結言，通二家之言而相結以爲好者也。蹇脩，博蹇好脩之人，設爲此名耳。王逸曰：理，分理也。述禮意也。五臣曰：爲媒以通詞理也。二說意俱是。蓋媒妁之別名也。夫爲媒理者，必須輕捷，媒

媚之人方能結言以通好而今乃以蹇脩爲理烏
能有成哉其不遇之意不言可知矣此總結上二
章言高丘既無女之可求矣於是復使豐隆乘雲
以求處妃也春官既無下女之可託矣於是復使
蹇脩將佩以爲媒理也此其所以終不遇也屈子
方且求遇之急而顧以蹇脩爲理可見君子未嘗
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或曰蹇脩之不遇也宜
矣若豐隆乘雲周行四方胡爲亦不得處妃之所
在也曰思美人言之矣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
而不將觀下文終言不遇則此意自在言表嗚呼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八

委

有力者既視之而不肯一援手而拙弱者又力不
足以振之然則君子之道何時而可行邪按處妃
王逸以爲神女是矣洛神賦註以爲伏羲氏女洪
氏引之朱子從之王逸又謂蹇脩爲伏羲氏之臣
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載之蓋後世註此者以處妃
爲伏羲之女故遂以蹇脩爲伏羲之臣王逸得此
而失彼朱子既辨蹇脩爲義臣之非而集註又解
處妃爲義女亦得彼而失此也若按下文佚女爲
高辛之妃丑姚爲少康之妃則此處妃者又當爲
伏羲之妃也非女也娶之後曰周流乎夫余乃下

則屈子以處妃與天帝並爲天上之人耳未必有
是人也未知其審姑誌其疑以俟博雅者訂證焉
若蹇脩乃是泛名無疑當以下文鳩鳩鳳凰及思
美人薜荔芙蓉視之可見或以草木或以鳥獸或
以人爲喻耳又按此章參錯文法本謂吾令豐隆
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吾令蹇脩以爲理兮解佩
纒以結言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於洧盤

紛總總二句總承上三章亦泛指仗衛服役而言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九

發

借之以寓已意也緯繡纏綿固結之意也遷移也
謂遷移而進也上句言求索之急下句言進合之
難求索之急者欲仕之本心也進合之難者世無
賢君而莫足與爲美政故也次舍也窮石山名濯
髮澣沐也遠遊曰朝濯髮於賜谷洧盤水名二句
言既無所遇進不易合則將歸隱而自脩耳如下
文欲遠集而無所止聊浮游以逍遙之意舊註以
處妃言之非是先言夕歸者承上朝濟白水而來
也或曰上二句有量而後入之意下二句有見幾
而作之意按自朝濟白水至此爲一段蓋求索

乎東西而無所遇者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遠棄而改求

保厥美謂處妃自守其顏色之美也倨簡曰驕侮

慢曰傲保厥美矜之於已而驕傲誇之於人也康

娛淫泆義見前信美無禮言有美女之色而無美

女之德猶有人君之位而無人君之道也無禮即

指驕傲康娛淫遊而言來者呼其仗衛服役之詞

也違者去其地也棄者舍其人也改求謂別求他

邦之賢女也此章承上起下之詞抽思曰驕吾以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

卷

為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即此章之意所謂之一

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重違之乎朱

子曰言處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

而改求也或曰非獨人君為然惜往日曰自前世

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媼

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讓妬入以自代

夫戰國君臣皆自以為美好而交相矜誇習以成

風曾莫知其非者所謂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

喪邦者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其戰國

君臣之謂與又烏足有以當乎屈子之心者也或

又曰此章即承上章而言言既無所遇則當歸潔

於窮石消盤之間保守吾道之美以自遨遊而取

樂耳既而又悔其非君子幼學壯行之志無善天

下之心一已雖樂矣其如蒼生何要非理之所宜

者也於是又違之而之他邦也恐未是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娥之佚女

覽視之速也相視之審也觀視之遍也重言之也

四極猶四方也前曰四荒以荒遠而言此曰四極

以極至而言其義一也周流遍遊也天謂天上也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一

卷

下謂世間也前言扣帝閭登閭風遊春宮皆指天

帝神女而言故曰周流乎天也周流乎天既無所

得而復下求於世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上求於

天已無所得而下求於世豈復能有之乎然所謂

周流乎天余乃下此句亦要活看蓋不得於彼與

得於此之意非真謂天上世下也瑤玉名亦贊美

之詞非真以玉為臺也偃蹇高貌娥國各佚美也

謂高辛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曰望日見鑄

文也先瑤臺後佚女倒文也本謂自天而下望見

有娥之佚女在瑤臺之上耳然周流乎天四字又

總指飲馬咸池以下而言之也或曰周流乎天余
乃下亦參錯句法本謂余乃周流乎天下未知是
否容更詳之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惡其佻巧

鳩鳥名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之人也不
好不美也王逸曰言我使鳩鳥爲媒以求簡狄其
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朱子曰告
余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爲媒而反間我也鳩
亦鳥名多聲雄鳩尤健於鳴逝逝者飛而往也佻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七

卷

輕也巧利也以喻辯捷之士王逸曰言又使雄鳩
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
可信用也瑗按此承上章言欲求合佚女而無良
媒也一則其性毒害一則其性佻巧毒害者難測
故爲其所詐佻巧者易見故因其鳴逝而遂惡之
也洪氏曰夫鳩之不可爲媒審矣屈原何爲使之
乎淮南言運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
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
耳堯之用鯀是也或曰鳩不能爲巢常逐鵲以居
是天下之鳥莫拙於鳩也屈原猶惡其佻巧則可

以知其爲人矣此所以使蹇脩以爲理而終不能
結言以成好也此二說雖非屈子本旨蓋亦言外
之意因附誌之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旣受詒兮恐
高辛之先我

心中凡事不決者曰猶豫多疑者曰狐疑適往也
自適不可者求女當須媒猶事君必待介也詒遺
也高辛帝嘗有天下之號也朱子曰言鳩鳩皆不
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鳳
凰又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爲譽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三

卷

所得也或曰此章下二句意當倒在上方與上二
章相順屈子之文不特句法倒而章法亦有倒者
言已望見瑤臺之佚女矣鳩之毒害旣不肯爲媒
鳩之佻巧又不可爲媒鳳凰之神俊又不得爲媒
欲不待媒而自往又非禮之所宜此佚女雖賢徒
望而見之不得合而偶之也意是瑗按戰國之世
其在下者固有鳩鳩而無鳳凰其在上者亦未見
其有佚女也此特反覆以見已之急於進而難於
合也讀者當以意會可也若逐句體貼而比喻之
以求其說則鑿矣此上三章並言求佚女事承上

求處妃不得而來也羅鄂州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云恐高辛之先我夫媒所以合婦道也鳩既毒物

又其雌雄自有好陰好晏之異雄名運日雌名陰

諧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

之故淮南子云運日知晏陰諧知雨也運音暉通

用其同居異志如此則宜其為人媒而告人以不

好也雄鳩物之至拙者不能為巢雨則逐其匹配

霽則返之其為拙亦甚矣而尤惡其佻巧於是求

夫和鳴如鳳凰而託之又貪餒而受詒則高辛之

先我必矣蓋屈原之始罹憂譏人惡之至其久則

雖平日所謂賢者亦皆隨俗變化而不察故始則

惡服艾之盈腰而其久也荃蕙化為茅矣始也惡

鵝鳩之先鳴而其久也鳳凰既受詒矣宜乎有國

無人莫我知之歎而將從彭咸之所居也又按羅

氏解鳳凰受詒與諸家異亦似有理故附于此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

今留有虞之二姚

遠集猶言遠去也惜誦曰欲高飛而遠集是也無

所無處所也或曰集亦止也止居也初止曰集既

集曰止群居曰集久居曰止並通浮游逍遙皆優

楚辭集解 離騷

二五

卷

游自適之意重言之也王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

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游戲觀望以

忘憂用以自適也二句結上起下自憫之詞少康

夏后相之子也家室也未家猶未娶也留者屈原

謂及少康之未娶欲有虞留止二姚以待已也王

逸謂屈原欲效少康留止有虞而不去非是虞國

名姚姓也舜之後虞舜居姚墟因為姓也二姚

謂姚之二女也虞以國言稱其君也姚以姓言指

其女也按左傳少康因寒浞之亂逃奔有虞虞思

於是妻之以二姚詳見哀公元年朱子曰言既失

簡狄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

虞之時留此二姚也瑗按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朱子釋之曰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又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若屈子者非真無所止也蓋知物各有所當止之

處故審所處而不肯苟止耳聊浮游以逍遙者不

肯苟止翔而後集之意也又按論語陳文子三違

其邦孔子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朱子釋之曰文子

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

楚辭集解 離騷

二五

卷

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又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若屈子者既去乎楚國又去乎閭闔又去乎春宮既不合於處妃又不合於佚女又不合於二姚非特三違其邦而已其所以潔身去亂者又實因正君心討讒賊之故抑非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有一毫怨悔之心者也其長往之志往往見於諸篇又非不數歲而反者比焉然則屈子其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六

卷

清而仁矣乎故自負曰伏清白以死直曰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非虛語也實允蹈之矣或曰此設言耳子胡證之以實事乎曰其言雖設而其情則真尤愈於見諸行事者固不可以爲實嘗扣天闔登閭風遊春宮及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又不可泛以詞人夸誕之說視之也太史公所謂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此類是矣或曰上章扣天闔其游心抗志蓋不可名言矣其遊春宮而求處妃蓋遐想乎羲皇之上矣其媒高辛之佚女者蓋欲因民以致治王道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其留少康

之二姚者蓋欲撥亂以反正霸道也是又其次也所思每下亦猶孔子思聖人而不得見故思君子思君子而不得見又思有恒者也嗚呼有恒者之不得見其何以共進此德乎如少康者之不可逢其何以共脩此業乎觀此可以知聖賢不得已之情矣若楚王者上不能爲天帝中不能爲高辛下不能爲少康屈子烏能已於言哉其言既有次序而其旨亦深遠矣楚王聞之可不知所猛省而發奮以少康之事而自砥礪也乎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七

卷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理媒之別名也弱劣也拙鈍也指才質而言導言不固蓋媒理者所以傳達二家之言以成二姓之婚者也今才質拙弱則不長於言詞而不能固結二家之好合矣或曰不固謂媒理所導言詞之不堅固亦通賢以人言善惡以德言此承上章而言已欲乘時晉此二姚然理弱媒拙導言不固故不得留也所以然者蓋以世溷濁而好嫉妬故也是導言不固者非真才質之拙弱乃嫉妬之心之所使耳洪氏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朱子曰蓋不

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之
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爲雖四方之遠而其風俗
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曰再言者對前世溷濁
而不分而言一則曰溷濁二則曰溷濁一則曰蔽
美二則曰蔽美可以觀世矣或曰前乃惡其佻巧
此又恨其拙弱何也曰思美人篇曰令薛荔以爲
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褻裳而
濡足觀此則可知屈子欲仕雖其本心而又耻因
介紹以爲先容惡其佻巧者蓋由衷之言而恨其
拙弱者特託詞而反言之耳讀者要當反覆參看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六

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
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宮中之小門謂之閨遠深也哲王猶言明君也寤
覺也懷匿也情求索之情也不發不達也忍猶耐
也終古猶言常也或曰猶言終身也其義詳見朱
子辯證閨中遠遠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以結
朝濟白水至蔽美稱惡十章而閨閨九重君門萬
里之意亦在其中矣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
司閨壅蔽之罪也以結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妬五
章而慮妃佚女二姚之爲鳩鳩媒理所欺之意亦
在其中矣二句互文以見意也讀者幸毋泥焉此
章總承上言世俗溷濁蔽美嫉賢君門萬里哲王
不覺而已求索之至情徒懷匿於中而不得上達
又安能含忍抑鬱而與此輩以常處乎意欲復去
而他求也嗚呼觀屈子之言愈遊而愈無窮屢違
而屢不合若將舉一世而無足以當其心者又將
安所之耶大抵戰國之俗蓋有甚於屈子之所言
者非屈子之隘也後世往往譏之者可謂蜂蟻撼
大樹矣瓊按自騷玉虬以下至此七十二句爲一
大段皆言遠遊求索賢君之意亦承前章忽反顧

以遊目將往觀乎四荒二句而發明之者也然其
言極有條理次第起結照應意思周密宛然如一
篇之文也駟玉虬至上下求索十句總泛言而起
之也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妬二十句言晝夜而求
索也朝濟白水至違棄改求二十句言東西而求
索也覽相觀至蔽美稱惡二十句言四方而求索
也閨中邃遠四句又總申言而結之也讀者豈可
漫然而視之哉若漫然而視之則駟玉虬以下十
句而遠遊求索之意已足以盡之矣又何必重複
疊疊之若是哉瓊懼覽者之無統故復總綴其說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

卷

于此云

索蘼茅以筵蓐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
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
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
美惡

索取也蘼茅皆草名以猶與也筵蓐卽今箴挺校
杯之類摘草爲卜抽籤擲杖至今尚有其法皆巫
祝之事也命使也靈氛巫祝之稱或古有是號或
楚俗之言或屈子設爲此名今無所考也此二句

屈子自叙命占之詞也其意承前言已遠遊歷覽
上下四方以求美女竟無所遇故心中猶豫狐疑
於是取蘼茅之草筵蓐之貝使巫祝爲已占以決
之不知終當有所遇否也既取蘼茅而占之又取
筵蓐而占之再三反覆欲其審也與下巫咸之事
俱設詞耳曰兩美以下四句蓋占卜之兆詞靈氛
述之以告屈子者也兩美蓋以男女俱美以比君
臣俱賢也信脩而慕言男有信脩之美則美女必
愛慕之女有信脩之美則美男必愛慕之詞雖渾
講而意則重女之慕男也豈惟是指前所經上下
四方之處而言則楚在其中矣舊獨指楚言非是
此時去楚久矣楚不足言矣有女有美女也言既
有兩美終當必合孰謂有信脩之美而在他人不
愛慕之者乎決無是理也况九州之博而且大豈
無美女何獨此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哉不獨此
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則宜及時而去歷九州而
求之以應此所占之吉兆可也要之屈子所遊九
州已畧遍矣此所言者不過設言也讀者以意逆
志可也曰勉遠逝以下四句此又靈氛因占兆之
吉復推其說以勸屈子之詞而決其遠遊之志也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一

卷

美女以比賢君求美者以比求賢夫也汝爾皆靈
氛指屈原之詞也芳草比美女也故宇舊居也舊
居猶言舊處也亦不獨指楚國也言其占兆既元
吉矣當勉力遠遊無用疑惑孰有美女欲求美男
而舍汝者乎况九州博太芳草無處無之爾則不
必懷念故居而急宜及時以遠去也又何疑乎勉
遠逝二句承兩美必合二句而推言之芳草二句
承九州博大二句而推言之蓋申言之而勉其行
耳世幽昧二句又屈原因靈氛言占兆之吉利於
遠逝而言此以答靈氛難去之詞也幽昧言世人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二

卷

皆昏闇於中而不能信也眩曜猶炫耀言世人喜
僞飾於外而不能脩也舉世既幽昧眩曜如此則
無有察已之美惡者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孰謂
兩美其必合乎孰謂九州博太而有芳草乎此蓋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之意王逸曰屈原答
靈氛曰當世人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
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嗚呼不察美
惡猶之可也顧反蔽美而稱惡此世俗之所以溷
濁嫉妬而九州四方皆然也又將安之邪
民好惡其不同分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腰

今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
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此承上章世幽昧二句而申言之亦屈原答靈氛
之詞也朱子皆以為屈子自念之詞非是好惡愛
憎也黨朋也言天之生人不能無好惡好惡者人
之情也人情不同亦氣稟之常惟此黨人好惡與
性相反為尤甚也指下服艾蘇糞壤而棄蘭椒言
也戶謂戶戶皆然也艾蒿類非芳草也盈滿也理
美玉名一曰佩珩也屈子自喻也能當猶言堪任
也蘇取也糞壤臭穢之物也充謂緼之於中也幃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三

卷

香囊也瑗按曰不可佩曰不芳互文也曰草木總
指幽蘭申椒而言也雙關文法涉江曰接與鬢首
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
比干菹醢忠不必用指下二人也賢不必以指上
二人也以中句而貫上下即此關鍵也或曰蘇糞
壤二句宜在不可佩下當是錯簡耳容更詳之此
章蓋言舉世幽昧眩曜戶服家佩莫非艾蒿糞壤
臭惡之物而反謂蘭椒不芳香不可佩也此黨人
之好惡所以獨異於人也夫蘭椒之芳香艾蒿糞
壤之臭惡也昭然矣此甚易辨也然黨人反好彼

而惡此焉是覽察草木而猶未得其香臭之別豈足以堪任辯夫玉之美惡乎蓋草木易見而至寶難識也宋人之誇燕石楚王之棄卞玉可見矣舊註又謂尸服艾二句爲喻親愛讒佞而憎遠忠直蘇糞壤二句爲喻近小人而遠君子然讒佞卽是小人忠直卽是君子亦不必如此分帖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此章乃屈子自念之詞也欲從者謂遠逝也吉占者謂兩美必合也猶豫狐疑者謂且信且疑不知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四 卷

苟從其占而果有所遇否也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復占此吉凶以決其疑上章靈氛告以占之吉而遠遊必有遇屈原答以世之闇而遠遊未必得所遇然因其占之吉又不能以遽已而或去或不去往來於懷以疑之也其所以疑之者蓋以爲欲從靈氛之占而遠去也則我之此前此遠遊歷覽亦遍且久矣而卒未有所遇也使我不從靈氛之言而終止也則其占又吉而神豈欺我

也故再要巫咸以占之而審其果有所遇不遇以決其去不去之疑焉疑字須兼此二意講方是王逸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五臣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去忠直也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俱非是詳下文巫咸告以吉故之後實嘗遠去其篇末雖有舊鄉之悲而亂辭又旋復言其何必懷乎故都以終之孰謂屈子無遠去之志哉孰謂屈子遠去之爲非哉後世之註楚辭者不以楚辭註楚辭而以已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五 卷

意註楚辭論屈子者不卽屈子之言論屈子而已之間見之言論屈子也拘拘以同姓言之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觀楚辭也亦疏矣自古同姓之臣亦嘗有去國者矣或曰微子之去國蓋有人以任責焉故也箕子之不死蓋見比干死而強諫之無益焉故也若屈子之於楚也將孰委之烏得不死而去之乎曰以是論之不惟不知屈子而亦不知三仁也嘗考諸論語始而去之者微子也中而囚之者箕子也終而死之者比干也括地志亦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

畏死不言非勇也遂諫而死夫當微子之先去也安能必箕子比干之不去乎微子雖爲紂兄庶子也箕比諸父也庶兄之與諸父其情分一焉而已矣使微子諫而死而箕比去之以存宗祀亦可也使微子不諫而死亦不去則紂未必盡殺之而武王之入殷也亦未必不存其後也是微子之去固不爲有人之任其責亦不在乎存宗祀可以去而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夫箕子爲之奴其受其辱而不辭者豈知比干之必死乎若以爲已既不死而比干則必死是委其禍於人也若以爲知比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六

卷

干之爲人必諫而死而已不死焉是徼其利於已也可以不死而不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夫比干之死也又豈因微子之去箕子之囚而死乎若以微子既去矣箕子爲奴矣而已復不死焉不可也則比干之死亦出於不得已而非誠心直道者也可以死而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其去者固不能必他人之不去其不死者亦不能必他人之必死其死者亦非因他人之不死而已死之三子者自揣本心各行已志絕無一毫彼此顧望之意於其間也故孔子以三仁稱之焉若依後世之論

三子以爲去者爲有人之任其責其囚者爲有人之任其死死者又因二子之去而不死焉若交射而有待暗約而相成者是末世趨利避害釣名要譽之所爲者也何足以爲三仁知三子之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皆可以謂之仁則屈子之遠去之不死俱不必爲之諱矣嗚呼微子之於紂親兄弟也屈子之於懷襄其情之疏戚有間矣微子之於殷爲太師也屈子之爲大夫其責之大小亦不同矣屈子固楚之翹也楚之同姓有屈景昭三家焉使屈子果去又豈再無一人以任其責乎後世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七

卷

之論屈子者拘拘以同姓無可去之義言之以死之爲賢是不達乎理之致者也深知孔子之稱三仁者始可與論屈子矣或曰以史記觀之比干乃死于箕子狎狂之前何也曰非也當以論語所言之序爲証若從史記則箕子之狎狂又爲見比干剖心而懼之爲也聖人豈懼死哉其言不足信也審矣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百神謂天之群神百者概言其數之盛也翳蔽也

備降猶言齊來也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者百神之所依言巫咸卽言百神也九疑楚之山名此言九疑者謂九疑山之土神也續盛貌並迎猶言齊接也謂天神來之盛而已使土神接之盛也上言將降猶未降而此言備降則實下來矣上言要之猶未要而此言並迎則實來邀之矣皇指百神也不言神者承上文也猶篇首上言皇考而下只言皇覽揆余于初度也剡剡猶燄燄輝光貌揚發揚也靈神靈也吉故謂兩美必合也不言占卜之事及占兆之詞而只曰告余以吉故者承前章也

楚辭集解

離騷

二十八

卷

此亦作文之法此承上章言天神備降而已要以迎之使巫咸復爲余占之則神顯其靈又告我以吉占如靈氛之言也此與上章乃屈子自叙其自念之詞及命占之事當與前靈氛章相照看其文彼此互見而其意自足於言表有申詳之意而無輕重大小之說也洪氏曰靈氛之占筮箒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其說非是此使巫咸占卜未必不用蓍茅筮箒而命靈氛占卜又未必無椒糝之饗獻也前言靈氛之占在異姓則可在屈原則不可此又言則可以

去矣亦自相矛盾也要之屈原實嘗去也觀此段告以吉故之後再無疑詞直曰歷吉日乎吾將行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隨卽曰又何懷乎故都其詞決其志銳屈子之情可以見矣孰謂屈子之不去乎或曰此寓言也如子之解不幾於癡人前說夢乎曰寓言者寄己之情也其言雖寓而其情則真吾情欲如是而人不知之無以自見於是乎託之以言也此之寓言蓋與莊列齊諧志怪等說大不相同有寓言而虛者有寓言而實者如乘龍跨鳳登天涉雲扣閭闔登闔風道崑崙發朝天津等語皆寓言而虛者也如回朕車以復路退脩吾初服不忍與此終古將遊逝以自疏此寓言而實者也豈可概視之以爲設詞耶以屈子遠遊之意皆以爲設詞而初未嘗有去志是真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楚辭集解

離騷

三十九

卷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擊皐陶而能調

曰巫咸詞也此下至百草不芳四章十六句皆是王洪五臣只以升降二句爲巫咸之言餘爲屈原語非也蓋推吉占之意以告屈子而勸之遠逝者

也自下而上曰升自上而下曰降升降上下重言
之也上下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同言上下則
四方可知矣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矐度也所以度
長短者也矩矐猶言法度法度之所同卽道之所
同也必道之同也而後求之苟道之不同也而不
強之古之賢士之進取也類如此嚴者敬慎之意
也嚴而求合人君之求賢每敬慎其事而不敢苟
也方其求也嚴以訪之及其合也嚴以任之豈可
苟焉而已乎摯伊尹名湯臣也臯陶舜士師後爲
禹臣也調和合也其未合也則嚴以求之其既合
也則嚴以任之古之聖君之進賢也類如此瓊按
上二句言臣之擇君下二句言君之擇臣上下所
擇亦惟於其道之同焉而已矣必矩矐所同而後
求之可謂不輕於進矣必嚴而求合而後調之可
謂不輕於用矣非湯禹不能知摯陶非摯陶亦不
足以當湯禹若戰國之時倘規矩而改錯背繩墨
以追曲世無湯禹矣屈子雖升降上下又烏能有
所合哉雖然巫咸之言雖若不識時世事勢者然
以聖君賢相相求之道以語之亦可謂知屈子者
矣惜乎遭此閭亂嫉妬之俗竟不得協其占兆之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一

卷

吉也或曰上二句有兩美其必合之意下二句有
孰求美而釋汝之意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傳嚴
兮武丁用而不疑

苟誠也中情猶言中心也中情好脩謂求盡道於
已也行媒喻左右之先容謂不必借力於人也說
傳說也操持也築搆也謂操杵築土而爲賤役也
傳嚴地名武丁殷高宗也不疑不以無媒而疑也
或曰不以賤役爲嫌也事見尚書說命篇此章言
誠能中心好自脩潔以期盡道於已則道之同者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二

卷

勢必合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古之人有行之者傳說是矣子又何必以理弱媒
拙爲憾乎又何必以自適不可爲疑乎但當脩已
之道而勉往以求之可也瓊按何必用夫行媒或
者言君子之於出處但當脩道於已不必徃求於
人之意非謂不用行媒而自徃求之君子無求用
之理此說雖善要非巫咸本意屈子正憾其理弱
媒拙欲自適而不可故占之以決疑巫咸方且勸
其上下以求索而又言不必徃求是沮其遠逝而
益滋其疑也巫咸但言不必借力於人以求之苟

吾道之同雖自適又何不可乎此何必用夫行媒之意也雖然巫咸之所謂不用行媒而自往求之者亦曰中情好脩而已矣矩矱之同而已矣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不然何為以摯陶傳說言之邪三子者聖人也又豈真嘗自求用於人也哉古人之言意各有在不可拘一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竈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呂封姓也望太公望號也本姓姜名牙字子尚鼓動也一曰鳴也遭遇也周代名也文文王也舉拔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一

卷

而用之也太公避紂居東海聞文王作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因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文王出獵遇之遂載歸而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竈姓戚名衛人也謳歌謂自倡其南山之詩也齊國名桓桓公也聞謂聞謳歌之聲也該當也輔佐也竈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飯牛於齊東門扣牛角而謳歌南山之詩桓公夜出而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遂載歸而用以為卿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道苟同也則相求必合而因引湯禹摯陶之事以明之也二章言道苟脩也則不必行

媒而因引傳說武丁之事以明之也一章先湯禹者用在君也二章先傳說者脩在己也能調者相契之至也不疑者相信之深也三章但引二事以明之而無他說者承上二章之意也三章數語而王霸求士任用之道聖賢遇合窮通之理亦可概見矣傳說呂望竈戚三人事實此解畧從舊說其餘詳見蒙引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商曰年周曰歲皆所以紀時者其義一也以其既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三

卷

去者而言也日入曰晏黃昏者一日之晏也秋冬者一歲之晏也老耄者一生之晏也此言既去之年紀猶未盡而不至於遽晚也時即年歲以其未來者而言也未央猶未已也言將來之時光尚有餘而不至於卒晏也曰年歲曰時曰未晏曰未央一反一正言之互文也猶悲回風曰歲忽忽其若頽時亦冉冉而將至文法但彼歎其將遲暮此言其未遲暮耳鷓鴣鳥名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應陰氣而鳴也秋令未來而陰氣先至鷓鴣先鳴而百草隨萎夫鷓鴣之先鳴固無與於百草之不芳

而百草之不芳實由陰氣之漸長言鷦鷯之先鳴以見陰氣之已動而秋令之將來百草不芳兆於此矣師曠禽經曰鷦鷯鳴而草衰是也夫歲雖未晏時雖未央然氣候迅速迺相催迫如此則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亦甚易過也豈可恃其去者未晏來者未央而不汲汲及時遠逝以求索乎上二句言時猶足以有爲下二句言時不可以輕失王逸以下二句爲喻讒言之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非是二句無他比喻卽如前惟草木之零落後遠遊篇微霜降而下淪悼芳草之先零意不過借之以嘆時光之易過耳朱子曰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鷦鷯先鳴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爲也得之矣瑗按此上四章前二章蓋忝錯成文而意互見順解之本謂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而後引伊摯臯陶傳說呂望甯戚五子之事以明之以見古人亦嘗勉以求同但苟中情好脩而又何必媒哉古人旣莫不皆然則當乘時好脩以求同可也又何必以爲自適不可狐疑待媒而坐失事機之會徒抱崦嵫之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四

章

嘆哉此章又與前屈子自嘆日忽忽其將暮數語相應大抵氣感二占之詞皆是卽屈子之所言者而撮其要語以勸之耳咸之詞亦不過發明氛之意然比氛則加剴切而又引證明著故足以決屈子之疑而終使之遠逝也此亦作文之要法當然也前占詞稍含蓄渾淪而後占方有意味若前遞發揮太盡則又無味於再占矣再占而再陳之則冗長而不成文矣屈子所答之語亦前畧而後詳操觚者不可不知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此下八章皆屈子答巫咸之詞也瓊美玉名佩概指雜佩也謂以玉爲佩比已之美德也偃蹇盛貌衆亦黨也夔亦蔽之盛貌也蔽掩翳其瓊佩之美也王逸曰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夔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諒信也不諒謂不信已瓊佩之美也或曰諒一作亮古通用以心度心曰諒卽前羌內恕已以量人之意亦通舊說謂黨人不尚忠信之行非是也折者挫衄敗毀之意此章忝錯成文本謂我之瓊佩何其盛矣若依占遠逝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五

章

恐此黨衆不肯相諒與心嫉妬終當遭蔽而折之無有同而合者也蓋因巫咸再告以吉故欲去而復疑言此以詰巫咸之意黨衆泛指當世而言而楚已先在其中不必言矣舊說獨指楚國言非是屈子遭楚之隱蔽毀折久矣何爲曰恐乎此蓋言將遊四方而慮終無合耳或曰衆愛然而蔽之詞又何其直也曰此蓋指帝閹鳩鳩之徒也自前飲馬咸池以至篇後聊假日以愉樂皆無及於楚矣然下二句又不過申上二句之意而其言之耳上一二句言已德美之盛而見蔽於人下一句言人不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六

卷

信其美而欲毀乎已其蔽其毀皆嫉妬之心所使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瑗按前答靈氛以理美此答巫咸以瓊佩皆以玉自况也前言黨人不知其美此言黨人蔽毀其美前言黨人好惡之獨異此言黨人不諒而嫉妬其旨意雖同而情詞益加切矣

世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番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世世俗也繽紛亂之盛也變易猶變化謂改節也

該下蘭芷四句總而泛言之也淹久也二句言世俗溷濁不可久居宜速去也蘭芷荃蕙以喻當時之君子也曰變曰化承首二句分而詳言之也茅惡賤之草以喻當時之小人也二句參錯互文見意本謂蘭芷荃蕙變化而爲茅草不芬芳耳指而斥之之詞芳草總承上蘭芷荃蕙也直者變易太甚之意一曰猶但也蕭艾茅之醜也所喻亦同二句恠而嘆之之詞昔日固嘗芳而今日不芳如美帝之蔽壅虛妃之驕傲皆是也可見人性初無不善而人自斲喪之耳爲善不終者可以鑒矣他故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七

卷

別由也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言時人始焉爲君子中焉而變易者蓋由於不肯愛自脩潔無志向上其弊遂至於如此也此章首二句言世俗變易之盛中四句申言變易之實末二句推言變易之由以示巫咸決於行之意也又按篇內所言芳草或以比君或以比臣或以比已或以比人或以比德或以比時或有比者或有無比者亦不可一概而漫視之舊註不知此意故其解多牽強脉絡不明一出焉一入焉卒莫能有一定之說也或曰蘭芷以下二十二句申繽紛變易句和調度四句申

何可淹留句亦通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惰兮椒又欲充夫佩幃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世俗之流從兮
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
離

可恃謂始而信其節之不改也容長謂徒有外好
耳無實容長謂無蘭之實而有蘭之名九辯曰何
曾華之無實是也以喻在位者無君子之德而有
君子之飾也君子之飾爵祿軒冕是也委棄也美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八

卷

者已之所固有者也從俗謂趨世俗之所尚也追
逐乎外者也苟聊且將就之意衆芳謂諸在位者
指縉紳之徒而言非謂真美君子也夫爵祿軒冕
本所以待君子故古之君子必在位也今則不必
有君子之德反棄已之美而趨世俗之好微取一
時之利得列縉紳之間則曰吾亦君子而已矣如
為君者徒擁虛器為臣者曠官尸位皆是也此四
句言人之怠於為善而不可恃其旨甚微婉而有
味也專者一於此而無他也佞者詞色之諂諛也
慢者容貌之傲惰也惰者情性之淫泆也書曰無

即怡淫椒木名一名葭即今之茱萸也亦惡賤之

物充佩幃言椒欲變為此椒而求用於世使人採
之貫累以為雜佩矯揉以貯香囊也或曰謂所佩
之幃更詳之干者求之遍也務者事之專也將入
日進既進日入干進務入互文而重言之也祗敬
也此四句言人之急於為惡而不足敬其詞極痛
切而可警也按此上八句意亦參錯互見蓋謂椒
蘭本為芳草可恃其不變易也豈意有名無實終
於舍已從人而至於不足敬乎上章言昔日芳而
後乃不芳此章言昔可敬而後不可敬也流從謂

楚辭集解

離騷

四十九

卷

隨時變易如水之流無有窮極而勢不容已孰能
無變化言世俗盡然也洪氏曰當是時守死而不
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椒蘭若茲總承上
八句而言也又况者推而言之詞也揭車江離
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已變易如
此則二者從可知矣蓋指天帝之尊嚴且變而為
蔽壅處妃之賢美且變而為驕傲是可恃者且不
足恃矣又况佚女二姚之不可恃者乎或曰如專
佞慢惰干進務入亦可施之君乎曰屈子之言多
各舉一端彼此互見讀者須觀大旨要其所歸不

可以詞害意也此卽上章之意而申言之重示巫咸不可久留之意也上章先言世俗之變易而因嘆夫君子之改節以見人之不好脩此章先言君子之改節而歸本於世俗之變易以見勢之不容已一反一覆而詳言之總責當世之君子也夫前言黨人之不諒而此又專責君子者何也固互文也而黨人亦不足言矣前此亦責之屢矣此獨舉世之君子既皆如此則不可以淹留也審矣又烏得不從巫咸之吉占而遠逝乎班孟堅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觀此上二章之言真可喟然而長嘆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

卷

矣又按王逸以蘭爲司馬子蘭椒爲大夫子椒朱子辯證曰比詞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旣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

復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其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瑗謂朱子之說極爲卓識足破千載之誤而或者乃謂班馬之說當有所據而屈子亦因已所引喻芳草故以椒蘭二子之名混入於其中欲人莫之易覺古人亦多戲劇之文此所謂詭諫使聞之者不怒言之者無罪也不然則無實容長委美從俗專佞慢愆于進務入等語豈可施之椒蘭之草木乎曰非也此蓋以人物並陳比賦相與以成文耳果如其言則前章芳草又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一

卷

曷嘗真變而爲茅爲蒲艾又曷嘗真有莫好脩之害也哉是又當有子芷子荃子蕙子茅子蕭子艾之司馬大夫令尹矣由此言之後思美人篇又當有名薛荔者能爲理號芙蓉者善爲媒矣豈不亦可笑哉要之蓋因馬遷旣誤蘭爲可恃之蘭以爲人名於是班固又因其說而推之則亦當有子椒也其諸官名又因相傳屈原遭同列之讒故或曰大夫或曰令尹或曰司馬輾轉臆度而支離其說亦自無一定之見也史遷屈原傳其首讒屈原者上官大夫也然上官姓耳其名則莫之考而知也

首讒屈原之最顯著者且不得其名而他又何其知之悉耶其為杜撰之言也明矣故曰司馬子長好奇其斯之類與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其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茲佩指前瓊佩也瓊佩之美盖有非椒蘭之可比者况茅蕭艾椒之醜耶此佩之所以可貴而人則莫之知貴也豈理美之能當不知貴者也委厥美而歷茲則揮而擲之矣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人之見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二

卷

棄也是矣曰芳曰芬互言之也菲菲猶勃勃也芳盛貌虧減損也沫昏暗也黨人嫉妬而折之矣然其芳也方且菲菲然而曾不為之有一毫之減損其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衆人變然而蔽之矣然其芬也猶盛於至今而曾不為之有一毫之昏暗其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此上四句屈子始終以玉自况而託椒蘭以責夫人也夫人也椒蘭且不足以當之况可貴之美玉乎與前瓊佩章相應意本連屬而橫入椒蘭二章於其中使人讀之方反覆有味按屈子答巫咸欲從吉占而遠去者

此上四章乃陳世俗之變易與已之操守何也正以見其不可久留之故而欲去之速從占之意也若巫咸者亦頗為知己安得不向之一吐其情實也乎篇中若重華者可謂知己之深者矣屈子所願執鞭者也靈氛巫咸亦次之至於女須之賤屈子付之一笑而已烏足與之校哉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和有不剛不柔不甘不苦不疾不徐之意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猶今人言態度之度矩矱不改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三

卷

中情好脩芳難虧而芬未沫此屈子之調度也自娛猶自樂也人生各有所樂而余獨好脩以為常也聊者不敢必其遇不遇之詞也浮游而求言求之非一方無定在也女如前所言處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余飾謂瓊佩之盛而前章冠劍佩服之類俱在其中矣所謂佩續紛其繁飾是也言其德也於此不去則是自棄其芬芳之美矣方壯即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而前章欲留靈瑣至勿迫四句之意亦在其中矣言其時也於此不去則恐鷓鴣之先鳴矣此句分德與時

從衆舊說按九辯曰離芳藹之方壯則此方壯是
卽言余飾之方盛耳無所謂時也姑誌之以俟後
訂周流上下卽巫咸所謂升降上下而靈氛所謂
遠逝之意亦在其中矣此章告巫咸以脩己之矩
矱而將遠逝以求同蓋有不待行媒而誤此年德
之方盛者矣其亦有所感於巫咸之言乎何瓊佩
至此皆屈子答巫咸之詞朱子但以爲原自序之
詞非是蓋自叙其所以決行之意以答巫咸以見
已之從其占也按索蓍茅至此爲一大段承前遠
遊諸章而來也兩占而兩得吉兆故復遠遊以求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四

發

之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然卒不能自息其
轍環之迹者蓋聖賢行道濟時之心盡其在我而
已其遇雖不敢必而其情自有不容已者屈子知
世俗之不可合而猶從氛咸之占者其此意乎反
騷曰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沈身於江臯纍既攀夫
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今察屈子之言實從靈氛
之占而遂行者也嗚呼覽離騷之文而猶未得其
肯綮又何足以知屈子之心事邪宜後世嗷嗷之
徒而浪喙以濫鳴也又按氛咸兩占之告及屈子
兩答之詞其旨意亦同但有詳畧耳或曰此一大

段雖承遠遊諸章而來察其要又似本於心猶豫
而狐疑欲自適而不可二句也靈氛之告專開其
猶豫狐疑之意巫咸之告專開其自適不可之意
二意雖未嘗不相貫要之其大畧當如此也其說
亦有理姑存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蘆以爲糗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
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上既答巫咸以決去而此則自念之詞也曰將逝
蓋欲去而尚未去也適道崑崙以下則序其實去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五

發

矣夫屈子之去蓋因巫咸之占而後決此獨曰靈
氛者初告之吉者乃靈氛也顧猶豫未定復決於
巫咸巫咸之言與靈氛相同則是言吉占者靈氛
已先之矣故獨曰靈氛者本其初也不曰巫咸者
舉此以該彼亦省文耳歷遍數而實選也日謂甲
乙之類吉日猶詩言穀旦也瓊枝瓊樹之枝也羞
籩豆之實也精潔淨細膩之義糜屑也糗糗糗之
屬也一曰食米也瓊枝瓊蘆皆物之珍者羞糗皆
日用之需而不可缺者此言所食之美也爲余者
命左右侍者之詞也駕飛龍謂以飛龍而駕車也

許慎曰飛龍有翼者也雜者並用之意象象牙也
謂並用瑤玉象牙以飾其車也洪氏曰言以瑤象
爲車而駕以飛龍也是矣此言所乘之美也然皆
無所取義舊註譬喻之說非是離心如前好惡獨
異不諒而嫉妬之事也疏猶遠也言黨人之離心
不可與同將從吉占遠逝而自既遠此輩以別求
矩矱之所同者也此章言其占既吉不可不從於
是選吉日備羞糧命車駕而遠去之以遠嫉妬續
紛之俗也由此觀之則屈子實嘗去矣洪氏乃曰
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是不然也吾故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六

卷

曰其詞雖設而其情則真也說已見前不敢鄭重
若盡以設詞視之則所謂蓄心帝閭託意男女之
類固未嘗有愛君念國之實而寓情草木寄興瓊
佩之類亦未嘗有懷才抱德之直徒爲一番醉夢
之幻語矣何取於離騷哉又按此篇繼瓊佩折瓊
羞精瓊糧愛理美所言不一而足皆以玉自喻之
意也後諸篇所言者尚多不暇枚舉羅氏爾雅翼
乃曰楚辭取象於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
子比德於玉乃獨畧焉王逸章句曰行清潔者佩
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觸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詳屈平之意蓋以清潔一介
自處自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焉瓊謂屈子自以
爲耿然得中正之道而不詭於聖人其致意於堯
舜禹湯文武及伊尹臯陶傳說之流久矣孰謂以
聖人自期待者而不敢以玉比德乎而肯以一介
自處乎前輩之讀楚辭論屈子者類如此可勝惜
哉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兮
鳴玉鸞之啾啾

楚辭集解

離騷

五十七

卷

比則東南可知矣路脩遠以周流謂不憚遠勞也
揚舉也雲霓蓋以爲旌旗之屬也晻靄猶蒼鬱陰
貌也蓋旌旗衆多故紛披蔽日而蒼鬱以陰也鸞
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車衡而爲鈴者也車行則
銜動而鈴響故曰鳴玉鸞也啾啾鳴聲之衆而不
止也曰揚曰鳴以見周流而遭也此直承前索糞
茅以前遠遊諸章而言蓋謂已既周流四方而無
所遇將欲止矣今得氛威之吉占而告余以必有
所合於是復轉道崑崙之墟不憚勞遠而周流以
求之焉是此曰遭者自前所遊四方之處而轉之

者也中間橫入氛威之占詞耳舊說謂自楚而轉之非是不言其有所遇不遇者其無所遇可知矣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

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在天之東極西極謂天之西極也舉東西則南北可知矣翼敬也或曰輔翼之意或曰直謂以翅翼承之也俱通自下而奉戴之曰承旂即指上雲霓旌旗之屬皆建於車後者也舉一以見其餘耳一上一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皆飛貌翼翼和也謂鳳凰敬以承

楚辭集解

卷六

卷

旂高飛而且和以見其善也此承上章言邈道崑崙旂既無所遇復周流於天以求之也不言其有所遇不遇者亦無所遇可知矣上章言求索於下此章言求索於上猶前章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按此上二章下二句不過承上二句言仗衛之盛行色之速耳無他義也王逸取譬之說俱非是或曰此章當在邈道崑崙旂之前未知其審姑識之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流沙見禹貢後漢書郡國志曰西海居延澤即古

楚辭集解

卷九

卷

流沙也遵循也赤水指南方也赤者南方之色如前白水亦指西方泛言耳舊說謂崑崙之水非也容與從容周流貌發縱指示曰麾小曰蛟大曰龍一曰有鱗曰蛟龍梁橋也津濟渡處也謂麾蛟龍之屬浮水爲橋於津上而已乘之以渡也詔告也西皇西方之帝也謂少皞也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此承上章言在天之西極忽然又下行於此西方流沙之地遂循南方而周流以求之將復涉乎西方也此言欲涉乎西方而尚未涉下章則實右轉於西矣按此下二句亦參錯文法

本謂詔西皇麾蛟龍以梁津使渡已也或曰麾者屈子自麾之也詔西皇使迎已而涉也亦通不如前說爲穩順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右轉兮指西海以爲期此路脩遠以多艱與前路脩遠以周沅意畧不同前句蓋言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此句蓋嘆其周流無遇徒爲備嘗險阻之勞而倦進息駕之心與矣騰迅速貌徑待謂由邪路而先往以候已也蓋恐仗衛紛擾之累不能疾行而亦使之前驅辟

除之意也不周北方之總名也右轉承赤水而言也謂既行此流沙無所遇矣遂循乎赤水之南又無所遇矣於是又從右轉於東北二方以求之而將復歸於西方焉舊作左轉非是既云指西海以爲期而左轉之則無由經乎不周之北方矣字相似而傳寫之訛釋者又不按方而深察也舊說據山海經淮南子謂不周爲西北之山名非也淮南子又曰立冬曰不周風又曰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以此推之則不周爲北方之總名也可知矣屈子之泛指北方爲不周也可知矣或曰北方何名

楚辭集解

雜錄

六十

不周也曰不豈不也天地之氣始於東既而轉於南又轉於西而終於北焉一歲之氣運豈不於是而周遍乎此北方之所以名不周也昭昭矣以手教人曰指西海西方也曰流沙者以澤言也曰西皇者以帝言也曰西海者以海言也互舉而錯陳之以變其文耳期者約會之詞言與衆車約會於西海之上也此章是勅車從先往約會方所之詞已亦尚未行也然與上章相承講猶前章所謂覽相觀於四極是也前二章豎言之也此二章橫言之也然此二章言從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轉

乎不周之北而不言東者何也既曰右轉於北則東方不言可知矣况曰路脩遠以多艱則所該者廣矣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爰按此上四章雖爲周流上下四方之詞然曰夕余至乎西極曰詔西皇使涉予曰指西海以爲期篇中所言上下四方之處亦多且廣矣而獨惓惓於西方者篇中以此結遠遊諸章而且將爲願息肩弛擔之所者要不爲無意也蓋彭咸當殷之亂世西逝流沙而隱去屈子此數章之意雖曰勉承氛咸吉占以復求而遁逸之志已見於此矣不然胡爲乎獨指西海以爲

楚辭集解

雜錄

六十一

章

期哉一則曰願依彭咸之遺則二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其意可知也奈何後世以投水解之哉朱子辯證曰王逸顏師古二家之說以彭咸爲投水而死然皆不知其何所據也其不足信也決矣而屈子未嘗投水而死也亦審矣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蜒兮載雲旗之委蛇屯聚也讀如屯田之屯千乘甚言其衆也齊整也一曰同也軼轄也較內之金也一云轄也以玉爲之故曰玉軼取其堅而貴也疾走曰馳並馳猶言

同餐也。蛟龍行貌。雲旗以雲爲旗，卽前揚雲霓之旒。霽是也。獨曰雲者，省文耳。而又曰旗者，互文以見也。文選註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非是。委蛇猶飄揚，謂載之於車，車騰則旗動而飄揚也。此章極言車馬之盛，以見已欲西涉之速也。舊註取譬之說亦非是。

聊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逸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

抑志謂按抑其西涉之志也。弭節謂弭止其旌節之屬也。高馳謂遠舉之意。少司命篇曰：高馳兮冲

楚辭集解

卷十一

章

天東君篇曰：撰余轡兮高馳涉江，篇曰：吾方高馳而不顧是也。逸邈，高遠貌。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之舞，舜樂也。上曰歌，下曰舞，互文也。非禹樂獨可歌而舜樂獨可舞也。然九歌亦可謂之舜樂，詳見前啓九歌蒙引條下。假借也。愉悅也。假日以愉樂，猶悲回風篇所謂借光景以往來之意也。此章言已西涉之志，雖欲聊強制之，從容按節以徐行，然身雖在，是其神已高馳而先往邈邈，然不可得而強制也。其西涉之志，可謂銳矣。所以然者，吾將及榮華之未落，余飾之方壯，年歲未晏而時

未央假延日月以樂吾舜禹之道焉而已矣。又安可混混然而淹留於繽紛之世俗也哉。遠遊篇曰：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誦此則可以知屈子終於西涉之意矣。其得仲尼浮海居夷之遺法也乎。後之論屈子者，幸毋輕管之可也。下二句是豫言既抵西海之後當以此事爲樂也。

陟升皇之赫曦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陟，亦升也。陟升，重言之也。皇，謂皇天也。赫盛也。曦，輝光也。臨，逼近之意。睨，旁視也。舊鄉，指楚國也。僕

楚辭集解

卷十一

章

夫侍御也。悲懷，哀念故鄉也。亦參錯文法。本謂已之僕夫與馬而悲念故鄉也。蓋屈子自謂而託言於僕馬也。蜷局，詰曲不進貌。回首曰顧。總承僕馬而言也。此章言已周流天上，正欲西涉之際，忽因天光之赫曦，視見故國而不忍去也。夫上旣言抑志弭節而神猶高馳，此又言不忍者，亦人情之所不容自己者也。夫旣不忍去矣，而亂詞復云云者，是又終於去也。何哉。蓋不忍去者，屈子之至情而不得不去者，又不得已之故耳。非本心也。去國非本心，以見未嘗真忘乎楚也。舊註皆執此章謂屈

子實未嘗去前遠遊諸章皆爲虛設之詞是不察
上下文勢而先持已意以解之也况此但言不忍
去而未嘗言遂不去也上下文又俱言其實去也
言其實去者之詞反不足以取信而但言未忍去
者之詞又泥以爲誠然是豈知屈子之心者哉是
豈善讀離騷者哉後遠遊篇其於周流四方之後
雖又言其實嘗還楚不忍去矣而篇終復曰超無
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是亦終言其去耳蓋
此篇無此一章後篇無復還楚國一段則是長沮
桀溺果於忘世潔身亂倫者之流矣惟其有此不

楚辭集解

離騷

六十四

卷

忍去之意而不得遂而後去之此所以爲賢也此
所以爲屈子也此所以爲非屈子不能也契舟膠
柱之徒烏足以知之哉嗚呼不忍者仁之至義之
盡也終於去者又君子保身之哲制行之高也屈
子之於去就可謂仁智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孰謂
屈子未嘗去乎又何以去國爲憊而不去爲賢乎
惟此義不明而解離騷者多牽強其說而以去國
爲諱反使屈子之心事不能表暴於天下後世而
使雄固之推之徒得以哓哓而妄議也屈子之心
蓋真有如青天白日無纖芥之可疑磊磊落落無

毫髮之疑滯者又何嘗以去國爲諱也哉苟知屈
子者不必爲之曲解也自靈氛既告吉占以下至
此八章三十六句皆承和調度以自娛一章而申
衍之者耳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總理之意曰者更端之詞下四句卽亂辭是
也王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摠撮其要也屈
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彩紛華然後
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氏曰國語云其輯

楚辭集解

離騷

六十五

卷

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
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
未申更作賦也瓊按論語曰關雎之亂註曰亂者
樂之卒章也樂記曰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註曰亂
者卒章之節屈子之所謂亂者蓋昉於此然旣以
爲亂者乃一篇歸宿指要之所在則此四言者實
離騷之樞紐也孰謂屈子未嘗不去乎已矣哉者
絕望慨嘆之詞猶詩亦已焉哉論語已矣乎之類
是也國無人謂舉國無好脩之人而多嫉妬之黨
所以無知已者則道必不行又何爲戀戀而悲懷

故都也乎此所以已之急於西涉而雖抑志弭節終不可強制其心也故都卽上章舊鄉也此繫承上章陟升皇四句而言旣莫足與爲美政言不足相與以有爲也卽申言國無人莫我知之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已決於西涉也卽申言又何懷乎故都之句亦互文也順言之本謂國無人而莫我知也則旣無足與爲美政者矣又何爲懷乎故都乎吾亦將從彭咸之所居而已矣或曰國無人都所以責黨人莫足爲政所以責楚君亦是不若渾言之爲善也或曰此章亦若託爲曉諭俟夫悲懷

楚辭集解

卷六十六

楚

俗之志可以豁然於胷中而無疑矣嗚呼若屈子者其聖人之徒與豈特爲楚國之賢而已哉豈特爲戰國之賢而已哉

楚辭集解離騷卷

卷六十六

楚辭集解九歌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九歌

瑗按九歌之神皆當時楚之所祭者也然亦有當祭者有不當祭者當祭而祭者分也不當祭而祭者僭也春秋戰國諸侯之通弊也屈子九歌之詞亦惟借此題目漫寫已之意興如漢魏樂章樂府之類固無暇論其僭與不僭也後世詩人作樂府者莫盛於李白說者謝其漫寫已

楚辭集解九歌

可

意多不合本題之旨今觀屈子九歌之作蓋亦有然者或道享神禮樂之盛或道神自相贈答之情或直道已之意興然即此而歌舞之亦可以樂神而侑觴矣奚必規規題目之是拘哉故千載而下得詩之趣者惟屈子得騷之趣者惟李白而已矣他人蓋不知也然其文意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關舊註解者多以致意楚王言之支離甚矣九歌之作安知非平昔所為者乎奚必放逐之後之所作也縱以為放逐之後之所作又奚必諷諫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詞固

不可以為無意也亦不可以為有意也昔人謂

解杜詩者句句字字為念君憂國之心則杜詩

掃地矣瑗亦謂解楚辭者句句字字為念君憂

國之心則楚辭亦掃地矣或曰子之言是矣然

九章之篇數皆合於九而茲九歌乃十有一篇

何也曰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亂辭也大司命少

司命固可謂之一篇如禹湯文武謂之三王而

文武固可為一人也東皇太一也雲中君也湘

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東君也河伯也山鬼

也國殤也非九而何或曰二司命可為一篇則

楚辭集解九歌

可

二湘獨不可為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蓋其類相同猶文武之其道相同大可以無小猶文武父可以兼子固得謂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敵體者也而又有男女陰陽之別豈可謂之一篇乎若如此說則河伯亦二湘之類國殤亦山鬼之類也其不然也審矣篇數雖十一而其實為九也較然矣又何疑乎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者天之尊神也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又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瑗按二說所云則太一之神爲最貴余嘗求其義而不得也列子曰太一者數之始也則所謂太一猶太極云耳兩儀四象生生不已皆起於太極千百千萬推衍無窮皆始於太一太一者其造化之權輿乎故爲天神之至尊至貴也又曰東皇太一者古人以東爲上故篇內稱上皇天地之氣始於東天地之數始於一既曰

楚辭集解

九歌

三

可

東皇又曰太一言之重詞之復侈極徽號以贊其天神之至尊至貴者也舊說以爲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非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吉良者凶惡之反皆言善也日謂甲乙丙丁之屬統舉一日而言也辰謂子丑寅卯之屬專指一時而言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猶言上帝即謂東皇太一也不曰東者變文也又以見東之即爲上也

不曰太一者省文也又以見東皇之可以該乎太一也此言將脩祭祀之典禮則必遴選吉日良時

而肅敬以樂上皇之神不敢苟且以從事也下文皆叙敬樂上皇之事然欣欣樂康一句又言上皇之歡樂而餘皆爲脩祭之敬也

撫長劔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璠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

撫循也珥劔鐔也玉珥謂以玉爲之也璆璠然也鏘鏘然也皆玉佩之鳴聲也琳琅皆美玉名所以爲佩者也劔所以備武事佩所以昭文德也席謂神位所坐茵褥之類曰璠席者美詞也或曰以璠而飾之也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者也玉瑱

楚辭集解

九歌

四

可

謂以玉爲之湘夫人篇曰白玉兮爲鎮是也盍何也把持也芳泛言香草也瓊芳謂芳草之枝可貴如瓊玉者亦美詞也王逸卽以爲瓊玉之枝容更詳之言神之手中果何所持乎乃瓊芳也故設爲問答之詞耳此言敬樂上皇以劔佩坐持之美蓋劔乃懸之於腰者也佩乃垂之左右者也席乃身之所坐者也芳乃手之所持者也備言其神被服之美耳逸註乃以劔佩瓊芳爲巫所用之物而席解又不明白朱子以劔佩爲主祭者之用瓊芳爲巫之用獨以席爲神之用俱非是也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肴骨體也蒸者奉而進之也國語燕有敬蒸是也藉薦也如易藉用白茅之藉此乃參錯文法本謂進獻敬饌之物而以蕙蘭香草而藉之也奠者進而置之也桂酒切桂以投於酒中也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椒漿投椒以漬於漿中也四者皆取氣味之芬芳以享神也揚舉也枹與桴同鼓槌也拊擊也鼓革屬樂之器也禮記曰會守拊鼓疏者通而不滯也如朱絃而疏越之疏緩者紆而不迫也禮

楚辭集解

九歌

五

可

記曰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節謂有節奏而不雜以亂也如樂記所言上如抗下如墜之類是也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安者謂歌聲之妙出於自然而無勉強生澁之患者也舊說以緩節爲舞非是陳列也竽笙類二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亦皆樂器記曰鍾磬竽瑟以和之是也浩倡猶言洪大也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獨言竽瑟者舉舉以見其餘耳或獨以竽瑟爲言恐二器不足以當浩倡之義也此言敬樂上皇以飲食聲音之美然進奠之後而鼓作鼓作而歌發歌

發而樂奏亦言之序也瓊按歌韻所協未詳或三句爲韻或有脫文不可考矣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靈謂上皇也偃蹇美好象盛貌滿盈也堂上皇之祠堂也言上皇之被服鮮豔充盛於滿堂也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也紛亦盛貌繁衆也會聚也言錯雜也指上聲音飲食之類而言獨曰五音者省文耳猶遠遊篇極叙妃女歌樂鳥獸等類而獨以音樂博衍句承之舉一以見其餘也君亦謂上皇也

楚辭集解

九歌

六

可

皇言其美大靈言其威神君言其爲民之主相備而互言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樂康謂神心之樂而且安也此總結上二章言敬樂上皇以極盛之禮樂而上皇亦欣欣然來格來享以安樂之也前曰敬愉者言人欲樂乎神之心也此曰樂康者言神心樂乎人之敬也神心之悅禮樂之盛也禮樂之盛誠敬之著也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其斯之謂歟瓊按此篇雖不過八十七字其文頗短然亦自有條理法度有起結次第首章言卜日以享神中二章言享神之事卒章言神之來享也或曰靈偃

蹇至滿堂當在琳琅之下此錯簡耳始焉飾神以
被服次而請神以登位次而進饌次而奏樂終焉
而神享其說亦通又按此乃祭天之禮楚國之典
也非民間之俗也舊說以爲楚俗信鬼而好祀失
之遠矣如後祭雲祭日祭山河國殤之類豈可謂
民間之俗乎或曰祭天者天子之事也楚王安得
而祭之曰舞八佾以雍徹旅泰山其僭亂之事已
紛紛於春秋之際矣其所從來也久矣又况戰國
之世乎屈子此篇亦但言其享神以誠敬之道而
無暇於他及也又王逸皆以爲屈子言已將脩祭
祀以宴樂天神非是後諸篇倣此

楚辭集解 九歌

七

可

雲中君

瓊按前漢書郊祀志上亦有雲中君蓋昉於
此服虔曰雲中君謂雲神也神名豐隆一曰
屏翳詳見離騷蒙引求處妃章下茲不贅然
此題亦撮篇中語以爲名者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彩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旣雷爛昭
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
服聊翱遊兮周章

浴澡身也蘭香草名湯沸水也浴蘭湯謂以香草

煎湯而澡其身也沐濯髮而醜面也不言湯者承
上文也芳泛指香草而言一曰承上蘭草而言亦
通舊說以芳爲白芷非是按楚辭中凡單用芳字
多泛言也此句亦相錯成本謂以芳蘭香草之
湯而沐浴也華彩言其色之豔麗也若如也英泛
言草木之花也其色之豔麗者莫如草木之花故
以之比神之衣也浴蘭沐芳言神尊體之香潔華
彩若英言神盛服之鮮明也蓋古之祠神既有官
堂供祀之處所則必有雕塑之神像以爲之尸故
將祭之時而奉其尸以洗飾之也朱子註招魂曰

楚辭集解 九歌

八

可

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祀之也由東皇言
撫劍佩玉及此沐浴衣飾之事觀之則諸神皆有
所設雕塑之尸如今俗之所爲者明矣舊說俱以
爲巫祝沐浴而衣也甚謬靈卽謂雲神也上指其
所設之像而言此指其所降之神而言舊說以靈
爲巫亦謬連蜷雷連纒縵之意連蜷旣雷此句言
神降下之久也不言始降者旣曰旣雷則旣降可
知矣爛燦然貌昭昭猶明明輝光之至也未央猶
言無涯也此句言雲光之明而盛也蹇發語詞一
曰難詞謂神之雷連之久而難於去也亦通憺安

也宮者供神之處也曰壽宮者祝贊之美詞也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此句言神既留之安也齊同也光明也此句言雲光之盛而久也尚書大傳卿云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蓋以類相從也此上四句相錯成章若順言之本謂靈連蜷兮既留蹇將憺兮壽宮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也龍駕以龍引車也蓋雲本從龍龍本乘雲而此又曰雲駕乎龍者語各有所重也帝上帝也帝服言雲中君之服可擬天帝如上云華彩若英是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蓋服莫盛於

楚辭集解 九歌

九

可

天帝故擬之以極狀其盛也聊且也翱翔謂翱翔而浮游也周章猶周流也皆徘徊遊戲之意此二句又總承上數句而本其始來之意言雲中君駕龍車服帝服而聊爾降下安晉遊戲於此也此段蓋迎神之曲故極其誇美之詞欣幸之意也舊說與分章俱非是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憫憫

靈亦謂雲神也皇皇猶煌煌言雲神來下煌煌而光明之盛也此又承上章本其初來而言以見其

將去也上章言其來乃先言既晉而後言翱翔此章言其去乃先言既降而後言遠舉此固立言之法而亦相備互見也焱去疾貌遠舉猶言高飛也雲中猶言天際以見其焱舉之高遠也此篇祀雲而言雲中者蓋又借雲以喻其高遠也如東君篇祀日而又言靈之來分蔽日可見古人作文不拘拘避諱如後世犯者至於太露而甚者又如隱語也舊說雲中者雲神之所居者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亦通此二句言其神來之盛而去之速也覽望而見之也言雲神之覽冀州猶言中州淮南子

楚辭集解 九歌

十

可

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是也蓋楚在極南而冀在極北楚指中州為冀州要其面之所極而言之也有餘謂所望之遠不止於冀州也此句言雲光輝照臨之遠也橫猶充也放也焉安也窮極也橫布四海無有窮極言雲形勢瀰漫之盛也覽冀州句專而直言之也橫四海句絃而橫言之也二句承遠舉雲中而言思者言人思之也夫君亦謂雲神也夫音扶夫君猶言此君如論語非夫人之勸而誰勸之夫字舊引記曰夫夫也亦通勞心猶言苦心謂相思之苦也憫憫心動貌勞心憫憫以見思之

之極也此段蓋送神之曲故極其高遠之詞思慕
之意也此篇上章首二句蓋即其所設之像而贊
其體服之盛靈連蜷以下六句蓋迎其來靈皇皇
以下六句蓋送其去相對看以神而言也舊說此
篇言神既降而又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
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夫屈子忠君愛國
之心固無往不在然如此諸篇亦但如漢之樂歌
及後世之樂府類耳何必屑屑以慕君解之乎或
曰然則豈漫然之作而絕無所寓乎曰非也屈原
之作固爲後世樂府之類蓋亦馮已之意而有所
楚辭集解九歌

楚辭集解九歌

十一

可

寄興焉者也如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覽
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數語亦不爲無意悲
回風篇曰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此篇
解作比已志節之高遠亦可也奚必慕君云乎哉
然篇中用字亦頗竊雲字之意而用之若荀卿子
雲賦之作其昉於此乎讀者可并觀之

湘君

此篇蓋託爲湘君以思湘夫人之詞後篇又
託爲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詞此篇曰吾曰余
者湘君自謂也曰君曰夫君曰女曰下女者

皆謂湘夫人也後篇曰予曰余者湘夫人自
謂也曰帝子曰公子曰佳人曰遠者皆謂湘
君也湘君則捐袂遺佩而采杜若以遺夫人
夫人則捐袂遺襟而搴杜若以遺湘君蓋男
女各出其所有以通殷勤而交相致其愛慕
之意耳二篇爲彼此贈答之詞無疑然湘君
者蓋泛謂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卽湘君之夫
人俱無所指其人也或以爲堯之二女死於
湘有神竒相配焉湘君謂竒相也湘夫人謂
二女也或以爲湘君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
正妃故稱君湘夫人謂堯之次女女英爲舜
次妃自宜降稱夫人或以爲天帝之二女俱
非是也瓊按韓愈黃陵廟碑文於娥皇女英
事亦終疑之而不信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據此則二妃從舜
死於江湘之說可不必信矣諸家不稽之言
又何足取哉

楚辭集解九歌

十二

可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
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
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者湘君指湘夫人也不行猶不來也不行自離
彼處而言不來自至此處而言耳夷猶不行貌蹇
兄雲中君誰者不知其何人之詞也留謂淹留於
彼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二句反覆而
言其意一也蓋謂湘夫人夷猶不行而來此果爲
誰人而淹留於彼處乎留者湘夫人自留也非謂
他人而挽留湘夫人也美美好也要精練之意眇
微細之意要眇猶言精微也宜脩謂脩飾得宜也
皆贊湘夫人容飾之麗此所以因其不來而起已
慨慕之情也沛水流迅疾貌吾湘君自吾也桂舟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二

可

以桂爲舟也令亦使也沅湘二水名無波無風波
之險也江卽指上沅湘也安流無波則流安也二
句亦反覆而言其意一也湘君言已乘舟沛然而
行當使沅湘之江水無波而安流往迎湘夫人也
蓋因其不行而往迎之也夫君亦謂湘夫人也參
差洞簫也誰思者故爲問詰之詞以見其思湘夫
人而非他人之思也二句乃倒文本謂吾之吹簫
果誰思乎蓋因望湘夫人而不來故吹簫以思之
也瓊按首二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而致其贊
美之詞以見已慨慕之意之所在也次三句言已

乘舟以往迎末二句言已吹簫而相思夫因其不
行而往迎迎而望望而思非湘夫人要眇宜脩之
美不足以動湘君之若是也

駕飛龍兮北征道路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
兮蘭旌望沔湯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
女嬃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駕龍謂以龍翼舟欲其速也北征謂又復前進而
往迎之也道轉也道路也洞庭太湖名也在楚之
長沙巴陵非吳姑蘇之洞庭廣圓五百餘里日月
若出沒於其中者也柏橈以爲樽飾屋壁之稱恐

楚辭集解 九歌

十四

可

未是當是櫂楫之類也綯束縛也謂其柏旣以薜
荔纏繞而復以蕙草縛束之欲其固也蓀香草名
橈船楫也今謂之櫂又謂之桅蓋以蓀草而縛橈
也旌旗屬懸之於橈者也蘭旌謂以蘭草而飾旌
也或曰蘭謂木蘭蓋以木蘭爲旌干也沔地名其
南曰陽水經云沔水出漢中入沔陽今澧州有沔
陽浦或舊有此名或後人因屈子所言而名之不
可考也極遠也浦亦洲渚之別名此蓋言登高而
遠望也橫謂舟橫之也大江卽今之揚子江非前
沅湘之江也此蓋出洞庭而南渡大江也揚靈者

揚其光靈謂舒發意氣也凡歌笑慨嘆之意皆是
蓋望湘夫人而不來故揚靈以自慰也未極猶未
已也女卽後所言下女也或曰謂下女之能爲媒
者嬋媛美女嬌態貌爲余太息蓋下女見已慕望
之切亦爲之眷戀而嗟嘆之也橫流涕謂流涕涌
溢而出也橫字去聲讀或曰人目橫生故曰橫流
涕也橫字平聲讀渾渾涕淚之流如水也隱痛也
君亦謂湘夫人也排隱也一曰病也側不安也排
側如詩展轉反側之意言思之切也此章卽前沛
吾乘以下五句之意皆承篇首三句而來而情詞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五

可

稍加剗切耳駕飛龍過洞庭出大江益進道而候
之以見其迎之遠也上涉陽覽極浦益登高而眺
之以見其望之至也至於流涕渾渾隱思排側則
慨慕益深悲感益甚而無暇吹簫矣其思之也又
何如其切也哉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採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
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櫂者篙槳之屬今謂之棹舊以爲楫者非是桂櫂
以桂木爲之也枻船旁板也鼓櫂則恐其損船故
以枻護之前言橈則曰旌此言櫂則曰枻亦各從

其類也蘭枻謂以木蘭而爲枻也斲斫也冰者隆
冬盛寒而水爲之者也積雪謂冰斫紛屑如積雪
也或曰積雪直以雪言與冰字皆承斲字言亦通
二句言乘舟舉櫂鼓枻斲冰而進不避辛苦往迎
湘夫人也此蓋實紀其時非比興也薜荔綠木而
生而乃採之水中芙蓉冒水而生而乃搴之木末
則求之決無所得以比湘夫人之心不同恩不甚
而已雖迎之終不來也心不同而媒勞者初議婚
而未成也恩不甚而輕絕者議將成而終棄也二
句直以夫婦婚禮言之非比體也舊以末句爲結

楚辭集解 九歌

十六

可

友而言非是此章詞旨明白不煩解說舊註惟不
知其爲湘君以求湘夫人之意故說多纏繞然此
卽前二章之旨與沛吾乘以下五句相應但斲冰
積雪而比無波安流之迎其事益苦其志益堅其
求益急矣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
告余以不閒

水流沙上曰瀨亦謂之灘石瀨者謂灘上多石也
淺淺水淺流疾貌飛龍卽前駕飛龍之飛龍不曰
駕者承上章省文也翩翩用力難進貌灘瀨乃水

淺之處而又多石則難進可知矣以飛龍翼舟且
翩翩用力而難進則石灘之險又可知矣此蓋實
紀湘君往迎湘夫人不避道路之艱舊以爲興體
非也曰交日期凡五倫皆可以言之不獨可施之
朋友也交不忠期不信者亦謂婚既成而中變者
耳所以責湘夫人也怨長者湘君之怨夫人也告
余以不閒者湘夫人託故以辭湘君也此卽上章
之意而申言之而情詞稍加剴切耳與駕飛龍章
相應但石瀨淺淺而比洞庭大江之迎其事愈艱
其志愈銳其求愈周矣瓊按沛吾乘以下至此皆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七

承篇首三句而來因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其美可
愛故已往迎之也沛吾乘至陴側叙已往迎不來
而因致思望之詞桂權至不閒叙已往迎不來而
因致怨恨之詞後二章情詞又深切於前二章然
雖有淺深輕重之意而大旨皆因湘夫人淹留不
行親身命駕以往迎往迎雖遠險阻備嘗而終不
來之意也

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
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早也騁直馳也騫亂馳也江皋猶言江岸也夕
夜也弭止也節旌節也渚小洲也前言北征此言
北渚當時必有所指也蓋因北征以迎湘夫人而
不見其來遂弭北渚以候之其騁騫江皋叙其始
來耳非謂騁騫還歸而遂已也鳥次二句蓋卽北
渚所見之景而賦之而比興之意亦在其中猶言
徘徊北渚之上祇見鳥飛止乎屋上而已矣水旋
繞乎堂下而已矣而湘夫人則不見其來也其思
望之意不言可知矣捐遺皆棄也玦如環而有缺
玉佩也佩雜佩也澧水名或曰二句互文總謂捐

楚辭集解 九歌

十八

遺玉佩於澧江之浦中然後篇袂裸照之則玦
佩亦當有別也芳洲香草所生之處也杜若香草
名遺貽同下女謂湘夫人之侍女蓋託侍女以指
湘夫人也逍遙容與皆從容遊戲之貌此章總承
上四章而言已迎湘夫人之不來遂弭節北渚之
間而復捐玦遺佩并採杜若以貽下女而轉致之
於湘夫人以達已殷勤之意思望之心而且貽其
及時行樂之言也瓊按此篇極有規模條理次第
法度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沛吾乘以下至
不閒皆言已往迎湘夫人之事朝騁騫至末言因

迎之不來而致殷勤之意蓋欲其行而來也

湘夫人

此篇乃湘夫人答湘君之詞大意已見前篇不復再贅但結尾一章文體相類而所贈之物有異有同蓋玦與佩乃男子之所有事者也袂與襟乃女子之所被服者也各隨其所而有而贈之此其所以異也至若杜若之香草乃洲中之所生而湘君湘夫人皆為湘江之神故彼此俱有而所贈之同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楚辭所用物各自有旨不可一概以香草言之二湘相贈同用杜若杜若之為物令人不忘舉采而贈之以明其不相忘也此又一說讀者亦宜知之

楚辭集解

九歌

十九

可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曷何為兮木上

帝子湘夫人指湘君也降下來也前篇湘君言弭節北渚故此言帝子降于北渚亦相應也目猶視也眇眇猶杳杳也予湘夫人自謂也二句湘夫人言湘君降于北渚以迎已而已視之杳杳然遠莫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

可

能見故中心愁悶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脫落矣蓋記其時也前言斫冰積雪此言嫋嫋秋風自冬至秋歲一週矣其思望愁苦之情當何如耶蘋草名芳於秋者也蓋生於洲渚之上故曰登白蘋也騁望縱目而遠望也佳期猶言吉日良辰也詩曰如此良夜何是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此湘夫人言已與湘君曾約以佳期而為夕張之歡也此追思之詞由此觀之則前湘君責之以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非湘夫人之本意也不得已也萃集也蘋草名生於水中者也罾魚網也鳥宜集於水上罾宜施於水中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為已與湘君佳期乖違不得相會之比也首二句言湘君降於北渚以迎已而已不得往見以愁也嫋嫋以下六句蓋叙已感時恨別之情承上二句而來者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公子亦指湘君也但思之於心而未敢言之於口湘夫人可為得女子性情之正而不淫矣不能不

思者發於情也而又未敢言者止乎禮義也朱子
曰此興體也蓋曰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
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焉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
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
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恍惚猶渺
茫言望之遠而視不諦也卽前目眇眇之意觀猶
見也潺湲水流貌言遠望公子於北渚之間而恍
惚不睹但見流水之潺湲而已麋獸名水裔水之
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反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反
在水裔亦爲已與湘君不得會合失所之比也此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一

可

上六句卽前嫋嫋六句之意而申言之耳前前言
望而後言思此先言思而後言望反覆而言其意
一也皆承篇首二句而來渚亦水涯也帝子在北
渚而此言西澨者蓋從西而轉道於北渚也此二
句乃湘夫人思慕之餘欲水陸並進往從湘君之
迎下章所謂將騰駕兮借逝是也此二句乃起下
章之意此篇多有意斷而韻不斷者故分章最難
或曰朝馳江皋夕濟西澨亦湘夫人叙已始來於
西之意帝子在北渚而已在西澨此其所以不相
值而相違彼此思慕之情不容已也亦通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借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
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椽辛夷
楮兮葍房辟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
鎮蹕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兮兮杜衡合百草
今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
雲

佳人亦謂湘君也湘君而亦謂之佳人者佳者贊
美之通稱如言佳士佳賓不獨美女可以謂之佳
人也召予湘夫人謂湘君而召已也騰駕欲赴之
速也上章朝馳夕濟是也借俱也逝往也言與召
已之使者俱往也一曰言與湘君俱往居於水中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一

可

也亦通築室水中者二湘俱水神也葺者集也補
綴之意蓋覆也承上室字而言謂以荷葺而蓋之
也紫紫貝也壇中庭也一曰臺榭之類謂以蓀飾
壁以貝砌壇也播布也謂布椒於堂之階陛使芳
香也成一作盈謂播種芳椒盈滿堂前也棟屋脊
上橫梁也蘭木蘭椽椽頭之橫板也今俗亦謂之
椽簷謂以桂木爲梁而以木蘭爲椽也辛夷木名
椽門戶上小橫梁也今俗謂之門枋葍香草名謂
以辛夷爲椽而以葍飾房也罔網同結也單也在

旁曰帷帳幄之屬也擗劈同析也檮杌帷帳之柱也張施布之意謂結葍荔以爲帷帳而又析蕙草以束檮而張之使其帷之高敞復以白玉爲鎮而墜之四陸使其帷之不飄揚也或曰葍荔蔓延於木有帷之象故取義焉疏布陳而栽蒔之也蘭草生於石上故曰石蘭芳香也謂蒔蘭草於堂室之間使芳香也繚束縛也謂以荷蓋屋而以芷葍之又以杜衡繚之欲其堅固也前曰荷蓋此曰荷屋互文以見意也合者會叙之意百草泛指芳草而言上所言之亦在其中矣實庭文物於庭中也建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三

可

植立之意馨芳之遠聞者芳馨承上百草而言庶堂下周屋也亦謂之廊屋門所以升堂入室而必由者卽大門是也二句又總結上文而泛言之築室以下十四句言湘君築水中之室其美麗芳潔如此而將召已以居之此已之所以騰駕而偕逝也其所言貝玉象芳大約多水中之物雖不盡然然讀者固不可拘亦不可不知此意也其曰室曰壇曰堂曰棟曰楹曰楣曰房曰帷曰櫺曰鎮曰屋曰庭曰廡門又巨細備言而參錯互見也九疑謂九疑山之神也非指舜也續盛貌並迎謂湘君旣

築室而使九疑之神而來迎已也靈亦指湘君也一曰卽指九疑之神亦通如雲言其盛如雲也上言聞湘君而召已此二句實言湘君而來迎已文勢亦相應也此承上章言已之所以朝馳夕濟欲去之速者蓋因湘君降於北渚候已之久今聞其召我故騰駕欲赴之速如此也築室迎已之事其意已在召予之內不過申而推言之耳觀湘夫人思望之切赴召之速俱不減於湘君思望迎已之意其情可知矣然湘君屢以心不同而恩不甚交不忠而期不信以責之蓋怨望之至故爲此憾之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四

可

之詞耳彼此之言各得其體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綢繆繾綣之情藹然於言外非屈子不足以及此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也襟襟襦也汀洲渚之別名也遠者託從者而言亦謂湘君也湘君遠來迎已而在中途故曰遠者猶今人相稱曰從者侍者之意也驟猶頻也前言再得此言驟得意同而小異湘君捐袂遺佩而采杜若以贈之湘夫人亦捐袂遺襟而搴杜

若以答之而愛芳惜時之意則彼此皆同而相契之深固不待其形之會合而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矣而凡君臣之遭逢夫婦之配偶朋友之交結其類皆如此而志乖道違中道棄捐者可不知所鑒於此哉此蓋屈子寓言以垂戒者也舊註指娥皇女英之事固甚謬而又獨以君臣爲言亦非也

大司命

司主也命吾人死生之命也按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相比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又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五

可

第四亦曰司命故有两司命也曰大司命者固爲上台之星而曰少司命者則爲文昌第四星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然則司命之星天子諸侯皆得而祀之其來也久矣屈子之作亦託爲二司彼此贈答之詞思慕之意而上帝之尊同察之協具見之矣此篇乃大司命贈少司命者也凡曰吾曰予曰余者皆大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者皆大司命謂少司命也篇中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廣開今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翹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予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盛貌天玄而地黃司命本天神故曰乘玄雲也飄風迴風也先驅猶言前導也亦使之掃除氛埃之意凍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言天門廣開而已乘雲出入於其中驅使風雨以從已以見已爲帝所寵而威權之盛也迴翔盤旋貌下降也踰過也空桑地名山海經曰東曰空桑之山按天文大司命三合星在文昌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六

可

少司命之東故借以爲言也從隨也欲少司命之降下而已轉踰空桑以相隨庶得以共治而分憂也曰君者尊之之詞至於望彼從容以來下而已不憚崎嶇以相從其詞意又謙謹和悅而非若在上以語在下者之嚴詞峻色也總總衆貌言其人之盛也九州言其地之廣也善終曰壽短命曰天言九州人民之衆而壽天之命皆在於已也曰何者嘆之之詞二句見已職任之隆也此章言已威權之盛職任之隆不能以獨擅故要少司命以共謀也世之爲相爲有司之長者專權而凌下恃才

而妄作視此亦可愧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安翔從容而翔翔也乘猶乘車清氣謂陰陽輕清之氣也御猶御馬陰陽則並清濁變化而言也或曰參錯成本本謂乘御陰陽之清氣也齊速齊整而疾速也一曰齊並也亦通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往也九坑猶言九垓謂九州也言已與少司命御氣飛翔敬奉天帝而遍察九州之衆以制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七

可

壽天之命也靈衣玉佩指天帝之所服者被被美好貌或以爲大司命自謂或以爲指少司命恐未是一陰一陽言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其語意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一陰一陽也衆指九州總總之人民也莫知猶言不測也謂使之壽或使之夭也此章言已與少司命輔帝之勳機權之密其盡心於上同寅於寮可見矣夫上章曰壽夭在予此章曰莫知予爲大司命既推尊於帝而又求援於少司命矣顧復攬之於已何也蓋已既爲大司命矣而爲帝之

所委任矣烏得不任之於已哉帝之事即吾之事吾之功即帝之功也其視世之付君事於不聞誇已功爲獨有者不侔矣然觀一陰一陽二句屈子可謂探造化之妙而善言陰陽者矣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疎乘龍兮麟麟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兮今無虧固人命今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此章極叙已與少司命離別之嘆衰老之苦也麻穀名也其生扶疎故曰疏麻瑤華謂麻花也麻花色白白比之於瑤故曰瑤華猶曰瓊芳贊美之詞耳離居彼此分處也故折疏麻之瑤華以贈之而慰此離別之情也一曰麻華香服食可致長年故以爲美將以贈遠然服食延年之說又與二司掌人壽天之說及下句老冉冉之說相合意頗新奇未知是否冉冉猶漸漸既極者深嘆其衰老之詞也寢亦漸也近親近也疏疏遠也此句詞反而意同不寢近則愈疏也遺物而贈之嘆老以動之其欲親近之意亦至矣乘龍以龍駕車也麟麟車聲也與詩有車麟麟字同冲天言馳之高也延佇徘徊

楚辭集解

九歌

二十八

可

與詩有車麟麟字同冲天言馳之高也延佇徘徊

久立也思者愁苦之情思也言已乘龍高駝結桂
 延佇而不見少司命迴翔以下來此已之所以愁
 思而愈甚也愁人亦大司命自謂也愁人奈何故
 設為詰之之詞無虧謂無離別之嘆與衰老之情
 也人命壽夭之命也有當言有一定之數也孰離
 合可為言人之或離或合而非人力之所可為也
 此申言愈思愁人之意言已之所以愈愁者奈何
 蓋願已與少司命當如今日之會合安樂而無虧
 損奈人生之命或壽或夭固有一定之數非但不
 可容心而亦不必容心若人生之或離或合則一
 東一西彼不肯來我不可去而非人之所可為者
 奈何何哉人命固有當離合不可為蓋反詞以甚
 言其離居之意而見已慕少司命之極至也或曰
 大司命既與少司命為同寮奚有離居之歎又以
 為壽夭在已奚有衰老之嗟曰吾固謂九歌之作
 如今之樂府然也屈子不過借此題目寓人事於
 天道以寫已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或曰
 天文三台星與文昌星實東西相望而不相比故
 致離居之意也亦通大抵此篇前二章言已要少
 司命共脩奉帝之職後一章因嘆離居之愁也然

少司命亦非真有外大司命之意特大司命相愛
 之深故發相思之嘆耳

少司命

此篇乃少司命答大司命之詞餘義見前篇
 題下不復鄭重然曰予曰余者皆少司命自
 謂也曰君曰汝曰蓀曰嫩人者皆少司命謂
 大司命者也篇內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
 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一說二司命主人子孫者也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古以為生子之祥而麝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少
 司命首言之未知是否羅生堂下言二物並列而
 生於堂之下也堂指大司命之堂也蓋當時二司
 之祀必有供神之處故言之也綠葉素枝承上二
 物而言若下單言蘭則又曰青青紫莖矣襲及也
 此少司命言已至大司命之堂而香草羅生其氣
 之菲菲然而及乎已也蓋亦贊美大司命之意愛
 其人以及其物稱其物以比其德也夫人猶言凡
 人也指九州之衆人而言論語曰非夫人之慟而

誰慟左傳曰不能見夫人也考工記曰夫人而能
爲鑄也是已美子謂賢子孫也司命既主人之壽
夭則有生殺之權而亦掌人之子孫矣前篇大司
命惓惓以九州之壽夭在已衆莫知已之所爲及
思慕少司命之意皆以其職重大不易稱副故極
其愁苦之思也此少司命安憫大司命之詞言九
州之人自有賢美之子孫而吾大司命也何故愁
苦之若是乎然少司命非不注意於民而曠厥職
也蓋以下憫上理當然耳大司命勤苦之勞少司
命同寮之好具見之矣至於夫人自有美子之意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一

可

又可見陰陽不測之妙非司命之所可容心者也
非特司命不可得而容心雖天帝亦不可得而容
心者也司命能主其壽夭而莫知其所以壽夭故
曰衆莫知兮余所爲嗚呼豈特衆人莫知也哉雖
帝與司命亦莫得而知之之意見於言表矣然司
命每以夫人之不有美子爲愁苦而夫人之子乃
自喪其美而失其天命之性其得罪於天也當何
如哉學者可以省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目成

青青茂盛貌美人泛指其寮寮也此蓋以蘭之盛
而興同寮之衆也司命之官固不止二人而已目
成謂以目而通其情好之私也此少司命言同寮
者衆矣而大司命獨留情於已焉蓋推恩於大司
命之見愛而私致欣喜幸慶之詞也可謂善處下
寮者矣上之愛下亦可見矣彼世之在上則凌下
在下則援上者可不深鑒於斯哉忽獨與余目成
者亦自少司命之自言其見愛于上耳而大司命
未必獨私于少司命而滿堂美人俱不愛也讀者
以意逆之可也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一

可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
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言語也辭辭別也回風雲旗以見乘載之簡而
捷於出入也別離固可悲而生別離尤可悲也相
知固可樂而新相知尤可樂也少司命之與大司
命非新相知者特言此以見生別離之甚可悲耳
荷衣蕙帶以見被服之輕而便於往來也倏忽皆
迅速之詞逝往也倏而來者即入不言也忽而逝
者即出不辭也上先言出入而後言乘載下先言

被服而後言往來亦錯文也帝謂天帝也野外謂之郊前篇言導帝之九坑此言夕宿於帝郊亦互見也須待也誰須雲之際故設為不知之詞以見大司命乃待天帝而宿於郊也二句倒語本謂君誰須兮雲之際乃夕宿於帝郊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於叢寮之中而獨致意於已俄頃之間顧乃出入不辭往來倏忽使已抱別離之悲者非棄已也蓋奉侍天帝勤於其職故不暇與已言辭耳上四句與下四句參錯互文本謂衣荷帶蕙乘風載雲而往來出入別離無常也樂府有生別離曲蓋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三

可

出於此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望媿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

九河天河也衝風暴風也河伯篇有此二句其文

小異沐濯髮也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詩曰

匪陽不晞陽日也阿曲隅日所行也淮南曰日至

于曲阿是謂日明遠遊篇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

余身兮九陽媿者美女之稱媿人猶言美人也恍

恍恍也失意貌浩大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別已

而去思得與之遊戲沐髮以共樂而望之不來故

臨風恍然而浩歌以舒其鬱陶之思也然大司命之不來者非棄之也蓋亦宿於帝郊而不遑耳二司可謂道義兼該而彼此各盡者矣按此章首二句洪氏曰王逸無註古本無此二句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朱子曰當刪去未知其審姑載之以俟後之君子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慧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孔蓋以孔雀羽為車蓋翠旌以翡翠羽為旌旗言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登九天言所處之高也

楚辭集解

九歌

三十四

可

九天固為君位而大司命導帝九坑夕宿帝郊蓋

不離乎帝之左右者也其大臣之職歟故亦可以

謂之登九天也撫循持之意如東皇太一篇撫長

劍之撫慧星名也左傳曰天之有慧以除穢也蓋

謂大司命循撫其慧星以掃除其穢也擁護也十

年曰幼五十曰艾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意撫

慧星者所以除天下之惡也擁幼艾者所以保天

下之善也此章言大司命所以享殊飾居高位者

非徒然也蓋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實能誅除凶惡

擁護良善而宜為萬民之正以稱其職也曰獨宜

者以見此位非他人之所得居此職非他人之所
能盡也曰爲民正者蓋司命有正有副副者少司
命也正者大司命也此爲少司命稱大司命之詞
故曰爲民正也嗚呼大司命之欲除天下之惡保
天下之善如此其心雖欲不愁苦也得乎或曰司
命者掌人之壽夭者也此又以掌善惡言之何也
蓋善者卽佑之使之壽也惡者卽誅之使之夭也
其壽其夭惟善惟惡可見司命執心公平無所阿
私也或曰今之壽者未必善夭者未必惡善者未
必壽惡者未必夭是又何也曰善者必壽惡者必

楚辭集解

九歌

三五

可

天此事理之常也反是者氣數之變也而况顏子
未必不爲壽盜跖未必不爲夭此又可與智者道
難與俗人言也達者當自知之

東君

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
曰王宮祭日也漢書郊祀志亦有東君漢志
之號實昉於此蓋日出於東方故曰東君東
言其方君稱其神也篇內凡曰吾曰余者皆
設爲東君自謂也朱子以爲主祭者自稱非
是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
皎兮既明

日將出曰噉將入曰哺檻楯也蓋東君之祀必有
其處如前曰宮曰堂是也此檻者宮堂之檻也扶
桑見離騷乃倒文也本謂朝噉將出於東方而其
光自扶桑照夫檻耳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
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日之東升未
必真有車馬特設言耳安驅從容而馳也皎皎明
貌夫日既出東方則冥冥之夜變而爲皎皎之晝
矣

楚辭集解

九歌

三五

可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
何兮顧懷

輶車輶也駕龍輶以龍爲輶而駕之也朱子曰龍
形曲似之故以爲輶乘雷謂以雷爲車輪也朱子
曰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載雲旗謂以雲爲旗
而載之於車也三者亦設言耳低何猶遲疑也顧
懷顧念懷思也此章申言上章將出而未遽出欲
明而未遂明之意今日之將出而登高以觀之其
勢若進若退而摩盪之間實有如長太息而將上
心低何而顧懷者矣非屈子不足以爲其妙也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絙瑟兮交鼓簫鍾兮
瑤篴鳴篴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羌語詞聲色絙瑟以下七句是也娛樂也愴安也
二句統言之也下文析言之也言聲色之美足以
樂人而使觀者安然而忘返也蓋甚言其聲色之
美耳無他比喻也上二章蓋迎神之曲故述其將
出之難此章蓋享神之曲故述其聲色之盛而下
章則反復窮其出入往來之無已也絙急張絃也
交鼓對擊鼓也簫簫管也簫鍾者謂鍾與簫相應
楚辭集解九歌 三十七

楚辭集解九歌

三十七

可

男子而言姱美女之稱賢姱姱之賢惠者也指女
子而言猶後世賽神而以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
也即靈保賢姱之謂矣而曰思者以見保姱易得
而靈與賢者不易得也故思欲得之而使之歌舞
以樂神也翺謂翺然也輕揚之貌翠翡翠鳥名也
曾高舉也此句倒文以協韻耳本謂靈保賢姱之
舞如翡翠之鳥翺然高飛可愛也展詩猶陳詩也
會舞猶合舞也謂保姱之衆也詩言其聲舞言其
容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
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
楚辭集解九歌 三十八

楚辭集解九歌

三十八

可

言其神也首章曰夜皎皎兮既明豫言之而尚未明也太息將上低徊顧懷則漸明矣靈來蔽日始大明矣此亦言之序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東方之色也白西方之色也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上衣下裳之飾也矢箭也天上有矢星天狼亦星名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王逸曰以喻貪殘

楚辭集解

九歌

三九

可

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兮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援按非真有以射之也日出而星藏若有以射之而退也下皆倣此操持也弧木弓也亦星名上言矢此言弧互見也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註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此云操弧猶言韜其弧也反復也淪沒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成功者退天狼既射之矣可不韜持弓矢而復引淪退處於故處乎王逸曰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

陰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引也斗酒器也古人飲酒以斗計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詩言不可以挹酒漿而此言援北斗以酌桂漿者取義各有不同也酌謂以斗挹而飲之也漿酒漿也指月光而言故月光謂之玉液金波桂漿者月中有桂故曰桂漿與他處言桂漿者不同未知是否大抵援北斗而酌桂漿者亦宴樂而享其成功之意也撰亦持也轡日御也馳言其速也翔自上而下而上也與前撫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一

可

馬安驅駕龍乘雷等字俱要活着不可執泥也杳深也冥冥幽暗之甚也指地下之太陰而言東行猶言東升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援按自篇首瞰將出兮東方至舉長矢兮射天狼雖其詞不一皆言自夜而晝也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皆言自晝而夜也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又言自夜而晝也夜而晝晝而夜晦而明明而晦往來循環無有窮已光陰迅速莫可淹留一晝一夜成功者謝一夜一晝當職者走天道如此人事亦然豈

可不知所務及時建立功業脩明德政而徒晏安
怠惰縱肆驕傲以流連光景而虛擲此白日乎屈
子之意深矣遠矣自是之後惟李太白烏棲曲得
之他人蓋不知也烏棲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
王宮裏醉西施蓋言荒淫之樂已自朝而至暮矣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又銜半邊日又言自夜而
晝自晝而復夜矣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
江波東方漸曙柰爾何又言自夜而晝矣數語之
間而晝夜之輾轉荒淫之無窮其諷刺之旨見於
言外可謂得東君篇之深者矣可謂屈原之佳子
弟矣可謂黑於涅而青於藍矣後世樂府有日出
日行或昉於此乎李太白日出日行日出東方
隅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亦
謂自夜而晝自晝而夜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
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
規矣詎不信夫或曰末章但言自夜而晝自晝而
夜無取譬之意未知其審姑誌之

河伯

按此謂九河之神也曰伯者稱美之詞如稱
湘君東君之類非如侯伯之伯爵位等級之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一

可

稱也王逸以爲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
友則鑿矣其神亦泛言耳山海經以爲冰夷
穆天子傳以爲無夷淮南子以爲馮遲莊子
抱朴子以爲馮夷其言皆荒誕不可稽考闕
之可也又按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
而後海是祭河者先王之典也諸侯惟祭境
內山川耳今九河在禹貢屬冀州非楚之所
得祭而祭之者僭也屈子之作亦不過借此
題目爲己之興趣耳無暇於他及也篇內凡
曰汝曰靈曰子曰美人皆指河伯也曰予者
原自謂也讀者詳之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二

可

龍兮驂螭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
曰滌曰鈞盤曰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
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南分爲八枝也衝風暴
風也橫波惡波也或謂衝風而起橫波而渡也水
車以水爲車也水之旋迴流轉似之故曰水車或
曰謂駕龍於水曰水車荷蓋以荷葉爲車蓋也荷

形似蓋故曰荷蓋駕兩龍謂以兩龍而駕車也在
旁曰駮駮兩駮也兩龍則兩駮矣螭如龍而黃無
角此章乃屈原致意河伯之詞欲與之遍遊九河
而凌風波乘車駕以嬉戲也下三句皆遊九河之
事與具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
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四望回首而遍視四方也飛揚不定貌
浩蕩無涯貌楚辭中有曰憺忘歸曰悵忘歸二者
不同亦當有別憺安也謂以忘歸爲安不欲歸也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三

可

悵悵也謂以忘歸爲悵尚欲歸也曰極浦言其遠
也自崑崙崙視之則爲遠浦所謂望沔湯兮極浦是
也託言河伯之所在也下文曰南浦者指其方也
自沔水之大勢而言則爲南浦寤覺也懷思也日
暮忘歸故宿於崑崙之上既寤而猶懷也悲回風
篇曰忽顧寤以嬋媛是也此承上章言已欲與河
伯遊戲九河約之不至而登高以望之也四望者
望之周也忘歸者候之久也寤懷者思之切也屈
子之致意於河伯也至矣瑗按此所謂崑崙者只
取登高山以望河伯之意無取於河源之說也或

曰遊九河者統其概也登崑崙者泝其源也遊河
渚者公其流也容更詳之

魚鱗屋今龍堂紫貝闕今珠宮室何爲乎水中

魚鱗屋謂以魚鱗飾屋也龍堂謂以龍鱗飾堂也
不言鱗者承上文也或曰使龍蟠於堂柱也亦通
貝蟲名其色紫故曰紫貝闕門觀也謂以紫貝飾
闕也珠宮謂以珠飾宮也皆言河伯所居之華美
也或曰魚鱗相比有似於屋之瓦龍窟窟敞有似
於堂紫貝中虛有似於闕珠藏於蚌有似於宮故
各以其似言之也何爲乎水中者蓋承上章因候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四

可

望不至復詰而訊之之詞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
可以爲士矣彼安於宮室之美而畏風波之險局
於委巷之見而無四方之志者其與河伯之沈沒
而不振也又何以異哉此王逸之意乃言外之旨
亦學者所當知也洪氏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
之類以爲宮室也瑗按言河伯則述魚龍珠貝螭
鼉水車荷蓋之屬皆水中物言山鬼則述狸豹猨
狢及諸草木之類皆山中物也讀者亦不可不察
乘白鼉今逐文魚與汝遊今河之渚流漸紛今將來

下

大鼈爲鼈或曰鼈老則變而爲白也遂從也文魚
魚有班彩者也羅鄂州曰白鼈豐背而有力乘之
以見其安文魚有翼而善飛逐之以見其輕渚洲
也流漸水流渙漫貌紛盛貌來下者水流自上而
下也蓋水之來下卽靈之來下也此承上章因河
伯不至而訊之故復致同遊之意而河伯卒來相
與遊戲也或曰屈原欲與河伯駕龍騶螭乘風破
浪遍遊九河而河伯卒不至相與乘鼈逐魚遨遊
洲渚之間則河伯紛然而來下也是亦小大之辨
也瑗按此說亦言外之意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五

可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
隣兮勝予

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
晉宋間猶如此也東行者順流而東也旣曰子又
曰美人者重言以稱之也旣曰東行又曰南浦者
蓋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水之大勢望東南而走
也故曰東行曰南浦互言以見之也滔滔流而不
已也來迎者河之衆神遣迎河伯而歸也隣隣盛
貌也勝送也勝予者河伯遣魚以送屈原也此承
上章蓋言已與河伯旣已遊畢遂交手而行送河

伯向東南而去祗見流波滔滔來迎河伯而河伯
亦遣魚隣隣以送已也其遊戲之樂纏綿之情可
想見矣此篇共五章其言亦自有序一章乃屈原
致意於河伯相約共遊之詞二章乃相約不至而
思望之詞三章乃因候久不至而訊之之詞四章
乃復申前約而河伯來遊之詞五章乃旣來共遊
而相別之詞讀者幸毋畧焉或曰洪氏賢人處非
其所之喻朱子辨之其說是矣今觀靈何爲乎水
中一句而王逸以河伯之居沈沒水中言之亦似
有理何如曰王逸之說似矣但讀者不可句句以
爲取譬其大旨又不過屈子因河伯之題而發已
樂水遊戲之意至於君臣之間則無謂也朱子謂
三閭大夫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則非矣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六

可

山鬼

瑗按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則山鬼者固楚
人之所得祠者也但屈子作此亦借此題以
寫已之意耳無關於祀事也謂之山鬼者何
也論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蓋鬼神可以通稱也此題曰山鬼猶言
山神山靈云耳奚必嘖夔魍魎魍魎之怪異

而後謂之鬼哉此篇大旨蓋言賢者初慕山林幽深窈窕雅宜嘯歌既而厭其寂寞出仕而不歸者故託山靈以思賢者欲招其相與終志隱遁而賢者卒迷於世途而不復返也若孔稚圭北山移文李太白代壽山答孟少府書皆託山靈以爲言耳至若淮南小山之招隱士篇亦如左太冲招隱詩一也皆謂當世馳逐於富貴之場欲招之而隱於山林耳蓋矯其弊也惜乎後之解淮南招隱者皆謂欲招屈子而出失其旨矣後之解此篇者又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七

可

多牽強纏繞而失屈子之本意尤甚讀者試削除舊說而虛心以諷詠之則可見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者自屈原而謂山鬼也山鬼非人而今託人以言之故曰若有人或曰李太白送岑徵君鳴皋歌曰若有人兮思鳴皋左傳曰若而人也然若者亦設詞之通稱也非必鬼而後謂之若有人也阿曲隅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寤寐歌永矢弗過盖山阿委曲之處而與世途相隔固宜爲

隱者歌笑之樂地也女蘿松蘿也盖蔓草之附生於松者薜荔女蘿二物乃隱者之所宜服而非繡黻之比也睇微盼貌含睇者窈窕之見於目者也宜笑者窈窕之見於口者也子者託山鬼而謂隱者也予者山鬼自謂也窈窕二字雖爲美女閑雅之稱然亦從上山阿字生來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既窈窕以尋壑是也此章託山鬼述隱士初愛山林之幽深而隱之故曰子慕予兮善窈窕也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八

可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桂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豹狸皆獸名蘭生石上者曰石蘭乘豹從狸夷車桂旗被蘭帶衡其詞雖在此而其意則在女蘿之下含睇之上皆山鬼自叙已之被服車乘之樂也夫此固非繡黻軒冕之榮而清脩隱逸之士籍此亦可娛憂而卒歲矣又何必外慕也哉芳馨泛指芳香之草也遺詒也所思指初慕已之人也余山鬼自謂也幽深也篁竹叢也終不見天言已居幽篁之中而終不改其操以求遂於外也其詞若自以爲憾而其意乃嘲隱者之厭寂寞而含已以去

也路險難言山路之崎嶇也獨後來責隱士畏山路之崎嶇而來之遲也責其遲來者蓋猶望其來也故折芳馨以詒之其招之也至矣其諷之也婉矣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特也特然獨立無與同志故也上章言處幽篁之中以其所居而言也此言獨立山上者蓋因折芳馨以遺所思而所思者獨來之遲故登高以望之而已所處之高超出世氛之外之意亦可見矣

楚辭集解

九歌

四十九

可

容容雲盛貌雲反在下蓋以已立山上而所處之高故也杳冥晝晦人立山巔極高之處而俯視山下則冥冥而晦若一氣之鴻濛也非得登山之趣者不足以寫其妙如此也東風春風也亦謂之谷風詩曰習習谷風是也靈雨善雨也詩曰靈雨其零既曰靈而又曰神者重言之也容容冥冥二句言山下之穢濁以見已所處之高也和風善雨二句言山中之清潔以見已所處之樂也靈脩即所思之人而昔慕予之窈窕者也然彼既初慕予之

窈窕而來隱而予亦欲留之共玩此樂以終身而使彼安然以忘歸也奈何彼初而慕之既而忽舍我以去竟不見其復來而今歲以晏矣又孰有華予者乎華予猶慕予也山鬼之志其澹泊而忘毀譽者也非必欲人之華已蓋反言以嘲隱者之不終舍已而去耳此上三章一章言隱士初慕已之窈窕而隱之既而厭其幽險而去之然猶望其來也三章則歲已晏矣而終不肯來無復慕已之心矣其棄已之心以漸而隆也甚矣山林之樂為難終而富貴之榮為易溺也嗚呼古今若此者多矣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

可

彼指南山為捷徑隱泉石而不終者聞此亦可愧矣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謂芝草也一歲三華故曰三秀張衡思立賦曰冀一年之三秀是也采三秀於山間亦折芳馨以遺所思之意也磊磊石衆貌葛草名可作布者蔓蔓葛盛貌曰公子曰君即指所欲留之靈脩也屢變文以稱之耳此章備言之下二章又以君與公子分言之亦文體也不得閒者思之無時而已

也此山鬼言已采三秀於山間欲以之而遺所思也然見石葛衆盛難於采折不覺怨公子而不歸也使公子果思我而來歸則我又安得有此采采之苦乎雖然以我思公子之心而付之則公子之思我也亦必無時而間矣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山鬼之怨其容已乎然公子未必思山鬼也而山鬼猶以思已不已言之可謂忠厚之至矣瓊按此悵忘歸與上章憺忘歸不同上謂欲使隱者安於山中而忘歸於世也此謂悵隱者逐於世俗而忘歸於山中也讀者詳之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一

可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也芳杜若言已採芳香之草以爲佩也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也三句山鬼自叙其山中清潔之樂事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而與向之思我不得閒者有間矣夫其所以思山鬼而或信或疑交作於胸中者蓋有時天理之流行而思山中之清淨世俗之擾攘故然之也有時人欲之發見而思山中之寂寞

世俗之紛華故又疑之也然而或信或疑終逐於世外而不歸乎山中者是理不足以制欲而欲反勝乎理其道心之微而難養人心之危而易傾也有如此哉嗚呼松柏之蔭可以棲遲石泉之飲可以樂飢而杜若芬芳之佩服又豈曰無衣乎如此亦可以卒歲矣胡爲乎裂薜蘿而毀蘭衛棄狸豹而擲夷桂抗塵容而走俗狀驅馳於黼黻軒冕之榮哉有志者可不砥礪於此乎

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二

可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雷動則雨興矣發獸名啾啾小聲而衆也曰又夜鳴者以見雷雨交作於晝者也颯颯秋風聲也蕭蕭木落聲也秋風起則木葉落矣前言東風颯颯而歲旣晏蓋自春而冬歲一週矣此云采三秀而風落木歲又一週矣至此而不歸來山中則終不來也可知矣此上三章一章言思我不得閒二章言思我然疑作三章不言公子之思我而言我思公子徒抱離群之憂者則公子之不思我也可見矣其思我之情又以漸而殺也然山鬼之思公子之心終無時而已也可謂忠厚

之至愛人之深律已之嚴矣按此第六章前三章言隱士棄已之心以漸而隆後三章言隱士思已之情以漸而殺然二者亦相為表裏也棄心之漸隆故思情之漸殺思情之漸殺故棄心之漸隆也嗚呼始而慕之者果何心也終而棄之者果何心也世之隱而不終者可以鑒於斯矣

國殤

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此曰國殤者謂死於國事者固人君之所當祭者也此篇極叙其忠勇節義之志讀之令人足以壯浩然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三

可

之氣而堅確然之守也後世樂府有從軍行其或助於此乎漢魏而下雖多能言之士何足以踰之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操謂持之於手也吳謂吳國戈平頭戟也蓋吳人善為戈故效吳人所為之戈如考工記云吳粵之劍是也被服之於身也犀水獸名甲鎧也謂以犀革為甲取其堅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車戎車也錯交錯短兵刀劍之屬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

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而擊也接如孟子

兵刃既接之接非接續之接也司馬法曰弓矢圍

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戰

鬪之法也上言吳戈乃長兵也長短備言先長後

短二句可謂得立言之序而知兵法之深者矣旌

敵人之旌也蔽日若雲言其盛也矢交墜謂敵人

衆多而矢交墜以射我軍也非謂兩軍相射彼此

流矢相交而墜也我軍非不射也蓋言敵人之盛

鋒銳難當而我三軍之士猶奮怒爭先而不畏怯

以退也其敢於敵愾可見矣此章吳戈犀甲言器

械堅且利也車錯兵接言兩軍戰而鬪也蔽日如雲言彼衆而此寡也交墜爭先言彼雖盛而此不怯也嗚呼敵矢齊發劇不可禦雖有堅甲利兵不足以當之而士方且爭先其勇當何如哉非真有親上死長之心素積於平日者不能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埋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凌犯而亂也余屈原代國殤而余也陣陣勢統言之也躐越而踐也行行伍析言之也殪死也曰騶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四

可

曰刃互文也言左右駢駢皆爲敵人兵刃所傷而死也既爲所傷殪則車馬不能用故埋而繫之也玉枹以玉飾枹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不因爲敵所傷敗而遂餒也懟怨也威靈卽謂天之威靈此句辭對而意互本謂天時威而懟怒以狀敵人威勢之盛也嚴威厲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盡者無孑遺之意也言敵人殺我軍而盡也廣平曰原牧外曰野棄原野謂骸骨棄原野而不得葬也夫陣勢行伍俱爲敵所亂左駢右駢俱爲敵所傷非不勇也彼軍蔽日如雲寡不能敵衆耳然

楚辭集解

九歌

五五

可

猶埋輪繫馬以示必死援枹擊鼓徒步而戰敵威方盛殺戮無遺然我方其死原野棄而不顧其勇又當何如哉上章言接戰之初不畏其衆而爭先此章言既敗之後不畏其威而樂死俱以見其勇也天時懟威靈怒蓋言敵勢威風之壯盛如天神憤怒實可憐恐而我方且戮力赴鬪雖被彼痛殺三軍盡死骸骨暴棄所不惜也嚴殺盡棄原野猶言拚着都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肯休也非所謂既勇又以武剛強不可凌者乎然此章卽上章敵衆爭先之意而未二句尤見勇士不忘

喪其元之志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劔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出不入往不返易水之歌其意蓋如此此句表壯士從軍之初心自誓之志便若是也故能生則勇武赴鬪雖死不悔死則魂魄神靈毅爲鬼雄以享國家之祭也平原超忽謂不憚道路之遠也秦弓義如吳戈之說帶劔挾弓不忘所有事也離斷也懲創艾也首雖離而心不悔亦追述其初自誓之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六

可

詞非謂已戰而死也勇言其氣也武言其藝也剛不柔也強不弱也曰誠者可見其出於中心曰終者可見其不變也不可凌總承勇武剛強不可犯而言也此六句乃表國殤在生之素志舊說承上章棄原野而言其魂神如此恐未是也身既死則言其已死矣故上曰首雖離離之與既二字文勢亦自不同也神以靈言國殤之死而其神魂必能威靈而不泯滅也韓退之曰小人身死其鬼不靈誠哉是言也魂魄則神靈之謂也毅爲鬼雄者謂毅然爲百鬼之雄傑也此篇三章上二章言士之

敢於爭先敵愾而不畏死末一章又表其出於誠心也惟首雖離而終不悔故能身既死而神猶靈惟生爲士之先故能死爲鬼之雄也非勇武剛強之至而忠貞節義之積於平日也曷足以當之而不撓哉此古忠臣烈士莫不皆然而非屈子抱忠烈之心者又不能言之曲盡其妙也雖然父母妻子人皆有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吾每讀出入兮往不返之句未嘗不三復而悲之後世之爲人臣子者固不可不存此志而爲人君上者尤不可不知此慘也故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唐人詩曰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是道也不獨爲人君者不可不知而世之爲將帥者亦不可不知也

禮魂

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俱非是蓋魂猶神也禮魂者謂以禮而祭其神也卽章首成禮之禮字一作祀者祀與俗礼字相似而訛也蓋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故總以禮魂題之前十篇祭神之時歌以侑觴而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也後世不知此篇爲九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七

可

歌之亂辭故釋題義者多不明也或曰九歌十篇豈可總爲一亂辭乎曰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蓋皆於諸篇之後而總爲一亂辭卽其例也或曰此篇當有亂曰二字而今禮魂二字蓋因此篇之首句有禮字前篇之末句有魂字而傳寫之誤也未知其審姑識其疑而此篇爲亂辭則可以自信而不惑矣讀者細玩此篇之旨而遍考東方朔及二王之作當自得之也

楚辭集解

九歌

五十八

可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媿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成禮謂祀事將終也會者翕聚之意如前五音繁會展詩會舞之會字會鼓者謂祀事將終而急疾擊鼓翕聚以止之也傳者或已授之於人或人授之於已也芭香草名所以相傳者此物也或曰芭與葩同謂草木之花也亦通代舞者謂更相替代而持香草以舞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柳子厚詩曰楚舞舊傳芭是也惟其相傳故相代也媿女謂美好之女也猶言媿人媿人佳人美人也倡倡首也蓋歌舞亦必有一人以爲之倡而衆

此土... 女...

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額龜在腹... 死其晦也育生也... 月朔則去日漸遠...

此土... 女...

宿未且曜靈安滅... 宿未且曜靈安滅... 而勝陽開而明...

此言變易之

二節上二節

之云水不性勢

鐵馬治水之不同事見洪範豳賦不顯五行之性
 下故有功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濬球塗距川孟子
 曰今河比有故也而洪泉極深何以實之地方九則
 無以填之則一州填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圍則也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圍則也
 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曰禹之治水行
 之而已無事於實也水既下流則手土自高而可官
 可田矣若必實也而後下流則使禹復為而可官
 子為矣矣柳子對曰行而下流則使禹復為而可官
 然後秀於土應龍何憂河海何歷一作河海應龍何
 此言是也應龍何憂河海何歷一作河海應龍何
 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過
 幾知奮舞突動而致蓋應龍此言得之矣 鉅何所
 天問
 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憑皮膏似
 一無以字也鉅禹事已見上六章此不復答舊說康
 回共工名也憑盛滿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顛項爭為
 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亦無稽
 之可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濤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答可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濤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作何濤七故反濤音戶舊音鳥非是 錯置也濤深
 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都注都曰谷 此章三問今
 答之曰九州所銷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濤衆流之會
 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勃海之東不知幾萬里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閘溢之
 不知何時已而不盈柳子曰東窮歸墟又充於有餘
 充土區而濤清消境填壅沙澗而升充於有餘
 而濤復行歸墟之濤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
 東而後復於西又濤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

此言變易之

二節上二節

之云水不性勢

於刺耳此其說亦近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
 注者津而寒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
 水漲氣蒸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注
 國亦有沃焦之說非知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
 不窮東南西北其條孰多南北順墜其衍幾何
 一作壘音委又徒禾反 條長也壘狹而長則行餘
 也 此問四方長短也若曰地之形量固富有窮但
 處所餘又計多少也若曰地之形量固富有窮但
 非知唯靈靈所言入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據然
 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非是
 別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但縣
 圍增城高廣之度諸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
 豈妄說不可信耳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
 何氣通焉 子說崑崙與關同一作關一作關 補注引淮南
 天問
 納不問之風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
 今不敢信 浩反揚一作陽 舊注以為天之西北
 何光幽冥無日之國有燭龍也夫日光猶天其行
 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夫日光猶天其行
 地固無不到之虞此章所問流是兒戲之語不足答
 也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答曰南
 而勝盛故多暖北方日遠而陰盛故多寒今以越之
 南燕之比觀之已自可曉則愈遠愈偏而有冬煖夏
 寒之所不足怪矣石林未詳禮曰俚焉有龍虬負熊
 狸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中多有之 焉有龍虬
 以遊非是也 見上餘未詳 雄虺九首儻忽焉在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蛇屬兩雅云樽三首大如象
 死作老非是也 蛇屬兩雅云樽三首大如象
 忽逸疾我相環繞南游之言雄虺九首往來儻忽焉
 信然俗傳山中有人年老不死子孫藏之藥案之中可

此上世俗所傳
之物其之妻爾
之也

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靡游九

風氏守封禺之山者山今在湖州武康縣

衡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作骨○靡蕪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

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象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

山有草其葉如象又云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

色清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注云南方蝮蛇亦

骨皆穿鱗甲開出亦此類也黑不玄趾三危安在延

年不死壽何所止

面人壽蔽天地無有終時至人蓋其壽命而強亦

歸於真人聖人形體不敵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魚何所處堆焉處焉

多回反譚一作楚說文云譚射也音單作彈者字誤

地鳥柳云當作鳥○鮫魚鯉也○云陵鯉也○有因足

形似麗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

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

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鵲雀食人彈射也淮南言

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

命苞三足鳥者陽精也柳云山海經曰大澤方千里

鳥之所生及所解按天子傳曰比至曠原之野飛

如柳說則別是一事然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解

羽二字以開於義亦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

通顯亦無足辯耳

得彼僉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字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然若

無二字則又無韻矣馬一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

一作涂音塗○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

下土四方當作之時焉得彼僉山氏之女而通夫

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塗山

在壽春東北濠州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

以私害公自幸至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噴不同

天問

人

九

味而快龜飽一本本膏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

陸遙反飽與繼叶疑有備音○悶憂也言再所啓

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孽並魚列反○益禹賢臣也作為也后君也離遣也

日離蠶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

拘執之嫌乎舊說如此皆歸賦籍而無害厥躬何

未知是否不敢答也

益作華而禹播降

賚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低一作墜○棘賓商未詳九辯九歌已見騷經竊疑

謂高作妻高當作天以琴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

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

化爲熊以通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

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此方而啓生其石

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即化石也此皆流妄不足論

但恐文義帝降夷羿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

雜嬪胡下一有羿字非是賦一作射食亦反下同妻

華更也孽憂也言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傳曰河伯

維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妻與

交亦妄言也馮瑀利決封稀是歟何獻蒸肉之膏而

后帝不若

雅弓以壓者謂之球瑀瑀也言引滿也瑀弓名也小

闔也象盾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鈞弦開也云决猶

天帝也若順之謂射也射以肉骨祭也天帝

帝尤不順羿之所爲也柳子對曰誇夫挾從非稀以

應飽馨膏腹帝叛德怨力

胡肥合舌喉而濫厥福

泥娶純孤眩妻爰謀何羿

天問

九

之歟華而交吞揆之字○寒泥見駭經眩惑也爰於
也言泥娶於純孤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泥謀殺拜也
軼華禮所謂買華之歟左傳所謂薄甲而射之微七
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言何拜之歟藝
勇力而其象乃交進而吞謀之手此即駭經所謂淫
遊佚敗而亂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
焉化此一有而字○此章似又言駭事然羽山東裔
左傳言駭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三足
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說文又云能
廟不用熊白及警爲膳豈化爲二物乎咸播秬黍
蕭蕭是管何由并投而駭疾脩盈音九一作蕭○
拒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粘也蕭疑卽蕭字蕭水
草可以作席蕭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
餘未白蠖嬰弗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

夫問

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音拂得
字從即容反喪息浪反○舊注引列仙傳云崔文子
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弟均樂與之文
子驚椎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
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事極鄙妄不足後論萍
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音一併一
胡刀反撰離免反脅虛業反體下一有叶字而鹿字
屬下句又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舊說萍萍翳
兩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
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
今亦齏戴山抃何以安之釋丹陵行何以遷之音
一作載抃音弁一音拊安叶一先反○龍大龜也擊手
日抃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
抃舞事亦見列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
子下二句未詳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
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殆澆五帛反嫂叶音叟易上一有韻字殆叶當
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伴有所求因與淫
亂也預墜也女岐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
斷於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
首不知何言湯謀易族何以厚之履舟斟尋何道取
之對深反取此荀反○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
杜預云斟澆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
澆所滅其子少康爲夏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
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
而能復音築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音
徒力反妹音未一作未嬉音喜一作喜極一作極
築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爲湯所
殛放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饒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音

天問

顛反叶音矜○閔憂也無妻曰閔姚舜姓也問舜孝
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
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
命替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君
治之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音
亦作德璜音慎○意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
璜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
億也紂作象著而箕子歎預知象著必有玉杯玉杯
必盛熊羆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糾果作玉臺十重
璜丘酒池以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
之媧古華反匠一作匹非是○舊說伏羲始畫八卦
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
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惟甚而不
足論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矣一作何得肆其犬豕豕一作豕○服事也言舜弟象
施行無道舜備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

故與行處... 故與行處... 故與行處...

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為天子卒 吳獲迄占南嶽是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詳舊注以兩男子為大伯虞仲 未如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一 夏字喪去聲一作聖○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 因釋烹鵠鳥之美飾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 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即孟子所 辯割烹要湯之說蓋戰國遊士謬妄之言也 帝乃 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乃一作力 摯如字即說叶稅摯音哲即說音悅○帝謂湯也摯 伊尹名也條鳴條也黎黎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 遂川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蒙 民大喜悅也致罰即湯詰所謂致天之罰也簡狄在 臺誓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臺叶徒其反臺下或有 語喜叶音嬉一作喜叶音基一作善非是○簡狄帝 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踏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 有飛燕墮遺其卵而吞之因該乘季德厥父是滅 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成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 朝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言啓與禹獨與子故伐啓 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禹獨與子故伐啓 啓伐桀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此該字恐是啓字字 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此該字恐是啓字字 文勢似啟反為扈所弊不可考也 于協時舞何以 懷之乎晉曼庸何以肥之 懷叶胡威反平音一作受 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何以懷有也 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音曼音肥澤之貌言 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髮擗髮何反肥盛若 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豎反音何所 童僕之末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 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 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據而 牧豎之說又與止章相表裏未詳其說恒秉季德焉

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朴反匹角反一云平 魚奇反來叶力之反○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乘持 契之末德出俱而得大牛之瑞其往復也不但驅馳 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偏施惠祿於百姓也 此篇而言說者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 又妄解也 肆情遺一作循有一作佚○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為 聘吳遺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 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 猶有鴛鴦獨不媿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 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又無負子肆情 之意要皆眩弟淫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 嗣逢長弟感亂之第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 舜為天子反對象於有庠使其後嗣子孫長為諸侯 乎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庠富 則知其說矣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 妃是得 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句伊 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史記曰阿衡欲于湯 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 為此說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賸有莘之婦 者矣也 一無彼字惡鳥路反婦叶芳尾反○舊說小子謂伊 尹媵也言伊尹母媵身神女告之曰白龍生龍 至去無顧居無幾何曰龍中生龍母去東走顧視其 巨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木乾之後有 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也 湯出 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誘妄甚明不必辨也 重泉夫何舉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舉古罪字 反挑徒反○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 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從山之湯既得出遂不勝象人 築先拘湯以挑之乎 會龜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

飛孰使萃之一作會會一作會是請盟音已見上蒼

視武王師一作會問曰欲以何日行師武王曰以甲子

日膠鬲一作會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以諫

子日其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

子日其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

不嘉何親撥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一作到非是躬一作射非

何非是一無之以二字施叶所加反若如字即下何

度也猶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各史記言武王至紂死

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

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授武王

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此問

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為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

蓋周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固未嘗不欲定周

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似謂天

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唯反

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為罪果爭遣伐器

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

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行叶戶郎反○爭遣

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

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

何以使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音

此然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音

夫何索求也周上一有為字○方言云梅貪也賈生

所謂品類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

穆王得驥溫驥驪驥耳之駟西巡侍樂而忘歸徐

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轡馬跡

焉奈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

幽誰誅焉得夫裏姒街焚絹反○裏姒周幽王之嬖

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稱而告

未發而觀之條流于庭化為玄龜入王後宮後宮處

糜孤箕賦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實是謂曰

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

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

以爲后遂爲申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

身殺佈叶於忌反合一作會殺音執一作執○反側

合諸侯一正天下任豎刀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姓

側罰治不常皆彼王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

諂是服惡鳥路反謂一作調服叶蒲北反○惑紂者

言而專用說謂之人也此千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

順而賜封之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此千

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音泆詳音

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

而術異也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水上鳥何煥

之竺一作篤煥音郁一作煥非是一無句下二之字

○元大也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也竺義未詳

或曰厚也或曰篤也皆未安... 野見巨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 姜姬以無父而生棄之於水上有鳥... 故曰元子既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鳥... 則笠字當為天祝予之祝或為天是... 近而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 挾一作技驚一作敬切一武功馮引... 今姑伯昌號衰乘鞭作牧何令徹彼... 號令於於世衰微之際也乘鞭策牧... 服事於而為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 社於入下以為大社也武王既有殷... 漢初令民立漢社也遷藏就岐何能... 十六

何所幾言大王始與百徒徒其寶藏... 何事可受賜茲醢西任上告何親就... 以不救言糾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 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師望在肆... 聲后何喜謂太公也昌文王也言太... 文王何以識知之乎后亦謂文王也... 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 王喜載與俱歸此問何但問其鼓刀... 之乎然此與俱歸於消負而得大公... 好事者之與猶伊尹負鼎而得大公... 武發殺殷何所懼載尸集戰何所急... 何所懼也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 載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 伯夷扣

馬之詞亦有父死不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 葬之云與此皆誤也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 鑿夫誰畏懼為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也皇天... 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命皇天集... 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使至代之命皇天集... 意至深初湯臣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切矣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 備疑承輔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 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祭勳閭慶生少離散何壯... 武厲能流厥厥功也閭吳王閭慶也慶閭慶父壽... 第史未夷木卒當傳弟札不受夷未之子在傳立... 閭慶之長子次不為王少離散云放在外乃... 使專諸刺吳王僚代為吳王以伍子胥為將被楚人即

是能其其也彭鏗野雉帝何受壽永多夫何... 武而... 長... 八百... 本謂... 央共... 作... 水萃... 以百... 薄... 歷... 隔... 中央... 承... 集... 集 1 - 99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九章

惜誦

此篇極陳已事君不貳之忠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真可對越神明宜見知於君見容於衆然反叢罪謗使側身而無所欲去而不能其消亦可悲矣而猶堅守素志不肯少變可謂獨立不懼雖乎其不可拔者也大抵此篇作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一

五

於讒人交搆楚王造怒之際故多危懼之詞然尚未遭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隱遁遠去之志然盡忠而不變者固屈子事君之本心而亦不使讒人之終害者又屈子見幾之明决詩曰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子無得之矣楊雄班固咸謂其過於高潔而以不智譏之後世之號爲知屈子者又不過曲爲之說以解之夫屈子曷嘗不智曷嘗無去楚之心曷嘗真欲沉流而不寤哉適以楚辭熟讀而詳考之斯可見矣夫

讀楚辭論屈子者不於其書而稽之而顧接引他說以證之不亦偵乎嗚呼讀六經者不尊經而信傳多援傳以解經其來久矣豈獨楚辭也哉吾於是乎深有所感也夫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兮今戒六神以嚮服俾山川以備御 卑陞以聰直

惜歎惜也誦頌訟古通用詩曰吉甫作頌論語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大抵古人指已所作之文自省之言皆謂之誦此所謂情誦謂已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二

五

歎而作此篇之文也王逸曰言已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深已情思以諷諫君也得之矣致猶易鈞深致遠之致謂推而極之也愍憂也憤懣也抒紓舒古亦通用滌也朱子讀作去聲謂挹而出之也亦通發憤抒情與致愍平看無輕重先後意楚辭之文意同而語異如此類甚多此謂已之所以歎息而作此誦者蓋欲推致已之憂愍發揚已之憤懣抒滌已之情懣也愍言其幽隱之思憤言其不平之氣情言其衷曲之忱也或以二句相承看又曰憤甚於愍情深於憤也亦通要之二句以惜誦

二字爲主下三者皆本作誦而來也所作忠謂已所爲忠君之事如下竭忠誠而事君至迷不知寵之門二十句皆是故下文又曰吾聞作忠以造怨朱子以作爲非字且深辨作作者爲誤特知兩章文意爲不明而不知於通篇大旨尤欠穩也恐未之深思耳言之卽申指已所作之誦也謂已所爲忠君之事而今鋪陳以作此誦而自歎者可使神聖以爲證明也蒼天之正色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爾雅曰蒼爲蒼天正證同王逸曰平也朱子仍之亦通五帝謂五方之神也東方太皞西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三

五

方少皞南方炎帝北方顓頊中央黃帝是也詳見月令折中或作折衷或作質中其義一也謂執事理是非可否之兩端而折中之如以物從兩頭而屈折之於中間則長短均平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法言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是也戒飭也六神王逸引尚書禋於六宗以解之以六宗爲六神似矣然說六宗者亦無的論或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或以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天地四時或以爲三昭三穆或以爲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以爲六爲地數祭地也或

以爲天地間游神也或以爲六氣之宗謂太極冲和之氣蘇子由曰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故蔡氏註尚書朱子註楚辭皆用祭法之說然瑗按祭法有曰祭天也祭地也祭時也祭寒暑也祭日也祭月也祭星也祭水旱也祭四方也祭百神也此上十祭連爲一段說話則不止六宗矣前除天地後除四方百神而以中六者爲六宗蓋出於孔叢子朱子嘗謂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突出於東漢之時前人未嘗有道及者其爲偽書無疑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四

五

蘇子由但知其當依祭法而不知祭法所言不止於六而又未嘗明言其爲六宗也雖朱子蔡氏蘇氏從之愚意實有所未安姑誌其疑以俟後之君子嚮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書曰望於山川是也御侍也臯陶古聖人姓名舜士師能明五刑者也書曰徧於群神蔡氏註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屈子之引臯陶者亦以爲神歟如遠遊篇之引傳說爲仙也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指蒼天今五帝戒六神俾山川命臯陶不一而足重複倦

倦而不已者蓋下文將以鋪陳乎已所爲忠君之事故極援天引神以深明已之所言出於實而非誑欲人之信之而不疑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予有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蓋古之聖賢每託天以自誓以爲人既不我知而求天以自知而知聖賢之心者實惟天而已矣屈子之援天引神者其亦不得已之至情乎瓊按篇首三言乃一篇之綱領而下所言者不過推演所作之忠憤愍之情耳又按書曰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屈子所誓之詞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五

五

實倣此序楚辭中用經書之語而不用其意者甚多熟讀而遍考之自見亦可見屈子所學之博雅也不惟爲辭賦之宗而實足以繼三百篇之末者豈徒然哉其學亦有所本矣故韓退之作文每喜模擬六經遂自謂足以傳道然其辭旨實勝諸家後之綴文之士其可不知讀六經也哉六經不熟而自謂曰能文者吾不知之矣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忘僂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

竭極盡無餘之詞盡心曰忠以實曰誠離群爲黨

人所擯棄也贅疣瘻瘤之屬體外無用之餘肉也莊子所謂附贅懸疣是也言已竭忠誠以事君宜爲人之愛慕推重一體同心若背膺之不可辟也今乃反爲黨人擯棄視之若贅疣無所用而有害亟欲割而去之者何也僂輕利也媚柔佞也與忠誠相反背衆離群也言已之竭忠誠之心而忘僂媚之態其於離群背衆而爲贅疣者豈樂爲是哉以爲黨人雖不能容而猶有所恃者欲須明君之見知耳嗚呼群衆既不足恃而所恃者君之明也其君又復壅蔽之感聽信讒言而所恃者亦不足恃則將何以爲憫哉烏得不深歎息作爲此誦以致吾之愍發吾之憤抒吾之情哉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六

五

所以證之不遠

言出諸口者也行措諸身者也可迹言言行皆有踪跡明白可據而考也其與誑言詭行而神出鬼沒者異矣情蓄於內者也貌形於外者也不變言情貌表裏如一而始終不變也其與厚貌深情而朝更暮改者殊矣此屈子自言已之事君其忠誠如此相察也證驗也不遠謂卽其言行情貌而可

驗其忠佞也夫人君日以其身親與臣接則察臣之忠佞者無如君而其所以驗之者又不在于深遠而難知也若屈子之言行情貌果忠誠歟果佞媚歟試一驗之則瞭然矣顧乃不察乎此而徒聽信讒人而齎怒焉而造怨焉何其不審之甚哉夫屈子竭忠誠忘僂媚冒然離群背衆以事君者蓋欲須明君以知之耳而君又不察而驗之焉則所以須明君其知之之心益孤矣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若屈子之心炳若丹青昭若日月楚王非真不知之也自古正道難容讒言易入惡

楚辭集解

九章惜誦

二

五

蹇蹇而喜諾諾壅君之大都也嗚呼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猶之可也見其讒而信之知其賊而近之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此又烏可與言哉其國家又烏得而不淪胥以敗哉吾義先君而後身今羗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讎也

而無他意公爾忘私也其盡道如此當見取於衆可也而群衆顧反視之以爲仇讎焉何哉蓋邪正不並立忠佞不同謀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稂理勢之必然也王逸曰言在位之臣管私爲家已獨先君後身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故爲衆所仇讎也瓊按先君後身猶有身也至於專惟君而無他則不有其身矣兆又衆於人矣讎又甚於仇矣壹心而不豫今羗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楚辭集解

九章惜誦

八

五

不豫言壹心果決不待猶豫也與上專惟君而無他之語同而旨益加明矣不可保言爲衆所害也疾猶力也有汲汲不遑之意疾親君而無他與壹心而不豫之語同而詞益加切矣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曰不可保猶爲緩詞曰招禍則明言之矣瓊按此并上章蓋言其忠愈盛而其禍愈深詞旨雖同而有淺深輕重之異讀者不可不知也

思君其莫我忠今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今述不知寵之門

思君謂念念不忘乎君也此卽所以爲忠而惟能

忘賤貧絕寵利然後能思君也下文厲神曰君可
思而不可恃蓋卽此言而勸之也忽者易詞也忘
賤貧謂處下位受薄祿而能安之故不覺其忽然
而忘之也謂之曰忘則不惟無計較之私而已不
貳卽壹心也迷膏也膏然不知寵利之門則不媚
權貴以求進可知矣蓋惟忘賤貧故能絕寵利惟
絕寵利故能忘賤貧二者實相爲表裏也夫忘賤
貧絕寵利惟專一盡忠以求事君而不貳焉則楚
廷之臣其竭忠誠以事君者孰有復過於屈子者
乎夫忠之過而反爲禍之招此又事理之不可推

楚辭集解卷九章惜誦

九

九

者也懷沙曰世濁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誠然
乎哉按此上五章凡二十句皆反覆詳言已之
事君之忠以終篇首所作忠而言之一句之意誠
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屈子之心事磊磊落落如青
天白日如此其所以援天而引神者真可以對越
在上而無愧於心矣豈徒託爲虛無之說以誑人
也哉若漢息夫躬之絕命詞仰高天而自列招上
帝而我察不惟誑人適以自誑天豈可欺乎哉上
三節皆承吾義一字言先君後身親君無他事君

不貳以事言也惟君無他壹心不豫思君莫我以
心言也

忠何事以遇罰今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
今又衆兆之所咤也

忠卽上五章所陳者罰凡君加以怨怒之意皆是不
必放逐貶謫而後謂之罰也志者心之所之所
志猶所期也行指已之素行而言而忠在其中矣
不群言行之高潔不同於衆如上言離群皆衆亦
是顛越墮墜也咤訕笑之意猶嗤哂也此承上五
章言已盡忠如此本無罪過初欲待明君之知以

楚辭集解卷九章惜誦

十

十

蒙賞而今反遭罰是豈余本心之所期望於君者
哉特以已之素行高潔不合于時俗故致顛越狼
狽如此然彼黨人覩子之顛越不惟不爲憐之方
且享富貴固寵利自以爲得志而竊笑於傍也上
二句言得罪於君下二句言見笑於衆亦相承講
言已之所以遇罰者又由讒人之嫉妬也按按咤
字王逸註曰楚人謂相嘲笑曰咤朱子亦從之曰
咤嘲笑楚語也夫咤之爲嘲笑通稱也豈獨楚人
哉然則夫子之哂由也又豈魯人謂嘲笑爲哂乎
楚辭中凡曰楚人謂某爲某者皆王逸之陋見不

當從之他做此

紛逢尤以離謗今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今又蔽而莫之白也

紛衆亂貌言尤謗之多也逢遇尤過也離道謗毀也蹇難詞釋解也哈但笑其行之不群耳尤則加之過矣謗則毀其行矣至於紛然而起蹇然而不可解釋而脫也其見嫉於讒人也甚矣情謂盡忠被讒之情沉沒也抑按也不達不能達之於君也蔽謂讒人壅蔽也白明辯也此章承上言已被讒之深而寃情莫能致之於君上也下二句王逸曰言已懷忠真之情沉沒胃臆不得自達左右壅蔽無肯爲白已心也洪氏曰情沉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群臣莫肯明已所存也或曰逢尤指上遇罰以君言離謗指上衆哈以讒人言下二句又申言蹇不可釋俱通

而始今願陳志而無路

亦見離騷煩言朱子曰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瓊按朱子引左傳爲證固有據然此所謂

楚辭集解九章情誦

十一

立

煩言與左傳字同而旨異謂詳細委曲之言耳蓋

欲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非謂煩亂之言不可遺之於君也屈子此字未必用左傳設用之亦斷章取義非用其意也結謂葺其詞也詒謂致之於君也洪氏曰詒贈言也王逸曰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又無道路也得之矣此承上章末二句而申言之耳然此章不協韻朱子曰中情當作善惡惡又以去聲讀瓊按中情善惡二者俱見離騷但此處作中情字穩當特不知韻之所協耳

楚辭集解九章情誦

十二

立

退靜然而莫余知今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今中悶替之怵怵

靜然謂安居而無言也號大呼也號呼謂嗚其寃情於君也靜默自守卽爲退號呼自嗚卽爲進二字要看得活舊註謂退爲放棄於幽遠也非是申重也煩惑煩悶而惑亂也中中心也悶替猶煩惑也怵怵怵而又怵憂之甚也二句一意亦須活看此承上三章而總結之言退而不言此情顧君上之不知進而欲陳此志乃壅蔽之無路進退維谷語默兩難此所以益使已之中心而煩悶無已也

瑗按此段以上直至篇首皆反覆詳言已事君之至忠深爲黨人所譏蔽以致已得罪於君欲達此情於君而不能也其惜誦之意已畧盡矣後段至末設爲占夢問答之詞不過申言此志之不忍變而亦將避禍以遠去而已矣中間詞旨雖若重復而熟讀詳玩其鋪叙甚有條理脉絡首尾相應非漫作者覽者幸無畧焉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十三

立

昔夜也禮記孔子曰吾疇昔夢奠兩楹之間大招曰以娛昔只皆謂昔爲夜也夢人寐而遊魂所爲者也登天上天也中道半路也航舟也所以濟渡道路之不通者也厲神謂巫祝能占卜者也蓋厲神殤魂也殤鬼精氣未滅能服生人以發泄其靈巫祝多服之以神其術故可稱巫祝爲厲神猶離騷稱靈氛也蓋氛者天地間之游氣而厲氣者天地間之殤魂也曰靈曰神者亦欲美其名耳占卜其吉凶也夢魂二字互文也此三句乃屈子自述已嘗於疇昔之夜其魂夢登於天至中道險阻遂

無舟航可以濟渡而返未知其兆爲何如乃命巫祝爲我占之以上其吉凶焉上曰者乃厲神既占畢得其兆而告屈子之詞下二句兆詞也下曰者乃厲神復因其兆而勸屈子之詞下十五句皆勸詞也朱子及舊註只以有志極而無旁一句爲厲神占夢之言餘皆爲屈子自叙甚謬矣楚辭中韻屬下而辭旨屬上韻屬上而辭旨屬下者往往而是讀者熟誦而詳味之自見也無旁猶言無邊際也有志極而無旁言其立志太高廣大浩蕩茫無涯岸也此爲夢登於天之兆危無與爲援也獨無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十四

立

與爲伴也離異謂離心異路也此爲魂中道而無航之兆此二句乃厲神告屈子即其所夢而占之其兆當爲志極廣大而無成有害也君可思而不可恃王逸曰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願不可怙恃能責任已與否也朱子曰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也不可恃者其明暗賢否所遇有不同也瑗按屈子意心而不豫疾親君而無他者蓋以相臣莫若君而將以待明君其知之耳而卒爲黨衆所仇讎以招禍者是傷於所恃也夫自古忠臣義士欲成其志者未有不恃乎君者不恃乎君而恃其衆則

私交之黨結而人君之勢孤矣。屈子不忍爲也。屈子之恃未爲太過而不幸遭昏暗之君得罪過之不意也。衆口謂黨人譏諂之多也。鏘銷也。金天下之至堅剛者也。雖有天下至堅至剛之物而盛火煉之未有不銷鏘者也。雖有天下至高至潔之行而衆口譏之未有不危殆者也。衆口鏘金以人物參錯而成文則兩意俱見。顏師古謂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鏘是以衆口爲毀其金之不善非是。殆危也。朱子曰言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危殆也是以初若是爲恃君逢殆爲

楚辭集解

九章惜誦

十五

立

遭衆口之鏘其意亦是。瑗按此三句乃厲神總承上所憂及兆詞而勸屈子不可立志太高而傷於所恃以取禍也。大抵君可思而不可恃在亂世昏君則然。若逢太平之盛聖明之君則固可思而亦可恃也。厲神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矣。嗚呼爲人君者幸無使忠臣失其所恃哉。

懲於羹者而吹壺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囊之態也。懲警戒之意。羹古人糝米而和菜肉以爲之者也。吹以口噓之使令冷也。壺細切菹菜而爲之者也。

凡醞醬所和及搗薑蒜辛酸之物皆是。蓋羹熱物也。壺冷物也。言人有欲羹而誤中其熱其心遂常懲艾。雖見冷壺亦恐其爲熱所炙而吹之使冷以喻人經患難者多有所警戒而不復輕動也。所謂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遠逝是也。屈子被衆譏而遭危殆而此極至無旁之志猶不忍變。豈非不知懲於羹者而吹壺之說乎。此蓋厲神以爲屈子不變此志之喻。舊說失之。故解意多牽強也。釋去也。階梯也。猶孟子所謂捐階。曩態猶嚴子陵所謂狂奴故態也。存之於中則爲志形之於外則爲態。

楚辭集解

九章惜誦

十六

立

猶有曩態即不變此志也。二句參錯倒文耳。言不知懲羹吹壺之戒不變此志而猶存曩態如此而欲得君行道豈不猶欲登天而釋去其階梯乎。釋階登天必無之理也不變此志猶有曩態而欲得君行道必無之事也。欲釋階而登天本謂欲登天而釋階也。楚辭中多此句法。此四句是厲神言屈子既遭禍患猶不知懲而改之必不能得君也。蓋即昔憂登天及有志極而無旁之兆詞以勸之也。瑗按埤雅及柳集所引皆作懲於羹者而吹壺是也。王逸及洪本皆同。朱子乃辯其是非而作懲熱

羨而吹壘夫言羨自知其爲熱物言壘自知其爲冷物作熱羨不惟欠文雅亦又當作熱羨而吹冷壘也不然何獨上言熱而下不言冷耶然懲羨吹壘釋階登天亦是當時諺語屈子引之而加文耳書傳中如此類甚多如論語中吾豈匏瓜也哉皆是學者不可不知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衆指黨人也駭遽驚惶貌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言衆人見屈子所存之志所爲之態過於廣大高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十七 立

遠則莫不驚駭惶遽以離心又孰肯有與之爲同伴侶而不遠去者乎與衆人同事一君而所志所爲若此其與衆人同至一處而顧乃別行一路不與之偕則中道雖有險阻之患又孰有爲之援引而並濟者乎此言屈子之行不合於世俗故不容於衆也下二句卽是申喻上句之意此蓋厲神卽魂中道而無航及終危獨以離異之兆詞而勸之也上章是言其難得乎君此章是言其難容於衆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姪直而不豫兮鮀功用而不就

申生晉獻公之世子也獻公信驪姬之讒欲殺之或勸其奔之他國申生恐傷父心遂自經而死事見左傳魯僖公四年及檀弓上篇不好不愛也父子天性而不可解於心者也然且信讒而殺之况君臣之際乎姪直謂剛狠徑情也不豫謂不從容而用壯用罔也與他所言不豫不同鯀禹之父堯之臣也堯欲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於是殛之於羽山事見尚書二典用猶由也不就不成也言以鯀之才遭聖堯之君委任之久苟其行之姪直不豫尚且不能成其功况其餘乎瑗按尚書言鯀方命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十八 立

圮族其姪直不豫可知但屈子之專壹不豫非鯀之不豫也屈子之忠貞正直非鯀之姪直也疑似之間不啻千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非析理之精者不能辨之離騷女須亦以鮀姪直以忘身詈之蓋屈子之忠直當時必多以鮀目之故屈子屢設言以明之耳然厲神之言皆優柔勸諭之辭非女須罵詈之比至于以父子信讒之事曉之其愷切惻怛之情諄然見於言表而視女須下賤之流相去遠矣然謂之愛屈子則可謂之知屈子則未也嗚呼女須無足道也然占之靈氛靈氛不知占之

厲神厲神不知卜之詹尹詹尹不知雖以漁父之
隱者而亦當時一世之高士亦不知之也况其下
者乎環楚國而屈子一人也其不見容於衆也不
亦宜乎東方朔作七諫以哀之有曰伯牙之絕絃
今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氏抱璞而泣血今安得良
工而剖之可謂知言者矣

吾聞作忠以造怨今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今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此下至末蓋屈子聞厲神之言若有所感而將悔
者然卒又明其已志之決不肯改也作忠造怨蓋

楚辭集解卷九章情誦

十九

立

古語也其意即前半篇所陳者是也忽者易而畧
之之意過言謂所言之過甚也臂肱也九折臂謂
遭斷折九次也良善也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
成善醫以喻人必屢遭挫衄更歷世故乃成美德
也此亦古語左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即此意曰
九曰三各人所傳之不同耳信然謂始信作忠造
怨之言不爲過也屈子自言已聞作忠造怨之言
往日乃忽畧之不介於意蓋以其言過甚不足取
信及至今日而已竭忠誠以事君顧乃遭顛越來
仇讎遇罰見哈逢尤難謗紛然而不可釋始知往

日所聞之言爲誠然而非過使不更歷世故之久
亦不能知也爰按屈子之言固爲有所激而云者
然人君之於忠臣旣不爲之施恩而反爲之造怨
苟非桀紂之昏不爲也是屈子向以爲過言者乃
事理之常而今信以爲然者乃事理之變也
矰弋機而在上今罟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今
願側身而無所

矰射鳥短矢也弋以生絲繫矢繳而射之也機謂
張其機牙以待發也此機字虛看與下張而之張
字相對罟羅皆掩捕鳥獸之網也張展而布之於

楚辭集解卷九章情誦

二十

立

杖也言上下則四旁可知設設施也張闢皆開也
設張闢指上二句也娛樂也側身斜避也屈子言
上有矰弋之機下有罟羅之張使飛鳥走獸動無
所逃以喻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巧張密布中傷良
善以樂君心使已危殆不安欲側身以避之而無
其所也夫屈子之作忠造怨於君而衆兆不爲之
解脫已爲甚矣而復逢君之意以中傷之使至於
側身無所不亦諳人太甚矣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而人君每以殺害忠良爲樂者是誠何心
哉嗚呼文王囚比干剖其來久矣然非大無道之

君不忍爲也而况樂之哉惟人君以是爲樂此諷
賊之徒始得以騁其奸也使懷襄悟此則又安得
相繼客死於外而楚郢忽焉而亡哉

欲儻侗以干祿今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今
君罔謂汝何之

儻侗徘徊不去貌干祿謂少求傍俚於君側也重
增益也離遭也言已欲徘徊不去少求傍俚於君
側以竭吾區區忠誠之心則恐重得禍患逢罪過
也高飛遠集謂人之高舉遠遁猶鳥之高飛於此
而遠集於彼也罔無也汝屈原設爲君以指已也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二十一

立

之往也言已欲去君而不仕則又恐君得無謂汝
欲遠去我果將何所往乎欲留則有禍欲去又不
能此所謂進退維谷者也使忠臣至此其情亦可
悲矣其世道亦可知矣上章言造怨於讒賊此章
言造怨於人君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牋以交痛兮
心鬱結而紆軫

橫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背在後者也膺背也
在前者也牋中半而分也二者本相待以成體可
相合而不可相離者也苟牋而分之則背膺之交

痛當何如哉鬱如草之屯而不舒也結如繩之束
而不解也紆如絲之縈而不理也軫如車之動而
不定也四者狀憤懣之極也上二句言已欲妄行
違道而變節以從俗則吾此志久已堅確不忍易
初而屈志也承上二章而言下二句朱子通上三
章而言是也瑗按此上四章蓋因厲神之言而答
之者也但厲神勸已變志而答以志已堅而不忍
變勤以勿行異路而答以不欲橫奔而失路其餘
所謂危獨離異以下數語若深以爲然者屈子其
亦以厲神頗爲愛已者故直以衷情而悉訴之也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誦

二十一

立

擣木蘭以矯蕙兮擊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
願春日以爲糧芳

木蘭蕙申椒江離菊五者草木之芳香者也參錯
而言之耳擣春也矯採也擊精細米也播種也滋
灌溉也一曰時也五者亦參錯言之耳非必此方
可擣而彼方可矯此方可擊而彼方可播且滋也
糧糧皆乾糲飯屑也今北方猶謂之乾糧亦參錯
而言之耳芳言氣味之馨香也總承上諸物而言
也此章承上章言已作忠造怨而至于無所容如

此則世無知已者亦將豫備此芳香之糗糧而願於來春之日終於高飛遠去而已耳又安能久鬱鬱於此而中彼殘賊之禍哉瓊按此與下涉江作於一時蓋在秋冬之間也故願春日以爲糗芳欲待來春從容而去猶孔子遲遲吾行之意也至於涉江復叙秋冬之風景若將即日而引去者其因禍患之迫切而危殆不安之甚故有不待來春者矣此章所言香草固爲比喻而所謂春日遠遁之志蓋實錄也不可概以託詞視之

恐情質之不信今故重著以自明橋茲媚以私處今楚辭集解 九章情語 三五 五

願曾思而遠身 質如字朱子謂猶交質之質音致非是屈子多以情質對言如懷情抱質情與質信可保不一而足蓋單言情者乃情寃之意而此對言者又當有內外體用之分王逸曰情志也質性也似矣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而以質爲性也久矣不信承上欲隱之志而言恐不足取信於後也重申也著作也謂作此篇之文也言已備蓄糗糧而遠隱之志恐後或變易而情質之不足以取信故重著此文以極陳利害道忠誠以自明已

志而決於隱去無疑也或曰重再也蓋前此嘗有所作以道去志恐情質或遷於寵利或怵於禍患而不足以取信故再著此文以自明也但屈子所作不止于今之所傳者而特無所考耳亦通橋舉也茲此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與前價媚之媚不同私處謂隱居以自娛也曾思遠身猶言深思高舉所以熟思審處而欲奉身遠遁以避害也此二句言隱居樂道而欲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至此則得以優游卒歲而讒賊雖欲害之將見名可得聞而身不可得見矣揚子雲所謂鴻

楚辭集解 九章情語

二十五 五

飛冥冥七人何慕焉是也則彼讒賊雖有矰弋尉羅之機械又將安所施乎故涉江曰迷不知吾所如曰余將董道而不豫其籌之久矣孰謂屈子無明哲保身之道耶孰謂屈子肯自沉流而死耶後世不解此意故解此二章與涉江之篇多牽強支離也二帝三王之書孔子之所刪者也孟子乃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故學者觀書貴有真知獨見不可不求諸心而徒傍人籬壁拾人涕吐也吾之於楚辭也不敢求異也屈子投汨羅之事相傳千載而予獨斷斷然不信

者亦惟執屈子之書求屈子之意以折中而已矣
其出於他說者蓋不敢盡信也嗚呼太史公之作
列傳而屈子之事已不得其詳而甚畧徒以涉江
懷沙二賦雜之以成傳耳蓋屈子僻在楚隅當時
又無知者况其死未久而楚遂亡楚亡未幾而秦
項紛紛矣其事又孰傳而孰道之耶其所謂投汨
羅而死者又安知非因楚辭中所言赴淵之說而
不察其爲反辭而遂附會之耶杜少陵思李白詩
有騎鯨之語而後世遂謂李太白於采石江捉月
投水而死又有騎鯨上天之說至今采石有冢有

楚辭集解 九章傳

二十五

章

祠嗚呼太白果死於江耶不死於江耶註楚辭者
俱謂屈原投汨羅而死以女須爲姊且謂汨縣皆
有原廟及女須廟安知非太白類耶雖有古迹吾
不之信矣瑗最好古者非不信也吾信屈子之所
自言者而已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涉江

瑗按此篇言已行義之高潔哀濁世而莫我知
也欲將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寧其愁苦
以終窮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故以涉江名之
蓋謂將涉江而遠去耳未又援引古人以自慰
其詞和其氣乎其文簡而潔無一語及壅君讒
人之怨恨其作於遭讒人之始未放之先歟與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一

立

惜誦相表裏皆一時之作惜誦叙已事君之忠
已畧盡矣特末二章言其欲隱之志故此但決
其隱之之志耳舊說謂原旣被放渡江之初之
所作恐非是篇內曰且余將濟乎江湘曰余將
董道而不豫曰忽乎吾將行皆是自欲遁去之
意此時其志雖決然欲去而尚未去故重著此
以自明也故屢曰將也將者未然之詞但不能
考其爲何年之作然謂之曰年旣老而不衰其
在頃襄王之時歟觀此則屈子亦未嘗廢戀於
朝忿懣不容也其所以惓惓不忘乎懷襄者蓋

傷其信讒放已使小人之日得觀國家之將三
故不能無責數君相自明已志之詞此又天理
人倫之至而忠臣義士之不容自己焉者也非
過也班固譏其露才揚已強非其人愁神苦思
乏大雅之明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亦多焉而
已矣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帶長缺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
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璣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二

立

幼少年也好愛也奇服備麗美好之服飾也下文
長缺高冠明珠寶璐皆是矣以喻已高潔之行老
耄年也對幼而言不衰猶言不懈怠也言已好此
奇服之心雖年已老耄而猶不懈怠也觀此二句
屈子可謂聞道之早而守道之篤矣帶謂懸之於
腰也缺劔也或曰劔把或曰刀身劔鋒大抵缺亦
劔之別名也史記馮驩彈劔而歌曰長缺歸來乎
盖古有長缺短缺意者長缺乃君子烈士之所佩
而短缺乃刺客之流之所用者乎陸離光輝貌冠

如字舊讀作去聲非是切雲王逸曰其高切青雲
也是矣盖甚言其冠之高可以上切雲耳五臣曰
切雲冠名朱子亦曰當時高冠之名非是後世有
名切雲冠者自是倣屈子之言而取義耳崔嵬高
貌此二句對偶極精巧以冠對帶實對虛也以切
雲對長缺假對真也此非大義亦屈子用心筆力
變化之妙處雖不拘拘求於文字之間要亦非漫
言也被佩皆泛言佩服之意王逸曰在背曰被在
腰曰佩男子不應服其珠於背也盖屈子奇服之
好非特寓言而冠劔珠玉實當時之所喜好佩服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三

立

者也此盖賦體而有比意非全比也明月珠名以
其夜能光輝有似明月故以爲名淮南曰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是也然亦稱夜光之珠其義一也盖
美珠也寶猶貴也璐美玉名寶璐謂玉之至貴者
也或曰冠者男子之服劔者男子之所有事而玉
者君子無故不去身者也屈子佩之宜也而又佩
明珠者未之前聞也瑗曰古之君子無所不佩隨
人之所喜好而有所比德者皆可佩也故孔子劔
玉之外又佩象環五寸可見古人於玉之比德劔
之衛身必不可去之外而他所佩者由夫人也自

古道衰微日趨苟簡遂指珠玉為婦人女子之飾
 鄙長劍為武夫之事訕高冠為怪異之流而聖賢
 垂世立教養德養身之意抑荒矣以屈子好古之
 心獨行之志烏能見容於溷濁之世哉吾於是深
 有所感矣溷不潔也濁不清也莫余知不知已所
 好奇服之美也高馳猶言高蹈也不顧不慮也言
 已方勇往直前徑行高步從吾所好而不暇顧慮
 世俗之知不知也豈因溷濁之世不能知我而遂
 變其所守哉其年既老而不衰之志可見矣虬螭
 皆龍屬重華舜號璠玉名或曰璠圃謂懸圃也崑
 崙山名見離騷玉英謂玉之英華也朱子曰登崑
 崙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瑗按壽比天
 地光齊日月是又推言居移氣養移體之效驗也
 此章言已所好服飾之奇異於世俗而世俗溷濁
 無知已者亦不因之而少有所變也方將乘靈物
 從聖帝遊寶所益期所居所養之高潔也夫屈子
 求知於古之聖人而不求世俗之知者非絕俗也
 彼世俗但知服艾以盈腰蘇冀壤以充幃而此奇
 服則不知也不知而求知之是徇俗也而強使知
 之是邀名也雖然屈子所好之奇服乃古聖人之

常服也自溷濁之世而觀之以為奇耳是豈驚世
 駭俗詭異之奇哉又按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
 非謂生而不死也其綿綿之壽與天地相比爛爛
 之光與日月爭齊者亦惟吾道而已矣彼世俗之
 庸庸碌碌混混然與蟻蝶同起伏與草木同朽腐
 又豈能知清脩之士體道之人芳名矯節真可與
 天地並悠久日月並照臨哉此可與智者道而不
 可與俗人語也淮南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李白曰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可謂知言矣駕清虬以下至日月齊光皆承上二
 句一氣講下所謂高馳而不顧是也登崑崙食玉
 英與遊璠圃並看皆承吾與重華句來此章大旨
 在寶璐截上言奇服之好自少至老而不變下言
 不求知於世俗而求知於聖人也朱子分章皆非
 是

哀南夷之莫吾知今且余將濟乎江湘
 上世溷濁而莫余知泛舉一世而言此哀南夷之
 莫吾知專指楚國而言直至重昏而終身為一段
 皆一氣講下不過反覆言已好此奇服而楚人既
 莫我知亦惟隱去而已矣決不能變心以從俗也

且早朝也猶言明日遂行耳甚言欲去之速也濟
渡也江湖二水名曰湘沅曰鄂渚曰辰陽寺語皆
豫道其所經之路曰車馬曰舸船皆豫道其所乘
之具意謂吾將由此道乘此具從此而遠去矣
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
余車兮方林

乘猶登也鄂地名今鄂州是也小洲曰渚以鄂渚
爲名者後世也洪氏曰自隋始反顧回視也欵音
哀歎也朱子引史漢亞父曰喚與欵同又謂唐人
用欵乃皆此字柳子厚詩曰欵乃一聲山水綠是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六

立

也洪氏又引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曰欵朱子亦
引以爲證則然者非歎也義又不同非是瑗按楊
雄法言曰始皇方獵六國而剪牙欵晉李軌註曰
欵者歎聲吳秘註曰怒聲司馬光曰欵烏開反是
漢人已用欵字矣唐人所用欵乃之欵音襖乃音
藹蓋歌聲非歎聲方言所云蓋然詞非歎詞今當
以法言爲證蓋謂始皇方獵六國而王剪又且爲
之磨牙吮吻嘆其不足以肆其噬臍之酷而助其
暴虐也朱子所引史漢亦通蓋字之偏旁口與欠
亦多通用如嘆歎是也則喚欵亦可相通明矣或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七

立

曰還當作惘欵之欵字欵者叩也有感觸之義未
知其審緒餘也步行也邸王逸曰舍也是矣朱子
曰至也亦是蓋邸抵可通用洪氏曰邸無舍義引
風賦曰邸華葉而振氣注曰邸觸也未之思矣夫
邸抵抵古多通用而古人名所居之處爲邸舍久
矣孰謂邸無舍義也一又作低朱子謂如招魂軒
輶既低之低非是二句蓋謂行於此而止於彼如
離騷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焉止息之意也方林
猶言廣林也舊解爲地名非是以上山臯照之可
見也或曰爾雅曰野外曰林亦通上曰步下曰邸
上曰馬下曰車上曰山下曰林參差互文耳蓋謂
乘此車馬驅馳於山林之道間也楚辭此類甚多
讀者須以意會此承上章既渡江湘而言王逸曰
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向秋冬北風愁而長
歎心中憂思也瑗按南夷莫吾知而屈子長往之
志决矣又復回顧而太息若不忍去者何也既不
忍去矣又馳車馬而不少息者何也蓋不忍去者
屈子之本心忠厚之至也而决去者不得已之至
情保身之哲也二者固並行而不背也上章言江
湘由水路而進此章言車馬由陸路而進上二句

還屬上章意或曰乘鄂渚而反顧二句謂已徘徊江上有感於道路風景之殊歎其不見知於世俗耳無不忍去國之意不忍去者固屈子之本心而此篇方道其隱遁之決而通篇絕無一句留戀之意古人作文篇各有旨奚必拘拘於此前人謂註杜詩者篇篇句句字字解為忠君愛國之意則杜詩掃地矣楚辭亦然瑗按或人之說亦甚有理故附錄之

乘舸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舸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

楚辭集解九章法江
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乘載也舸船舸有窻牖者或曰小船也上謂沅流而逆上也沅水名齊整也謂整理其權也朱子曰齊時並舉也瑗按哀郢曰楫齊揚以容與則解作齊時並舉為切而此只云齊榜當解作整理之義為順不必拘一也吳國名榜權也朱子曰蓋效吳人所為之權如云越舸蜀艇也洪氏曰疑與艇同艇舸也見字書或曰吳恐當作吾屈子每以余吾對言聲相同而誤也瑗按九歌稱吳戈秦弓此作吳為是汰水波回紋也蓋舉權擊水而生波紋而

權又復撓之故曰擊汰容與不進貌淹凝滯貌回湘通古文省耳逆流而上曰沅湘言齊榜擊汰可謂用力矣然舸猶容與不進者蓋以淹留於回水而逆上之故凝滯也三句皆承上上沅二字言之以見逆流之難耳舊俱解作眷戀故鄉之意恐未必然枉渚辰陽皆地名前漢武陵郡有辰陽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按水經則此二句又順流而下矣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可見順流舟行之速也大抵且余將濟乎湘江至此十餘句皆實紀道路之曲折非泛

楚辭集解九章法江
語也且濟江湘謂橫渡江湘之水而西上也車馬

之乘又由陸路而東走矣故下以上沅字別之乘舸上沅又西沅沅江之水矣而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又順流而東下矣地勢之紆曲水陸而並進情景之蕭索數十字之間具見之矣下文但言入溆浦居山林而不復舉其地名者屈子此時其志殆將隱於武陵乎故至今人談山水之幽者尚稱武陵源焉又按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秭歸本國屬武陵註云縣北百里有屈原故宅則屈原武人也涉江之作其孔子歸與歸與之嘆乎此上數十字若

泛泛而讀之不惟只見其語之顛倒重復爲可厭而亦爲無謂之詞諷誦之間吾見其嚙蠟矣端正也直不曲也皆指心言易曰敬以直內僻幽也二句結上起下之詞其意蓋謂吾道之苟是而吾身雖晦亦無妨也

入淑浦余儻何今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今乃獲狘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今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今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今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今固將愁苦而終窮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一

立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五臣曰淑亦浦類蓋淑浦皆水中可居者洲渚之別名耳舊解爲地名非是儻何徘徊自得之意五臣解作迴轉迴旋紆曲深與之意亦通如往也迷不知吾所如言已隱入淑浦之深徘徊自樂而世俗之人蓋有迷不知吾之所往者矣夫且不知其所往矣則彼譏人又烏得而害之哉下文林之杳山之深亦皆承此句而發揮之耳杳冥冥皆深晦之意獲狘獸名見九歌二句言入林之深與獲狘同居也蓋大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之意舊註解爲非賢智所慮謬矣屈子

方且欲使世人不知其所如也又奚厭乎深眇哉至於下文哀其無樂而幽獨愁苦而終窮者是又甚言其山中之寂寞而非人之所堪而已則其不能變心以從俗也所謂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之意讀者須會作者之意可也皎亦高也蔽日甚言其山之高也下山之下也霰雨凍如珠將爲雪而先落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紛盛貌垠畔岸也無垠言霰雪之漫漫無涯也霏霏雲盛貌宇屋簷也蓋山高則宇高故雲氣反在下而承之也雲日言山上之峻高雨雪言山下之幽晦林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一

立

木獲狘又言山中之深隩也其無樂可知矣其幽獨可知矣其愁苦可知矣屈子寧其於終窮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者其志又可知矣豈以寂寞而悲怨乎哉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嗚呼其與矰弋機而在上罟羅張而在下願側身而無所者又優游而可樂矣此屈子所以決於隱而不疑也此所以且欲濟乎江湘也此所以世人迷不知所如也而彼譏人者方且鼓如簧之口而嗷嗷不已何哉其亦不量屈子之心矣瑗按上言秋冬緒風此言雲雨霰雪此蓋實紀其時也而王逸俱解爲取譬之

說大謬矣

接輿髡首兮桑戶靡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也見論語歌鳳衰以譏孔子者也髡去髮也髡首謂剔去其頭之髮也法言曰狂接輿之被其髮也蓋初被髮佯狂後乃自髡避世不仕也故或稱被髮或稱髡首桑扈亦隱士也即莊子所謂嗟來桑戶乎是也戶扈通用或從省也靡行謂赤體而行也朱子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一

立

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靡行之證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也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賜劍自死盛以鴟夷而浮之江故曰逢殃逢殃遭禍也見左傳史記及莊子鄒陽書諸傳多有之比干紂之諸父一曰紂之庶兄聖人也紂惑姐已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斬朝涉剝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曰菹醢菹淹菜醢肉醬也亦見離騷天問忠不必用言伍子比干也賢不必以言接輿

桑扈也以忠賢二句橫入四子之中楚辭多有此

體前世皆然指上四子今之人指南夷也壘君讒黨在其中矣蓋謂處暗世遇亂君賢者屈伏忠臣見害自前古而已盡然矣而我今之遭讒被怒又何獨怨乎蓋援引往昔以自寬慰深明已之無怨也五臣曰此自抑之詞是矣董督也道謂前途之道路也不豫不猶豫而狐疑也決之之辭重昏言山中杳冥幽晦也重昏終身即上愁苦終窮之意二句言因歷觀自古前賢皆不能得行其道而多被患害故已深有所感催督上道而決於隱去無

楚辭集解

九章涉江

十三

立

疑甘處深山杳冥幽晦以終身也董道不豫謂自湘而鄂自鄂而沅自沅而辰陽決於隱去也應上且余將濟乎江湘以下十餘句有易見幾而作介於石不終日之意舊註董道為正身直行非是重昏終身應上入淑浦以下十餘句有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之意大抵此篇極明白整齊有脉絡條理篇首奇服至寶璐一段是頭腦言已之所好尚如此世溷濁莫余知與哀南夷莫余知提起對看皆承奇服說來世溷濁是泛舉一世而言至日月齊光為一段故其詞為輕舉遠遊之意哀南

夷是專指楚國而言至重昏終身為一段故其詞
為隱遁山林之意上段是託言而遣興下段是紀
其實而有所指非復比興寄託之言與上段稍不
同讀者不可不察然下段又有三小段意且余將
濟乎江湘至僻遠何傷是一段叙隱去之道路入
淑浦至愁苦終窮是一段叙隱居之處所及山林
之幽晦亦承僻遠何傷而來也接與鬢首至重昏
終身是一段以自寬其憂決其志總承上二段而
來也

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
楚辭集解 九章法江 十四 立
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
不當兮懷信侘倂忽乎吾將行兮

鸞與鳳凰三者皆神俊之鳥治世則見亂世則隱
日以遠謂當時世亂而遠去也燕玄鳥也雀鸞鸞
之類烏鴉也鵲乾鵲四者皆凡庸之鳥巢鳥窠也
王逸曰高殿敞揚為堂平場廣坦為壇又中庭為
壇瑗按尚書金縢註曰築土曰壇禮記祭法註曰
起土曰壇是壇乃起土而築之者也此所謂壇者
蓋指臺觀之類歟朱子以此上四句比仁賢遠去
而讒佞見親也露申朱子曰未詳辛夷香草也死

謂枯槁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王逸曰露暴
也申重也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
中猶言取賢明君子素之山野使之顛墜也瑗按
王解露申亦為牽強詳本文正意則露申似亦是
香草之名離騷及惜誦凡三言申椒所謂申者或
指露申歟他無所据未考其審姑缺之此二句只
言香草死林薄則資葦施以盈室服艾以盈腰蘇
糞壤以充幃可知矣腥臊臙臭之惡味也御用也
並御謂蕪收並蓄而不舍之意芳香味也指椒蘭
薑桂之屬薄附也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

楚辭集解 九章法江 十五 立

之意與上林薄之薄音同而義異朱子以此上四
句比污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陰陽易位時不當
如春夏行秋冬之令秋冬行春夏之令皆是時不
當位而變易也瑗疑此二句又似自從易小象來
大抵此上十句或以動物或以植物或以人事或
以天時喻君子小人之失常下言已所以懷信侘
倂而忽乎吾將行以遠隱者為此故也懷信舊說
謂已懷忠信之道不合於衆故悵然而遠行也或
曰惜誦云恐情質之不信兮重著以自明故此
云懷信謂不忘前日之言也前篇已有隱之意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哀郢

瑗按史記楚世家周成王時封楚熊繹於丹陽及楚文王自丹陽徙都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楚頃襄王之子為考烈王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命曰東郢屈平當考烈王徙壽春之時死已久矣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頃襄王時事也又按秦世家秦昭王時比年攻伐列國

楚辭集解九章哀郢

立

赦罪人而遷之二十七八年間連三攻楚拔黔中取鄢郢赦楚罪人遷之南陽二十九年當頃襄王之二十一年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東至竟陵以為南郡燒墓夷陵襄王兵散敗走遂不復戰東北退保於陳城而江陵之郢不復為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遷之東方屈原亦在罪人赦遷之中悲故都之云亡傷主上之敗辱而感已去終古之所居遭讒妒之永廢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其曰方仲春而東遷曰今逍遙而來東其遷於東方無疑但過夏浦上洞庭渡

至此則隱之之意決矣瑗按此篇在惜誦之後而此篇又不過發明前篇篇末二章之旨前篇其詞危此篇其詞平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大抵涉江之作欲隱而去故從容冲雅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甘貧苦安淡薄若將終身焉之意可謂善於處窮能於避讒而從容乎退以義者矣世俗不深考究遂謂屈平一遭放逐不勝鬱鬱無聊之意自投水死何其議人之疎而觀書之畧也前篇雖多慈詞大抵皆關於君國者而自歎之詞又多和平雅淡讀者不可不知也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

楚辭集解九章法注

十七

章

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瑗按余吾他篇亦屢屢言之細味此篇之旨朱子之說未必盡然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且余將濟乎江湘亦未見其平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吾與天地兮比壽亦未見其倨也洪氏曰此篇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嘆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得之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大江不知其實爲東方之何郡邑也舊註謂屈原被楚王遷已於江南所作非也朱子又謂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夫所謂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者乃指國亡君敗百姓被秦遷徙卽史記之所謂襄王兵散遂不復戰而東走是也朱子謂離散爲凶荒絕無所據失其旨矣

皇天之不純命今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純命謂天命不雜而有常也今楚之失國則雜亂

楚辭集解

九章章句

一

立

而無常矣瑗按詩書叙喪亂之故多歸之天命太史公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是矣震愆驚惶失錯也離散而相失猶孟子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卽承上句而申言之耳仲春二月也此特紀其時爾朱子從王逸之說而推衍之謂二月陰陽之中冲和之氣人民和樂之時也其說精矣恐當時屈子本無此意不然下文曰甲之朝吾以行又將何以解之耶昔秦昭王遣將白起攻楚遂拔郢赦罪人而遷之於東屈原久遭罪廢亦在行中閱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

歸咎而歎恨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祐我國家相協民居而使國亡君敗民遭此流離之苦也此下十一節皆承東遷而言

去故鄉而就遠今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

故鄉指郢都也就遠謂東遷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此句總言之下八節又以江與夏分言之第十一節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又總言以結之也流亡謂爲罪人而遷徙也王逸曰言已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軫痛也甲日也朝旦也言以甲日朝旦而啓行也瑗按上章紀其時此章紀其日史記載拔郢之歲不紀時日觀此可以推矣豈獨少陵爲詩史哉人但知少陵之詩可以考唐之亂而不知屈子之騷尤可以徵楚國之敗也

楚辭集解

九章章句

三

立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悵惚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郢都卽指漢南郡江陵縣也閭里門也怊悵然貌悵惚不定貌焉極猶言無窮也楫舩櫂也齊揚衆舟同舉也容與徘徊貌不忍遽離故鄉也上章言

行猶未行也此則發舟而長逝矣瑗按何百里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夫楫齊揚以容與則可以知東遷者非只屈原一人也而篇內之所謂去故鄉而就達發郢都而去閭望長楸而歎息哀州土之平樂其所叙流離等語非獨述一已之懷也蓋將以衆人之憂而爲憂也至於哀見君而不再得曾不知憂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無至今九年而不復則其愁思之所在微意之所存衆人有不得而知者矣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

楚辭集解九章哀郢

四

工

顧龍門而不見

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而古人多於墳墓上種之故後世亦指墳墓爲松楸望而太息謂瞻望弗及令人痛傷也淫淫不止貌霰雨雪雜下也字見詩與爾雅淫淫若霰涕泣之甚也始而望焉既而太息焉既而涕泣焉其情之愈哀愈甚者蓋古人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哀墓之無主也柳子厚曰每遇寒食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之養者今此東遷終無反國之期而丘壟之永無主矣能不哀哉橫渡水曰

過夏首夏水口也西浮謂西向而流也回首曰顧龍門王逸及水經皆謂郢城之東門是也前所出國門而軫懷卽出此門也江陵記以爲楚南門朱子從之非是上云遵江夏以流云蓋自郢都而東行也此云過夏首而西浮是又橫過夏口而向西浮故回首顧望而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矣瑗按此上三章初言去故鄉次言去閭里次言去墳墓其叙事以漸而愈切初言軫懷次言恍惚次言涕泣其叙情以漸而愈甚讀者須知此意而庶乎不見其爲重複之可厭也

楚辭集解九章哀郢

五

立

心嫋嫋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

嫋嫋顧戀留連之意眇猶遠也躡踐也水東流爲順流從順流而從也此云順風波而流從則又從西而轉之於東矣焉音煙洪氏如字讀非是洋洋無所歸貌此承上章而言已顧視龍門不可得見則心戀懷傷眇然不知其所踐矣且今順此風波縱其漂流而洋洋乎果將安所而爲客邪蓋故設爲無所歸止之詞以見去故鄉而就遠也下章忽翱翔之焉薄意倣此或曰戰國之時其徙都遷民

固其常事然罪人倉卒被驅逐吏而行實未有的
知其果遷於何所者非特設言耳蓋不使之知者
恐其豫防生變而敵國邀擊之也其說亦通
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今
思蹇產而不釋

凌憑凌也其舟楫之鏃盪乎水若憑凌之耳舊註
曰乘也陽侯水神也戰國策曰塞漏舟而輕陽侯
之波則舟覆矣淮南曰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註云
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
大波因謂之陽侯之波也汜濫大水貌薄止也翱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六

立

翔焉薄言人之漂泊而行不知所歸猶鳥之翱翔
而飛不知所止也絀懸也蹇產詰曲貌洪氏曰山
曲曰嶮蹇蹇產古省文耳絀結言憂心如繩之絀
結而約束不可解蹇產言憂思如山之蹇產而局
促不能開豁也此承上章而申言之耳凌陽侯之
汜濫卽順風波而流從也忽翱翔之焉薄卽眇不
知其所矚焉洋洋而爲客也心絀結而不解一句
卽心嬋媛而傷懷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今
今逍遙而來東

運回轉也地勢以東爲下下浮謂順流而下浮也
卽上順風波而流從之意前言過夏首而西浮也
今又將運舟而東浮矣方將運舟而東浮也則又
將上洞庭逆流而泝矣方且逆流而泝也則又將
順流而下江矣二句之間其道里之縈紆遷客之
顛沛具見之矣然謂之曰下江則此時蓋已過夏
水而入大江矣終古之居謂先人自古居於此土
而子孫百世不遷者也今則失之漂搖而來東矣
瑗按此上三章初言不知其所躋次言翱翔之焉
薄設爲無所歸止之詞終言逍遙而來東卒指其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七

立

所向之方以實之也詩經多有此體又按逍遙本
優游行樂之意今又當解作漂搖流落之意故讀
古書者不可以詞害意也或曰首二句言道里之
縈紆第三句言故鄉之日遠末句言遷謫之流離
羗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

靈魂猶今言魂靈謂人之精神夢想也王逸曰精
神夢遊還故居也是矣須臾頃刻也返猶還也謂
還故都也二句言夢寐之思故都無頃刻而忘之
其眷戀之情可知矣浦水中之沙洲也背夏浦謂

已過夏浦而在已背後也西思謂漸近所遷之東方而郢都又在於西矣故曰背夏浦而西思思者默念深想之意非回首顧望之謂也此時蓋已過夏水出洞庭入大江久矣故都之日遠矣故哀思之深而寤寐之不忘也朱子曰時未過夏浦故皆之而回首西向以思郢也非是或曰上二句言寤寐之頻下二句言思歸之甚惟其思之甚故寤寐之頻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八 立

水中高者爲墳詩曰遵彼汝墳是也大墳則可以望遠矣遠望遙瞻郢都也上章言思之此則言望之矣州土謂郢都之風土也平樂謂地寬平而人饒富也江謂大江也蓋此時夏水雖盡而大江猶未過也介間也與界同一正作界遺風猶言緒風也此章言已登大墳以回望故都本欲聊以舒吾之憂心然故都平樂之風土日邈以遠而漂泊於此大江之介感風景之殊使吾之心益哀而悲焉朱子解遺風爲故家遺俗之善也非是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憂之爲丘

今孰兩東門之可蕪

陵陽朱子曰未詳按洪氏解前陽侯引淮南註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則此陵陽卽陽侯也明矣陽侯兼稱其爵陵陽專稱其國耳洪氏解此又引仙人陵陽子爲說是亦過求之弊也當陵陽之當如兩雄力相當之當謂陵陽之波起而舟以當之也其義與前陵字相近焉至猶言何所歸也森渺同澆漾無涯貌渡濟也於是始南過大江而迫近所遷之地矣焉如猶言何所往也此二句互文而重言之耳蓋言已乘此陵陽之波祿然南渡大江矣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九 立

果將何所歸而何所往耶實反言以深見遷客之流離故都之日遠也上言方仲春而東遷今道遙而來東則當時所遷之地乃在東方而此云南渡者蓋南渡大江者所由之路而所遷之方又將從南而轉歸於東也或曰當時所遷之地恐在東南之方而非正東也未知其審大抵此上所言經由之道自郢至東皆係水路其大勢雖不過沿江夏二水之間然或東或西或南或上或下其水勢之曲折繁迴叙述最詳非嘗遠遊經歷者不知此意嚴滄浪曰九歌不如九章九章哀郢尤妙蓋指此

也如以詞而已矣未見其勝諸篇也瑗嘗謂此文似一篇遊山之記蓋有得乎禹貢紀事之法但脫胎換骨極爲妙手非後世規模擬者比也其所叙憂愁之情者特欲雜之以成章耳不知者鮮不以爲重複可厭也但今瑗所註者特按文畫圖以意推測而言之未知其果是否也嘗欲曩根直至郢都遵江夏以遊遊而遍歷其地親訪遺迹則此文之妙當有出於想像之外者矣情乎此時未暇且姑依文以釋之尚當踈親歷而更訂焉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夏之爲丘指宮殿而言孰誰也兩東

楚辭集解

九章衷郢

十

立

深矣又按此上三節初言故都之日遠次言州土之平樂次言城郭宮殿之丘蕪其叙事以漸而切而情亦因之矣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遠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怡樂也憂憂相接言憂心如連環不斷絕也朱子曰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此句卽申言心不怡之長久然其所以憂而不樂之意蓋悲遷流於東而郢路遠遠故都云云江與夏之不可復涉矣江與夏之不可涉謂從此再不得復涉江夏而歸郢都耳瑗按此篇乃是東遷既至於其所而追思途中之情所經之道而作者故叙道路之曲折詳細始終具備如此焉此上十一節皆述去國之悲及所經之道也此下四節蓋悲已之久放遭讒之嫉妬也亂辭則無此二意忽若去而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侘而含蹙忽若去猶言忽若遺也不信不信任也不復不召還也按秦拔郢在頃襄王二十一年今日九年不復則見廢當在頃襄王十三年矣但無所考其因

楚辭集解

九章衷郢

十一

立

何事而廢耳朱子解夏之爲丘東門之蕪曰不知在枚郢後幾年也又曰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也夫夏之丘門之蕪卽爲秦將白起拔郢燒陵之事無疑矣又曰不知在此後幾年惟其不以此篇爲拔郢之時所作故不知所廢之年是皆未之深思也慘感傷貌不通言憤懣之氣填塞於胃也侘僚猶傍俚也失志貌蹙促也含蹙言心中之局促也此章言已廢斥之久而憂思之深也

外承歡之淖約兮謀在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郭之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二

立

外外貌也以見中心之不然承奉也承歡承奉君之歡心也洵約語媚態與他所用洵約字不同謀誠也荏亦弱也論語曰色厲而內荏詩曰荏染柔木瑗按弱弱同招魂曰蕪阿拂壁蓋荏蕪皆柔軟之木此雖無係大義觀此亦可見古人之用字皆有來歷而學者不可不知也難持不能自主也二句言佞人之害深而君心之易溺也湛湛澄清貌忠貞之澄清與譏諛之溷濁而相反也願進欲告之於君也妬者忌人之有也披離亂雜貌故花之將敗草之將衰皆謂之披離謂紛披而離散也舊

解爲衆盛貌蓋以亂離解之則衆盛在其中矣郭壅也此二句言已欲進思盡忠而讒人妬忌披離以郭壅之也此章承上言黨人之佞足以傾人君之心而阻忠臣之進以見已久廢不復之由也朱子曰言小人外爲諛悅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之態最爲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佞人之所以殆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三

立

離騷言茂行此言抗行茂言其盛抗言其高也瞭目明也杳杳廣遠高大貌猶論語之所謂巍巍蕩蕩也薄天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嫉者惡人之有也被猶加也不慈不愛其子也堯舜皆以天下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僞名非實有是事而妄受虛名也此承上章如披離而障之之句而言以責讒人也堯舜之德行杳杳薄天可以瞭然無疑而讒人猶紛紛嫉妬以毀謗之而僞加之

以不慈之名何其不知量也嗚呼堯舜之行不以
譏人嫉妬而有損則屈子之忠又豈因譏人嫉妬
而有所泯哉吾見譏人之用心日勞日拙而聖賢
之心事愈拭愈明浮雲之點綴又何傷於日月之
明乎上官大夫之徒亦可以自省矣

憎愠倫之脩美今好夫人之忼慨衆踈蹀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踰邁

此承上章謀在弱而難持之句而言以責人君也
憎惡也愠含怒意愠怨恨也惡而至於怒怒而至
於恨言疾之之甚也憎愠倫之脩美猶離騷覽相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四

立

觀於四極之文法既言覽又言相又言觀以三字
相連爲意古人多有此文法洪氏解愠爲心所蘊
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愠倫固訓思也然以愠爲蘊
非是論語曰人不知而不愠此用其字也又曰屢
憎於人愠字雖無所考以上二字推之當從予解
爲是吾故曰解吾人之書當以意會不可盡以說
文爲拘也脩美猶言長才好愛也夫人指譏人
也忼慨激烈軒昂之意本大丈夫之事非不美也
但譏佞之外貌故爲此忼慨之態而其中實懷
承歡洵約之心而人君遂不深察而好之耳必如

屈子之離愍不遷知死不讓而後足以謂之忼慨
也故曰好夫人之忼慨以見不知好君子大丈夫
之忼慨也嗚呼君子之脩美外若迂闊而其實可
大用也而人君則疾之小人之忼慨外若可喜而
其實可深惡也而人君則愛之此所謂變白以爲
黑倒上以爲下者也夫白黑上下兒童之所能辨
也君子小人庸主之所能知也然而每每變亂而
倒置者固譏人郭壅蔽隱之害而亦由人君之心
意軟弱不能自持樂其承歡洵約之態故雖明明
知其爲君子而蹇蹇然不能用明明知其爲小人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五

立

而戀戀然不忍舍也是豈真不知君子小人之分
哉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是固然也然知之而不能
決之者徃古如此者抑又多矣後世人君之用臣
也可不知慎所愛憎哉衆指忼慨之徒踈蹀衆進
貌日進進而不已也美指君子之流超遠謂超然
遠去也踰邁猶言遁逸也惟人君好夫人之忼慨
此所以黨衆之小人紛然而日進也惟人君憎愠
倫之脩美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然而遠遁也惟
黨衆之小人踈蹀而日進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
然而踰邁也固有見幾而作不待遷黜而放逐者

矣嗚呼小人之進君子之退也君子小人之進一退係於君心一念好惡之微而國家之治亂存亡隨之矣可不知所謹哉下二句承上二句而言朱子以美超遠而踰邁亦貼小人講非是

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曼目謂引目遠視也流觀謂周流遍觀也冀期望之意一反何時謂意欲期望一還郢都不知其果於何時而得歸也蓋甚言其無反國之期耳鳥反故鄉思舊巢也狐死首丘念舊窟也首丘謂以首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六

立

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天地之間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故大鳥獸以至啁噍之微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而鳴號踰躅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淮南曰鳥飛反鄉狐死首丘各哀其所生也蓋襲此語信非吾罪而棄逐蓋言已之遭放誠非實有罪過特以讒人之妬君之不明耳忘謂忘其故鄉也何日夜而忘之即上何須臾而忘反之意瓊按此時郢都已破宮城之毀陵墓之焚君上之敗走百姓之離

散而故國爲荒涼草莽之丘墟矣屈子猶拳拳欲歸故都者亦謂得如鳥獸之死于舊巢舊窟足矣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者非虛語也然懷王客死於秦鄙襄王放斃於陳城竟不以故都爲念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也是誠何心哉夫郢自楚文王遷都以來至懷襄幾四百年而祖宗舊物一旦爲暴秦所奪曾不知一思及之方且卑卑然與之會盟講和入子爲質其不足與有爲而無耻也甚矣獨屈子抱區區之忠雖無日夜須臾而忘之亦將柰之何哉屈子曰信非吾罪而棄逐者非急急于自表暴乎已也蓋深責襄王之棄賢而亡國也使襄王聞屈子之言而深悔之復召還屈子與之共謀國政訓練所收十萬之東兵猶足以馳騁于天下矣况區區之郢都又豈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哀郢之作而以讒人之嫉妬用賢之倒置終之豈無意乎襄王迷而不悟憐而無爲使屈子之志竟莫能伸而千古之恨至今誦之令人太息不已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焉

楚辭集解

九章哀郢

十七

立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王卿 集解

抽思

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懷沙曰滔滔孟夏抽思
曰悲秋風之動容可以考其所作之時矣洪氏
曰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則抽思其
作於是年之秋歟作於是年之秋則序當在懷
沙之後矣是頃襄王時所作王逸以為指懷王
非是也或曰抽思作於哀郢之後在頃襄王之

楚辭集解九章抽思

一

日

時是矣然抽思尚多愁嘆苦神之語猶望覽民
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而懷沙乃多舒憂娛
哀之言寃屈而自抑抑心而自強而已耳其氣
漸平其怨稍殺意者抽思作於東遷之秋懷沙
作於次年之夏者也今按其說亦通未知其審
不敢輒自移易姑從舊序因綴其說於題下以
俟後之君子有所考據而訂證云其篇內大旨
則因秋夜有感述已思君念民流離遷謫憂歸
故鄉之情之所作也其間何極而不至遠聞而
難虧善不由外來各不可虛作數語又深有得

乎吾儒性理之學切實之功而非宋景邵放之
徒之所能窺其萬一者也戰國之時孟子之外
一人而已豈特楚之巨擘而已哉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
惟蒸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悞悞

鬱鬱鬱而又鬱憂思之甚也永歎增傷申言憂之
甚也蹇產不釋申言思之甚也曼亦長也謂之曰

遭夜方長則孟秋之夜也此上四句海虞吳訥以
為比體大謬矣秋風動容謂寒氣中人使人顏容

楚辭集解九章抽思

二

日

蕭索而變易也動容猶言變色改容耳舊說俱謂
秋風起而草木變色非是回如悲回風之回言風
之旋轉不舍也極盛也浮浮猶飄飄也言秋風之
浮浮然回旋飄轉極盛而不止故其氣之慘悽凜
冽足以傷懷而損容也王逸訓極為中言楚王為
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浮浮流行群下皆效
洪氏訓極為至言回邪盛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
也訓極為至似矣而意又依王說朱子疑回極指
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
皆非是也此句即應上秋風字而言之亦文順而

意穩矣又何必析而斷之以他求說邪數音朔頰也舊作上聲讀蓀香草以喻君也後倣此多怒怒而無節也慢慢痛傷貌此章言已之所以憂思者因感秋夜之長秋風之厲已鬱鬱於懷矣而復憶楚王之爲人數數然多怒而無節有如秋風之浮浮然回旋而不含益使已心之慢慢然而痛傷也屈子愛君之心可謂無往而不在矣瓊按悲秋之說實助於此而後世詞客皆謂宋玉悲秋而不知屈子已先之久矣王十朋又謂詩人之用故事多舍祖而取孫是何言哉瓊每嘆世人讀書多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雖博雅君子不能無此病故附其說耳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三

曰

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

此下至少歌皆承上章惟蓀多怒而言願欲也遙赴不憚遠勞也橫奔不暇從容也或曰遙赴直言之橫奔橫言之亦通大抵急於救民親君故也覽猶省察也罪自外至曰尤楚王多怒性暴無常則民之獲罪有非其所自取者矣鎮謂安撫之也結微情以陳辭謂摶結此微情以爲辭而陳之也情

者辭之蘊辭者情之著下倣此矯舉也美人亦指君也後倣此此章言已欲急於救民者蓋見民之遭怒多非其罪而已欲往一安撫之以慰民心遂將此情以告之於君使知有所改而息其怒也然言卒有不可結而詒者故感秋風之起而思君憂國之情有不能忘者焉覽民尤一句欲救民也結微情二句欲匡君也然匡君者又所以爲救民之本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羗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四

曰

昔謂往日也成言謂君昔日委任之時相約共謀國政而有一定之言也如春秋平成之成謂戰國君臣多有盟誓之事觀此語屈子屢述其意或當時亦有約言而後倍之者也曰者叙君始約成言之詞黃昏以爲期是也黃昏日沒之時喻晚節也淮南子曰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一日之終喻人一身之終也言楚王昔日與已相約之成言曾以終身爲期而毋許變易也中道回畔此又以行路而喻成言之不終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反復也他志謂生別意

而昔昔日之成言也王逸曰信用讒人謂已不忠
遂外疎也是矣此章言君與已始親而終疎已合
而復離有言而不信蓋亦多怒無常之所使然也
前解黃昏是從王洪之說甚爲明白朱子以婚禮
釋之頗覺迂濶非是

僑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爲余而造怒

僑驕同矜也莊子曰虛僑而盛氣荀子曰僑泄者
人之殃也覽猶示也脩姱亦美好也美好脩姱喻
才能也此章言楚王自恃其才能驕矜誇示於已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五

曰

故畔成言而怒逐已也瑗按當是時懷王已客死
於外而已又失郢都正當卧薪嘗膽延攬英雄相
與共治以圖報讎之舉顧乃聽信奸佞怒逐忠良
方且箕踞自恣回畔成言是誠何心也夫國家可
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理可與君子共而不可
使小人參也久矣又况介於秦齊強暴之間侵伐
多事之際父讎未報之日社稷燬敗之餘其可恬
然而安警然而肆乎匹夫有怨尚欲報之以萬乘
而坐受困辱宜爲射者之所不取也况屈子又安
能恻然於懷乎嗚呼拔郢燒陵之慘東走陳城之

辱頃襄王之所自取無足責也然而國亡君敗正
忠臣志士戮力王室之秋而以屈子之精誠才能
曾不得效犬馬於其間而爲大厦將頽之一木可
慨也夫

願承問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
心怛傷之愴愴

間閒暇也莊子曰今日宴間是也察明也震悼猶
言戰慄也自明也或曰前結微情
以陳辭將以言而致之君也此云承問自察則欲
面諫之矣其情愈切而其事愈難其心愈悲矣夷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六

曰

猶遲回之意所謂足將進而趨退是也怛傷惻怛
而傷感也愴愴怛傷貌洪氏解爲安靜非是九辯
曰心煩愴兮忘食事是愴不獨解爲恬愴之愴讀
古人書要當以意會隨其章旨而解之不可執一
定之訓話說文也下二句卽申言上二句之意大
都謂已欲乘間冀進而自明其情然心復悼傷而
不敢進者恐君之多怒不惟其言之不聽而反重
得罪故也朱子之解又多一轉折非是至曰觀此
則知屈原事君惓惓之意蓋極深厚豈樂以悻直
犯上而取名者哉則其說深得屈子之心而足以

表章千載沉鬱之旨顏之推病其顯暴君過班孟
堅譏其責數懷王其妄誣之非可以不攻而自破
矣或謂承間爲乘其間隙之時間去聲讀其意亦
相通也瑗按此上四章言今日之所欲陳下四章
追述昔日之所已陳者也

歷茲情以陳辭兮孫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今
象果以我爲患

歷猶列也茲此也佯詐也佯聾不聞謂已所歷之
情所陳之辭雖實聞之而詐爲聾態若未嘗聞之
也忠言逆耳不欲聞之故耳齊宣王聞孟子四境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七

曰

不治之言特佯顧左右而言他卽此意也切人不
媚言忠誠懇切之人不能爲阿諛諂媚之事原自
謂也衆指黨人也此章追述往日進諫之忠上不
見納于君而下復見嫉于衆也屈子謫謗之困遷
怒之媒其懇切不媚之所基乎嗚呼直道之不行
於世也久矣有志者讀此能不爲之掩卷而太息
也哉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下何獨樂斯之
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

初謂往日成言之時也耿著言已所陳之辭乃光

明正大昭彰宣朗之道而非卑汗隱僻愚君之說
也豈不至今其庸亡謂其辭雖至今尚在而未滅
也王逸曰文辭尚在可求索也是矣朱子曰庸何
用也左傳曰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所陳之言明
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亡之邪瑗
按朱子之解又多以轉折不如前解平直讀離騷
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辭害意不可也又按屈子所
陳之辭今不可得而聞其詳然下二章之所言其
王道之大聖學之純亦可以得其概矣雖至於貶
謫遷逐九年不復歷年離愍陷於死亡而不變又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八

曰

可以驗其所陳於君者乃已平日躬行心得之實
非徒責難於君而已也其視戰國遊說之徒初以
三皇五帝之道誑其君而卒以縱橫閹押慘礪刑
各之術售其能者不亦霄壤也哉朱子謂屈子千
載一人信夫蹇蹇忠直貌願蓀美之可完言欲君
德之全備也朱子曰然吾非獨樂爲此蹇蹇而不
樂爲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
得已而爲此耳所謂尚幸君之一寤者如此其志
切矣此上二句追言昔日直道之害而因表已盡
忠之心也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達聞而難虧

三五三皇五帝也彭咸殷賢大夫也望仰而慕之也指期而的之也像儀皆法也極義理旨趣之妙處也何極不至造詣之深也達聞難虧聲譽之隆也此下二章啓人君之法古并示其功而歆其効也亦承上章願慕美之可完而言言必如此而後君德可完也必先何極而不至然後達聞而難虧也屈子此言可爲以片長寸善自足者誠干譽鈞采自欺者警矣學者宜深味之或謂三五句勉之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九

曰

君者彭咸句勉之已者亦通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

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善者吾性之所固有而人心之所同具者也非外鑠我者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名不可以虛作也下二句又以報施之禮耕獲之道申喻之也或曰先施而後有報是報非由外來乃由內出者也喻善不由外來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皆無所獲也是有實而後有獲非空穗之能有所得也喻名不可虛作也瓊按分

帖亦通總承亦可但朱子疑實字當作殖字瓊謂不若實字有味朱子曰此四語者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辭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憺吾以其美好兮傲朕辭而不聽

少如字謂小歌耳故只四句猶後世所謂短歌行也一正作小字荀子侘詩亦有小歌卽此類也舊作去聲讀亦小字之義王逸曰小吟謳謠以樂志也是矣朱子解爲樂章音節之名更詳之抽思猶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

曰

言盡心也言已昔日爲君圖謀政治無并日夜勞心焦思而不休息君反不能平正其是非顧乃自多其能而爲余造怒倨我之言而不采聽也此與下章倡言猶侘詩之所謂反詞總論前意反覆說之也瓊按并日夜而無正猶言并日夜而不止之意朱子謂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哀時命有曰懷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則無正又似當解爲無由之意朱子亦解爲言無人能知己之賢而平其是非也瓊嘗謂解古人之書當隨文會意不當以詞害意且古人用字實有一二與今不同學

者不可不知前解未有證據姑從朱子并附鄙見以換後之君子云又按詩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是正字古或有極字之義此作并日夜而無極止之意方明白更詳之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惇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如字大也不言歌者承上少歌而省文耳倡歌猶後世之所謂長歌行也此章十句皆是歌詞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一

曰

洪氏讀爲倡和之唱朱子從之解曰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容更詳之鳥屈原託以自喻也南指郢都也漢北指當時所遷之地也屈原所遷之地其在鄂郢之南江漢之比乎故下文曰南指月與列星又謂郢都爲南狂顧南行又謂漢北爲南讀者要以意會可也朱子謂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鄂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也非是此章是述集南而遷於漢北之地下文所謂異域者即指漢北也鄂郢乃楚王之都邑宗廟之所在而已又來仕於其國豈可謂之異域邪其非是也審矣好姱

佳麗亦託言鳥之美也胖離散貌惇亦獨也不群不同於衆也無良媒在側謂無知己同志者在君之側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是也道卓遠日忘謂已遠遷於此而君不念之也願自申不得謂已欲進而歷情陳辭不可得也皆無良媒在君側故也望眺望也北山即指漢北之山一作南山非是言已處此異域而不得還都故登山臨水之際舉目有風景之殊不覺深爲流涕太息也瑗按少歌言已盡心於君國而君不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二

曰

納其謀此歌言已遠遷於異域而君不召其還也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都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此下三章言哀歸郢都之情哀郢曰羗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是也按抽思畧有一二句與哀郢辭旨相同而鬱鬱之懷與哀郢並盛其作於東遷之秋無疑也篇首苦秋夜之方長憂不能寐而此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而憂稍殺也晦明若歲言秋夜之長自晦至明如歲之永未易曉也晦明二字須以意會不可平看遼亦遠也一夕一

夜也九逝謂夢魂歸郢都九次也夫夜既長路又遠思歸又切一夕九逝魂勞甚矣此所以望夏夜之短也朱子曰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瑗按此時郢都已爲秦所拔矣夷陵已爲秦所燒矣頃襄王已東走於陳城矣而屈子猶惓惓不忘郢者豈特不忘故鄉之情而已哉蓋將欲襄王之恢復舊物報秦仇讎而後已此屈子思郢之微意也是時襄王拔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使由此而退小人進君子委任屈原苦身戮力如勾踐之於范蠡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三

曰

則燒墓之辱不足報而郢可復矣奈何未幾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并於僻守一隅坐受困辱是何心哉是何心哉吾見屈子之夢魂徒勞而思歸之心孤矣悲夫

曾不知路之曲直今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今魂識路之營營

路郢路也謂郢路遠遠而夢中茫昧曾不知其曲直之可行但南指星月隨其方角而往耳朱子言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是也下二句卽申上二句之意徑逝直歸也言不知路之曲直所以

欲徑逝而不得也識路猶俗言認路也言魂營營然南指星月而認路見歸也瑗按此四句極盡夢歸之情狀必嘗實有此情此夢者而後知其妙也彼漫然而視之孰能味乎其言哉椰子厚夢歸賦世稱其妙而不知其助於此也若椰子厚者可謂屈原之佳子弟矣

何靈魂之信直今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今尚不知余之從容

朱子曰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之心異於我

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四

曰

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于洪氏曰言尚不知已志况能召我也或曰此四句乃通有鳥自南而申結之自此以上皆倡歌也瑗按或人之說甚爲有理故附之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瀨水淺處卽所謂灘也文選註曰水流沙上曰瀨

是也湍波流濼迴之處孟子曰性猶湍水是也王

逸曰湍亦瀨也得其意矣蓋湍與瀨字並看俗語

又謂高灘之下必有深湍蓋灘高水峻衝激而爲

湍耳曰湍流者倒文也逆流而上曰沂江潭二水

名舊解渾爲水深之淵非是卽今之潭州也狂顧
猶狼狽之意朱子曰憂懼而驚視也是矣南行謂
南遷也朱子曰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汭流而南
行也此章言已經湍瀨汭江潭冒涉險阻狼狽南
遷而不辭者聊以娛已之心志耳夫遷謫之苦人
以爲憂而屈子以爲樂者蓋以爲吾道之果是吾
心之所安也何流離顛沛之足患乎然則屈子之
鬱鬱而憂思者其意蓋有所在矣豈爲一己之困
窮也哉

軫石歲鬼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五

曰

軫轉動也歲鬼巨石貌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則石之可轉動也久矣回猶過也超回謂超而過
之猶言超越也度度量也隱進猶言潛滋暗長耳
君子之爲善未嘗皎皎使人知也此章言已不能
變心以從俗而爲人之所嫉也深矣已非不欲從
俗耳使吾之心能如石之可轉不遭讒妬之禍亦
吾之願也然奈志度之超越德行之進脩而不能
易初而屈志何哉蓋反言以見已志之終不可變
雖遭遷謫亦其心之所樂也按屈子法古聖賢
造詣精粗且知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方且守

確然不拔之志拓廓然無涯之量使吾之德行隱
然而進直欲並三五而邁彭咸之不暇也又奚暇
計較區區之出處而遷謫之細故何足以芥蒂於
其心胷哉遭憂患而不忘進脩屢黜逐而不變心
志可謂壁立千仞者矣非有學有守者烏可勉強
於悠久也哉又按此章詞旨甚明白說文曰軫動
也舊解爲方也非是朱子又謂超回隱進亦不可
曉豈未之深思邪

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瞿容實沛徂兮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六

曰

時必遷居於此處也煩惱悶也寃屈枉也瞿容朱
子曰瞿亂之意見於容貌也按瞿容雖由於煩
寃蓋亦秋風蕭颯之使然歟沛水疾流貌徂去也
喻時光之迅容貌之衰誠有如水之沛然而逝不
可返者矣舊說但言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詞不
別白不知所指者何也此章因已留滯於江南而
嘆衰老之將至不得申其志也上章言德行之潛
脩此章言功業之不建

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幽處又無行媒兮

苦神猶言傷神也上云煩寃瞿容言煩寃之足以

損容此言愁嘆之足以損神也靈靈魂也遙思思
郢都也王逸曰思舊鄉而神勞也路遠處幽所謂
惟郢路之遙遠哀見君而不再得也又無行媒即
上又無良媒在其側之意良媒喻其常存好賢之
心行媒喻其不憚舉賢之勞也此章言已思歸不
得歸也王逸曰道遠處僻而無介紹也是矣

道思作頌聊以自政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道達也思憂思也頌即指此篇之文也救解也不
遂不遂其歸郢見君之心也斯言誰告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也此章言已欲道達憂思之心故作爲

楚辭集解

九章抽思

十七

印

此文聊以自解使不至於替容苦神之甚所以然
者蓋以此心之不遂而世無知己之可與晤言者
耳亂辭五章一章言遷謫之遠二章言志行之堅
三章言留滯之久四章言不歸之由五章言作頌
之故然意亦皆相承也瓊按前半篇其憂思之情
已畧道盡少歌以下皆總申言前篇之意少歌之
不足故倡歌之倡歌之不足故亂歌之有正文有
少歌有倡言有亂辭此又文體之奇特者也離騷
與遠遊楚辭中文之最長者也不過設爲靈氛之
占以重曰更端而已耳讀者不可不知洪氏曰此

篇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
爲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亂
辭云耳又曰此篇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諛而
自聖眩於名實昧於報施已雖忠直無所赴愬故
反覆其辭以泄憂思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

九章抽思

十八

印

懷沙

瑗按世傳屈原自投汨羅而死汨羅在今長沙府此云懷沙者蓋原遷至長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於懷而作此篇故題之曰懷沙懷者感也沙指長沙題懷沙云者猶哀郢之類也屈原之死自秦之前無所考而賈誼作用屈原賦曰側聞先生兮自沉汨羅東方朔作沉

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白

江之篇曰懷沙礫以自沉太史公亦曰屈原作懷沙之賦抱石自投汨羅以死蓋東方朔誤解懷沙為懷抱沙礫以自沉而太史公又承其譌而莫之正也洪氏曰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又曰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瑗詳哀郢有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冀一反之何時夫自南遷之時已放逐九年之久而臨行猶方且望其還也豈有迄孟夏至南土而遽抱石以自沉者乎况思美人曰獨歷年而離

愍蓋思美人作於哀郢懷沙之後則屈原至南土又嘗多歷年所矣是孟夏實未嘗死也又曰寧隱閔而壽考則有隱忍不死優游卒歲之心豈肯為抱石自沉之事邪悲回風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屈子於此思之審而籌之熟矣則不肯負石以自沉也決矣其諸所言欲赴淵而沉流者蓋皆設言其欲死而深見其不必死耳此篇所言不愛其死者亦以已之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乃作此篇以自廣其意聊慰其心如賈誼之所為也觀賈誼之傳則長沙之卑濕也久矣水土不習而能損人之壽也審矣載觀此篇篇首四句則因長沙卑濕恐傷壽命而作也無疑矣至篇中所述多自得之辭篇終之亂有確然之見真有得於朝聞夕死之實其視賈誼服賦徒拾列禦寇莊周之常言而為傷悼無聊之故而籍之以自誑者不亦大有逕庭也哉然太史公讀服賦謂其同生死輕去就至爽然自失而於離騷諸篇獨垂涕想見其為人而已顧

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白

失而於離騷諸篇獨垂涕想見其為人而已顧

不能研窮其辭之旨趣剖析其事之有無亦疏矣不知想見其爲人則將謂屈子果爲何如人也莊子曰將欲究其實而不旣其文者欺也誠然乎哉九章中此篇文字更簡潔可誦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滔滔猶漫漫也水大貌孟夏紀時也洪氏謂哀郢以仲春去國此以孟夏至南土是也但郢都至南土雖過夏首上洞庭森然而南渡其道理之遠恐亦不必兩月之期豈既至南土月餘之所作邪然又曰汨徂南土曰進路北次似又在途中之所作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白

者未知其審惟天曰草惟喬曰木莽莽謂茂盛而蔽翳也傷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懷謂胃次也猶今人所謂襟懷懷抱之懷永哀哀之久也此所以爲傷也孔子謂關雎哀而不傷然則離騷其哀而傷乎其孔子之所不取乎曰非也屈子以同姓之君臣親國家之將亡遭讒而遠謫其念君憂國之義不得不傷也非文王之思后妃處常者之可比也班固以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讒之真無異妾婦兒童之見矣汨疾流貌徂往也徂南土朱子曰汨江湘也然則此篇作於途中也王逸曰言已獨汨

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似又言旣至南土而作也讀者詳之餘義見題解下按傷懷永哀汨徂南土二句乃懷沙二字之義之所由起也南土指長沙也或曰徂當作沮謂汨沒沮如於南土也抽思沛徂之徂同此義亦通

响杳杳兮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

响頻視貌洪氏曰與瞬同杳杳深冥貌無所見也孔甚也孔靜幽默言寂然無所聞也承上滔滔草木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白

木莽莽而言也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漠無人聲是矣離遭也愍憂也長永也鞠窮也言憂愁窮苦之久也王逸曰言已愁思困苦恐不能自全也是矣蓋憂長沙之甲濕承上傷懷永哀汨徂南土而言也撫安也效放也如易效天下之動也之效寃屈言枉而不伸也抑猶排遣也言已安其性情放其心志自排遣其寃屈而不使至於過傷也此又自憫之意總承上四句并首章而言也按按首章至此凡十句初四句述江南風土之惡次四句述望鄉不見之愁又次二句

則善乎自寬者也孰謂其有負石自沉之事乎
剗方以爲圓今常度永替易初本迪今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今前圖未改內厚質正今大人所盛巧倕不
劉今孰察其揆正

剗削也常度謂工師授受之常法規矩繩墨之類
也永替長廢也永諸本作未非是此以剗方以爲
圓而棄工師授受之常法以喻變節以從俗而棄
君子守身之常法也易變也初初心也本常也迪
道也鄙賤惡也變易其行已之初心本然之常道
此剗方爲圓常度永替者乃爲君子之所賤惡者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五

日

也王逸曰言人遭世不偶變易初行違離常道賢
人君子之所耻不忍爲也是矣章明也畫言所指
示之法也志念也或曰誌通謂不忘也其說亦可
相通墨謂規矩繩墨之屬獨言墨者省文耳前圖
謂古人授受之法度卽上畫墨是也未改守常不
變也此言工人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
不易其道以喻不易初而屈志之君子也內厚言
其心志之忠厚也質正言其形體之端正也所盛
所盛美也王逸曰言人質性忠厚心志正直行無
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是矣倕舜臣各有巧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六

申

思善作百工之物故曰巧倕舜命以作共工者也
見今舜典倕正作垂莊子曰擺工倕之指又曰工
倕旋而蓋規矩淮南子曰周鼎著倕使御其指是
也斲斫也巧倕不斲以喻聖人之不作也孰誰也
察審也揆度也言巧匠不斲則世雖有章畫之良
工無有審而度之以知其守法之正也以喻聖人
不作則世雖內厚質正之君子無有審而度之以
知其守道之正也揆舊作撥或曰如詩本實先撥
之撥言廢常法者正言守前圖者當總結上亦通
瑗按剗方爲圓天下之賤工也章畫志墨天下之
良工也巧倕不斲孰從而察之乎鮮有不以賤工
爲能以良工爲拘矣易初本迪天下之小人也內
厚質正天下之君子也聖人不作孰從而察之乎
鮮有不以小人爲通以君子爲迂矣惟其不知察
之也是故以玄文爲不章以微睇爲不明亂白黑
而倒上下囚鳳凰而舞雞鶩同椽玉石而一概相
量也噫此黨人鄙固之甚矣世無大人君子矣慨
重華而慕湯禹之心屈子其容已乎瑗按篇首至
此卽洪氏所謂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也是
矣

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玄文謂太素白賁自然之文也如玄酒味方淡之玄處幽猶言用晦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眊皆瞽者也詩曰矇眊奏工是也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孟子曰離婁之明淮南曰離朱之明離朱即離婁也微睇小視也瞽瞍者也夫玄文自然之妙已非紅紫艷麗之色又不炫燿於顯地而自處乎幽晦之所則益闇然矣使世之有目者視之且不能察其美又

楚辭集解卷九章懷沙

七

曰

况以矇眊視之則謂其無文章之可觀也不亦宜乎若離婁之微睇是以規矩方圓之間畧一眇之遂得其正不待如世之瞠者睜睜然正明目視之而後得也使世之有目者立其側且將譏其為近覩也又况以瞽者視之則其謂之無明也不亦宜乎是玄文非真不章也乃天下之至文也微睇非真無明也乃未嘗盡用其明也彼君子之美在其不自暴於外而時或不得已少出其緒餘未盡展其底蘊者世俗遂從而譏之其與矇瞽何以異哉淳于髡諷孟子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且曰是故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嗚呼髡之無目久矣又烏足以識孟子之賢乎夫髡號戰國之智士也且不知孟子之賢則彼黨人之鄙固又烏足以知屈子哉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笱兮雞鶩翔舞同椽玉石今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羗不知余之所藏

白黑喻善惡之混淆也上下喻爵位之錯亂也笱籠也鳳凰雞鶩喻賢愚之反常也椽雜也概平斗斛之器也同椽玉石喻貴賤之無別也此章并上章皆承孰察其揆正而言也黨人謂懷阿比之心而相助匪非者也指上官之徒鄙庸惡陋劣之意固堅僻專恣之意余屈子自謂也所藏謂已之所蘊蓄者下文所言是也藏一作臧古通用或曰臧善也謂不知已之善也亦通瑗按黨人二句結上起下之語自玄文處幽至下莫知予之所有皆謂黨人之鄙固不知余之所藏也或分黨人之鄙固一句結上文不知余之所藏一句起下文容更詳之

楚辭集解卷九章懷沙

八

曰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以牛馬負物曰任以舟車乘物曰載盛多也言所
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濟
渡水也此以車馬任重載盛陷滯於泥濘而不得
渡爲喻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重載盛而
身放棄陷沒沉溺不得成其本志是矣按屈子實
有引重致遠積中不敗之才顧乃棄之而不用使
之濡其尾曳其輪而竟不得濟也悲夫在衣曰懷
在手曰握瑾瑜美玉也傳曰鍾山之玉瑾瑜爲良
窮謂已之困窮也不知所示謂不自誇示於人也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九

田

此以美玉之良喻已之德雖不爲世所用至於困
窮亦必不肯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屈子可
謂得孔子韞匱而藏待價而沽之道矣楊雄乃譏
其如玉如瑩爰變丹青班固譏其露才揚已競乎
危群小之間其誣原也甚矣雖然屈子非故懷其
寶而逃其邦者蓋見楚王同糅玉石一概而相量
不知珍重之所以卷而懷之也嗚呼瑾瑜則不知
貴矣彼黨人之銜玉而賈石而逞其狙詐之術者
楚王乃十襲而藏之雖欲楚之不亡不可得矣按
上二句喻已之有才而不用於世也下二句喻已

之有德而無求於世也然意亦串講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邑犬邑中之犬也群衆也吠犬聲也怪異也非毀
也疑不信君子之道爲可用也尹文子曰千人才
曰俊萬人曰傑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
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王逸曰千人才
曰俊一國高爲傑朱子從淮南之說瑗按俊解無
異惟傑不一是蓋各人所傳之不同未知其審大
抵皆才智過人之稱也庸態謂世俗之常態也王
逸曰庸斷賤之人也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十

日

合於俗故爲衆人之所訕也此章以邑犬群吠所
怪喻庸態非疑俊傑也瑗按柳子厚答韋中立書
曰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
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
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
前所聞者柳子蜀日越雪之說亦足以證屈子吠
怪之意故併附之
文質既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
之所有

文即上所言玄文也質不豔也疏通理也內謂藏之於內而不銜耀也此所以為殊異之文采而非世之紅紫豔麗之色之所比而庸眾豈足以知之哉其謂之不章也宜矣王逸謂能文能質內以疏達是以文質二字並看也亦通材木之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惟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不言衆者承上文也夫內厚質正者惟大人之所盛美而庸眾又烏足以知之哉王逸曰條直為材壯大為朴說文又曰朴木皮也是以材朴二字並看也亦通瓊按自任重載盛至此皆承不知余之所藏而言也又按玄文處幽至此即洪氏所謂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是矣

重仁襲義今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遇今孰知余之從容

重襲皆積累之意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謹厚不放肆輕狂也豐猶富足也王逸曰廣大也謹厚以為豐即上所謂內厚正直文質疏內材材委積是也王逸曰言衆人雖不知已猶復重累仁義脩行謹善以自廣大也得之矣還逢也從容舉動

自得之意言不變其所守而汲汲以求進也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也

不並謂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也洪氏謂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遇湯禹不可慕也亦是故由也言此事自古皆然竟不知其由也怪而歎之之詞邈遼遠也王逸曰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此并上章皆承上庸眾不知已而言夫庸眾既不知已而知已者惟古之聖人也今又不可相慕而慚其思慕之心其何以為情乎此上二章即洪氏所謂思古人而不得見者也

像 懲違改忿今抑心而自強離愆而不遷今願志之有背理曰違不平曰忿自強自勉也像法也此章總結通篇而言謂已改去憤懣之心勉於為善不以憂患而變其節欲使其志之可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屈子之制心立志可謂浩乎其無涯確乎其不可拔者矣或曰懲違改忿如易懲忿窒欲左傳昭德塞違之意君子脩身之功莫切於此克

已之功莫難於此孔孟之後知此者鮮而屈子能以之自勵其殆庶幾乎抑心如書克自抑畏之意謂謙謹畏慎不敢縱肆怠荒矜誇而無忌憚也自強有自強不息之意離愍不遷有獨立不懼立不易方之意願志有像有反身脩德致命遂志之意屈子之所以欲就重華慕湯禹者豈徒漫爲大言以自誇者哉其聖學之功蓋亦嘗講之熟見之真履之素者矣此篇中立不倚之操用心爲已之功重仁襲義之學學者可不朝夕諷誦孰讀而詳味之而漫然以辭人之賦視之是披其華而不食其

楚辭集解以九章懷沙

十五

曰

實也又何益哉或曰此一節與前第二節下四句相照應

進路北次今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次舍也昧昧昏暗貌瑗按此二句似紀行之語又嘗疑此篇乃屈子遷居南土之時或於孟夏有所他適而途中之所作者舊說以屈子南遷郢都在北屈子思念楚國莫得北歸郢都而日又將暮不得前進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蓋謂大故爲死

亡引孟子不幸至於大故以證之故以日暮爲喻遲暮年老之意嘗謂上二句乃紀行之語非譬喻也下二句乃寓情之語以喚轉上章非謂死亡也大故如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豈必死亡而後謂之大故哉其意蓋謂已之所以游衍自適以舒憂娛哀者非樂於閒曠而無志於當世也因已之罪大惡逆有觸君上之怒放置於此限制而不得事君以行道故耳夫既得罪於君矣世既無知已矣古人又不可得而並矣故聊自舒憂娛哀優游卒歲而勉強爲善以堅已志使可爲法於

楚辭集解以九章懷沙

十四

曰

天下後世而已此則屈子立言之意也若以比次爲郢都而屈子思望北歸則哀郢之作乃因秦將白起拔郢燒墓頃襄王已東走於陳而郢都已爲丘墟矣故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然則此時頃襄王已在陳而不在郢矣則所謂進路北次非指郢都也明矣或曰然則所謂汨徂南土者何也曰汨徂南土者蓋泛指已之遷於南土而所謂進路北次者是指當時所適之道路亦南土之北耳不出乎江湘之間也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此亦泛賦南土之

寂寞而見已之限於大故不得仕於朝耳非比興之體也凡此類固有比興體亦有紀實者豈可概視爲寓言邪顧朱子亦不能考證而深詳之朱子嘗曰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議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義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嗚呼朱子之言則然矣瑗嘗取王洪朱子之書而並閱之矣朱子之書不過聊據王洪之書而粗加槩括之耳其離合之間文義之出雖爲分章辨證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十五 日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賢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歿驥焉程兮浩浩廣大貌沅湘二水名分流亂流也或曰支流也言所進之路比次之處乃沅湘所分之支流也亦通言沅湘之水浩浩乎其廣大亂流之汨汨汨然其疾逝也此卽其所見者而賦之也脩長也路卽進路北次之路也幽僻也蔽翳也道亦路也遠卽謂脩路忽卽謂幽蔽也此卽其所經者而賦之也王逸曰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梵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孫陽也善相馬事秦繆公歿死也驥良馬也焉安也程量也一曰式也物之準也言伯樂既死則世雖有良馬無有能知之者將安所程量其才力邪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此章因行役之勞述已放逐於寬閒寂寞之濱抱道自守而世無知己者然上四句亦申篇首滔滔莽莽杳杳數句之意下四句總申後數章之意也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慮余何畏懼兮增傷爰哀永嘆嗚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銘置也類法也此章言人之生受命於天之初其富貴貧賤壽夭窮達已有一定之分而非人之智巧所能移者余嘗有見於此故定心廣慮無所畏懼雖離愍困窮亦不遷其所守也然而猶增傷永嘆者蓋因斯世斯人常度永替喜圓則方玄文微睇反譏不明白黑上下顛倒變常同祿玉石舞雞囚鳳不知其果何如其爲心也是以爲是傷時之嘆耳若夫人之有生必有死此必不可辭者自古皆然吾曷嘗獨愛其死乎不愛其死吾誠足以爲法而世之君子又何疑余於其間哉觀此則屈子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十七

日

之本心可見矣而篇首之嘆豈直爲南土之幽蔽而如賈誼之傷悼其不得以永壽爲情哉嗚呼死生之際出處之分屈子見之真而守之固矣其君子小人反常失序使國敗君亡而已獨不得以效犬馬之智以匡救扶持於萬一又烏能怆然無慨於其中哉是增傷永嘆者仁之至義之盡知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其舒憂娛哀者乃保身之智樂天之誠而知人之稟命蓋有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其憂樂之情固有並行而不相背者矣而後世讀離騷者遂謂其句句爲無聊之詞而

謂屈子終身爲愁神苦思之人憔悴枯槁之客不亦誤乎嗚呼屈子之後似其人者惟陶靖節乎其餘他輩憂則出於無聊樂則出於勉強不足以語此也朱子曰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之短長厚薄以爲天壽窮通之分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矣吉者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物所搖動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陝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洪氏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

楚辭集解

九章懷沙

十八

日

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按朱子洪氏之說深得屈子立言之意但不愛其死者屈子之所能也懷沙礫以自沉者屈子之所不爲也遭放而遂自死自死而復沉淵是豈舍生而取義哉是豈定心而廣慮者哉是豈知乎天命者哉或曰然則屈子之爲此言者何謂也曰屈子之悲愁久矣其爲讒人壅君故也其遷於南土也而悲愁亦復甚焉南土之卑濕損壽也久矣屈子恐人之疑已之悲愁不在於君國而在於已身故發爲此論以明已之心以曉人且使壅君讒人倘一聞之而有察於已之

忠誠戀戀不忘之心萬一召而還之憐而收之使
得以竭智盡忠於君國而不至於速亡疾敗未可
知也此屈子拳拳之本心也嗚呼安得起屈子於
九京之下而與之論離騷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十九

白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思美人

思念也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
君也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蓋亦賢者託言
以思西州之盛王也王逸解此思美人為屈子
思念懷王瑗按篇內曰遵江夏以娛憂曰獨憮
憮而南行與哀郢抽思懷沙諸篇內一二語旨
意相類哀郢乃作於楚襄王二十一年况哀郢

楚辭集解九章思美人

十一

白

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與一反之何時蓋年
猶可紀而尚望其還也此則云獨歷年而離愁
曰寧隱閔而壽考曰命則處幽吾將罷兮蓋歷
年永久非復可紀安於優游卒歲而無復望還
之心矣是此篇作於哀郢之後無疑也雖不可
考其所作之年要之在襄王之時而非懷王之
時則可必也其文嚴整潔淨雅淡冲和文之精
粹者也豈年垂老其氣漸平而所養益純也歟
洪氏曰此篇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
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也得之矣

又按取篇首三字名篇然作之之意實在於此故既以之發端而遂因取之以名篇耳

思美人兮攬涕而佇貽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攬杖而揮之也自鼻出口涕哀泣則有之佇久立也貽直視也攬涕佇貽即詩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之意媒所以約婚姻者也絕斷絕也媒絕以喻已之寡合也路所以通往來者也阻險阻也路阻以喻已之遭讒也結言猶今人所謂博詞續文之意朱子疑古者以言寄意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謂也恐非是詒遺同此章言已思望楚王極爲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二

日

急切悲哀之情不能自已然而貞潔寡合遭讒嫉妬竟無由而得以通其情也上二句述已思君之情下二句述已被讒之害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且以舒中情兮沉菀而不達

此承上章路阻而言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蹇蹇擁塞不通貌煩繁同冤枉也煩冤謂所枉者衆多也猶言甚屈耳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不發謂不能振起而前進也陷滯不發言路阻也申重也如易重巽以申命之申且天將曉也申且猶

言累日也朱子曰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王逸曰誠欲日日陳已心也情被誣之情屈子每以情冤並言之也菀鬱同積也字見禮記沉菀不達猶陷滯不發也然則上章所以詒言者蓋欲訴已之冤情耳此章言已冤不能發情不能達以見終不得結言以詒美人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此承首章媒絕而言亦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本以媒絕喻寡合而又以雲鳥喻媒絕也朱子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三

由

曰承上章而言恐非是願欲也寄附託也浮雲不定之雲豐隆雲神名將奉承也歸鳥疾飛之鳥蓋鳥歸巢則飛尤疾也致辭猶寄言也迅言飛之速也高言飛之遠也當值也言欲因浮雲而寄言於美人則雲師雖相遇而乃徑逝莫我承也欲因歸鳥而致辭於美人則歸鳥飛速而又高不易相值也夫相遇者既莫我承而歸鳥迅高又不易值則此言何時可結而詒邪嘗謂浮雲之游歸鳥之便爲附詒言亦甚易事而雲鳥竟不之許者亦嫉妬之心使然也嗚呼美人既不可得而見矣然媒又

絕焉路又阻焉言又不可結而詒焉其能悲然於心乎此所以攬涕佇貽而哀思瞻望之不容已也或曰上章申言煤絕路阻此章申言言不可結而詒也容更詳之瑗按此上三章卽洪氏所謂思念其君不能自達是也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

高辛帝嚳也舊指高辛之德而言靈盛猶言福隆也玄鳥燕也玄鳥致詒言嚳妃簡狄吞燕卵以生契而有聖德以事堯也天問亦言之而其事則本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四 曰

諸商頌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遂有感於高辛玄鳥之事以見已遭亂世不得如契遇明時事聖君也又承言已雖生不逢時然亦不肯因世亂君昏而遂變其所守以趨時好也慨古傷今之情悲俗勵身之志具見之矣

獨歷年而離慙兮羗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此下三章皆承上章末二句而言歷年離慙謂遭放憂傷之久也憑充積盈滿之意未化不變也憑心未化言已之道義節氣充積盈滿於心雖遭放

逐之久而猶不能變其所守也隱閔猶隱忍也壽考善終也朱子曰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王逸曰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二說得之矣觀此則屈子誠得箕子明夷用晦之道實嘗以壽考而善終也世稱其投水自死是亦未之深考耳若曰羗憑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則易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屈子以之此章言已雖放逐之久隱忍不死而此心之所得者則終不能變化也嗚呼潮陽一行遂欲改心事主視此不亦愧乎瑗按羗憑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特一正一反而言之耳其意一也楚辭中此類甚多讀者須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五 曰

以意會之可也知前轍之不遂今未改此度也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也

前轍猶俗前程前途云耳遂成也度君子立身行已之法度也後做此屈子已知前轍之不遂其志矣而猶未改度者蓋道之用不用在人而所以脩不脩在已君子亦盡其在已者而已矣豈肯因人而遷變其所守哉故荀子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車覆馬顛喻遭放逐而困窮也異路喻古道

也言衆人之所不由而已獨由之所以有顛覆之禍也朱子曰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是矣惜誦曰同極而異路今又何以爲此援也異路無援而顛覆之患其能免乎雖然屈子之好被奇服行異路是豈索隱行怪者哉在俗人則以爲奇異在君子則以爲尋常也瑗按前轍或解作往古之迹言古之忠臣義士鮮有成其志者亦通

勒騏驎而更駕今造父爲我操之遷途次而勿驅今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六 曰

聊假日以須時指嵒冢之西隈今與纁黃以爲期勒控御之意騏驎駿馬也更重復整頓之意駕謂車也勒馬更駕言不以顛覆之故而遂止也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操之執轡也遷謂遷徙更進之意途謂遠巡從容之意次謂路次也勿驅謂不束縛之馳驟之此所以爲善御也車旣覆矣馬旣顛矣猶勒而更之復遷徙途巡於異路之次而善進焉其不易初而屈志可見矣假日借日也須時待時也卽前優游卒歲之意嵒冢山名見禹貢隈山隈也西隈日所入處也洪氏曰指嵒冢之西隈

言日薄於西山是也纁淺絳也日將入時則色纁且黃蓋黃昏之時喻人之年老也指嵒冢之西隈與纁黃以爲期蓋自誓此心終身而不改耳自欲變節以從俗至此卽洪所謂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是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屈原庶幾乎此矣朱子釋爲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達去以俟命也失之矣

開春發歲今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今遵江夏以娛憂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七 曰

開春發歲謂春初歲首也白日晴日也悠悠長貌入春則日漸長故曰白日出之悠悠蕩志謂開豁其心志也愉悅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哀郢曰江與夏之不可涉是也娛憂猶言消愁也此章言乘此清明之候取樂以忘憂也瑗按此章似發端之辭與上章雖若絕不相蒙而其實承聊假日以須時而來也大抵此篇文字作兩平看前七章是一意後六章是一意篇末一章則總結通篇之意也前一半言其所得者不可變易後一半言其所得者足以自樂也又按此章首二句則此篇之文乃因春日游衍之際觸景興懷有所感於中而作者

海虞吳訥乃謂此篇皆比而賦體此章又無與義以章首二句為興大誤矣屈原之大節雖見於史記而中心之委曲行事之始終與趣之幽眇人品之佚宕其詳則不可得聞矣尚賴楚辭諸篇考見其一二而可概視之以為託言邪嗚呼此可與智者語難與拘儒道也

攬大薄之芳蔭今奉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今吾誰與玩此芳草

大薄大叢也不及古人謂不得與古之君子並生其時也玩美也芳草指上二物喻道德之美也此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八

日

章言已採取芳草以為佩飾而因嘆俗人既不知此古人又不可及則將誰可與玩賞此芳草者乎蓋深憾濁世知己者之希也夫屈子已知前轍之不遂矣車既覆而馬既顛矣而猶眷眷思及古人焉可謂愈挫而愈銳者矣瑗按此亦承上章而言夫遵江夏以娛憂者亦欲採取芳草以為玩飾耳是豈無益之遊而費此青春白日以恣淫樂也哉解篇薄與雜菜分備以為交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值個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缺芳與澤其雜糅兮羌

芳華自中出

解折而取之也篇篇蓄也篇薄謂篇蓄之成叢者備具也謂以篇薄雜菜兼收而並用也交佩左右佩也續紛盛貌繚轉繞而又繞也遂易詞也萎絕離異謂枯槁斷爛不耐久也如悲回風槁而節離之意篇蓄雜菜皆非芳香久固之物此言南夷俗人之所喜佩者也下文所謂觀南人之變態者指此也吾且值個以娛憂者指上二章也竊快在其中心言已獨得之樂而南人不知也揚厥憑而不缺言已發揚其中心之所得者而無待於外也芳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九

日

澤雜糅謂佩飾之盛也指上章芳草而言芳華言其氣之香色之麗也芳華自中出有諸中者則形諸外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芳華自中出之意也觀此二言則屈子之所得者深而進於道矣豈後世詞人墨客無所得而漫為是言者比哉嗚呼屈子則攬芳蔭宿莽以為佩矣南人則解篇薄雜菜以為佩矣其意趣不同如此雖欲強之以從已不亦難乎故南人萎絕而離異者無所得故也屈子羌芳華自中出者有所得故也南人本無所得如此雖又使之不萎

絕而離異也其可得乎朱子曰且復優游忘憂以
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
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於外物也此上分
章是依朱子本按攬大薄之芳匪四句屈子言
已之所佩解篇薄與雜菜四句言南人之所佩吾
且儻個以娛憂二句申上八句而結言之也竊快
在其中心四句雖承上言當分爲別章以屬下文
也楚辭中每有意斷而韻不斷韻斷而意不斷者
讀者幸詳焉或曰此章首四句亦屈子之自言言
已解去篇蓄雜菜而備芳菲宿莽以爲交佩而佩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

曰

之繽紛繚轉其芬菲之盛如此顧乃爲世所棄遂
至萎絕離異也亦通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
居蔽而聞章

此亦承上章而言郁郁香盛貌遠烝謂香氣薰烝
襲人之遠聞也承上章芳與澤雜糅而言滿內外
揚積於中者深故發於外者盛也承上章芳華自
中出而言情發於外者質存諸中者信誠也可保
猶言可必也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守者固也按
按情亦可訓爲實今對質而言又自有內外之分

也王逸曰言行相副無表裏也是矣情與質信可
保則與南人之變態異矣居處也蔽障蔽也如易
所謂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覲
之意也言讒人之蔽隱人君之鄣壅而放已於蔽
幽也聞聲聞也章著也居蔽聞章可謂遇之而愈
光抑之而愈揚者矣是豈遂萎絕而離異者可比
邪王逸曰雖在山澤名宣布也是矣下二句又申
上二句而推言之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芳華自中
出遂言其郁郁遠烝皆由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
雖蔽而其名聞自章也按朱子之說亦是但以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一

曰

誠實釋信字與情質二字並看非是又按屈子之
郁郁遠烝其芬芳可謂極其盛矣而楚之君臣舉
不能有所薰陶漸染而畧變化者何哉豈非穢德
蔽固之深乎

今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
憚褰裳而濡足

薜荔生於木者芙蓉生於水者憚畏難也屈子思
美人之情可謂急矣媒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詒矣
此令薜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特一舉手一投
足之勞則言可結而詒矣媒不絕而路不阻矣美

人可得而見矣顧以爲憚而不爲者朱子曰內美
既足耻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是此憚
者非不能也不爲也觀此則前諸篇屢屢以理弱
媒拙自恨者豈誠然哉特反言以責譏人之嫉已
人君之不察耳此所謂憚者乃其不肯變節以從
俗易初而屈志之本心也故曰情與質信可保兮
則上章所言者豈欺我哉瑗按王逸曰意欲升高
事貴戚也誠難抗足屈踈踈也意欲下求從風俗
也又恐汙泥被垢濁也是蓋以緣木爲升高濡足
爲下求亦自一說不可不知或曰趾當作指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二

曰

登高吾不悅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
與而狐疑

此承上章而言登高不悅入下不能言不能與世
浮沉也朕形不服言已身之倔強也朱子曰形偃
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得之矣然又自以爲
疑者猶孔子曰吾道非邪之意蓋反言以見吾道
之爲是耳屈子豈真遂有所疑於其心哉王逸曰
事上得位我不好也隨俗榮顯非所樂也其說似
又以登高申緣木入下申濡足也亦通

廣遂前晝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

白日之未暮也獨煒煒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廣擴而充之也遂必欲成之也晝謀也前晝言初
心之所謀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凡人之欲
有所爲者皆謂之謀也與懷沙章晝之晝同前晝
存諸心而欲有所爲此度措諸躬而巳有所行者
也或曰前晝猶上前轍也命如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之命處幽謂遭放逐而不
顯用於時也罷如字休也吾將罷兮猶吾已矣夫
之意言道之不行也舊註讀作疲謂身勞苦也非
是白日未暮猶言此身尚未死耳欲及時脩德立

楚辭集解 九章思美人

十三

曰

行也喚上廣遂前晝二句煒煒獨行貌南行謂遭
放逐於江南也楚國爲南方而沅湘之間又楚國
之南也故曰南行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之末世遭
亂而西逝流沙者也言已之所以煒煒南行獨耳
爲此隱忍而不死者非貪生也蓋思古人遭亂亦
嘗通逸遠去以全身而已亦欲竊比於我彭也然
則屈子寧隱忍而壽考遵江夏以娛憂雖歷年離
騷車覆馬顛而竟不能屈服其志哀傷其心變易
其節者亦有所真見則未易惑有所真得則未易
移矣是豈胷中無物而漫爲此言以誑人者哉嗚

呼屈子之於道可謂有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惜往日

瑗按史記屈原傳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彙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

楚辭集解九章惜往日

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

屈平洪氏補註朱子集註皆援此以證篇內之所言是也洪氏又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然則此篇其作於此時歟朱子以為臨絕之音非也瑗按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事楚說懷王曰楚誠能閉關絕齊願獻故秦所分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相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弗聽遂絕齊交後果見欺於張儀屈原其

或亦諫此事有觸王怒而王遷之歟取篇首三字以名篇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昭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惜歎也往日指向任用之時也曾嘗也命君命詔君命臣之詞即詔詔之詔今亦言詔命詔倒文耳昭明也詩指楚先王之法度也王逸曰君命屈原明典文也得之矣詩文古之通稱也下二句不過申言昭詩二字耳先功謂楚先王之功烈法度之所在功烈之所在也昭猶示也法刑法度制度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二

士

即史記之所謂憲令也嫌疑謂法度之有同異而可疑者嫌疑之際苟不昭明之則法無一定之規而民莫知道從矣此章屈子追歎往日嘗見信任於王而受王詔命昭明一代之憲章以植國紀宣承先王之功烈以示下民明白法度之嫌疑以為畫一使下有所遵守知所趨避而不敢惑世以誣民也爰按史記謂懷王使原造為憲令觀此則亦不過因先王之法度而昭明之耳屈子推功於先王固得立言之體而其才能之美亦自不容揜也史記但知懷王使原造令而不知其為先王之令

也世稱杜集為詩史而不知楚辭已先之矣

國富強而法立今屬貞臣而日嬉秘密事之載心今雖過失猶弗治

貨財足曰富甲兵盛曰強法立謂法度彰明民不敢犯也獨言法者省文耳富強法立則教養無盡而外侮日消矣屬付也貞臣廉潔正直之臣原自謂也日嬉謂人君終日無事而游息所謂逸於得人也秘不泄也密事幾密之事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事固當密而密事自古有之君子慎之蓋戰國之時征伐會盟從橫游說之徒往來列國會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三

士

無虛日而密事更多尤所當慎者故屈子特言之使造憲令是一事也載心藏之於心也無心曰過意外曰失弗治不加之罪也此章承上言已初見信任致治有效君享其成時有密事秘不敢泄其盡心於國如此故君亦知其忠誠雖或有過失且寬而宥之不加之罪也此上二章述已往日得君之專

心純麗而不泄今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今不清澄其然否

純專一也龐敦厚也泄漏也王逸曰素性忠厚慎

語言也得之矣懷沙篇曰文質疏內又曰材朴委積又曰謹厚以爲豐則屈子之爲人可知矣讒人巧言之人古所謂壬人佞人佞人是也指上官大夫也嫉惡人之有也史記之所謂爭寵而心害其能是也含蓄也怒心不平也清澄猶鑑察也譬如水之清澄則可以鑑物而濁濁則不能也然是也否非也此章承上言已忠誠之心專壹敦厚國之密事未嘗敢泄不幸遭讒人嫉已之功而妄愬懷王遂不鑑察其是非而深信之含蓄憤怒以待已也或曰屈子之純龐不泄如此而上官之讒佞屈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四

士

子非不知之懷王命造憲令胡爲使上官見之豈非幾事不密則害成乎瑗曰此說非也所謂不泄者蓋不泄之於外人與鄰國耳豈有同列而不與之共謀國事者乎此益足以見屈子之心光明正大平生無纖芥可疑者或曰然則上官欲奪之而原不與何也曰憲令國法也懷王使造君命也豈得而與之乎同列而不與之見屈子不爲也欲奪之而遂輕與之屈子不敢也

蔽晦君之聰明今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今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今盛氣志而過之

蔽壅其聰也晦郭其明也虛本無是事而空言也下所謂讒人之虛辭是也惑亂其君之心志也論語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是也誤謂使君用舍倒置舉動錯謬也欺罔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是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讒人騁虛誕之浮說惑人君之心志誤人君之政事甘爲欺罔而不辭何哉朱子曰虛惑誤然猶畏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此二句責讒人之欺君以申上章遭讒人而嫉之一句之意參謂反覆相參也如易參伍以變之參驗證也考實謂考察其事情之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五

士

果有無也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即參驗考實之說也屈子嘗自許曰言與行其可迹情與貌其不變懷王苟一參驗以考實則屈子之忠見而讒人之欺得矣其如懷王之不寤何遠謂久遠也遷絀而放之也弗思謂不念往日之好也瑗按此篇作於初放之時洪氏謂懷王十八年復召用之有使齊諫誅張儀之事則此遷未爲遠也屈子遽以遠遷弗思而望懷王何也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屈子愛君憂國之心實未嘗有一日而忘乎楚懷者

矣故才一遷放遂以爲君忘乎已其孟子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之心乎屈子之忠於是乎爲至矣
毀人之善曰讒媚人之意曰諛溷不潔也溷不清
也惟人君之不能清澄其然否此讒諛之溷濁得
以入之也盛氣志謂怒之甚也過之謂罪之也漢
書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是也或曰過之謂過於
怒也亦通此四句言懷王輕於信讒而怒遷乎已
以申上章君含怒以待臣二句之意上章猶言讒
人之嫉乎已也此則責其虛惑誤以欺君矣上章
猶言懷王含怒以待已尚未至於暴也此則言其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六

七

盛氣志而過之加以罪矣此上二章述已遭讒
之禍

何貞臣之無罪今被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今
身幽隱而備之

謗謗猶誹訕也罪自外至曰尤慙愧也景亦光也
光景猶言光輝也誠信之見於外者也不僞曰誠
以實曰信光景誠信猶易之所謂篤實光輝者也
幽隱謂僻居而晦處也備豫防也無罪見尤固被
讒人之害然而光景誠信屈子可行不愧影寢不
愧矣矣顧以爲慙者正不慙也正所以慙小人也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七

七

其意若謂吾之事君竭智盡忠如此反遭讒遠遷
回顧光景得無慙乎蓋實反言以深表已之誠信
以見小人愧已之不能而遂嫉妬以謗誹之其由
正在此也洪氏曰言已誠信甚著小人所慙也朱
子曰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
敢不爲之備也必合二說而意始盡至於身幽隱
而備之又若不使誠信之光景復見於外蓋懼讒
人之窺伺人君之不察而禍殃之有再也是亦反
言以見已誠信之不改而小人害君子之心無時
而已也其情亦可悲矣嗚呼往日得君之專雖過
失而猶弗治一遭讒人之嫉雖無罪而乃見尤君
臣之反覆邪正之相傾可畏哉瑗按身幽隱而備
之王逸曰雖處草野行彌篤也洪氏曰身被放棄
多謗謗也二說亦通王意是以下二句串講俱申
明無罪之意洪意是以下二句分帖上二句

臨沅湘之玄淵今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今
惜壅君之不昭

沅湘二水名玄黑色淵水深之處也水深而絕故
曰玄淵自忍沉流蓋死者人情之所不忍今言欲
投淵而死故曰自忍沉流卒終也或曰猶徒也沒

身喪其身也絕名滅其名也壅如淤泥之壅塞不通也壅君不昭謂君之聰明蔽晦信讒不察也此章承上言已無罪見尤誠可忿恚遂欲臨淵而沉不立於惡人之朝終亦喪身滅名而已矣壅君不明情究無與之伸者則死又何益哉屈子嘗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則死非屈子之所難也而為此言者非愛其死也蓋謂死有益於人君有益於身名則死可也今人君不察情究莫伸徒使身喪名滅與草木同腐又奚以死爲乎此屈子立言之意也上二句是極推已之惡惡之心不欲與讒人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人

二

並生於世蓋反言以見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已之遭君不明死爲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後世不深詳其文意俱解爲實欲臨淵自沉誤矣瑗按惜壅君之不昭是指懷王非指讒人也王逸曰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得之矣朱子乃曰沉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不責懷王而責讒人其意善矣但照本文詞理不順似爲牽強曲解非屈子本意也篇末惜壅君之不識放此

君無度而弗察今使芳草爲數幽焉舒情而抽信今

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今使貞臣爲無由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藪大澤也幽暗也本謂幽藪而言藪幽倒文以協韻耳芳草宜殖於階庭而今反棄之於幽暗之藪澤以喻君子當立於朝廷而今乃放之於寂寞之江濱也或曰喻上章沒身而絕名也言苟徒死則壅君不明不能旌表善人身沒名絕如芳草之萎於幽暗之藪澤無有知之者是其與草木同朽也亦通大抵此章與上章俱反覆言其死爲無益而已不必死耳情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九

士

被讒之由也信事君之忠也恬安也初終曰死既葬曰亡聊苟且之意言安於死亡亦甚易事但不欲苟死耳臨淵自沉身沒名絕是苟死也孰謂屈子爲之哉洪氏解爲不欲苟生誤矣苟生固屈子之所不爲而苟死尤屈子之所不爲也故曰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屈子審之久矣講之熟矣一遭放逐而遂沉流何以爲屈子鄣壅蔽隱甚言其君之不明也無由謂無罪而被謗見尤也此章承上壅君不昭而言君之無度弗察致使君子失所情信莫達無故被遷也或曰無由謂讒人壅

蔽君之聰明使貞臣無由而舒情抽信也王逸曰
欲竭忠節靡其道也朱子曰無路可行也二說似
又謂無由而行其道也俱通瑗按自惜往日之曾
信至盛氣志而過之是述已有功而遭放自何貞
臣之無罪至使貞臣爲無由是明已無罪而見尤
皆由於讒人之蔽晦人君之不察也然人君之不
察又由於讒人之蔽晦讒人之蔽晦又乘夫人君
之不察二者相爲終始輾轉固結而不可解此所
以君子一遭放絀而遂情莫能伸身不復返矣嗚
呼貞臣之與讒人其邪正之不能相容也如此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

士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
審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百里姓名奚虞臣也虜俘囚也晉獻公虜虞君與
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爲秦繆公夫人媵奚亡走宛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
囚與語大悅授以國政號五羖大夫瑗按五羖大
夫猶三閭大夫或當時秦之官名耳後世好事者
因而實其事也伊尹名摯湯臣烹調和飲食之味
也庖厨烹調宰殺之所伊尹烹庖之事天問有綠
鵠飾玉之說孟子有割烹之說史記淮南有負鼎

之說孟子已辯之矣呂望姓姜名牙呂從封姓太
公望其號也歸文王後佐武王以伐商故離騷天
問皆以爲文王舉之此又曰武王可通用也屠謂
宰割也朝歌地名其事史記及諸傳多有之但稍
異同耳甯姓戚名衛人脩德不用退商於齊宿郭
門外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爲商聲謳南山之歌桓
公過而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召與語大悅
遂舉而用之孰云猶言誰謂也此章言古賢聖之
才德非遇賢聖之君舉而用之則四人者不過烹
屠商虜之賤耳誰謂世俗之溷濁能知之也哉概
想四人之遭遇以見已之不逢時也傷今思古其
志亦可悲矣或從王逸朱子無由之說謂此四臣
逢此四君得由而行其道者也承上而言亦通一
言此段王逸無註恐原本無之未知其審姑存之
以俟後世君子有所考焉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一

士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
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吳指吳王夫差也信讒謂聽宰嚭之言也味蓋言
事必參驗而後知其虛實譬之食物必細咀嚼而

後審其美惡也子胥夫差相伍員也後憂猶言後悔也子胥諫夫差滅越不聽後賜劍自殺及越之滅吳夫差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屈子之言指此事也介子名推立枯謂抱樹而燒死也或曰謂割股以食晉文君也股肉割則血枯足所以立者故曰立枯寤覺也優游言其德之大也思念也久舊也遠游曰思舊故以想像親身言不離左右也文君出三十九年而子推從之故曰思久故之親身縞素白綴緇也諸說載文公爲公子時遭譖出奔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文公

楚辭集解

九章情在日

十二

士

得國賞從行者失亡子推子推逃入綿山文公後覺而求之子推不出因焚其山子推抱樹燒死文公遂封綿山曰介山禁民樵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屈子之言似指此也洪氏據左傳史記而不信燒死割股之事朱子曰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而燔之說固不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瑗嘗謂割股之事不可必其有無而焚山之事甚爲迂闊姑從諸說以俟後之君子云此章引子胥事見無罪而見殺引介子事見有功而不賞不得如上四人之遭逢

也嗚呼子胥死而夫差猶悔之介子枯而文公猶報之乃若一遭放逐而懷王竟弗後憂竟弗思久故之親身明法之功反爲讒人之媒日嬉之樂反爲盛氣之怒此又屈原之不得如二子之遭逢所以慨想之深也二子可謂不幸中之幸而原則不幸中之尤不幸者也瑗按思久故之親身蓋謂文公思念介子往日相從出亡之久而故舊親愛之情不能忽然故旣封之而又哭之而割股之事自在其中矣洪氏之說爲是王逸解親身爲割股朱子仍之今詳文意不甚穩順姑從洪說又按子胥

楚辭集解

九章情在日

十三

士

事只兩句介子事乃六句下五句鋪陳文公報德之事故又以介子句倒上此亦作文之法不可不知或曰此蓋言君之報臣故介子事有可陳者而子胥則無之曰非也子胥事亦儘有可言者若亦鋪陳數句則冗矣只以信讒弗味死而後憂八字該之則子胥之冤宰詬之讒國家之敗亡夫差之悔恨俱見於言表矣夫旣曰後憂則夫差爲越所滅臨死之悔蓋欲如文公之報介子有不能矣是夫差之憂又不得如文公之寤也雖然子胥之賜劍而死責在君也不得已也子推之抱木而燔爲

已甚矣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二子之死亦自不
同因併及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訛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盡心曰忠實踐曰信死節不變其所守忠信之道
也訛謾皆欺也不疑人君信其欺而不疑也省亦
察也按猶考也弗省察而按實即上弗參驗而考
實之意也此二句申言訛謾而不疑也芳言其氣
之芬芳也澤言其質之潤澤也指蘭玉佩屬而言
糅亦雜也雜糅言參錯而並陳也芳澤雜糅喻君

楚辭集解

九章情性日

十四

士

子之備道全美而悉有衆善也且明也如詩昊天
曰旦之旦此二句申言忠信而死節也此章直結
至篇首通古今而泛言之謂君子小人之事君有
誠偽之不同而人君則每售其偽而仇其誠小人
之讒佞則信之而不疑君子之節義則不肯爲申
明而別異之也嗚呼後世人君可不知所鑑於此
哉瓊按不疑或作論語居之不疑之不疑言小人
之行欺詐肆然自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也亦通
王逸以爲指張儀欺詐之事非是也

何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瘴

今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妓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妬入以自代

早歿謂望秋而先零也霜露之所凝結也從上而
墜曰降降而至地曰下戒如戒道之戒微霜降而
芳草歿喻讒言入而君子殺也觀微霜則知讒言
之入亦甚詭矣觀早歿則知君子之殺不待辱矣
諒信也聰不明一作不聰明非是易噬嗑上九象
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夫九四象曰聞言不信聰
不明也楚辭用此如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之類或

楚辭集解

九章情性日

十五

士

用全句或易一二字往往喜用經語此雖末事亦
可見屈子之所學也前言虛惑誤又以欺故并聰
明而言之此則專罪其聰之不聰而使讒諛日以
得志也上二句實讒人之肆害下二句責人君之
信讒蕙若二香草名謂蕙若不可佩喻小人讒君
子之無益於人國不可用也若淳于髡之譏孟子
是也妬者忌人之有也佳冶謂容貌之美芬芳謂
服飾之盛言美人也申嫉賢之意或曰佳冶指下
西施芬芳指上蕙若楚辭每參錯成文此類甚多
嫫母醜婦也或曰黃帝妻荀卿子佺詩亦言之妓

妖媚態好如字洪氏音耗朱子仍之非是自好自以爲美也申言謂蕙若其不可佩之意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者也自代謂醜婦奪美女之寵也醜婦自以爲美而謂美人之不美喻小人自以爲賢而謂賢人之不賢是以讒妬入而得以自代也此二句又總申上四句此章承上言小人之害君子人君之信讒言自古皆然理勢之所必至者豈獨今日乃爾哉蓋屈子自憫之詞也瑗按西施之美人皆知之而醜婦得以代之者妖媚故也君子之賢人皆知之而小人得以代之者讒楚辭集解九章情往日 十六 士

曰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狹細旃明師勸戒之益而已哉離騷足以當之矣六經之外其餘蓋不足以語此願陳情以自行今得罪過之不意情寃見之日明今如列宿之錯置願欲也陳列也情今日誣枉之情也白明也行平生正直之行也過如前盛氣志而過之之過不意出於意外之變不期而至者也謂今日之被怒遠遷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蓋謂無罪見左而遭讒之楚辭集解九章情往日 十七 士

於天自有確然之度數一定而不可易燦然之光
輝明白而不可揜懸象著明更歷萬古而不可磨
滅者也人君苟一考驗之則屈子之情寃豈有不
畢見而日明之如衆星之錯置於天也哉此章言
已爲讒人所嫉以致得罪於君欲一自暴其中情
之冤枉使人君洞達其忠佞之辯而無由也

乘騏驎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汭以下流兮
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譬與此其無異

騏驎駿馬也王逸解作駑馬非是馳騁疾走也轡
馬韁銜馬勒所以控御乎馬使不得奔逸者也載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八 土

亦乘也言人乘駿馬而馳騁之又無轡銜以控御
而鮮有不顛仆者矣汜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下
流則水勢順而湍流急也舟巨航也穩於汜汭而
楫又所以權舟者也言人乘汜汭之小筏以渡順
流之急水又無舟楫以豫備之而鮮有不覆溺者
矣背畔也法度卽篇首所言傳之於先王而昭明
於屈原者也心治任已之私心而爲治也此指上
二事也騏驎汜汭譬國家也轡銜舟楫譬法度也
背畔法度而任已私心以爲治其與無轡銜而乘
騏驎無舟楫而乘汜汭又何以異乎吾見用舍不

當賞罰不公庶事叢勝佞俛馬質質焉莫知所之
而鮮有不淪胥以亡者矣屈子之言可謂善譬而
警懷王之意亦深切矣嗚呼昔者明法度而國治
君安今者背法度而國亂君危是屈子之去留係
國家之治亂人君之安危豈可聽讒而遠遷遂弗
思以還之也耶不數十年而國遂滅於秦其背法
度棄賢人故也屈子之言豈不驗哉使懷王信任
屈原委之終始急誅張儀之欺不赴武關之會脩
明法度進用賢人則國雖至今存可也秦雖虎狼
安能噬予哉此章歎今日背法度之失與篇首二

楚辭集解 九章惜往日 十九 土

章相應或曰亦承上章而言上言已欲見君一明
其寃而人君終棄之不可得見然棄已卽所以棄
法度也蓋法度非屈子不能明不能明而妄用之
與背之同也亦通瑗按承汜汭以下流王逸曰乘
舟汜舩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汭楚人曰柎秦人曰
楸也又一本正作柎爾雅曰舩汭也又曰庶人乘
柎王逸是從爾雅以舟舩解汭以汭屬上并乘字
爲義也朱子曰汭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是又以
汭屬下并汭字爲義也二說未知孰是瑗嘗疑其
俱非也蓋汭泛通汭浮通汭汭汭謂水也對上騏驎

而言乘馬必須轡銜渡水必須舟楫如此解則詞
順理明若以汜汭爲編竹木之濟具則下言舟楫
又不通矣朱子亦悟其不通故疑舟楫宜改作維
楫若編竹木之汜汭又安用維楫也蓋爾雅本作
柎後人誤以楚辭之汭解爲柎故刊爾雅者遂改
柎爲汭而刊楚辭者又改汭爲柎輾轉相譌卒莫
之正也然無所考據不敢自是前解姑從朱子之
說而因附鄙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宰湓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
惜壅君之不識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二十

士

湓死謂爲水所淹溺流亡謂爲水所漂浮言自沉
也恐懼也禍殃有再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
得之矣朱子謂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辱爲臣僕頗
覺牽強非是有古又通用再復也言又復加之罪
也或曰有如字本謂再有而曰有再者倒文以協
韻耳亦通畢辭猶言盡言也卽指此篇之文也識
如字音志者非是不識猶不昭也此章設言已之
遭讒被遷情寃莫訴苟不作文以極言已之衷曲
以表已之素行而徒赴淵自沉則壅君不能察識
鮮有不信昔日讒人之言以爲實事怒今日自沉

之死以爲懟君矣旣信其讒怒其死能不復加之

罪乎此理勢之所必至者也是屈子之不死者懼

其旣死而讒人復躡其後壅君不察其情而有莫

大之禍也觀此則屈子之本心可見而實未嘗自

沉也彰彰矣後世不深考其旨意之所歸遂謂其

真投水死其亦不詳之甚也瑗按前惜壅君之不

昭但謂已死則壅君不明其故不能旌表其志節

徒使身沒名絕寂寞無聞與草木同腐耳此惜壅

君之不識則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但一已之身

名而已詞愈切而情愈悲矣夫介子之死文公猶

楚辭集解 九章情往日

二十一

士

封之乃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屈子欲死乃懼其

沒身絕名禍殃有再是則楚懷又晉文之罪人也

嗚呼有功而不念無罪而見尤已可悲矣而欲死

則恐其沒身而絕名不亦重可悲乎身沒而名絕

重可悲矣斯亦已矣而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亦

尤可悲乎徒生則獨受其謗欲死則不能自明使

非自畢其辭作爲此篇以陳其情以白其行以明

其寃則天下後世又孰從而知其忠誠之至讒妬

之深如此哉此章與臨沅湘之玄淵二章相應瑗

按此篇大旨言已始見信而終疏法旣立而復廢

國既治而復亂有功不伐無罪見尤情不能達冤不能伸小人之欺君誤國人君之信讒不察也嗚呼以貞臣事壅君遭讒人欲始終信任而不放逐也難矣哉洪氏曰此篇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邪以諂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

九章惜往日

三十一

十一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橘頌

橘樹名也頌者詩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也洪氏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其說是矣篇內之語皆形容橘之盛德故屈子以橘頌題之後世詠物之作其昉於此乎夫屈子之作離騷其所取草木多矣而獨於橘焉頌之何也蓋物之受命不遷誠無有如橘者故取以為喻而自託也非泛然感物而賦焉者比也故篇內言之重詞之複蓋不覺其反覆詠嘆淫泆之深也其亦有當於其心也乎或曰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北為枳是橘生南國踰淮而北則化為枳其物之易變者無如橘也安得謂之受命不遷乎曰可以南不可以北此正可見其獨立不遷也若在彼則生於彼則生於彼則非深固難徙不流不淫者矣故屈子獨於橘焉頌之也但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後之所作者也或曰九章餘八篇皆言放逐之事而獨以此篇為平

楚辭集解九章橘頌

十一

十一

日所作何也曰九章云者亦後人收拾屈子之
文得此九篇故總題之曰九章非必屈子所命
所編者也又安得以此篇爲放逐之作乎細觀
其辭而玩其旨可見矣或曰此云行比伯夷後
悲回風篇曰見伯夷之放迹其辭抑何同也曰
此正可見屈子幼而學之者此也壯而行之者
此也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屈子有之矣安得以
伯夷所引之人偶同而遽爲放逐之作乎自孔
子發歲寒之嘆而後松栢之節著自屈子作不
遷之說而後橘樹之德彰也讀者可不深警於
心而自勗之也哉若徒以辭焉而視之則屈子
垂教之志荒矣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二

士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后后土也皇皇天也嘉美也后皇嘉樹謂橘樹乃
天地間之至美者也服習也受命謂稟天地之氣
以生也遷徙也受命不遷卽記所謂橘踰淮而北
爲枳也之意南國謂楚國也楚國在江之南故謂
楚國爲南國漢書江陵千樹橘是楚地正產橘也
或曰南國泛指江南則楚自在其中亦通此章文
意當串看本謂橘者乃天地所生之美樹而來服

習南土不可移徙也嘉樹二字一篇之綱領篇內
皆頌其道德志行之可嘉而其所以可嘉者又在
乎受命不遷也故不遷之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其論與屈子受命不遷之意同
瑗按上二句還從王逸之說爲是朱子曰后皇指
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
其土也其說頗覺迂闊而亦無所據也禹貢淮海
維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是南國之有橘也久矣豈
因楚王好草木之樹而後橘來服此南國哉來服
云者卽受命不遷之意王逸所謂服習南土便其
風氣是矣來字須活看非謂自彼處而移來此處
也且楚王喜好草木之樹亦德政之荒也屈子不
能諫之而反頌之何以爲屈子况使楚王果能知
喜好此受命不遷之嘉樹則必知喜好屈子之爲
人矣又豈肯放而逐之也哉讀者詳之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深固謂深根固蒂也徙猶遷也壹專一而不二也
朱子曰以其受命獨生南國故壹志而難徙也夫
橘踰淮而北爲枳誠難徙也然以樹而謂之曰志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二

士

者學者當以意會不可泥也篇內意皆放此素榮
白華也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若對舉則當分
而單言亦可通稱也可喜猶言可愛也言橘葉綠
華白紛然盛茂誠可愛也上二句言根株下二句
言華葉

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曾層同重疊也一曰增同謂高也並通剌利也棘
枝之刺也枝棘果之所著者也果草木之實可食
者也今俗作菓其形圓故謂之圓果搏與團同圓
貌也或曰此句錯文本謂橘實其形團圓耳或曰

楚辭集解九章橘頌

四

二

搏聚也附着也謂橘搏生於枝棘之間耳亦通青
果未熟時色也黃果已熟時色也雜糅猶言參錯
謂果色之或青或黃先後生熟之不同也文章謂
青黃之色相間雜而成文章也易曰物相雜故曰
文又曰故易六位而成章此青黃雜糅之所以爲
文章也爛光輝鮮明貌上一句言枝棘下三句言
果實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組宜脩姱而不醜兮

此章承上果實而言精色言外皮色之精明也內
白言內瓢色之潔白也所謂金衣素裏班理內充

是矣類猶似也天下之道莫貴於精明潔白故橘

之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組盛貌宜脩謂脩飾之
得宜也相君曰美要眇兮宜脩是也姱美好也不
醜不惡陋也此句即申言宜脩之意宜脩二字又
承精色內白而來也瑗按王逸曰橘實赤黃其色

精明內懷潔白其說未善蓋精色內白青黃皆有
之青者自有青之精白也洪氏曰青黃雜糅言其
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以精色內白俱
作內講亦通但俱作內講則紛組二句又當總承
圓果以下五句而言讀者詳之又按篇首至此或

楚辭集解九章橘頌

五

二

總言樹之嘉或泛言樹之性或言根株或言華葉
或言枝棘或言果實或言其外或言其內其詞悉
備而其意互見也皆發橘樹之所以爲嘉而可嘉
之義自喻之意自見之矣曰志曰行曰道曰德其
旨趣亦自明白而不煩解說矣王逸以深固句爲
比已志之忠信華葉句爲比已行之清白枝棘以
象武固果以象文餘皆倣此不能盡出其說頗覺
支離穿鑿太甚不必從之讀者幸以意會可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嗟嘆詞也爾指橘而言幼志謂不遷之志自受命

之初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有以異調與衆木不同也洪氏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已志其說是矣瓊按前四章其嘉樹之可喜者亦以畧盡此下三章蓋即前義而復申明之若反歌之類是也末二章乃結言之以明已效法之意若亂辭之類是也其文雖短少而體裁亦秩然而完也又按嗟爾幼志王逸以爲指衆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以異於橘也獨立以下爲屈子直陳已之志行非是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六

二

廓寥廓也落落難合之意蘇王逸曰寤也洪氏曰死而復生曰蘇魏都賦曰非蘇世而居正字本於此瓊按蘇猶醒也俗語亦謂之蘇醒蘇世獨立猶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之意或曰蘇疎也謂與世相疎遠也橘樹之扶疎而不偏倚有似乎君子之獨立於世也或曰蘇與疎或古通用或聲相近而訛也或曰蘇取也卽離騷蘇糞壤以充穰之蘇謂不見取容於世而獨立也劉向九歎逢紛篇曰吸精粹而吐氣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是也其說亦通容更詳之橫如橫逆之橫謂惡俗

也洪氏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瓊謂惟其無求故難徙惟其獨立故不流詩曰不枝不求何用不減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遷世無悶又曰旁行而不流記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橘樹似之矣屈子有之矣嗚呼當戰國之世環天下皆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雖有聰明智巧之士鮮不靡靡詭隨而垂涎乎富貴者屈子之生於其時獨廓然無求不遷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獨立乎萬物之上豈非中流之砥柱也哉泰山巖巖之氣象孟子不得擅於其時矣或曰橫古衡通用平也如水之平而不流也更詳之瓊按此章承上獨立不遷而言上二句申言不遷下二句申言獨遷也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七

七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凡草木之中實者皆謂之心橘樹并果之密緻而無蟲蠹損害於其內卽閉心自慎終不過失之意也其人之或與或取樹果初非有意於擇人而施之卽秉德無私參天地之意也獨立至此皆發明幼志有異之義其辭非若前四章之顯切讀者須以意會不可以辭害意也

如以辭而已矣此王逸之所以直爲屈子自陳已志而不指橘言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并猶盡也謝猶去也歲并謝猶言沒齒終身云耳

朱子曰并謝猶永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

身友之矣其說是矣洪氏曰言已年雖與歲月俱

逝願長與橘爲友也瑗按此二句一意本謂願終

身長與爲友也洪氏解歲并謝處與前稍異容更

詳之淑善也離如離立言樹之孤特也不淫猶前

不遷不流之意梗強也有理不亂也惟其梗而有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八

士

理所以淑離而不淫也此二句又總括通篇所言

之旨而頌之凡不遷不流不醜不過可喜無

私無求之意俱在其中矣所以可友之者此也所

以可師之者此也所以可比伯夷者此也或曰離

謂其實離離然稀疎而不淫也梗謂枝梗有文理

而不亂也亦通又按與長友句倒文耳本謂長與

爲友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年歲雖少亦言橘也此等句須以意會言橘之年

歲雖小於已而其道德志行則可以爲已之師長

也朱子曰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

習勉強其意與嗟爾幼志句同恐未是行謂橘之

德行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其爲人詳見史記

及論孟諸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也韓愈曰伯夷

者特立獨行且萬世而不顧者也觀二子之言其

爲人之大概可知矣夫橘之行誠可以比之伯夷

而無愧而伯夷之行欲遠取諸物苟舍橘而亦莫

與之京者矣置猶植立也像法也置以爲像願終

身師友之也朱子曰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

以爲像而做法之亦因以自託也此上二章初而

楚辭集解

九章橘頌

九

士

友之既而師之既而置以爲像固言之序也然頌

之之意愈推而愈尊法之之心愈久而愈隆亦可

見矣或曰通篇大旨首章四句總言之也深固難

徙以下至不醜三章發明后皇嘉樹二句之意嗟

爾幼志以下至參天地三章發明受命不遷二句

之意末二章又總結之以見已作頌之本意也其

說亦通王逸曰周武王伐紂伯夷扣馬而諫遂不

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脩飾潔白之行不容

於世將餓死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瑗按伯夷

之清雖於餓死而後見使伯夷之不餓死而亦不

失爲聖之清屈子所引之本意要在於伯夷素履
之志行而不在於餓死之一節也奈何後世註楚
辭者遇屈子所引伯夷伍子申屠狄之類遂以餓
死投水解之以爲屈原亦欲餓死而投水然所引
古之聖賢最多而尤拳拳致意於重華焉又何不
解屈子爲有志於晞舜耶嗚呼昔人謂知己者希
誠哉瑗獨悲屈子旣不見知於當時故作離騷以
明已志而冀後世庶幾有知己者一嘆惜之則亦
足以慰其心矣不意千載之下而其不見知也又
復甚於當時其不知者則深督之無足恠也其知
者亦不過一憐之而已猶不知也泯泯至今嗚呼
不已故瑗每每爲發奮一道之以明其制行之中
以尊其學術之正以暴白其人品心事之磊磊非
敢好異也不得已也亦惟欲求知於屈子於九京
之下而不敢必斯世之知我也嗚呼苟世有屈子
則讀吾之書以求離騷之旨當莞爾而笑矣

楚辭集解九章精讀

十

士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悲回風

瑗按此篇因秋夜愁不能寐感回風之起凋傷
萬物而蘭茝獨芳有似乎古之君子遭亂世而
不變其志者遂託爲遠遊訪古之辭以發泄其
憤懣之情然而遍遊天地之間愈求而愈遠其
同志者終不可得一遇焉故心思之沉抑而竟
不能已也其辭旨畧與後遠遊篇一二相類然

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十一

士

觀篇末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二言又
足以徵屈子之實未嘗投水而死也明矣後世
之論屈子者奚爲不信楚辭而信他說也邪不
惟不信而又反援他說牽強以解之使楚辭之
旨湮鬱千載而不明屈子之爲人沉晦千載而
不自徒令後世嗚呼者之攻其癖而擗其過焉
可勝嘆哉此篇詞氣渾雄悲壯驟而讀之雖若
稠疊可厭而熟讀詳玩之餘則旨意實各有攸
歸條理脉絡燦然明白真作手也嘗聞之師曰
此篇議論幽眇詞調鏗鏘體裁齊整奇偉佚宕

如洪濤巨浪奔騰湧湧春撞如汪洋大海之間
視之令人魄奪目眩莫可端倪非規規然從事
於尋常筆墨蹊徑間者所得而彷彿其萬一
也朱子乃以爲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
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其亦未之深思歟海虞
吳訥亦謂此篇臨終之作出於瞽亂迷惑之際
詞混淆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是亦
拾人之涕吐者也曷嘗深考其文而爲自得之
言乎謂之曰憤懣哀傷是矣然視諸篇亦未見
其甚也且涉江懷沙之篇構說俱指爲臨淵沉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一 士

以立說執詞泥字以害意拂去舊見而獨據楚
辭本文朝夕諷誦之久則自有妙悟自有神解
方知屈子之實未嘗自死屈子之辭不爲蓋怨
而予之所言不爲妄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
聲有隱而先倡
陽薄陰則繞而爲風回風者謂旋轉之風也爾雅
曰迴風爲飄回風亦謂之飄風下文曰隨飄風之
所仍是也搖謂搖落也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
草木搖落而變衰亦此意也王逸曰言飄風動搖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 士
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
也其說亦是但以物有微而隕性句照之則搖不
只謂搖動之義寃結謂寃枉之情結於心而不
可解也傷痛也微物指蕙也隕落也性猶命也王
逸曰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殞落以言賢者
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回風之聲風本無形故
只稱其聲又曰隱也先倡言風雖無形而實能先
爲之倡以撓萬物故回風起而蕙遂搖落也讒人
之踪跡詭密中傷君子猶風無形而能殞物也此
章首句爲冒頭次句申言其悲也第三句申言其

搖蕙也第四句申言回風也然蕙之搖落由回風
先爲之倡而心之悲傷又因蕙之搖落也朱子曰
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
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矣瑗按此章王逸
專以讒人害賢者言朱子之說又推廣其意亦相
通也大抵此章以蕙比君子之身下章蘭茝比君
子之志也蕙之品雖不如蘭其盛衰亦不甚相遠
當蕙搖落之時而蘭茝恐亦將披離不得獨芳矣
不過參錯起興言回風旣起蕙雖殞落而蘭茝獨
芳猶讒人旣與而忠直之士身雖可殺而志終不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四 士

可奪也非真劣蕙而優蘭茝讀者當以意逆志可
也彼天下之事有倡則有和如回風一起而草隨
之披靡若風爲之倡而草爲之和者故孔子言感
應之機曰草上之風必偃然小人之倡害君子而
君子豈亦有所和哉今以風先倡而物殞性以比
小人興而君子害者須以意會不可執其詞也
鳥獸各以號群兮草直比而不芳魚鱗鱗以自別兮
蛟龍隱其文章故茶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凡翼曰鳥凡蹄曰獸若單言則彼此可通而對舉
則當分也號群呼其類也生曰草枯曰直若單言

則彼此可通而對舉亦當分也比連彙合併之意
葦王逸曰累也朱子曰整治也瑗按魚鱗之排列
重襲次第儼然若有所積累而整治也合二意始
脩近曰離遠曰別自別謂魚因風起寒生亦葦鱗
而遠遁也有鱗曰蛟龍又蛟亦別爲一物隱匿也
文章謂鱗甲之光彩也瑗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
於淵鄭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蓋魚龍生於
水者也至秋則水涸而非淺瀨之所能容故自然
而隱去若因秋風而然耳至於鳥獸草直則產於
山者也蓋實因秋風起而草木蕭疎鳥獸之巢窟
無所蔭蔽故長鳴以號群也茶苦菜也薺甘菜也
蘭茝幽而獨芳以喻君子處窮而不變其志也本
以蘭茝之不爲秋風變其芳以喻君子之不爲小
人變其志而又以茶薺之不同畝以喻蘭茝之異
於衆芳所謂比中之比也王逸直以忠佞不同朝
解之其意雖是而詞則欠體帖也此承上章言回
風旣起秋冬向寒不特蕙微而隕性而萬物莫不
皆然以言乎鳥獸則鳴號以求其群匹矣以言乎
草直則連彙變衰而不茂矣以言乎魚龍則亦將
葺其鱗甲而遠遁晦其文章而隱藏矣而蘭茝則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五 士

則彼此可通而對舉亦當分也比連彙合併之意
葦王逸曰累也朱子曰整治也瑗按魚鱗之排列
重襲次第儼然若有所積累而整治也合二意始
脩近曰離遠曰別自別謂魚因風起寒生亦葦鱗
而遠遁也有鱗曰蛟龍又蛟亦別爲一物隱匿也
文章謂鱗甲之光彩也瑗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
於淵鄭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蓋魚龍生於
水者也至秋則水涸而非淺瀨之所能容故自然
而隱去若因秋風而然耳至於鳥獸草直則產於
山者也蓋實因秋風起而草木蕭疎鳥獸之巢窟
無所蔭蔽故長鳴以號群也茶苦菜也薺甘菜也
蘭茝幽而獨芳以喻君子處窮而不變其志也本
以蘭茝之不爲秋風變其芳以喻君子之不爲小
人變其志而又以茶薺之不同畝以喻蘭茝之異
於衆芳所謂比中之比也王逸直以忠佞不同朝
解之其意雖是而詞則欠體帖也此承上章言回
風旣起秋冬向寒不特蕙微而隕性而萬物莫不
皆然以言乎鳥獸則鳴號以求其群匹矣以言乎
草直則連彙變衰而不茂矣以言乎魚龍則亦將
葺其鱗甲而遠遁晦其文章而隱藏矣而蘭茝則

生於幽谷之中而獨秀焉不因秋風而蕭瑟也君子之遭亂世也蓋亦如此此與上章要相照應者屈子立言之意不在乎隕其性乃在乎幽而獨芳也蓋蘭蕙之所隕者性也而不能泯者芳也今觀蘭蕙雖枯槁摧折而氣愈馨遠達可見矣此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君子之所以損棄者身也而不能屈者志也今觀君子雖貶絀殺戮而操愈堅剛不撓可見矣此屈子之所以自恃也下文曰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明此志而已矣按此章上四句平看爲是王逸謂鳥獸鳴則草直比而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六

士

不芳魚自別則蛟龍隱以避之以鳥獸與魚比小人以草直蛟龍比君子朱子從之甚非也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今孰虛僞之可長

此簡舊在首章之後今按宜在此蓋承上章末句而言也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亂世西遁流沙屈子之所遭類之故屢稱之而此篇則極道其慨慕之心也造設也造思猶言設心也暨及同字見尚書及志承上造字而言也介如易介於石之介忘猶失也介者守之堅也不忘者介之久也言彭咸之

設心與立志當殷衰亂之世昏暗之君而能以中正自守確乎不拔而不爲世俗所汨溺也亦猶蘭茝雖當回風凋隕萬物之時不以幽僻而變其芳也萬變反覆無常也情卽虛僞之情也蓋掩也虛不實也僞不誠也長久也與上二句正相反言小人之設心立志千轉萬變反覆無常而虛僞之情雖欲微取一時之名利而其情狀態度自有不可揜者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孰有虛僞之事而可長久者哉若彭咸者則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者也固未嘗揜其不善而自無不善也其旨與大學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七

士

誠意章相合屈子可謂進於道矣此承上章蘭茝不以幽而變其芳因感古人不以窮而變其操然古人之操乃有真知真見真守者方能持之於悠久而非虛僞之小人所可僥倖於萬一者也孰虛僞之可長卽是申言上其情不可揜句王逸曰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詞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其意固是但此章以彭咸之設心立志非小人之所能及而泛言之則屈子自寓之意讒人虛僞之情自隱然見於言表矣不必拘拘以讒人實之也朱子曰因回風之有實而

槌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也亦以有其實也若涉虛僞則已不能久矣以萬變其情豈可蓋句屬彭咸講固欠穩當而又以回風比彭咸失其旨矣非是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

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佳美也佳人猶言君子美好之通稱耳故有謂之佳士佳賓非必美女而後謂之佳人也佳人原自謂也或曰蓋指彭咸而因借以自寓也永恒久也都亦美也永都指德行而言蓋謂君子德行之美

楚辭集解 九章志回風

八

士

恒久而不變也即上所謂介而不忘是矣更歷也統世猶言歷世也貶與也自與猶自許也言君子之美雖歷屢世而特立之操足以自許其不變也猶今言歷萬世而無弊之意王逸以爲楚王長居世統朱子以爲屈原得續其官職失之遠矣思美人篇曰情與質信可保兮居重蔽而閭章即此意也所及謂志之所之其高遠直與浮雲齊也謂之曰憐者蓋亦自憐其志之高遠而不能有合於世也謂之曰浮雲者蓋浮雲輕則愈高遠也相羊共徘徊貌更統世以自貶可久之志也浮雲共相羊

可大之志也可久可大此所以爲永都也有所觸於心曰感謂見回風起而思及彭咸故遂賦詩以明已之志也其即孔子竊比於我老彭之意歟上言造思及志而此獨言志者舉此可以該彼亦省文耳夫志一而已矣然曰介志曰遠志曰眇志何也介言其堅確也遠言其高大也眇言其幽深也不幽深則淺陋不高大則卑小不堅確則頹敗其與小人虛僞之情相去無幾矣故必遠以期之眇以窮之介以守之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君子之志矣始可與蘭茝幽而獨芳者比矣始可以昭彭咸之所聞而託彭咸之所居矣瑗按言不忘則曰介志言及浮雲則曰遠志言所感則曰眇志其用字極有斟酌非漫然而作者可同日而語也又按感一作惑朱子從之非是賦詩即指已所作此篇之文也洪氏謂古詩之所明者與今所遇同故屈原賦之亦非是

楚辭集解 九章志回風

九

士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悽悽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此章首句與上章首句提起對看皆頂彭咸章來

然意亦相承也上章憐已立志之高遠此章傷已
 高遠之志隱伏而無所用也懷思念也如論語君
 子懷德之懷下七句皆申言獨懷之意也折芳椒
 以自處喻取善行以自居也上章永都之志亦是
 增申重之意歎氣之呼也歎氣之吸也皆嘆息之
 聲嗟嗟而又嗟嘆之甚也詩曰嗟嗟臣工隱者
 潛而不見也伏者屈而不伸也二字亦承自處而
 來思者念之切也慮者憂之深也自鼻出曰涕自
 目出曰泣涕泣者歎歎之深也交謂涕泣並下也
 悽悽慘傷貌嗟嗟之甚也思不眠謂思慮慘傷之
 極不能着寐也獨言思者舉此可以該彼亦省文
 耳曙天明也長夜秋日晝短而夜長也終長夜謂
 至曙也黃昏者夜之始天曙者夜之終也曼曼夜
 長貌掩揮也此哀總承嗟嗟悽悽而言也掩哀猶
 所謂排悶遣懷也言此獨懷之哀雖揮斥之而不
 能去也以見哀之之甚此蓋秋夜有感於回風而
 獨懷不寐故悲回風之所以作也或曰上章憐浮
 雲之相羊有所感於晝者也此章思不眠以至曙
 有所感於夜者也下章寤從容以周流又所以感
 於晝者也依風穴以自息又所以感於夜者也忽

傾寤以憐媛又所以感於晝者也而回風總言耳
 言回風一起景物蕭索令人傷感而晝夜輾轉於
 無已也其說亦甚是按此章上二句為冒頭中
 四句並承上獨懷來末二句又總結之意雖同而
 有淺深也學者讀古書而不以此法求之則如詩
 之參差荇菜三章以及南有樛木采采芣苢維鵲
 有巢殷其雷諸篇不亦稠疊重複之甚哉朱子精
 於詩者也而所註之書亦莫有如詩之精者楚辭
 乃公晚年所註視王洪舊註益加畧焉豈終以辭
 賦之流待之而不重加之意邪抑亦旨趣尚淺近
 一而學者讀之當自悟邪屈子平生心事之苦楚學
 問之優長才華之精妙獨賴此篇之存歷千餘載
 無有能解其意而註之善者幸遇我文公為一顧
 盼可謂得所遭矣然精義大旨雖多表章而細微
 曲折之詳又不得為倒廩傾困一開發之使其燦
 然復明與三百篇並傳以惠後學可勝歎哉
 寤從容以周流今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慙憐兮
 氣於邑而不可止
 寤覺也從容優游貌周遍也流游也流與游古通
 用故史傳言上流皆作上游逍遙行樂意自恃猶

自娛也蓋謂身雖見讒於小人見黜於人君而其
道之在已者猶有可恃足以自娛也何為哀苦至
此乎下文所謂不忍此心之常愁是也二句乃自
憫之詞此章承上言哀思之深夜既不寐幸而至
旦已覺寤矣將欲從容遠遊聊尋樂以自娛又復
感傷太息慙憐以至於氣之於邑而不可止焉方
自憫而復自悲以見終不能釋然於懷也夫夜既
掩此哀而不去晝又氣於邑而不可止其所以然
者亦欲志彭咸之所志也豈徒哀傷乎已之不遇
而已哉屈子所以作此篇之大意實在於此故篇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一

士

內於彭咸三致意焉讀者不可不知故此章所以
遠遊者蓋將欲尋訪彭咸也直至下文牋張弛之
信期皆此意

亂思心以為纒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

亂編皆結也纒佩帶也膺胃也謂絡胃者也纒膺
之佩無日而可去以喻思心愁苦無時而可釋也
折若木見離騷篇蔽遮覆也光日光也飄風即回
風但無取義與前所用不同仍因就之意隨飄風
之所仍猶所謂馭風而行也此章言已思心愁苦

無時可釋將折取若木之枝以為蓋而遮蔽其杲
杲之日光乘此飄風之所止或冀彭咸之一遇以
為知己之遭庶幾少憫此懷也上章言因欲遠遊
而復悲傷之甚此章言因悲傷之甚而復欲遠遊
下二句即離騷篇折若木以拂日聊逍遙以相羊
之意王逸以飄風比小人言因隨群小而遊戲也
非是朱子以為言欲自晦而隨俗也是用惜往日
篇慚光景之誠信身幽隱而備之之意亦非是詳
玩上下文意還是欲遠遊訪彭咸之意蓋言折此
若木以蔽日光隨飄風以往就彭咸也乃寄託之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三

士

詞無比喻之意讀者更詳之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按志兮
超惘惘而遂行

存在也髣髴謂如見其形似也不見又復不在也
即詩所謂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論語所謂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之意也蓋指彭咸也朱子曰指君而
言非是踴躍銳意往進貌湯沸熱之物以為不得
往進而熱中之喻所謂欲罷不能是也撫捫也佩
雜佩也衽裳際也按志抑弭其志不使躁急也應
上心踴躍其若湯而言超遠舉貌惘惘猶茫茫蓋

不知其定在方所而將周流以求之也遂猶速也
論語曰明日遂行此承上二章而言言已隨飄風
所仍以求彭咸時或髣髴而得其形似之所在已
而又復不見將以爲或遇邪則忽焉不見將以爲
不遇邪則又髣髴而存若在若亡莫知定在此心
之所以踴躍而不能已也惟此心終不能已故復
從容而按志超然而遂行將以周流乎天地之間
以冀其終當獲遇而後已焉上二章言或行或悲
意猶未定至此則決於行矣瑗按此篇所謂遠遊
之說雖若託爲求訪彭咸之所在然其意實寓乎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四

士

求道之心觀此章所言其意與顏淵喟然嘆曰章
相類後章嘆老之將至及下文愈求愈遠之說其
微詞與旨實有所在也上章之所言志者豈徒然
哉或曰彭咸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亦是

歲忽忽其若頽今時亦冉冉而將至頽蘅稿而節離
今芳已歇而不比

此承上章而嘆已之將老此所以急於行而求古
人也曰歲曰時互文耳或曰歲者時之積也時者
歲之分也歲指一歲而言時指四時而言亦通忽
忽去之速也土崩水逝皆曰頽易詞也冉冉來之

迫也忽忽而若頽言既往之歲也王逸曰年歲轉
去而流沒也冉冉而將至言將來之時也王逸曰
春秋更到與老會也所謂去日苦多來日苦短是
也稿枯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或曰謂節節
而離斷也歇銷也不比謂不連彙茂盛也下句卽
申接上句之意承上歲時而喻年老也王逸以殯
蘅枯喻年衰節離喻齒落芳歇喻志意智慮而盡
闕或又以上句喻年紀之衰下句喻才華之退似
太支離瑗按大禹有惜陰之勤孔子有愛日之志
楊雄有競辰之心屈原往往有遲暮之歎蓋有聖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五

士

賢汲汲皇皇之意矣但篇內所言者有二意有行
道之嘆有求道之嘆此則蓋歎其欲急於求道也
或曰自此章至末皆承起惘惘而遂行之句而推
衍之耳亦通

憐思心之不可懲今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
三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有所警誠而悔改之曰懲此言指前更統世以自
詭竊賦詩之所明及往日以忠貞清白自誓自許
之言皆是聊苟也言此心之不改者蓋欲證此言
之不可苟也王逸曰明已之詞不空設也是矣此

承上章言已年已老矣功業莫建道德無聞脩名不立既憐此心之不可變又普此言之不可苟又不忍此心之常愁而反已自省愁嘆無益又安能鬱鬱於此而不爲遠遊之行求知已之遇一深其憤懣之情而徒以譏人芥蒂於胃中也哉寧溘死而流亡是喚起下句甚言其不忍此心常愁之意而見遠遊之志決也

孤子吟而枚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幼而無父曰孤吟呻吟也哀痛之聲枚拭也吟而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六

士

枚淚自傷孰獨無所依歸也放棄逐也記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出而不還擯絕之深不復收錄也隱痛也孤子之哀放子之苦誰有能思念之而不爲之傷痛者乎於此而不痛者是無人心者也屈子太息而流涕永嘆而增傷其哀吟也甚矣九年而不復歷年而離愍其不還也久矣楚王獨不一思而痛之何心哉曰昭彭咸之所聞者又將遠去而求知已以深其憤懣之心也此章言昭所聞者謂尊所聞下曰託所居者行所知也反覆申言直欲以古人自期古道自處豈徒付之空言而已

哉瑗按情誦篇援引申生孝子之事此又以人子之孤放而自比之其恩義固有不容以遽去者所謂君親一體忠孝一道屈子知之深矣後世吊屈原者若楊雄反騷固無足道至於賈誼亦曰班紛紛其罹此尤今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也雖不若反騷譏刺之甚然以罹尤之故不責譏人與楚王而乃歸罪於原其旨與雄相去幾何吾嘗怪世人獨恕誼而詆雄也楊雄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蓋言屈原之德堅白如玉而雖有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七

士

讒言丹青之變不能損其質也何爲不智乎知丹青之不能變玉則讒言之不能變屈原可知矣如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之語蓋深許其智也反騷者或雄少年之作而法言乃晚年進道之言故嘗自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則反騷爲少作無疑矣後世解法言者乃謂雄譏原不智蘇子瞻吊屈原亦曰變丹青於玉瑩今雄乃謂子爲非智豈非惡而不知其美而怨誼者豈非好而不知其惡歟吾觀柳子厚與蘇子由之賦獨有所取焉子厚曰仲尼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

道今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今日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今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今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今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今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悞今滔大故而不貳子由曰宗國隕而不救今夫子舍是而安去子將質以重華今蹇將語而出涕此數語也可謂知屈子之爲人而深得乎其心矣或曰然則離騷借誦涉江及此與遠遊諸篇又往往述其隱遁之志何也瑗曰不去者屈子之本心欲去者不得已之至情也事君之忠保身之哲二者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君子之於人也豈可以執一而論哉如孔子嘗欲浮海居夷而卒未嘗去也嘗欲赴弗擾佛肸之召而卒未嘗往也使執前言而論之則爲沮溺之流使執後言而論之則亦由求之類矣屈子固非其倫然今觀其所言一篇之中或仕或隱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非無一定之見也而臣子處人倫之變其顛路困頓之情而其所言自然有此二者而不容以僞爲也其於去就死生之間若執一定之見以處人倫之變又何難乎此所以三仁之中而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八

七

先儒謂箕子尤處其難者苟非析道之精而嘗遭人倫之變者不知此意也情誦曰欲儻偁以干際今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今君罔謂汝何之嗚呼觀此則可以知屈子之所遭矣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自平地而上山曰登山小而銳曰巒石巒則無草水蔽翳可遠望也望望彭咸也路登石巒之徑路也眇眇幽深貌默默寂寞貌總言道路僻陋而無人聲也舊註分帖非是深造曰入蓋言登高既無所見故復深入以尋訪也景古影字響聲響也無應猶言不答也省想亦猶景響也如今俗言絕不聞消息之意此等字當以意會難明解也洪氏曰省察也審也朱子曰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然以察審記想釋之詳照本文之意亦不穩順王逸曰目視耳聽歎寂寞也意雖是而於省想二字亦滑突欠明白也瑗按有所望者則有所見有所感者則有所應有所求者則有所得今登高入深極其搜覓顧乃眇眇焉默默焉而景響省想之無所遇焉能不令人鬱鬱而愁哉無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九

七

應以在人而言不可得已在已而言二句一意曰
入曰聞互文也本謂深入尋訪而絕無所聞耳景
響無應省想不得所以極狀其無聞也或曰上二
句言登高無所見下二句言入深無所聞或曰下
二句俱承耿耿默默而申言之按二說皆通但彭
咸乃古人必無可遇之理屈子特設言以見惟彭
咸爲知己而今世求如彭咸者既不可有而思古
之彭咸又不可及而此心之常愁將何時而已邪
蓋託詞以渫其憤懣之情耳此段至下翻冥冥之
不可效皆承上章昭彭咸之所聞一句而言然謂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十七

七

之曰昭彭咸之所聞者蓋彭咸之道乃聞之於古
者而已之道又聞之於彭咸者今爲守之而不忍
變者所以欲昭明其彭咸之所聞於古者也嗚呼
其道自古相傳由彭咸以至於已其責任亦重矣
又安肯一旦而壞之哉可以觀屈子之志矣下託
彭咸之所居其意倣此但此以知言彼以行言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
兮氣繚轉而自締

此承上章言求彭咸之知己而不可得故極其愁
也鬱鬱不舒暢也無快不樂也居居然也或作退

居非是蓋此時正在石巒之上也或作居石巒之
上如後處雌蜺之標巔依風穴以自息之意亦通
戚戚迫蹙急切之意解除也鞿羈見離騷所以絡
馬者也心有愁戚不能開豁猶馬有鞿羈則不能
放逸也繚纏縛也轉既繚而復繚之也締結不解
也言鬱結之氣如繩之轉轉繚繞而自相糾結不
可解脫也上句以馬喻心此句以繩喻氣而四句
不過反覆言其愁之甚也但始而鬱鬱既而戚戚
既而鞿羈而繚轉始而無快既而不解既而不開
而自締其詞意又自有淺深之序讀者不可不知
也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一

七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莽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
物有純而不可爲

此章承上入石巒之深而有感於其中風景之蕭
索而言也穆深微貌無垠無邊際也此句言丘壑
之遶僻莽茂盛貌懷沙篇曰草木莽莽是也莽莽
廣大貌儀倪通用無儀猶無垠也此句言草木之
蔽晦聲有隱而相感猶聲有隱而先倡也指飄風
而言倡感其義一也蓋有所倡者有所和而亦有
不和者蘭茝幽而獨芳是也有所感者有所應而

亦有不應者物有純而不可爲是也但前物有微而隕性物字專承蕙言此物字乃泛言而亦暗指蘭茝以自喻也王逸獨指松柏意是而詞隘矣純而不可爲謂受氣之渾厚而不可變化也化字與爲字古書及古韻多通用如訛字亦作譌則化與爲通用可知但不能求其說而易曰變化云爲則其義相通者久矣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此卽物有純而不可爲之意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今縹緲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

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二十五 士
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此章又承上言復出幽谷之中而登石巒以遠望有感於天地山川之曠蕩石巒不可以爲娛將渡大江上高巖以尋訪彭咸之所居也邈遠也漫漫猶茫茫也不可量謂不可以丈尺量度而筭計也此句言天地之寥廓縹緲綿綿與綿綿皆遠意也舊註俱解爲微細也非是古人用字多不拘如窈窕詩言淑女而後世言山之深奧者亦稱之淵滂本謂水而宋玉風賦亦用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學者當以意會可也紆屈曲之義此當解作縮也不可紆言不可縮也此句猶後世所謂安得縮地術與君相晤言之意蓋指山川之迢遞也悄悄憂貌詩曰憂心悄悄是也旣言愁悄悄又言常悲如上文旣言愁鬱鬱又言無快楚辭中此類極多古人文章非如後世之拘拘不可以爲病也詩曰旣見止又曰亦旣覯止旣曰何辜於天又曰我罪伊何旣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又曰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使今人作之豈不爲重複可笑古人未嘗以重複爲憮而亦自有淺深輕重之不同古今文章之重複者無如此篇然其意皆有所屬而其指各有攸歸也學者不深究詳考而朱子且以顛倒重複言之况其他乎翩翩貌猶所謂心搖搖如懸旌是也冥冥不可娛蓋言山中之幽晦不可久樂也二句又總結登石巒以下十四句以起下文也昭彭咸之所聞至此當爲一段之意凌乘也流猶隨也凌大波而流風猶哀郢篇所謂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言乘舟而濟渡也託彭咸之所居猶託彭咸之所在也設詞耳後世遂以自沈解之上文所謂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則彭咸又

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二十五

士

豈嘗爲孤子放子耶離騷所謂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則重華又豈嘗沉江湘以死而屈子往從之邪遠遊篇所謂順凱風以從遊至南巢而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審一氣之和德則屈子又豈嘗真至南巢而從王喬以升仙去邪故後世以屈原爲投水而死者皆是因楚辭中此等語而附會之者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巔據青冥而攬虹兮遂倏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四

士

此承上言登石巒小山以訪彭咸既不可遇復上高巖峭岸以求之也峭峻也岸巖畔也處居也蜺虹屬蜺雌而虹雄也標杪也或曰古人稱山頂曰山椒椒字義不可解或當與標字通用或聲相近而訛也顛頂也山頂亦謂之冢據憑也青冥近天輕清高遠之氣也攬舒也攬虹蓋謂拂去其虹而將以捫天也倏忽迅速貌捫撫也倏忽而捫天蓋謂天非真可捫而所處之高若有所捫耳下倏忽二字甚妙四句言所陟攀之高而曰處雌蜺據青冥攬虹捫天者亦以形容巖岸之高峻他無所取

義也吸吞也湛清也漢儒皆解作厚也詩曰湛湛露斯亦然朱子從之非是浮涼謂露之清澈其光若浮而味涼也漱以水蕩口也凝謂聚而厚也霜露之所結者也雰雰皎潔貌一曰分散貌依傍也穴者巢窟之處也蓋風從地出而又出於地之虛處故曰虛則生風又曰空穴來風凡風所從出之處皆曰風穴如莊子所謂大塊之竅宋玉所謂土囊之口是也自息獨宿也傾寤謂假寐轉轉之間忽然傾側而覺寤也是亦獨懷不眠之意王逸曰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得其意矣但以嬋媛爲痛惻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五

士

非是嬋媛美女嬌態貌人之乍寤欠伸而起其體軟弱不能自持若嬌態也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騷曰女須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此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朱子曰王註意近而語疎蓋顧戀留連之意也夫哀郢之嬋媛解爲顧戀留連之意而餘三處當從予解爲是而顧戀留連之意自在其中矣若直以顧戀留連解之雖得其意而於二字之義亦未甚明也四句言食息之潔夫古之高潔之士莫如彭咸而屈子自言其居處飲食之高潔如此此所以

爲託彭咸之所居也然忽傾寤以嬋媛蓋又傷彭咸之不可遇而不能忘情於懷又將登崑崙岷山極高極遠之處而尋訪之以期必得也瓊按依風穴以自息者特謂伏匿於窟穴之中而託宿耳曰風穴者本無所取義蓋以此篇因悲回風而作故曰隨飄風之所仍曰聲有隱而相感或取其義或用其字間或拈出題目一二使不離其題而亦不屑屑以着題也此所謂大方家大作手無意於工而自工也若後世賦雪詩而通篇絕不道雪字以爲奇其不然者又皆粘皮着骨而太甚焉其可以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六 士

語此哉

憑崑崙以激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湧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

憑隱皆依據也如憑軾之憑隱几之隱崑崙見離騷岷山在蜀郡大江所出也二山名激霧清霧也舊解昏濁之氣非是是知其有霧而不知其有激霧也激一作瞰亦非是此二句着以字者蓋謂憑崑崙以望清激之霧氣隱岷山以望清激之江流也若下二之字便無望字之義此與上章上高巖

之峭岸並不言遠望者蓋承上登石巒以遠望而來也憚畏也水瀉瀨而爲湍湍水回流而復湧故曰湧湍也礚礚水石相激聲水得風而爲波洶洶風水相蕩聲此二句言風波之惡蓋因上言欲凌大波而流風以訪彭咸之居既上高巖久處亦無所遇而今復上崑崙遠望而風波之惡又不可渡也蓋託言彭咸之不能尋訪耳無取義也二句亦互文蓋謂在崑崙之上以望江中但見其波湍聲勢極爲洶湧令人心有所畏憚耳此等句法須以意會不可泥也或曰上句言所見下句言所聞恐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七 士

未必然容容紛亂貌直曰經罔罔然也猶所謂偃偃貿貿之意芒芒卽茫茫古通用橫曰紀或曰大綱曰經萬目曰紀亦通此二句言山川之渺茫曠蕩也軋車輿啞啞之聲洋洋無所歸貌馳馬騎奔騰之貌此二句總承上六句言也蓋言高巖獨宿絕無所得而旣覺寤之後復上崑崙之山以遠望欲審其所從止將以求彭咸之所在但見風波之凶惡而可畏山川之渺茫而難尋如此則吾之車馬又將何所自而進何所馳而歸邪二句亦互文言無從而止耳此章總見無所尋訪彭咸之所在

之意其言激霧清江波湍經紀皆無所取義舊註取譬之說皆非是夫屈子獨懷之情常愁之苦世既無知之者矣然而求其同志惟彭咸一人而已故不得不遠遊以尋訪之也然隨飄風之所仍則又存髣髴而不見登石巒以遠望則又入影響之無應上高巖以久處則又獨寤寐而無得憑崑岷以遠望則又無從而所止愈高而愈無所得愈遠而愈不可窮彭咸果安在哉眇志徒感而歲月如流又將誰可與語此獨懷耶誰可與共玩此遺芳耶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八

七

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瀟瀟其前後兮
牌張弛之信期

此章直從前寤從容以周流以下而總結之飄翻翻言旌旗之屬翼遙遙言車馬之屬汜瀟瀟言舟舠之屬車馬由陸而進者舟舠由水而進者旌旗又所以載之於舟車者也上下左右前後謂或上或下而求之或左或右而求之或前或後而求之言求之無定在以見已遠遊尋訪之周遍也牌畔同張弛如弓之或張或弛無一定之體以喻人無一定之信也相約日期相期不畔曰信彭咸乃古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二十九

七

人而屈子未嘗與之期而今且曰信期而責彭咸或張或弛以背畔之何也猶後人弔古詩曰千載共襟期韓昌黎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孔子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楊子雲曰後世有楊雄者出則吾太玄必不廢也此類甚多皆是古人相期之語苟其志同其道同雖一生於千百載之上一生於千百載之下一生於東海之東一生於西海之西皆可以謂之相期之知已奚必並生於世邂逅面晤而後謂之相期也哉此章甚言已求彭咸之急欲踐其信期而彭咸竟背畔之而不我遇也蓋設言以見當世無知已者而知已者惟彭咸耳惜乎其不並生於世也其詞若憾其畔期而其實乃所以深表其慨慕之心也此篇似是專為慕彭咸而作故極騁其詞以滌其憤懣耳若下文之四子是又不得已而思其次者也後世註此篇者多不深考其肯意而苟且以釋之如眇眇茫茫漫漫綿綿翻翻容容遙遙瀟瀟字字皆各有所指舊俱釋為憂愁悲感反覆不定之意故祇見其顛倒重複而可厭也惜哉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之俱下兮聽

潮聲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今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今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今刻着志之無適

正視曰觀邪視曰窺炎酸也書曰火炎上炎氣言南方火氣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為煙煙之所著又凝而為液也露結而為霜雨凍而為雪俱下齊降也海水逆湧為潮朝曰朝夕曰汝單言則可以該之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舉一歲而言之獨盛於二月八月之望日先儒論潮之說雖詳而辨要之此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理之難推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三十

士

者也六經言潮者絕少蓋因中原無之故當時未有舉以詢聖人也觀枚乘七發則知楚之多潮故屈子言之相擊相衝激也瑗按炎煙者火氣之所成而盛於夏者也霜雪者水氣之所結而盛於冬者也潮水相擊則盛於仲春仲秋二季者也各舉四時之盛者而言之此四時之光景也曰觀曰窺曰悲曰聽參錯之文耳蓋謂四時之光景其聲色之觸於目入乎耳而感乎心不勝其日月如流之嘆也即歲忽忽其若頽時亦冉冉而將至之意故欲借四時之光景而急乘時以往來而周流以求

古之知己者借光景以往來猶假日以消憂之意施加也棘有刺之木也然觀書傳有言黃棘者有言青棘者有言赤棘者隨人所道耳或曰黃取中色非是若以取譬言之則枉策亦取其曲矣策馬鞭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蓋欲急進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所存所在也見猶覽也放迹猶言放逸之迹也非放逐之放調度見離騷刻如刀之刻木而所入之深也着志如物有所附着而不能離也故安土重遷者曰着土無適猶不去也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

楚辭集解

九章悲回風

三十一

士

去刻為二子之明志而無他適也二句一意而有淺深總見已學古之志專而切也蓋因上文遍求彭咸之不可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也然二子與彭咸未暇論其優劣但屈子之意以為不得於彼必得於此以見已之信而好古之志無時可懈耳然亦特如此設言之實亦未嘗遇介子與伯夷也故下文又嘆曰吾怨往昔之所冀今悼來者之逃逃是也瑗按借光景以往來是總承上四句而言蓋恐時光易過欲急於追古之意王註以為願借神光電影飛注往來非是洪註以為假延日月往

來天地之間似矣而其指意又無所歸着故炎潮
霜雪四句特爲留連光景之詞而上下皆不知其
所屬也又按觀炎氣之相仍以下五句足以該括
遠遊篇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一篇之意讀者亦不
可不知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逃逃浮江淮而入
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
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
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又結通篇之意故以曰字更端之若亂辭是也
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三十一 二

或云上當脫一亂字未知其審怨者有求而不遂
悵悵之意也往昔往古也冀期望也言往古如彭
咸與子推伯夷皆尋訪而不遇故怨之也悼傷感
也來者來世也逃逃遼遠貌言來世遼遠不能相
待故傷悼之也二句卽遠遊篇往者余弗及來者
吾不聞之意但彼乃嘆其欲及時行樂之意此則
嘆其知己者之不可遇故也江淮二水名海江淮
之所聚者也自適猶自得也子胥諫夫差夫差不
聽賜劍而死乘以鷗夷之皮而浮之江既浮之江
則必歸於海故曰浮江淮而入海大河卽指今之

黃河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申徒姓名狄
諫紂不聽負石沉於河事見莊子抗迹高踪也曰
浮曰望曰從曰悲曰自適曰抗迹亦互文也言本
欲望江河而浮泛以從子胥申徒二子以自適不
使此心之常愁也然又悲二子之迹高抗太甚非
人之所能從者也夫驟而諫君已失從容之道矣
而其君不聽斯亦已矣又負重石以自沉果何益
於君國果何益於身名耶獨言負石者舉此以見
彼二句蓋總責二子自處之不善也故屈子一則
曰孰知余之從容二則曰尚不知余之從容則屈
子之未嘗強非其人忿懣不容可知矣二子之不
爲屈子所取則未嘗懷沙而投淵也審矣任負也
石卽沙石之石或謂石百二十斤非是末二句又
總結之夫彭咸既不可遇矣於是而思其次其次
又不可遇矣於是而又思其次若子胥申徒是又
其次者也而非中道之可爲者也而屈子又不忍
爲之此所以心結結而不解思蹇產而不釋也

楚辭集解九章悲回風 三十三 七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遠遊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遠遊

此篇大旨蓋悲末世惡陋之俗而欲遠遊以遁去耳後世遊仙之詩助於此此蓋其平日所作以叙已高潔之志未必遭譏以後之所作者也觀篇內絕無一言及壅君黨人之意可見矣其間極有規矩有條理惜乎舊註訓詁雖詳而脉絡欠分明也今為顯其微而闡其幽一覽可洞楚辭集解 遠遊 一 袁

然矣學者常諷詠之亦足以消鄙陋庸俗之意也取首章二字名篇

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悲傷也世作當世之風俗也迫局促也阨與隘通用卑狹也願欲也輕易也輕舉謂得道身輕而易舉猶言高飛也遠遊猶言長往也菲薄劣弱也因由也焉安也何也託附也乘驂駕也上浮猶上征下文曰掩浮雲而上征是矣謂昇天也屈子悲傷當世風俗之局促卑狹不可與處而欲高飛長往

以離人群復自恨其質之劣弱無由附託而上升也此章悲世俗之迫阨一句乃一篇之大旨屈子其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實在於此下文遭沉濁而汗穢超氛埃而淑尤免衆患而不懼皆申言世俗迫阨之意而情詞益加切矣其諸訪求神仙經營四方之說亦不過推衍輕舉遠遊之意耳是此章首二句乃一篇之綱領而首句又為次句之根柢也知此則屈子之極言遠遊之樂者非真有意於遠遊而實悲世俗之迫阨亦欲去之而不能特假設之詞聊舒其憤懣耳王逸曰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是可哀也已

楚辭集解 遠遊 二 袁

遭沉濁而汗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

遭逢也沉溺而不振也濁溷而不清也汗言其溼而緇也穢言其積之臭也言世俗之迫阨如泥塗之沉濁糞壤之汗穢也鬱如草之鬱而不能伸也結如繩之結而不可解也誰不知其何人之詞也語告也耿耿猶傲傲不寐貌詩曰耿耿不寐寐睡著也魂說見下文營營猶擾擾也蓋耿耿之義如

火之明而不熄營營之義若有所爲而不休也朱子曰營營猶熒熒亦耿耿之意也亦通曙天將曉也夜耿耿而不寐二句詞雖分而意則串屈子蓋謂遭逢惡俗悲心鬱結無所告訴故自夜達旦而精魂耿耿然營營然不能少寐也以見鬱結之甚也嗚呼欲事遠遊而卒無所託欲陳懷抱而復無可與言者何其所遭之不幸也如此夫其悲曷可旣哉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不及今來者吾不聞

楚辭集解

遠遊

二

袁

惟獨也純陽之氣輕清上浮而爲天純陰之氣重濁下凝而爲地無窮猶言不已也謂天地之轉運而生生不已也哀憐憫也人生謂人生於斯世也勤苦也長勤猶言終歲勤動也莊子所謂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也往者謂往世之人事也來者謂來世之人事也往世不及見來世不得聞正見今來古往天地無窮而人生一世光景有限何爲蹶蹶然長自勤苦耶蓋獨天地爲無涯而人生則有涯以有涯之生而競於無涯之中惟夢幻泡影耳如朝菌蟪蛄耳須臾而生須臾而死須臾而

起須臾而滅百歲韶華曾不頃刻胡乃自苦如是邪人生旣不能與天地並久則不必長自勤苦矣旣不必長自勤苦又何必悲傷之甚以至於達旦不寐乎又何必與世俗爲仇乎又何不惜神養氣以求長生乎故下文步徙倚而遙思六言乃屈子述已自苦之狀而此乃承上章先設爲自慰之詞而爲下文求仙之張本也朱子曰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

楚辭集解

遠遊

四

袁

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患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爲沒世無涯之悲耶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瓊按朱子之論極爲感慨是亦有激而云然也遂以此四言爲此篇所以作之本意畧有未善蓋屈子此篇以遠遊名題是雖意在於遠遊而求其所以欲遠遊之故實謂遭逢惡俗不可與處故欲高

飛長往以離人群也是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乃在願輕舉而遠遊一句而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乃在悲世俗之迫阨之一句而不在此章之四言也此章四言大意已解在前不復再贅其訪求神仙之說不過裝演輕舉遠遊字樣耳曷嘗有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說之意哉讀遠遊篇者幸反覆熟讀而詳審之方知予言之不妄而屈子遠遊之論爲設詞非真有意於求神仙之樂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招愴怳而永懷意慌惚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

楚辭集解 遠遊 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五

袁

步謂閒步而延佇也徙移也倚憑也徙倚不安貌遙遠也遙思指地之遠近橫言之也怳悵悵貌怳怳猶悵悵也永久也永懷指時之久暫豎言之也謂閒步徙倚之間怳然怳怳之際而懷思之情忽興起也或曰思者撫已而有所思於人自此以及彼之詞懷者感人而有所懷於己因彼以及此之詞意者念慮之動也慌惚不定貌流蕩慌惚之極也慌惚流蕩發揚於外者也心者神靈之舍也愁悶也悵悵也增加也悲哀而傷也增悲猶言苦憤

積愁悽之深也愁悽增悲翕聚於內者也或曰遙思乃觸發於意而永懷蓋沉匿於心者也神謂精魂也倏忽迅速貌不返不復也形謂體魄也枯槁僵瘦貌獨留謂魂散而惟魄在也倏忽不返警然而亡也枯槁獨留塊然獨存也魂魄相離悲傷之極之所致也按此數句其語意自有次第非辭人之漫言者可比也始初閒步之際而世俗哀傷之情忽悵然觸於思而興於懷也已而發於意而不可遏已而泥於心而不可解已而遂至於黷銷魂神散不復而祇存形質而已其悲哀之情由淺

楚辭集解 遠遊

六

袁

以及深也初但徙倚愴怳而已既而慌惚而流蕩既而愁悽而增悲既而倏忽而不返而所存者枯槁之形容而已其悲哀之苦自輕以至重也觀此六言逐句有淺深輕重總之又有淺深輕重精微奧妙條理燦然惜乎覽者不察而但以爲重複可厭也惟語詞或解作思念也非是省察也端正也操守也由自也內惟省蓋言惟內省倒語耳此承上章而言天地無窮人生有限何乃悲哀自苦以至於此乎亦惟內自省察以正己之所守而不爲世俗所變可也此亦自慰之詞也此章以上皆反

覆參錯言世俗之可厭嘆已身之所遭哀人生之
長苦欲去之而不能徒悲之而無益亦惟守已之
志求仙之由以自適耳蓋足篇首悲世俗之迫厄
一句之意也朱子曰知愁嘆之無益而有損乃能
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得之矣瓊按正氣謂吾
真元之氣下文漠然虛靜澹然無爲保清澄而除
粗穢吐納等說此屈子之所謂正氣而欲求其由
以事脩鍊者也脩養家皆祖其說而其原則昉於
老子是非吾儒之所謂正氣而孟子之所謂浩然
者也學者亦不可不辯

楚辭集解

遠遊

七

袁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
願承風乎遺則

漠不動貌虛無礙也靜不擾也恬安也愉樂也言
其心也澹淡同不嗜貌無爲謂不涉世故也自得
自適也言其身也赤松古仙人之號見列仙傳張
良欲從赤松子遊卽此也聞其清塵猶所謂踵其
芳塵步其後塵云耳塵猶跡也承繼也風謂流風
餘韻也遺貽同則法也謂隱遁脩鍊之法也漠然
虛靜而恬愉澹然無爲而自得無世俗之悲無人
生之苦此赤松子之清塵而屈子聞之於千載之

下猶欲繼其風而守其所傳之法術也此下歷言
神仙之樂矣按赤松子乃神農時人而漢張良欲
從之遊其人未必在也蓋託言耳觀屈子此言并
下四章可謂善言神仙者矣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
名聲著而日延

貴尊重之意古謂得仙道者爲真人指赤松子也
或曰泛言也休美也美羨慕之意登升也化去卽

謂升仙也此承上章而言真人休美之德爲可貴
重而往世升仙之樂爲可羨美雖其身化去不長

楚辭集解

遠遊

八

袁

在於世而人不可得而見而清高之名聲則章著
不泯而延綿不絕也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今離人群而遁逸

奇驚偉駭嘆之意傳姪說名武丁之相起於版築
詳見書經說命篇辰星房星也亦曰心尾箕之星
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所謂大辰也見太史公天官
書并爾雅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晉義曰今尾上有傳
說星是也相傳說死後精化爲星而懸著於箕

楚辭集解 遠遊

得一氣之孔神不亦可奇而可羨乎

九

袁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恠時髮鬢以遥見
今精皎皎以往來

氣變謂鍊氣而變化也曾舉高飛也神奔鬼恠言
仙之化去非如世人可常見也時暫時也髮鬢見
不誤也精精靈也皎皎不泯也此承上章言神仙
鍊氣變化而遂能高飛不可測度不可避逝而形
體穆穆以浸遠矣但有時彷彿遙見其精靈皎皎
以往來於空虛中耳朱子曰此亦上文化去形遠
之意冊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

尾之間按天文圖有之美念慕也韓象古仙姓名

一作韓終終象聲相近而誤未知孰是亦見列仙

傳一壹同謂壹氣也如下文所謂壹氣和德壹氣

孔神是也即上文所謂正氣正言其無濁穢之邪

一言其精純不雜也形形體也穆穆杳冥貌浸遠

漸遠也朱子曰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意離人

群而遁逸謂遠去世俗而隱身以遺世也張良曰

願棄人間事與赤松子遊即此意也言二仙得道

化去雖其形體漸遠不可得見而遁逸以離人群

則無世俗之悲人生之苦矣嗚呼託辰星而不朽

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此也

超氛埃而淑尤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

此總承上四章而結言諸仙也自下躍上謂之超

氛昏濁之氣埃坳坳也淑清淑之氣尤絕美也超

氛埃而淑尤猶言去塵世而至仙境也返還也故

都舊鄉也衆患世俗之悲人生之苦也不懼猶言

無累也如往也觀此以上與化去而不見形穆穆

以浸遠時髮鬢以遥見等語屈子豈真以神仙爲

實有哉至曰神奔鬼恠則明言其無矣特取其離

人群超氛埃免衆患而隱遁之樂名聲之久耳然

則古之所謂神仙者或因禍患而求免或厭世俗

而不居故高飛遠舉託神仙以遁去耳曷嘗有長

生不死者哉以上五章而屈子所言神仙之理反

覆明白不誕不迂最爲近理其下淪氣之說屈子

亦是飲墜露食落英之意未必欲直行其術也其

術世雖相傳而古之真人遊仙者亦各有所託而

其本意要在於此也其本意以神仙爲真而有服

食者則是妄人而已矣烏得謂之真人也哉王逸

曰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

楚辭集解 遠遊

十

袁

想慕其道以自慰緩也可謂得屈子之心矣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此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
將焉所程

天時代序謂春夏秋冬四時以序相代而遞運也
耀靈日也一作曜一作耀三字古通用見天問王
逸以靈畢屬句謂為雷電之貌且引詩畢畢震雷
為証何其不考之甚也瑗按耀靈之義耀謂其光
輝靈謂其神明耀者本其體而靈者尊其稱也又
楚辭集解遠遊

十一

袁

嘗考日月謂之二曜太陽太陰金木水火土五星
太乙星謂之九曜是日月星辰之有光輝者皆謂
之曜以曜靈為日者考諸天問當作日也後世遂
以曜靈為日專稱古或為日月星辰之通稱亦未
可知也晷光閃貌言行之速也征行也日道左旋
故曰西征也言天時代序而獨指日者蓋積日以
成月積月以成歲言日行之速以足天時代序之
意也微薄也自上而下曰降降而著地曰淪淪沉
也下淪猶盲下墜於地也四序獨言霜降者蓋霜
降九月節草木零落之時則歲暮可知矣曜靈畢

而西征舉日以見月也微霜降而下淪舉月以見
歲也零落也悼傷也草經霜降則枯槁而落喻人
至衰老則枯槁而死也仿佯逍遙謂遨遊以行樂
也永歷年而無成謂日月云邁歲不我與而年紀
衰暮而志業竟無所成就也玩賞也遺芳比餘年
也謂既往之年無所成就則亦已矣而將來餘年
猶可及時脩省顧無可與共賞而惜之者寧免臨
風長嘆乎高陽即帝顓頊也古之得道之君若軒
轅是也如傳說屈子亦引為神仙但今列仙傳不
載無所考耳屈原高陽之苗裔見離騷篇此之所

楚辭集解遠遊

十二

袁

引蓋慕其道耳無取苗裔之義也邈遠遠貌程法
也又曰式也物之準也言高陽去已世遠言湮而
已無所取法也此章傷歲月之易過事業之無成
而世無知己共惜餘年因思古人又不可見其情
當何如耶比上六章皆反覆參差言神仙化去之
樂因自嘆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及以足篇首願
輕舉而遠遊一句之意也瑗嘗謂篇首至此一篇
完然意思周密詞旨痛快議論平正可歌可咏飄
飄然令人有凌雲之志遺世之心也至於重曰以
下則多孟浪之言矣讀者不可不知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
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
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

此章以上遠遊之意已畧盡矣此下至末不過反
覆推衍而極言之耳故以重曰起之重者複也再
也春秋錯舉四時而言之也忽忽然言易過也淹
久也奚何也故居故鄉也二句卽承上二章而申
言之也其意蓋謂古之仙人皆超氛埃而去故都
以求免憂患如彼然而春秋代序忽然不久而已
歷年無成矣又何必留此故居不事遠遊而求仙

楚辭集解

十三

遠遊

問道乎軒轅黃帝名姓公孫王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俱見列仙傳二句非謂軒轅不可攀援而王喬
真可從遊也蓋謂高陽邈以遠矣軒轅不可攀矣
而王喬庶幾或將遇之而從之娛戲也蓋不得於
彼或得於此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六氣
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
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
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
氣是爲六氣也又曰日入爲飛泉下文吸飛泉之
微液是也是六氣者總舉言之也沆瀣正陽

朝霞者悉舉而畧言之也神明指心也清澄卽指

上六氣也謂既飲食之則當保守不失也精氣亦
指上所言之粗穢昏濁之氣也精氣入則粗穢之
氣銷矣脩養家所謂吐故納新之術也或曰粗物
不精也穢物不清也精氣入則粗氣除保清澄則
穢氣除粗穢除總承上而言也此章屈子言已遠
遊求仙之志欲如此而尚未行也故曰吾將從也
下文則歷言遇仙得道氣變升天經營四方之所
在蓋始於南過乎東轉於西遊於北因懷故鄉復
自比而南還以見不忍遽去故鄉之心而篇末復

楚辭集解

十四

遠遊

言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以結之又見遠
遊離俗之意不終已也後世註遠遊者獨執下忽
臨睨夫舊鄉一段以爲屈子不忍離故都實未嘗
去楚是不深考其書之過也大意詳見離騷篇茲
不贊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
審壹氣之和德

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順風從遊猶所謂御
風而行冷然善也南巢猶言南方也巢指其所居
耳非湯放桀之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亦

非是息憇也王子指上王喬也宿謂歇宿朱子曰宿與肅通容更詳之密究問也壹氣說見上文和德言正氣之中和也一言其無駁雜和言其無乖戾既曰氣而又曰德者可見理氣二者元不相離也上章言將從王喬道其志也此則述親見王子之事矣亦設詞耳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曰設爲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猶吾儒

楚辭集解

遠遊

十五

哀

所謂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蓋謂道可受而不可傳也莊子又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傳受二字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無內無間隙也無垠無邊際也小無內大無垠言道無所不在也其言與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相類毋無同滑亂也而汝也莊子稱汝多作而魂謂人之精神也彼即指魂也自然即不滑亂也一反一正之謂耳言不滑亂其精神則無爲而自得有天然之妙也孔神猶言甚妙也中夜夜半也虛無心也

無爲之先謂未與物接之時此四言與孟子所言夜氣相類庶類猶言萬物也此德指一氣之和德言萬物皆由一氣而成也此章上四句先言道之高妙未可易傳而下文云云乃所以傳之也嘗謂毋滑而魂彼將自然此老聃列禦寇之常談人皆知之至於壹氣之神妙存息於夜半之時而虛心以涵養於未接事物之先此陰陽動靜之機理欲消長之介聖狂王霸之關皆判於此此時此際誠由心悟而非他人之所能與力者是豈可以言語傳哉非平日潛心體認乎此者未易語此也所謂

楚辭集解

遠遊

十六

哀

道可受而不可傳豈欺余哉庶類以成此德之門可見小無內而大無垠也朱子曰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已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又曰其所設王子之詞雖曰寓言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瑗按神仙長生久視之要訣雖所未知而獨喜其言之精妙非特拾老列之緒餘者比也廣成子告黃帝之言具載莊子

在宥篇今可考見而究其指歸毋滑而魂彼將自
然二句盡之矣其餘數語正精意妙道之所在而
廣成子則不知也其首畧取汲孟相合按屈子與
孟子莊子同時亦非竊取二子者屈子可謂進於
道矣後世詞賦之流烏能彷彿其萬一哉

聞至貴而遂徂今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
不死之舊鄉

至貴猶言至妙也指上章王子之詞爲至妙之言
而其貴無敵也徂往也仍因依也羽人飛仙也山
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則生毛

楚辭集解

遠遊

十七

羽也如秦皇宮人流入山中遇仙教之服食而形
體遂生毛故謂之毛女云丹南方之色也丘土之
高者也上自順凱風以從遊下至掩浮雲而上征
皆遠遊南方之境故曰至南巢而壹息曰仍羽人
於丹丘曰嘉南州之炎德巢言其居丹言其色南
方以火德旺故曰炎也或曰丹丘謂鍊丹之丘王
逸曰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
明光卽丹丘也恐未是不死之鄉仙靈之窟宅也
曰舊鄉者楚爲南方之國而此乃述遊南方故以
爲舊鄉也此章屈子言聞王子至妙之言故遂往

行而復依仙侶以留止將試王子之言而行脩鍊
之術以期不死也蓋師事王子而友處羽人也歟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
兮懷琬琰之華英

濯洗也湯一作暘通用天問曰出自湯谷淮南子

曰日出湯谷書經曰宅嵎夷曰暘谷是也王逸曰
湯谷溫泉也容更詳之晞曝日也濯曰髮而晞曰
身者互文也九陽九者陽數之極也九陽猶言太
陽純陽盛陽謂日也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王逸曰九陽天地

楚辭集解

遠遊

十八

之涯也亦無所據吸吞也飛泉舊說已見上瑗曰
飛泉猶言流水也微細也液滋也其所飲如此懷
藏也琬琰玉名華英玉之精也其所食如此此章
言洗曝之潔白服食之精微蓋將脩鍊以期不死
也上章所謂保神明之清澄是已張子平思玄賦
曰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
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其語意皆襲諸此者
玉色頰以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約兮
神要眇以淫放
玉色謂色之溫潤如玉也頰鮮豔也一曰欽容貌

脫光澤也精真元之氣也不滿曰醇不雜曰粹壯盛也銷鑠謂融化也朱子曰所謂形銷解化也洵約柔弱貌莊子曰洵約若處子要眇美好貌眇妙同湘君篇曰美要眇兮宜脩淫縱也放發揚之意淫放謂精神有餘也此承上章言洗曝服食之後而顏色精神形質遂至美好而不醜陋壯盛而不衰老也可見王子之言其妙如此其言亦與前步徙倚章相應以見非復向日愁苦之形狀矣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楚辭集解

遠遊

十九

袁

嘉美也南州概指南方也炎德說見上麗光彩貌榮華也言南方炎德暄暖而桂樹當冬亦且榮華光彩不至凋枯其德可尚也蕭條無獸謂無患害之慮也寂寞無人謂無世氛之擾也此四句言境物幽美可為脩鍊之地也載猶戴也營猶經營之營謂脩鍊也營魄謂所脩鍊之體魄也登猶登位登座登庸之登踐履之意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霞猶雲也掩遮覆也掩雲謂出於其上而乘之若遮覆也上征升天也脩養家言古之仙人有尸解而去者有戴魄而升者并其肉身而去者最

難得也此二句蓋承上言脩鍊之至遂并戴其營魄而登霞掩雲以升天也王逸曰抱我靈魄而上升也是矣朱子曰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升仙而去也但載營魄而登霞之說雖極精妙然如前說亦自明白坦易無害於義余別有辯詳見蒙引茲不復贅

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闔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使臨乎於微閭

命使也天閭謂守天關之隸也開啓也排列也朱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

袁

子曰推也闔闔天關之名望予須我之來也謂諸仙排列立於闔闔之間而待我之至也召招也導引也問訪也朱子曰太微宮垣在翼軫北瓊按太微為衡星太史公天官書曰衡太微三光之庭蓋天帝南宮也然有曰太微者有曰少微者有曰紫微者太者尊之之詞謂天帝所居也少者卑之之詞謂士大夫也亦謂處士為少微星紫之言此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然則下之所謂於微者亦必有說也惜今無可考矣集猶孟子集義之集謂積襲也重陽猶言純陽也謂已脩鍊

純陽之身故能升天而入帝官也帝官即指太微也朱子曰重陽者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王逸曰皇天名也朱子曰星名未知孰是清都列子以為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也王逸曰習威儀之處所也恐無所據蓋天地亦謂之二儀儀者象也此曰太儀謂陽儀也或天之總名或星宿之名未可知也於微閭一作微毋閭王逸引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珉琪焉朱子引周禮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二家皆以於微閭為醫無閭之山也瓊寤疑之恐未必

是蓋此承上數章而言已聞王子至妙之言以後遂往就仙侶俯鍊變化乘雲升天而得遍遊天都也曰太微居曰旬始曰清都曰太儀曰於微閭皆歷數天都之勝境而已得以遍觀之以見神仙之樂也不應末句獨指東北之山其作微毋閭者毋與無通是又因引為醫無閭而訛之也朝發軔於太儀而夕始臨乎於微閭以見天都之勝境未易遍觀也自順凱風以從遊至此蓋推衍遠遊之樂而始於南方者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旂之透蛇建雄虹之乘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駢連蜷以驕驚騎轉轉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屯聚也讀如屯營屯田之屯乘車數也萬乘甚言其多也紛眾多貌容與言舒徐也並馳競進也八龍亦言其多也婉婉龍行委曲貌雲旗以雲為旗也透蛇搖動貌建立也虹霓類也皆天地之淫氣五色炫燿可觀但虹為雄而雌為霓耳采彩同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者詩曰干旄子才書曰右乘白旄以麾傳云旄軍中指白則見遠虹旄以虹為旄也蓋龍所以駕車而旗旄樹之於車上者也炫燿燦爛貌服衛下夾轅兩馬也故曰在轅為服偃蹇低昂貌低昂者謂馬之馳驟而首或低或昂也駢衛外挽鞞兩馬也故曰外駢為駢連蜷朱子曰句蹄也按雲中君篇靈連蜷兮既留朱子曰連蜷長曲貌蓋楚辭用字如此類甚多讀者各因其本章文義而意會之不可執一也驕驚馬行縱恣也仙人以龍為馬駕車前曰八龍蓋兩服兩駢也騎總言車馬也駢轉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班分布貌易曰乘馬班如漫衍朱子曰無極貌蓋言騎

之分布廣遠也方行並行也言萬乘之車馬班然
分布而並進也撰執持也轡所以繫馬者也詩曰
六轡在手撰余轡三字又見東君篇或曰撰猶總
也總余轡見離騷正整頓也策所以鞭馬者也撰
轡正策欲將行之狀也句芒東方之神也此章極
陳車馬旗旄之盛蓋將乘之自南方而遠遊乎東
方也曰將過者欲行尚未行也下文曰歷太皓以
右轉則實踐乎東方矣

歷太皓以右轉今前飛蕪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
凌天地以徑度

楚辭集解

二十三

袁

歷踐履也皓皞同太皓東方之帝也自南方而北
面視之則東方在右故曰右轉前先導也飛蕪風
伯也或曰飛蕪神鳥出則風隨之故謂風伯爲飛
蕪也啓開也開路卽下文所謂氛埃辟而清涼是
也陽謂日也杲杲日出輝光貌詩曰杲杲出日未
光未明也凌憑也徑直也言使風伯開路乘此日
尚未出清涼之時憑凌天地而直度乎東方以遨
遊也蓋足上章吾將過乎句芒之意或曰吾將過
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二句是言自南方而遊東
方下三句是言將自東方而遊西方也自南而東

乃曲行故曰右轉自東而西乃直行故曰徑度下
文風伯爲余先驅氛埃辟而清涼卽申前飛蕪以
啓路陽杲杲其未光二句之意耳其說亦通
風伯爲余先驅今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今
遇蓐收乎西皇

風伯卽飛蕪也先驅使之前導開路也氛昏濁之
氣埃塵空之垢也辟除也氛埃辟除則道路清涼
矣鳳凰靈鳥也翼輔也翊戴之意朱子曰敬也以
下而託上曰承文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言使靈
鳥翼然夾輔其旂也不期而見曰遇蓐收西方之

楚辭集解

二十四

袁

神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皇帝也西皇指西方之
帝謂少皞也旣曰蓐收而又曰西皇猶上文旣言
句芒而又言太皞下文旣言炎帝而又言祝融旣
言顓頊而又言玄冥也以神與帝並舉而對言瑗
按此篇所言四時之帝與神具見禮記月令篇可
考茲不暇詳釋云此又承上章言自東方而遠遊
乎西方也
攬彗星以爲旌今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曖其嚙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
文昌使掌行兮選暑衆神以並轡

彗星即孛星也一名掃星所以除舊布新也朱子曰彗星妖星光芒徧指如彗者也瑗按天官書註云彗星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春秋文公十四年有星入於北斗說者曰星謂孛星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哀公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說者曰孛彗也瑗按孛當讀作拂此可見彗星之所指初無定在而此所言彗星則指其見於北方者也旌析翟羽而設於旗干之首也謂以彗星爲旌也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

楚辭集解

遠遊

二五

袁

也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斗之所指亦無定在也麾旄屬所以指揮左右使遠者能見也謂以斗柄爲麾也叛言旌麾繚隸分散之貌陸離燦爛貌以星斗爲旌麾故燦爛而光輝也上下猶低昂也謂旌麾繚隸分散而其勢或低或昂也驚霧猶言怒濤駭浪謂大霧也流波流水也霧乃水氣所蒸者北方以水德旺故以驚霧流波言之也曖曖暗昧也曠日不明也莽曠蕩杳冥貌北方其色黑故以曖曖曠蕩言之也玄武北方

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武黑色也身有鱗甲故曰武武指龜蛇也玄言其色武言其物合而言之爲北方七宿之稱也或曰玄水之色武水之物也亦通奔走也屬隸也謂召玄武以爲奔走之隸備使令也後相隨於後也文昌星名王逸曰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文昌中宮顧命中宮勅百官也朱子曰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瑗按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六

袁

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也備觀其說則可見文昌乃在中宮掌文書府之星也故使之掌行掌行謂掌其行事也古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官欲使文昌爲此官以記已遠遊之跡也選擇其尤也署委其任也衆神泛言群靈見其扈衛之多也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並轂夾輔之意謂扈衛也或曰並音傍亦通此章蓋言旌麾之美役使之良自西方而遠遊乎北方也此上言經營四方已周遍矣

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橋內
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泛濫遊兮
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
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泛容與而遐舉兮聊
抑志而自弭

曼曼悠遠貌脩長也徐緩也弭止也節旌節也厲
憑陵之意高厲猶言高邁高蹈也徐弭節而高厲
與下泛容與而遐舉文法相同徑待朱子曰使由
徑路先過而相待瑗按徑直也此言欲自比而往
南故曰徑待徑待謂使之直往前途以相候也衛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七

袁

扈從也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忘歸終不返
其故都也恣睢放肆也担橋軒舉也欣欣美悅意
聊且也愉娛皆樂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
無事淫樂而勸是也攝衣度水曰涉青雲雲氣輕
清而近天則色青青然也泛濫猶汗漫也睨旁視
也舊鄉指楚國也僕夫謂從者懷思念也余心屈
子自謂也悲傷別也邊旁也謂兩驂也顧而不行
謂顧盼舊鄉而躊躇不進也禮記三年問言鳥獸
越月踰時過其故鄉必鳴號躡躅焉蓋天地之間
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况僕夫

乎况屈子乎舊故謂平日相與之親族朋友也想
像凝思貌長太息其所感者深故其嘆也長莊子
言越之派人曰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此之謂也容
與猶夷猶也遐遠也抑志自弭謂遠遊之志聊且
強自按抑而止也此章總承遠遊四方之後方且
嘆其道路悠遠而徐徐然令左右候衛度世忘歸
任意以取樂而遊衍之間忽然旁見故鄉而僕馬
之懷顧舊故之悲思此心此情有不容自己者蓋
述其所以思歸之至願欲將自比而南還也古詩
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蓋言物性不忘本以
喻游子之不能忘情於故鄉也屈子之臨睨故鄉
而悲思者豈爲過歟豈爲矯歟瑗嘗謂漢高以布
衣得天下富貴極矣然猶思沛豐而墮淚李白曠
達之才猶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况其他乎
以是知懷土者固小人之私而聖人之所不取其
亦出乎其性者哉要不可深以爲非也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八

袁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恍惚兮
沛澗瀆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處妃
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
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嫫虬而委蛇雉

蜺便娟以增捷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炎帝南方之帝也直馳欲歸之速也自北而南故曰直馳猶徑度也疑指九疑山也楚國在南方故曰南疑猶滄溟亦謂之北溟云覽遍觀也方外謂四方之表也恍惚無極貌沛泛流貌澗澗猶澗澗水盛貌自浮謂漂泊不定也謂遊覽四方之外恍惚眩目而使人若泛泛於水中漂泊不定無足以爲樂也祝融南方之神也戒飭也蹕止行人也御禦通止也天子出遊有蹕御亦謂之警蹕謂戒飭

楚辭集解

遠遊

二十九

祝融之神以爲警蹕而禦止行人俾可直馳而速歸也曰祝融戒者倒文耳騰飛也騰告猶今之所謂飛報也處妃神女也見離騷但非如離騷之比賢君耳謂飛報鸞鳥以往迎處妃而速來待已也張者設而陳之也咸池王逸朱子皆註爲堯樂奏者舉而作之也承雲王逸曰卽雲門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朱子亦莫能考定也瑗按禮記註曰黃帝樂名咸池堯樂名大章舜樂名韶禹樂名夏湯樂名大濩武樂名大武與此又不同未知孰是二女娥皇女英堯之女舜之妃也

御侍也九韶卽舜樂歌咏也言使二女侍側以歌咏九韶之樂章也離騷曰舞韶此曰歌韶者蓋樂有歌有舞單言之者蓋舉此以知彼而文互見也湘靈湘水之神也上旣言二女此又言湘靈可見九歌之所謂湘君湘夫人者乃泛指湘江之神而非指娥皇女英也明矣鼓彈也瑟樂器名令亦使也海若海神之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河伯也一曰水仙也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亦曰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蓋海若尊而馮夷卑故令海若而命馮夷舞也或曰本謂令海若馮夷舞耳曰令海若舞馮夷錯文以成章也此上言聲色之樂玄黑色螭龍屬蟲泛指水中之蟲也象罔象國語所謂水之恠龍罔象是也皆指水中神物也進猶沒也並出進謂齊出沒於水中也或曰謂齊出水中而進舞於已前也螭虬盤曲貌透蛇蠕動貌謂玄螭蟲象齊出沒於水中而形螭虬透蛇可愛也蛻霓同虹屬虹雄而霓雌也說見上王逸以爲神女恐非是蓋謂玄螭蟲象之螭虬透蛇如雌霓之纏繞可愛也便娟輕麗貌捷繞通纏繚之意增捷謂重疊纏繚也軒昂也翥舉也軒翥翔飛

楚辭集解

遠遊

三十

御侍也九韶卽舜樂歌咏也言使二女侍側以歌咏九韶之樂章也離騷曰舞韶此曰歌韶者蓋樂有歌有舞單言之者蓋舉此以知彼而文互見也湘靈湘水之神也上旣言二女此又言湘靈可見九歌之所謂湘君湘夫人者乃泛指湘江之神而非指娥皇女英也明矣鼓彈也瑟樂器名令亦使也海若海神之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河伯也一曰水仙也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亦曰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蓋海若尊而馮夷卑故令海若而命馮夷舞也或曰本謂令海若馮夷舞耳曰令海若舞馮夷錯文以成章也此上言聲色之樂玄黑色螭龍屬蟲泛指水中之蟲也象罔象國語所謂水之恠龍罔象是也皆指水中神物也進猶沒也並出進謂齊出沒於水中也或曰謂齊出水中而進舞於已前也螭虬盤曲貌透蛇蠕動貌謂玄螭蟲象齊出沒於水中而形螭虬透蛇可愛也蛻霓同虹屬虹雄而霓雌也說見上王逸以爲神女恐非是蓋謂玄螭蟲象之螭虬透蛇如雌霓之纏繞可愛也便娟輕麗貌捷繞通纏繚之意增捷謂重疊纏繚也軒昂也翥舉也軒翥翔飛

謂遠舉高飛而輕捷可愛也此上言蟲鳥之樂音
樂總承上文也獨言音樂者省文耳博衍謂廣博
敷衍可樂者多也朱子曰寬平之意無終極謂無
窮盡也言可樂之久也逝謂遠遊也徘徊淹留也
此章蓋言遠遊方外適足以恍惚眩目蕩人心志
而南方聲色鳥獸之樂博衍無窮也如此又何必
遠逝浮游而淹留以忘歸也甚言遠遊之不可娛
而歸故鄉之可樂也是雖設詞古人謂興盡則悲
來樂極則哀生其斯之謂乎二魂之作蓋昉於此
而拓充之者耳其文體雖佳而雜以淫侈褻狎之

楚辭集解

遠遊

三十一

袁

辭可謂不善學者矣寧免效嚙

舒并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
從顛項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
黔羸而見之今爲余先乎平路

舒縱舍也并合而總之也節旌節也蓋欲歸之速
無暇於載旗建旄撰轡正策故合并其旌節之類
而縱舍之以馳騫也王逸曰縱舍銜轡而長驅也
得之矣遠超越之意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
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水之淵深處曰源
北方屬水故曰清源從自也顛項北方之帝也增

厚積也北方地寒而多水故四時常有增積之水
歷經歷也玄冥北方之神邪徑猶言間道也間維
舊註引孝經緯曰天有六間瑗按天有四正四隅
間維謂北隅也承上邪徑而言欲乘北隅間道以
召黔羸也反顧猶言回首也黔羸史記作含靈漢
書作黔羸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朱子曰
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瑗按黔黑色羸弱也字義
於水爲切此章皆叙北方之境水神是也黔與含
羸與靈聲相近而史漢訛也平路猶言除道也召
黔羸相見使之先導而除道俾無阻也曰舒并節

楚辭集解

遠遊

三十二

袁

曰遠絕垠曰軼迅風曰歷邪徑曰乘間維曰先平
路皆欲歸之速之甚也此言自比而南還於故鄉
也王逸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
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
國念故舊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
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聰恂
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經營四方全句見詩北山篇但取義小異經歷
也營營爲也王逸九歎怨思篇注曰南北爲經東

西爲營亦通如訪仙問道鍊氣升天皆其所經歷之處營爲之事也四方東西南北也周遍也流游也六漠六合也四方并上下爲六合易曰周流六虛屈子亦是本此斷章取義變虛言漠耳列缺王逸曰窺天間隙也朱子曰天際電照也張衡思玄賦曰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燁其照夜註曰電也瑗嘗卽本文字義并下句降望大壑照之當從王說爲是列裂通凡物邊縫之際則裂缺也上至列缺猶俗言直到天邊耳降望俯視也大壑朱子註曰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此蓋出列

老辭集解 遠遊 二十三 袁

子而屈子所言恐義不在此蓋謂上至天際而下望天地如一大壑耳大壑猶言大地也非獨指東海之歸墟也崢嶸言其勢之參差而深遠也寥廓言其象之空虛而廣遠也倏忽見不逮也愴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曰無爲曰泰初亦寓言耳王逸曰與道并也近之矣此承上文而申結通篇之意上八句所謂覺方外之恍惚是也下二句之意蓋謂方外之遊既不可久而世俗迫阨終不可居故將超無爲之境以至清脩之處而與泰初之仙卜爲鄰

也卽所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是矣觀此則知屈子雖不肯事乎荒唐之遊亦不忍混於汗濁之俗亦惟內自省察以端已之操焉而已耳洪氏曰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又曰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今於中夜存虛

老辭集解 遠遊 三十四 袁

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朱子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洞三光矣下視人世變益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瑗按此篇之作矩度森嚴條理明白首叙其遠遊之意中叙其遠遊之方始於南轉於東又轉於西又轉

於此又自北而轉歸於南又總以結之有間架有
照應非苟作者惜乎千載之下讀者徒耽其詞華
不尋其脉絡而展卷之間祇見其詞之重複可厭
如歷遊四方之詞使不別其條貫但以遠遊之詞
混而觀之豈不真爲稠疊而冗雜也哉蓋朱子集
註之時亦畧發其義理之趣而詳審其比興之體
無暇論其文章之妙故意不及此也此篇有十數
句與離騷相出入予嘗謂此篇猶爲和平之音離
騷多深憂憤之語離騷當作於遠遊之後蓋詞雖
同而旨則異離騷之遠遊因其道不行而欲遍訪

楚辭集解

遠遊

袁

賢君以行其道此篇之遠遊因俗之迫阨而欲追
隨仙人以離其俗讀者不可不參考而亦不可不
察其意之各有攸歸也又按此篇方外之遊其本
意非以來者不聞爲憂已畧辯於前矣及洪氏仍
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之說雖非屈原本旨
可謂得屈子言外之意而善讀離騷者矣君子之
生末世遭處沉濁汗穢之間試一誦之而當世俗
迫阨之來可一笑而遣矣何足悲哉但大人賦非
獨不能窺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闡其
門也况升堂入室乎其所述遠遊雜亂靡統而又

剽襲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讀者有凌雲之
意蓋夫嘗讀楚辭故也使武帝曾讀楚辭則讀相
如之賦如嚼蠟耳吾見其昏昏然惟恐其卧之不
暇也安得有飄飄凌雲之意乎若張衡思玄賦其
命意措詞文體間架是全篇學夫遠遊者也蓋不
過深取其意特加擴而充之反而正之耳詩家所
謂脫胎換骨而心氣之和平議論之正大又不爲
詞人靡麗淫泆之說可謂青於藍而寒於水矣可
謂屈原之佳弟子矣古今論遠遊者未有及此故
表而出之

楚辭集解

遠遊

袁

楚辭集解

遠遊卷

袁

楚辭集解卜居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卜居

卜謂卜占也居猶處也謂占卜其所處事務吉凶之宜也蓋撮通篇之大旨以立題名王逸曰屈原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卜已居世何所宜行以定嫌疑故曰卜居朱子曰屈原憫當世之人習安和佞

楚辭集解卜居

表

違背正道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祝氏曰此原陽為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著龜以決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廬云自屈原假為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做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三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

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

律觀此則知詞賦之作莫不祖騷矣瑗按此篇

王逸以為實有是事朱子而下以為實無是事

俱未盡善瑗嘗反覆熟讀玩味指歸而竊評之

以為屈子於是非可否二者之間無疑於心而

必不卜之於神明其說尚矣今觀太卜氏姓名

具載非若烏有先生三是公懸空假託之類也

亦明矣夫所謂鄭詹尹者其或當時之隱君子

如嚴君平之儔歟觀屈子所問之詞似以詹尹

為知己者而詹尹所謝之詞似亦為知屈子者

其或當時尋訪談論之間偶及此事而屈子遂

述其問答之意以成此篇也若以詹尹比之於

子虛上林等號恐非也嗚呼詹尹得附楚辭之

末而流傳千載幸亦大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

煩意亂不知所從

屈姓也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與昭景三

家皆楚之族原名也太史公屈原傳曰名平而字

原瑗按此與後漁父篇屈原皆自稱曰原蓋古人

質直多自稱名未有自稱字者則名原而字平也

審矣詳見離騷蒙引茲不復贅放流也置也放流安置於此使不得去也三年者紀其時以見放之久也見謂見君也竭亦盡也竭智者効其才力也盡忠者輸其誠懇也蔽鄣於讒謂君之聰明爲讒人所蔽鄣而竭盡之心不得上達此所以一放而遂三年不得復見也煩憤懣也亂眩惑也此段首二句言見放之久次二句言見放之由末二句又承上四句言欲往見太卜之意也皆爲屈子自述之詞以爲下文往見太卜問答之張本非對太卜而言者也

楚辭集解

上居

袁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太卜掌上筮之官名也周禮有太卜氏蓋以此官名推稱其人耳未必實爲是官也鄭姓也詹尹名也或曰字也屈原既以先生稱之不當斥其名也其說亦通今無所考其人矣曰屈原詞也余原自謂也有所疑泛言之指下八反之事也先生者學士齒德俱尊之稱指詹尹也決者斷其疑也此段乃屈原既見太卜而求卜之詞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端正其積也策謂著莖神草也正之將以爲筮也

拂拭其塵也龜謂殼板靈物也拭之將以爲卜也曲禮曰龜爲卜策爲筮古人大事則著龜相襲亦先筮而後卜也此並言著龜而題只云卜居者蓋對舉則當分而單言亦可該也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蓋詰其卜筮之事也此段乃詹尹承屈原之告故敬其事以盡職而究其故以行事也瓊按原稱尹爲先生尊之之詞也尹稱原爲君者親之之詞也一問一答姓名著而稱謂明非若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比也可見矣安得謂實無是人而擬之以子虛上林之作乎故謂原之實無疑於其心可也謂詹尹之實無是人不可也

楚辭集解

上居

袁

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此下至誰知吾之蕪貞皆屈原承詹尹之問而告之故者也曰寧曰將者設爲兩端不決之詞也乎者亦疑詞也下倣此悃悃朴質貌欵欵忠誠意朴者言乎外之悃悃也忠者言乎中之欵欵也勞猶慰也往來謂賓客之往來也無窮猶言不已也送往迎來亦治國之大經而屈子鄙之者蓋謂專事逢迎者言之也讀者不可以詞害意此段言存誠

作偽者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夫忠厚乃長者之風而不失爲古君子逢迎乃趨媚小人之尤者其心術邪正之不同亦昭昭矣又何疑乎然世之忠厚長者恒以直道致忤姦雄之意而受禍趨媚小人每以諛佞而得權勢之懽心以享福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太史公作伯夷傳而深疑天道報施之謬戾亦屈子卜居之意也志士幽人千古同憤豈特悲一己之私而已哉嗚呼使世之猿諂狐媚之徒倘讀此篇莫不汗流浹背面赭如醺而庶乎有以發其羞惡之良心

楚辭集解

卜居

五

素

少變其奴顏婢膝之態此屈子立言垂教之本意也五臣曰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洪氏曰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而以問詹尹何哉世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吾所謂凶也此卜居所以作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誅猶斬也鋤猶耘也皆去穢助苗之名鋤非農器名也草茅者稂莠蒿菅之類害苗者也力耕謂竭力耕田而非惰農也誅鋤草茅乃力耕之事游遍

謂也大人王逸曰貴戚也五臣曰謂君之貴幸者朱子曰猶貴人也要皆指在位有權勢者言非謂有德之大人也成名謂謀延虛譽以資進取也非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之成名也游說大人乃成名之事此段言務本逐末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夫力耕者恒餒在其中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宦游者每得美譽而享高爵重祿以肥榮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嗚呼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蘇張范蔡之徒終受裂尸折脅之苦有志者幸毋疑焉苟能於此篇常常諷誦而玩味之將見正大光明之心

楚辭集解

卜居

六

素

當如火燃泉達道然而自生而魑魅魍魎之念亦且冰消雪化渙然而潛釋矣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正言正大之言如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是也諱忌也忠言逆耳人多忌聞守正君子則冒天下之諱而不顧也危身謂囚貶刑戮之事貨財饒曰富爵祿崇曰貴此段言捐軀畏死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嗚呼繩愆糾謬而匡君愛國者恒遭遷謫放逐刀鋸閹鑿之慘而與世浮湛逢君之惡者每安享富貴以終天年此又事理

之不可推者也離騷曰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
其猶未悔屈子之無疑於此也決矣讀者詳之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嗒粟斯呢嗒儒兒以事
婦人乎

超然無所顧慮之意高舉猶遠去也保真謂保全
吾之天真而不貪饜於功名富貴以決性命之情
也呢嗒粟斯言語瑣碎貌呢嗒儒兒勉強笑噓貌
二句謂以詞色求媚於人也曲盡小人之情狀事
婦人蓋以男子求媚於婦人之憐愛以比小人求
媚於權貴之眷顧也朱子謂指鄭袖非是五臣曰

楚辭集解

七一

袁

謂謂君之所寵者意亦未盡大抵此與下一節俱
承上三段而總言之謂君自在其中矣或曰豈可
比人君於婦人乎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
臣視君如寇讎孟子且以寇讎比君屈子之言又
况爲泛論之詞而非直指君也抑何傷乎此段言
遺榮固寵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吉凶從違之
意倣前不贅後段亦皆隨文會意可也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
楹乎

庶繁不貪汚也正直不邪曲也自清承上四德而

言突梯滑稽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也韋柔軟也
潔楹王逸曰順滑澤也五臣曰同諛諛也意雖是
而訓詁未詳朱子曰或疑潔作絮如大學絮矩之
絮謂圍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絮
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瑗按此三句字頗
難解姑從舊說或是當時楚之方言且管間之師
曰三句蓋以油漆匠爲喻也潔楹謂粉飾其屋宇
舉楹以見餘也乃油漆匠之事梯稽脂韋乃油漆
匠所用之器物也突者高撐之貌梯卽今俗所用
之階梯欲潔楹之高處則用之也突梯潔楹非手

楚辭集解

八一

袁

脚利便身體輕翾者不能也滑如字謂滑瀾也舊
音骨非是稽卽匠氏所用油漆之刷名或以樹皮
爲之或以鬃髮爲之或以皮革爲之脂熟油也指
油漆之類韋熟皮也卽所以爲刷者也瑗謂此說
雖近鄙淺却於字義穩順明白而舊說皆求之於
遠故解多揣其意而失其詳也耶附所聞以竦博
雅者訂焉此段言清脩汗濁之相反疑而不能決
者也又按能朴忠者能力耕者能正言者則爲保
全清貞之士矣善逢迎者善宦游者言從俗者則
爲事婦潔楹之流矣有志向上者其於二者之間

可不慎其所從違而以一時之吉凶禍福遂失其守哉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並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昂昂出群貌駒馬子也千里駒謂雖未壯而可致千里以見才力之殊絕也漢武帝謂劉德爲千里駒語本諸此泛泛不定貌鳧野鴨也上下猶浮沉也全軀亦指鳧而言騏驎駿馬名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抗高舉貌軛車轅前衡也駑馬謂

楚辭集解

上居

九

亥

騶駘之庸馬也迹跡跡也鵠俊鳥名其色黃故曰黃鵠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翼翅翎也鷄鷺凡鳥名鷺卽今人所養之鴨也此三段又卽物之相反者以申喻前五段之意也爲士者苟能朴忠能力耕能正言而保全清真之德則爲千里駒爲騏驎爲黃鵠也苟善逢迎善宦游善從俗而務作爲事婦絜楹之態則爲水中鳧爲駑馬爲鷄鷺也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必有能辯之者學者勉之慎之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朱子曰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瓊按此上八條相反之語若天地之四方而不可易若黑白之易明而無可疑者也又何吉凶從違之不可決乎欲必就詹尹以上之乎嗚呼屈子非真有所疑於此而不能決也有所激而設言之耳蓋悲憤之中假此戲劇之文以自慰也歟讀者幸毋泥焉可也世溷濁而不清蠅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然兮誰知吾之庶貞

楚辭集解

上居

十

亥

此段述世俗顛倒錯亂之弊而因以自嘆之詞也蠅蟲名蠅翼至薄其輕可知矣三十斤爲鈞五權之最重者也千鈞得三萬斤其重可知矣鐘樂器名黃鍾謂鐘之律中黃鍾者器極大而聲最閎其貴可知矣毀謂擊而碎之也棄猶擲也無足曰釜鍋屬也以瓦爲之其賤可知矣或曰釜當作缶聲相近而訛也亦通雷鳴謂拊而擊之其聲之鳴如雷也亦設言耳朱子謂妖怪而作聲如雷鳴也則以爲實如雷鳴矣恐非是張自侈大也左傳曰隨張必棄大國讒人高張謂小人得志在位而妄自尊大也賢士無名謂君子不用而屈伏巖穴也吁

嗟者嘅嘆之深也默然者無言之至也皆不自得意之詞此段屈子既述已之所疑而因自太息濁濁之世莫知輕重貴賤小人顯而君子晦故無知已之操守者也嗚呼問卜之詞未畢而濁世之嘆隨興然則屈子豈真有所疑而不能自決其從違也哉或曰屈子之無疑於是也久矣而此猶云云者其亦不平之鳴歟何其隘也曰是不然孔子之於莫我知而道不行也猶屢致意焉蓋古之聖賢之立心要非世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而爲一身一家之計者比也又何嫌乎詩曰知我者謂

楚辭集解

十一

袁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聖賢行道濟時之本心而常情烏足以測識之也哉公山欲往子路不悅去齊弗豫充虞致疑况望其他耶仲尼曰知我者其天乎屈子之心事舍彼蒼蒼又誰足以知之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舍也獨言策者省文耳蓋古人大事先筮而後

卜言釋策則龜可知矣謝辭也有所六句泛言也

須以意會只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之意以明

龜策雖神靈而足以冒天下之道斷天下之疑然亦不能知屈原所問之事故但勉之以直行已志可也夫屈子卜之於心而不待假之蓍龜也審矣其蓍龜之枯莖朽殼而不能知屈子之心事也必矣但詹尹辭謝之言微婉可愛而且勸屈子之不必變易所守其與漁父教之以與世推移也不亦大相遠乎嗚呼詹尹亦賢矣哉或曰用君之心二句應前心煩意亂數神二句暗指龜策亦通

楚辭集解

十一

袁

楚辭集解漁父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漁父

取魚之人謂之漁父甫同男子之通稱漁父者
猶言樵子牧兒獵師農夫之號耳題曰漁父蓋
以人名篇也或曰當時隱遁之士或曰屈原假
設之詞瑗嘗讀論語憲問微子篇觀其備載晨
門荷蕢楚狂沮溺荷篠丈人之事因思前代往
往實有是人亦足以證此篇非特屈子之寓言

楚辭集解 漁父

一

東

也若人也其亦楚狂荷蕢之流歟惜乎姓字不
傳於世而今獨賴此篇猶能使其千載之下得以
想見其為人漁父何以得此乎今觀其言詞不
迫切而意已獨至若知愛重屈原者漁父之於
道可謂有矣莊子雜篇亦有漁父雖其格調不
同而一問一答綽有條理瑗按莊子與屈子同
時要非倣此而作之者但未必如此之實有是
事與是人也蓋屈原本誠慤之士而莊周乃荒
唐之流觀其人可以知其文讀古書者不可一
概而相量也文章辨體曰格轍與前篇同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卜居篇云既放三年哀郢篇云至今九年而不復
此但云既放不紀歲時蓋被放之初之所作歎太
史公曰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
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
之亦足以證其為初放之作也然觀此則可以知
諸篇非一時之所作而讀者尤不可不考其時之
先後也不敢輕移次第姑仍舊序讀者詳之江潭
泛指江南耳今湖湘漢沔之間皆可謂之江潭蓋
楚本水國故既曰江潭又曰澤畔水之所聚曰澤

楚辭集解 漁父

二

東

或曰地名指雲夢也畔岸也行吟且行且吟也顏
色見於面者憔悴鰲黑形容舉身而言枯槁瘦
瘠貌屈原既被放流於江南故遨遊吟咏於寬閒
寂寞之濱聊欲攬其憤懣耳然而念君憂國之心
自不容已故遂至於憔悴枯槁之甚也此屈子自
叙以為下章漁父見而問之之張本云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見而問之蓋漁父時遇屈原於野觀其羸憊因恠
而訊焉子指屈原三閭大夫官名也其職掌王族
姓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有昭屈景三姓

故曰三閭大夫三閭言三族也與驚疑之詞故由也斯此也至於斯言野處而身憊也漁父詰問屈原既爲三閭大夫乃有官守爵祿者當在於朝矣何由放逐困窮而至於此乎漁父非知之而故問也蓋漁父隱者也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見屈原而驚問焉然則何以知其爲屈原也蓋屈原乃楚國之豪傑漁父亦嘗慕之若孔子周流四方遇之者鮮不以爲孔丘也蓋君子之與俗流其必有以異者矣又何足怪也雖然非漁父又曷足以識之乎

楚辭集解 漁父

三

袁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此屈子因漁父問而自述其見放之由也清比己之潔而濁比世之穢也醒比己之明而醉比人之昏也清濁不同流醉醒不同趣邪正不並立忠佞不相容以屈子之獨操而仕壅君處亂朝安得而不見放乎漁父恠而問焉其惜之之意深矣璦嘗謂孔子去魯尚假於膾孟子去齊不斥其故今屈子見放乃不引慝自負而顧歸咎於人且多憤詞若將舉一世而不足與處有高飛遠舉願棄人間

之意何其隘也雖然人之所慕不同立志各異夷齊餓死奚益於君比干剖心何補於國亦各行已志焉耳若屈原者律之以聖人之道雖不敢謂一脗合然迹其行事察其存心豈非一世之高士千載之偉人歟其文章之妙特緒餘土苴耳雖然若無此編則原之心事不得白於天下後世而盛名亦不能如是赫赫膾炙人口歷萬古而不磨也孔子四教以文爲先周公元聖多無材藝文章雖一小技於道未爲尊也又豈可少乎哉後世有孔子刪詩則離騷必不忍廢矣學者宜熟玩焉

楚辭集解 漁父

四

袁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深思遠舉自令放爲

此漁父見屈子歸咎於世人而因諷其爲自取也凝滯固執也推移圓轉也泥汨之也揚撓之也泥泥揚波欲其與世混濁而不必獨清也舖食也飲飲也糟酒滓也醪薄酒也舖糟飲醪欲與衆同醉而不必獨醒也深思言其用心太過也遠舉言其遠離人群也自令猶言自取也皆反上章屈子之言璦按漁父雖引聖人以進屈子要其本意蓋欲

屈子和光同塵與世浮沉而已非聖人應物無滯處世行權之妙用也夫漁父者亦清脩隱逸之士又豈肯爲此哉蓋知屈子獨行之志固結而不可解特言此以寬之誘其明哲以保身耳嗚呼漁父愛惜屈子之心於是乎益切矣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此屈子承漁父見諷之言而因直表其志必不能變也沐浴二句古有是語屈子述之以起下文故曰吾聞之謂聞之於古也沐濯髮也以指輕擊之

楚辭集解

五

袁

曰彈浴澡身也以手急拂之曰振新沐浴畢冠必彈而後戴衣必振而被此人之常態理之所必然蓋欲祛其盆氣而潔淨耳非作意而爲之也古人此語蓋亦比人之自新者不可不脩飾也察察明之至也汶汶昏之極也然則屈子以自新之身其不肯受外物之汙也必矣安得不彈而振之乎是屈子之深思高舉非立異也自脩之宜也其所以獨清而獨醒者非不能與世推移而凝滯於物也蓋不欲受物之汶汶而免已也其所以見放者非自取也理勢之所必至者也若屈原者其得伯夷

之清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觀

屈子察察之明皓皓之白不肯少相假借而蒙世俗一毫之塵埃可謂得之矣瑗又按樂府遺聲有

沐浴子曲雖或本於此篇之言亦足以證前二句爲古語也李太白沐浴子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

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是全隳括屈子之詞而反之說者以爲

此太白涉難之後之所作者故深有味乎漁父之言也嗚呼屈子之時猶欲直行其道而太白之世

至欲深藏其輝亦可以觀也變矣荀子不苟篇云

楚辭集解

六

袁

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CCR受人之械械者哉韓詩外傳曰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CCR容人之混汚然見第一卷語皆倣諸此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赴往也湘江各人爲魚所食猶葬於魚腹中也皓皓潔白之至也蒙冒也塵埃污穢也混泥揚波而

混濁餽糟醢而醢醉者此世俗之混混於塵埃之中者也屈子又言寧往投水而死爲魚所食亦

所不恤必不肯以清白之身而冒彼世俗之汙穢使浼已也嗚呼屈子死且不恤而况放乎而况憔悴枯槁乎此章卽申言上章之旨詞加厲而志愈堅剛意獨至而情益悲矣其不肯與世推移也決矣瑗按此語卽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寧死於道路之意蓋古人自誓之詞每每如此非真欲赴水而死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莞微笑貌全句見論語陽貨篇鼓動也枻船旁板

楚辭集解

漁父

七

袁

也所以護船使不損壞也舉棹刺船則板動故曰鼓枻或曰鼓扣也謂扣枻以節歌也滄浪水名在漢沔之間纓冠系也遂去屈子申紀漁父歌罷遂鼓枻遠去而已不復得與之言也或曰蓋屈子自言已別漁父而去不復與之言也漁父因上章屈子之言而知獨行之志決不肯變故不復再言於是笑歌而去自適其適也屈子之意亦自謂各行其志去耳復何言哉夫漁父獨歌滄浪之曲者何也瑗按滄浪之歌詳見孟子離婁上篇其來遠矣其旨明矣蓋諷屈子見放實自取之也其所以諷

其自取者非諷其自取見放也諷其既見放矣道既不行矣則容與山林可也浮游江湖可也又何必抑鬱無聊之甚以至憔悴枯槁其身哉此則漁父之意也雖然漁父之意未可盡非而實出於愛惜屈子之至情要之屈子念君憂國之心有不容自己者其心事之幽深微婉固非漁父之所能到亦非漁父之所能知也嗚呼觀漁父遇屈子之初始則恠而問之中則寬以解之終則歌以諷之眷戀悵切而不忍遽去其愛屈子之心亦已至矣屈子既答其由再表其志而又申言其詳從容反覆

楚辭集解

漁父

八

袁

而不肯輕扼其待漁父之意亦已厚矣洪氏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離騷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離騷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楊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瑗按洪氏所論雖爲

文章而設無繫此篇之旨可見屈子文章爲詞賦之祖其妙處後世且不能窺見其一二况其義之與乎因採附於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楚辭集解漁父卷

卷之二

楚辭大序

新安

汪

集

離騷解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争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拜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

楚辭大序

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審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寤寐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政與同經義所載謂之無詩風雅而與日月争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

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自己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

楚辭大序

一

楚辭章句序

王逸

叙曰昔者孔子敷聖明詰音天生不群群一作定經術剛詩書一云俾定經術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誦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

遺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

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

則大義燦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舒肆妙慮云

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如本字典校經書分有

字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

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

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一作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

概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

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

楚辭大序

二

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仗節爲賢故有

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五子胥不恨於浮江

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

著一作若夫懷道以逃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作顛則

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婉婉一作婉逡巡

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

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

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

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一作班賈競於群

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美非其

人不見容納念患於臂反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

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

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且詩人怨

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諷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

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

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怨刺其上

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

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

蘭以為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居也夕攬洲之宿莽

楚辭大序

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

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

益多者其識遠一作多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一有丘字

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

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

百世無匹一作世一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一作也

楚辭總論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云雖非明智之

器可謂妙才者也頗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

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

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

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

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

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

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

騷曰咄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

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

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

楚辭大序

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

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

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

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

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

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

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

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解矣然為賦以弔之

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寬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

楚辭大序

六

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庶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庶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楊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且論之

朱晦菴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况於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楚辭大序

七

且凡洪氏所以爲辯者三其一以爲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以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竊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踈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

辯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故以軒
翫諸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蠲蛟
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一作然涅而不緇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弄滄
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弄滄等事正與左氏豈崙
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
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
騷之文依經立義駢虬乘鷲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

楚辭大序

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爲儀表所謂金相
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
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
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
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
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弄滄之
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
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
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
隆求宓妃鳩鳥媒媵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
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
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
也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
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
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
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
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語施於
宋玉可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
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楚辭大序

楚辭大序
九
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一云獨任故能氣往轢古辭
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
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
感述離居則愴悵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
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公波而
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
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若能憑軼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
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
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煙一作雲
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洪興祖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
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
與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
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矍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
楚辭大序

洪興祖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
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
興高祖王兄子溥於吳招致天下娼遊於弟枚乘鄒
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
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
楚辭

六義

朱晦菴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
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
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
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
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
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辯
乎此則三百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
也楚人之辭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
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
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
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
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
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
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
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
少而比賦多要必辯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
不察也

楚辭大序

十一

楚辭集注序

朱晦菴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故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楚辭大序

十二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沒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各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

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鬱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彙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重刻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

楚辭大序

十三

以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屈子爲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娒辭逸調若乘鷺駕虬而浮游乎埃壙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槩孌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爲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爲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自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

從而沮之排之目爲僞學視于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迺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爲此書又爲之註釋辯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邑纏綿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與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己顧書坊舊本刻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

楚辭大序

十四

及承乏汲菴公暇與僉憲具君原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爲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補其缺命工鐫梓以傳旣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俾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

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興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成化十一年歲在乙未秋八月旣望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盱江何喬新書

重刊王逸註楚辭序

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

楚辭大序

十五

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觀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何以是編爲哉余嘗卽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所及者然余之情也若天問招魂論怪奇澁讀之多未曉析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余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决句斷俾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余因思之朱子之註楚辭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註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

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証疏之學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絕之此自拘儒曲學之所為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辭有高下以其古也亦存而不廢雖然古之廢於今不獨是編也有能追而存之者乎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為政可知也已

正德戊寅夏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

兼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序

楚辭大序

楚辭大序

十六

楚辭小序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

離騷經

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羊姓景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蒧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羊姓楚有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嬋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

楚辭小序

日用事王乃疏屈原既一作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蒙

一作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

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

徑一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

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

辭也顏師古云擾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

也逸說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

莫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

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

一作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

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質事楚詳與作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誦詐懷王今絕齊者乃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汨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各為屈潭屈原自沈處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

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離騷也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

風雲霓作飄一作以為小人其詞温而雅其義皎而朗作

楚辭小序二

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

愍其志焉愍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行屈原尚之窮後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辭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

規矣

朱子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

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

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昭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蒧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

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

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

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

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

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

事臣斬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班孟堅曰離騷遺也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上述唐虞二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懷已

也是時秦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

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

篇莫仲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覓長沙羅縣西北去縣

楚辭小序三

三十里名為屈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寧鄉縣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矣又曰

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

澹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

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

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吳訥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晦翁云原名平與楚同姓

仕懷王為三閭大夫與王圖政鑒察群下應對諸侯

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斬尚妬其能譖之王疏原

原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二后下序桀紂羿澆冀君覺

原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二后下序桀紂羿澆冀君覺

悟是時秦使張儀誘懷王俱會武關原諫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拘留不遣卒死於秦襄王立復聽譏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九章遠遊卜居等篇冀悟君心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危亡遂赴汨羅之淵目沈而死見文章辯體

九歌

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九章蓋出此也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無字屈原放逐寘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涕鬱出見俗

楚辭小序

四

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各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籥九成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韶舞兮聊假日以論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辨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之寃結託之以下皆出於此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一

文詞意周章雜錯

朱子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

更定其詞去其太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前言雖若不能無憊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

具訥曰祝氏曰楚俗信鬼好祀每使巫覡作樂以娛神俗陋詞俚原更其詞以其事神不答而不忘其敬比吾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諸篇皆賦而比然賦比中又兼數義晦翁云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

東皇太一

五

洪興祖曰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大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群靈乘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

至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
移爲災

朱子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
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官
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
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
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
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

吳訥曰太一天之貴神祀在楚東故曰東皇○全篇
賦而比也

楚辭小序

雲中君

洪興祖曰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
祀志有雲中君

朱子曰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
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
見臣子慕君之深意矣

吳訥曰雲神也○賦而比也

湘君

洪興祖曰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
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

六

楚辭小序

七

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
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
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
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
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
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
死湘沅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
璞疑二女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
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
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
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朱子曰說見篇內○此篇蓋爲男王事陰神之祠故
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於君之意而舊說
之失爲尤甚今皆正之

湘夫人

吳訥曰堯次女舜次妃女英也○與前篇比賦同至
而比之義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則又屬與矣

大司命

洪興祖曰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秉清氣兮御楚辭小序

八

矣

朱子曰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星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具訥曰周禮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第四宮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賦而此也言人生貧富貴賤神實司之非人能為所以順受其正者嚴矣其又雅之義歟

少司命

朱子曰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為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

具訥曰此司命其文昌第四星歟。首兩章與也中間意思纏綿處似風未段正言稱替處又似雅與頌然全篇比賦之義固已在風興雅頌之中矣。祝氏曰前篇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為王祭者之詞此司命陽神而少卑故為女巫之言以接之篇末言神能驅除邪惡擁護良善宜為下民所取正則與前篇意合

東君

洪興祖曰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楚辭小序

九

有東君

朱子曰今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河伯

具訥曰迎日之祭也。賦也似不兼別義却有頌體
洪興祖曰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東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文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

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

朱子曰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吳訥曰賦而比也晦翁云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眷眷之無已也原豈至是而歎君恩之薄乎

山鬼

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鳴陽楚人所

楚辭小序
祠豈此類也

十

朱子曰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邪○今按此篇文義最為明白而說者自汨之今既章解而句釋之矣又以其託意君臣之間者言之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已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脩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

初未忘我而卒困以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騷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

他之碎義曲說無足言矣

吳訥曰賦而比也○祝氏曰前諸篇皆言人慕神比臣愛君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以鬼喻已而為鬼媚人之語凡言余與我及若有人山中之類皆托鬼自喻言子與君及所思靈脩美人公子之類則况君也反覆曲折蓋言已與君始親終疎今君雖未忘我而卒困於讒已終拳拳不忘君也

國殤

洪興祖曰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朱子曰前

禮魂

洪興祖曰禮一作祀魂一作竟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朱子曰前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彷徨山

澤川一作經歷陸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瑋備

危一作講說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休息其

下仰視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以潔憤懣舒

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

云爾一作叙

又曰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

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

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一作傳

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一作

楚辭小序十一

解詞一作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濛其說上莫孔下乎

水也潤一故厥義不昭微指不哲自游覽者靡不苦

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

爲之符驗章决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洪興祖曰天問之作其旨遠矣盖曰遂古以來天地

事物之變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

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

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耶

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和人吾之用捨天和人

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

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

失其旨矣王逸以爲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

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

九章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楚

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史記云上官大夫

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賦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

則九章之作用在頃襄時也

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

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卒釋文作碎騷經之詞

序也五臣云九章與九歌同義與九歌同

楚辭小序十三

朱子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

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

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

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

佩強踈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

不能已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諶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吳訥曰說從惜誦痛卷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以忠信事君可質於神明而爲

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自處而已

朱子曰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為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吳訥曰賦也晦翁云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為易曉

涉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偃

楚辭小序

十四

也
吳訥曰賦而比也

哀郢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吳訥曰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為秦所拔而楚徙陳謂之東郢。賦也有風義

抽思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諛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已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也

朱子曰以篇內少歌首句二字為名

吳訥曰賦而比也所謂少歌倡亂皆是樂歌音節之名

懷沙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

楚辭小序

十五

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朱子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吳訥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賦而比也

思美人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飭死而後已也

吳訥曰比而賦也

惜往日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邪以僭為信卒見

放逐無以自明也

吳訥曰此章賦多而比少

橘頌

洪興祖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各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為國之形容

吳訥曰此章雖曰頌橘之德其實比賦之義原蓋自比其志節云

悲回風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楚辭小序

十一

吳訥曰此章比而賦賦而比蓋其臨終之作出於發亂迷惑之際詞殺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

遠遊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罔極章皇山澤一作博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脩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一作秀發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詞焉

洪興祖曰古樂府有遠遊篇出於此

朱子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嘆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鬼排空御氣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吳訥曰祝氏曰此篇雖託神仙以起興而實非與舉天地百神以似比而實非比原之作此實以往者弗及來者不聞為恨悲宗國將亡而君不悟思欲求仙不死以觀國事終久何如耳故其辭皆與莊周寓言

楚辭小序

十七

同有非復詩人寄托之義大抵用賦體也後來賦家為閎衍鉅麗之辭者莫不祖此司馬相如大人賦其辭尤多襲之然原之情非相如所可窺也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一作體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一作節已執一作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異聞異策一作審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五臣云卜所居

朱子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道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吳訥曰祝氏曰賦也中用比義此原陽爲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著龜以決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盧云自屈原假爲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

楚辭小序

十八

漁父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洪興祖曰卜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稽康高士傳或採楚辭莊子漁

父之言以爲實錄非也

朱子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吳訥曰賦也格轍與前篇同漁父蓋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楚辭小序

楚辭小序

十九

離騷蒙引目錄

卷之上

題名

譬喻

帝

高陽

苗裔

朕

皇考

伯庸

攝提

惟維唯

庚寅

降

初度

正則靈均

名字

內美

蒙引目錄

一

能

扈

紉

秋蘭

佩

汨余若將不及二句

拳攬

眇

宿莽

日月春秋

草木零落

美人

遲暮

撫壯

棄穢

此度

三后

純粹

藜芳

申椒菌桂

在茝

遵道得路

猖披

黨人

幽昧險隘

憚殃敗績

奔走先後

踵武

荃

齋

蹇蹇

舍

九天

正

靈脩

黃昏二句

羌

成言

他化

九畹百畝畦

蒙引目錄

二

量人

索茹

老

脩名

朝飲夕餐

落英

顛頷何傷

木根結茝

落藥

矯

蹇

非世俗之所服

彭咸

彭咸辯 附說

屈原投水辯

附說

涕

民

艱替

朝諝夕替

人心

誣詠

追

恫鬱悒

溘死流亡

攘詬

悔相道章

陸離

昭質

人生各有所樂

女類

蒙引目錄

申申

姍節

憑歷

南征

陳辭

九辯九歌計三條

五子

弄

貪夫厥家

弄澆之事

循規矩而改錯二句

錯度

侘傺

時態

前聖所厚

椒丘

芳澤

往觀四荒

好脩以為常

嬋媛

三

鮫

節中

沅湘

重華

啓

夏康娛以自縱

縱巷

泥

狐家

罪弄論

逢蒙論

殷

差頗

聖哲茂行

卷之下

瞻前顧後一章

覽余初

茹蕙

陳辭

乘鷲

蒙引目錄

寓言總論

蒼梧

靈瓊

咸池

逍遙相羊

雷師

夜御

高丘無女

豐隆辯

屏翳辯

菹醢

循

錯輔

沾

沾

量鑿正柄

襟

耿

溘埃風

朝

四

懸圃

羲和

若木

望舒飛廉等號

霓

閭風

佩詒

處妃

結言

寒脩	在理
綿繡	窮石消盤
四極	佚女
鳩	鳩
鳩鳩取喻	猶豫
鳳凰受詒	二姚
理弱	蔽美稱惡
閨中二句	懷朕情二句
終古	萋茅
筵算	靈氛
占	占慕
兩美必合	孰信脩而慕之
故宇	眩曜
黨人	服艾
蘇糞壤	充帟
瑾美能當	靈氛吉占二句
巫咸	夕降
懷要	椒精
翳	九疑並迎
迎故	皇

升降上下	求合
皇陶	能調
行媒	傳說操築
傅巖	呂望鼓刀
霜殿	未央
鴛鴦	偃蹇
蔽折	蘭芷變而荃蕙化
茅蕭艾	莫好脩之害
余以蘭為可恃以下十二句	委厥美而歷茲
化離	委厥美而歷茲
沫	和調度
求女	余飭方壯
周流觀乎上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歷吉日	瓊枝之屬
羞	精
廣	振
崑崙	雲霓
玉鸞	天津
旂	流沙
赤水	塵

不周

指

屯

九歌九韶

陟皇一章

左轉

待期

軟

假日

亂

目錄

七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

新安 汪瑗

玉璣

離騷篇

題名

史記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正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王逸曰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班固曰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應邵註史記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註漢書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氏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朱子辯證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瑗按釋文舊本無經字經字為後人所增無疑洪氏之說是也至若離騷二字則王逸之說得屈子命題之意而顏應二家皆承班固之說班固之說非也朱子取之未之深思耳詳史遷之意亦但以

憂字訓騷字而離字未嘗訓詁考其所以蓋離憂二字乃出於山鬼篇曰思公子兮徒離憂史遷是借彼以釋此然山鬼篇之意亦是言思公子離別之憂耳五臣及朱子并山鬼篇亦解作遭罹之意皆執乎班固之說故也是史遷亦解作離別之意而解作遭罹之意者自班固始也楚辭中如進不入以離尤恐重患而離尤屈子未嘗不用遭罹之意而此離騷之離則非也今考舊說自離騷至漁父二十五篇皆爲屈原所作其命題之意曷有不本於篇中之說者乎此篇中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此離騷二字之所以由名者也不亦明白之甚乎又何必旁取而深求之也哉若謂明已遭憂而作此辭則二十五篇爲遭憂之所作者多矣而總稱之曰離騷可也又奚必篇各有題名乎至今世總名楚辭爲離騷者亦自後人始也非原本意也或舉首篇亦可以該之耳猶孔子亦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亦以關雎稱全詩也稱楚辭爲離騷者不可不知此意

譬喻

朱子辯證曰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

人以婉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卽詩所謂比也若處妃佚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瑗按凡楚辭中所言草木鳥獸誠有所取譬者亦有無所取譬者王逸一概盡求其義則失之鑿矣朱子此辯甚是讀者尤不可不知也

帝

楚辭家引離騷篇
程子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是帝者本天之號也人君爲天下之主宰故亦謂之帝王逸曰德合天地稱帝是又推本於德而無地言之其說深而閎矣然上古聖人之取此義建此名也蓋欲人君之顧名思義體天地之心以主宰乎天下耳豈特爲侈大誇詡之詞而已哉故後世雖爲王天下者之通稱而履帝位者不可不知此義也

高陽

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蓋高陽本地名顓頊氏由此發跡

建都故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如高辛氏唐虞氏皆然此雖無繫大義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所自

苗裔

王逸曰苗胤也裔末也意雖是而二字之義欠明且獨以苗爲胤也詞亦支離何不曰苗裔胤末也總釋之爲善朱子曰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其說精矣蓋古人取字必有義意必有來歷讀書者不可不尋究其本源若只識大義奚爲不可然必知此而後有味也又嘗聞之師曰苗者凡草木之萌

楚辭索引

離騷篇

四

上

芽皆是是苗者草木之杪也有根蒂而後有杪裔者凡衣裳之邊際皆是是裔者衣裳之末也有本領而後有末猶人有祖宗而後有子孫子孫之於祖宗其世相去遠矣杪之於根蒂末之於本領其形相去遠矣故以爲遠胤後嗣而世代不可卒數者之通稱也按爾雅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暵孫暵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而雲仍以復不可復名矣今人亦以雲仍通爲遠末子孫之稱然則所謂苗裔者蓋自雲仍之後雖千百世皆可通之也

朕

按楚辭諸篇其自稱之辭曰朕曰余曰吾曰予曰我五字參錯互舉所稱非一然稱朕者頗少蓋不過因其文從字順而隨所言之耳無異義也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按嘗因蔡邕之說至秦始皇乃獨以爲帝王之尊稱後遂因之迨今不變考之戰國以前諸書誠然亦足見古人之朴實而末世之彌濫也嗚呼自漢以來襲亡秦之故事者多矣豈獨此哉此雖一字之微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世變也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五

上

皇考

詩周頌曰假哉皇考曰於乎皇考曰休矣皇考所稱不一而足王逸註乃獨引既右烈考一句以證之雖曰烈考猶皇考也然不應舍皇而援烈此則王逸之疎也王逸曰皇美也朱子詩註曰大也或無曰美也按詩曰假者言其大也曰休者言其美也皇字必無此二義始備然亦不獨考可稱皇曰皇天曰皇祖曰皇王曰皇后等項皆稱之大抵皇乃贊美之通詞

夫詩稱文武之君爲皇考而屈子亦以之稱其父也
可見古者亦上下共之而今則爲人君先帝之專稱
矣其亦始於秦歟禮曰生日父死曰考故父死稱考
考者老而壽之稱謂父得壽考以善終也洪範曰考
終命是矣瑗又按書曰大傷厥考心易曰有子考無
咎似又於父之生時亦可稱考也然則生日父死曰
考者豈周公制禮時所定歟故禮可以別嫌明微此
類亦是也又按屈子作離騷時稱皇考則父已死而
已之年亦既老矣故篇內及諸篇往往嘆日月而嗟
春秋亦見屈子之仕當不在少年晚而出仕仕而不
達世無知己志屈道窮此離騷之作所以不容已也
此說雖無關於此章之義然讀書之法須當要此等
會悟處方有商量

伯庸

王逸以伯庸爲屈原父字五臣以爲屈原父名洪氏
辯之曰原爲人子忍斥其父名乎瑗按原父之名雖
無所考以理揆之要以爲字者是也古人以子字父
以弟子字師非必推尊之意以爲諱其名足矣亦可
以見其質也今人平交相稱以字猶以爲褻焉况父
師乎又可以觀世變矣

攝提

朱子辨證曰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
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
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
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
而註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
提貞於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
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
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
註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瑗按朱
子之說援據甚精然攝提格爾雅及太史公天官書
曆書皆有之天官書曰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
有三星四星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
時節故曰攝提格然則所謂攝提格者亦因攝提之
星而名其歲者也曆書亦有閏餘垂次孟陬殄滅攝
提無紀曆數失序之文索隱所補三皇紀曰天地初
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以木德主歲
起攝提索隱亦是採集衆書非出臆說由此觀之可
見古人之用歲名也亦有去格字而言之者矣近代
天學士王守谿曰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

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王逸之說當時亦必有據而况閏失歲差愈久而愈不可窮也朱子謂以今考之歲未必寅恐亦不足以證之但據屈子本文解之可也然今據本文而觀之又似可以兩通焉瓊又按攝提格三字之義說者多欠明白太史公之意是謂大角兩旁各有三星如闕足內曲共相勾攝故名之曰攝提也元包命曰攝提之爲提携也言能提斗携角以接於下也此以解提字則可而大角乃天王帝坐廷也攝提之星豈可携之云乎其說不可以爲

楚辭家引

八

上

訓也古人雖一字之微而取之必有深義義必當理而可以垂訓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此類亦是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也其說得之矣夫以人君大臣之象而取義豈可名之而不可言之而不可行乎李巡曰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亦非是索隱曰格至也言攝提隨月建至故云格也似矣而未盡也蓋攝如舜攝堯周公攝成王之攝論語官事不攝之攝提如今言提調之提有左右之意格者至也正也蓋謂六星夾輔大角之兩旁大角則居其

所而不動而六星蕪攝而用事以提調乎衆星常當斗柄之所向以建立四時八節而成歲功所謂恒指中氣而不失其至正者也此攝提格之所以名也攝無乎上提調乎下格正乎已而大臣之道備矣惜乎諸家之解失其義而太史公又獨以形象言之瓊故深疑其意而覽者幸毋厭其煩也雖然因是而觀離騷之貞字又似代格字而言之矣索隱引離騷以證曆書而又不不知貞之爲格也若是則朱子謂以攝提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亦爲衍文矣其果然乎鄙見如此未敢遽信故瓊於集解姑從

楚辭家引

九

上

朱子之說而復存王說及余說於此以俟後之君子尚有所考云或曰吳草廬解易經貞字俱作主字之義今以之解貞於之貞亦可未知其審因併附之

惟維唯

此三字楚辭中多參錯通用不可枚舉朱子辯證間舉其例以示人曰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蔭夫唯捷徑以窘步據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也皆語詞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倣此瓊按朱子之說讀楚辭者不可不知抑嘗考之書經俱作惟

字詩經俱作維字易經維繫之維從維而唯惟二字又多通用今之學者用此三字亦多如易也夫三字既各有本義而所謂語詞專詞者要皆假借之詞也宜乎可以通用無疑矣

庚寅

王逸曰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洪氏曰說文云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褻姪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一
上

降

降與庸為韻洪氏曰叶乎攻反海虞吳訥文章辯體直叶音洪是也或曰降何以音洪也璦嘗思之彼降水之降亦曰洪水絳色之絳亦作紅解虹蜺之虹亦可虹絳讀蓋共音恭共工峯偏旁俱可相叶也則降之音洪也明矣又如江海之江杠鼎之杠與山峰之

峰劔鋒之鋒古韻多通用相逢之逢亦可讀作逢音姓之逢觀虹逢二字不易一畫而可兩音則逢洪絳紅或其音亦可更相兩讀不特其義之可以相通而已此類不可勝數覽者當以意會嗚呼六書之學今人以為不必究而棄之不習焉者也璦則以為此窮理之根本儒者之先務而決不可不習焉者也惜乎六書八體今古殊形而蒼頡本來面目久不相似無從而得其真也雖然學者苟留心於此尚可十得四五通其所可通者不強其所不可通者而穿鑿之斯可矣一切擯棄而不習固非也如必欲穿鑿附會而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一

上

初度

王逸曰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思善應而錫我以美名各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曰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朱子曰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璦按朱子之說是矣蓋初度之度猶度世之度度津之度其義猶過也此所謂初度即初生也謂初度此世而生也王逸以天地正中解初度之度字五臣又以

爲法度之度字故下文正則靈均名字之美皆謂伯庸由此初度之度字上取之甚無謂也當從朱子之說爲是

正則靈均

瑗按古人質直恒自稱名非獨君父師長之前雖對平交亦然也屈子去聖人未遠且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者也然漁父卜居二篇皆自稱屈原則原者名也太史公作屈原傳乃曰各平字原未知其何所據而云也諸家皆從之吾嘗疑太史公或以此篇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而擬議以成之者也王逸楚辭卷引離騷篇

楚辭卷引離騷篇

十一

上

註曰正平也則法也以釋名平之義似矣曰靈神也均調也以釋原字之義則未也又曰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故伯庸名屈子爲平以法天字屈子爲原以法地言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其說迂矣夫名所以爲諱字所以表名必其義可相通而後足以表之也如孔丘字仲尼雖本於尼丘之山名而山之所以名尼者蓋尼與泥古通用也顏回字子淵蓋回卽古之洄字也他如名耕而字牛名由而字路名予而字我不可勝數局嘗有字不貫名者乎若王逸之說則是以地而釋天矣字與

名不相貫矣且以正爲天靈均爲地則爲法天法地其說繚繞甚不別白嘗考其自蓋本於劉向九歎之文王逸覽失其旨而遂移誤於此也九歎首篇曰原生受命於貞節今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今並光明於列星劉向之意蓋謂屈原稟受貞節能不失其性命之理故鴻大永久之美名可以齊天地並列星而傳播於無窮耳嘉名二字亦借用而泛言之或偶相同也非如屈子之自叙實指其原平二字也雖作貞節之名亦可也王逸於齊名字於天地句下乃註曰謂名平而字原也何其陋哉五臣以正則爲楚辭卷引離騷篇

楚辭卷引離騷篇

十三

上

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其說善矣其見卓矣天下之理古今之書固有失之前而得之於後者多矣洪氏非之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爲字誤矣正則以釋平字之義靈均以釋原字之義各有五屈原以德命也蓋亦執史記之說溺於聞見之習而不悟者也今以正則釋原義靈均釋平義奚爲不可不惟其可而且更覺穩當且合於屈子之自言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其意謂田地寬平之處而謂之原也平字虛原字實屈子名字之義不過取諸此蓋古者井田井地之法其阡陌溝澮縱橫曲直皆齊

整整有條理法則而不苟且可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詩曰畇畇原隰魯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又曰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凡此之類大抵皆爲墾闢田地有一定之法則至正之規模而不可苟焉以從事者也以正則釋原字不亦明白矣乎靈者善也均者勻也其原野之制既合於正法則無此多彼少之患無豪強無併之虞所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之善道也以靈均釋平字不尤切乎屈子之名字雖取原乎二字而已所言正則靈均四字又深一層以釋之取此正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十四

上

屈子之文既自稱屈原矣又豈可承太史公之訛而使之失其真乎故余斷斷乎以原爲名平爲字者非故從五臣而不信太史公也五臣實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吾信乎屈子之自言者耳他尚違恤哉舍太史公而信五臣固不可舍屈子而信太史公又可乎哉嗚呼所謂正則之原靈均之平惟三代井田之制足以當之秦漢而下不識此道久矣此所以昧乎正則靈均之說也朱子亦從之而莫知釐正者蓋以爲無係大義而未之深思耳又嘗聞之師曰此章覽揆嘉名等字要當輕看如今俗言父親見我初生時替我取箇好名字耳王逸曰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皆是因看得覽揆字樣太重了故其說太深而不切又按劉向九歎曰兆出名曰正則今卦發字曰靈均古人雖重卜筮而屈子自叙則未嘗有卦兆之意不知劉向之言其亦別有所據邪其或漫言之邪豈非以覽揆二字爲卜筮之說乎若無所據而漫言之亦甚無味蓋兆謂龜兆也王逸曰言已生有形兆伯庸名爲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爲靈均以法地其說益支離矣劉向卦兆之言已不足信王逸又實以得坤卦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十五

上

爲靈均則正則當爲乾卦矣又安得以名取諸形兆
字取諸卜筮邪王逸形兆之說蓋謂生得月日之良
耳娶之劉向是以覽揆二字爲觀度卦兆之意王逸
又從而實之皆非屈子本旨也讀者苟非自有張主
此說甚爲惑人令胷中擾攘不決

名字

洪氏曰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
而字之又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
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賓字之曰昭告爾
字爰字孔嘉是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故屈子俱

楚辭彙引

離騷篇

十六

上

歸之皇考之錫也其知所重矣瑗按士冠禮賓字之
詞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則嘉名之尚其來久矣然
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此可謂之初度也若字則至既
冠而後有屈子乃曰皇覽揆余於初度肇錫以嘉名
而下文并字言之可見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詞
害意不可也或曰字余曰靈均句是因帶言之恐未
必然

吳草廬曰鴻濛以來幾千萬年有君有臣其人查不
可聞也名且無之而况於字乎自天皇氏燧人氏以
逮於羲農氏黃皞氏項譽氏堯舜氏禹湯氏人始各

有稱號然其稱號也已以是自名人亦以是名已初
無名與字之別也至周而彌文於是乎有名焉有字
焉字也者所以倅其名也人之名與字何以謂之字
猶文字之字然書之文與字何以謂之字猶字育之
字蓋謂因生而後有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字者文
所生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字者名所生也譬之字
育生息而繁滋故曰字上古有名而無字質也中古
有名而有字文也

又曰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耳冠而字之成人
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

楚辭彙引

離騷篇

十七

上

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
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
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
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
也瑗曰使屈子生於孔子之前則其字當得大書特
書屢書不一而已也

又曰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古
人之名之字無所取義近世有說其名與字之義以
寓訓戒者非古也然而不害於教是以君子亦無嘗
焉瑗曰首二句所言又足以證漁父卜居二篇其曰

屈原者爲屈子之自稱其名也決矣

又曰古者丈夫之冠也賓字之祝之以辭後世因是乃有說其字之義以寓教戒者

又曰古之冠者賓字之有辭以致祝頌載在儀禮後世因此或別作字說以寓規戒焉然必出於所師尊之人而後可非冠之賓而祝頌諛也非教之師而規戒瀆也瑗按吳幼清以上五條叙名字之源流頗詳故採之漫附於此亦學者所當知也但以今之作字說本於禮經祝頌之辭恐未然也嘗考禮經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

楚辭蒙引

十八

上

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嘏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皆規戒其成德祝頌其福壽之辭無關於名與字義之說也若離騷正則靈均之釋蓋真如後世名字之說矣後世之作其助於離騷乎漢唐以來絕少至宋元始紛紛矣然名說亦少僅得蘇老泉爲軾轍二子名說而字說則人人有之迨今又有標號之詩懸扁之記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庸夫賤隸家懸巨扁人標美號邂逅之間動以尊號爲問而名與字

至有相交歲年而莫之知亦莫敢詢者其流風之弊可勝嘆哉

內美

此章曰紛吾既有此內美紛盛貌內美總言上二章祖父世家之美日月生時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故曰紛言其盛也王逸曰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朱子曰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二說獨指日月所生之美而言非是內美內字要看得活不過是言我之自家既有此許多好處又加之以脩能愈見得好耳內美是得之祖父與天者脩能是勉之於

楚辭蒙引

十九

上

已者下文扈離芷佩秋蘭卽是比喻自家脩能蓋能者才美之通稱故被服香草博取衆善亦可謂之才也能也字亦要活看五臣以內美爲忠貞王逸以脩能爲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入也是又以內美脩能推開泛言絕無承上起下之意詳其文勢還恐有承起意容更詳之

能

王逸曰能乃代反朱子曰孳代反朱子辯證曰古音能孳代協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協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

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註徐
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
皆倣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
協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協者多而三家之
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
合也黃長膚乃謂或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
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源
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
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於註矣讀者詳之璦按
洪氏曰能本獸名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二十 上

能此讀若耐協韻洪氏協能爲耐音是矣而又欠考
證也蓋能字即古耐字通用見禮記故加心而爲態
者以耐音轉之也天官書三台星之台字亦作三能
是能亦有台音台又有怡音故後章態與時字爲韻
又以怡音轉之也六書假借轉註之學可不知乎又
按韓昌黎和張十一憶昨行用開字韻中一聯云近
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朱子考異曰集註
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
鼈者也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
羽淵國語作黃能音賢能之能東海人祭禹廟不用

熊白及鼈爲饌蓋疑鯀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
由此觀之則能字古有數音有賢能之能音有熊鼈
之熊音有三台之台音有耐煩之耐音有怡悅之怡
音故罷從能而通作疲罷亦可與時爲韻也三足鼈
之能字與台同聲也學者苟知此說則古韻無不可
通者矣一曰三足之能下當從三點熊罷之熊下當
從四點非是大抵古人直以能字而轉讀之故後人
不知鯀的變爲何物而併熊與鼈以去之非鯀化爲
此二物也然既曰入於羽淵則是化爲水物而爲鼈
也明矣後人蓋獨疑其能字可兩通而未嘗深思之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二十一 上

耳又按洪本歐蘇詩說今註無之不知在何書也而
艱替亦自可協見後本章

扈

王逸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五臣云扈披也洪氏
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
止也璦按洪氏所引左傳左昭公十七年註曰扈正
也今洪氏作止既曰爲九農正作正爲是三家所說
五臣近之而意欠明蓋古人所用扈字與護義通故
天子之警蹕人臣之騶從皆可謂之扈衛君子蓋以
芳草爲扈衛者也此扈字當虛着被服之意也王逸

曰楚人名被爲扈謂屈子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秋蘭以爲佩飾是以扈字與佩字相對實看非也此二句乃參錯之文耳本謂採取離芷秋蘭諸香草紉之以爲雜佩而被服之以扈衛平身也讀者當以意會

紉

王逸曰紉女陳反索也蓋解作宵爾索陶之索洪氏曰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縲繩也朱子反切從王逸訓解從方言瑗按方言是也當作去聲如認讀連屬彌縫之意今穿鍼謂之紉鍼南方人多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三

上

曰穿鍼北方人多曰紉鍼豈獨楚人而謂之紉哉吾嘗謂解古人之書必先體帖於今之世俗今之世俗卽古之世俗也求之於世俗而不得而後求之古可也古人之文蓋卽其所常言者而直書之耳豈如今之文人而必探賸索隱之爲哉古人之言語文字又豈盡與今人而絕不同哉學者執余說而徵諸書可見矣或曰紉作平聲讀亦可蓋字本一而人聲有緩急之不同故字有平仄之異也亦通又按內則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紉亦叶女陳反註曰以線貫箴爲紉是矣箴與鍼針通用

秋蘭

楚辭有曰秋蘭春蘭石蘭幽蘭芳於秋者曰秋蘭芳於春者曰春蘭生於石上者曰石蘭生於幽僻之處者曰幽蘭隨其所舉耳無異義也

佩

此字諸家不言所協是如字讀也瑗按能字旣讀作耐音則佩當讀作派音方是或曰能如字讀佩字中有巾字當轉協作銀音與上均名降庸爲一韻也或曰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協此以能字或音三台之台或音怡悅之怡而佩字俱可相協也其說亦通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五

上

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採韻者詳焉或曰佩中有巾字豈可遂以之而協韻曰楊雄反騷捷與足協蓋以二字下爲足正古語急讀則爲瞥故捷之所以爲捷而足可以協捷也試持此說以考他協韻可見矣王逸曰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屈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採衆善以自約束也王逸之說固是屈子之取芳草恐亦是泛言不獨指清潔之一端也下文言三后之純粹亦以衆芳言之可見

矣苟以子子一端之清潔而言之而屈子之所以自待者亦淺且狹矣何爲遽慕堯舜思禹湯希臯陶伊傅而不已乎即屈子所學之人則知屈子之自任者矣至於法彭咸比伯夷及子推伍胥申徒狄之屬則又以數子之遭亂世逢闇君有類乎已也故亦惓惓致意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惟不深究此旨故遂目屈子爲一節之士而使屈子平生之所學所任者歷千載而不自吾於是乎有慨焉

一 汨余若將不及二句

王逸曰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方言云疾行也朱子曰

楚辭蒙引

二十四

上

水流去疾之貌是融會二家之說而釋之蓋汨謂汨汨然猶汲汲然也王逸曰心中汲汲常若不及是矣而又曰念我年命汨然流去五臣云歲月行疾年歲之意自屬下句此句只言已汲汲自脩之意恐猶懼也慮也洪氏解作疑也非是夏曰歲周曰年後世通稱也下句申上句之意言已之所以汲汲於自脩常若追亡而不及者蓋恐光陰易過不我相待義理無窮不易得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屈子有之矣或問楊雄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矣乎楊雄曰未之好也學不羨此言非是大禹之惜寸陰

孔子有假我數年之嘆孰謂學不羨乎故吾嘗謂朝聞夕死是一說也假我數年又一說也聖人之言非特一端而已也好學之士真有羨長生者矣淮南子原道訓下篇曰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屣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有智者當自知之當自勉之年歲不吾與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

蹇攬

王逸曰蹇取也攬採也是矣洪氏又引說文曰撻拔

楚辭蒙引

二十五

上

取也攬取也註頗支離大抵蹇攬二字俱是以手採取之意何必深究莊子曰撻蓬而指蹇與撻同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凡謂拔者有連根拔取之意而木蘭之樹宿莽之木非可以手而連根拔取者也故余註渾解之曰蹇攬皆採取之意或爲得之又蹇當音作牽如蹇裳濡之之蹇音義並同也亦有音作蹇者聲之緩急不同非有異義也

毗

王逸註曰毗山名洪氏曰山在楚南瑗曰非也毗與毗同亦作坐音陸地之相次而比者也對下句洲字

而言可見楚南之毗山未考其果有否設有之安知其非偶同乎安知其非毗爲山之通稱乎又安知其非因屈子之言而襲之者乎六經之字往往亦有古書之不能盡解者讀者當以意會也或曰毗何以爲毗也曰如隄之與堤階之與堵下與土旁如此之類其通用者多矣又何疑乎或讀作毗者聲之不同耳以爲楚之山名者非也

宿莽

瑗按莽木名也見本草木部似石楠凌冬不凋故曰宿莽舊解以爲菴蔬草非是雖然亦可爲草木之通

楚辭卷引

離騷篇

王夫

上

稱也要之屈子所言者指木也上章言草此章言木下章言草木言之序也或曰子之言是矣願聞草木通稱之說曰孟子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莊子曰過乎蒼莽之野蓋莽雖爲野草之通稱然望秋而先零微霜降而百草爲之不芳者多矣此曰宿莽者謂莽草之經冬不死者皆是也無所專指也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經冬然後知宿莽之獨秀也王逸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得之矣洪氏引爾雅菴蔬草解之非是矣按爾雅曰莽數節數音朔註曰竹類也節間促註非是夫草亦多有節豈獨竹乎九章曰

蘋蘩藁而節離是也爾雅又曰菴蔬草拔心不死註曰宿莽也離騷云蓋見有拔心不死之說而郭璞遂以爲離騷之宿莽爾雅前有莽數節之說後有菴蔬草拔心不死之說又可以知其爲一物而莽非菴蔬也明矣南越志曰寧鄉草多菴蔬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蓋宿莽者草經冬不死之通稱而因以稱菴蔬耳非獨謂菴蔬名宿莽也又安知南越志非承郭璞之誤乎王逸漢人也郭璞晉人也舍王而從郭璞洪氏非是但王逸又謂楚人名草冬生不死者爲宿莽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草其來遠矣宿之爲義楚辭卷引

離騷篇

王夫

上

其來久矣爾雅翼曰案宿莽稱宿者蓋以經歲爲名猶其稱宿麥宿草也然遇冬不枯在草木尚多有之是矣蓋人以一夜爲一宿草木以一年爲一宿故禮謂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矣謂隔一年也然則宿莽之稱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說草之別號耳又豈獨菴蔬哉惟其不知此義遂因王逸木蘭去皮不死之說以菴蔬拔心不死之說相爲表裏吾見其說日新其義日精而大旨日益晦矣吾常性古今之註楚辭者不解其大旨而常喜求細義也夫三百篇之所取草木鳥獸者衆矣又豈必物物而有意義之可解哉

朱子曰木蘭宿莽言所採取皆芳香久固之物其言
渾融而明白矣王逸曰言已旦起陞山採木蘭上事
太陽承天度一作慶也夕入洲澤採取宿莽下奉太陰
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其說迂遠支離之甚
朝夕二字不過言已汲汲自脩朝夕不忘所有事之
意耳奚必如此之深求而穿鑿也哉

日月春秋

日月即指天象之日月春秋指四時也錯舉二時以
見其餘耳二句平看如易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之意
或曰日舉一日而言月舉一月而言春秋舉一歲而
楚辭蒙引離騷篇 上
言二句相承講日月忽然不停留者所以爲四時之
代序也亦通不如前說爲穩日月不淹見光陰之迅
速春秋代序見歲年之相催相承兩平意自然俱有
不相妨也

草木零落

書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也條長也又曰厥草
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繇與天義相近條
與喬義相近又曰草木漸苞漸進而浸長也如易
所謂山上有木漸楊雄所謂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
木也哉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草木皆有之苞苞

同叢生也如詩所謂
而積也草木皆有之
該而對舉則當有別
逸曰零落皆隨也朱
一也草曰零木曰落
別也

美人

五臣曰美人謂君也
恐亦未必然瑗按懷
其謀猶聽信之如諫
楚辭蒙引離騷篇
之會屈原尚諫阻之
也武關之會懷王遂
志雖不能盡行而懷
之也至襄王時則九
之遷黜實襄王也不
大不可不辯於此可
也故吾嘗謂九歌補
無關於君也惜往日
史記造憲令屬草葦
詩明法度之嫌疑等

姑從史記而餘皆爲襄王放逐久遷之後之所作者則無疑也王逸每每獨指斥懷王要之非是不若五臣只曰喻君也其詞渾融而懷裏俱在其中矣又美人謂婦人容色之美好耳王逸謂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非是朱子辯之詳見後靈脩條下又洪氏曰屈原有以美人慕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今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今南浦是也瓊按恐美人之遲暮以爲喻君是矣滿堂美人乃是少司命指喻大司命也送美人南浦乃是屈原喻河伯也舊說惟不求本章之旨意故皆以爲屈子喻君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十

上

之說耳學者詳之又按漁父者襄王初放之所作也卜居者既放三年之所作也哀郢者既放九年之所作也餘則不可考矣此又學者不可不知也因併附之

遲暮

王逸曰遲晚也諸家因之而暮字不註瓊按暮亦晚也一日之終謂之暮故一歲之終亦謂之暮詩云歲云暮矣是也人生一身之終亦謂之暮俱是借日暮之暮字而用之耳遲對速言暮對早言皆人衰老之喻也

撫壯

撫字舊俱不註獨五臣註曰持也言持壯盛之年廢棄道德用譏邪之言爲穢惡之行洪氏曰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譏佞也五臣註誤朱子曰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瓊按五臣解撫爲持欠穩當而餘說意雖是亦欠明白蓋撫字有捫已自省之意故曰撫壯此等字須以意會不可執也王逸曰年德盛曰壯朱子曰三十曰壯朱子之說見禮記大抵此壯字是泛論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對上遲暮而言不必依禮記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十一

上

說而王逸又無德字言洪氏朱子皆從之非是獨五臣惟以壯盛之年爲言得之矣洪氏譏其誤非是蓋五臣之言是反其意以解之屈子本謂人君當此壯盛之年不肯循已省脩棄去穢惡之行而爲道德之美反廢棄道德之美而爲穢惡之行也五臣之意是而詞畧欠明耳壯者年之盛也穢者惡之極也

棄穢

王逸曰棄去也穢行之惡也其說是矣又復曰以喻穢邪百草爲稼穡之穢譏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五臣有用譏邪之言洪氏謂棄遠譏佞皆非是此方論人

君之脩德不必及讒佞而讒佞自在其中故朱子但以棄去惡行爲言意方渾融合屈子之旨後章惟黨人之偷樂以下自諂讒佞此處不必言也故上壯字當從五臣去德盛而言爲是此穢字當從朱子去讒佞而言爲是

此度

度態度之度篇末曰和調度以自娛悲回風曰心調度而弗去朱子曰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其意亦是大抵所謂度者猶今俗言像態也言此等像態不好當速改之可也此度之此字即指穢行而

楚辭索引

三十一

上

言上句是直責其不去惡此句是諷其何不改此舊態故爲詰而問之之詞其語緩其意婉二句皆一意而反覆言之耳又按思美人曰知前轍之不遂今未改此度也又曰廣遂前畫今未改此度也此又是好像態故此度二字是泛言者可以爲美可以爲惡有虛位而無定名也隨人所用耳讀者亦不可不知

三后

王逸曰后君也古者人君之通稱皇帝皇后之分自後世始也三后王逸曰夏禹殷湯周之文武也朱子集註因之辯證又曰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

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王逸曰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洪氏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瓊嘗疑其俱非是此只言三后而不著其名者蓋指楚之先君耳先言楚之先君而後及堯舜在屈子則得立言之序也朱子疑爲少昊顓頊高辛固皆是黃帝之子孫而少昊高辛又爲楚先人之別派也吾嘗謂顓頊高陽氏爲楚之鼻祖矣其餘如祝融氏季連氏鬻熊氏及熊繹爲受封之始熊通爲稱王之始熊賁爲遷都之始皆楚之先君有功德所當法焉者也但不知其

楚辭索引

三十一

上

何所指耳昔夔不祀祝融鬻熊而楚成王滅之則二氏爲楚之尊敬也久矣然此所謂三后者以理揆之當指祝融鬻熊熊繹也昔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則是熊繹爲楚之始祖其必祀也無疑矣今亦無所考證姑誌其疑以俟君子而指楚之先君則決然也詩大雅下武曰三后在天即指周之太王王季文王耳

純粹

王逸曰至美曰純粹同曰粹朱子因之朱子易本義曰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此二字亦有

作淳粹通用者漢書張衡思玄賦註曰不澆曰淳不
雜曰粹大抵純粹二字皆無駁雜之意也此等字亦
無甚分別

衆芳

王逸曰衆芳喻群賢也言三后所以有純粹之德者
以舉用衆賢輔成之也非是衆芳之所在即喻衆善
之所在也衆善即在純粹之內純粹二字總言之下
又申言之耳言三后純粹之德固衆善之所在而後
王所當法者也此上章併論人君之當脩德未論及
用賢意用賢意亦自在其中不必專指用賢一端而
楚辭彙引 雜駁篇 三五 上

申椒菌桂

申字諸說紛紛未有的據王逸曰申重也椒香木也
其芳小重之乃香朱子曰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五
臣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或曰申即下文又申之以攬
蒞之申雜申重言之也或曰申亦草木之名涉江曰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此申即謂露申特未知其爲何
物耳瑗按楚辭中椒凡十見言申椒者三言芳椒者
二其餘曰椒丘椒蘭椒精椒漿椒專佞以悞慢皆單
用之也蓋芳言其氣之香穰申言其形之重疊相備

也諸說皆有理不若王說明白姑從之但曰其芳小

重之乃香又是謂人重疊之以爲佩也非是蓋椒之
生無一枝一粒者恒多叢簇纍纍而生纂纂而垂故
曰申椒因其本形而名之也猶言辟芷也辟言其幽
申言其重蓋椒實多重生而芷每生於幽僻之處故
也或曰劉向九歎惜賢篇曰握申椒與杜若以申椒
對杜若而言則申椒似是香草名而以申字作虛字
看者非也容更詳之菌王逸曰薰也葉曰蕙根曰薰
也朱子解此章但曰桂木名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
而菌字獨不註偶遺之邪豈從王說邪未知其審五
楚辭彙引 雜駁篇 三五 上

臣以菌桂爲一物洪氏又詳言之曰菌音窘博雅云
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
蒞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
桂花白蕊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五臣以
爲香木是矣其以申爲用則非也瑗按嵇含南方草
木狀云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爲丹桂葉似柿
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爲牡又本草亦有菌
桂當從洪說爲是或曰申露申也椒木實之香者菌
從草則芝類也從竹則箇類也竹名荆貢箇籜楚之
有箇久矣桂冬榮之桂樹也曰申曰椒曰箇曰桂曰

蕙曰蒨草木大小無收而無蓄此衆芳之所在也猶君子之取諸人以爲善合併以爲公所以成純粹之德也其說亦通大抵此章純粹二字該下三句衆芳二字又該下三句又按竹譜曰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闊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山海經云靈源桂竹傷人則死是桂竹有二種名同實異其形未詳然則屈子之所謂箇桂者或卽謂桂竹顧變文而倒之如延胡索遂謂之胡繩耶

在蒨

蒨音采與在爲韻則不待協然蒨一本作芷若作芷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十六 上則在字又當協矣夫在可與芷協者蓋上爲又字如友有二字與采協采協此禮反是皆以又爲協也或曰除上一畫又爲仕字故亦可與芷協也古之協韻多類此而往往有以偏傍讀之者考之自見

遵道得路

此等字要活看遵道卽是得路但遵與得字有先後意言人依此正大道路行將去不由旁谿曲徑而求捷則自然得路不逃無他岐之惑無窘步之虞矣

猖披

王逸曰衣不帶之貌謂桀紂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洪

氏引博雅曰褻被不帶也言桀紂之亂若披衣不帶者夫以爲比喻之言似矣若直作衣不及帶則非是也五臣曰猖披謂亂也蓋古人用字各有來歷而博雅者不可不知但此處直解作亂貌可也若耿亦謂如火之光介亦謂如石之確也讀書須考其來歷但不可拘滯也

黨人

屈子此篇於黨人三致意焉論語曰君子群而不黨又曰吾聞君子不黨朱子釋之曰和以處衆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又曰相助匪非曰黨瓌按阿比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十七

上

之意與相助匪非相爲表裏而屈子所謂黨人者實無此二意夫路幽昧以險隘黨人何以偷樂也蓋惟人君處乎幽昧險隘之途則黨人得以相助匪非而彼此阿比始得以保祿位享富貴固寵愛也若人君居乎光明正大之域則黨人無所用其計矣又安得偷樂於其間哉嗚呼後世固有指君子爲黨者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是君子亦不能無黨但與小人有邪正之不同歐陽子朋黨之論其說詳矣學者不可不觀也

幽昧險隘

四字平看幽昧言道路不光明險隘言道路不平正
王逸以幽昧喻君道不明險隘喻國將傾危非是洪
氏曰小人朋黨偷爲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此亦言
外之意

憚殃敗績

王逸曰憚難也殃咎也言我欲諫諍者非難身之被
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五臣曰言
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朱子集註
因之然解豈余之憚殃句皆詞旨不甚明白蓋豈余
身之憚殃句即承上二句而言言黨人之偷樂唯喜

楚辭蒙引

三十八

上

君行乎幽昧險隘之路雖捷徑以窘步皇輿之敗績
有所不顧也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有顛仆錯跌
之禍而我之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欲君
行於光明正大之地如堯舜之遵道而得路者豈爲
我一身顛蹙之禍也哉蓋恐皇輿行於幽昧不明之
處險隘危迫之中必敗績耳必如此解則豈余身之
憚殃方明白言已不行幽昧險隘之路者非爲己身
之畏禍也蓋爲皇輿之敗績也敗績即指顛仆傾危
而言王註以爲敗先王之功非是嗚呼幽昧險隘之
路黨人以爲可以偷樂而君子則以爲憚殃忠臣則

恐皇輿之敗績而壅君方且安於捷徑以窘步也王
逸曰讒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
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其說雖非本旨可謂得
屈子言外之意矣彼君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則國將
傾危而禍及其身也又安暇於偷樂耶是所以爲樂
者適所以爲殃之基也後世小人之黨可以自省矣

奔走先後

此四字見詩大雅縣篇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
奏與走同朱子註曰相導前後曰先後喻德宣意曰
奔奏註此又曰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向而或出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十九 上
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是解先後二字與詩同奔
走二字與詩異屈子此四字亦不過斷章取用當從
此解爲是但四字當平看朱子又是串講王逸曰奔
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
也得之矣又按此句言奔走先後疑當從急字爲是
或曰忽字言急欲奔走先後有不暇安詳之意急字
之意自在其中故且從忽解

踵武

王逸曰踵繼也朱子曰足跟也朱子之說爲是武迹
也詩曰緄其祖武又曰履帝祇歆踵武二字猶今

俗言脚迹云耳及前王之踵武猶今俗言踏着前人之脚迹也

荃

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芳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朱子曰荃與蓀同時人以為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辯證又曰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至尊也舊註云人君被服芳香故以名之尤為謬說按王逸解前美人為服飾美好解荃為被服芬芳誠謬朱子之說為是但王逸荃以喻君之君即指君臣之君也朱子之疑非是後言蓀者其說做此

齋

王逸曰齋疾也洪氏曰炊舖疾也瑗按古謂火毬為火齋此謂怒氣之盛酸燥可畏如火齋也當從濟音朱子曰字從火齊聲在諸反是矣讀作平聲者非是

蹇蹇

王逸本作蹇蹇

王逸曰蹇蹇忠貞貌言已知忠言蹇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又引易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以證之洪氏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朱子曰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此蹇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蹇吃然也瑗按屈子此章之義本諸易蹇卦六二爻詞而來明白無疑且易以艮遇坎為蹇孔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當作蹇蹇為是王逸獨以進諫一端為言故作蹇蹇非是蓋思臣之事君凡所當為而不避險難者皆是蹇蹇豈獨言哉况屈子之所以得罪於君見讒於黨人者亦不獨在於言也今當依易作蹇蹇為是而凡楚辭中作難詞者皆當作蹇朱子從王逸之說非是

舍

王逸曰舍止也洪氏引顏師古云舍戶夜切訓止息也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也朱子辯證載洪氏之說而集註又從師古之切是作去聲讀也而今四書集註於不舍晝夜下又音上聲是又讀作捨也蓋楚辭集註乃朱子晚年之書四書亦當依此音為是以此可見四書朱子亦多未定之言而晚年未暇釐革改正之也

九天

王逸曰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五臣曰九陽數謂天也朱子曰九天天有九重也辯證曰九天之說已見天問註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瑗按天問九天之說屈子方且疑之又安得遽用之邪以理揆之五臣之說近是姑備其說以俟君子擇而採之也

正

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二

上

正古與証通用如此解更明白王逸訓作平也謂使九天平正之也朱子從之似覺又多一轉折費解不如作證義直截後做此

靈脩

王逸曰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五臣曰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朱子集註曰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辯證曰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為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

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為神明遠見釋美人為服飾美好失之遠矣瑗按王逸神明遠見服飾美好之訓釋固不能無失而所謂以是直指君言亦無妨也觀篇內言三后堯舜皇與前王等字是明以人君之事言之矣則曰美人曰荃蓀曰靈脩又何憊於指君乎

彼古者人君稱朕人臣亦稱朕而盛世君臣吁咈都俞於一堂之上且相爾汝之如家人父子然矣豈若末世之拘忌也哉又靈脩亦美好之通稱不必謂為以婦悅夫之名也而所謂美人佳人云者固美好婦人之義其來歷實本於此要之亦借以為男女之通稱如後世之所謂美士佳士云者奚必為以男悅女之號哉故吾嘗謂楚辭所言美人荃蓀靈脩皆當時平交贊美之通詞而可共稱之於上下者也故曰蹇吾法夫前脩則君子之稱脩也久矣

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三

上

黃昏二句

朱子曰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王洪二家此條俱無註解况九章抽思篇王逸曰且待日沒閒靜時也洪氏曰淮南曰日薄於

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喻晚節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瑗按當從洪說爲是朱子之解頗涉新奇深巧也蓋朱子見後有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之類遂欲從前都解作男女求合之詞如美人靈脩是也看來亦不必如此又按洪氏疑此二句後人所增是也九章曰昔君與我成言今曰黃昏以爲期曰黃昏以爲期者承上句成言而來也或曰此下句初既與余成言二句又承上曰黃昏以爲期句而來又何不可曰是固然也要之此篇二千餘言皆四句爲韻爲章今以四四而數之似長此二句

楚辭卷引

四四

上

且王逸無註而下文始釋羗字之義則原無此二句無疑矣後人因九章之語而誤也

羗

王逸曰羗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洪氏曰楚人發語端也文選註云羗乃也一云嘆聲也朱子曰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瑗按此字本西戎之稱餘義不見於經楚辭中所言者亦只數處竊疑文選之說爲是亦未知其所據也朱子則用王洪二家之註而合解之然直解作語詞可也卿何爲也之意以後所言羗者參之亦不甚切

成言

王逸曰成平也是矣意如春秋平成之成相與盟誓之稱也言者卽所成之詞也王逸曰言議也言與我平議國政意近是而語則非也

他化

瑗按此二韻可兩協他如字讀則化音花也他音馱則化又協作訛音也

九畹百畝畦

王逸曰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洪氏引說文曰三十畝曰畹王逸曰二百四十步爲畝洪氏曰

楚辭卷引

四五

上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畝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爾雅翼又從而推其說曰以王逸章句言之十二畝曰畹二百四十步曰畝五十畝曰畦則蘭得一百八畝蕙百畝留夷揭車各百畝則多少亦不相遠矣若以說文言之田三十畝曰畹則蘭得二百七十畝多於蕙兩倍留夷揭車各五十畝多於兩草一倍亦多少之差蘭九畹蕙百畝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瑗按楚辭言蘭誠多於蕙然亦恐無貴賤之分曰九畹曰百

畝曰畦曰雜或亦泛言其多耳若以田之長爲畹言
之則九畹又不及百畝多矣朱子曰畦隴種也王逸
曰共呼種之名若畦以此二說言之則又不可以數
計之其多抑又甚矣爾雅亦言留夷揭車各五十畝
亦非是若以五十畝爲畦推之蓋謂種留夷揭車於
畦而又雜之以杜衡芳芷是四物共一畦也或曰雖
以五十畝爲畦言之而畦不言九不言百安知其非
千萬畦乎不言其數者是不勝計其數也其說亦通
然以畦字對雜字而言當從隴種呼種之訓爲切而
此章是總參錯言其盛恐無多少之別也然畦町亦
楚辭蒙引 雜駁篇 四七 上

量人

王逸曰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
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
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鷓鳴鷓雛此之謂也五臣曰
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已同若否
則各生嫉妬之心譏毀之使不得進用也洪氏曰貪

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
索之意故各興心而嫉妬也瑗按王逸以量人謂與
已不同非是五臣似是而未盡也洪氏之說得其本
旨而其詞且直截痛快可觀

索妬

朱子辯證曰索與妬協卽索音素洪氏曰書序曰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瑗按中庸素隱行怪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
之誤也嘗疑索素二字音義或併可通用非誤也今
此韻若以妬爲主則索當協素音若以索爲主則妬
楚辭蒙引 雜駁篇 四七 上

老

王逸曰七十曰老瑗按老者泛言其老耳不必引曲
禮七十曰老而拘其數也

脩名

洪氏曰脩名脩潔之名也是矣朱子曰長名恐未善
朝飲夕餐

王逸曰言已且飲香水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
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葢瑗按所言朝夕不過謂

已動以香潔常自潤澤耳所謂循行仁義勤身勉力
朝暮不倦是也無取於陰陽之義凡篇中所言朝夕
字王逸俱以陰陽言之非是五臣曰飲香木之露食
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是矣又按飲當
音作引洪氏音作蔭亦非是

落英

洪氏曰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
之落玉露曰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以落
為萌如以亂為治以臭為香古人語多如此瓊按其
說雖好然對上墜露而言下又有落葉之文則不得
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一

上

通矣夫落者不必自落而後謂之落採而取之脫於
其枝即可謂之落如取露於木蘭之上亦可謂之墜
也若果謂墜之於地則露豈可飲乎故曰說詩者不
可以文害詞不可以詞害意也爾雅翼亦曰菊花終
不飄落故說者疑離騷落英之語或以為爾雅落始
也然與墜露相配為文不當為始靈均盖自有意羅
鄂州以落英對墜露看極是又謂靈均盖自有意而
不言其所以然瓊嘗深思之而不得其說靈均之意
不過謂飲露食花以香潔自脩為淪而已於墜落二
字恐亦無他義也鄂州豈真有所見耶抑求落英之

說而不得或漫言之邪洪氏又引魏文帝云芳菊含
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
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按此數語雖
非屈原本旨然以此下一章承上老冉冉二句而來
亦是蓋偶得而暗合者也

願頌何傷

王逸曰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
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願頌饑而不飽亦何所傷
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洪氏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道要而行雖顏色憔悴
楚辭家引離騷篇

四十九

上

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
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願頌
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瓊按二說
雖好非盡屈子本旨然亦不可不知此意屈原不過
謂已身雖困而道則亨之意其衆人飽於財利國削
君辱之憂本章立言之旨恐無之也又信媿洪氏即
以為中情實美是也王逸謂欲使形貌信美甚謬又
練要二字平看朱子曰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是也
五臣洪氏皆以擇訓練字獨以要為道要亦非也王
逸獨以練字屬心亦非也信媿練要四字皆宜承中

情二字講中情猶中心也又顧頌二字王逸曰不飽貌洪氏曰食不飽面黃貌朱子從洪氏

木根結莖

王逸曰根以喻本洪氏曰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註云苗名蘭槐根為芷然則木根與莖皆喻本也瑗按二家取譬之說非是不過謂採取香水之根以細莖而為佩耳曷嘗有喻本之意哉以此推之則下所云數物又何喻也

落藥

五臣曰藥花心也言我採木之根佩結香草拾其花

楚辭家引沐離騷篇

五十一

上

心以表已之忠信洪氏曰花外曰萼內曰藥藥花心頭點也朱子曰藥花萼鬚粉藥然者也瑗按藥字從心上三說俱是但五臣以貫字為拾也非是王逸乃以藥為花之實也言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實之行也惟其以上木根為喻本故又以此為喻實其說非也以貫字訓累也似之矣

矯

王逸曰矯直也五臣曰矯舉也朱子從五臣俱非是矯是矯揉之意謂以手矯揉使其柔軟而易紉耳九章惜誦篇曰擣木蘭以矯蕙又是謂矯揉之使碎而

以為糧也

蹇

王逸曰言我忠信蹇蹇者乃上法前世達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蹇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做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五臣曰蹇難也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所用也洪氏曰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難字也瑗按洪氏訓難易之難是矣五臣作蹇亦是矣但以為險難之難訓非也奚必蹇可訓難易之難而蹇獨不可訓難易之難也哉蓋此曰楚辭家引沐離騷篇

五十一

上

非世俗之所服

洪氏曰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李善註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朱子辨證亦取其說曰今當正之瑗按唐太宗諱世民洪說固是然王逸本亦未必盡善况人字亦多有原本作人者今盡反之

似覺未當讀者當參取其所长可也奚必王逸本古之拘哉

彭咸

王逸曰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引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瑗按一以為大夫一以為介士則其人之出處且不得其詳又安知其死生之實也朱子以為二說無據是矣蓋因後世誤傳屈原投汨羅而死見屈子

楚辭蒙引

五三

上

急稱其人故附會其說耳而不知所謂彭咸者即孔子竊比之老彭也瑗有辯可考茲不再贅洪氏又曰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沉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珍今據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屈原未嘗自沈瑗亦有辨茲不復贅然洪氏之說雖甚善要之離騷之作亦不能必其為懷王之世也皆無明證不足深信又安知其非頃襄之時之所作邪今之楚辭未必屈子之所自編次者離騷之篇安能必其為前所作邪

要之頃襄王廢棄遷紕屈原之意甚於懷王瑗已辨於前不復喋喋

彭咸辯

余讀離騷視其稱道往昔聖賢神仙援引非一而獨於所謂彭咸者屢致意焉王逸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補註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朱子於集註雖仍王註而二家之說終不能無疑焉瑗按劉向九歎

楚辭蒙引

五三

上

靈懷篇曰九年之中不吾反今思彭咸之水遊王逸之說或本之劉向而顏師古或本之王逸者但不知劉向何所考據而云然也蓋嘗讀太史公世家有曰彭祖者乃帝高陽顓頊氏之玄孫陸終之第三子也虞翻註曰彭祖名翦封於彭城為彭姓神仙傳云彭祖者殷賢大夫也姓籛名鏗系本亦云鏗鏗是為彭祖又按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曰商賢大夫論語述而篇有竊比老彭之語朱子註亦曰商賢大夫考其德而論其世稽其姓而辯其名則曰彭咸曰彭鏗曰彭翦曰彭祖曰老彭曰籛鏗其實為

一人也明矣或者問曰史傳以爲鏗而離騷以爲咸何也瓊曰鏗與咸聲相近而誤也或者曰然則又以爲名翦何也豈亦聲相近而誤乎曰然蓋鏗字舊俱音作翦而王翦之翦又有音作箋者是古人語有緩急之殊故讀有平仄之異耳虞翻因以彭爲姓而誤以鏗作名又轉鏗作翦也如廉頗之頗本上聲亦有讀作平聲者如列仙傳韓終楚辭遠遊篇亦作韓衆也是咸也鏗也翦也其實一也或曰孰爲誤曰相傳歲久莫可經證雖未知其爲孰誤而可以知其爲一人也的矣如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中其人名地名楚辭家引離騷篇

五十四

上

彼此實一而音同字異者亦多矣蓋古人授受但以口傳南北聲音語言各別故多錯誤也或曰一以爲彭姓一以爲鏗姓何也曰鏗乃所賜之姓而彭乃所封之國也稱鏗者述其本姓而稱彭者後人因以國氏氏之焉耳猶今人或稱孔仲尼或稱魯仲尼云或曰一以爲彭祖一以爲老彭又有喪四十九妻五十子四子之說抑又何也曰祖之與老皆後人慕其壽考而推尊形容之辭故神仙傳一以爲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逝流沙之西一以爲歷夏至殷八百餘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霸今人相

傳亦言彭祖八萬七千春或多或少不可盡信六抵彭祖乃古之有德有壽之隱君子也或曰然則以爲自投水死者非邪曰非也意者後世因其有西逝流沙之語故誤以爲投水而又不屈屈原實未嘗赴淵自沉見編內亟稱其人遂附會其說焉若以屈原慕彭咸爲欲自投水死則孔子竊比之意豈亦欲自沉乎嗚呼孔子嘗欲浮海矣嘗欲居夷矣使無上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語又安知後世不援引浮海居夷之說亦以孔子爲欲投水耶蓋孔子竊比之意實指刪述六經而老彭當年亦必有所著作惜乎世遠言湮莫之考也屈原之亟慕彭咸者又安知非指已之所作離騷而擬其好古之心乎或曰不於周孔曾伋之是慕而獨於彭咸屢致意焉何也曰孔子且慨慕之矣况屈原乎又彭咸者乃屈原之遠祖而彭咸且當殷之末世悼其喪亂遂遁流沙遭壅君虜亂世與屈原實相類焉此所以拳拳遐想而慨慕者也余怪後世不詳考彭咸之爲誰而深察屈原竊比之微意故不得不辯或曰天問篇自有彭鏗酌雒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之文又何不作彭咸也曰此正足以發明彭咸屢見於諸篇而彭鏗獨一見於天問蓋

五十五

上

因下有受壽永多之文而後人遂書爲彭鏗安知當時本不作咸也况篇內既稱譽又稱高辛既稱舜又稱重華既稱伊摯又稱伊尹其名號之更見互出者不可勝數又何嫌邪

附說

瓊按楚辭中言彭咸者凡七見離騷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曰獨莞莞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五十五

上

曰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又曰凌大波而沅風兮託彭咸之所居詳玩此數語亦未見彭咸爲投水之人其所謂凌大波而沅風猶哀郢凌陽侯之汜濫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耳洪氏亦但曰言乘風波而流行也朱子乃推王逸之言曰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沉之意也以朱子註書之精妙亦如此解况望其他乎豈非溺於投水之說之過邪然辯證又疑王逸與顏師古二家之說無所據是亦不能釋然於心也蓋辯證乃作於楚辭集註既成之後者解楚辭者要當據辯證而直斥二說之非可也朱子集證仍

之者或當時刊板已定而不欲改之或因相傳既久而不敢改之今雖無所考而致疑於二家之說則不以爲然可知矣夫彭咸果投水之人屈原又安得輕與三皇五帝而並言邪凌大波而流風之語果以爲自沉之意則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是重華亦嘗投沅湘而死矣故曰說詩者無以文害詞無以詞害志可也

屈原投水辯

屈原投水而死之說世俗至今傳道之余嘗考之不知其所始及讀離騷觀屈子之所自言蓋不能無疑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五十七

上

焉其所自言者雖或有投水而死之說然或設言或反言耳徐而察之實未嘗真有自沉之意也賈誼曰側聞先生兮自沉汨羅東方朔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莊忌曰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王褒曰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劉向曰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自是之後皆相祖述其說固不必論是自漢初諸君子已言之矣漢初與屈子相去未遠也宜得其真而亦不得其真者有以也蓋聖賢之事亦必有紀載經品題而後其說真其傳信也戰國之世史官久失其職而無記言記事之

書屈子雖與孟子莊子同時然孟子未嘗至楚而莊子又方且曳尾於塗中肆荒唐之言與屈子殊趨故不爲孟莊所稱道况屈子既死之後僅三十餘年而楚滅於秦矣揚子雲曰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間而天下三擅是屈子之死以至漢初雖無百年然其間多事紛紛而聰明智巧之士皆馳騫於游說戰鬪之場而文學之流亦鮮矣孰有操尺牘秉史筆而爲屈子一言者乎是屈子自沉之事漢初諸君子亦得之於傳聞者耳非楚有文獻足徵信以傳信之言也屈子投水而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五十九

上

爲得罪於君者重大遠被遷謫有所制而不得見也此所以憂哀之懷終不得一舒且娛也大故卽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屈子負罪引慝之詞非謂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或曰然則亂辭所謂人生稟命各有所錯今定心廣志余何畏懼今知死不可讓願勿愛今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今其說何也曰此蓋曉黨人之詞也當時黨人之讒毀交構其欲害屈子者亟矣惜誦篇曰增弋機而在上今爵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今願側身而無所觀此可見矣屈子故言此以曉之蓋謂人之死生各有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五十九

上

論屈子者多不察其時勢故楊雄班固顏之推極詆毀之知屈子者莫如朱子亦謂其志行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是皆不足其遭放而欲死投水而自沉也嗚呼屈子之欲死曷嘗因其放乎又曷嘗死於水乎若果因君之放逐而欲死死而又投水則楊班之譏猶爲恕之雖謂千載之罪人可也豈特不可爲法而已哉或曰然則惜往日篇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又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其說又何也然則亦將爲反言乎曰

楚辭家引離騷篇

六十一

上

然也離騷言死亡者不一而惟此數語爲自沉之意然此數語正所以明已之不死而後人必欲曲解以爲欲死也其意蓋謂臨沅湘之玄淵遂自忍而沉流此易事也然吾死之後徒爲身沒名絕而壅君不明不知省察又何以死爲乎此明言君之壅蔽不明徒死無益舊註言沉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借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上二句乃是喚下二句之語解者俱以上二句爲正言故下二句多牽強其說也至若懼禍殃之有再則其詞益明白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其意

得矣不畢詞以赴淵其意重畢詞二字言已苟不盡言以明其志而徒赴淵自沉則壅君亦不識也識如字不識猶不昭也如此解亦未必不可舊註又曰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之憂蓋如此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詞而閔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邪其解頗覺迂闊然此處解以爲欲死解以爲不欲死猶可兩通也悲回風篇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今任重石之何益上四句亦是喚下二句此蓋明譏二子之

楚辭家引離騷篇

六十二

上

徒死無益而已之必不負石而自沉也可見矣舊註亦支離其說而曲解之謂欲從子胥申徒而死也何其不審之甚也何不卽屈子之自言以信屈子而反信他人之說以解屈子之言也甚矣其雅道之難明而俗說之易惑也如此或曰太史公之博學亦謂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何也曰太史公蓋踵賈誼東方朔之說而成之者也蓋東方朔懷沙礫以自沉句是亦泛言屈子抱石以自沉耳其懷沙二字偶與屈子懷沙篇目相同而太史公誤解東方朔之意遂以懷沙篇爲屈子絕筆大謬矣不然是

亦東方朔之誤解懷沙篇耳今觀懷沙篇詞氣平淡和緩不似臨絕之音其篇未數語已辯於前矣學者試取讀之可見也朱子亦謂太史公去屈原未遠已不得其詳也夫漢初賈誼之流已失其真矣又况太史公邪故太史公作屈原傳亦只有諫誅張儀阻會武關二事而漫抄漁父懷沙二賦以足其傳而上官大夫之最譏屈子者已不得其名也其畧也可知矣其無載籍之可考而得之於傳聞也可見矣太史公雖博學而屈原事實楚無史錄如前所云是也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邪嗚呼屈原以椒蘭之香草比君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六十一

上

子初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說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之說前輩之讀楚辭也類如此况文義疑似之間

附說

或曰後世相傳五月五日龍舟之戲以為為救屈原而起角黍之饋以為為食屈原而設也然則亦不足信乎曰不足信也此二事至今天下皆然蓋古之遺俗而莫究其所始者也端午之龍舟猶元宵之鰲山

端午之角黍猶重陽之餈餌民間以此為戲以此為饋蓋起於樂太平而通情好之作乎豈可以為肇自屈原也又豈可獨以為楚俗也且屈原之在當時楚之君臣舉怒之矣屈原方且惴惴焉以身後禍殃之有再也為懼其死也又孰敢喧然而競弔之乎楚縱弔之則屈原者特楚之賢也無恩德以及於秦齊燕趙韓魏之民也不惟無恩德以及六國之民而屈原之在楚也實六國之敵也屈原在位而楚存屈原去位而楚亡彼六國者方且幸其死之是急又胡為乎而肯悲而弔之邪今觀龍舟之戲角黍之饋自中原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六十二

上

以至於吳越甌閩莫不皆然以此可以决知其為古之遺俗而非肇自屈原亦非獨楚俗為然也後人莫究其始遂附會以為屈原之事耳至若以絲絡拒而投江以食之尤為鄙陋可笑而褻瀆屈原也甚矣夫屈原者飲露食英雖顛顛而不以傷者也烏肯食此物邪或曰子以二事為古之遺俗是矣要之屈原當死於是日故後人遂因其俗以寓弔屈原之意雖以肇自屈原可也曰屈原之死於是日不死於是日今無所考若必欲解以為弔屈原之事則元宵鰲山火樹之戲以為弔介子推抱樹而焚枯重陽餈餌餈餈

之饋以爲食夷齊採薇而餓死又何不可乎蓋深知
屈原者不在此也此說也皆因後世謂屈原之死於
溺也故好事者遂從而附會之在智者自不足惑而
博雅君子亦不當信也於是乎辨

涕

詩曰潛焉出涕易經萃卦上六爻詞曰齋咨涕洟鄭
氏箋註曰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馮氏曰涕洟悲
泣也字書又曰涕目汁也一曰鼻液也二說不同今
以詩易之註爲正

民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哀人生之多艱與終不察夫人心人字是屈原自謂
也一作民字舊註謂指萬民百姓而言非是又鞿羈
舊說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也亦非是

艱替

朱子曰替與艱叶未詳或云艱居垠反替它因反瓊
謂此叶甚明朱子偶未之思耳替加水則爲潛加竹
則爲簪加虫則爲蠶是替音古自與艱叶也但古今
失傳而無以考其源流耳朱子之說見前能字條下

朝諝夕替

瓊按諝與訊同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註曰訊

亦治也替廢也廢興也興起振作之意以廢爲興如
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也朝訊夕替句正應上好脩姱
以鞿羈句舊解作朝諫於君而夕見廢於此句亦通
但於下既替余以蕙纒二句不甚穩順王逸曰言君
所以廢已者以余帶佩衆香故也朱子曰言君之廢
我以蕙芷爲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與之以玦然後
去也瓊按若作朝諫夕廢解不如從王說爲善但詳
又申之以攬芷句還依瓊解爲是既替余本謂余既
替也倒文耳楚辭如此類極多

人心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瓊按人心亦原自謂也王逸曰不察萬人善惡五臣
曰不察衆人悲苦俱非文意

諛詠

王逸曰諛謂毀也詠猶譖也五臣曰諛詠謂譖毀也
其說是矣洪氏曰爾雅徒歌謂之諛謂諛言也方言
云詠怨也楚以南謂之詠言衆女競爲諛言以譖怨
也瓊按諛詠二字當平看若從洪解則二字是串講
朱子從洪說瓊謂從王說爲善朱子辯證曰詠音卓
則當從承又許穢反則當從喙耳

循規矩而改錯二句

朱子辯證曰洪氏曰倘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楊雄作反騷言恐重華之不累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瑗按洪氏之言朱子於集註既引之於各章之下而於辯證復表而出之蓋深有所感於其言而警世俗之意至矣又按此二句楚辭蒙引離騷篇 上

六十六

即申言世俗之工巧王逸以工巧爲佞臣巧於言語倘規矩爲背違先聖之法背繩墨爲不脩仁義之道取譬支離非是

追

王逸曰追猶隨也朱子集註因之是矣又引洪氏曰追古隨字瑗按今自有隨字而古書以追作隨者頗少還讀作如字爲是

錯度

瑗按錯度二韻可兩協若以錯爲主而讀如字則度當協作鐸字若以度爲主而讀如字則錯當協作醋

音

怵鬱悒

洪氏曰下文云增歎歎余鬱悒兮五臣以怵鬱爲句絕誤矣瑗按洪氏之說是

侘傺

王逸曰侘傺失志貌其說是矣又曰侘猶堂堂立貌也傺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傺恐無所據瑗按侘傺當如彷徨徘徊之意直解作失志貌可也洪氏曰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逗卽今住字瑗按方言逗也謂逗留之義其意解作徘徊徬徨之義未爲楚辭蒙引離騷篇 上

六十七

溘死流亡

溘字離騷篇凡三見曰寧溘死而流亡曰溘埃風余上征曰溘吾遊此春宮王逸於上下二句俱解作猶奄也於中句又解作猶掩也洪氏辯其非是洪氏解上中二句俱作奄忽之義於下句又曰溘一作溘溘塵也無奄忽義朱子辯證曰溘字補註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溘吾遊此春宮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盾如此瑗按洪氏於下句之溘蓋作溘字從土旁上二句從水旁明溘與溘不同義耳非

矛盾也大抵此三句要皆從水旁爲是而有二義下
句濫字當解作奄忽迅速之義楚辭凡言濫死而流
亡之濫字又當與流字對看解作漂泊之意可也如
汨字既解作汨沒之義又解作去疾之義要當隨文
訓詁庶不失作者立言之意不可執一說也

時態

態與時協其說詳見前能字韻下

攘詬

王逸曰攘除也詬耻也言已所以能屈按心志含忍
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卷十八

上

誅少正卯也洪氏曰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耻辱
也朱子辯證曰舊註以攘詬爲除去耻辱誅讒佞之
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
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
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朱子集註改之曰
言與世已不同矣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
人亦當一切隱忍而不與之校雖所遭者或有耻辱
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瓌按屈心抑
志忍尤攘詬四者平看王逸以攘詬承上三者講固
非是而朱子又解爲攘却之而不受於懷以忍尤照

之亦非是蓋此攘字如孟子曰攘鄰雞之攘朱子註
曰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此言耻辱自來而受之猶物
自來而取之程子曰罪自外至曰尤可見尤詬皆非
屈子之所致而乃自外來猶易所謂無妄之災故屈
子屈心抑志忍而攘之不與之校也作攘除之義非
是

前聖所厚

厚篤厚之意所厚猶言爲古之聖人之所取不爲所
鄙薄賤惡而棄也此亦泛言以見伏清白以死直其
道義志行有合於古之聖人耳舊註以比干諫而死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卷十九 止
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及表商容之間之類爲厚
之也非是此厚字要活看不可實實作真有所加厚
於已之事也只言已之道必爲聖人之所取不爲聖
人之所棄便是讀者詳之

悔相道章

此章屈子是以道路取讐言昔日相視道路未能明
察故致迷惑然尚行之未遠故猶可回車復還歸耳
以比昔日初出筮仕輕犯世患以致遭讒狼狽然尚
及此猶可引身而退耳下文復脩初服等語皆謂隱
也王洪士註皆謂屈子初欲去楚復悔其非事君之

義故中道復還楚國以終事君之志失之遠矣洪氏解延佇乎吾將反曰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王逸解及行迷之未遠曰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朱子辯證曰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義亦然按朱子闢之甚是而集註之說得其旨矣大抵古人解書不即本文以釋意而恒執已意以解文故多牽強支離之說而註楚辭者尤甚屈子楚辭蒙引離騷篇 七十

椒丘

王逸曰土高四墮曰椒丘詞亦欠明白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芬芳以自潔也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

洪氏曰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是矣按蘭皋王逸引招魂皋蘭被徑以證之蓋此言蘭皋意在於皋彼言皋蘭意在於蘭也讀者須知立言之意可也

陸離

王逸曰陸離猶參差衆貌也洪引許慎云美好貌顏師古云分散也朱子曰美好分散之貌按上三家各得其一字之義而朱子合二說而解之是矣但稍倒耳蓋陸者猶今言陸續之陸故曰參差曰分散得陸字之義也離者麗也謂華麗之麗非附麗之麗古楚辭蒙引離騷篇 七十一

芳澤

王逸曰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無在於已朱子曰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

玉佩有潤澤也。瓊按：芳與澤，其雜糅此句。凡三見。思美人句，似指上文。芳，蔭宿莽而言。情往日句，似指下文。芳草，蕙若而言。是不獨玉可以謂之澤也。此章之句，雖承上。芰荷芙蓉冠佩而言。然長余佩之陸離佩字，是泛指。劔玉蘭蕙之類而言。佩，繽紛其繁飾。佩字，是又總芰荷芙蓉冠佩而言。王逸獨指芳為芳草，澤為玉佩，長余佩，繽紛之二佩字，亦俱專指玉佩而言。朱子因之，恐未是。前章曰：紉秋蘭以為佩。是又言獨玉可以謂之佩也。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澤。王逸註曰：又施芳澤，其芳香鬱渥也。朱子曰：芳澤，芳香之膏澤也。又列子曰：施芳澤，正蛾眉，淳于髡曰：羅襦襟解，微聞薝澤。由此觀之，古人用芳澤字甚多。而楚辭之所言芳與澤者，當合芳草玉佩而言之，不必分芳為草澤為玉也。芳言其氣之芳，薝澤言其色之潤澤耳。或曰：芳草可謂之澤矣。玉佩可謂之芳乎？曰：古謂香玉其來久矣，獨不可謂之芳。邪薝古香字通用。

昭質

王逸曰：獨保明其身，無有虧缺而已。所謂道行則無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五臣曰：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朱子曰：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七十一

上

楚辭索引 離騷篇

七十三

上

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無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瓊按：此唯昭質其未虧，唯字固專詞也。亦語詞也。古字多通用。王逸看，得唯字太深，解作獨也。質字又解作形體之質，故有獨保明其身之說。復引道行則無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之語，以發明之。然詳玩本文，此二句之意，實無着落。王逸是以唯為獨，質為身故。有此說，朱子因之，非是。蓋質者，質性之質。莊子荀子皆曰：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以質為性也。久矣。況今人猶有質性之說，此所謂昭質者，謂昭明其質性耳。如易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在明明德之意。五臣朱子之解，似以為質性之說矣。而又以昭字連質字為說，如明德字樣看，亦非是。昭謂明之也。言已芳澤雜糅而佩服之盛如此者，蓋以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欠耳。然所謂芳澤雜糅者，喻已之備道全美，悉有象善也。苟有一之未盡，則吾質之有虧矣。若屈子者，其知道者乎？其能盡性者乎？讀離騷者，其可以詞賦視之乎？吾嘗謂周末顯覲之間，而孟子屈子莊子並生於一時，其道理之純粹，莊子雖不可與孟屈同日而語，而文章之妙於二子，則不多讓也。嗚呼！周末極衰極弱之際，而文章之盛，猶如此。周

之多才可見矣

往觀四荒

王逸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洪氏曰爾雅觚竹比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虐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騶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朱子曰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或曰諸家之說各有得失然求賢君之說不若求知已之說為渾融而求賢君之意自在其中矣瑗嘗反復而詳玩之直以求賢君解之亦自無妨也又洪氏譏賈誼之失實先得我心之同然然謂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是矣而又以四荒為四夷謂往觀四荒乃禮失而求諸野也孔子浮海居夷之意豈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乎此說甚迂至若同姓之義朱子已辨其非矣但此章之旨屈原實因君信讒而齋怒其道不行其禍將及欲隱去而避此世也朱子又謂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

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蓋反顧二字猶言回首而視

耳當與游目字並輕看朱子看得反字太重故有不能頓忘此世之說屈子方欲製芰荷集芙蓉戴高冠垂長佩脩吾初服聊且止息優游於蘭皋椒丘之間使吾情之信芳昭吾質之無虧之不暇而不使進入以離尤也又何暇戀戀於溷濁之世哉孔子亦嘗數去乎魯矣苟吾道之果是固不在乎去不去也苟吾道之當去固不在乎同姓與不同姓也屈子去楚之意實欲隱遁耳考之惜誦涉江及此脩吾初服數章可見而此篇後歷訪聖帝求賢女之說特設言以見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舉世而無一人以為知己者耳非謂欲求賢君而事之也縱使屈子欲去楚而求賢君以事蓋亦欲行其道耳非戰國儀秦游說之徒之可比也嗚呼微子箕子嘗抱祭器而歸周矣孰謂同姓無可去之義乎但聖賢之去國非欺君賣國者所可同蓋以為道在吾不可自我而絕也聖賢固不苟生亦不苟死也如此孰謂屈子之未嘗去楚乎孰謂屈子之果投江而死乎雖然屈子之去楚者亦去楚廷離黨人而隱於山林耳又未嘗去楚而事於他邦也論屈子者不可謂其不去不可謂其去也所謂可與智者言難與俗人

道者此類是也又按四蒸只作四方字看便是荒字不必重看

人生各有所樂

王逸曰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諧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朱子曰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惡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為常或曰人或有樂富貴者或有樂功名者或有樂道德者屈子好脩以為常蓋以道德為樂者也上官大夫之徒蓋以富貴為樂者也道德之於富貴其存心相去遠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上

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然而為善為利之心雖不同其雞鳴而起孳孳不舍者其迹則同也故黨人見屈子汨乎若將不及忽奔走以先後以為即已之馳騫以追逐競進以貪婪也遂內怨已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妬焉嗚呼微生畝且譏孔子為栖栖而佞也况屈子乎以小人之腹而度聖賢之心其來也久矣孰知所樂有不同哉按王逸以人生各有所樂句俱就黨人不好邊說對下余獨好脩以為常句看朱子或說是並邪正泛講當從朱子或說為是又按樂字洪氏讀作論語益者三

樂損者三樂之樂字瑗謂直讀作洛音亦好不必從也

好脩以為常

洪氏曰下文云汝何博譽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瑗按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又曰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後曰紛獨有此姱節又曰孰信脩而慕之又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莫好脩之害也或單言脩或單言姱或以脩姱並言則脩字之義可見矣然篇內所謂靈脩前脩脩能脩名之脩字亦宜如此脩姱之脩義也雖然好脩者人或能也好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上

上

脩以為常人不可能也故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者非不好脩也不能好脩以為常耳嗚呼世俗之工巧能使君子變而為小人也如此欲使上官之徒化而為君子也不亦難乎然蘭芷荃蕙變化而為茅與蕭艾則有之矣茅與蕭艾而變化為蘭芷荃蕙未之有也又按此章余獨好脩以為常與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章相應雖體解吾猶未變與前雖九死其猶未悔章相應可見自長太息以下至此十三章當為一六段也

女類

王逸曰女類屈原姊也洪氏曰說文云類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類前漢有呂須取此為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異其見從鄉人因名其地曰秭歸後又因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類廟擣衣石尚存秭與姊同朱子辯證亦載之瓊按說文與賈侍中之說似矣餘說非也易曰歸妹以須朱子曰須女之賤者是矣說文謂須為女字蓋字賤女為須也特詞欠明白耳夫須何以謂為女之賤也蓋嘗考之天官書天文有織女三星婺女四星織女天女孫也女之楚辭家引離騷篇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七十一

上

屈原之清白正直而女須罵之豈可謂之賢姊乎不得謂之賢姊又豈可廟祀於百世乎王逸袁崧乃無稽之言其不足信也審矣朱子從之蓋偶未之思耳或以其相傳既久而不欲辯也東方朔七諫哀命篇曰念女類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是以女類為原姊其來也遠矣要皆不考而傳會之者也

嬋媛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七十九

上

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騷曰女類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逸皆註云猶牽引也悲回風曰忽傾寤以嬋媛王逸註曰心覺自傷又痛惻也朱子辯證曰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註意近而語疎也集註又謂眷戀牽持之意瓊按詩邦之媛也註曰美女曰媛蓋嬋媛猶娟妍也本美女嬌媚美好之稱亦可以為妖嬈邪淫之稱如康娛二字本安樂之好稱也篇後曰日康娛以淫遊又以為逸豫驕傲之意逍遙二字亦本優游行樂之好稱也哀郢曰今逍遙而來東又以為漂泊沉落之意蓋古人用字多假借固不嫌於兩用也湘君以下三者當從美好之稱若離騷女須之嬋媛則為邪淫之稱也其義詳見各章本文之下茲不贅又

按王逸牽引二字若謂牽衣引袂不忍舍去之義卽朱子顧戀留連之意也特詞欠明白耳五臣解申申詈予句乃謂牽引古事而罵詈是蓋以申申卽爲嬾媛之意而又以援引古事爲牽引失之遠矣牽引古事因下引鮫事而云也甚謬甚謬

申申

王逸曰申申重也其意是矣洪氏引論語申申如也以證之謂和舒之貌朱子曰舒緩貌俱非是申申詈予蓋謂罵之不已也從王說爲是又按洪氏曰女須詈原有親親之意焉又曰女須之意蓋欲原爲甯武

楚辭彙引

離騷篇

八十

上

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以徇楚王之意也而王逸謂女須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朱子辯證曰此說甚善瑗按朱子善洪氏之說非是此章明言罵之也烏得謂爲勸喻之意乎吾未聞以罵詈爲勸喻者也又明以鮫比之矣又烏可舍鮫不言而別引甯武子史魚之事乎吾未聞鮫之直如史魚之直也又明言其好脩姱節而不服蕢蕢施矣又烏得謂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乎吾未聞不脩姱節而服蕢蕢施烏可以爲甯武子之愚也此皆不察本文之意而誤以女須爲原姊故

執已意以立說而曲解如此蓋欲爲原姊回護耳要之女須當從余解而罵原之意當從王說爲是

鮫

洪氏曰鮫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爲黃能入於羽淵又引東坡曰史記殛鮫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辭鮫倅直以亡身則鮫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瑗按東坡之論非是史記之意蓋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耳若以東坡之論言之是謂殛鮫者又欲變四夷之俗以復爲鮫也其論之新奇雖有救於鮫而以之斷史記之說斯失其旨矣

楚辭彙引

離騷篇

八十一

上

姱節

王逸曰姱異之節五臣曰姱大之行洪氏曰姱好也瑗按姱乃美好之意與脩美之脩同說已見前王逸五臣以姱異姱大解之非是視前解俱失其故步也

節中

王逸曰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其說是矣又曰節度也詞贅而不明白五臣又曰中用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以節字連上解固爲支離而以中爲用也又無據而甚謬蓋依前聖卽言法前聖

也朱子解易節卦曰節者有限而止也此節字是謂有節制界限之意要解作法度之度字亦通但當虛看不可作實字看

憑歷

憑字舊俱解作憤憑憑怒之意按左傳列子莊子方言固多如舊說而天問亦以康回憑怒言之蓋嘗考所謂憑怒憑凌憑據諸說亦皆是極盛之意淮南子曰天地未分憑憑翼翼蓋是言天地之氣未曾分判而充塞盈滿於兩間耳則此憑心當承上依前聖以節中而言言已所得於心者極其盛耳以此所得者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十一

上

極其盛而反遭此罵詈此所以可歎也又何嫌於兩用乎又按歷字王逸解作數也謂歷數前世成敗之道五臣解作行也謂歎息憤懣而行此澤畔皆非是洪氏曰歷猶逢也謂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下文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朱子曰歷經歷之意二說意俱是但洪說欠別白而朱子亦欠發明蓋歷茲者謂遭此置辱也指上女須之置詞而言耳

沅湘

洪氏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鍾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

陵郡有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其中此補註所載雖無關於文義然亦不可不知

南征

王逸曰征行也是矣易升卦曰勿恤南征吉朱子本義曰南征前進也然則此所謂濟沅湘而南征猶云渡江而去耳王逸謂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而南行夫南固指其方而不必謂舜葬於九疑山其南亦不可專指九疑也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然則舜又豈嘗至瑤圃乎上曰將往觀乎四荒此曰濟沅湘以南征下曰溘埃風余上征皆所以爲下遠遊諸章起也

重華

王逸曰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瞍生重華是爲帝舜洪氏曰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曰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群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八十三

上

命爲號伊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辭屢言堯舜禹湯今辯於此瑗按朱子註孟子曰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註此又依洪氏曰重華舜號也然則重華亦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故蔡氏註尚書解放勳重華文命皆爲贊美之詞而不謂爲堯舜禹之名號其說非也詳尚書之文勢書法而放勳重華文命之爲三聖之號也密矣豈可謂孟子因以爲號乎或曰大禹謨蘇氏謂以文命爲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邪曰安知其非闕文邪安得以其一而廢其

楚辭蒙引

雜駁篇

十四

上

唐虞夏爲地名是矣餘說不如洪氏之說爲有據竊謂堯舜禹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當時之謚號而史臣因以稱之也伊尹姚姁姓也書謂有鰥在下曰虞舜不稱姚舜而曰虞舜者蓋師錫稱於帝前而姚與堯名同音故諱之曰虞舜以地名之也湯文武者亦號也後世稱堯舜禹湯文武者上三聖舉其名下三聖舉其號蓋因原來相傳稱呼如此口熟字順故不改耳亦可見上古之質直多稱名中古之文盛每稱號也其所謂唐虞夏商周者俱本所與之地名而因以爲一代有天下之號也故後世論其人者每以堯舜禹湯文武爲言論其世者每以唐虞夏商周爲言云

楚辭蒙引

雜駁篇

十五

上

陳詞

王逸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美聞秘要以自開悟也按王說是以爲就有道而正焉之意非是蓋屈子以爲已得大中至正之道世無人知而用之故往見聖人以爲知己者一道以渫其憤懣之情耳下文曰耿吾旣得此中正是也非謂因人之讒毀其道不行而有疑於已也洪氏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

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今觀下文所陳蓋泛舉歷代治亂成敗之迹不獨指君臣一端而言也朱子集註取之亦未盡善二家之說意雖是而詞太拘也瓊按此曰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雖各見於他篇而非出於一處然始而欲就之而陳詞既而欲與之而同遊既而嘆其終不可遇其意亦互見也

啓

五臣曰啓開也是矣天問曰西北辟啓何氣通焉則楚辭家引維騷篇 上 屈子以啓爲開字之義也審矣但此之啓者蓋謂開陳其詞以告之於舜者也乃承上章就重華而陳詞句更端發語之意也五臣以爲禹開樹此樂則謬矣王逸以爲禹之子名洪氏朱子仍之且闕五臣之謬非是五臣解作禹開樹此樂則謬而以啓爲開義則是也此啓字卽上文陳詞之陳字也不言陳而言啓者變文耳惟其不以爲開義而以爲禹子名故解九辯九歌多牽滯不通或以爲啓之樂或以爲啓脩禹樂也或曰天問云啓棘實商九辯九歌又何如也曰無傷也天問之啓自爲禹子名而離騷之啓自爲開

義蓋偶用啓字與天問相同故後人遂執泥不通也如夏康娛以自縱康娛二字本相連屬而康字偶與太康之名同而文意又實指太康故說者亦以夏之太康爲解甚非也况天問之言屈子方乃斥其誣也而此處豈肯用之邪或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天問亦斥之矣此篇又用之何也曰此篇所用崑崙懸圃蓋如馭風雲乘鸞鳳之說奇興假設之詞耳若此段陳舜之詞雖亦設言而其事實則欲叙歷代人君之得失國家之治亂而賢否褒貶於是乎概見非奇興之言之可比也故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詞以詞害意也以啓爲禹子者皆執天問之文故也前章依前聖以節中至後耿吾旣得此中正爲一串意讀者虛心平氣而熟誦詳玩之勿以天問之言先橫於胷中則啓之爲開其義自見而且使此篇之文有脉絡接換之妙若以爲禹子名不惟九辯九歌牽強不通而此章起句亦覺突然矣

九辯九歌

王逸曰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下章
註曰夏王大康不遵禹啓之樂天問啓棘實商九辯
九歌註曰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脩明禹業
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瑗按王逸以爲禹樂是
矣其下又曰啓能承先志云云天問又以爲啓所作
樂又以爲啓能脩明禹業云云或以爲禹樂或以爲
啓樂或以爲禹啓之樂何其自相矛盾牽強支離之
甚乎夫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可歌詠自
禹之時已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被之箎絃矣禹蓋

楚辭家引離騷篇

八十八

上

親視其盛矣豈待啓而後然乎啓之賢亦僅能守成
父業而優於朱均耳又豈能有脩明禹業而克拓之
也乎啓之得天下亦以禹之功德之餘蔭而天下歸
之非啓之賢之足以繫天下之心也禹死而功德正
洋洋如也又豈待啓之績叙脩明而後可辯可歌也
乎其不然也審矣是蓋以啓字爲禹子之名故莫能
有一定之說而自相矛盾也如此

洪氏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
以下註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
亦云啓棘實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

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誤矣離騷天
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及羿筮日
爲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
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瑗按洪氏引山海經之
說自當用之於天問而此則以爲禹樂是也朱子辯
證悉矣

朱子辯證曰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
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
離騷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
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

楚辭家引離騷篇

八十九

上

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
氏爲補註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
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
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
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
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
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
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更作淫聲
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
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瑗按朱

子既謂九辯九歌爲舜禹之樂無疑又謂王逸以啓
脩禹樂爲誤又謂洪氏不能據經傳以破其誤而引
山海經之爲妖妄矣然註離騷集註又用王逸啓能
承先志之說天問之集註又竊山海經之意以爲解
亦何其自相矛盾也是皆執天問之文而以啓爲禹
子名不以爲開陳之義故其說不通而自爲支離之
言不能爲一定之說也要之天問當用山海經之言
而此啓字當作開陳之義爲是直以九辯九歌爲禹
樂削其餘說則庶乎不失作者立言之旨也夫禹之
樂誠不可以爲啓之樂其說是矣朱子並譏屈子指

楚辭家引離騷篇

九十

上

作啓樂爲誤夫屈子曷嘗以九辯九歌爲啓樂哉啓
之爲開其義甚明以上下文照之其文甚順而因其
用啓字偶與天問相類遂斷然執其說而不變不
亦膠柱契舟之甚乎朱子又謂九辯不見於經傳是
亦未之深思也瓊嘗考蔡氏尚書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註曰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
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此所謂辯者蓋亦
謂其有條理可辯而非亂雜之無統也辯之於叙其
義一而已矣是九辯卽九叙也不言叙而言辯者變
文耳又以明叙之之義爲辯也如詩之兩無正韓詩

作兩無極書之今失厥道左氏作今失其行古人引
書用事如此類甚多留心考之自見至若天問之篇
乃屈子窮理之言蓋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詞當與孟子距楊墨韓子排佛老同功而後世反譏
其怪誕而謂屈子之不能無疑於心也何其不察作
者之意之甚哉詳見本篇茲不及贅

夏康娛以自縱

舊註皆謂上句啓字爲禹子此夏康爲啓子太康也
俱非是觀下文曰日康娛而自忘又曰日康娛以淫
遊則康娛二字當相連講無疑况既曰夏又曰康娛
以自縱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太康矣猶舉九辯
九歌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禹樂也或曰書言九
叙九歌禹蓋嘗推之於舜故朱子據書禮春秋謂爲
舜禹之樂無疑此蓋設爲陳舜之詞屈子之意蓋謂
此九辯九歌雖禹之功德亦舜之事業舜親見其盛
者今則自夏之子孫而亂之故曰夏者舉一代之號
而別之以陳於舜也其說亦甚有理知此意亦可以
破夏康二字不必相連以爲解矣

楚辭家引離騷篇

九十

上

五子者太康之弟也惟仲康卽帝位見於經傳餘子

之名未詳今按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其詞旨憂愁鬱悒慷慨感勵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則五子誠賢子也屈原責之以失家巷何也要之當以楚辭爲正又足以徵古文尚書之非真者也

大抵此章九辯九歌言禹德業之盛也次二句責太康也未句責五子也言禹德業之盛而後人不能守以見楚之先君創業垂統而懷襄之不能繼也或曰下三句不必分夏康娛二句亦所以責五子而曰五子則太康自在其中互文以見意耳亦通

縱巷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九十三 上

巷一作術音義並同古通用也朱子協乎貢反或一切作闕或一切作弄蓋以巷之上爲共術之中爲共蓋以共字協之可與縱而爲韻也

弄

左傳曰有窮后羿又曰在帝夷羿天問曰帝降夷羿說者曰窮國名也羿自鋤遷於窮石窮石山名也蓋因山名以名其國耳后君也謂爲有窮之諸侯也嘗篡夏帝相位故亦稱帝夷羿之氏也後人稱窮羿者兼其國號而稱羿者本其姓氏也或曰羿者何謂也蓋羿者善射之稱先王因爲射官之官名而或者

以爲有窮后之名字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是又以有窮爲姓氏俱非也王逸不詳所以洪氏引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有窮后羿也瓊按論語羿善射羿盪舟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朱子皆註爲有窮之羿夫以羿與羿對言逢蒙乃寒泥之家臣朱子之說是也又按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又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天問曰羿焉彈日歸藏易曰羿彈十日此皆謂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九十三 上

堯時之羿也又按山海經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見山海經卷第十八帝王紀曰帝羿有窮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鋤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篡位是山海經謂帝嚳之羿而帝王紀又統論之者也由此觀之則夷氏之羿羿之爲號其來也達非始於帝嚳也但自帝嚳以前爲射官帝嚳以後爲諸侯自夏以前爲鋤國自夏以後爲窮國嚳堯之羿爲民除害夏后之羿因國作亂故見滅於少康而其爵國

遂絕也要非一人而史傳稱善射者多以羿名之覽者不可不知郭璞註山海經言有窮后羿無羿射故號此名也或者又謂有窮后好射故人因以羿目之俱非是蓋其官職之本號耳或曰羿何以爲善射之號也瓊嘗思之羿字上從兩手俱爲左向若人射之狀下爲升若一絃而貫雙矢又羿一作彗此其所以爲善射之名而義亦章章矣字書又上從羽謂以羽箭而射也亦通

泥

泥寒泥也羿之相也或曰羿之嬖臣也蓋初爲嬖幸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十四

上

之臣而後因以爲相歟左傳曰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註曰寒國名泥人名伯明寒國君名寒泥乃伯明氏好讒之子弟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棄之而不用羿善其好讒收錄以爲已用或又曰寒姓也瓊按史記正義曰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則寒非姓也國也詳左傳正文則伯明又似以爲姓氏也非名也其曰伯明后寒棄之似又謂伯明之后曰寒者棄其泥也帝王紀云寒泥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以此推之文理頗順則左傳寒棄之

寒似又當作讒字因其聲近而誤耳詞皆不別白未知其審或後人因寒姓以名其國或寒本國名而稱寒泥者如窮羿之稱史失其本姓或伯明亦可爲姓氏皆無所考而不可知其詳矣

貪夫厥家

據此則羿爲寒泥貪其家所殺據孟子則羿又爲逢蒙忌其業所殺按逢蒙乃泥之家臣左傳亦言蒙殺而烹之蓋謀而王之者寒泥也殺而烹之者衆人也逢蒙雖學射於羿而後爲寒泥所寵本又實嘗懷忌其藝之心故因寒泥之命而乘其亂以殺之也孟子之意蓋謂逢蒙既學射於羿矣而羿之善射非逢蒙不足以殺之故於衆衆之中獨罪逢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此亦春秋誅心之法君子立言意各有在孟子非怨寒泥而屈子非舍逢蒙也嗚呼以言取人失之牢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當逢蒙學射之時羿固不能逆知其爲殺已之人也至若寒泥之讒伯明已棄之矣羿既已知之矣人固棄之我固取之不惟收而使之又從信而相之而其殺身之禍實始於寒泥焉則羿之罪不特薄乎云耳

狐家

家叶古胡反讀作姑漢之時有曹大家瑗按古韻家亦與華爲韻若以家爲主而如字讀則孤芳爲瓜亦可從家叶也

拜澆之事

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力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九其

上

不俊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左傳哀公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夫舊物公氏曰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瑗按羿浞之事史記固疎而左傳亦畧又詳見史記夏本紀註余嘗總諸家之說爲羿浞傳文多不載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九十七

上

罪羿論

夷羿篡弑之賊無足道者然其死也孟子以爲逢蒙所殺屈子以爲寒浞所殺孟子以逢蒙爲夷羿之弟子王逸以逢蒙爲寒浞之家臣左傳以爲浞虐羿於田羿田將歸家衆殺而烹之詳其事而兼其說余嘗參伍而論之蓋蒙初嘗學射於羿後爲浞之家臣既受浞之私恩而又實懷忌羿之心故乘浞之亂因其謀承其命於羿之將歸自田也遂殺而烹之耳是共殺之者家衆也而能殺之者逢蒙也能殺之者逢蒙也而謀殺之者寒浞也逆儔朋黨詭計環攻羿雖善

射不足恃而雖欲預防之也無所逃矣孔子曰與其
繫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孟子曰往
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是道
也非獨聖賢之設科也惟藝亦然當蒙之來學也其
賢不肖雖不可知羿安能遽逆其為將殺已之人耶
又安能逆其將殺已而不盡授之以術耶是羿之授
蒙而且盡授其術者未為盡非也故公明儀曰宜若
無罪焉意蓋如此孟子曰薄乎云耳惡得無罪薄乎
云耳者固責之之詞而又存恕之之意而亦未嘗盡
以為非也是羿之死不當歸罪於受蒙而當歸罪於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十九

上

收泥也按左傳寒泥乃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
惡其好讒也而放棄之夷羿愛而收之信而使之遂
以為已相夫羿不逆蒙之惡是也若泥之讒佞詐偽
已著矣羿固知之矣伯明氏固棄之矣人固棄之我
固收之遽信而使之又任以為相而假之以大權卒
為泥貪其家而被其害是羿之死非基於受蒙而始
於收泥也春秋之法推見至隱羿之任相已如此矣
何況取於平泥既為相而蒙又為泥之家臣其權謀
足以有為其技能足以相加羿雖欲不見叙也得乎
論而至此則羿之罪豈特薄乎云爾哉抑論之羿乘

夏之衰遂逐夏后相而篡其位泥又殺夫羿而妻其
家泥子澆又為夏少康所誅滅而有窮氏遂亡其所
以殺之者非自殺也一聞耳輒轉相報捷如影響固
亂流之鮮終實天道之好還也要之羿者乃亂之首
而罪之魁也雖且殺而烹之猶有餘辜矣又何足以
深惜之哉後世之貶羿者多據孟子之言以其死也
歸罪於受蒙而不歸罪於收泥是為罪羿論

逢蒙論

吾嘗據左傳論羿之死蓋謀而王之者寒泥也殺而
烹之者寒泥之家衆也非逢蒙一人也孟子曰逢蒙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十九

上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而獨罪蒙者何也其意蓋謂蒙既學射於羿矣則羿
師也蒙弟子也而且盡羿之道是羿固不吝其術秘
其法而盡心以教之無遺餘矣此雖技藝之末而師
生之分則一也蒙之於羿而恩義之隆當與顏回之
於孔子同也雖盡忠効死於羿可也弟子固不當殺
師而蒙乃弟子之尤不當殺羿者也而卒殺之也何
哉且羿之善射非蒙不足以殺之故孟子於家衆之
中獨罪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此春秋誅心
之法也使蒙無忌藝之心雖不能使寒泥之不殺羿

要必有周旋之意於其間豈忍使遷至於死死而且烹之其慘毒之甚之若是哉是蒙之殺尹實忌藝之心以基之而且將幸泥之亂籍之以爲快也以是推之則逢蒙殺羿之心蓋有過於寒泥貪夫厥家之心初無一時而忘而關弓控絃以待之也又矣則泥之殺羿也又安知非蒙有以啓其謀而成其事深其憤而圖其私且將逞其技於一試以徼其善射之名也邪夫子濯孺子乃庾公之斯之師也猶推其源流曰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况逢蒙親受業於夷羿之門者乎若庾斯之事雖未盡善姑且勿論而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一百一

上

於所謂師友之義則盡矣彼逢蒙者非庾斯之罪人乎嗚呼泥以放子而羿任以爲指其恩義之隆又非蒙之可比其萬一而且甘心於羿焉則又何深責乎蒙戰國傾危之習大抵如此

菹醢

王逸曰菹菜曰菹肉醬曰醢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洪氏曰說文云菹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蓋菹之稱菜肉通爾雅曰肉謂之醢按菹一作菹水草也蓋菹菜也菜亦草類也故菹亦可爲菹菜之稱而又可以爲肉醬之稱者蓋蓋本細切淹藏之蔬而細切其肉

以醬和而藏之其製法亦如淹藏其菜也故亦可稱肉醬爲菹是菹可以兼醢而醢未有兼菹解者今既對舉而並言之當依王註分說爲是書曰焚灸忠良刳別孕婦又曰斫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禮記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史記曰醢九侯脯鄂侯帝王世紀曰紂囚文王長子伯邑考爲質於殷紂烹爲羹賜文王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尚不知也觀諸此類則后辛之菹醢可見矣

殷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一百一

上

帝嚳次子曰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成湯有天下因爲國號自盤庚遷都於殷於是又稱殷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按按今人或稱商湯或稱殷湯周書亦稱商王受殷先哲王吾嘗謂自盤庚以後可稱商王承祖號也自盤庚以前不當稱殷王而以之稱殷湯尤不可也書稱殷先哲王亦謂殷之先王而殷指後人也

循

朱子辨證曰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

脩繩墨而解作遵字卽循字之義也瑗按作循字是
蓋循與脩字既相似而義又稍相通故人所寫所用
多相混也

差頗

差如讀作切磋之磋音則頗協作坡音差如讀作參
差之差音則頗又協作皮音詳古人所用有兩協也
此從磋音讀可也

錯輔

朱子辯證曰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
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王逸註謂置以爲君又生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百二 上
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瑗按王說非
重複但非本文之意支離牽強耳朱子之說爲是

聖哲茂行

王逸曰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
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洪氏曰虜作聖明作
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爲我用詩
曰奄有下土瑗按洪氏以聖哲屬人講茂行屬行講
朱子從之是也王以聖哲作智講非是但用此下土
之用字猶有字也須輕看三家俱以用事言之恐未
善前章五子用失平家巷厥首用夫顛隕與此連使

三用字俱要看得活方是不可執解

楚辭家引卷之上

李平之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下

新安 注環

玉卿

離騷篇

瞻前顧後一章

王逸曰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
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
真偽也又曰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
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
非善則行不成也朱子曰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來之成敗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
計謀於是為極而知惟義為可用惟善為可行也洪
氏解計極句曰觀民之策於是為至按計極二字
朱子之說得其旨矣洪氏以計字截屬上講而極字
單言非是蓋相觀二字稍斷民之計極相連者也王
說亦得其旨但只以忠佞言之又失之太泥又相觀
二字即承上句言瞻前顧後猶左顧右盼反復詳視
云爾王逸朱子解前後二字亦滯又義善二句屈子
是反說朱子是正解王逸獨以人臣講既非是而其
說亦失屈子立言之意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

不成二句說話好意亦近是但以義善二字分德
行講又非也二句猶言無往而非義之所在吾人所
當體用無往而非善之所在吾人所當服行者也此
章本謂環顧博觀乎一世之人而機械變詐極其巧
偽貪利為惡之心靡有底止曾不知徙義遷善務脩
德行以承皇天錯輔之意也承上章而泛言之則所
以責當時之君臣勵自己之節義而湯武桀紂之興
亡古今之是非成敗具見於言表矣指而實之則狹
矣或又解下二句曰孰有非義之事而可用者乎孰
有非善之行而可服者乎其說雖通要非屈子立言
之本意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帖

王逸曰帖猶危也或云帖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
洪氏曰帖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帖前漢註云
帖近邊欲墮之意按此字不經見諸說意俱是但
語有詳畧之不同竊意當從漢註意自詳明朱子集
註兼洪氏漢註而用之

覽余初

王逸曰上觀初世仗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五臣曰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悔按五臣是

而王說非

量鑿正柄

王逸但註曰柄所以充鑿既無音釋又不詳所以洪氏曰鑿音漕穿孔也瑗按所謂捶鑿斧鑿之鑿乃是器具之名字全實也所謂杜撰穿鑿及匡衡鑿壁之鑿乃是物有不通而用別物以穿通之之名字全虛也俱讀作入聲此所謂鑿音乃是所穿通孔隙之名字半實半虛也當讀作平聲洪氏曰柄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音瑗按柄從木旁丙之內與柄字不同柄字從木旁丙丁之丙要之柄即柄之別名也洪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

下

氏之意蓋以柄為總號而柄者乃柄頭之削而尖小處故曰刻木端所以入鑿音者也明非柄之通稱也或曰鑿音即斧鑿之鑿柄即柄字之訛也未知是否姑誌之朱子曰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是矣王逸曰正方也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詞不別白未知所謂竊思其意似是謂工匠之用鑿柄不量度相視而執持使之端方正直則鑿柄必為所損壞也是王逸以鑿即為斧鑿之鑿矣其所言鑿義與或說同未知是否而解量正之意則非是矣又按九辨云圓鑿音而方柄今吾固知其鉅

而難入是言其孔圓其柄方故不相入也淮南子云良工漸尖乎矩鑿音之中是又言其孔方也今觀之匠氏所斫之斧頭其孔皆方而所捶打之鑿則孔又多圓者然則九辯之文固當以圓鑿音方柄為解此處或圓鑿音而方柄或方鑿音而圓柄皆不可知泛講為是

茹蕙

王逸曰茹柔爽也五臣云茹臭也洪氏曰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茹菜五臣以茹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瑗按詩曰柔則茹之是茹有柔義王逸之說朱子從之及洪氏之辯皆是但今亦自別有茹草詩曰茹蕙在阪是也其草可以染絳絳紅色也或曰蕙恐是蕙字字相似而訛也蓋茹蕙可染紅色以為泣血之比瑗按或說雖有理但覺奇巧未敢盡信姑附之以備好古君子一覽云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四

下

襟

洪氏曰爾雅曰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瑗按衣裳之邊際皆謂之襟此所謂襟者蓋指胷前之衣而泪下垂以濕之耳俗所謂胷襟是也

陳辭

王逸曰陳辭於重華道昇澆以下也是矣而又曰俛首自念仰訴於天以陳舜為訴天非是

耿

耿洪氏謂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是矣此句乃倒文本謂吾既得此耿然中正之道耳如余固知蹇蹇之為患余既滋蘭之九畹余雖好脩姱以鞿羈詩句乃順言之也如汨余若不及願煥時乎吾將刈蹇吾法夫前脩既替余以蕙纒怵鬱悒余侘傺延佇乎吾將反其餘與吾字雖皆倒在下而意乃當在句首之上也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五

下

乘鷖

乘鷖與乘虬同王逸以為設詞是也又謂鷖身有五彩而文以為車輪非是若下文維瑤象以為車乃是謂以瑤象飾車耳此駟虬乘鷖朱子直以乘龍跨鳳解之是矣

溘埃風

言已忽然出乎塵埃濁風之外而往上征耳洪氏曰

忽然風起而余上征朱子曰埃風忽起而遂上征似謂乘此埃風而上征也非是又其所以以上征者王逸

曰去離世俗遠群小也似矣又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云云朱子亦曰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故云云其說太深迂遠不切俱非文意本旨又按溘字離騷篇凡三見前後王逸皆解作猶奄也此處又解作猶掩也謂掩塵埃而上征洪氏辨之曰逸是因遠遊篇掩浮雲而上征故解作掩也還當作奄忽之義洪之辯是

寓言總論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六

下

朱子辯證曰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欵帝閭歷訪神妃及所言鸞鳳飛騰鳩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泛為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王洪二註類皆曲為之說反害文義至於懸圃閭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畧存梗概不復盡載而詳說也瑗按朱子之辯甚得本旨足以破二家之曲說但就舜陳詞雖為寓言而所言者皆為實事至於欵帝閭以下直如後世郭景純等游仙之詩遣興之辭耳與陳辭之辭又稍不同讀者詳之

朝

王逸曰朝指輪木也指一作支音義並同洪氏曰戰國策云陛下嘗朝車於趙矣朝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朝為車輪誤矣瑗按朱子從王洪之說是也

蒼梧

王逸曰蒼梧舜所葬也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前濟沅湘以南征句下又註曰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分行就舜洪氏曰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七

下

野註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為南越之地今為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瑗按據禮記山海經蓋舜葬於蒼梧據如淳則舜葬於九疑王逸又兩言之又按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疑山焉舜之所葬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曰文說是也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詳其意舜實葬九疑山而云蒼梧者總名耳馮乘縣去九疑甚遠如淳之說非也至於屈子所言本旨要不指舜葬因王逸之說有據故諸家從其說詳見本註茲不再贅或曰九疑山

者謂其山有九形勢皆相似人視者多疑惑不能別

故因以名山李白詩九疑聯綿皆相似是也蒼梧山者謂其山多蒼梧之樹故因以名也蒼黑色也梧梧桐也蒼梧者猶後世言碧梧耳此無係文義亦覽者所當知疑後人作疑失其義矣非是瑗又嘗讀李白遠別離曰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連縣皆相似重瞳孤墳何是蓋李白以舜死蒼梧與堯幽囚並言而且疑葬於九疑之非亦有所見也學者不可不知苟知舜未必葬於蒼梧則屈子所謂發朝蒼梧者又可以知其不必指舜言也又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楚辭家引離騷篇

八

下

懸圃

王逸曰懸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懸圃維乃通天言已夕至懸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洪氏曰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寶維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能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懸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閼風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 下 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之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于北辰星之耀名閼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懸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玄圃其居安在瓊按淮南子十洲記俱以懸圃閼風並言此下又有登閼風而縹馬之句則懸圃閼風之爲二山也明矣懸圃一名平圃一名玄圃懸與平其義相近懸與玄其音相同洪氏又謂玄與懸古字通用則曰懸圃曰玄圃曰

平圃之爲一山也明矣水經以玄圃一名閼風非也據山海經則懸圃亦可謂之槐江也要之皆是寓言本無是山也或曰據山海經懸圃在崑崙之比據十洲記懸圃在崑崙正西雖未知其審蓋此等名目當是大崑崙諸支山之號未必絕無是山而妄言之者但以絕遠無人常到故後世浪傳以爲神仙之所居耳天問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蓋闕後世其上有瓊宮璇室神仙往來之說也曰非也屈子已明言崑崙懸圃其居安在矣烏得謂其真有是山也其說詳見後崑崙條下又按王逸解天問謂懸圃上與天通朱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十 下 子辯證言懸圃閼風之說皆爲寓言是矣及自註上跪敷衽章又曰吾心既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其上與天通二句又未免竊淮南子王逸之意以解之非是 靈瓊 王逸曰靈以喻君瓊門鑣也文如連瓊楚王之省閼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瓊門有青瓊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瓊一作瓊五臣云瓊門閼也洪氏曰上文言夕余至乎懸圃則靈瓊神之所在也神之所

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造鑊也朱子曰靈神也瑣門鑊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辨證曰王逸以靈瑣爲楚王省閣非文義也瑗按此章上二句言已去楚遠遊之意第二句言已欲留楚不忍去之意第四句言已不得不遠遊之意謂少留者謂欲少留於楚也非謂欲少留於懸圃也洪氏以靈瑣爲懸圃神靈之門鑊非是王逸以爲楚王省閣之門鑊文如連瑣是也但獨以靈爲喻君失之滯矣蓋靈者贊美之詞如靈氛者亦可謂之靈耳靈瑣者蓋總指朝廷楚辭家引大離騷篇

十一 下

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洪氏曰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朱子曰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饒日者也辯證又曰王註以羲和爲日御補註又引山海經云云此詩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旨而好怪之人耻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註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瑗按朱子之辯甚爲有理抑考書經註曰羲和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徵之堯典正文則羲和爲二氏無疑瑗嘗求其命官之義亦必有說也堯典以羲仲羲叔主春夏二仲之職和仲和叔主秋冬二仲之職蓋羲與曦同古文省耳蓋春夏之日其色輝熒其氣燠蒸故曰羲也羲者言日之暄曠也秋冬之日其色微淡其氣漸平故

十一 下

曰和也和者言日之平和也是羲和二字亦本日羲以命名而為主曆時之官之號也其以爲日御者蓋亦借羲和之官名以爲日御名耳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是以羲和爲日也後世作詩者直以羲和爲日焉要亦無害也山海經及淮南之註固爲謬妄無疑而王逸之註則是也屈子之所用羲和與望舒飛廉等號一也如以羲和不爲日御則望舒亦不當爲月御飛廉亦不當爲風伯矣朱子奚爲後二說從之而獨不從羲和之說邪若以爲堯主四時之官又焉能使日不望崦嵫而迫也或曰此蓋寓言耳曰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三

下

惟其寓言此所以解作日御無妨也由此觀之則羲和可以爲官名可以爲日名可以爲日御名但以爲女子之名始生日月者則妄誕之甚不待智者可辯矣

咸池

瓊按咸池但只取引馬於咸池之水猶詩言秣其馬之意言飲其馬將以啓行耳王逸曰咸池日所浴處也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非是洪氏引咸池爲星名天神之名皆無關此句立言本意也

若水

王逸曰若水爲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洪氏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水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上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連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瓊按李白古風曰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引洪註以解之士贊註曰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政不辯是何處若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四

下

水也屈子此章及天問之言或指東若水如淮南之說歟洪氏以爲灰野之若木容更詳之

逍遙相羊

王逸曰逍遙相羊皆遊也洪氏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瓊按後曰聊浮游以逍遙又曰聊浮游而求女諸家無訓但以遊戲娛樂字樣帖之其意是矣吾嘗求其說而不得也淮南子天文訓上篇曰東南爲常羊之維註曰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其說是也所謂相羊者其義亦如此也蓋羊性好群而抵戲故易

兌卦為羊兌者悅也兌之為羊則羊之為悅樂之意可知矣羊有名狩者延佇之義也亦有名踰者愉悅之義也相羊之說昭昭矣然何以謂之相羊也蓋本曰常羊也故有作尚羊者尚為常字之上截古通也或有名彷徨者蓋因其字音相近而後人不得其義以意傳寫或相或仿或羊旁加立人耳不然則相者並也仿者仿徨也謂悅樂之意與羊相同而仿徨徘徊之戲亦如羊也要之作常羊尚羊者是也浮游者即蜉蝣也其虫好浮游於水上一作遨遊者遊即蜉蝣也遨即鰲也天問亦曰鰲戴山抃蓋鰲好舞抃之獸楚辭蒙引離騷篇 十五

望舒飛蕙等號
朱子辯證曰望舒飛蕙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註曲為之說以月為清白之神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為小人之象也邪又曰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聞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瑗按朱子楚辭蒙引離騷篇 十六

二說俱是

雷師

王逸不註所以洪氏曰春秋合識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瑗按朱子以雷師為豐隆非是予辯於後茲不贅

霓

辯證曰沈約郊居賦雖霓霓連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為平聲九章遠遊為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瑗按曹子建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霓與

義藝際世韻相協是寬亦讀作去聲若今遠遊讀作平聲未爲不便凡楚辭中所言寬者俱爲平聲可也字一也義一也楚辭所用寬又非如七啓及郊居賦之協韻者比也奚爲一側而一平乎遠遊讀作平聲聲律亦自便美讀者詳之

夜御

洪氏曰御讀若迂瑗按御卽古之迂字通用也詩曰以御於家邦今協韻御字以右旁卸字讀之則與夜相協矣卸音謝

閨風

淮南子作涼風蓋閨與涼字聲相近而有一誤也未

十七

下

知孰是大抵此名皆寓言本無是山觀此曰白水曰春宮可以知其皆非實有是處而爲寓言也審矣說已見前懸圃條下茲不贅

高丘無女

朱子辯證曰舊註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見於九歌可考也瑗按王逸以靈脩美人媵於君處妃佚女譬賢臣朱子前以辯之謂處妃佚女便是美人不當更立他義故集註於哀高丘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之屬皆解爲求賢君

之意其說甚是及於後閨中遠遠章又註曰言此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其所謂賢伯者蓋指處妃之屬賢伯猶賢臣也其說又自相矛盾讀朱子集註者不可不知

佩詒

舊註佩協音備詒協音異瑗按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相協則此亦可以佩字協作蒲眉反而詒平聲讀亦可也古之協韻多以一字正讀爲主而以一字協之不應二韻俱反其正音也或曰凡協韻者要以上韻爲主而下韻協之耳若以佩爲主而詒不可協

楚辭家引

十八

下

故兩字俱轉其本音也曰若以佩韻如字讀則詒字亦可協作耐音如前能佩二韻是也奚不可協邪或曰詒何可協爲耐也曰詒亦可讀作胎音胎轉協而爲耐何不可之有也

豐隆辯

楚辭言豐隆者凡三見王逸皆以爲雲師而九歌雲中君亦註云雲神豐隆也朱子於離騷遠遊註爲雷師於九章思美人又註爲雲師亦莫能定及考他書又多作雷師且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曰蘊隆蟲蟲蓋蘊隆自是言暑氣蘊蓄而隆盛耳未見其爲雷也又

引淮南子以證之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註淮南者亦曰豐隆雷也觀其本文亦未見其爲雷
也下文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註曰青女
主霜雪之神也依此例解則豐隆當作雨師非雷師
也上文雖有冬雷其鄉之句自是屬上章而與下文
絕不相蒙也又何以知豐隆爲雷師乎至張衡思玄
賦曰豐隆軫其震霆兮列缺燁其照夜則平子明以
豐隆爲雷師矣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
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郭璞
之註蓋本之歸藏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推原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十九 下

未審然則淮南張衡郭璞之說亦非與曰非也嘗考
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仲秋雷始收聲其發其收皆在
仲月不在季月也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
其雨安知其非雲行雨施之謂乎奚必雷而後雨也
至若張平子郭景純則是仍襲舊說而未之深考耳
顧朱子之註楚辭或爲雷師或爲雲師而隨文遷就
已無一定之說瑗何敢執王洪之註而遂自信無疑
乎要之解屈子之書則當俱作雲師爲是而不當二
三其說也於是乎辯

虛妃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 下
王逸曰虛妃神女也以喻隱士五臣曰虛妃洛水神
以喻賢臣洪氏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
字本作虛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張揖云宓今伏羲氏
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音伏而皇甫謐云伏羲
或謂之宓義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虛字從
宓音宓字從宓音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虛爲
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
處子賤爲單父宰卽處之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
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

古來通用誤以爲宓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朱子辨證曰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義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密非是補註引顏之推說云云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瓊按處古伏通用無疑又處之與宓誠爲傳寫之誤但以處子賤爲伏羲之後又以伏生爲處子賤之後恐未必然惟其如此故又以處妃爲伏羲氏之女遂以下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孔子刪述六經唐虞以上蓋已不得其詳矣又安所考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一

下

處妃爲伏羲氏之女乎此亦不足信也王逸以神女釋之似矣至於隱士賢臣之喻又皆非是

屏翳辯

屏翳之字不見楚辭正文天問曰萍翳起雨何以興之王逸註曰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雨從而興起也朱子註曰萍一作萍一作萍而仍其舊說遠遊曰左雨師使徑待朱子未有釋王逸曰告使屏翳備不虞也是萍又一作屏嘗考屏翳之名章昭曰雷師也虞喜志林曰雨師也雷師之說不知其何所據而以爲雨師者多本之天問也出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二

下

海經亦曰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大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註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博雅亦作屏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翳師古云屏翳一曰萍翳張景陽實用萍翳而曰號屏以萍與屏通而又倒文以協韻耳曹子建洛神賦曰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是又以爲風伯也張衡思玄賦曰雲師難以交集註曰雲師并翳也是萍又一作并以爲雲師也五臣註楚辭亦曰豐隆雲神雲神屏翳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註云屏翳天神使也按屏翳或曰雷師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或曰天使衆說紛紛多無明據註文選者云當以子建爲正註楚辭者又引天問謂屏翳爲雨師耳瓊竊思之亦未必然妄意以爲雲師者其或是乎或曰雲師子旣以爲名豐隆矣豈又名屏翳邪曰無傷也如風伯旣名飛廉矣又有名異二者又有名八姨者又有名少女者如月御旣名望舒矣又有名織阿者又有名姮娥者素娥者各有所據也或曰以屏翳爲雲師又何據乎曰惟無所據此所以衆說紛拏訖莫能定也吾惟據其本文字義而知其爲雲師者之說長也蓋屏者障護之義翳者擁蔽之義其勢之布濩彌漫而能障蔽乎日

月宇宙者其惟雲乎吾以是信其爲雲師也或曰子以屏翳爲雲師其說長矣而以豐隆爲雲師其義何居曰豐豐隆隆雲盛貌也其義益易明矣又何疑乎或曰然則天問之所謂萍者抑又何邪曰瓊嘗疑註此者之未深思也夫天問之言皆是相傳有是語而事理有未安者故屈子怪而問之若以萍爲雨師則兩師號而雨隨起此固事理之常無可疑者又何必以爲異怪而問之乎或曰然則何謂也曰自王逸博雅之學朱子窮理之精已不能明而皆仍舊說顧予小子何足以知此亦嘗就本文字義而思之萍一作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三 下

言又可知矣若如此解或者愚人千慮之一得乎又嘗聞之師曰萍號起雨號字當作去聲讀蓋楚人名其萍爲起雨故屈子怪其義而問之言萍何能興雨邪是又一說因併附之

結言

瓊按離騷曰解佩纒以結言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而詒抽思曰結微情以陳辭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洪氏引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之亦此意朱子惜誦篇註曰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瓊按解佩纒者猶楚辭家引離騷篇 二十四 下

蹇脩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所據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爲衍說瓊按朱子既闢王逸以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之非則以處妃爲伏羲氏之女者亦無所據也集註又用之亦非是洪氏曰處妃

伏羲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爲理也安有求伏羲之女而乃使伏羲之臣以爲媒者乎此雖設言蓋亦欲要諸理耳豈可爲不情之說邪因一處字而遂支離其說以至於此甚可怪也

在理

朱子集註曰在協才里反或曰在如字卽理協音賴上聲辯證又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則理固有賴音矣瓊按此韻可兩協若在字爲主如字讀則理去其左旁上畫爲埋字埋轉作去聲讀則亦有賣音也若理字爲主如字讀則在楚辭家引離騷篇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五

下

緯繡

緯音徽一正作徽繡呼麥反又音畫一作畫洪氏曰博雅作教愷廣韻作徽繡瓊按作緯繡是矣舊皆解作垂戾之意非是蓋纏綿繚繞之意也以垂刺解之雖得此句立言之旨而失此二字之義所謂意近是而語則疎也此二句蓋卽仗衛服役而言以見已意耳言已紛總總其離合而急於求合如此然仗衛服役一離一合之間反爲繚繞相結不得遷徙前進以

言已方急於求進而又擇視賢君故難合也舊註解紛總總其離合與前章直以人之情意言之非是

窮石洧盤

王逸曰淮南子曰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砂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洪氏曰郭璞註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剛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鋤遷於窮石朱子亦曰窮石在張掖卽后羿之國也瓊按禹貢弱水西流觀淮南與山海經弱水出自窮石則窮石之山在東也洧水出自崦嵫崦嵫乃日所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五

下

入處卽前望崦嵫而勿迫是也則洧盤之源乃在西也郭璞以窮石爲西郡非是又按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則屈子之所謂窮石恐是淮南子山海經之所謂窮石而非有窮氏所遷之窮石也其名偶同耳淮南山海經二註俱以爲有窮氏之窮石失之矣有窮氏之國在河南二家所言之窮石在張掖張掖乃屈延屬國與西海流沙相近也又按淮南地形上篇曰東南方曰大窮蓋地不滿東南是東南方地之窮盡處也故曰大窮而屈子之所稱窮石者其或指此也歟蓋既遊東方之春宮無所遇

因遂歸次於窮石耳洧盤者亦東方之水也蓋次言其山濯言其水也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博雅

四極

洪氏曰爾雅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
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汾汾四極之水
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
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闔闔之門北方北
極之山曰寒門朱子辯證曰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
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瑗按爾雅之說雖未
必然其所言地名猶有指實若淮南四門之名乃寓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二十七 下

佚女

王逸曰佚女帝嚳之妃契毋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
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

曰有城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臺高峻睹有城氏之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李善引

呂氏春秋曰有城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

曰有城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註云姊妹

二人在瑤臺也朱子辯證曰舊說言求佚女爲求忠

賢與共事君亦非瑗按史記曰殷契毋曰簡狄有城

氏之女爲帝嚳次妃是翟與狄通有城之長女帝嚳

之次妃也然舊註不獨言求忠賢與共事君非也屈

子之意直取佚女之美以喻賢君耳無關於嚳與契

也王逸乃謂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是屈子之所

以取佚女者不在佚而在嚳契也非是又望瑤臺而

媒佚女猶遊春宮而求處妃耳瑤臺設言耳蓋謂佚

女登瑤臺之上而已得以望見之也呂氏春秋爲九

成之高臺而飲食之之說及淮南之註因楚辭而附

會之者也又屈子以有城之女爲高辛之妃徵之詩

與史記是也史記索隱曰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

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城氏女與宗

婦三人浴於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

次妃明也瑗考諸史傳契與堯兄弟也皆帝嚳之子

至舜始舉之而佐禹者蓋當堯之時其年尚幼而德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二十八

下

未成故堯未大用之耳堯至於禹年代亦不甚遼遠
識周謂契生堯代而舜始舉之疑非鬻子非也吞卵
之說詳見史記及商頌註茲不贅焉

鳩

洪氏曰廣志云鳩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
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由此觀之
則鳩有雌雄其名不同皆可殺人而屈子只言鳩者
泛用之也王逸朱子獨以運日釋之非是二註蓋因
下言雄鳩故推此當言運日亦宜雄耳殊不知鳩惡
其鳴逝故以雄言之而鳩但取誤中其毒故只言鳩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下

鳩

洪氏曰鳩鵲也爾雅云鳩鳩鵲鵲註云似山鵲而
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瓊按
鳩有數種詩宛彼鳴鳩朱子註曰班鳩也是不獨鵲
鵲能鳴也鵲巢詩朱子註但曰鳩鳥名性拙不能為
巢然則此屈子之所謂鳩者亦泛言之可也

鳩鳩取喻

朱子辯證曰鳩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且文可見註

於他說亦欲援此為例則鑿矣補註又引淮南說運
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為讒賊而屈
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為真嘗使鳩媒簡狄
而為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瓊按前叙遠
遊仗衛服役之虬龍鸞鳳飄風雲霓誠無比喻此言
鳩鳩鳳凰則非全無比喻者也洪氏之說亦是釋屈
子取喻之意未嘗真謂屈子使鳩媒簡狄也未嘗
謂知其為讒賊而復用之也洪氏之說今採附集解
可考朱子之辨非洪氏本意

猶豫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十

下

洪氏引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
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
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
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
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
曰猶如鹿善登水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水如
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水無
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此上顏
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水始合車馬不敢過
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

渡按風俗通云俚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獲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逝川猶兮若畏四鄰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此上洪氏引諸說而斷之者也瑗按朱子從顏氏緣生之言是也但多謂猶之豫狐之疑耳說文又謂豫亦獸名未知其審若以豫為獸名則猶豫狐疑之文疑字是承上三獸而言也讀者詳之

鳳凰受詒

王逸以為屈子思得賢智之士如鳳凰者受已之禮楚辭卷引鳳離騷篇遺將行就聘簡狄恐帝嘗已先我得之也朱子辯證曰誤矣密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謂已用鳩鳩而彼使鳳凰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瑗按朱子之說是矣

二姚

朱子辯證曰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為博求衆賢非是瑗按屈子求春官之處妃有娥之佚女有虞之二姚與謂閭闔之天帝一也皆求君之意舊說非是朱子屢辯之矣但逐條散見瑗因總綴其說於此使讀者一覽而前後數章易貫通焉二姚事出左傳

已載前泥澆事條下

理弱

瑗按前吾令蹇脩以理朱子集註曰令蹇脩致佩纁以為理則蹇脩似是下女之能為媒者然亦未有考也然朱子雖以蹇脩二字無所考而以理字即為媒字矣思美人曰令薜荔以為理因芙蓉以為媒抽思曰理弱而媒不通此曰理弱而媒拙屈子每每以理與媒對言則理者亦媒之別名也無疑矣此處又依五臣註曰恐道理弱於少康以為道理之理甚謬

蔽美稱惡

楚辭卷引鳳離騷篇前曰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此曰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是即前言而再申之而少變其文耳此蔽美一作蔽善非是字相似而訛也洪氏曰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蓋惡當如字讀協作去聲耳直以去聲讀之亦非也瑗按惡如字讀而固字協作孟子其溷也可立而待也之溷音亦可又曰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恐亦無據也

閨中二句

王逸曰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

已是何况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洪氏曰
閨中既以遠違者言不通群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
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
也太史公所謂莫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
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亦此意朱子曰閨中深
遠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
能察司闇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
伯瑗按三說之意俱善而朱子之說尤體帖得旨但
王逸以上句爲忠言難通下句爲不寤善惡之情洪
氏以上句爲不通群下之情下句爲不知君臣之分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十三 下

懷朕情二句

王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
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洪氏曰此言當世
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朱子曰使我懷忠
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妬之俗終古
而居乎意欲復去也瑗按王逸以闇亂言之獨指其

世也洪氏以蔽美稱惡言之獨指其人也雖其意可
相通不若朱子無二者而言之始該而盡也

終古

洪氏曰釋文古音故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
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久也考工記註曰齊人之
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朱子集註曰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辯
證曰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
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
陲也註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陲無有已時猶釋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三十四

下

氏之言盡未來際也瑗按近代盱江何喬新周禮集
註云終古登陲謂終年如登陲陲莊子大宗師篇曰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崔氏註曰
終古久也然則終古者常久之義也備觀諸家之說
可知矣然其言亦各不同不可執一論也如九歌九
章及莊子之所言終古是舉天地之終而言也考工
記之言終古是舉馬之終而言何盱江以終年釋之
是矣若離騷之所謂終古是舉已之終而言猶曰終
身云耳言此惡俗不能與之終身常久而處也學者
觀書隨文會意可也此雖無繫大義余懼學者執朱

子開闢之說則於此章之言終古有滯而不通者矣
故詳其說焉

蕙茅

王逸曰蕙茅靈草也洪氏曰蕙音瓊爾雅云蕙蕙茅
註云蕙蕙一種花有赤者為蕙瓊按瓊玉之赤色者
也故蕙之花赤而因借以名焉文選作瓊茅蓋未嘗
觀爾雅又因王以靈草釋之故改為瓊字以為美名
之釋耳後漢方術傳引此亦作瓊茅俱非也屈子之
意但只言取草以為占無取於草之靈如易之所言
著草之有德者比也又按尚書禹貢荊州貢有包匭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十五 下
菁茅記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易大過初六曰籍用白
茅先咎朱子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孔子小象曰籍
用白茅柔在下也是孔子之意重在茅是柔物而白
字帶言耳朱子本義重在白字上非是若禹貢之所
貢茅蓋取諸潔也或曰屈子取茅蓋以為占之於神
也亦無取其潔乎曰既索蕙茅以為占自然是其潔
淨之物不待言矣但屈子立言之意只謂索草為占
不重在神靈潔淨字樣上說者不必以靈以潔釋之
可也取草作占其術至今尚存或信手取草而長短

折之以擲之於地而觀其縱橫以為兆或取草而齊
折之置之於几縱橫推盪之以成卦先君東山先生
嘗傳其說或謂之茅草數又謂之茅草卦想此術非
獨楚俗為然蓋其來已久卜筮者流以此代撰著之
煩耳然王逸又謂結草以卜未知其法何如也

筵筭

王逸曰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筵文
選註作小破竹也後漢方術傳序筵筭作挺專註曰
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以筵專註云筵八段竹
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瓊按漢書引王註又作八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十六 下
段竹也蓋八段竹無義理八段二字當是小破二字
之訛也或曰蓋折竹作八段以為八卦而占之如今
之靈棋經以十二枚靈棋子所為也今之逸本作小
折小破字者俱錯也然未知其是否大抵此二字乃
即今神廟中所抽竹籤所擲校杯之別名耳皆竹為
之者也故皆從竹頭也對上蕙茅二字平看王逸以
蕙茅二字為結草之占以筵字為折竹之占以筵字
為楚人占卜之名甚謬矣或曰孰為箴孰為校曰今
無所考未可知也然五臣曰筵竹筭也柳子天對云
折筭刻筵午施旁豎折之為言絕也刻之為言削也

筮漢書亦作挺詳其字義或者筮爲籤而箒爲校乎

靈氛

王逸曰靈氛古明占吉凶者是以靈氛爲古人之名
字耳恐無所據未必然也或屈子之設言如惜誦篇
厲神之號或古者巫祝之通稱或當時楚俗之言不
可知也蓋靈者贊美之詞如靈脩之靈氛者天地間
紛擾細縕之遊氣也說文曰氛祥氣也一曰禳妖氣
也故後世詩家有曰清氛曰紫氛曰塵氛曰妖氛等
號也蓋巫祝者所以掌鬼神者也鬼神之靈氣恒服
之故以靈氛稱之歟或靈氛者卽指鬼神爲天地間
之靈氣而因以名巫祝也王逸直以爲古之明吉凶
之人則非矣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七

下

占

占之說詳見易繫辭并朱子啓蒙茲不暇贅王逸曰
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筮結而折之以上去留使明智靈氛占
其吉凶也其意固是而未盡也屈子前此遠遊亦久
矣經歷亦遍矣因上下四方求索而無所遇故使靈
氛占之不知還終當有所遇合否也若其占吉而終
有所遇合當再遠遊以求之若其占凶而終無所遇

合則亦止焉而已矣此屈子命占之本意也故靈氛
既占而以兩美必合之吉占告之而復勸其遠遊也
王註獨以爲卜其去住之理而失屈子命占之本意
故曰未盡也

占慕

朱子曰此章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爲韻瓊按慕下爲
余慕可協作叅謁之叅音與占爲韻也或曰占與上
句爲韻慕與下有女句爲韻釋汝與故字爲韻未
知其審

兩美必合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三八

下

朱子辯證曰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註直
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
釋汝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
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
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
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句乃原自念之辭以爲答靈
氛者亦非是瓊按前以處妃美女之屬比賢君託爲
男之求女以喻已之求君朱子之說是也至若芳草
蓋又是以之而喻美女所謂比中之比而舊註直以
爲君朱子以爲得之亦未之深詳也幽昧眩曜二語

王逸五臣俱以爲原答靈氛之詞是矣朱子辯之以爲原自念之詞非是蓋世幽昧以下至申椒不芳十句皆原答靈氛之詞若欲從靈氛之吉占心猶豫而狐疑二語乃原自念之詞也或曰男固可以求女女不可以求男屈子設爲男求女是矣至若君可以求臣臣不可以求君屈子之喻不亦倒乎由此言之則屈子遠遊之意全非矣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惟其執此義而不通故說者徃徃以同姓無可去之理言之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孰信脩而慕之

楚辭集引離騷篇

三十九

下

此句言孰有忠信脩潔之士而人不慕之者乎猶詩言不豈不也意見言外語直而意婉古人多有此文法也蓋言美女之慕美男猶美男之慕美女也賢君之求賢臣猶賢臣之求賢君也同聲相應同類相求氣機之感召理勢之自然也此所以爲申言兩美必合之意王逸以爲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朱子以爲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俱非文勢

故宇

王逸曰故宇故居也以爲屋宇之宇是也洪氏曰宇

一作宅若作宅則與下韻協朱子曰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蓋以爲故度猶言故態也亦非文勢

眩曜

洪氏曰眩一作眩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熒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朱子曰眩目無主也是從耳目之目旁王逸曰眩曜惑亂貌詞亦鴛突不明瑗按當從洪本作日月之日旁者是也幽昧是謂世人之昏暗險詐機械之巧偽藏於中不能誠信者也眩曜與炫耀字同是

楚辭集引離騷篇

四十一

下

謂世人之喜炫爛誇耀致飾於外而不能好脩者也正與前信脩二字相反靈氛言占兆之吉而信脩之士決爲人所向慕而必有所合可以遠去也屈子答以有合乎王逸五臣皆謂此屈子答靈氛難去之意也是矣若作目之眩曜惑亂不能別白美惡亦通不如作眩曜有照應得屈子立言之本意也孰云察余之美惡惡字帶言本謂世無知己之美也古人多有此類讀者幸毋滯焉美惡二字又承前好蔽美而稱辭而來况篇中屢言美字意亦相喚一作善惡非是

黨人

此與前惟黨人之偷樂之黨人同但前獨指楚國之黨人此則泛指一世之黨人以答靈氛思九州之博大何所獨無芳草之意然屈子亦不言九州無美女芳草但數黨人好惡獨異猶前世溷濁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妬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不責其君而責左右之意也王逸曰黨鄉黨謂楚國也洪氏曰黨朋黨謂令尹子蘭大夫子椒之徒也王註固失之迂而洪註又失之隘也

服艾

楚辭家引離騷篇 坤十一 十
朱子辯證曰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腰豈其故俗邪瓊按今俗重午無論男女皆服艾於首或插之於門故有艾虎懸門之說非獨楚俗然也然未有插之於腰者豈插於腰者獨楚俗也其俗不知其所始要之其所從來也遠矣今世以為始於屈子則非也

蘇糞壤

王逸曰蘇取也洪氏曰史記樵蘇後爨蘇謂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觀此則蘇字之義可知矣壤王逸曰土也糞字無註諸家俱無解蓋以其易明也要之亦是二物不可以為糞之壤耳或曰

橘頌篇蘇世獨立之蘇字亦當與此同義未知其審容更詳之

充幃

充蓋謂縵者充滿於香囊之中也王逸獨曰充猶滿也詞欠斟酌又曰幃謂之騰騰即今之香囊也幃音暉騰音騰五臣亦以為香袋瓊按香囊又謂之容臭洪氏曰爾雅云婦人之褊謂之褊註云即今之香纓也褊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褊或按或以為香囊或以為香纓蓋香纓乃泛指纓絡而言香囊者纓絡中之一物耳或曰幃古惟通蓋謂惟裳也謂蘇取糞壤以為惟裳之服飾也然糞壤又但可以為囊袋之充而非可結以為佩者或曰喻言耳未知其審姑誌其說以備後訂

理美能當

王逸曰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大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五臣曰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朱子曰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瓊按諸家之說當字俱未是朱子之意是以當字訓值也謂玉之美惡其價所值有高下也五臣之說又鶴突欠明王逸之說

似矣而未也蓋此當字乃擔當之當謂任也能當猶
言堪任也謂覽察草木尚且不知香臭况玉之美惡
疑似之間尤所難辨豈堪任此職乎言其斷不識玉
也理美言玉之美者註皆以玉之美惡釋之惡字帶
言耳一曰理佩珩也洪氏曰理美猶九章言蓀美也
非是又據羅鄂州爾雅翼曰嘗試論之楚辭取象於
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子比德於玉乃獨畧
焉王逸章句曰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
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珉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詳屈
平之意蓋以清潔一介自處自仁明以下皆所不敢

楚辭家引

四十一

下

居焉故其言曰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
當以言楚之君臣於草木臭猶未能別而况能知
玉之美耶此所以有所詳有所畧瓊按羅氏之說非
也此所謂理美者屈子蓋以之自喻也至於何瓊佩
之偃蹇衆夔然而蔽之折瓊枝以爲羞精瓊簾以爲
楨雜瑤象以爲車鳴玉鸞之啾啾齊玉軼而並馳被
明月佩寶璐遊瑤圃食玉英同椽玉石一概相量懷
瑾握瑜窮不知示陸離之長劍崔嵬之我冠芳澤雜
椽屢見篇內且自言重仁襲義重之脩能孰謂屈子
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乎孰謂肯以清潔一介而自

處乎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視屈子也亦小矣何其
觀書之畧而議人之疎也哉

靈氛吉占二句

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
猶諫而狐疑也朱子辯證曰補註以爲靈氛之占勸
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
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
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
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瓊按朱子此
說極得本旨讀者毋忽

楚辭家引

四十二

下

巫咸

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洪氏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
咸前漢郊祀誌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
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
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
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
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
咸在其北註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
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
又有巫咸招皆取此名瓊按招魂帝告巫陽句王逸

註曰女曰巫陽其名也洪氏引山海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几巫相巫履註云皆神醫也王逸於此不詳所以但曰神巫也而又詳釋於招魂是亦畧耳今以山海經諸巫觀之則以陽爲名者是也而咸亦當作巫之名無疑矣然以咸爲殷之賢臣是也以爲始於殷者亦非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其弘於宋子常鄭則裨竈在齊其公楚唐昧楚辭蒙引離騷篇 四十五 下

趙尹臯魏石申觀史記以巫咸與重黎等號並稱及書序伊陟問之以災祥之事則巫咸乃掌天文之職爲占卜之官也明矣淮南之註是而山海經註以爲神醫者非也夫巫祝之興也尚矣觀山海經所言諸巫也多矣奚獨巫咸之名之著也蓋巫之爲官肇自先王其來也遠莫究其始而巫咸之在殷則以賢能而顯故後世喜稱之焉惜乎咸又四篇與伊陟原命不傳於世遂使致治之道性命之理不自於天下也如羿之爲官肇自先王而後世之言善射者但稱有窮后羿即其顯著者名之耳故莊列之所稱神巫季

咸要非殷之巫咸而屈子之所稱巫咸蓋借殷之巫咸以爲天之巫咸而降於楚者也據莊子直以巫咸爲鄭人列子曰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是又似以爲齊人而寓於鄭也史記正義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然旣以巫咸爲殷商太戊之臣則吳越至春秋時方入中國安得有蘇人仕於太戊之朝乎其說非也其所傳者妄也或曰莊列之所謂季咸非指殷之巫咸也季者少也蓋齊鄭之神巫自以爲其術之妙如巫咸故因自命爲季咸其說亦通又按舅曰現女曰巫顏師古曰巫楚辭蒙引離騷篇 四十五 下

夕降

夕謂且夕也猶言早晚將下來耳朱子曰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是也王逸五臣皆以夕直作夜字看洪氏曰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俱非是從朱子之說爲長又按百神翳其備降所以申巫咸將夕降句九疑續其並迎所以申懷椒糈而要之

句皇刻刻其揚靈言神降而顯其威靈告余以吉故言已要神而得吉兆也看楚辭須要如此照應方有得處若徒汜濫而以詞華視之亦無甚味也

懷要

懷包藏也如陸續懷橘之懷言豫先包藏此物候巫咸降而獻享以要之也要猶邀也如孟子使數人要於路之要謂中道要截之而使為已卜占也

椒糈

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五臣曰糈米也洪氏曰糈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

楚辭家引離騷補

四七

下

餼也瓊按王逸以椒為降神之物以糈為享神之物似是謂以椒投於酒中使其氛香以降神也然九歌中有曰椒漿者朱子曰漿者周禮四飲之一謂以椒漬其中取其氛芳以饗神也則此言椒糈者蓋以椒為飲湯以糈為餼飯皆所以饗神者也王逸有降神饗神之分別亦無害於義但屈子此所言神謂神將自降而於中道便以要之非謂自已要神之降下也朱子取逸說姑從之但亦不可不知所謂巫咸將夕降者非屈子致其降也猶言巫咸早晚將從此過我當邀之使為我占卜耳孟康之註似又謂以椒入米

為香糈也其說亦通此等俱無明證亦無大害憑讀者擇之亦不可不知其詳也至若糈五臣曰米也亦是洪氏又曰祭神米也夫椒糈之物本人之所用而因以之祭神耳豈獨祭神之米而後可以謂之糈哉故糈從米則謂之飯滑從水則謂之酒是滑糈古人為酒飯之通稱也久矣豈獨祭神云乎哉五臣之註予多所採取蘇東坡乃謂五臣固陋小儒不如李善後人遂每執蘇說以譏五臣是俗所謂矮子觀場好惡隨人衆口而已實未嘗有所見也東坡之說予蓋未之深信焉

楚辭家引離騷補

四十八

下

翳謂翳然其盛也對下九疑續之續字看王逸曰翳蔽也意亦是但又直解作蔽日下來非也夫翳然備降則遮天蔽日之意自在言表而直以翳為蔽日之蔽未穩也其意蓋本九歌靈之來兮蔽日也未是又備降即言百神齊來便是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百神之所依言巫咸即指百神舊註又謂巫咸得已椒糈則將領百神來下亦非是前言椒所以降神糈所以享神是矣此又以椒糈為要巫咸之物巫咸得已飲食而領神來何自相矛盾也讀書須要融活不

可固滯如此可也

九疑並迎

王逸曰九疑舜所葬也洪氏曰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五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瓊按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蕭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杞林峯聳然於群峯之間望之大概相似茲其所以為九疑乎李太白遠辭家引離騷篇四十九下白遠別離曰九疑連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觀顏說與李詩九疑之義著矣一作疑者非是後人所增耳其山跨蒼梧零陵之間故或言舜葬蒼梧或言舜葬九疑可相通也已見前蒼梧條下茲不贅但此屈子所言九疑者無取於舜之事也特取九疑山之山神耳蓋謂天神既降已遂使九疑山之土神往迎而要之以為已占卜也王逸以為舜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已知已之志也朱子從之失之遠矣並迎者謂使九疑之神並往迎天之百神也與上懷椒糈而要之句相發明也

迎故

朱子曰迎魚慶反叶音御是以為親迎之迎音也然親迎之迎音與故韻協亦未詳其所以按懷沙篇曰重華不可選句朱子曰選一作選五故反史作悟洪云當作選音忤與迕同逢迎之意也然則此迎字或當作選迕字方與故韻協字相似而義通所以訛耳未知其審姑誌其疑以俟博雅

皇

皇即指百神也猶篇首言朕皇考曰伯庸下曰皇覽揆余於初度只言皇而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王

楚辭家引離騷篇五十一下

逸曰皇皇天也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

朱子辯證曰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也得之矣

升降上下

王逸曰上求明君下索賢臣五臣曰上謂君下謂臣朱子辯證曰升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謬說集註曰升而上天下而至地也言升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度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皋陶始能調和而必合也朱子獨以君言是也洪氏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其說更明白

求合

求矩矱之求是勉屈子遠逝以求君也嚴求合之求是言人君以求臣也四句相喚講言苟遠逝以求君則必為君所求之而有合也讀者審諸

臯陶

王逸曰禹臣也朱子曰舜士師也按臯陶實為舜士師而後亦為禹臣也此言湯禹嚴而求合從王說為是古人之言隨其所用不必拘也朱子總註又曰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臯陶前後雖互見使初學小童讀之亦不能無惑也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一

下

能調

下一調字隱然有都俞吁咈之風有咸有一德志同道合之意曰同日合曰調其義一也而調字尤妙王逸五臣俱以調和陰陽言之失之遠矣又調協音同與同為韻朱子曰詩攻車之五章有此例按詩曰決失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蓋飲與柴協調與同協以首尾二句為韻中連二句為韻天問雄虺九首四句用此法也

行媒

王逸曰誠能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

不須左右薦達也按精感神明一句是暗指下武

丁憂傳說事五臣註除此一句是矣朱子集註復用之非也此二句且宜泛講而所引傳說事巫咸恐亦不指憂言也况上下所引又未必皆因憂而得用者但只言自己能脩道德則賢明之君自當知而舉之不必屑屑自己令媒命理以往求之所以釋前屈子理弱媒拙之憾也求矩矱之所同是告其直當自去求可也何必用夫行媒言不必借人力以求之也苟吾道之果是雖自往求又何傷乎况古人如伊尹臯陶傳說呂望甯戚諸賢聖又皆不必用夫行媒而亦

楚辭集引 離騷篇

五十一

下

自往求之乎又况古之聖賢諸君如湯禹武丁周文齊桓亦方且在上嚴而求合也乎言自古君臣相求之急而相須之殷往往得合不必媒也此巫咸立言之意也若待憂而求合則古之君臣其相合者亦少矣其得合也亦難矣或曰若太公之鼓刀甯戚之謳歌猶有以求之者若伊尹臯陶傳說曷嘗有求之之事耶曰孟子嘗言之矣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註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學者觀此說則可以知

傳說操築

巫咸告屈子中情好脩何必用媒之意矣奚必以夢言之乎巫咸之意曷嘗指夢之事乎亦指夫道焉而已矣不然鼓刀之技謳歌之聲奚足以動周文齊桓也周文之時其鼓刀者亦衆矣齊桓之國其謳歌者亦衆矣何獨二子之得舉也蓋必有當夫周文齊桓之心者矣既有以當夫周文齊桓之心則彼此之相合際會之遭逢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雖謂二子有求於周文齊桓可也雖謂二子實未嘗有求於周文齊桓亦可也不然鼓刀謳歌之藝奚足以求之乎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五十三

下

王逸曰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五臣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已疑洪氏曰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五十四

下

陰剛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史記徐廣註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巖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號國之界又有傳說祠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瓊按王逸不見古文尚書故曰是佚篇也今尚書說命上篇云王宅憂亮陰三年既免喪其惟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蔡氏註曰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於天下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上築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於是立以爲相夫王逸之說是以傳說遭遇刑罰而爲胥靡之徒以操築也孔安國與五臣之說是以傳說代胥靡而操築也史記說爲胥靡築於傅巖之文又可兩解如爲字讀作平聲是說自爲胥靡也如爲字讀作去聲是代胥靡也諸家無音釋未知其審由孔安國之註觀之似當讀作去聲也要之操築者乃貧賤者之事爲人傭

保作工耳豈必胥靡刑人而後操築哉如梁鴻隱於會稽而爲人撻卽其類也孔安國澗水壞道常使胥靡築護之說亦因傳說在虞虢之界而附會之者耳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閭蓋版者卽今之築土牆兩邊之夾版也築者以杵而擣之之謂也蔡氏註尚書以築爲卜筮之築謂居也以蔡氏之意推之則孟子之所謂版築者乃詩之所謂版築衙門禮記所謂蓬戶甕牖之義耳恐未必然也孟子旣曰版築屈子又曰操築則爲操版以築土也明矣或曰劉向九歎離世篇曰筐澤瀉以豹鞞兮破荆玉以繼築王逸注

楚辭彙引

卷五

下

曰築木杵也以築爲木杵於孟子版築之文二字並作實看尤好不又觀尚書本文高宗是夢見傳說之形象而書序及史記又以爲并其名字而夢知之若旣得其名則詔天下之名爲說者皆赴闕廷一審之得矣又何必使百工營求俾以形旁求於天下邪又尚書註以爲繪其形象而求之五臣註似又是謂使木雕刻其形象以求之而尚書本文又只言審厥象俾以形詞亦欠明白也或曰遭刑而爲胥靡或曰代胥靡而築或曰夢見形象或曰夢見名字或曰繪其形象或曰刻其形象要之高宗夢說之一事亦爲孟

浪之言流俗相傳之語已不足信矣紛紛諸說又何足辯乎或曰然則尚書亦非乎曰非也古文尚書乃東晉梅賾之偽書而書序決非聖人之所作先儒闢之詳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孟子屈子之所言者蓋已明白而簡易矣本謂傳說由側陋而登庸自貧賤而富貴耳舜在虞野玄德升聞以匹夫而見知於天子自古有之矣奚必夢之是徵邪高宗之夢傳說好事者爲之也或曰奚爲載之經而千載傳誦莫之敢非也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之事甚爲可笑而禮記文王世子篇亦載之至今傳誦而莫之敢非也豈可

楚辭彙引

卷六

下

亦信之乎孔子嘗夢見周公嘗夢奠兩楹聖人未嘗無夢若高宗之夢帝資良弼武王之夢帝賜九齡皆夢之誕者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確論也

傳巖

傳者姓也其巖乃傳氏之所居故因號之傳巖如今之以姓氏而爲村落鄉黨之名者多矣史記乃曰遂以傳巖姓之號曰傳巖是謂說本不姓傳而因地名爲說之姓以寵之耳其說非也若謂傳說所居之處本不號傳巖高宗因得傳說而遂號其地曰傳巖如漢書載鄭玄之事因鄭玄之德行而遂號其鄉曰

鄭君鄉之類猶通也傳巖之號或高宗寵之或後人稱之或本來之名今無所考皆不可知要之以爲因傳巖而賜姓傳則非也此雖無係文義大害而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呂望鼓刀

王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寔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寔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五十七

下

昌賜與明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獵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洪氏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註曰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註云呂尚爲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註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也之困爰按惜往日曰呂望屠於朝歌九辯曰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史記齊世家曰太

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封於呂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

楚辭家引 離騷篇

五十八

下

美女奇物獻之紂以贖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故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遂以正月甲子斬紂於鹿臺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註云譙周曰姓姜名牙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索隱曰牙是字尚是名太公望是文王號之後武王號爲師尚父尚父官名也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碯溪中有泉謂之茲

泉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跪跡猶存是磻磯之稱也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曰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棄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余嘗備觀諸書所載呂望出處多有異同而名姓之註亦無一定之說大

楚辭家引離騷篇

五十九 下

抵呂爲封姓是也姜爲本姓是也牙字即古之雅字通用尚書有君牙篇是也曰牙曰尚或字或各今無所考亦難懸斷若尚父者蓋如哀公之誅仲尼曰尼父桓公之尊管仲曰仲父索隱以爲官名非也曰師尚父者蓋因文王立以爲師故無稱之耳古之聖王多學焉而後臣之則師者即周禮師傅之官而曰師爲官名可也曰尚父爲官名不可也詩曰維師尚父是也說苑言太公釣魚時已得書有呂望封齊之文則太公窮困時已各爲望矣而謂文王號之可乎然太公者即師父之意而望之與尚其音相近而義相

通或即爲太公之名後世流傳之訛也既曰九十顯祭則遇文王時已老矣故或以師父稱之或以太公稱之太公者因呂尚之年老而稱之者也若從史記之說則太公者乃謂文王之祖耳此蓋不知望字爲太公之名而因附會其說也或曰賣飯或曰屠牛或曰釣魚或曰爲婦所逐此乃貧賤窮困或曾備嘗艱苦如舜之耕稼陶漁多所經歷而朱買臣亦有見棄於妻之事皆無足怪也但據孟子以太公伯夷並稱則太公者亦聖之清者也則嘗事紂之說游說諸侯之說求美女獻紂之說以漁釣于西伯之說彼此交

楚辭家引離騷篇

六十一 下

變之說皆好事者爲之也或曰然則太公何由而遇文王文王何由而知之也曰古之君子出處亦必有道大意已見前傳說條下吾不能鄭重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其闢之意深矣或曰屈子既闢之而屢用之何也曰屈子但言其貧困如此耳未嘗謂因鼓刀於肆而揚聲以干文王也上屠下屠之說後世因鼓刀二字而妄益之者如國策之所謂廢屠蓋謂太公道之不行而廢棄爲屠者耳註不解其意遂有肉上生臭不售之說是太公之事當初相傳亦本不如此而因註者以意度解多所

錯誤文人又輾轉流傳而粉飾之故不勝其說之紛紜焉

甯戚

王逸曰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洪氏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矸與岸同一作案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瑗按桓公無夜出郭外之理雖出而仗衛扈從之盛甯戚又安敢遽然而厲聲以歌之使之聞之邪豈春秋戰國之世多有此事歟要之甯戚非傳說呂望之倫而桓公又非殷宗周文之比屈子亦姑仍舊說而引用之耳無他考據不暇深辨此上三人朱子辯證曰傳說太公甯戚皆巫咸語補註以為原語非也瑗按王逸註頗欠明白洪氏自湯禹以下皆為屈原語不獨此三子也朱子亦未之深考或偶錯誤其言耳其說蓋本諸五

臣五臣只以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二句為巫咸語也甚非文勢謬矣

未央

王逸曰央盡也朱子從之洪氏曰說文云央久也詩曰夜未央瑗按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朱子集註曰央中也艾盡也嘗觀屈子此章上句是言其既往之年歲尚未至於遲暮將來之時光方至而未遽已互文也是解作盡者近之而說文之訓非也吾故嘗曰說文之說亦不可全以為據此類是矣

楚辭索引 離騷篇

鷓鴣

王逸曰鷓鴣一名買鴣常以春分鳴言鷓鴣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五臣曰鷓鴣以秋分前鳴鳴則草木凋落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洪氏曰反離騷云徒恐鷓鴣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鷓鴣一名買鴣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予今鷓鴣鳴而不芳註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鷓鴣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鷓鴣一

六一

下

名鳴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嵩周子規也
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鷦鷯鳴而草衰註云
鷦鷯爾雅謂之鷦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鷦鷯二
物也月令仲夏鷦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
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鷦箋云伯勞鳴將寒
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趙伯氏司至也註
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鷦
鳴故百草爲之芳歇廣韻云鷦鷯關西曰巧婦關東
曰鷦鷯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朱
子集註曰鷦鷯即詩所謂七月鳴鷦者蓋鷦鷯聲相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六十三 下

之則鷦鷯之鳴屈子以爲先秋鳴而衆芳歇也明矣
王逸之意是以芳字解作花字謂此鳥鳴則百草之
花落而不芳矣其說雖通要非屈子本意屈子之言
芳草早歿者多於秋冬不於春夏也遍考之可見不
暇枚舉至若曰鷦曰鷦曰鷦曰鷦也曰鷦曰鷦曰鷦
曰鷦也皆聲音相近而字畫相疑或各人所授不同
或傳寫之訛耳曰伯勞曰伯趙曰巧婦曰買鏡此又
其別名也曰子規曰杜鵑曰杜宇曰嵩周自別是一
物解者之誤洪氏曰子規鷦鷯二物也是矣

偃蹇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六十四 下

前曰望瑤臺之偃蹇註曰高貌此曰何瓊佩之偃蹇
註曰衆盛貌九歌東皇太一篇曰靈偃蹇兮姱服註
曰美貌可見古人用字不拘而解者不當執一也不
能盡舉讀者隨文會意可也

蔽折

朱子曰蔽如字卽折叶音制蔽音繫卽折音哲瓊按
楚辭蔽等字皆從蔽則凡從蔽者或可讀爲蔽音或
可讀爲繫音或可讀爲繫音隨所用韻轉音耳不必
協也古人謂一字有數音是也又折字亦有二音如
孟子爲長者折枝之折音哲在物乃攀採之名在人

事則爲摧挫之義故諺語曰折磨折辱是也如易經
爲毀折之折音舌在物乃斷絕之名在人事則爲敗
毀之義王逸註曰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是蕪二義
而解之朱子獨曰折毀敗也又不當音舌矣然折音
者未折音之稱折音者既折音之稱其義雖畧相同
而亦當有別也姑誌其疑以缺知者

蘭芷變而荃蕙化

洪氏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
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日蘭芷不
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也守死而不
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瓊按此說朱子採之
附於集註其說雖善而未盡也蓋前謂幽蘭不可佩
申椒其不芳是言小人謂椒蘭不芳不可佩服在人
物上說則是謂君子之不可用在義理上說則是謂
道德之不可行以見小人原不知美惡之分好惡之
正也此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是言當世
之好人原號爲君子者本知美惡之分好惡之正而
其初亦有志向有意趣者後來見舉世小人得肆其
欲而已獨偃蹇不進遂舍其所學而學焉王逸曰言
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是與洪氏之說似

六十五

欠明白

茅蕭艾

五臣曰茅惡草洪氏曰蕭艾賤草朱子仍之瓊按惡
賤二字分別亦無謂不如總釋之曰惡賤之草也淮
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則蕭艾爲惡賤之物也
久矣洪氏又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
卽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蕪之以享神
者艾卽今之灸病者名旣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
蕭兮彼采艾兮是也瓊按蕭艾之爲二物也甚明洪
氏之辨得之矣又比芳草爲蕭艾芳草卽指上蘭芷
楚辭蒙引離騷篇
下
荃蕙四物而曰不芳曰爲茅曰爲蕭艾參錯互文也
王逸上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是矣此又
云言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明智之士雖卽可君
子忠信之士不當復別立名字也

莫好脩之害

王逸曰言士人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
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五臣曰明智之士佯愚者爲
君不好脩潔之士而自損害洪氏曰時人莫有好自
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爲茅芳草爲艾也朱子曰
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

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以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三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辯證又曰莫好脩之害二註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脩皆非是瑗按好脩二字卽前苟中情其好脩何博蹇而好脩獨好脩以爲常等類一也王逸五臣以好爲人君好尚之好非是而朱子之解亦頗覺牽強洪氏之說則近之矣豈可亦以爲非乎蓋此二句不過總承上章言君子之所以中變爲小人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六十七

下

者無他故也只因不肯好脩故其弊至於如此爲茅爲蕭艾而不芳耳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其詞甚簡易明白又何必深求之也哉

余以蘭爲可恃以下十二句

此下十二句卽上章之意而反覆言之者耳舊註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二人名朱子辨其非是得之矣今見本章集解下茲不贅而椒專佞以慢悞椒又欲克夫佩幃二句又當串講蓋謂椒本芳烈之物今亦變專佞慢悞者而欲化爲椒以求克夫佩幃耳以爲世之所用者椒也而已則椒也烏得不變爲椒以

求用於世邪此小人干進務入之心而中材之君子亦復如是也朱子註亦欠斟酌使覽者不豁然也

化離

朱子辯證曰化與離協易曰日反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史遷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瑗按易韻若以離爲主如字讀則歌協音歌嗟協參差之差若以歌爲主如字讀則離協音羅嗟協切磋之磋此化離二韻亦可兩協也若以離如字讀則化當協音爲易之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六十八

下

化與宜協是也若讀離作羅則化當協音訛也蓋訛亦作譌字是化與爲或古通用但今不可考耳嗚呼自科斗變而爲大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爲隸書爲草書爲楷書其字畫之舛誤者不可勝言矣此所以協韻之不能盡考其說也

委厥美而歷茲

王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意一作遭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棄也朱子曰言瓊佩

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昏暗此原之自况也然上章譏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爲言者蓋彼真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辨而勇決也瓊按朱子之說是謂屈子不矜誇炫耀其才能之美以求知於人意其言甚爲警策大有益於學者然於此章本旨則頗覺牽強不順王洪二註得之矣但獨指君言固失之楚辭蒙引離騷篇 李九 下

王逸曰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歎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洪氏曰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朱子此解曰沫昏暗也招魂又曰沫與昧同是從洪說瓊按二說俱通但易豐卦日中見沫註曰沫小星也蓋星小則昏暗而難見難見者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豐其部甚矣觀此則作昏暗解於義尤切姑從之或曰既沫爲昏暗小星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非昏暗之義也曰此反說之詞也蓋星本夜見而日不能見而沫之小星尤難見者尤難見者而見之非當昏暗之時能之乎曰日當中天者正見不宜昏暗而反昏暗不當見星而反見小星以見昏昧之甚也

和調度

王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五臣曰度法度也洪氏曰和調重言之也朱子曰調徒料反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瓊按舊註以和調二字連解固非而朱子之說得之矣但度亦卽如今人所謂度態之度朱子從五臣以法度之度解之亦非是也

求女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旨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也瓊按前曰哀高丘之無女求處妃之所在見有娥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豈惟是其有女及此聊浮游而求女或言神女或言美女雖有不同然皆指男女之女寄意於君也朱子之說是矣舊註或曰求知已或曰求同志或曰求賢人與共事君未盡善也曰相下女之可詒又是指前所言神女之侍女卽指神女而言亦寄意於君所謂比中之比類也孰求美而釋女之女字則當讀作楚辭蒙引離騷篇 七十一 下
汝與汝何博蹇而好脩之汝同古通用也象女嫉余之蛾眉之女又指小人而言也其義已見各章今撮附於此蓋因此篇文字頗長使讀者一覽之庶幾展卷之間不致有疑惑之阻反復檢閱之勞也

余飭方壯

王逸曰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洪氏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飭之方壯也朱子曰余飭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瓊按九辨曰離芳藹之方壯王逸註曰去已盛美之光容也詞亦不別白五臣註曰

言去離芳盛之德方壯之年是亦以芳藹爲德方壯爲年瓊詳此二句文勢方壯二字似卽屬上二字而言耳蓋壯者盛大之意謂余飭之盛壯芳藹之盛壯耳無所謂年也洪氏之說似是此意又不明言諸家俱分年德兩意講頗覺支離然亦無害大義故集解姑從衆說以俟後訂

周流觀乎上下

此上下卽前吾將上下而求索勉升降以上下之上下也洪氏曰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非是蓋周流乎天余乃下謂既周流乎天無所遇矣乃復下來而求之耳此則謂或上或下而遍觀以旁求之也稍有不同讀者不可不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洪氏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瓊按洪氏解獨稱靈氛者其意是而所謂屈子固未嘗去則非也今卽其文而前後反覆以觀之則屈子實有志於去矣豈可強解以爲不去乎其說前後屢畧辨之矣茲不復贅讀者取屈子之書平心易

氣而詳觀之當自得之矣又曰巫咸與百神無異詞
蓋曰巫咸者百神之所依即指百神也雖謂之曰巫
咸告以吉故可也以巫咸百神為二亦非是

歷吉日

五臣曰歷選也洪氏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齋戒張
揖曰歷筭也朱子曰歷遍數而實選也瑗按王逸無
註其前明憑心而歷茲註曰歷數也委厥美而歷茲
註曰歷逢也豈以為此歷字或數或逢皆可通乎故
不釋也諸家之說意亦俱是集解姑從朱子之訓也

瓊枝之屬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七十三

下

朱子辯證曰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註皆曲為比
類非也瑗按舊註瓊枝二句王逸曰言飲食香潔異
以延年也五臣亦同洪氏引反離騷云精瓊蘂與秋
菊今將以延夫天年是自揚雄已如此解矣可見前
輩之讀離騷者皆求之太過也駕飛龍二句王逸曰
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喻
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曰飛龍喻道瑤象
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遠道
崑崙四句王逸曰言已至崑崙崑崙神明之山將遂升天
披雲霓之翳辭排讒佞之黨群鳴玉鸞之啾啾而有

節度也五臣亦同發朝天津二句王逸曰言已朝發
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
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凰承旂二句王逸曰言已動
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翔翼翼
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五臣曰鳳凰乘旂引路飛翔
翼翼扶衛於已其說偶得之矣洪氏又闢之曰古者
旂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註
曰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瑗按
洪氏闕之非是且曰俊鳥夾轂而扶輪又非扶衛之
意而何行此流沙二句王逸曰言吾忽然遇此流沙

楚辭家引離騷篇

七十四

下

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繁清自洒飾也蛟
龍梁津二句王逸曰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
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脩遠多艱二句王逸曰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
所能由故令衆車使從邪徑先過以相待以見已所
行高遠人莫能及也不周左轉二句王逸曰過不周
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垂不與已同
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瑗按二說固非而左
字又當本作右字傳寫之訛耳屯車千乘二句王逸
曰車所以載日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

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以玉爲車轄者言從已者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卽道千乘之國也駕八龍二句王逸曰八龍神智之獸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閏施萬物也五臣曰八龍八節之氣也言我前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爲駕載雲爲旗也此上舊註朱子闢之是矣瑗亦不暇逐條詳辨今畧述其說於此使讀者一覽之亦以見諸家之註楚辭者大抵類此而朱子之讀楚辭爲得其指也嗚呼王逸以駮名家者尚且若是其他從可知矣或曰如子之言旣皆楚辭家引離騷篇下

無謂奚必瓊瑤象玉龍鸞鳳凰崑崙天津之云乎曰非全無謂也不過寓言飲食之潔車駕之美仗衛之盛衆遊觀之博遠耳不必如舊註比喻之太甚也豈得曰全無謂乎朱子曰皆寓言耳謂之曰寓言者亦有所寄也達觀者當自得之高叟之徒烏足以語此

羞

王逸曰羞脯也五臣同洪氏曰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爲脩誤矣朱子曰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瑗按禮記註曰羞籩豆之實也羞羞脩並言當有分別若

單言之亦可通用也故今人指牲肉酒肴之屬亦有庶羞之稱

精

王逸曰精鑿也五臣曰精搗也洪氏曰應邵云精細也又白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梁食不鑿瑗按論語曰食不厭精朱子註曰精鑿也此又曰精細米也蓋鑿字與五臣所謂搗字相類謂搗搗之椎鑿之耳欲米之精細者必鑿之搗之也蓋非精字之義人讀者自不察耳左傳所謂不鑿謂不待鑿之使精也非以鑿爲精也要之應邵曰細也近之矣然精字之義亦楚辭家引離騷篇下

隨其所用故布帛之密緻者謂之精工匠之能巧者謂之精志向之專確者謂之精饒粥之潔淨者謂之精米穀之純熟者謂之精讀者隨文會意可也但謂飲食之精者而概以鑿字釋之恐未是也

糜

王逸曰糜屑也瑗按糜下從火當與糜爛之糜古通用也逸說亦是洪氏曰糜音糜文選音靡作上聲讀非也

糗

瑗按糗糗古多通用也詩曰乃裹餼糗孟子引之

作糧又曰師行而糧食則屈子之作糧者亦同無疑
矣一音張者非也王逸曰糧糧也朱子亦曰糧糧也
不曰糧與糧同糧與糧同亦失之矣王逸固多忽畧
不必深責又按芬至今猶未沫朱子註曰沫昏暗也
直至後招魂曰沫與昧同不註於前而註於後亦非
是蓋朱子註楚辭之時已六十二歲豈亦因年老而
又以楚辭非聖經之比故忽畧之歟

崑崙

王逸曰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
里上有瓊玉之樹也洪氏曰禹本紀言山高三千五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七十七

下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
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墟在
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
出其東北阪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
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註云崑崙三重故以名
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
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
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
有水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

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
子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琬
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
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崙陵卽崑崙中狹上
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
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
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
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四屋仙人九府所治又
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
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朱子集註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七十八

下

曰後漢書註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
辯證曰博雅曰崑崙墟赤水出其東南阪河水出其
東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弱水出其西南阪河水入
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註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
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
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
遠當更考之援按九歌河伯篇曰登崑崙兮四望王
逸曰崑崙山河源所從出洪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
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阪
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所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天問篇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曰崑崙山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懸圃乃上通於天也又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洪氏曰淮南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此蓋誣實未聞也朱子曰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別錄又曰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闕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綠

楚辭家引以離騷篇

七十九

下

九井五門沙棠銅柱於事理猶或有之也而珠樹玉樹瓊樹璇樹碧樹瑤樹絳樹不死樹金壙金臺玉檻玉樓木禾之類又何所產奇異之多乎然觀屈子天問之言則明闕其無是山矣闕其無是山而曰遠道崑崙曰登崑崙兮四望曰憑崑崙以澄霧又引用不一而足何也蓋天問乃窮理之言而此所引皆借以爲寄興之詞耳固無害也要之爾雅水經山海經神異經十洲記禹本紀淮南子河圖括地象諸所言崑崙者皆如郭璞所云此自別有小崑崙也不然設使去嵩高五萬里亦人所能到者而漢遣張騫窮河源

楚辭家引以離騷篇

八十

下

之遠近方闊之廣狹高下之尺寸不可知然實有是山也非妄也所以謂之實有者蓋因古者相傳崑崙之名而因以名其山耳非本來之所謂崑崙者也揚子太玄曰崑崙旁薄幽夫昆侖二字猶渾沌之義也蓋山之形勢極高極大磅礴無涯之稱猶今之所謂差我崔巍翠嶺龍嵒等字樣耳朱子曰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得其義矣三成爲昆侖之說中狹上廣之說意度之言耳於義不切也吾故嘗謂屈子之所用崑崙乃指本來相傳之崑崙非指諸家所言之崑崙也又按屈子所稱閭風懸圃亦本無是山而寓言耳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八十一 下

西北本無是山而人因以崑崙之號號西北之山初無定指也淮南子叙海外諸國曰崑崙華丘在無繼民諸國之東南方嗚呼崑崙山自古固未有人得到者又安能過崑崙走西北而見彼無繼民無勝民一目民等國乎其諸家言崑崙者多類此其不足信也可知矣

雲霓

朱子曰雲霓蓋以爲旌旗也是矣以雲霓爲旌旗猶以飛龍爲駕瑤象爲車之類寓言耳五臣曰謂蓋雲霓於旌旗非是

楚辭家引 離騷篇

八十二 下

玉鸞

王逸曰鸞鸞鳥也以玉爲之是矣蓋鸞者乃車上之鈴以玉雕成象鸞鳥之形象耳五臣曰玉馬佩也鸞車鈴也其說支離之甚又按洪氏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離離註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註云鸞在衡和在軾正義云鸞在衡和在軾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由此觀之則鸞之爲鈴亦無定在若常乘之車則著於衡若田獵之車則著於鑣也王逸朱

子註此皆謂著於衡其以為常車歟或曰此指旌旗上之鈴耳謂旌旗揚則玉鸞鳴與上句相喚爾雅曰有鈴曰旂則旌旗之上亦有鈴也未知其審姑附其說以喚君子

天津

王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洪氏曰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註云箕龍星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摘光註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十一

下

朱子曰蓋箕南斗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瑗按或曰天漢或曰天河蓋河漢通稱也津者濟渡處也曰天津者謂天河之濟渡處也孰濟渡之日月五星往來濟渡於此也故因以天津名之然實無星也而亦以星名之猶北極謂之北辰北辰本無星也在天之中以正四時而亦因以星名之耳非如列宿有一點光耀之體之可指者也然既曰在箕斗二星之間則天津近東方矣王逸曰天津東極是也正對下句夕至西極而言朱子註削東極二字非是又按夕至西極即謂天之西極耳王逸以為

反至地之西極洪氏引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爾雅西至於幽國為西極淮南西極之山曰闔闔之門以證之亦非是

旂

王逸曰旂旗也畫龍蛇為旂洪氏曰周禮曰蛟龍為旂熊虎為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曰有鈴曰旂朱子註從周禮之說瑗按旂旗固當有辯而屈子之所謂旂者即指上雲霓之旂旗耳舉一以見其餘也固無取於蛟龍之旂有鈴之旂之類也讀者詳之

流沙

楚辭蒙引 離騷篇

十四

下

王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洪氏曰即今西海居延澤是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居延澤即古流沙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流沙本無水也朱子曰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馳以千數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瑗按張揖之說非也餘說皆是又按此下二章皆言周流四極之意據舊說曰赤水者在東南方以水言也曰不周山在西北方以山言也或曰此四方舉四隅而言者以見其無所不到也雖然不如余集解泛言為穩或曰前言白水春官舉正東西二

方則南北在其中矣此言赤水不周舉正南北二方則東西在其中矣或曰上二章崑崙天津已指東西而言故此二章指南北而言互見也其說俱通姑備錄之

赤水

舊註據博雅言赤水出崑崙東南陬洪氏又引穆天子傳曰遠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以此言之則實有赤水之名矣要之屈子所稱者自泛指南方之水耳不指崑崙山之赤水也或曰此以流沙並言之子解流沙楚辭索引離騷篇 全五 下 又從舊說為實有是名而赤水與不周又泛言何也曰虛實並陳固無害也前曰朝發軔於蒼梧實有是名矣又曰懸圃曰咸池曰扶桑曰閭闔曰白水曰春宮曰窮石曰洧盆曰有娥曰有虞則固已虛實有無而並陳之矣則此曰崑崙曰天津曰流沙曰赤水曰不周又何疑乎不特此也曰天帝曰處妃曰佚女曰二姚其所訪求之人乃蹇脩鳩鳩之媒望舒飛廉豐隆雷師鸞鳳鳳鳥之使等類亦或虛或實或有或無而並陳之矣惜乎舊註不能以意逆志而解之多牽強也要之此篇所用懸圃閭闔風水赤水不周皆泛

言耳與崑崙之所言者無相關也大意已見前崑崙條下茲不贅

麾

王逸曰舉手曰麾或言以手教曰麾五臣曰麾招也瑗按尚書牧誓曰右秉白旄以麾揚子法言曰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是麾者固有揮斥使退之意亦有發縱指示之意屈子此所言麾者如書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或以手或以物不可知也大抵麾字雖虛亦可實用麾本旌旄之屬而持之以招提者也故麾字亦可與揮字通用其義可知矣其字從麻楚辭索引離騷篇 全六 下 從毛其物可知矣麾蛟能以梁津猶周穆王之越海比蠶庵以為梁也亦寓言耳

不周

舊說謂不周為山名王逸曰在崑崙西北張揖曰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洪氏據山海經淮南子考之當在西北以王逸之說為是得之矣但屈子所用不指崑崙之地說已見前又按立春曰條風取其條暢之義故亦曰融風言融和也與條義近春分曰明庶風言庶物之鮮明也不獨條暢而已立夏曰清明風言清而且明也夏風而曰清者觀舜歌南風而謂其

可以解吾民之愠則夏風不獨薰然其和而已和之中有清者存焉故曰清明夏至曰景風景者大也故亦曰巨風言清明而至於大也立秋曰涼風取其寒涼之意秋分曰闐闐風闐古昌通大也闐者閉也言寒涼之風大而萬物閉藏也立冬曰不周風不猶詩言豈不也周遍也言天地之氣運至此而豈不為一周乎冬至曰廣莫風廣者空曠之意莫古寔通謂寂寞也天地氣運既一周遍則若無所用事亦准空曠寂寞而已此說雖與諸家之說有同異而大意亦不外此學者可以類推矣是不周之名與春之條夏之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卷十七

下

條風又一日東北方曰條風南方曰景風又一日東南方曰景風西方曰闐闐風又一日西北方曰闐闐風淮南子亦既以不周為西北之風又曰開比門以納不周之風是故或正或隅自古相傳各有不同雖淮南子一人之書亦未有一定之稱也孰謂不周不可以為正北方之名乎或又曰天傾西北故因以不周名西北之風亦恐未必然也

左轉

王逸曰左轉者言君行左垂不與已同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其說俱非矣洪氏曰遠遊篇歷太皓以右轉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也瓊按洪氏之說亦非也遠遊篇所言蓋承上所叙曰南巢曰南洲而言謂自南方而將歷東方轉西方也故曰歷太皓以右轉遇蓐收乎西皇非遂始自東方來也烏得謂自左而之右乎其說牽強不通此所言者蓋承上流沙赤水而言謂自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取路乎不周之北而復歸於西焉亦宜曰右轉也作左轉者字相似而傳寫訛也下既云指西海以為期侯舊說則赤水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卷十八

下

亦在東南之方而左轉之則當先至西海而後至不周之西北矣烏可謂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乎則當云路西海以左轉指不周以爲期矣解此者皆未之思也不言東方者既曰自南方歷北方抵西方則東方不言可知矣故曰路脩遠以多艱今騰衆車使徑待蓋言已將自南方轉東方又轉北方方歸西海其脩遠如此故使衆車先從邪徑直往西海而先去以候已也或曰路不周二句是謂衆車徑待故曰左轉曰非也自南而西邪徑而行雖近乎左而非左也大抵既指西海以爲期謂將息駕於正西之方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半九

下

而不周又近乎北無緣復過西海而抵不周也王逸曰言已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既曰從西北過不周會西海之上又烏得謂之左行乎其不然也明矣又按麾蛟龍以梁津詔西皇使涉予二句亦是命衆車先往徑待以豫告西皇之詞言已將從東北而歸於西矣可使蛟龍梁津以渡已庶幾周流至此得以速赴會期無阻隔之險逗留之虞也

指

王逸曰指語也意是而詞滯此蓋謂以手指示衆車

方所言汝等先由徑路往至此處我將從東北右轉周流而歸相會於此耳訓指爲語言之語於義不切

待期

朱子辯證曰待與期協易小象待有與之協者卽其例也瑗按待字右傍爲寺寺字平聲讀作茲音則可與期協期字左傍爲其其字讀作彼其之子記音又可與寺字本音相協如詩經隅字讀作耦字與近字協是隅字古亦有耦音也吾嘗謂古人協字皆從旁讀之便是試遍考之方知余言之非陋也其不以旁讀者乃字畫之舛訛今不可考故耳或亦有假借轉註之類也

楚辭家引離騷篇

半十一

下

屯

王逸曰屯陳也五臣曰屯聚也洪氏曰屯徒渾切瑗按五臣之訓是王逸非也此屯字讀如屯營屯兵屯田屯糧之屯音也其義亦同

鞅

王逸曰鞅鋼也一云車轄也洪氏曰鞅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鞅朱子曰鞅轄也鞅內之金也一云轄也瑗按朱子亦並載其說蓋本無據難明也今考轄與館管同車轂端鐵也鞅在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蓋輻奏之處以鐵爲之取其磨而不磷也轄與鎔牽同車軸頭鐵也亦以鐵爲之王逸曰鋼者以鐵言也然亦不知其所指爲轂端之鐵邪軸頭之鐵邪此所謂玉者謂以玉代鐵耳其所言軟或轄或轄無所考見要之以爲輪者非也軟讀如否泰之泰音一讀如杖杜之杖音韻書兩見音義亦與欽同也

九歌九韶

王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

樂辭家引

離騷篇

九十一

下

啓樂有九辨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韶開卽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瓊按朱子從王逸之說是也以爲啓樂者妄也但韶樂擅於舜也無疑矣而所謂九辨者卽尚書所言九叙也尚書所言九叙九歌禹又推之於舜舜又推之於禹固亦可爲舜之樂而非禹之專稱也要之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之功居多而非舜能任之亦不克就也或曰屈子蓋倦倦致意於重華者也此所言九歌亦指舜樂言耳未知其審集解姑從舊說又按九德者謂六府三事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

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合之而爲九也樂所以象德也故曰九德之歌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又曰六府三事允治是也九韶者猶書言九成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歌者歌詠之也言其聲也舞者舞蹈之也言其容也然九德曰歌九韶曰舞蓋亦舉此以該彼互文以見意也非九德不可舞九韶不可歌也讀者詳之

樂辭家引

離騷篇

九十二

下

假日

王逸曰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歌之德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愉樂而已洪氏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樂而已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爲暇失其意矣李善註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朱子曰假工雅反借也一作暇一音暇皆非是瓊按悲回風篇曰借光景以往來與此句同則此作假借之假字無疑洪說是矣但屈子之所以歸

休西海之上奏九歌而舞九韶者蓋以爲周流四方上下而既無賢君之可遇於是乎退居林泉之下寂寞之濱以樂吾道焉而已矣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之意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非全出於中心愁悶而強排遣歲月耳故屈子之言亦有極憂處亦有極樂處憂者憂世也樂者樂道也古之諸聖賢莫不皆然則憂樂並行又何疑於屈子乎又豈可盡以爲失志之詞窮苦之語乎顏師古之言亦未盡善而王逸又謂言已之德宜輔舜禹之說亦牽強也

楚辭彙引 離騷篇

九三

陟陞皇一章

王逸曰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陟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思也又曰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而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曲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意同朱子曰屈原託爲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義之盡也瓊按後遠遊篇曰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與此語意同王逸註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

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鄉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可與此章互看但以此章之亂辭及後遠遊篇之末二句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屈子畢竟是終於去意其此遠遊求訪賢君與後遠遊求訪神仙固託詞以見其欲去也其此二篇之二條顧而不行之語亦託言以見其不忍欲去也其有不忍去之心卽君子仁之至義之盡也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而畢竟終於去者此又君子大雅之明保身之哲也孰謂屈子之不知此哉孰謂屈子之未嘗去哉其拳拳致不忍去之意者以見去非本心也去非本心而不得不去者其去固不在屈子也乃楚王怒而逐之也不然屈子豈忘楚哉觀此一念不忍去之心則屈子之忠可見矣必以不去爲忠以投水而死爲忠哉屈子之賢固不在此而深知屈子之心者亦不在此也以爲不去者以爲投水而死者皆未嘗讀楚辭而信口耳相傳之說以註楚辭論屈子者也學者試取屈子之書卽屈子之所自言反覆熟讀而味之平心易氣而觀之要其指趣之所歸求其立言之本意以意逆志不以詞害意則屈子果去乎

楚辭彙引 離騷篇

九四

下

果不去乎果投水死乎果不投水死乎若泥口耳相傳之言執先入之說以爲生則吾亦莫如之何矣雖然後世雖尚其才華之美而未嘗有深留意於此書者也使得與三百篇並行而大顯於世爲學者之所傳誦多更儒賢爲之註釋則必有得其肯綮解其絨滕發其扁鑄者矣嗚呼安得有如鄭康成者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又按王逸此章之註承邇道崑崙以下而言之其意亦是而未盡也蓋此章直承前駟玉虬以下遠遊諸章而總結之者耳讀者詳焉

亂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五

下

洪氏曰離騷有亂有重是矣瑗按有亂者離騷也九章涉江也哀郢也抽思也懷沙也凡五篇有重者後遠遊一篇而已然又有歌詞有倡詞抽思篇是也又有問答之詞離騷篇惜誦篇卜居篇漁父篇是也以文體論之離騷遠遊二篇相類也九歌十一篇相類也九章橘頌自當別論餘八篇相類也卜居漁父二篇相類也天問一篇自爲一體其句法又模擬乎三百篇而少變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一篇之中有起結有鋪叙有照應而曲折妙處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學者熟讀而詳玩之當自得焉其宋玉二招蓋自離

騷遠遊二篇來特脫胎換骨耳至於九辨與東方朔之七諫劉向之九歎蓋模擬乎九章者也王褒之九懷王逸之九思蓋模擬乎九歌者也其文雖不及屈子卽其體裁要亦各有所本焉朱子謂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早已甚矣豈非以篇章之寂寥句法之短促乎恐未盡然也

楚辭蒙引卷之下

楚辭蒙引 離騷篇

九夫

下

楚辭考異

玉卿集考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可疑而當闕者則因之不韋存之不棄懼遺失其真也然自屈子著此辭以來千有餘年矣劉向校定之後訓解者十數家俱漫不復存無所取證予家所藏僅有東京王逸章句丹陽洪興祖補註及吾鄉先正朱子集註而已然其間文字多有異同雖三家於本章之下畧載其說彼此各有遺漏不能備詳故予於集解之內頗擇其文從字順意義明暢者而從之餘皆刪去不復綴之

楚辭考異

於各章之下恐其繁蕪不便觀覽顧特已意所安亦未敢必以為盡是故效朱子韓文考異並錄附于篇末且間以鄙意而是非之其無所是非者或兩可而俱通也以備讀楚辭者參互而自選之若予仍有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尚幸好古博雅君子當別求之諸本而益附之以輔吾之不逮云

離騷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覽一作鑒一無于字

又重之以脩能能一作態非是

紉秋蘭以為佩紉一作紐非是字相似而訛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不一作弗

夕攬洲之宿莽攬一作檻一作擘洲上一有中字一作州非是

日月忽其不淹兮忽一作忽

惟草木之零落兮零一作苓

不撫壯而棄穢兮一無不字非是

何不改乎此度也一無也字

乘騏驥以馳騁兮乘一作乘一作策馳一作馳

來吾導夫先路也導一作道一無也字

豈維紉夫蕙茝紉一作紐非是茝一作芷

何桀紂之猖披兮猖一作昌一作倡一作褻披一作被

夫唯捷徑以窘步唯一作徑

惟黨人之偷樂兮推下一有夫字

豈余身之憚殃兮俱非是

忽奔走以先後兮忽一作習一作急

荃不揆余之中情荃一作蓀揆一作察中一作忠

反信讒而齎怒齎一作齊一作齎一作款

忍而不能舍也忍上一有余字一無而字一無也字

夫唯靈脩之故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

曰黃昏以為期兮一本無此二句

後悔遜而有他遜一作遁他一作佗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一無既字一無夫字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茲一作裁與裁同

又樹蕙之百畝畝一作畹

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一作留夷揭一作揭一作揭

雜杜衡與芳芷衡一作蕙

異枝葉之峻茂兮峻茂一作後林

願暎時乎吾將刈暎一作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以一作而

憑不厭乎求索憑一作馮

羌由怨已以量人兮一無已字

楚辭考異興一作與非是

各興心而嫉妬興一作與非是

夕餐秋菊之落英餐一作食

長願頌亦何傷頌一作頌

擊木根以結茝兮擊一作擊擊音覽擊啓妍反音異而義同也茝一作芷

蹇吾法夫前脩蹇一作蹇

非世俗之所服世一作時非是避唐而改者後多倣

哀人生之多艱人一作民

又申之以攬茝一無以字非是茝一作芷

終不察夫人心人一作民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蛾一作娥非是

謠詠謂余以善淫以一作之

固世俗之工巧兮世一作時

饨鬱悒余侘傺兮悒一作邑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一無也字

寧溘死以流亡兮以一作而

余不忍爲此態也一無也字

自前世而固然世一作代

何方圓之能周兮圓一作圓周一作同

忍尤而攘詬詬一作詢一作垢

回朕車以復路兮回一作迴

楚辭考異一無復字

退將復脩吾初服集一作集

集芙蓉以爲裳集一作集

忽反顧以游目兮游一作遊

人生各有所樂兮人一作民

余獨好脩以爲常脩一作循非是

豈余心之可懲豈一作非可一作何俱非是

女須之嬋媛兮須一作須嬋媛一作揮媛

申申其詈予詈一作罵予一作余

鯀悻直一亡身兮鯀一作鯀一作鯀悻一作鯀悻云一作方非是

終然歎乎羽之野歎一作天

汝何博蹇而好脩兮蹇一作蹇

賚蔡菴以盈室兮賚一作茨

夫何煥獨而不予聽煥一作煥一作煥一作煥予一作余

依前聖以節中兮以一作之非是

喟憑心而歷茲憑一作馮

就重華而陳詞陳詞一作陳辭

五子用失乎家巷巷一作街與巷同一作居非是

弄淫佚以改遊兮改一作田

固亂流其鮮終兮固一作固非是鮮一作鮮

澆身被服強圉兮澆一作冪服一作於強圉一作疆

楚辭考異

縱欲而不忍欲下一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夫一作以一無夫字顛一作顛

后辛之菹醢兮菹一作俎後倣此

殷宗用之不長之一作而

湯禹嚴而祗敬兮嚴一作儼

周論道而夏差差一作蹉

舉賢才而授能兮一無才字

循繩墨而不頗循一作脩非是頗一作波

覽民德焉錯輔民一作人

夫維聖哲之茂行兮之一作以

相觀民之計極民一作人

沾余身而危死兮死下一有節字非是

不量鑿而正柎兮正一作進

增歎歎余鬱悒兮增一作曾悒一作邑

攬茹蕙以掩涕兮攬一作摺一作擊一作擊

曉敷衽以陳辭兮陳辭一作陳辭

驅玉虬以乘鸞兮虬一作蚪乘一作乘鸞一作鸞

溘埃風余上征溘一作埽

夕余至于懸圃懸一作縣一作玄

欲少留此靈瑣兮少一作夕非是瑣一作瑣

楚辭考異

望崦嵫而勿迫崦嵫一作奄茲勿一作未非是

路漫漫其脩遠兮漫漫一作曼曼

搴余轡乎扶桑扶一作搏

聊逍遙以相羊逍遙一作須臾相羊一作獲待羊一作

鸞鳳為余先戒兮鸞一作皇一作鳳先戒一作我前

雷師告我以未貝我一作余

帥雲霓而來御帥一作率霓一作霓

時曖曖其將罷兮罷一作廢非是

結幽蘭而延佇而一作以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於一作乎

六

登蘭風而縹馬一作縹

清吾遊此春宮兮一作瑄

樹下女之可詒一作詒

吾令豐隆乘雲兮一作乘

求處妃之所在一作處

忽綿纒其難遷一作綿纒

朝濯髮於海盤一作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一作傲

來違棄而改求一作棄

覽相觀於四極兮一作覽

楚辭考異

周流乎天余乃下一作天

見有娥之佚女一作佚

雄鳩之鳴逝兮一作鳩

鳳凰既受詒兮一作詒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一作集

世溷濁而嫉賢兮一作世

好蔽美而稱惡一作美

閨中既以遠違兮一作無

余焉能忍而與此中古一作無

索夏茅與蓬蓽兮一作夏

豈惟是其有女一作唯

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一作狐

孰求美而釋汝一作汝

何所獨無芳草兮一作草

爾何懷乎故宇一作爾

孰云察余之美惡一作美

人好惡其不同兮一作人

戶服艾以盈腰兮一作腰

謂幽蘭其不可佩一作謂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一作覽

楚辭考異

蘇婞婞以充帟兮一作帟

九疑嶺其並迎一作嶺

勉升降以上下兮一作升

求矩矱之所同一作矩

湯禹嚴而求合兮一作嚴

華皐陶而能調一作皐

又何必用夫行媒一作又

時亦猶其未央一作時

恐鷓鴣之先鳴兮一作鷓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一作夫

何瓊佩之偃蹇兮佩一作璆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諒一作亮

世續紛以變易兮世一作時以一作其

何昔日之芳草兮草一作艸一作卉

今直為此蕭艾也其好脩之害也一無蕭字一無二也字

椒專佞以慢慝兮慢一作謾一作漫一作媮慝一作

椒又欲充夫佩帶夫一作其非是

既干進而務入兮而一作以

固世俗之流從兮世一作時流從一作從流從又一作從非是

又况捐車與江離捐一作葛離一作離

楚辭考異 九

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作其

芳菲菲而難虧兮而一作其虧一作虧

芬至今猶未沫芬下一有復出芬字

歷吉日乎吾將行一無吉字

精瓊蕪一以爲糧糧一作糗一作糧

揚雲霓之晻霏兮揚下一有志字非是霏一作霏一作濛

鳳凰翼其承旂兮鳳一作皇翼一作紛

高翔翔之翼翼之一作而

尾蛟龍以梁津兮以一作使

詔西皇使涉予予一作余

騰敷車使徑待待一作持非是

駕八龍之蜿蜿兮一作婉婉

載雲旗之委蛇一作透迤一作委移

聊抑志而弭節兮一無聊字

神高馳之邈邈神高馳一作道高地非是

聊假日以愉樂假一作暇一作音暇俱非是愉一作愉

陔升皇之赫曦兮一無陔字升一作陔曦一作戲

僕夫悲余馬懷兮悲一作忘非是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一無哉字人下一有兮字

楚辭考異 十一

楚辭考異

楚辭考異

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攷異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汪瑗撰瑗字玉卿歙縣人是書集解八卷惟註
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弗與蒙引二卷
皆辨證文義攷異一卷則以王逸洪興祖朱子三
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托迥深
自漢以來訓詁或有異同而大旨不相違舛瑗乃
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說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
何必懷故都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實有去楚之
志而深闢洪興祖等謂原倦倦宗國之非又謂原
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
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蓋掇拾王安石聞呂望
之解舟詩李肇註中語也亦可爲疑所不當疑信
所不當信矣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宋〕吳仁傑疏 〔明〕屠本峻補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離騷草木
疏補四卷》提要

離騷草木疏補序

屠隆緯真甫撰

詩稱多識。儒貴博聞。此本草爾雅三蒼之所為作也。即如草木之類。博物君子猶病之考之。載藉。知古典矣。不知在今為何名。問之樵牧。知今名矣。不知即古之何物。條風始暘。大地蒙茸。望之茫然。命之茫然。烏

稱博雅洽聞哉。靈均以忠
被讒流播江介發憤含沙
繫心宗國乃著離騷寄憤
懣于懷沙標幽情于漁父
吐竒思于天問託曠度于
遠遊而又多稱草木如三
百篇之比興江離辟芷蘭
蕙荃蒨留夷杜蘅以比明
德擬芳潔蒺藜薺蕭艾
菅茅幽篁鈎吻以喻宵人

辟讒佞嗟乎譖人太甚讒
夫罔極忠邪殺亂妍醜不
明點璧毀珠鑠金銷骨美
人斷鼻申生殺身子胥髑
髏伏波薏苡古人所以發
憤于豺虎沉痛于含沙有
以也屈左徒以薺草比君
子惡草喻小人其義顯而
隱其情痛而切誠疾之也
誠悲之也夫芝蘭難榮而

易。瘁。棘。刺。不。種。而。自。生。青
蠅。有。權。讒。夫。為。政。小。人。必
勝。君。子。恒。敗。玉。與。石。角。玉
不。璽。則。折。勢。則。然。乎。家。田
舛。工。文。綜。古。雅。好。離。騷。既
序
叶。騷。韻。更。補。吳。氏。草。木。疏。
其。考。古。也。博。其。收。采。也。約。
其。標。名。也。顯。其。核。實。也。精。
亦。既。編。編。矣。田。舛。貴。介。子。
通。藉。有。年。幸。際。昌。運。生。平。

不。識。離。憂。侘。傺。事。而。好。騷
經。何。居。蓋。田。舛。高。潔。耿。介。
方。之。屈。子。遇。不。同。而。心。同。
也。不。佞。遭。讒。被。播。頗。類。靈
均。而。輕。外。坦。中。無。復。愁。鬱
序
憤。懣。頃。實。好。二。氏。而。不。好
離。騷。即。好。離。騷。獨。有。遠。遊。
篇。爾。夫。餐。六。氣。飲。沆。瀣。漱
正。陽。含。朝。霞。壹。氣。孔。神。凌
虛。徑。度。王。喬。韓。衆。吾。師。乎。

乃知屈子句中何不有研

何止鬱鬱稱騷也

萬曆癸巳七月既望



序

六

離騷草木疏補序

明 甬東屠本峻田叔 撰

本峻既協離騷二十五篇求劉杳草木疏不得得宋
吳斗南離騷草木疏四卷上采爾雅三蒼圖經下追
王叔師洪慶善旁搜崔正熊陸農師諸書成疏雖援
引博贍而鑄詞蔓衍讀之無繇解順矣吳氏以薺草
嘉木比于忠義獨行之士猶草惡木比于奸邪佞倖
之臣部分區別立意甚趨余乃遵斯部區芟彼蔓衍
每篇冠以離騷若毛詩之有小序然後標釋物名不
雜聲並入疏補

雜聲並入疏補

至委瑣復錄疏麻秬黍稻粱粢麥薇藻梧楓十品附
之毋令湮沒無傳昔尼父言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屈左徒竭忠盡節被讒遭放行吟悼離發悁憤懣乃
作離騷其草木鳥獸凡山經海志之所未收由夷鬻
蕙之所未錄者彼皆靡奇弗狀靡恠弗名可謂博物
洽聞詞賦之聖者也吳氏疏草木而闕鳥獸殊非通
論予於是別撰昆蟲疏焉黎先生既授余草木疏復
為余作序會余陳情黎亦歸老今距甲戌之歲凡二
十年予從南繕部郎中出為兩淮都轉運鹽丞惟鹽

之暇因讀楚詞而有感于厥衷重為考訂疏補殺青
斯竟獨恨秘書謝世久何繇起九京再叙昆蟲疏也
援筆斯文三嘆而已
萬曆癸巳春王正月

雅堂五下疏補序

離騷草木疏補序

明羅浮山樵黎民表維敬撰

後世書以雅名者蓋傲爾雅而作所以釋經也其尤
詳於詩者以詩多識草木鳥獸之名爾古之傳經者
率多口授惟辨其文字釋其與義未嘗濫及他辭也
故字學通經史百家可迎刃而解與義釋攻其節目
而作者之意不索而獲為師者逸而學之者不勞也
楚詞昉於靈均忠不見明發悻憤依類比物詭辭
以導意其所引用多非正經所見故讀者益難之自

雅堂五下疏補序

三

漢王逸迄於宋儒注釋頗詳獨其雜物撰德尚畧而
未盡茲可使通儒自解耳豈佔俾者能之哉宋吳氏
斗南復益以草木疏以補其闕分別部居旁引曲證
不惟有功於楚學亦可裨蒼雅之所遺矣非徧窺槁
簡浸及外家者不能為也昔人嘗謂博物之難鄭玄
不辦櫃梨隱居有味本草而蘭蕙莫分藜荷難識雖
稱宿學未易定名豈非聞見有所不及而拘虛者不
可以通於方與訓詁之學如之何其茂視之也是編
溼沒既久友人屠田叔乃芟削繁蕪重加藻績冠離

騷于篇端若毛詩之小叙然後釋以物名綱目張而次舍整讀之者不厭矣田叔好奇多愛嘗輯陸機之疏以附經采才老之韻以叶楚修陸補亡乃其所長昌歎之嗜宜其同之夫騷詩之變也賦騷之變也迦厥源委古學可興矣草木補之于騷比之毛詩若鄭司農之箋疏也

萬曆甲戌夏五月

離騷草木疏補序

四

離騷草木疏序

宋庠通郎行國子錄河南吳仁傑撰

仁傑少喜讀離騷文今老矣猶時時手之不但覽其昌辭正以竭忠盡節凜然有國士之風每正冠飲社如見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經品題者謂皆可敬也因按爾雅神農書所載根莖華葉之相亂名實之異同悉本本元元分別部居次之于槩會萃成書區以別矣夫檄似椒蒲艾似蘩與夫紫鞠之似蘭及已之似杜蘅猶大倭之於忠鄉愿之於德也得是書形見色離騷草木疏補序

五

屈或庶幾焉舉無以亂其真昔劉杳為草木疏二卷見于本傳其書今亡矣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而仁傑歎取諸二十五篇之文故命曰離騷草木疏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班固譏三閭怨恨懷王是未知離騷之近於詩而詩之可以怨也劉勰亦譏三閭鴟鳥媒媿女為迂怪詭異之說又王逸注鴟媒謂鴟食蛇羽有毒可以殺人者按鴟有二焉瑤碧之山有鳥如雉其名曰鴟郭璞謂此更一種

非食蛇者也離騷之文惟怪奇亦非鑿空置辭實
 本之山經其言鸞鳥皇鳩鳥與詩麟騶虞鳳皇何異
 颯又何足以知之離騷以薜草為忠正蘅草為小人
 蓀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種猶青史氏忠義獨行之
 有全傳也晉景施之類十一種傳著卷末猶倭倭姦
 臣傳也彼既不能流芳后世姑使之遺臭萬載云
 慶元丁巳夏四月

離騷草木疏補序

六

離騷草木疏補篇目

一卷香草部 疏十三種

江離 芷芳 蘭

菌 蕙 篴葍

荃 留夷 揭車

杜蘅 菊 薜荔

胡 繩 葳蕤

芙蓉 茹 芰茅

華 杜若 蘋

離騷草木疏補目錄

一

紫 石蘭

二卷香草部 疏十五種 補八種

麻 蘼蕪 女蘿

芝 芭 萍

柜忝 莆 藿

薇 茶 蘋

藿 芡 苴

蓴 蒿 萋

藻 稻 藜

麥補 梁補

三卷嘉木部疏補十種

木蘭 莽 桂

蕉 辛夷 松

栢 楸 楠

黃棘 梧補 楓補

四卷惡草惡木部疏補十二種

艾 葦 菴 菴

艾 葦 菴 菴

離騷草木疏補目錄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薺 葛 篇

離騷草木疏補一卷

香草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明南東屠本峻田叔補

江離

離騷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注扈被也辟幽

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博

采衷善以自約束也補

江離芎藭苗也四五月間生大葉似芹而香或蔣子

園庭則芬香滿庭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芷芳

芷芳香也生下濕地根長尺餘白色枝幹去地五寸

以上秦生葉和婆婆紫色瀾三指許花白微黃入伏

後結子立秋後苗枯一名澤芬

蘭

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紉索也行清潔

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鱗能決疑

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離騷曰結幽蘭

以延佇王逸注言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

草長立而無趣向○九歌曰春蘭兮秋菊王逸

注言春蘭秋菊為芬芳長相繼承補

蘭綠葉紫莖葉如莎草初春則茁其牙如交門冬長

五六寸一幹一花有紅白紫三色而甚香在江南

者春芳在荆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曰春蘭秋蘭

也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

秋紫之芬馥也以其生於深林之下故稱幽蘭○吳

仁傑按浴蘭兮沐芳言蘭政可用浴而不可食頃聞

蜀士云屢見人大醉渴飲瓶中蘭花水吐利而卒又

離騷大疏補 卷之一

峽中儲毒蘭花為第一乃知甚美者必有甚惡也

菌

離騷曰襟申菽與菌桂王逸注菌薰也屠本峻

按王度記諸侯嘗酒以薰大夫以蘭芝則薰草

之貴在蘭芝上補

菌薰草也一名蕙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葉如麻兩

兩相對方莖赤花黑實氣如靡蕪七月中旬開花即

雲陵也

蕙

離騷曰豈惟紉夫蕙菹王逸注蕙菹香草以喻

賢者○又樹蕙之百畝王逸注言已種時象香

循行仁義勸身勉力朝暮不倦也補

蕙潔草也似蘭綠葉紫莖生平澤中花亦春開蘭先

蕙後皆柔幹蘭一幹一花蕙一幹五六花

菹約

離騷曰又申之以攬菹王逸注言已復重引芳

菹以自結束執意彌篤也○九歌曰辛夷楣兮

藥房王逸注藥白芷也補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一

菹香蒲也一名莞一名符離一名葍一名菹一名睢

一名醜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色紅白可以為菹生

嫩之甘脆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謂之蒲登

花中有蕊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篩其粉後有赤滓

謂之蒲葍其葉名龍湏出山石空中莖倒垂可織以

為席

荃蒸

離騷曰荃不揆余之中情王逸注荃香草以喻

君也人君被服芬芳故以香草為喻○九歌曰

蕪撓兮蘭旌王逸注言已乘船則以蕪為楫擢
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補

荃菖蒲也一名菰一名堯韭一名昌陽生蜀地者作
劍脊而無花生陽羨者花黃生茅山溪石上者花紫
俱不作劍脊根嫩黃緊硬稠長一寸九節者佳亦有
一寸十二節者切以為菹謂之昌歎亦曰昌本暴乾
拆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久服輕身不忘延年不
老又可餌魚○溪蕪生溪澗側形色極似石上菖蒲
而葉正如蒲無脊大根盤屈有節狀如馬鞭大一根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四

留夷

離騷曰畦留夷與揭車兮屠本峻按言已種植
留夷揭車之芳草修行彌多好潔以為常也補

留夷香草也可以為藥○屠本峻按上林賦襟以留
夷張揖注留夷新夷也顏師古以為留夷香草也新
夷乃木耳

揭車

揭車芫蕪也味辛生彭城高數尺而花白根似羊蹄
可食

杜蘅

離騷曰維杜蘅與芳芷王逸注復植杜蘅襟以
芳芷馨香益暢德行彌盛補

杜蘅王鹵也一名杜生山之陰及下濕地根似細辛
白芷葉似葵形如馬蹄故稱馬蹄香江淮間有之今
人用作湯及衣香甚佳道家服之根粗黃白色春初
於宿根上生苗高二三寸莖如麥蘗粗細每葉上有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五

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干葉莖罅內蘆頭上
貼地生紫花闇結實如豆大窠內有碎子苗葉俱青
今所用細辛皆杜蘅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
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
習習如椒其辛更甚于椒本草稱細辛水漬令直是
以杜蘅偽為之也

菊

離騷曰夕飡秋菊之落英爾雅曰落始也王逸
注英花也言已食菊之始花以香潔自潤澤也

補

菊日精也春初布地生細苗夏茂秋花冬實遇霜終不標落一名女節一名女花一名更生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一名陰成有莖紫氣香味其可作羹食有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不堪食者名蕙有葉大似艾莖青根細花白蕊黃有葉似桐蒿花蕊都黃有細小花花瓣如小珠子名珠子菊可入藥今服餌家多用白菊也近世菊譜乃至有百餘品類

薛荔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一

六

離騷曰貫薛荔之落蕊王逸注薛荔香草也言

已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補

薛荔形如烏韭多蔓敷岩石上若網亦負綠樹木三五十年漸大枝葉繁茂葉圓長二三寸似石常生子似蓮房中有細子上銳下平外青中嫩紅霜則嫩紅而甘鳥鳥所啄童兒亦食之也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與絡石木連地錦石血土鼓相類○絡石生川谷或山之陰及高山岩上葉圓細如橘正青冬夏不

凋花白子黑其莖蔓延節青處即生根鬚與薛荔絕

相類但莖葉粗大如藤狀以其包絡石上故名絡石石生者葉細厚而圓短樹生者葉大而薄人家庭園岩石間種以為飾○木連大如絡石其實若蓮房打破有白汁絞停久如漆亦如魚膠水凍之可以涅酒○地錦葉如鴨掌蔓著地上隨節有根亦綠樹石冬月不死○石血極與絡石相類但葉頭尖而赤亦蔓繞木石○土鼓常春藤也味苦子味甘亦蔓繞木石葉頂尖子熟如珠碧色正圓小兒取藤於地作鼓聲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一

七

一名龍鱗薛荔

胡

離騷曰索胡繩之纒纒王逸注言已行雖據履

根本猶復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

無懈已也 補

胡蒜也大者名胡小者名薺味辛今人家園圃中蒔之每頭六七瓣初種一瓣當年便成獨子蒜至明年復其本矣其花中有實亦葫瓣狀而極小煮為羹臠極俊美種宜良輒地三遍熟耕之五寸一株故里語

曰左右通鋤一萬餘株收條中種者一年為獨辦種
二年者則成大蒜科皆如拳今并州無大蒜朝歌取
種一歲之後還成百子蒜八月中方得熟九月子始
刈葫性最葷不可食俗人作羹以鱸魚肉久食傷人
損目明○蒿野生小蒜苗葉根子似葫而細數倍生
葉時可煮和食至五月葉枯取根名卵子蒜亦名山
蒜味甚薰臭布穀鳴收小蒜俗傳六月七月可種小
蒜二月種大蒜

繩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一

繩蛇床也一名繩毒一名蛇粟一名思益一名墻靡
生川谷及田野二月生苗高二三尺葉青碎作叢似
蒿枝每枝上有花頭百餘結同一窠似馬芹類花葉
正如薜蘿又似小葉葶藶花白子如黍粒黃褐色四
五月開花如散水子至輕虛也

艾

離騷曰製艾荷以為衣兮屠本峻按製裁也裁
清潔之服以自被也○招魂曰涉江采菱發揚
阿此王逸注揚阿楚人曲也言已涉渡大江南

入湖池采取菱艾發揚阿曲屠本峻按采取菱
艾與衆和歌所以隱伏草澤發舒憤懣也補

艾水栗也兩角者為菱三角四角者為艾生水中葉
綠似荇浮水上花有黃紫白三色晝合宵炕隨月轉
移猶葵之向日也其花落而實生漸向水中乃熟秦
人謂之辭若其實餌之可以斷穀○羅頌曰吳楚風
俗當菱熟時士女相與采菱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
為繁華流蕩之極招魂涉江采菱發揚阿揚阿者采
菱之曲也淮南子云欲學謳者必先徵于樂風欲美
和者必先始于陽阿采菱蓋采菱者衆所共取節奏
宜和為曲以與衆樂之

芙蓉

離騷曰集芙蓉以為裳王逸注言已進不見納
猶復裁製艾荷集合芙蓉以為裳衣被服愈潔

修善益明補

芙蓉芙蓉渠也其莖名茄其花未發為菌首已發為芙
蓉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莖下白藕在泥中者
名蓉其房為蓮蓮皮青裡白也子名蒴蒴中有青如

鉤名薏甚苦不可食其根旁行爲藕藕實名水芝或謂之光旁其葉爲荷荷中蒂名荷鼻其節至秋皮黑而沉水者爲石蓮

茹

離騷曰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言已引取柔

輒香草以自掩涕不以悲故失仁壽之則也吳

仁傑曰茹香草也傷已忠嗜好唯盛德之馨香

而不見知于時也補

如此胡也一名地薰一名山菜其葉名芸蒿三四月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一

生苗甚香莖青紫葉似荷葉稍緊亦有似邪蒿亦有

似麥門冬而短七月開黃花根赤色蘆頭有赤毛如

鼠尾○芸蒿生熟皆可啖古人藏書用芸今人謂之

七里香也仲冬芸始生其葉類豌豆作小叢生極芬

香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采寘席下能去

蚤虱

萹茅

離騷曰索萹茅以筵筦兮王逸注言已欲去則

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

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補

萹茅蒿也一名薺大葉白花根如芷正白可啖萹延

披樹而生味甘一名甘獲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

赤氣臭

薺

九歌曰薺采衣兮若英吳仁傑曰蘭芳薺若四

者皆香草屠本峻按沐浴蘭芷衣被薺杜言將

事神光以自潔也補

薺也薺之未成者名葭一名萑萑菝也菝一名蘆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一

萑之未秀者也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薺其狀都似

竹而葉抱莖生花白作穗若茅花風輒吹揭如雪其

聚于地若絮也枝亦如竹根而節踈萑初生三月中

旬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

馬尾其萌名蘊今江東呼蘆笋爲蘊然則萑薺之類

其初生者皆名蘊也○薺一名蘆似菝而長高數尺

江東呼爲薺○萹荻之初生者也一名薺一名離似

薺而小實中其根旁行牽搥槃互江東呼爲烏菹其

花皆名薺所謂蘆通一物也蘆今可作蘆荻今以薪

麩者是也今人罕能別蘆葦與蘆葦又北人以菁與蘆為二物水旁下濕所生者皆為菁其細不及指人家地園所植者為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其筭味小苦堪食長安人謂葭蘆之未解葉者名紫葦

杜若

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王逸注

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

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九歌曰搴汀

薜荔兮木蘭

補卷之一

三

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王逸注遠者謂高賢

隱士也言已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

與其修道德也補

杜若楚蘅也生陰地苗似山姜花黃赤子赤色大如

棘子中似荳蔻又辛香絕似旋覆根殆欲相亂但葉

小異耳

蘋

九歌曰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五臣注

以喻張設忠正以待君命補

蘋大荷也狀如葵其味如葱不值泥生于水上葉闊潤寸許葉下有點如水沫今人呼為浮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其中者名荇菜即鳧葵也其小者名浮萍

紫

九歌曰蓀薜兮紫壇吳仁傑曰紫薜草也屠本

峻按以蓀紫二草蓋歸室壇也補

紫薜草也一名薜一名薜戾一名紫卅一名紫芙其

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其根

薜荔直木疏補

卷之一

三

可以染紫

石蘭

九歌曰疏石蘭兮為芳王逸注石蘭香草疏布

陳也披石蘭兮帶杜蘅拆芳馨兮遺所思王逸

注所思謂清潔之士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

善屈原屢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

馨以相遺也五臣注所謂君也言已被帶忠直

又以嘉言而納于君也補

石蘭山蘭也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

澤蘭生水澤而此生山側故名石蘭○馬蘭生澤旁如澤蘭而氣臭其花似菊而紫故北人呼為紫菊

雜錄下流補 卷之二

古

離騷草木疏補二卷

香草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疏

明甬東屠本峻田叔補

麻 泉

九歌曰折疏麻以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洪興祖

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于瑤此花香服食

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天問曰泉華

安居郭璞注麻有子曰泉補

麻草之繁衍而多者也其色白大者如箭如蒿細者

雜錄草木疏補 卷之二

十五

如蕘其有實者名苴又名蕘其無實者名泉又名牡

麻其縷可以練絲為布其莖圓者名胡麻亦有實一

名油麻其淳黑方莖一葉兩英者名巨勝麻與麥相

為候變黃種麻麻黃種變蓋種變者以夏至前十日

為上時至日為中時至後為下時種泉太早則剛堅

厚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種麻熟

耕地縱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是蕘麻欲熟之驗補

蕘蕘

九歌曰秋蘭兮薜蘿生兮堂下王逸注言已

供神之室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

列而生五臣云皆喻懷忠潔也補

蘿蕪芎藭葉也一名胡芎一名香果似鮑床而香節

大莖細狀如馬銜故謂之馬銜芎藭苗似芹胡荽草

香細青黑文赤如藁本冬夏叢生五月花赤七月實

黑莖端有兩葉惟形塊重實作雀腦者名腦芎人家

時於園庭則氣香滿徑又可藏衣中○羅頌曰按古

今注將離贈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亦猶相招贈以

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文無蓋即靡蕪然今之當歸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十六

自是一種非靡蕪之類似細葉芎藭惟莖葉卑下於

芎藭也然則古亦以靡蕪為當歸矣

女羅

九歌曰披薜荔兮帶女羅王逸注薜荔兔絲皆

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

飾也補

女蘿松羅也一名唐一名蒙正青而細其長如帶根

不着地蔓延松上與兔絲絕異然女蘿有寄生兔絲

上者

芝

九歌曰采三秀兮于山間王逸注三秀謂芝草

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

之終不得也補

芝菌也一歲三華無根而秀無實而生形色瓌異一

名木甚○五芝五色生於五岳赤如珊瑚白如截肪

黑如澤漆青如翠羽黃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

冰也○松栢之脂淪地于歲化為茯苓其上生小木

狀如蓮花名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蕪之不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十七

焦佩之辟兵可用為菹○又有石芝肉芝草芝糞上

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朝菌

芭

九歌曰傳芭兮會舞王逸注芭香草也補

芭芭蕉一名巴且多生江南葉長丈許濶二尺餘莖

虛軟出二廣閩中川蜀者有花闊廣者實極美可噉

他處雖多而作花者亦少蕉類亦多有子名甘蕉其

葉大抵與芭蕉相類但其卷心抽幹作花初生大萼

如倒垂萼苞有十數層層皆作瓣漸大則花出瓣中

極繁盛紅者如火炬謂之紅蕉白者如蠟色謂之白蕉其花大類象牙故謂之牙蕉其實亦有青黃之別暴軋可以寄遠北土得之以爲珍果閩廣人灰埋其皮令錫滑以爲布

萍

天問曰靡萍九衢王逸注萍草生于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衢之道屠本峻按左傳蘋蘩蕓藻之采可薦於神明羞於王公則萍亦蕓藻之類也補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十八

萍藻也有小鬚垂于水中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也今或謂之藻言無定性隨風而已穀雨之日萍始生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萍浮于流水則不生浮于止水則生也

秬黍

天問曰咸播秬黍屠本峻按古者以黑秬黍釀酒入以鬱鬯芬香調暢可以降神也補

秬黍黑黍也禾屬而粘者以大暑而種農家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黍

有早晚其晚者至孟秋始熟有赤黍黑黍其黑黍搗以爲錫謂之錫鯉以蜜和米煎熬作粬救也補

蒲

天問曰蒲蘼是營王逸注蘼香草也補

蒲似莞而禰有養生於水厓柔滑而温可以爲席其性輕拘而善泛

藿

藿芄蘭也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羅摩幽州人謂之雀瓢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十九

薇

天問曰驚女采薇力何祐王逸注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乃天祐之補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赤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赤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古人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補

茶

九章曰故茶薺不同晦王逸注茶薺不同晦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之也補

茶苦菜也一名茶草一名選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
秀孟夏苦菜秀是也三月生扶疎六月花從葉出莖
直黃八月實繁實落根長生於冬不枯又謂之遊冬
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得霜甜脆而
美堪食紫葉者為香茶青葉者為青茶○吳仁傑曰
茶薺之所以異者以茶始食之則苦而終其薺則初
食之便甘孟夏當陽長陰消之極而是月苦菜秀薺
變枯則知茶陽物也薺陰物也是為不同晦而生矣

薺

離騷木疏補 卷之二

千

九章曰薺蘅稿而節離王逸注薺草秋生今南

方湖澤皆有之補

薺青薺也似莎而大生湖澤中又似茅葳蕤鴈所食
者

薺

遠遊曰微霜降而下淪芳悼芳草之先薺吳仁

傑曰言微霜之降未及惡草而芳草中先及薺

也補

薺耳草也一名大苦一名莢草一名蜜草一名露草

蔓延生下濕處枝葉悉如槐青黃色高五六尺莖赤
有節節間有枝相當葉端微大而糙澁似有白毛實
如相思子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
豆極堅噉不破或云似地黃○紫耳草細而實春生
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
作角子如華豆根長者三四尺麤細不定赤上有橫
梁梁下皆細根也

苽

大招曰五穀六仞設苽梁只王逸注苽梁蔣實

離騷木疏補 卷之二

千

謂雕胡也言有苽梁之飯香且柔滑也補

苽蔣草實也一名苽一名雕胡生水中央葉如蓆菰江

南人呼為苽草刈以飼魚甚肥生兩澤下澤者根既

相結歲久根盤厚則并土浮于水上謂之苽蔣刈去

其葉便可畊蒔植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苽蔣夏日生

菌如小兒臂堪噉謂之苽菜又名蘆蔬以芼鮓為羹

解酒毒至秋結實如米謂之雕胡古人以為羹饌歲

饑人猶採以當糧三年以上心中生臺如藕白軟中

有黑脉亦堪噉謂之苽首又名苽根又名綠節又可

作席溫於蒲舊傳炊菰法米菰穀盛常囊中構瓷器為屑勿令作末納常囊中令滿版上揉之取米一斗可用升半炊如稻米其菰葉楚俗以夏至日用黍粘米煮爛二節所尚一名糗一名角黍

苴

大招曰醯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萋不露薄只王逸注嚼狗雜用膾炙切萋荷以為香脩衆

味也補

苴萋荷也一名菑菑春初生葉似初生甘蕉根似姜

雜錄草木疏補卷之二

三二

牙而肥其葉冬枯根堪為菹亦可醬中藏其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萋荷有白有赤今人乃呼赤者為萋荷白者為覆菹赤者作梅果用之白者入藥用中蠱者服其汁并卧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溪毒沙蠱輩人家種之辟蛇二月種之一種永生不須鋤微加糞以土覆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

茂

蓴

蓴水葵也生水中葉似苕菜浮水上花黃白子紫色

蓴細如釵股味甘可食二月至八月名絲蓴霜降以後至十二月名瑰蓴味苦澁取以為羹猶勝雜菜種蓴之法近陂湖者可於湖中種之近流水者可決水為池種之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淺則葉多而莖瘦性易生不耐污糞穢入池即死又有石蓴生南海石上似紫菜色青

蒿

蒿白蒿也比青蒿而粗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食又可蒸為菹春初比蒿前諸草生雜錄草木疏補卷之二

卷之二

三三

旁勃

萋

萋萋萋蒿也一名購生下田初生可啖其葉如艾白色長數寸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為茹又可羹魚也

藻

九辨曰鳧鴈皆啖夫梁藻層本峻按藻水草之

有文者也補

藻生水底橫陳于水不能出水之上隨波蕩漾莖葉
條暢尤為可喜有二種其一種如鷄蘇莖大如箸長
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補

稻

招魂曰稻粢穠麥挈黃梁此王逸注言飯則以
秠稻糲稷擇新麥揉以黃梁和而柔軟且香滑
也屠本峻按梁為五穀之長故祭祀之號稷曰
明梁而言梁盛也補

稻稌也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其粘者為糯一名秠可
離草木疏補卷之二

卷之二

三四

以釀酒其不粘者為秠音稌可以作飯二月種秠稻
四月種秠稻有芒者為秠不芒者為糯是稻通稱
秠也又有一種曰秠比于稷小而尤不粘其種甚早
今人號秠為早稻稷為晚稻江湘間有稻粒稍細耐
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補

梁

梁稷也一名齋一名稌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聚然
則稷也梁也稌也一物也大抵塞北最多如黍黑也
稷有兩種一種黃白一種紫黑者有毛北人呼為

鳥米考靈耀言日中星鳥可以種稷補

麥

麥芒穀也秋種厚種故謂之麥方夏之時舊穀已絕
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為接絕續
乏之穀其性微寒屬金故秋金王而生夏火王而死
小麥生于桃二百肆拾日秀秀後六十日而成蓋秋
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
麥微寒以為麩則溫麩熱則麩冷其地煖處亦可春
種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河渭以
西麩涼以其春種缺二時氣使然也故稱高田宜黍
稷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補

離草木疏補卷之二

卷之二

三五

梁

梁粟類也米之有浮殼有青黃白三種青梁殼穗有
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米也夏日食之極為
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故人少種之亦早
熟而收少作錫清白勝餘米黃梁穗大毛長殼米俱
粗於白梁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味逾于諸梁
人號為竹根黃白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

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為黃梁之亞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梁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梁統粟今粟與梁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梁比它穀最益胃但性微寒耳○羅頌曰古者食醬會膳食之宜則大與梁相別先儒以大味酸而溫梁味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也梁食之美者故稱膏梁之性正以其養厚而易驕耳補

離騷草木補二卷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二

三



離騷草木疏補三卷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疏

明南東屠本峻田叔補

木蘭

離騷曰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注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慶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三

補

三

木蘭桂類也葉似長生冬夏常榮四時著花其實如小柿其美一名桂蘭皮簿者似桂而味辛皮厚者似厚朴而氣味為勝樹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

莽

莽草也木若石楠而葉青味辛烈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則必浮出人取食之無妨一名菹一編

春草或以爲卷施草者非是○寧鄉草名卷施拔心
不灰江淮間謂之宿莽○吳仁傑曰山海經朝歌之
山有木焉名曰茵草可以毒魚即宿莽蓋木類也而
王逸以草冬生不灰者爲宿莽初非指卷施也及郭
璞注卷施草乃離騷云宿莽蓋祖王逸之說而逸說
亦無所本也

桂

離騷曰矯菌桂以紉蕙屠本峻按言已矯直菌

桂托芬香以見性也補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三

二八

桂有菌桂杜桂板桂三種菌桂生交趾桂林正圓如
竹葉似柿葉其香可作飲中品葉有三道文表裡無
毛尖狹而光澤人家園圃亦有種者多植于嶺北則
氣味少辛辣三月四月生花花白蕊黃九月結實木
皮青黃肌理緊實其卷若筒故曰筒桂一名肉桂今
稱菌桂者筒箇字譌也今人多以裝綴花果作筵○
牡桂木桂也一名稷生南海葉如枇杷而大白華華
而不著子叢生岩嶺冬夏常青間無雜木皮薄色黃
少脂肉氣味如木蘭其嫩枝名桂枝削去皮名桂心

即官桂也○板桂生桂陽及合浦半卷多脂生高山
顛冬夏常榮春華秋英○三桂之外有天竺桂生西
胡國今亦希有○丹桂樹如冬青幹或斜曲葉似橘
葉而狹尖長光澤九月開花花五瓣而細有紅黃二
色味苦而香一名金粟人家多種於園庭芬香滿逕
是月人取花入鹽梅汁內浸一宿取起去其苦水以
蜜和鹽梅浸之入甕器內固封數日謂之桂梅可按
酒又可作湯近時好事春其花作餅謂之桂餅其花
白者名木犀花

離騷草木疏補

卷之三

二九

椒

離騷曰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注行息依蘭椒

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

椒叢生木似茱萸有鈇刺葉堅而滑實大者名檳今
成臯山間有之謂之竹葉椒可著飲食中東海諸島
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菊
葉椒於三月移之先作熟糝泥掘出即以泥封根埋
之又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之方三寸一子篩
土蓋其上常澆令潤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

寒若生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於其生陰中者
少稟寒氣則不用裹又有蜀椒秦椒○出武都者爲
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唐蕤樹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
花但生于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江淮及北
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厚○出天
水隴西者名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實細
又施州有崖椒閩中及江東有欖子濼葳作果品山
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子似椒而葉細

辛夷

陸贄草木疏補 卷之三

三

九歌曰辛夷楣兮葯房王逸注辛夷香水以作
戶楣洪興祖曰辛夷水大連合抱非香草也
辛夷樹生川谷及近道大連合抱高數仞氣辛香葉
大於柿而狹長花色白而蒂紫江南地煖正月開北
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
人呼爲迎春花花落而無子至夏秋復著花如小筆
○一種三月開花四月花落后似相思子花葉與無
子同○一種高三四丈花色亦白葉亦如柿身徑二
尺許去根三尺已來便有枝柯繁茂可愛花落復生

葉至夏初還生花經秋歷冬葉花漸大如有毛小桃
至來年正二月始開花二十年者方結實年歲淺者
無子開花早晚亦隨南北節氣寒溫耳

松

九歌曰飲石泉兮蔭松栢王逸注言已雖在山
中猶飲石泉之水蔭松栢之木飲食居處動以
香潔自修飾也

松生高山大谷木皮綠衣名艾納每五鬣爲一葉或
有兩鬣三鬣者今作五粒蓋鬣字之譌也松久則實

陸贄草木疏補 卷之三

三

繁出塞上者佳其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
作湯甚佳○高麗國多太松惟五葉者乃結實始生
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縝密得霜乃拆其實始成
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看羨餅亦用之不可多食
令人嘔不已又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綉槌壓成綉織
而爲扇上有花紋不減穿簾者又有杉扇以白杉木
臂削如紙貫以采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栢

栢一名栲有側栢花叢栢三種其側栢三月開花九

月結子而圓葉成片如大片雲母葉出密州者佳葉皆側向上有微赤毛道家多作栢葉湯○花栢其樹濃葉成朵無子○叢栢其樹綠色

楸

九章曰望長楸而太息王逸注言已願望楚都大梓木而悲補

楸櫟也木老而皮粗散者為楸木小而皮粗者為櫟楸之疏理色白有角而生子者為梓又名子楸又名角楸黃色無子者名柳楸亦呼荆黃楸也楚地尤多

雜錄山水疏補卷之三

三五

可以為器梓實桐皮曰椅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子猶在其枝葉水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謂之若楸似桐而葉小花紫○羅頌曰梓為百木之長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銅承肥碩三倍合西種梓楸五令子孫孝順

橘

九章曰皇后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

也補

橘木生江南葉有兩刻缺又似刺出于莖間夏初生白華六七月成實至冬黃熟可啖皮味辛香而苦肉其尤生於洞庭之包山過江北則無故曰橘逾淮而北為枳水土異也○盧橘冬月於水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故云盧橘夏熟盧黑色也其柑橙椽柚皆橘類氣亦少同○其橘形似橘而圓大皮色青熟則黃赤未經霜時尤酸霜後甚甜故名柑子形如石榴者謂之壹柑○橙似橘其華中細如

雜錄山水疏補卷之三

三五

蜂腰皮味甚甘橙黃時橘方尚綠其形圓大於橘而香皮厚而皺乃正黃色不似其橘之黃赤也其皮去裡白切絲蜜煮謂之橙絲煮以為汁去渣入蜜熬成膏絕似蕉實謂之橙膏連皮皴蜜煮謂之橙餅皆酸甜微苦可飲酒又可作湯○枸櫞如小瓜皮若橙而光澤可愛肉厚味短而香氣大勝其橘實衣箇中則數日香不散聞廣江西有之謂之香櫞○橘類有朱橘朱其乳橘乳其沙橘沙其黃橘黃其綿橘荔枝橘穿橘油橘金橘金其自然橘凍橘狗橘石其綠橘又

有包橘鄭康成說書厥包橘柚乃三物蜜罽是也

黃棘

九章曰借光景以往來考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也言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棘之刺以為馬策言急疾也吳仁傑曰借光景以往來猶假日以愉樂也補

棘小棗也花葉莖實都類棗有赤棘白棘山海經若

山有木焉黃花而圓葉其實如蘭其刺有直有鈎補益用直療腫用鈎又可為矢鵠巢中央有棘棘性煖

雜錄草木疏補卷之三

三五

今人養花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花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花牙也

梧

九辨曰卷離披此梧楸屠木峻按梧者良木不但取其枝葉多陰可愛亦以其實芬香可噉也故師曠或枝策而立惠施或據梧而瞑補

梧梧桐也一名櫬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今人以其皮青亦號曰青桐摯淨研極為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郭皆五其子似乳綴其橐郭生多或五

六少或二三食之味如芡故鳥喜巢其中最易生鳥

銜墜者輒隨生殖其畦種者是歲可高一丈又知日

至正南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

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小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

此木雖不中樂器然堪車板盤合木磔等用葉春晚

乃生至秋輒槁補

楓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王逸注言已湛湛

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

雜錄草木疏補卷之三

三五

放棄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補

楓似白楊甚高大木肌理硬葉厚枝弱而善搖葉圓

作岐有三角而香二三月有花白色乃連著實大如

鴨卵八九月熟暴乾可燒惟九真有用之有神乃

難得之物其脂甚香謂之楓香又名白膠香入地千

歲為琥珀其皮性澁止水痢至霜後丹色可愛楓上

有苗食之令人笑不止補

雜錄草木補三卷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猶草惡木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明甫東屠本峻田叔補

蕒

離騷曰蕒蕒施以盈要兮王逸注三者皆惡木

以喻讒佞滿於側也補

蕒蕒蕒也一名旁通一名行止一名豺羽布地蔓生

細葉子有三角狀如菱而小生道上刺人人行多著

木屐可以茨墻今兵家乃鑄鐵為之以梗路亦呼蕒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四

三六

藜一名茨菜生水中

藜

藜王芻也一名藜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俗呼

鳴脚莎即藜藜草也

藜

藜卷耳也一名苓耳一名泉耳一名蒼耳一名地葵

一名廉絲雄下謂之胡泉江東呼常泉其形似鼠耳

叢生如盤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菴細莖蔓生可煮為

茹滑而少味又謂之常思菜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

中當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其實多刺葉可

覆麴作黃衣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從外國羊毛

中來

艾

離騷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王

逸注言君愛昵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進也補

艾艾蒿也一名水壘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

白荆楚之俗五月五日鷄未鳴時采之用灸百疾故

又名醫草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四

三五

茅

離騷曰荃蕙化而為茅王逸注言君子更為小

人忠信更為讒佞也補

茅杜茅也一名蘧白茅之屬茅一名蘭根一名茹根

一石地管一名地筋一名兼杜春生布地如針俗謂

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華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

潔白

蕭

離騷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王

逆注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也

洪興祖曰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補

蕭狄蒿也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
燭有香氣故於祭祀以脂熬之或云牛尾蒿

篁

九歌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

來王逸注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得見君

讒邪填塞難以前進補

篁竹叢也竹田曰篁所謂蒹蕩敷衍編町成篁者也

離騷草木疏補 采之四

三八

篁于衆竹中取其下者故見斥于離騷比之讒邪正
以其繁薄幽昧蔽塞而已

葛

九歌曰石磊磊兮葛蔓蔓五臣注猶賢哲難逢

諛諂衆也補

葛卉草也一名鹿藿一名鷄齊一名篔斤葛入土五
寸以上者名葛瓠微有毒春生苗于澤間引藤蔓延
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葉似楸葉而青七月著花
似豌豆花不結實根形如臂紫色其性柔韌可爲繩

絡藤及根花可醒酒去酒毒○野葛毒草也蔓生出
桂州以南葉似柿葉人食之即歿俗呼胡蔓通名鉤
吻

篇

九章曰鮮篇薄與襟菜兮洪興祖曰篇篇襟菜
非芳草此言鮮去篇菜而備芳蒞宿莽以爲交

佩也補

篇篇蓄也似小黎赤莖節細如釵股好生道旁布地
而生節間白華葉細綠根如蓄根人謂之篇竹

離騷草木疏補 采之四

三九

薺

九章曰故荼薺不同晦兮洪興祖曰荼苦薺甘

故不同晦而生矣補

薺葦蘆也春初生葉似芥高六七寸根白枝莖青
可以作菹羹亦佳仲冬始生季春開花微黃結角子
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亦應陰之物也又
其枝葉細靡通謂之靡草

菅

格魂曰五穀不生叢菅是食此屠本峻按菅茅

類亦惡草以喻讒佞補

背似茅而滑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紐宜為索漚之尤善其未漚者名野骨

檄

離騷曰檄又充夫佩帟王逸注檄似椒而非椒喻似賢而非賢也帟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補

檄椒屬也似茱萸而小赤色按茱萸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時深紫色一名檄子

離騷草木疏補卷之四

四

離騷草木補四卷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浙江范愚桂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園中海錯疏已著錄是書以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粟麥粟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刪汰自謂明簡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疎畧又每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逸註擬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傑謂宿莽非卷施斥王逸註及郭璞爾雅注之誤本峻是書引羅願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寧鄉草名卷施江淮間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說不免自相刺謬尤失於考證矣

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

卷

〔明〕屠本峻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騷協韻

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提要

楚騷協韻敘

夫自古詆詞用呂按歌披絃非韻則疎从

調聲而合節矣故其韻不待協而辭

用協非真朔致爾也代禩夏擅譌異糾禩

即詆審所僂靡復而彈一也又况騷賦稱

帝傀出藪哉余嘗怪楚騷上述皇王荀羅

近代偏物連類銓綜三才真於聲韻當不

詭於先王矣後世讀不復諧遂呂槩出楚

楚騷協韻

聲且夫童歌里閤猶或沿方於文而藻取

會風雅假令閤六義出文仍變鷄出陋與

何呂爭斧日月櫟詞賦出祖也莫失下虎

出類經儻竝扞推斯目談不復譎出楚

矣騷公出聲亡不足惜王洪出注畧而未

詳於是各及屠田亦氏風永音旨是

盤搜取韻審裁衷經訓務求諧暢稱衣歲

率遂成協韻十卷其用心亦勤矣蓋三閤

被讒遭放行嗟憫離託忠樂神乃心宗國
雖乏絲林出齟日雅歌舞出節不取諧韻
何从永斯後出讀騷昔其日吾田未以爲
南車也隆慶壬申音閏月四明沈九疇箕
仲敝

楚騷協韻

敝

二

楚騷協韻敝

吳郡 黃姬水 漳父僕

古昔聖哲制字日擴目之用而春契作焉至六
書備矣制律日導耳之用而音聲比焉至七音
盡矣夫言日文綴六日音諧二者言之會也然
括萬物日成形者字也而合指字日成聲者韻
也字猶星而有象可稽韻若風生無方可執故
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而嗟歎之而蹈舞之不自
知者其天地自然之聲乎其韻之謂兮故言出

楚騷協韻

敝

一

而節奏隨之其韻未嘗不協也如五刪詩皆絃
歌日合韶武之音者惟韻之協焉爾若離騷者
繼三百篇而作者也風雅之匹而詞賦之宗也
蓋日怵鬱條條之情發為哀痛迫切之聲字字
性靈言言心極苟韻有弗協何日導志何日動
物何日感天地通鬼神哉惜兮王未師洪慶善
則闕而未協朱仲暉則協而未詳至於文字之
點畫偏旁多所外謬爾東屠田未氏玩誦而病
焉迺精研博考積日累歲緝為楚騷協韻十卷

如英史之盤則通之曰古韻亥豕之譌則訂之
曰古文復炎漢篆隸之舊黜江左聲病之拘然
後千載作者之意始驟遺憾矣離騷之衣冠詞
人也田未亦有功哉田未本高華之曹稟矧曠
之資負通達之才於蕃穠所不讀而獨寤寐屈
宋焉夫屬宋賢人失志之賦也田未豈亦不復
志者哉噫嘻古之君子志於邦家今之君子志
於富貴田未豈今之所謂不復志者哉而田未
曰四事答客難詎盡田未之志也田未之志亦

楚騷協韻入錄

二

足悲矣千里授簡遂校而敘之

讀騷大旨

剛用東屠峻 田未

錄篇

楚騷者發舒憤懣之詞闡揚忠孝之本依六義
曰數言繼三百篇而作別者也屈原開其始景
星俱旭日而麗天宋玉紹其業隨珠泣夜光而
希世假哉嗚呼不可尚矣洽茲曰律驟煩夏憊
狀而大都式與摹範竊與華藻矣今之此編曰
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辭漁父九辯招
騷騷木旨入

原協

夫南國宗騷名篇繼作都號楚詞矣今湘纍鄂
客之遺馨牙債因差為抵悟求與向者離騷之
音題焉彌寡是故既存楚騷室明楚些非韻協
何侷餘楚哉王未師章波句斷俾事可曉洪慶
善援書引證鹹理有暢俱為大觀而韻辭闕而
不協朱仲璉章分節解比與兼陳而韻辭協而

未備如錫余曰嘉名延翻之於字余曰靈均員

翻孫孽兮紫壇如之於播芳采兮盈堂舉在

皆濁我獨清羊翻罪人皆醉我獨醒是日見放

房翻之類俱在鞿聞焉識者病之峻自髻斷承

家大人之訓復授新編乃含咀英華諷誦旨歸

蓋習与性反既勤歲季矣夫楚詞詞楚故譌韻

寔難因取韻補轉注音畧獵嬰字苑諸考嬰諸

是定韻或一二二協之三四三四協之苟足

兼收嫌嫌並獎將使韻靡不通協非強解刀發

讀騷木音不

如新湊理不滯矣鑿生从旁錄之命曰楚騷協

韻云爾

正字

夫楚騷文字存小篆未變之肯兮古今文人往

往皆寫楚騷凡點翰舒箋刪小篆分艸為誓乃

若勤諸梓人便於誦讀不能不遵兮隸書矣近

代鐸行楚詞賄與點盡偏有寔多所承之謬峻

乃輯蒼頡篇古說文諸六書書本旨正真差謬

俗別者朕一字侷異而駢罪与相同而炫目者

今夫不取至於異所當異同所當同此六書之

自朕今錄之楚騷中非散云於行怪也搜雅君

子有旨諱諸

明鈔

夫辯博宏深隸魁偉之文於楚騷者王未師也

援據精博昭奇怪之事於補注者洪慶善也擬

議正義理明發忠孝之道於詁訓者朱仲暉也

譬之南鏐東籊雖異質而皆為有用之才毛嬙

鄭曼雖異態而皆為可悅之豔也夫王洪之注

讀騷六音不

非王洪之意語也蓋因淮南辨賢之說而輯之

仲暉之注大非仲暉意之也緣王洪之舊文加

繪藻之新色今日俗監之迷古溪廢淺售咸屬

王洪而真仲暉與不朕兮與不朕兮

示忠

余既協楚騷乃因容鷄而告之曰昔楚大夫之

佞難騷也言難愁云今余當處順之秋值難為

之境父母在堂絜白相樂刪遠游為辭親知砥

勸務洪道業刪卜肩為贅身安州州惜誦何為

忠樂辰猶哀郢何作卽斯日談大夫靡復而顯
焉乃繼而繼之歎衷斯次慨與伏枕咀園漭漭
獨哀思生之歎徒勤白駒之歌昔作所謂老孫
孫與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也越音泔更骨肉
連迴兒女之情多斯風雲之氣爽日此招魂魂
兮不至所謂昔昔受讞白日招只也夫潔志者
不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日莫賞而苟合所
調製艾荷日為衣兮集夫容日為裳也夫符契
精靈各載終始人倫有五而朋儕一而二三

讀騷大旨六

四

季來交結好仇大都襍浮面而不心趨彼末塗
竟違肯旨蒙悅浮雲變為蒼狗所謂曰黃昏日
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也四者觸沓稍殷大夫
之悼哉夫患有其至氣因斯感情緣斯載余幼
而難腫長夏支離大不空物驟庸諧俗乃取楚
騷玩知於故奄復於新悵讀一過庶幾哉愈兮
不病而呻唵者矣

解喻

協成客夏喻之曰夫屈騷而淮南傳之後賦之

徒代出真范篇成十七自非博學曷能杓真宏
室局真先登最夫華章藻敷非矇眊所玩瑰琦
倘儻非淺短所識今吾子取真肯而舍真後是
視於下而耻於目違眾而立於獨用末技日鈞
名子則幾哉居岐氏曰噫嘻子何言之卑兮且
夫大原無處不必皆豫章之木雲夢雖廣安能
盡巨海之觀哉古傑興直躋三百之風者真屈
宋兮是故劉歆所推日屈宋為絕世具體風騷
子越所論諸子日為不過取其奧妙竊與華藻
讀騷大旨五

五

用是為評大率可睹見矣余輒而出于此大為
自便計百子日為違眾獨立鬻其鈞名過矣兮
過矣兮

楚騷協韻卷一

明角東屠峻 田未 重協

明吳罷黃姬水凜父 校正

屈原

離騷經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闔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日降。公胡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諒錫余以嘉名。延胡名余曰正，剗兮字余曰靈

均。音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音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如

又加滿 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季歲之不吾與。公

翰擲阨之木蘭兮，夕擘州別作之宿莽。如

月忽其不奄兮，昔与秋與代序。如惟艸木之

蕭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歲兮，何不

改此度。乘騷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管三

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杜。如此禮翻 襟申某

与南音桂兮，豈惟紉夫蕙。音改切 彼蕘

異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紉之昌披兮，

夫惟捷徑曰窘，步惟夫冀人之媮樂兮，路

幽昧且險隘。音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

敗績。忽奔馳兮，先見後兮，及肯王之踵

武，孫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音怒

五 切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會。音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修靈之故也。曰黃昏以

爲期兮，羌口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後悔

遞而有它。音余既不難夫難別兮，傷靈

修之數。音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畹。音畦留夷与揭車兮，襟杜蘅

与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昔兮吾將又

刈。音雖與夫何傷兮，哀眾芳之隳

葳。罔替其進，日貪婪兮，馮不猷兮，求索故蘇

內恕已，且量人兮，各異心而嫉妬。音馳騁日

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林林其將至兮，恐修

名之不立。翰飲木蘭之醴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音苟余情真信兮，長願

感切 夫何傷擊木根，且結蔭兮貫薛。音荔之

落心嬌菌音具桂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音

切寒音吾灑夫肯修兮非去俗之所及北翻雖末

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訓長太息日掩

涕兮哀生民之多難音雖政音修奪音

日鞿羈兮蹇翰諱音而夕替音既替余日

蕙纒兮又申之日孽匪天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歎與猶未憚音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

民心罪女嫉余之蠶眉兮各音詠音讀如調余

呂善姪固肯俗之工巧兮偃規三而改錯音

楚騷協韻入離騷經 三

七故背繩墨日追因兮競周容日為度如字又

饨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兮此昔也音盜盜

而流亾兮余不忍為此態音也音驚鳥之不羣

兮自肯丑而固朕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音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

白日反直兮固肯聖之所厚悔相音道之不

察兮延佇音兮吾將反回舩車日夏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茱丘且焉止

息進不入日離音尤兮復將夏修吾初服音

北製艾荷日為衣兮藝夫容日為裳不吾知矣

夫已兮苟余惜真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

佩之陸離芳与澤其襟粗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日游目兮將往觀兮四流佩闐闐音

同與縣飾兮芳菲菲與彌章民生各有所樂音

切兮余獨改修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

余心之可懲音女頰之嬋媛兮申申與詈余

与音日絲婚直日亾身兮終朕天兮羽之野音

切汝何博塞而改修兮紛獨有此夸節音養

楚騷協韻入離騷經 四

麓苑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度音不可戶

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改朋兮夫何

榮獨而不余耻音依肯聖日節中兮嚼鳩心

而歷茲濟沅湘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日九

辯与九歌兮夏康娛日自緜不顧難日圖後兮

五子用失兮家巷音驛姪游日佚田兮又政

歎音夫馭狐固亂流與魁音緣兮泥又貪

夫歎家音澆身被服強圍兮緜欲殺而不忍

日康娛而自忘兮歎首用夫顛隕夏築之嘗緯

兮又遂焉而逢殃后辛之盭醢兮殷宗用而不

長湯尚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算差何翻七舉賢

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音替禾切皇天驟私阿兮

既民惠焉錯輔夫惟聖哲呂茂行音下孟切兮苟復

用此下土瞻肯而顧後兮相音意諄切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反北翻滿咎余

身而危从兮覽余初冥猶未悔五翻翻不量鑿

替而正衲音如兮固肯修呂盭醢曾歎歎余鬱

邑兮哀勝昔之不當擊茹蕙呂掩涕兮霑余袷

之浪浪讀如郎踈音巨數祗呂陳詞兮耿吾既復

此中正讀如征駟王虬呂瘞鷲音鳥鷲切兮溢埃風余

上征翰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兮縣圃讀如玄布欲

少畱此靈瑣兮日忽忽真將算吾令羲和弭下

兮望奄茲音任而勿迫路曼曼與修遠兮吾將

上下而求索格翻歎余馬於咸池兮緬余轡兮

攬桑折若木呂拂日兮聊消搖俗從通呂相羊

肯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音章鸞皇為

馮音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呂未具吾令鳳鳥飛

騰兮繼之呂日夜音如字飄風屯音徒昆切與相

離兮衡雲霓而來御如字紛緜緜與離兮

辭俗作陸離與上下音如吾令帝閨開關兮倚

門闔而望余音如時曖曖音如與將罷音如兮

結幽蘭而延佇音直世溷濁而不分兮玳蔽美

而嫉妒音五翰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閨風而緜

辭音如馬音如忽反顧呂流涕兮哀高止之霖女

盜吾游此崑宮兮折瓊枝呂繼佩音如兮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音息下女之可詒音如

之浪浪讀如郎又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音莫妃之所

杜音如解佩纒呂結言兮吾令蹇修呂為

理音如紛緜緜與離兮忽緯繡音如與難

纏夕歸次於窮石兮翰濯髮兮洧般音如保歎

美呂驕敖兮日康娛呂姪游雖信美而驟禮兮

求建棄而歧求覽相音息觀於四極兮周流兮

天余乃下音如望理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

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呂不好雄鳩之鳴逝

兮余猶惡與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

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彙而
驟所止兮聊浮游目消搖及少康之未家兮雷
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在
汨濁而嫉賢兮政蔽美而偃惡音鳥故切閨中既遠
遠兮哲王又不悟懷解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
与此縵古如索蕙茅日筵蓂兮命靈氛為余
占之白兩美與必合兮軌信修而慕之恩九州
之博大兮豈惟是與有女白勉遠逝而驟狐疑
兮軌求美而擇女讀如何所獨驟芳艸兮爾何

楚騷協韻入 離騷經

七

懷兮故宇音侍在幽昧且炫耀兮軌云察余之
善惡民政惡音鳥路切與不同兮惟此黨人與獨異
戶服艾且盈嬰音於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
艸木與猶未復兮豈理美之能當蘇蘼音作糞
瓊且充幃兮謂申茱與不芳欲从靈修之吉占
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茱糈讀如
而與音於之百神翳與備降兮九嶷紛與竝迎
皇剡剡與揚靈兮告余且吉故曰勉升降
且上下兮求巨獲音作矩之所同湯禹嚴而求

合兮擊咎繇而能調音如苟中情與政修兮又
何必用夫行媒音草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
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繼周文而復舉甯戚之
謳歌兮齊桓聞且諒輔及季歲之未晏兮昔夷
猶與未央恐鵲鳩音如之先鳴兮使夫百艸為
之芬芳何瓊佩之偃蹇兮翟靄厭而蔽音如
之惟此黨人之不諱兮恐嫉妬而斯音如
折之時鬪鬪且變易兮又何可且奄留蘭芷變
而不芳兮蓀蕙化而為茅音如何答日之芳艸

楚騷協韻入 離騷經

八

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真有它故兮莫政修之
害也余且蘭為可恃兮羌驟實而容長委歎美
且从俗兮苟復別兮謂芳茱與佞且慢惱兮椒
又克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昔俗之从流兮又軌能驟變化音如
惟茲佩之可賢兮委歎美而歷茲芳菲菲而
難虧兮芬至今與猶未沫音如和調度且自娛
兮聊浮游而求女音如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

觀兮上下如靈氛既告余曰吉占兮歷吉日

兮吾將行如折瓊枝曰為羞兮精瓊靡曰為

糈如為音于余駕飛龍兮裸珵象曰為車何

難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曰自跋躑音池吾道

夫昆崙兮路修遠曰周流揚靈覽之晻靄兮鳴

玉鸞之啾啾發軔於天濤兮夕余至兮西極

鳳皇翼與飛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

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靡俗作蛟龍使梁濤兮詔

而皇使浩余讀如路修遠曰多難兮騰駕車使

徑待如又徒帝翻路不周曰左轄兮指西海曰為

朝如字如屯余車與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駕

八龍之宛宛俗為兮載雲旗之委蛇讀如抑忠

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熾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曰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平兮忽臨睨夫舊

鄉備夫悲余馬懷兮卷俗作踟顧而不行如戶

亂曰已矣哉國難人算我知兮又何懷兮故都

既算足与美政兮吾將入彭咸之所居

離騷經第一

吳中章首

楚騷協韻卷二

屈原

九歌

東皇大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

璠鳴兮琳瑯瑤席兮玉璫讀如盍將把兮瓊芳

蕙歛兮蘭藉俗作奠桂酒兮芣漿楊枹讀如

兮拊鼓踈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讀如五

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楚騷協韻八九歌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如靈蓮讀如

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闔宮如

与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

皇皇兮既降如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海兮焉窮恩夫君兮大息極勞心兮忡

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州別作美與眇兮

雲修泚俗作泚 吾棄兮桂舟令沅湘兮灑波使

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之翻吹參差兮誰

息如駕飛龍兮北延廻音池吾道兮洞庭薛

荔伯兮蕙綳讀如孫撓兮蘭旌望泂陽兮極浦

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音下

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君兮扉俗作側桂

擢兮蘭摧斷兮兮積雪采薛荔兮水中擗夫容

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思不逞兮輕絕石瀨兮

淺淺讀如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乘騷協韻入九歌 二

兮告余曰不聞翰騁驚兮江皋夕弭下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如涓讀如余瓊兮

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州別作兮杜若將且

遺太兮下女昔不可兮再復聊消搖兮容与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日眇眇兮愁予讀如嫋嫋兮

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如登白蘋兮騁望公兮

与佳期兮夕張讀如身如幸兮費中留何為兮

木上辰陽翻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

敢言恍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靡何食兮庶

中蛟何為兮水裔馳余馬兮蘭皋夕濟兮西

澨讀如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借遊築室兮

九口葺之兮荷蓋讀如蓀讀如紫壇讀如播芳

菲兮盈堂桂棟兮蘭橈讀如辛夷楣兮葑房阿

薛荔兮為帷擗蕙櫺讀如兮既張白玉兮為鎮

蹠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縵之兮杜衡讀如

合百艸兮實庭建芳馨兮廊門讀如九嶷闌兮

竝迎靈之來兮如雲讀如元讀如捐讀如余袂讀如兮

乘騷協韻入九歌 三

江中遺余襟讀如兮澧浦擗汀州別作兮杜若

將且遺太兮遠者讀如昔不可兮驟復聊消搖

兮容与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讀如紛吾乘兮玄雲讀如令飄風

兮先驅復溼雨兮灑塵讀如君回翔兮且下讀如

踰空桑兮从女讀如紛緇緇兮九州可翳天

兮狂予讀如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會讀如

陰陽吾与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阂讀如靈衣

兮披披玉佩兮墜攤壹兮壹易竹算知兮
所為折跡麻兮瑤華加芳將日趨兮離居老
林林兮既極不淺近兮愈疏棄龍兮麟麟高駝
兮沛天如字又神結桂枝兮延竚音直羌愈思兮
愁人如字又愁人兮奈何如字願若今兮殊虧
固人命兮有當飄離合兮可為

少司命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如字綠葉兮繁枝芳
菲菲兮襲予讀如夫扶人兮自有美子蓀何
楚騷協韻下九歌

日兮愁苦古翻秋蘭兮青青讀如綠葉兮繁枝芳
滿堂兮美人忽獨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
辭蔡回風兮載雲旗悲算悲兮生別離樂算樂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与女沐兮咸池
如如晝晝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如字
如臨風恍兮浩歌如字又孔蓋兮翠旒如字九天
兮擗星竦長劍兮攤兮支蓀獨空兮為民正
讀如

東君

暉將出兮東方翼吾檻兮復桑擗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既明如字駕龍輶兮乘雷讀如載雲
旗兮委蛇如字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顧懷
兮交鼓崩鐘兮瑤簾鳴鑼讀如兮歛竿恩靈保
兮賢夸讀如翺音許飛兮翠曾屢詩兮會驟響
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如字青雲衣兮白霓
裳舉長矢兮射音食天狼操余孤兮友淪降如字
楚騷協韻下九歌

河伯

与女讀如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
荷蓋駕兩龍兮騖螭讀如登昆崙兮四望心飛
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悟懷音
魚鱗屋兮龍堂如字又紫貝闕兮朱宮如字
靈何為兮水中如字又蔡白鼉兮逐文魚
与如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漸讀如紛兮將來下

虎如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倂俗作騰予如。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

兮又窈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

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

兮纒去聲所息如。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

難兮獨後來如。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

在下如。杳冥冥兮羌晝晡，東風飄兮神靈雨。

楚騷協韻入九歌 六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艷華予讀如。采三

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音葛。怨公子兮

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復聞。山中人兮芳杜若，飲

石泉兮陰松柏如。君思我兮狀疑侏，雷填填

兮雨冥冥。緩啾啾兮豹音余，夜鳴風颯颯兮木

蕭蕭如。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殇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轡兮短兵接如。旌蔽

日兮歆若雲如，矢交鏖兮士爭先。

九歌第二

兮字又為 凌余陣陣兮躡余行如，左騶

兮右亦俗作傷霸讀如，兩輪兮繫四馬如。

玉抱讀如兮擊鳴鼓，天時礪讀如兮威靈怒上聲。

嚴殺盡兮棄原野如，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

忽兮路超躐，帶長劍兮挾秦弓如。首雖離兮

心不懲，誠既勇兮又曰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

既歿兮神且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如。

禮魂

成禮兮會鼓，使芭兮代舞，夸讀如女倡讀如兮

容与兮蘭兮，秋鞠長鞿絕兮終古。

楚騷協韻入九歌 七

吳中章書 書末哀制

天問

曰逐古之初誰僅道上聲又去聲之上下未形

何由考如字又去聲之冥昭暗暗誰能極之焉

翼惟像何日識之湖淵閭閻惟昔何為如字又

全易三合何本何化如字又圓則九重軌

度如字又之惟茲何功軌初佳如字又之幹

維焉繫天極焉加如字又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楚騷協韻入天問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如字又隅隈多有誰知真

數讀如朔天何所沓十二焉分如字又日月安

屬劉星安陳如字又出自暘谷次於蒙汜讀如

自明及晡所行幾里夜先何惠如字又又商

歎利惟何而顧虜托腹女夢寐合夫焉取九子

而明如字又角宿讀如未且耀靈安藏不任汨瀟

師何如字又之僉曰何真何不課而行如字又

雖龜與銜鯨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形焉永過

杜羽山夫何三季不施如字又去聲伯禹腹鯨

夫何日變化如字又纂就肯緒遂成考

功如字又何續初繼業而歎謀不同如字又

洪宋極淡何日填之地方九剝何以墳如字又

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如字又鯨何所營禹何所

成康回馮怒地何故呂東南傾九州安錯如字又

川谷何沔讀如東流不溢軌知真故東西南北

與修軌多如字又南北順隳如字又真衍幾

何如字又昆崙縣圃真尻安杜如字又增城九重

楚騷協韻入天問

與高幾里四方之門如字又與誰以焉西北鬪君

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

華何允何所央煥何所更寒如字又焉有石林何

獸能言如字又焉有虬龍負熊巨游如字又長

虺九首如字又倏忽焉杜如字又何所不如字又

人何守如字又靡靡九衢泉華安肩一蛇吞象歎

大何如累水玄趾三危安在如字又延季不如字又

安彈日鳥焉解羽禹之力獻功如字又降眉下土

四方焉役彼龔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

歛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未而悵鼉飽飽飽字未詳

所后代益作后奉狀離璧音負何后惟惠而能

拘是遂皆歸歟鞠而臻害歟躬如字又加何后

益作革而嵩播降又戶即翻后棘賓商九辯九

歌依翻何勤子屠母而分竟墜如字帝降夷

羿革暨愛民胡歟夫河伯而妻計切彼雒嬪馮

玳利波歟稀是歟若翻何獻齧肉之膏而后帝

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悲翻何羿之歟革而

交吞揆之阻窳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讀若

巫何添焉咸播糗黍蕭萑是營何由并投而懸

疾修盈白蜺嬰弟音非胡為此堂安復夫臣藥

弗藥隔不能固臧句用調天式縱橫充翻陽離

爰歟禮翻大鳥何鳴橫隔句用韻夫焉喪歟體

句如起雨何呂興於容翻之撰

體協焉鹿何懸如字又加之齧戴山昇何呂安

又伊真翻之擇自陟行何如字又加之惟

澆音亮切枉戶何求於媵戶翻何少康逐犬而

隕歟音而親呂逢殆湯謀易旅何呂厚上

五翻之覆自斟尋何道取如如之築伐蒙

山何所復焉妹嬰婚何隸湯何極焉閔在

家父何呂如元翻竟不姚告二女何親如

先如歟蘭在初何所音焉璜臺十戚誰所極

馬登立為帝軌道尚之女媧有體軌制匠之驛

段歟弟上終歟為害如字又何隸犬體弟隔

而歟身不危賊如字又蒲翻吳獲迄古南獄

是止軌期太斯復兩男子如綠鵠飾玉后帝

是饗香如何承謀喪桀終呂滅喪平帝乃降觀

下逢伊挈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讀如簡狄

在臺如學何窈玄鳥致詒女何喜如諄秉

季惠歟父是滅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干協

昔難何呂懷如之平魯曼庸何呂肥之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真命何从恆秉季惠

木翻焉復夫朴牛如何如營班禮惠如不

但還來來隔句如昏微遵述有狄不寧何懸

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竝姪危害歟兄如字又成湯東

况何變化呂作誰後嗣而逢長如字又成湯東

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復水顛之

木役彼小子又子古翻夫何惡之倫有莘之婦

帝夫誰使挑音徒之會麗爭盟何踐吾朝蒼鳥

羣飛輒使萃之到豈紆躬未且不嘉木翻何親

揆發足周之命呂咨嗟音翻授殷天下與位安

施音翻反成乃亾音莫伊何爭造伐器何音行

樂擊協韻不天開

郎翻之竝駢擊翼何音將之昭后成游南土爰

底音致歟利惟何逢彼白雉上太穆王巧音拇

改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音姨夫音叟

別作街何號音於市音周幽誰誅焉復夫音襄

下天同何號音於市音周幽誰誅焉復夫音襄

賦身殺音彼王紂之船輒使亂惑何惡輔音瓶

讒諂是音比于何逆而抑沈音之雷開

何順而賜音自為音韻不必改音之何聖人

之一惠率異方構音伯受醢箕子詳音隄

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父上鳥何煥音如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張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伯昌號褻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總賦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受賜茲醢

西伯上告音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音不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音如音鼓刀揚聲后何喜音許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音戰何所急伯林音維

惟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音集命

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音擊後茲

樂擊協韻不天開

承輔何率官湯尊食宗緒音勳闔音寢生音少

離音散亾何壯武厲能流歟音嚴音彭鏗音斟維帝

何饗音受音昌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

怒音蠶音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音齊音北

至回水萃何喜音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音呂

百兩音如李音霖音薄音莫音雷音歸何惠歟音嚴音不音萃

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音隔句音韻音荆音勳音坐

師夫何長音字音隔句音韻音過音改夏我又何言音如

聞吳允爭國久余是勝音何環穿自闔社音正

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曰不長何試上自享忠
名彌彰

天問第三

楚騷協韻不入天問

七

楚騷協韻卷四

屈原

九章

惜誦

惜誦曰致愆兮發憤曰杼讀如杼情所作忠而言

之兮指蒼天曰為正如征今五帝曰斲俗為折中

兮戒六神与向戾北翻俾山川曰備御兮命咎

繇使聽直竭忠誠曰事君兮反離羣而贅音之

彫讀如九又如九忘儼音曠媚曰背佩讀如佩眾兮待明

楚騷協韻不入九章

君與知之如周言与行音下與可述兮情与

兌與不變故相音息臣莫若君兮所曰證之不

遠本吾諶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讐惟

君而驟他兮又眾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

不可保也疾親君而驟他兮有招禍之道上也

息君與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如字又如字事君

而不貳兮繼不知寵之門如字又如字忠何辜曰

遇罰兮夫非予心之月如字之行不羣曰顛穢

兮又眾兆之所哈如字紛逢尤曰離謫兮蹇不

可釋情沈抑而不筵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

余侘傺兮又草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詰

兮顯陳志而蹀路情路二字未詳所為趨靜默而算余知

兮進號讀如嘯又算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

悶瞽讀如之朏朏讀如昔余癡登天兮魂中道

而蹀杭吾使厲神占之兮白有忠極而蹀旁緣

危獨目離異兮曰君可恩而不可恃故藉口真

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係翻徒懲於羹者而吹整

兮何不變此志讀如也欲釋階而登天兮

猶有囊之態讀如也翫跡遽目離心兮又何為

此伴讀如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為此援讀如

也誓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致讀如行姤

直而不豫兮繁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且造怨

兮忽謂之過言讀如九斲臂而成醫兮吾至今

而知冥信賦讀如矰弋機而杜上兮嚴羅張而

杜下讀如設張辟目娛君兮顯劓身而蹀所欲

儻回目干條兮恐重趨而難讀如欲高飛

而遠集兮君罔謂女讀如何之讀如欲橫奔

楚騷協韻六九章

二

而失路兮堅忠而不忍背齋讀如日交痛兮

心鬱結而紆軫讀如木簡日矯蕙兮音則

甲某日為糧播江難與滋鞠兮願商日且為糧

久切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日自明讀如

矯茲媚日私處兮願曾恩而遠身讀如

涉江

余勿致俗混此奇服兮率既老而不衰讀如帶

長缺之陞難兮冠太切雲之隄隗被明月兮佩

寶璐再溷濁而算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

青虯兮騁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讀如登

昆崙兮食玉英讀如與天地兮同晷與日月兮

同光哀南夷之算吾知兮且余濟兮江湘乘鄂

渚而反顧兮欵讀如秋參之緒風讀如步余馬

兮山臯邱余車兮方林葉舸船余上讀如沉兮齊

吳榜音此呂擊汰如字又船容與而不進兮

奄回水而冰讀如滯如帶翰發棹階兮夕宿

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與何傷入激音

浦余儻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漢林杳日冥冥

楚騷協韻六九章

三

兮蟻蚋之所居山峻高且蔽日兮下幽晦且多

雨霰霏紛與驟垠讀如兮雲霧霏而瘳宇哀吾

生之霖樂兮幽獨處兮山中良翻吾不能變心

而从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王翻接輿髡首兮

桑鳩俗混靡行助翻忠不必用兮賢不必呂伍

子逢殃兮比干蓋醢復翻與肯世而皆賦兮吾

又何怨兮今之人如字又余將董董別作道而不

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如字又

亂白鸞鳥鳳皇日且蹇又上太聲兮燕雀烏鶴

楚騷協韻入九章

巢堂壇助徒浴翻又上兮露申辛夷夾林薄兮

腥臊讀如竝御芳不復薄讀如兮舍易位昔

不當平聲兮懷信侘傺忽兮吾將行助翻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

失兮方仲荀而東遷太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

日流亾出國門而軫懷兮申之翰吾日行助翻

發郢都而太閭兮怛忽真焉極楫齊揚呂容與

兮哀見君而不再復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

真若覆過覆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嫺

媛而傷懷兮眇不知真所眺順風波且从流兮

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

沒讀如心維讀如結而不解兮恩蹇產而不釋

將懸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公如木縲古

之所肩兮今消搖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

須臾而忘反背馱浦而西息兮哀故都之日遠

登大墳且遠望兮聊且舒吾憇心助思容翻哀

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颯風如字又當陵

楚騷協韻入九章

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更之為止

兮軌兩東門之可驟心不怡之長久兮惠与愁

真相接惟郢路之遠遠兮江与更之不可涉忽

若太不信兮至今九季而不夏慘鬱鬱而不開

兮蹇侘傺而含感助千外歎歎之羈約俗作兮

謹在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顯進兮如披離而郭

之堯舜之抗行讀如兮瞻讀如杳杳而溲天罔

讒人之嫉如兮被且牙慈之傷助愠愠音

切倫音力之修美兮政夫讀如人之忼音苦慨

音苦 望三五目為像兮指彭咸目為儀夫何極而不

盜切 眉蹙蹙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乳曰曼音如余目且流觀兮音謹反之何肯鳥

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音秘信非吾舉而棄

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心鬱鬱之音息兮獨永歎兮增傷恩寡產之不

釋兮曼音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頌音俗兮何

回極之浮浮數音所惟孫之多怒兮傷余心之

惘惘音起而橫奔兮覽民九目自鎮音讀如結

楚辭協韻下九章

微情且陳詞兮矯且音太夫美人昔君与我誠

言兮且黃昏且為音如夫美人昔君与我誠

反既有此他志音如夫美人昔君与我誠

且真修夸音如夫美人昔君与我誠

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設悲夷猶而

冀進兮心怛音當傷之憺憺音設茲歷情且陳

詞兮孫詳音不固切人之不媚兮

果且我為患音胡初吾所陳之音不豈至今

真庸且何毒藥之塞塞兮願孫美之可完音胡

望三五目為像兮指彭咸目為儀夫何極而不

至今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音不名不可且

虛作軌音私而有報兮軌不實而有獲少歌且

與美人播怨兮并日夜而音正憺憺吾且真美

好兮敖解詞而不音千偕偕自有鳥自南兮來集

漢北好夸音如佳麗兮音獨處此異域音如既

榮獨而不羣兮又音豈媒在真側道音遠而日

忘兮願自申而不復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

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曄明之若歲惟郢

楚辭協韻下九章

路之窳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因直

兮南指月與劉星願徑逝而未復兮魂識路之

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

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亂且長瀨湍流音江兮音往顧南行聊且

娛心兮軫石隄隄音寒吾煩音如兮音超回忘

度行隱音如兮音低回夷猶音北姑兮煩冤

督頌音俗實泚音但兮音私歎苦音神兮音如

路遠處幽又森行媒音如兮道恩作頌聊且自

技兮息心不遂斯言誰告力加斤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艸木莽莽補翻傷懷永哀兮泪徂

南土駒讀如兮香香孔靜幽歎如字又加鬱結

紆軫兮離慙而長劔如格翻襟情効忠兮冤

屬而自抑如字又列音胡方目為圓兮常度未

替如字又加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

忠鑿兮南圖未改如翻內屬質正兮大人所感

巧坐不斲兮觀察真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眊謂

楚騷協韻入九章

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目為棘明如翻變白目

為喪兮倒上目為下如翻鳳皇在笄如翻兮雞

鷺讀如翔翬同粗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

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

而不濟懷瑾握瑜兮寤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

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跡內

兮罔不知余之異采如翻材朴委質兮算知余

之所有如翻重仁襲義兮謹厚如翻為豐重華不

可選音五兮軌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宜兮豈

可選各切

知真何故湯出久隸兮隨而不可慕懲連改念

兮抑心而自強音巨離閔而不隸兮感忠之有

像聲上繼路北次兮日昧昧真將算舒息娛哀兮

阻之巨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穢道遠忽兮

懷質抱情獨鞿匹兮伯樂既殷驥焉程匹程二

所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忠余何畏

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嚼兮垂溷濁算吾知人心

不可調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如翻兮明告君

楚騷協韻入九章

子吾將目為類兮

怨美人

怨美人兮擊涕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

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日舒中

情兮志沈菀讀如而算筵願寄言於浮雲兮遇

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詞兮羌宿高而難當

高辛之靈盛兮繼玄鳥而致詒如字又加欲變

節日以俗兮媿易初而屈忠如字又加獨歷季而

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如翻宜隱閔而屬

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如翻

考兮何變易之可為如字又加知肯轍之不絕

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寒獨憐此異路

勒驥驥而夏駕兮造父為音千我操音七之蹇

蹇大而勿驅兮聊假日日須昔指嶧音切波音切象之

面隈兮與黃呂為期開窗發歲兮白日出之

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適江夏呂娛息擊大

溲之芳蔭兮樓長州之宿艸音切惜吾不及古

人兮吾誰与玩此芳艸音切解篇音切溲与雜

菜兮備日為交佩音切佩闐闐日續轉兮遂接

楚騷協韻木九章

俗謠絕而離異吾且偃回日娛息兮觀南人之

變態音切竊悞在中心兮揚歎馮而不埃音切芳

与澤冥襟粗兮羌芳華自中出音切紛郁郁與

遠承兮滿内而外揚情与質信可保兮羌肩蔽

而聞章令薛荔呂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夫

容而為媒兮憚攘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

下吾不能音切固解形之不段兮賦容与而孤

疑廣遂肯畫兮未改此度也音切吾將

皮音切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箠箠而南行兮息

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呂昭昔奉先功日

下兮剛濼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濼立兮屬鼎臣

而日嫉如字又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

治音切又如字心純扈而不泄兮繼讒人而嫉之君

含怒而待臣兮不消激與朕否音切蔽暵君之

聃明兮虛惑誤又日歟弗參驗呂考實兮遠總

臣而弗息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忠而過之何

楚騷協韻木九章

鼎臣之驟臯兮被離謗而見尤如字又慙光

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音切臨沅湘之

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李般身而絕名兮惜靡

君之不昭音切君驟度而弗察兮使芳艸為藪

幽焉舒情而播信兮恬公而弗聊音切獨障

靡而蔽隱兮使鼎臣為霖由聞百里之為虜兮

伊尹高於庖厨音切呂望屠於翰歌兮甯戚歌

而飯牛不逢湯武与桓穆兮音切而知之音切

周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歿而後惠小子忠而

立枯兮文君悟而改求數小山而為之禁兮

大憲之優游恩久故之親身兮日縞素而哭之

周如或忠信而以節兮或詭移如憂音博切而不

疑弗屑察而接實兮既讒人之虛詞芳與澤與

襟粗兮軌申且而別之何芳艸之昂股兮微霜

降而下戒力詭諱不昭明而蔽靡兮使讒諛而

日復自肯丑之嫉賢兮謂蕙若與不可佩讀如

妒佳冶之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如雖有西

施之美頌俗混兮讒妬入目自代帝翻願陳情

楚辭協韻入九章 三

巨白行音下兮復辜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

兮如剗宿讀如之錯音倉置棄驥驥而馳騁兮

鞿轡銜而自載如蔡汜汜日下流兮鞿舟楫

而自備肯瀆度而心治兮驛讀如與此真鞿異

竄盜私而流亾兮恐禍殃之有再計翻不舉詞

而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試

橋誦

后皇嘉樹橋來及兮受命不遷生兩園兮澗固

鷦徙更一忠如如之兮綠葉繁榮紛其可晷如

如戲兮曾枝刺棘圓果搜讀如兮青黃襟粗文

章爛讀如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如兮紛緼室

修夸讀如而不醜兮嗟爾幼忠有巨異兮獨立

不總立不可晷如兮淡固鷦徙鄴其鞿求兮

蘇冉獨立橫而不流兮閉音必心自慎不終失

過兮乘應鞿私參天地如兮顯歲并讞與長

友如兮淑難不姪稷與有理兮季歲雖少可

師長上兮行音下比伯夷置日為像上兮

悲回風

楚辭協韻入九章 三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

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平夫何彭咸之造恩兮暨

忠小而不忘萬變真情豈可蓋兮軌虛偽之可

長鳥獸鳴日號讀如羣兮艸苴音七比而不芳

奠其鱗巨自別兮蛟龍隱與文章故茶薺不同

而自貶如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半

不眇忠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如惟佳人

之獨懷兮折若某日自處本曾歎歎之嗟嗟兮

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目至
曙綫長夜之曼曼音算半切兮掩此哀而不太悟從
容且周流兮聊消挫且自恃上聲傷太息之慙憐
兮氣於音鳥邑音鳥而不可止糾息心且為纏
兮編愁苦且為嚮折若木且蔽光兮隨飄風之
所仍存仿髻而不見兮心踴躍真若湯擦佩社
且按忠兮超惘惘而遂行音戶歲助助真若穢
兮皆大材林而將至積蘅槁而節離兮芳且歇
而不比憐息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

楚辭協韻 卷一

如字又音宜盜外而流亡兮不忍為此常愁音
又如音孤子唵而技淚兮放子出而不還音
若息而不隱兮照影咸之所聞音登石巒且
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音入景音響
之棘響兮聞眉想而不可復音愁鬱鬱
之棘悵兮肩戚戚而不可解音心戰戰而不
形兮氣縷轉而自締音穆眇眇之棘垣兮莽
茫茫之棘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為顏蔓蔓之不可量兮縷音絲絲之不可紆

愁惘惘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
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吊上高樓之階音序兮
處雌蜺之標音顛音據青冥而據虹
兮遂倏忽而捫天音吸湛露之浮蠶音
兮漱冰音霜之雰雰音依風穴且自息兮
忽傾寤之且嬋媛馮尾崙且瞰霧兮隱岐山且
清江音湔湔涌湍之碭碭音兮聽波聲之洶
洶紛容容之棘經兮罔茫茫之棘紀音軋音洋
洋之棘从兮馳委蛇音之焉止澳翻翻真上

楚辭協韻 卷一

下兮翼蓬蓬真左右音汜滴滴音真背後
兮扶音張弛之信期音觀炎氣之相仍兮
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露之俱下兮聽溥音水
之相擊借光景且徃來兮施黃棘之檉策求小
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越心調度而弗太兮
刺著志之棘達且吾怨徃昔之所冀兮惛來者
之愁愁音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楚
望大河之州渚兮悲申徒之抗愁音諫君而不
聽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蹇

而不釋

九章第四

楚騷協韻入九章

夫

楚騷協韻卷五

屈原

遠游

悲昔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難
 因兮，焉託棄太聲而上浮。漣沈濁而污蔑兮，獨鬱
 結與誰語太聲。爽耿耿而不寐兮，魂瑩瑩而至曙。
 惟天地之難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徃者余弗及
 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楚思兮，怊曠怳而永
 懷胡。翻意怳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倏
 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且端操兮，
 求正氣之所由。溥虛靜且恬愉兮，澹漟為而自
 得。聞爽松之清塵兮，願歟風兮。變剛賢真人之
 休惠兮，美徃世之登僂。与化太而不見兮，名聲
 著而日延。奇僂說之託辰星兮，兼韓罪讀如之
 復一形。穆穆且漫漶兮，離人羣而懸絕。因氣變
 而趨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骨仿髀且。遙見兮
 精皎皎且徃來如。絕氛埃而淑尤兮，緣不反
 真。故都免罪患而不懼兮，其真知真所如恐天

昔之代序兮耀靈騰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憐芳艸之先需聊仿羊而滴控兮永歷季而驟
 威誰可與玩此繼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總
 目遠兮余將焉所程重山背秋忽與不奄兮吳
 久留此故肩如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如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含翰霞如保神明之清激如兮精氣入而
 癡藏除順颯風如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
 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蘇息曰道可受兮不可
 授如

楚騷揚韻入楚游
 二

嗽噴俗作冥冥與寐人其韻管饒而登霞兮掩浮
 雲而上征命天關冥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于君
 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
 兮造旬始而觀清都翰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
 兮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与而竝馳駕
 八龍之矺矺俗作兮載雲旗之委蛇讀如建雄
 虹之采旄兮五色襍而炫耀服偃蹇且低昂兮
 驂連悉讀如目嬌鸞騎音奇膠葛且襍乳兮辨
 莊俗作曼音莫行音七而方行音戶撰余轡而正
 策兮吾將過兮句芒歷太皞且右轉兮肯飛廉
 且后路陽杲杲冥未允兮凌天地且徑度風伯
 為音干余先驅兮躡氛埃而清滌鳳皇翼其煥
 旂兮遇蓐收兮西皇擊彗星且為旌兮舉斗柄
 且為靡叛陸離冥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如
 昔埃皆俗作冥冥冥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
 復掌行兮撰署眾神且竝轂路曼曼其修遠兮
 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且為
 衛欲度且且忘歸兮意恣睢且担音正橋音居

楚騷揚韻入楚游
 三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媿娛目自樂音五浩青雲

目氾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儻夫懷余心悲兮

纒俗為馬顧而不行音戶恩舊故目想像兮長

歎息而掩涕汜容与而假舉兮聊抑忠而自殫

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兮南疑覽方外之悅

忽兮淶罔象目自浮非翻祝融戒而遂衡兮騰

告鸞鳥迎處如張樂咸池奉燧雲兮二女御九

韶歌依翻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

蟲象竝出繼兮形響音於九切蚪音巨九切而委蛇讀如

楚騷協韻入卷游

雌蜺便平聲媚目增撓音而兮鸞鳥軒翥而翔飛

音樂博衍蕪綵極兮焉乃逝且裴回俗作舒并

下且馳騫兮躡絕垠兮塞門音如軼迅風於清

蕪俗作兮音從顯頊兮增音太音如音歷玄冥且表音

邪徑兮察間維且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音

切音余先兮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劉

鼓兮降望大嶽下崢嶸而霖地兮上膠霤音

而霖天如字又音如音視候忽而霖見兮駐音

愜而霖聞又音超霖為且至清兮与泰

初而為鄰音交建音

總游第五

楚騷協韻入卷游

五

楚騷協韻卷六

屈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季不復夏見竭智盡忠而蔽邪於
工翻 讒工翻 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
 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浸之詹尹乃端策拂龜
 曰君將何日致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朴
忠 忠如字 兮將送徃勞來上下 斯寐寤王翻
又 如字 兮寧誅鉏艸茅日力耕轉陽韻讀 兮將游
字

楚騷協韻

大人日成名延翻 兮寧正言不諱日
危 危身 兮將從俗富貴日媮生師
先 將咬訾東斯嗟咿嚅呢日事婦人如字 兮
 寧廉潔正直日自清如字 兮將突梯滑稽
 如脂如韋日潔楹如字 兮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兮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媮日全
 吾軀兮寧與騏驥亢軌兮將隨奴俗作 馬之越
 兮寧與黃鵠比翼兮將與雞鶩爭食兮此軌吉

輒凶何太何从垂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金
 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隳名
 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潔詹尹乃釋策而讒
 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
 不明如字 數有所不繼神有所不通 用君
 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卜居第六

楚騷協韻

二

楚騷協韻卷七

屈原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顛預俗作

形頌俗混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

夫與平聲舊日清下起何故至於斯如屈原

曰舉世皆濁我獨清一韻與日清舊日清與

人皆醉我獨醒是且見放房漁父曰聖人不

冰俗作滯於物而能音如與音如推慈舉世皆濁

何不瀝其淫而揚其波如眾人皆醉何不醜

真糟而歎其醜音力何故深恩高舉自令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讀如安能且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如者兮

盪赴相流葬於江漢之腹中安能且皓皓之白

各翻下而蒙世之溫蠖音如兮漁父莞爾而笑鼓

枹而太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且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且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漁父第七

楚騷協韻卷八

屈原

大招

青昏受讎白日昭如只青氣奮發萬物遽如

奇只冥凌決行魂躑躅只魂兮歸來寐遠寤只

魂兮歸來寐東寐西寐南寐北只東有大溷瀦

水液液如只螭龍竝流上下悠悠只霖雨淫

淫白皓膠如只魂兮寐東賜谷宋膠如只

魂兮寐南南有炎火千里蛟蛇壇如只山林

楚騷協韻入大招

險隘虎豹狔別作只觸音負鱗音蜀短狐王虺

騫如只魂兮寐南域或傷躬音切只魂兮

寐西西方流沙滢洋洋只豕首緦目被髮鬻音

半只長爪踞牙談笑狸只魂兮寐西多害傷只

魂兮寐北北有寒山運龍絕音切只代水不可

泚淡不可測只天白皓皓寒冰音切只魂兮

驟往盈北極只魂魄歸來問且靜只自恣荆楚

安且定只寤忠究欲心意安音切只窮身永樂

季島延只魂兮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

菰梁只鼎膺盈堂和致芳只內鶴鳴味射羹

只魂兮歸來恣所嘗只鮮蟻日雞和楚酪

只臨豚苦狗膾首葺沃翻只吳酸蒿葦讀如不

只澗只魂兮歸來恣所捧只炙音之鴟音

切齧音舒鳥音舒粘音舒切音舒鶴陳如字又只旋音舒隹

遂爽存如字只魂兮歸來麗日先如字又斷人翻

只四耐并執不盈嗑音卷只清馨煉飲不歡役

只吳醴白槩和楚瀝只魂兮歸來不遽惕只代

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

楚騷協韻大招阿趙淵倡只魂兮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

誣賦賦與下乳只扣鐘調磬娛人亂音翻只四

上競氣極聲變只魂兮歸來聽歌撰音祖只朱

唇皓齒讀如呂夸如只比惠政閒習音都

只豐肉微骨調音娛只魂兮歸來安日舒只媿

目窈笑蠶眉曼只頌俗混削秀雅穉朱顏

只魂兮歸來靜日安只夸音如修湧浩麗日佳

只曾頰倚耳因眉規只湧心鸞態姣麗施

只小嬰俗作秀頸若鮮卑只魂兮歸來恩怨茲

只易中利心日動作只粉白廢音舉施芳澤

各翻音只長袂拂面善留客音只魂兮歸來日

娛谷音只青色直眉美目緬音只歷音

輔奇音多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兮歸

來恣所便音只更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

壇善音觀絕響只閨屋步欄音只騰駕步游獵音圍只瓊轂鑄衡英華假音

只范蘭桂樹鬱彌路只魂兮歸來恣忠慮只孔

雀盈園畜鸞皇只鶴音鴻羣晨襟襍鶴只鴻

楚騷協韻大招鵠代游曼鵠音只魂兮歸來鳳皇翔只曼

澤怡面血氣盛只永窈歎身保畀命只室家盈

庭嚴祿盛只魂兮歸來而室定只接徑千里出

若雲音只三圭重侯聽類神音只魂兮歸

只察管音天隱孤寡存音只魂兮歸

來正始昆音只田邑千吟人音只美

胃州派惠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音只魂

兮歸來賞罰當音只名聲若日翼四海音只

真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瘦

平賜東窳海如虎只魂兮歸來尚賢士如止只
發政獻行禁苛如虎只舉築厭如止陸誅
譏罷如皮只直贏在位近出摩只豪桀執政
澤施只魂兮歸來國家為只雄雄焚燹天惠明
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
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舜讓
只魂兮歸來尚三王只

大招第八

楚騷協韻木大招

吳中章書素稟刻

楚騷協韻卷九

明角東屠啖 田未 重協

明吳魏黃姬水澤父 校正

宋玉

九辯

與一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
憤與俗作兮若在建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汨麻兮天高而氣清宋廓兮收澆而水清惜

楚騷協韻木九辯

切悽曾歎兮溲寒之中讀如人延翻愴悵憤悵

兮太故而就新音翻坎廩音切兮貧士失職而

悲不平如頻靈落兮羈旅而鞿爻生如惆悵

兮而私自憐燕翩翩與辭歸兮蟬啾噪而驟聲

如字又為雁雁靡靡而南游兮鸛雞啁晰而悲鳴

如字又為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蛩俗作蟀之宵

征昔媿媿別作而過中兮蹇奮雷而驟成

與一

悲息窮戚兮獨處靈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如

與一

本鄉離家兮來遠客各翻超消挫兮今焉復如

恩君兮不可化又為君不知兮可奈何如

如賀又為蓄怨兮積恩又為心煩愴兮忘食事如

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

不復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潸潸兮

下露賦忱慨絕兮不復中替亂兮迷感私自憐

兮何極心抨抨兮諱直

與三

皇天平分四昔兮竊獨悲此廩音切秋白露既

下百艸兮奄離披此梧楸音切白日之昭昭兮

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倏約而悲愁

秋既先戒日白露兮冬又申之日嚴霜收悒台

之孟夏兮朕坎際而沈藏葉於讀如邑而霖色

兮杖縣絮音切而交橫音切顏淫溢而將罷音切

兮柯仿髻而倏音切黃前櫛捲之可哀兮形

銷鑠而疼傷惟真紛紐而將落兮怛與失昔而

驟當擊駢轡而下節兮聊消挫目相羊歲忽忽

而適盡兮恐余罟之弗將憶余生之不肖兮逢

此丑之催讀如攘音切澹容与而獨倚兮望

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息之多方仰

明月而太息兮步剡星而極明音切

與四

竊悲夫蕙華之曾更兮紛猗音切兮都房何

曾華之竦實兮从風雨而飛颺日為君獨服此

意兮羌竦日異於翳芳閔奇息之不通兮將太

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顯一見而有明音切

翻音切重竦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

而息君兮君之門日九重音切猛犬狎折而迎

吠兮關梁閉而不通音切皇天淫溢而秋霖兮

后土何肯而復乾音切塊獨守此霖澤兮仰浮

雲而永歎音切

與五

何肯俗之玉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驥驥而不

蔡兮策奴音切駘而取路當丑豈鞿騶驥兮誠

算之能善御見軌轡者非其人兮故踣跳而還

本鳧雁皆捷夫梁藻兮鳳念音切翔而高舉音切

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音狀所耕銛音狀所切

而鷄入罪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皇皇而棘所

獲願銜枚而棘言兮當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

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驥驥兮安歸謂鳳

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丑褒請如今之相木者

兮舉肥駟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

如鳥獸猶知懷惠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

驟進而求服兮鳳不貪音於為切而妄食

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顯忠貞焉復欲嗷噴而絕

榮榮勝協韻不九聲端兮竊不設忘初之厚惠獨悲愁其傷人兮馮

鬱鬱其何極

真六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奉其非濟靈靈零糲

真增加兮乃知運命之將至願僥奉而有待兮

汨俗作莽莽與野艸同為息願自往而徑游

兮路靡絕而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

所从賦中路而迷惑兮自厭俗作按而學誦疾

翻性愚陋且褊淺兮信未筵兮从容

真七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昔俗之不固何昔俗

之工巧兮滅規巨而改鑿為倉獨耿小而不隨

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

之所樂為五與其棘義而有名兮寧窳處而守

高翻會不逾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如字

翻竊慕能人之遺風兮願託忠兮繁讀如

綠翻塞充備音俱而棘端兮酒俗作莽莽而棘

埋翻表衣且御參兮恐溢歟而不復見兮陽皆

榮榮勝協韻不九聲交下至此自為一章

真八

翻讀如 杪秋之遙爽兮心繚惻而有哀於

秋暹暹而日高兮賦惆悵而自悲四昔翻來而

本歲兮余易不可與儷為居支翻白日晚勉

真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真翻盡兮

老林林而愈弛心挫悅而日奉兮賦怙悵而棘

冀中惜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曾音詩季洋

洋而日往兮老膠靡而棘處事媿媿而覲進兮

寒奄留而飲者修作露慘悽而交下至此自為一章

真九

何汜濫之浮雲兮焱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顯見兮朕露晞而算筵顯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歎音都點而冷之亮異之抗行兮賸冥冥而覆天何險噉之嫉妬兮被呂不慈之偽名延翻彼日月之爽明兮尚黯黷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夫多端而膠

讀如加加翻
榮華協韻入九辨

真十

被荷襦讀如之昊昊兮朕潢泮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小曾愠音於愉音力之修美兮政夫人之恍慨音於踈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愈邁音於農夫輟耕而容与兮忍田野之蕪蕪事絲絲而多私兮竊憚後之危退音於去雷同而炫耀兮何毀譽之昧昧音於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音於呂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先倏忽而蕪當本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溘而驟兇堯異皆有所

任兮故高枕而自遊音於譚譚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休惕音於乘騶驥之濶濶兮馭安用夫強策音於誦城

真十一

萬之不足恃兮雖重不之何益音於重翼翼而驟緣兮怵惛惛而愁約音於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驟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兮天下音於為如朕潢泮而不過兮直恟恟音於而自苦莽洋洋而驟極兮忽翔翔之焉音於渡國有驥而不知蔡兮焉皇皇而更索音於甯咸謳于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驟伯樂之善相音於今誰使譽之罔流

讀如加加翻
榮華協韻入九辨

真十一

涕目聊處兮惟著意而復之紛純純之顯忠兮妒披離而障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忠兮雲中藥精氣之搜搜音於兮驚諸神之混混音於兮驟驟音於白霓之習習兮歷音於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芟芟音於兮右蒼龍之躍躍音於兮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衝衝音於兮輕輅之瑄瑄兮後聯蔡之从从音於兮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

容容如千方翻計與出之不可化兮願遂總而
為穢賴皇天之屬惠兮還及君之霖恙如余章翻

九辯第九

楚辭協韻卷十 九辯

八

楚辭協韻卷十

宋玉

招魂

辭勿滑且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如味又主
此處惠兮牽於俗而蕪歲如字又為上寐所考
此處惠兮長離缺而愁苦如古帝告巫陽曰有
人在下如虎我欲輔如前之魂魄離敝汝筮予
與如之巫陽對曰掌寢如上帝與鸞从如徐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譏不能音如夏用巫陽焉
楚辭協韻卷十 招魂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太君之恆翰何為四方此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
可目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
金鏐石如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如些歸
來兮不可目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目止些
雕題異齒復人肉目祀日冥骨為醢如些螻
蛇蓀蒸豷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徃來倏忽吞人
目益與心些歸來兮不可目久姪些魂兮歸來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

止些奉而復脫與外曠宇些大螻若象玄繆若

壺五翻投些五穀不生叢菅讀如是食些與土爛

人求水霖所復些仿芋霖所倚廣大霖所極些

歸來兮恐自遷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目止

些增久我我飛靈千里些歸來兮不可目久

翻些魂兮歸來君霖上天如字又些虎豹九關

啄害下人如字些一夫九省拔木九千新翻

些豺狗縱目往來仇仇讀如些縣人呂焮讀如

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朕後復瞑讀如些歸來

往恐危身如些魂兮歸來君霖下此幽都丁

此土伯九約與角鬻鬻讀如些敷厥讀如血

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背與身若牛如些此

昔日人歸來恐自遷聲些魂兮歸來入

修門力加民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籌齊縷讀如

縣絡讀如些招具諸備永嘯嘯故翻些魂兮歸

來反故居讀如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

堂室靜安讀如些高堂邃宇檻層軒如字又

些層臺景榭臨高山如些网朱戶綴刺

方連如字又些參有交音切屢音切更室音切

下珍讀如些川谷徑夏流潺湲讀如些允風轉

蕙汜崇蘭如些經堂入與朱塵蓮些砥室翠

翹挂田瓊如些翡翠珠被爛齊些藹阿拂

壁羅幅張些纂組綺綺結綺瑣些室中之觀多

珍怪如些蘭膏明燭華頌俗混備些二八侍

宿射讀如遞代帝些九侯淑女多起讀如

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官些頌俗混態好比順彌

代帝些弱顏固植寒真有意些誇頌俗混修

態維洞房些蠶眉曼睞讀如目騰允些靡顏膩

理遷示臨些離檄修幕侍君之間些翡翠翠幃

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刺楹

畫龍蛇如些坐堂伏檻臨因池如

些夫容始發襟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綠波些

文異豹飾侍陂隨些軒轅既低步綺羅如字又

些蘭蕙戶樹瓊木離如些魂兮歸來何

遠為如些室家遂宗會多方些稻黍穰讀如

提麥音切黃梁些大苦鹹酸辛日行如

楚辭協韻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

浙江沈氏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峻撰此本惟題曰屠駿蓋未改名以前刻也本峻以朱子楚辭集註韻爲未備故廣爲此書然所增實未盡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朕皇考曰伯庸維庚寅吾以降降謫戶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紉秋蘭以爲佩能讀奴來切皆古音也至肇錫予以嘉名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江以南與庚互叶今世尙然本峻必讀名彌延反均居員反殊爲牽合本峻又好取說文字體改今楷法以爲楚騷文字在小篆未變之前寫楚辭宜用小篆分草今刊本雖用隸書然宜以六書善本正其差譌夫隸體與分草之興初不相遠且意取簡易與篆固殊若盡依說文改變形體以爲能守六書之義轉爲煩重則但作篆可耳奚以隸爲是亦好奇之過也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明〕黃文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

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聽直

八卷合論一卷》提要

序

入刑曹即析陶請扶日而單端陽
已屆矣言念正則彼讒伐功與鈞
黨壽比講學市教始侶同况屈
焉伐請余焉市諸取小奚所齋進
兩架書抽楚辭朗誦之更廣縑

序一

諸沽祇斤，字義間至曲折所係去
存子本懷不知為隔幾里目於是日先
拈九歌咀且繹焉以其篇短緒易
尋也每一題烈數寸殘精作蠅頭字
畧評十數句多或數十視若誌有加頗
自喜漸烈衣渺足之錄帙陸事九章處

竣乃符之理離騷繫篇長緒亂未和
蕭之故既旋而遠遊繼之遠遊之意与
句多與首篇之騷近結綜於得一例
通於知二也卜居渙又曰其顯淺而注姑
置焉天問之姑置又以其淆雜難注留
實後勁分計告竣之候九歌九章十竣

序二

於仲夏季夏騷經遠遊竣于初秋仲
秋補彭姑置則卜居渙又以季穉之朝
一日而罕獨天問未之及其中作而擬
輟而作九歌端嘗九歌之初括偶自遣
愁耳未嘗以示同黨亦未嘗預計曰
必成金書促之使作而勿摠其則方密

之也密之新第尊人仁植公先余立
獄固入省偶過亦宜見片褚瑣竄絲
為蟻也竭目力睨之大叫得未曾觀且云
生平受業于師同鑽研大顧察未暇
披乃于茲地逢謀委哉嗣遂入輒述
遇問彭箋又何逢余輟筆諄之囑

序三

曰此千古大事願勿休以是得底於成
之不能速贖費時日則曰諸紳之往來
及與同黨葉問山之詩問之也輟之中
自九歌以及初命固一不備彼此互仿故
畫多輟縣夏終而煉初晉於仲秋
問山此杜懷三十律每一律就夜中

余門高摧於隻字之間十數易乃
去則復復輟余亦繼廢遂以詩之作
為強之綴焉其見余作而太息於天
人之際者不齊先生也正值研注騷經
石齋偶相遇頓感曰是殆不祥之書
哉少喜讀是動振擲之旨以不諧于

序四

皆獨迄今為宜岸魁子又疏之注之
多嘆曰既罔入獄矣夫何涕何適焉
子經均勸人以忠孝凡書舉非祥也安
彭得阿世之祥書而讀之石高領之
而吞其或之文輟而勿作者同年者
東匡也注篇既畢擬以錄抄專人

於難注之天問顧抱疴羸甚知古
聞者僉會著書東匡尤為切慮貽或
爰問吳問於篋內披吟架上他帙竟
歷三卷不敢度為全騷計蓋作擬之情
節人事所屬於是備矣其立人事之外
詭感余作又似累余化者獄中之嘯鬼

序五

也入秋以來每至更靜析鈴道中鬼
輒悲嘯風雨彌慘往來于同輦之屋
後聲之不能將及余室一二丈則輒寂
既過復如之余或拈筆或誦誦或卧
不能寐夜之悉焉嗟乎以余之不獲諧于
世而獲尊於鬼感邪畏邪鬼實欣之其

如余乏強才不能以獄鬼續山鬼奈何臘初
釋獄開春入淮為前後今借支旁牽坐
聽編戶之競輸復屆端陽催補天向群
謀梓行則淮上諸門人也決仲夏之月
補注始就又歷次幸梓始就因錄三年
始末以冠之騷譜也即余他時年譜也
序六

嗟乎羅織者以為鈞黨之既而余乃獲
為著書之福幸甚至哉河臣題名
在余尚未出獄時指摘後今題稱經余
所代荷人追補未半者又復移借非為
余狀閣臣稟擬謂黨獄之人不妨不
過為俾後今末減乃肯牽余余亦藉

以栖遲淮土士民終為償逋茲宜其操
字之慶迄無所累併得補注天向爰登
刑剛豈獨余之重幸實騷之幸天下
幸乎固注之不可測也此是時同黨漸次
賜環矣上官大夫或讒無繇再虐不
祥之書轉而為祥斯則屯運之幸
序七

也
崇禎癸未晉安黃文煥自識



楚辭聽直九例

離騷下舊有經字。王逸本朱子本皆然。今刪之。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耳。非屈子意也。此論良確。王逸釋離騷經之義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也。夫尊騷比於五經。故以經名。若釋經為徑。歸於原之自名之牽強。彌晦矣。然騷之稱經。不從逸始。又非原始。將誰始乎。曰。始於漢武帝時。逸稱武帝使淮

楚辭聽直

凡例

一

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當日重詞賦之學。自宜宗騷尊騷。特以經名之也。

遠遊以及天問九歌卜居漁父九章。王逸本俱繫傳字。於每題之下。朱子本無傳字。而加離騷二字。於每題之上。今所訂者。傳與離騷。槩從刪焉。逸之繫以傳也。首篇為經。則他篇自應為傳。傳之名。意亦非逸始。淮南王只作離騷經章句。班固賈逵亦只作離騷經章句。皆不及諸篇。惟觀經為綱。傳為目。故詳於制畧於目。傳之名。蓋

從淮南班賈俱已有之。朱子加以離騷二字。二十五篇

本均稱離騷。以其義槩從離騷中出也。去傳字而加離騷。猶夫稱傳之旨也。譬諸莊子之外篇雜篇。總內篇之註脚也。余之不繫以傳。不冠以離騷。蓋曰。屈子之意。未嘗不即後申前。未嘗不以此貫彼。因分之而亦經亦傳。合之而總屬離騷。無所不可。然其所作首篇。在懷王時。餘在頃襄時。屈子業自判其題。各不相混矣。胡為贅而繫之。贅而冠之。必令附麗耶。余選其為屈子之初而已。

楚辭聽直

凡例

二

從劉向時。定屈子七題為七卷。而以宋玉之九辨招魂。景差之大招。賈誼之惜誓。淮南小山之招隱士。東方朔之七諫。嚴忌之哀時命。王褒之九懷。向所自著之九歎。每一題稱一卷。合屈為十六卷。王逸註騷。又附著九思。為十七卷。余嚴汰焉。以其詞之與原無涉者。不宜存也。小山是也。即或詞為原作。而其意其法。未能與原並舉。不足存也。惜誓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是也。九辨為從來所共賞。玉之旨。因騷有啓九辨與九歌之句。欲

以是補之與九歌等。然詞在涉不涉之間。意與法在。並未能並之際。勦襲句多。曲折味少。亦不存焉。可矣。二招之獨存。而又先大招於招魂。何也。王逸之論大招。歸之或曰。屈原未嘗以專屬景差。晁氏曰。詞義高古。非原莫能及。余謂本領深厚。更非原莫能及。則存大招。固所以存原之自作也。招魂。屬之宋玉。而太史公曰。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又似亦原之自作。則存招魂。亦併存原耳。即招魂從來屬玉。大招未必非差。而其詞專

楚辭聽直

凡例

三

爲原拈。其意與法。足與原並。則固足存矣。宜存矣。此豈他篇所可比。若唐宋以後所增之續騷。贅附愈甚。置之不論可也。

評楚辭者不註。註楚辭者不評。評與註分爲二家。余於評稱品。於註稱箋。合發之。以非合不足。盡楚辭之奧也。品拈大槩。使人易於醒眼。箋按曲折。使人詳於廻腸。品之中。亦有似箋者。然係截出要緊之句。不依本段之次序也。至於箋中字費。敲推。語經煇煉。就原之低徊反覆

者。又再增低徊反覆焉。則固余所冀王明之用。汲悲充位之胥。護自抒其無韵之騷。非但註屈而已。

余所紉繹。槩屬屈子深旨。與其作法之所在。從來坦溪未抉。特爲創拈焉。九複字被句。或以後翻前。或以後應前。昔法所關。九倍致意。其餘字義訓詁。每多從畧。業有王朱舊註。人人易致。不欲以糞混糶也。且前人有美。宜歸諸前人。不欲總輯之。而掠其美耳。

朱子因受偽學之斥。始註離騷。余因鈎黨之禍。爲鎮撫

楚辭聽直

凡例

四

司所羅織。亦坐以平日與黃石齋前輩。講學立爲下獄。經年始了。騷註屈子二千餘年中。得兩偽學爲之洗發。機緣固自奇異。而余抱病獄中。憔悴枯槁。有倍於行吟。澤畔者。著書自貽。用等招魂之法。其懼國運之將替。則實與原同痛矣。惟痛同病倍。故於騷中深之。必求其深入。入洗之。必求其顯出。較諸朱子之註。騷抑揚互殊。正以與朱子迥遙。林泉聚徒。鹿洞苦樂迥殊也。非增偽學。不獲全聞真騷。上天之意。固自如是。人何尤焉。

楚辭更定目錄

一卷離騷

二卷遠遊

三卷天問

四卷九歌

東皇太乙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五卷漁父

楚辭更定目錄

六卷卜居

七卷九章

惜誦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頌 悲回風

哀郢 惜往日 懷沙

八卷大招 招魂

楚辭卷一

離騷

閩黃文煥聽直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品開口譜系相關字字血誠抱許多哽咽。幾許多根。絲與後人葉泰教姓不同。至以矢死之身。追初生之

楚辭聽直 卷一

辰曰某日某月某年某季。思墜地作此結果。數得理屑。念得淒涼。通篇最慘在此。正則起下從咸遺則靈均。起下吁君靈脩。創造稱呼之中。意有寄託。語各映帶。以靈匹靈。暗寓宗臣之一體也。以正則朕遺則苟不。從彭咸而苟免焉。失則矣。比於邪矣。烏乎正。楚辭言盡。尚可有可護。曰事是君者。非我獨也。從不。得志何至求死。迨邈所自出。明為宗臣。休戚存亡。就。弗獲避。此不得不竭忠之前因也。數月日而自存命。

老文於本名本字之外，別創美稱焉。既已許身，何得偷生苟簡。顧名思義，當生之日，便是盡瘁之辰。使為臣不忠，辱其名矣。辱其考矣。此又不得不竭忠之前因也。遂以光宗近以愍考忠也。即所以為孝也。忠孝兩失，而欲副顏以立於人間，可乎哉。此原所以本死而嘗矢死也。嗚呼！請原之開章，而明誓保身之論，霍然失所，應矣。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楚辭聽直雜駢

卷一

二

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此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語既有又重，與下既滋又樹相吸。若不及恐不與，與下俟時將刈，老將至日將暮相吸。

箋內美言質脩能言，才有質無才蘊於內者，無以善措於外，故才與質不可不合也。恃其才質不加功焉，質將易虧，才亦速敗。兩合之中，又且兩傷矣。扈且佩，馮所以佐質增才有加而無已也。加功之法不容一

新之少遲，不容一處之有漏，惜寸追彼歲年。亦在山巖，吾採掇以課朝課夕，一刻不曠者為足。歲年之方以攀此攬洲，諸處遍尋者為廣採掇之術。庶獲得之矣。木蘭樹高數仞，去皮不死，宿莽一名卷舒，夫心復生，歷大時則兩者皆可以經冬受人患。則兩者皆可以無恙在眾芳中，最為久固。此視蘭離芷三者又超一格者也。原之所以尤倦倦於朝夕也。篇後言蘭蕙江離皆有變而不及木蘭宿莽，蓋或又或否。

楚辭聽直雜駢

卷一

三

之不同原之察物理以抒辭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品既曰不及不與，冀以朝夕及之。又亟曰不淹，恐暮欲以馳騁先之，不先將終不及也。復得可憐，乘機起下哀眾芳之蕪穢，不改度起下競用以為度，又起下君之中道而改路，時俗之倘規矩而改錯從朋章至。

此竹通篇總挈之綱。下字下句，布意布陣，層層以立。後來炳應之案，而先路二字，則尤鑿經全篇之與議。屈子一生之本領，救世大眼孔，濟世大千段，胥於此拈出。下文得路收路，捷徑險路，相道復路，步步回顧。

變恐不吾與者，終不能吾與也。忽然而已，不淹矣。已代序矣。無繇復恐不與，但有自恐而已。美人原自謂也。草木零落，懼衆芳之未得採也。歲月日以去，則遲

楚辭聽直

卷一

四

暮日以來在天者，不能留在我者，無可避。真堪長嘆也。嘆遲暮而終須遲暮，懼零落而終須零落，將如之何。有暮年有壯年，有芳候有穢候，方壯而驚易者，撫已自省，所謂撫壯也。卽老而心益壯，則可以不待撫壯而空憂矣。衆芳則在零落之中，所謂穢也。落英落盡，餐焉費焉，則可以不至棄穢而空悲矣。佩芳之懷，始終以焉，則不改度之說也。道引也，引君以行也。先路者，隨國經野，先一着則事可為，後一着則事

非也。經世貴有妙手，觀世貴有明眸也。昔三后之純粹，今罔衆芳之所在。維申椒與菌桂兮，豈維夫蕙能彼薺。薺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寤。步。在叶。幸。音。彩。被。音。披。

品曰：三后曰堯舜禹，桀紂敘次，皇帝王通降世，代層節。善明原以高陽為祖，繇高陽視二皇時，相遞統相接者也。迺芳最先，孰先於此，堯舜舉在後矣。承上先路，持論甚確。下字有因，或以為夏商周三后，或以為

新聽直

卷一

五

楚三后失原敘次之因矣。豈惟紂應前紂，秋蘭得路應前先路。三后指三皇也。因述堯舜之遵道，故邇三皇也。三皇先堯舜而闢路者也。堯舜遵三皇而得路者也。天地靈而德義之標，或三皇則衆芳之始，聖矣。曰純粹，又曰雜雜之，而後可以得純粹之，而後可以得粹也。純粹必須衆衆，必須雜雜，衆芳易敬，一種易盡，非如是，不足以譜之也。原之自許曰：江離與辟芷，椒蘭

以爲佩原之稱三后曰維申椒與菌桂豈惟綢繆
能原所自負者視衆人高一層視前輩又低一層
古皇之妙道無盡在我之芬芳恐尚淺也朕光介大
也。文物至中天而始盛故三皇之後專言堯舜也道
原自在善遵者得之能光則不至冥翹能大則不聖
小徑故得也昌被衣不暇帶也安詳者有餘凌遠者
無序躁而求捷則心事暗昧失其光矣既入捷徑必
至窘步夫其大矣此亂王之所繇倉皇也

辭聽直離騷 卷一 六

惟。靈。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恐。
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黃。
昏。以。爲。期。兮。羗。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遑。
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難。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叶琴舍叶懸

品豈字恐字忽字及字反字固知字夫惟字句句轉

折。以。有。條。添。雨。也。字。尤。爲。發。聲。長。嘆。使。人。請。之。側。
然。寒。寒。起。下。數。寒。字。寒。吾。法。夫。前。脩。我。之。自。貽。患。也。
樂。朝。諄。而。夕。替。則。世。之。子。我。以。患。也。汝。何。博。舉。而。好。
脩。女。類。之。所。共。知。其。爲。患。也。恐。不。能。會。起。下。余。不。忍。
爲。此。態。恐。尤。而。據。諫。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成。言。有。他。
此。下。結。言。懣。言。悔。迺。起。下。九。死。未。悔。余。初。其。猶。未。悔。
。數。化。起。下。荃。蕙。化。率。時。俗。變。化。君。以。悔。誤。政。臣。以。未。
悔。賈。罪。此。相。反。者。也。君。以。教。化。示。下。下。亦。以。化。茅。變。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七

化。從。君。此。謂。因。者。也。
。靈。三。皇。有。崇。芳。之。道。堯。舜。遵。之。桀。紂。有。覆。亡。之。經。靈。
人。避。之。幽。昧。失。光。險。隘。失。大。窘。步。又。將。在。斯。矣。莊。宗。
大。地。與。服。皆。靡。騁。之。憂。靈。人。乃。欲。偷。取。頃。刻。以。爲。克。
處。之。樂。也。嗚。呼。彼。人。是。哉。路。之。既。誤。向。所。恃。乘。驥。驟。
以。道。若。者。不。可。恃。矣。余。雖。不。敢。畏。勞。馬。之。良。恐。不。足。
以。收。路。之。錯。皇。輿。之。敗。績。必。矣。前。之。矢。願。在。於。先。路。
移。躬。前。王。之。勝。藉。今。忽。焉。藉。奔。不。敢。復。言。矣。亦。走。轉。

於先之後之聊以救敗得及前王之餘跡而避其穢
塵足矣。甚哉黨人之以他路誤君也。使君而不自誤
猶可及救。乃君之疑信竟爾反背也。我之忍苦呼天
祇有仰知也。堯舜之路坦坦在前。從彼黨人幽險是
即始未嘗不避而中以收也。始未嘗不信余而卒以
道也。一迷尚有醒時。一蹶尚有起時。迷而醒醒而復
迷。蹶而起起而復蹶。未如之何矣。天下事永不可為
矣。此不松余情之可愛而教化之尤可傷也。甚哉君

楚辭聽直雜駁

卷一

八

之以改路自誤也。其曰發怒者謂如蠶火而未發也
即含怒之說也。其曰遷修者原自矢以好修。望君以
同脩也。曰黃昏為期者一日之辰至黃昏而將終。此
時之期不踐。將日暮而無餘踐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
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誰
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嗚呼哀哀。品曰既曰又功進乎昔之日矣。應舉不足言矣。

前後結應。絲入深法。皮存嚴不著讀。駁而曰騷文
複也。既騷矣。章法純以複。處為首尾。字同而意各異。
不知其首尾。而曰騷文奇。于無首尾也。蓋誣騷矣。
一百四十步為一畝。十二畝為一畹。五十畝為一畦。
有畝則兩畦。九畹則一百八畝。蕙多於揭車。留夷蘭
又於蕙芳最甚者。培之最。多。衡芷易生。錯雜無數。
不待分界培護。下字各具斟酌。
雙江離也。辟芷也。秋蘭也。木蘭宿莽也。天地現成之

楚辭聽直雜駁

卷一

九

芳也。山水之所敷鍾也。畹也。畝也。畦也。人功手植之
芳也。家圃之所環培也。散者不厭其各收之。故言江
言辟言此言洲。聚者不厭其多種之。故言百言九。而
又言雜也。前之採芳為失。願此則又加功也。但恃天
地不藉人力。芳有盡矣。故功不可不加也。既滋又樹。
自噴自擗。費多少。精神竭多少。氣力也。三后之為衆
芳也。雜椒桂也。此復云余之為衆芳也。難備也。
也。自擗亦自擗。添多少。參替長多少。聲價也不言。

而但言枝葉峻茂，葉盛則花自盛。此種樹之心，且香艸或以葉香，固不盡屬花也。刈者藏之也，艸木不能不零落，萎絕則香枯，刈之香亦枯，有葉必有萎，理如是，豈足深傷然香不忍其萎地，與艸同萎微也。故萎而香枯，草刈而枯也，枯同穢不同也。惜香之意，不以香欣而賤視也。且吾功存焉，尤深自惜耳。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菴內怨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惡者。

楚辭聽直 離騷

卷一

十

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

素叶素

品競進起下進不入以離方彼能進我偏不得進求索走下上下而求索彼有彼之求索不肯厭我有我之求索不得遂與心起下屈心彼愈興我愈屈脩名之求索各初生而錫以嘉者乃老至而無所就字字反映
楚辭言靈人之設君此又言靈人之妬賢路之既遠尚憂勞救先後雖武有人任之切無堪容之忠臣也

索數皇與之敗績可恨可傷孰甚於此競進不食婪之本末也。怨已量人者不自責已之無厭而量皮他人或與已同競也。既懼同競必施排擠行排擠之術浸潤須進而起排擠之憤則最速與心者一觸而心振起必不能一刻容不待我之開罪也。各興心者情狀肺肝忽然勃然不謀而同亦不待彼之合商也。馳騫追逐則我與競進等矣。故曰非急也。既曰非急又恐老至我自責之不容緩而又不肯與世人

楚辭聽直 離騷

卷一

十一

者今竟將至矣。

同急也冉冉之嘆則向所謂遲暮若不及者恐其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頷亦何傷。斃木根以結葭兮，貫薜荔之落葉。矯蘭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纒。英叶央纒叶徒品因英三后之象芳生出晦晚味雜滋萃撫之所求借區哀象芳之蕪穢生出飲實結貫矯索補俟刈之助或遺章法通進前以喜心栽培此以哀心收拾也

以之哀心專在凋零故凡易于墜落者孜孜然
之即菊不落英猶懼其或落也汲汲然務殫之饒渴
所資惟香是藉竟以香為性命非獨充佩矣不解原
此意而致辨于菊英之不落與別種亦有落英者抑
何謬也信姱練要又從前而紛有此內美後而紛有
此誇飾佩續紛其繁飾時續紛以變易生出非煉無
以說要非紛無以供煉不能煉而紛或至于姱姱美
自伏慙之所在矣文情最深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十一

窈此承萎絕蕪穢又開一惜芳之法也從前扈之紉
之奉之繼之滋之樹之俟時刈之務期芬香得當一
用皆惜之于未凋之先也迨至既凋蘭露之隕也菊
英之落也龍荔之散也桂蘭之飄零胡繩之萎斷也
色殘香滅嗚呼已矣無可用矣欲佩之則味已微欲
佩之則時已遷棄而置之莫我心惻矣于是從根根
之中又作憐惜之計向蕪穢之候又作收拾之方雖
不自知幸識自茹血自吞也胸自辨也飲鹽瑣落

又之以寫吾恨以寄吾情可謂無聊之極矣
高自標置文之以美名曰信姱以練要練之道有二
凡芳從鼻受者也隨風而來亦隨風而散飲之殮之
無從口受如此可以練風風之要而不為風所分
一練也凡佩芳從身受者也未霜而繁既霜而摘飲
之殮之俾從心受如此可以練霜扼霜之要而不為
霜所病又一練也願領何傷者惜芳之懷原非為求
飽之計也而又憐惜務廣收拾務盡必不使有一之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十二

或遺凡屬既凋總而聚之法焉貫焉為紉焉取資
于他類則菴各木之餘根為結貫之用取資于本類
則菴胡繩之香艸為紉之用莫吾珍也苟吾自珍
也莫吾賞也苟吾自賞也如此之謂哀蕪穢如此之
謂不棄穢
察善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
雖好脩姱以鞿馮兮察窮諱而夕替既替余以蕪穢兮

又申之以攬。齒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品非世俗之所服。起下復修吾初服。不周于今之人。起下。起。周。容。以。為。度。何。方。圓。之。能。周。我。民。生。起。下。黎。民心。覽。民。德。相。觀。民。之。計。極。替。申。二。語。總。收。前。面。百。勞。之。旨。文。障。畧。一。小。住。

變既已自矜。又復自嘆。惜芳之懷。與古愈近。去世愈遠。有所詳者。必有所缺。不周之病。豈敢復辭。苟利社

楚辭聽直

卷一

古

稷投水以諫。吾願依之矣。與言及斯。低徊掩涕。使心事可以直遂。及時採佩。國香日陳。於王前。墮落母嗟。于草莽。豈待言及不祥。而民生多艱。脩姱難恃。我好之人。或詭辭之。如之何。我。好。情。反。得。替。我。之。所。無。如。人。何。也。被。替。仍。申。人。之。所。無。如。我。何。也。惠。纒。則。即。始。之。緜。秋。蘭。以。為。佩。種種。佩。芳。之。說。也。攬。龍。則。即。繼。之。攬。水。結。龍。一。惜。落。之。事。也。芳。不。能。不。落。天。人。偏。惜。日。妬。所。謂。芳。也。落。而。仍。收。其。芳。在。我。不。患。無。法。庶。幾。

申也。安之中心。矢以死守。委自嘆之後。又自慰矣。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詆謂余以善。鞿固時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以。其。度。地。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品屬黨人曰險隘。怨靈修曰浩蕩。險隘故不能以大。道。尾。君。浩。蕩。故。不。能。以。小。心。察。民。字。法。互。映。以。眾。女。

楚辭聽直

卷一

古

換黨人起下伏女二妃。獨此時不忍此態。慘甚。甚。兩也。字又一遣筆噴調。前吞辭而悲。此放辭而哭。變既已自慰。無復可怨。而又不能不怨也。矢芳九死。總為靈脩之故。吾方日哀夫民生而靈脩乃不察夫。民心。心。之。不。察。生。何。以。聊。馳。於。浩。蕩。者。必。不。足。於。詳。細。病。根。深。矣。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終。如。是。矣。重。之。以。黨。人。嫉。眉。見。嫉。謠。詆。相。加。吾。依。前。修。日。以。拙。披。依。時。終。日。以。巧。誤。靈。修。以。改。路。國。之。不。幸。背。規。矩。以。改。錯。

彼之得計也。追曲者惟曲之是追。如恐不及也。從
墨則直背繩墨則曲。忽奔走以先後者原之所欲。追
也。忽馳騫以迫逐者衆人之所欲。追也。以此爲求。周
求容之術。我不改其度。而後以善改爲彼之度。其如
之何哉。嗚呼。彼衆我寡。其獨受矣。將悔而效之
乎。寧死不忍爲矣。有必當忍者。二焉。前之忍而不能
舍。後之忍。是也有必不忍者。二焉。此之不忍。爲此
德。後之焉。能忍而與此。於古是也。上古不屬於今之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六

入千古之君子。嘗。疎。不及。小人之。嘗。密。此曰。疏。周。爲
度。小人之。密。者。愈。密。君子之。疎。者。愈。疎。矣。

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
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忿。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
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安。一。先。友。

品。異。道。起。下。相。道。前。聖。所。厚。起。下。侯。前。聖。前。世。與。此
時。緊。相。應。死。直。與。絕。曲。緊。相。應。理。陳。能。遠。聞。苟。能。近
幾。既。已。自。嘆。佗。然。又。復。自。解。鸞。鳥。不。能。與。凡。鳥。爲。羣。

固窮應受豈獨此時前世然矣彼競周而我不同
適有能有不能也方圓無互素之手其所錄求道異
之異耳吾法耿介之遠道彼之道在險隘發願既殊
伎倆互別豈堪相安於各得哉彼之氣培既張我之
志難展自屈自抑抱不忍爲之憤而又有不得不
忍之痛以此獲尤不能不忍而受也若舍此蒙詢不
忍不攘而去也甘死直所以忍尤伏清白所以攘詢
彼自追曲我自死直貪婪清白幫穢天淵今人薄之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七

前聖厚之足矣足矣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
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
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纓。紛。其。繁。飾
兮。芳。菲。非。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雖體解吾信未變合豈余心之可懲

品止息退俯說得氣索高冠長佩又添得意起危

善于抑揚昭質與黨人幽匿相應彼以幽我以昭

非彌章又與昭質未虧相亦章則愈昭矣民生各有

所樂與哀民生之多艱相應在此樂亦在此語受

禍則堪哀語好脩則堪樂哀樂固無二致也

變既已自解又復自咎九死其未悔者忠臣之志也

身死而無益於君死有餘恨悔相道之不察者良臣

非徒聽直雜發 卷一 六

之願也改路在君謀君以改路在小人此君之咎也

君之迷也小人之迷君也小人之咎也原有何迷原

何待復哉而慄焉總引以爲己罪吾之相君以常道

者作朋未深機關未審故使黨人得以收之君之迷

即我之迷耳君之路改我之路竟矣君之與也我之

取室矣引頸佇立思所以反竟非違道傳路吾求四

車復路庶幾及前王之禮武不克違志者及行迷之

未違猶不至承誤手爾則有卓椒則有丘塗

也舍馬而徐步不敢速也身馬而疾馳不敢

念交起爰止息于芳林之下乃事卒不可爲道卒

可復進靜言思之進而得入尤可悲也吾之忍尤

入而器君也不入而祇以離尤忍無益也競進之術

非我所長但有退而已吾之所服者原非世俗之所

服吾自備吾初服而已初服維何菱荷可衣也芙蓉

可袞也吾之芳不得用於世乃益厚于身製之集之

苟自知而已矣服之既具冠蓋選其高佩蓋選其長

楚辭聽直雜發 卷一 九

不以不吾知而降志辱身也有蘭佩焉有玉佩焉長

余陸離佩玉之志也有蘭佩又有玉佩故曰雜糅也

向之所云雜杜蘅以香雜香此以玉雜芳也昭質者

質明白而易見也猶未虧者爲後之或虧志感也蘭

變玉折則竟虧矣茲其猶未之於也具此未虧安能

不可延佇將反者復反顧而游日將反則專思宗國

意目則寄志四荒佩日添而芳日繁愁慘之中所

自在可以悔不肯以懲蓋於自咎之餘又津津曰

春

女類之媚媛兮。申中其習子。曰。鮫婢直以亡身兮。終然
妖乎羽之野。汝何博。察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對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
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執獨。而不于聽。俟前聖
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
啟詞。予叶與野叶者

楚辭聽直雜錄

卷一

示

品從前自負壯氣。干天。忽入女類。倫分相壓。啞口難
辭。但有陳之重華耳。于文勢莊語已盡之中。借女類
作一轉。開便可移。而地訴下。而陳辭上。征占氛占威
總從女類一習。生出布陣幻絕
楚既已自負倚恃前聖。黨人嫉妬志士。所不問有前
聖。自可壓黨人體解。真不足懲也。忽逢女類。攢眉無
所。骨肉涕淚。情景不堪。即有前聖。未易以壓至親。體
解。又似應懲矣。類之舉。蘇者。顯項五世而生。蘇。屈原
同出。顯項之後。故引木宗。以為戒也。蚤死曰妖。蘇。蘇。

無死而不得盡其天年。是則骨肉之大憾乎。

悼直之人。其勢必至於。是也。原自負曰。死直。清白。重
聖所厚。類曰。悼直。亡身。前聖所誅。原之自負曰。佩
其繁飾。察不能舍。好修。是帶。紛有此。內美。得意
在此。類之言曰。汝何博。察而好修。紛獨有此。姱節。受
罪。正在此。無辭。以對其姊矣。原之自負曰。非世俗之
所服。思將獨修。吾初服。欣然以為能。判在此。類之言
曰。判獨離。而不服罪。其判在此。又無辭。以對其姊矣。

楚辭聽直雜錄

卷一

主

至情相關切。則理有所不得。辨豈敢以姊之言為非。
但有慨世之不察。不聽而已。然則。依前聖以節中。毋
為不及。毋為太過。庶幾不遺。姊之憂。又不叛。聖之訓。
謂。謂可解。從前之經歷。于茲。可明乎。無詞。以對姊者。
竊欲有詞。以對直。是所欲。就商也。衆誅。婞直之鼓。
而非誅。忠直之。是尤所欲。就新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植。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術。弄滯遊以快。嗟兮。又好射夫。封狐。固。

終兮泥又食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國兮。繼欲而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孤醜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皇天無私阿兮。覽民愆為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獲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案叶姑蒸叶蹇輔叶甫。

楚辭聽直

卷一

三

非于取。擢用失家術。用夫顛隕。用之不長。苟得用此。下土。孰非義而可用。五用字通相映發。此至浪浪皆陳詞之言也。事在重華之後者。重華之所未知。故歷舉以陳也。帝降而王三代。通。竟無亂。不備中天之帝。豈知後世之日變。一至是哉。使舜而。一。開之涕。滔滔下矣。悲世慣俗。不獨原矣。竟舜。路原所並稱。詞不陳堯而專陳舜者。舜帝降王自舜始也。其獨詳於夏。舜也。譯。其者。舜也。舜。其子之不。

肯不堪以付天下。爰託之禹。乃未再傳。而禹之孫。復。繼。禹之緒矣。豈。獨。禹之靈。惻。舜。倍。為。惻。矣。虞。五。之。夫。家。原。以。自。比。也。宗。臣。與。國。共。存。國。破。而。家。亦。亡。夏。國。所。以。憂。家。未。聞。有。獨。存。之。身。也。是。則。所。可。對。女。頌。者。也。五。子。之。作。歌。原。之。作。騷。一。也。歷。言。昇。況。比。今。日。之。誤。國。者。也。楚。將。不。復。為。楚。也。慶。幸。流。墮。墮。後。日。之。興。楚。者。也。楚。之。子。孫。尚。有。能。為。少。康。者。乎。蓋。知。顧。王。之。不。復。振。而。殷。殷。焉。盼。之。後。人。也。少。康。之。中。興。未。

楚辭聽直

卷一

三

幾。而。集。復。敗。之。亂。多。治。少。今。古。皆。然。絲。築。而。紂。何。可。勝。道。然。非。其。祀。宗。之。各。也。追。念。禹。湯。以。及。成。周。其。儼。敬。論。道。心。法。治。法。何。一。不。謹。舉。賢。授。能。三。代。一。轍。繩。墨。以。去。頹。而。已。黨。人。之。背。繩。墨。以。追。曲。尚。可。令。三。代。之。君。見。且。聞。哉。皇。天。無。私。非。茂。行。不。欲。久。矣。有。德。乃。有。土。存。乎。所。用。之。久。矣。君。胡。不。聞。焉。低。個。以。思。向。所。欲。奔。走。先。後。追。前。王。之。踵。武。者。茲。且。瞻。前。顧。後。而。已。無。以。效。之。于。君。而。空。相。視。于。民。計。其。所。預。未。

屯其相離兮。雲霓不。初紛總。總其離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開關兮。倚闔闔而。余時。其新麗兮。結幽蘭而。世澗澗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非叶地素叶。編其叶。局下叶。戶于叶。與。

品。就東華以陳辭。慷慨自欣。淚無可下。涕霑襟以浪浪。蕭條自。伶離不堪。陳既爾弗。免涕。雲表朕時之不。當似乎前聖。不是。特胸中無所得矣。亟承一語曰。耿吾得此中正。所哀所得。並行不悖。文勢善用。相形相。

楚辭聽直雜發

卷一

美

及以施其。披。既爾得中正而上。征。又似乎。獨立。可以無懼。緩步。可以無憂。矣。朝發。以至。望余。復。寫得無刻。可安。無處。可住。上天下地。但有。顛狂。魂神。意識。忽彼。忽此。善于。自道。煩亂之。曠。上下。求索。一語。尤為。前後。招應之。連環。此言。流埃。風。發。蒼。梧。鳳。鳥。開。帝。關。蘇。下。而。上。也。後。言。登。閭。風。次。窮。石。觀。四。極。周。天。乃。下。又。從。上。而。下。也。路。修。遠。使。先。驅。為。前。戒。則。又。應。前。來。吾。道。夫。先。路。求。先。而。苦。未。易。先。心。愈。急。事。愈。不。可。為。

說。到。特。罷。延。竹。真。屬。眼。穿。腸。斷。矣。今。研。節。令。飛。騰。在。開。關。三。段。互。映。欲。遲。者。務。阻。使。遲。欲。速。者。預。催。使。速。藏。美。嫉。妬。起。下。變。然。而。蔽。之。嫉。妬。而。折。之。路。不。獲。先。患。實。坐。此。

遂。依。前。聖。以。節。中。則。可。以。得。中。矣。量。繁。而。正。柄。則。可。以。得。正。矣。陳。辭。之。中。參。合。世。變。上。下。古。今。蓋。幾。斟酌。於。其。際。不。敢。為。一。往。不。顧。之。思。焉。視。句。之。句。信。太。過。又。換。一。番。參。透。加。一。番。明。白。矣。故。曰。至。是。而。致。耿。得。

楚辭聽直雜發

卷一

美

之也。既明既得。於是乎。以人間之身。開天上之。牌。以宗國之。齋。聘。四方之。轍。處。幾。胸。懷。步。武。蓋。為。鄂。燕。手。渣。埃。風。者。人。世。塵。埃。之。中。忽。然。飛。騰。也。發。軼。蒼。梧。者。奔。奔。蒼。梧。陳。辭。為。向。重。華。則。上。征。屬。離。重。華。故。軼。從。此。發。也。蒼。梧。為。塵。世。之。恒。區。懸。圃。在。崑。崙。之。絕。頂。所。謂。蘇。埃。而。上。征。也。靈。鎖。為。神。靈。門。鎖。之。文。懸。圃。之。中。宮。宇。畢。備。故。舉。門。以。該。宮。也。靈。之。門。可。入。而。不。欲。解。爭。之。阻。欲。叩。而。不。得。入。事。與。心。往。往。相。違。也。日。葆。詞。

作黃昏為期乃靈修與眾之成約期式一過
復得故欲令義和遲行以展其期以竟其路也勿
言勿急迫也上下求索者原自表其意中之事經
無盡也。噫噫為日入之山咸池為日俗之處扶桑則
日出之區懸圃在西北噫噫在西既至懸圃又涉遠
路總攀扶桑緣西而之東也扶桑在東若木又在西
既至于東又轉之西極折西之若木以拂日者若水
之花其光焔地欲借以助日之大明而又阻日行之

楚辭聽直

雜駢

卷一

美

毋西也。西忽東。東又忽西。願煩意亂。奔走無已時也。
前之不敢少留。此之聊逍遙者。日將暮而時逼。故於
西北之地。少留不敢迫。至迫及東方。總攀扶桑。則日
且再出。而時不患不長矣。故相羊無妨也。時逼則望
助。故欲義和之遲。時長則我可自主。故於花先焔地
可以助日者。我且得折之拂之。以盡吾力焉。於是而
望舒飛廉。鸞皇可以惟吾所使矣。乃雷師偏彼聖人
也。前焉後焉。步步斯具。先者又步步不得无不如意

之。四音八九。茲然則遂以未其已乎。告尔未者。雷
師也。為余先者。鸞皇也。吾益令鳳鳥之。多飛焉。吾所
慮者。日之將暮。義和未必能解節。則日不能不暮。吾
今夜以繼日。則日不患其暮。以飛取速。夜以繼日。益
以速焉。雷之阻我者。風且助我矣。飛廉風。而吾所令
在後奔屬者。今且添飄風之在前。帥雲霓而來迎矣。
向之思。上下求索者。茲且總總離合。光采交陸。離于
上下。間矣。總總離合者。望舒飛廉。既馳使

楚辭聽直

雜駢

卷一

美

令雷師宜有同心。乃偏告余以未具。此合中之離也。
飛廉風伯。既係在後。奔屬則飄風之無定在者。原自
相與不在約束之內。不在前迎之列。乃忽然以相隔
者。又在前面。而雷雲霓以相迎。此離中之合也。苟敗于
意中。緣或奏于意外。故兼言以結之。曰紛總總。班陸
離也。乘埃之意。存乎上征。以蒼梧視玄圃。則蒼梧為
下。玄圃為上。以玄圃視蒼梧。則玄圃扶桑。皆為下。帝
闕為上。愈征而欲其愈上。庶以避塵世之苦。故終之

以希開也開開倚望者欲見帝之懷急于速見也
未其繼下夜之懷總期一速待自叩關而後見則遲
矣今朝先開關倚門而望我之至而後見可速志可
息然天上亦豈有此如意之事哉前之日忽忽其將
暮者蓋又時曉曉其將罷矣折若木以拂日者無所
用之矣空結幽蘭以延佇而已吾欲以夜繼日而存
之暖暖終不可為日之昭昭也滄海不分舉世實多
夜景也乘埃上征者不能不仍在塵埃之世也天關

楚辭聽直

卷一

手

不可謂世路不可避蔽美嫉妬實繁有徒奈之何哉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
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
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
離兮分忽緯繡其難遷女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滄
盤保厥美以騁傲兮日康娛以遊遊維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

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
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
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違
集而無所止兮耶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馬叶姥佩叶備詒叶異理叶賴盤

品前云朝又上征泛言其地處處魂飛魄散此云朝

楚辭聽直

卷一

至

夕求女實指其人刻刻意悲情牽語複而音互殊吾
令豐隆吾令蹇脩用二複字與前對豎總總離合潤
澗蔽美用二複句與前對豎法度嚴整忽反顧以流
涕應前忽反顧以游日余猶惡其佻巧應前時俗之
工巧相觀四極應前相觀民之計極日康娛以淫遊
應前日康娛以自忘來違棄而改求應前夏桀之嘗
違娛于朝廷之政事不容媿也娛于天上之遊遊不
妨媿也違于君德之恒處不容違也違于求女之難

楚辭聽直

離騷

卷一

三

想不妨違也。意相反。字偏用相同。最工造幻。箋既已峻。賤將罷。日不能不暮矣。於是不得不復。言朝矣。前錄崑崙之玄圃。而求見帝。茲復再錄崑崙之白水。而求得女。發軔為陸行。茲為水行。志白水者。為淵濁之世。噴也。惡埃則乘埃。風而上。所以避埃。惡濁則避白水。而濟所以避濁也。帝未易可見。而女尚其可求。則同此低徊。崑崙之中。念較苦。意較悲矣。高丘為楚山。既登。開風。忽然反顧。而嘆無女者。哀楚無可

求之人。故欲他往也。使楚有人。毋須此僕僕矣。秦宮為東方青帝之舍。前錄玄圃之西。以歷扶桑之東。此又錄崑崙西北之地。以遊春宮之東。東者萬物之所主。故歷歷欲錄。西以之東也。原之所佩者。以芳。茲之所繼者。以玉佩。不厭多也。折若木以拂日。不能得之。于天。折瓊枝以繼佩。尚可恃之於已也。且求女而無以詰之。未易致也。吾將以道吾意於下女。而因以述夫神女。為不直言。詭女而言。詭詭下女者。無媒而徑也。

楚辭聽直

離騷

卷一

三

非禮也。故不敢言詭女。而言柝。柝下女在。所可詭也。有可詭者。有不可詭者。下女則自致之。虛妃則解佩而託之。寒脩不可不之別也。前云雷師告余。以未具。念然不肯。緩依雷師。而急託織。日夜之風。皇至此。又不得不託。豐隆之雷師。以求虛妃矣。前真之。茲又望之矣。求則藉豐隆。冀其勇。以速也。理則藉寒脩。冀其婉。以達也。虛妃溺水而死。原負自沉之死志。男則歎彭咸。女則覓虛妃。各從其類也。君嘗與我有成言。後

乃悔遁。而有他。前言散矣。結言者。固結之。而俾母道。母散也。虛妃為伏羲之女。寒脩為伏羲臣。俾其臣以。求其女也。紛總總其離合者。無女則為離。相下女之。可詭則。而若可合。求所在。託寒脩。則在於合。與離未定之間。情緒交錯。則總總之謂也。補見女之與。新見帝同一見也。結難遷者。寒脩之不效。虛妃之不我許也。妃不我許。如織。結者。經之有緯。如引繩者。纏之有纏。彼自守其一。定不因我而遷移也。所謂使君

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也於是朝濟以登者不得
歸矣誓舍於窮髮而終返於涪盤涪盤之水出嶺
山始之濟白水遊春宮綠西而之東者茲復從春宮
歸嶺嶺則綠東而仍之西矣濯髮以自致吾潔也清
以白水濯以涪水總之避涸涸之世也驕傲游遊原
之自道也處妃不我許吾自保吾之內美而已雖哀
無女豈肯喪志未嘗不高自命也未嘗不靜自樂也
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游遊姑玩世肆志焉可乎

楚辭聽直

卷一

五

上官之詆原非我莫能為在於驕傲衆女之詆詳在
於善滿至此而皆不復自辨矣任為驕傲為康所以
實彼之言不必喋喋於不傲不濡矣蓋自堅之中深
寄自嘲焉既而又自譽曰康潘傲驕何嘗即損吾之
內美然雖信美而於禮法有越矣何不遠棄處妃而
別改求賢女乎既從白水春宮窮髮涪盤遍歷東西
亦可從白水數處之外再歷南北是之謂覽觀四極
焉周流乎天余乃下昔所謂下而索也登開乘雲皆

為上索不可遇故又下索也言觀言下而屬之周
乎天者從天視下所視始春也始之返顧高丘未
不相觀乃竟無人也處妃有人矣不知其所在不得
而見也茲曰見有娥豈瑤臺有人矣有在矣得而見
之矣直涓媒耳俾鳩為媒而鳩反譏問將令鳩為媒
而鳩則能巧兩媒無一可託焉然則棄媒自適乎幾
有所禁矣爰再擇媒莫如向者為我飛騰之鳳皇可
託以受詒下女之事斯媒之最良哉既已自快又自

楚辭聽直

卷一

五

驚也鳳凰既既肯愛我之託為我致詒然捷足之中
尤有捷足者猶恐高辛之我先而鳳凰之未足畢吾
事也處妃不可得有娥又不可獲然則已矣將逃之
他國如彼少康得妻于二姚者乎及其未家而先留
之可乎庶幾不恐先我乎乃又有懼焉懼理弱媒拙
能先而不能固也不能固則結言可以仍渝先無益
也向藉豐隆欲以威強索之向斥鳴鳩恐以佛巧收
之強者不足賴巧者不足使弱且拙焉而又無可

於猶豫、教集無止、於此極矣、其餘助矣、潤濁之
 能美稱惡、日深一日矣、其層引古女於漸水安妃之
 并獨屬之簡狄、二姚者、簡狄生契、思得賢佐如契、備
 與事君也、二姚則係少康、國亡逃之他國、娶二姚以
 爲妻、更復重興、原料楚之必至於覆滅、思有中興如
 少者、故又以寄意也。
 詞中既以遠、遠兮、作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令余焉
 能忍而與此終古。
古叶故

楚辭聽直雜騷 卷一 五

品四語結上叩關求女二段、文陳畧一小佳、與既替
 又中同法、彼以既替蕙纒、結紉佩、舉擅滋、樹諸語、以
 又中既蕙、結蘼露、落英、矯貫諸語、此亦兩語雙結、字
 句皆從一個。
 箋此總承朝發蒼梧、朝濟白水、而重致求、嗟也、詞中
 遠境則四極、以新求女、終不可求之說也、昔王不寤、
 則即叩關以新見、終不可見之說也、女與帝兩不
 獲、語則此帶復、何所訴、將訴之潤濁之世、入乎彼實

甚我甚矣、永懷朕情、而不得發矣、嗚呼、自忍而
 能忍也、人以為當身之事、而原以為終古之恨、以為
 當身之事、可忍也、以為終古之恨、不可忍也、身為宗
 世、孤負宗國、瓊一時者、壞終古者也、若之何其忍而
 與此也。

索蘼茅以筵、算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今
 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
 遠逝、而無狐疑兮、就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

楚辭聽直雜騷 卷一 七

何懷乎故宇。
古叶綿
 品前數段、意拍促、節矣、此復託之巫占、緩言之、長言
 之、文勢善、取鬆索、蘼茅、與索、胡繩、相應、我尚得自主
 則所索在收、芳我不敢自央、則所索在設、占兩美必
 合、應前保美、改求孰信、修應前善、好修無狐疑、應前
 心猶豫而狐疑。
 箋情不能忍、而又終無可訴、於是借占以發之、原之
 意中叩帝求女、占之詞中、但言求女、而不及叩關帝

一而已。既不得見無繇強也。女則可以旁求繇前代
以及今日。繇一處而及四方。尚可過焉。不以閨中之
遠。遠爾絕望也。紛有內美者原也。兩美必合。自當
有助原之美者也。楚國無有慕原信原者。九州之博
大白。當有之何必楚哉。心猶豫而狐疑。原之所戀戀
於有娥也。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占之所勸遠觀于九
州也。覽觀四極。原未嘗不知九州之可遠逝而幸自
知之。又自迷也。故勉之也。原向九州而覓女。九州之

楚辭聽直雜錄

卷一

美

人亦求美而覓原。彼此互相求也。所謂兩美其必合
也。芳草者原所意戀。使九州有女而無芳草。則原意
或未易決。故又申言何所無芳艸也。求女佩芳兩者
九州均有之。故字真不足懷矣。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長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巨沓。
兮謂申椒其不芳。
佩叶備

品大。整痛罵黨人一番。為申椒揚其聲價。豈非
能奮起下瓊佩哉。折

楚此承占詞之既畢。復悵然自念也。占所云故字之
不足懷者。低徊思之。果不足懷。幽昧以眩曜者。眾人
也。彼不能察余之善惡者也。幽昧以眩曜者。黨人也。
彼則好惡務異。不肯察余之善惡者也。謂艾可服。謂
蘭不可佩。好惡相反。一至於此。女類所譽盈室。而原
不服者。眾人實說要矣。嗟乎。既不知芳。又安能如玉。

楚辭聽直雜錄

卷一

美

吾向之折瓊枝以繼佩。廣冀見知者。總與香佩俱歸
無用矣。抑又有甚焉。不惟謂艾可服而且取及糞壤
以充囊。不惟謂芳不可佩而且詆衆芳為不芳。芳臭
倒置至此。愈極矣。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百神駢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陟降以上下兮。求築婁之
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繁沓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

嫉妬謂申椒其不芳所憂者在人情戚之旨曰猶

先時百... 芳所憂者在天運此成之古層

與原相反者也

何瓊佩之儼寒兮衆蓼然而蔽之惜此蕙人之不諒兮
然嫉妬而折之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
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為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楚辭聽直

卷一

望

椒專佞以慢惜兮椒又欲克夫佩佩既于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
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葉叶醬茅叶琳化叶虎
焉反

品本上有神不芳便可直入蘭變蕙化却先從瓊佩
作一低徊然後跌入時變文勢善于順中取逆則雖
不芳所慮者百草非謂蕙蘭也續紛蕭艾夫時薄微
者亦不可保矧其下焉者乎於屬黨人寬一層

於過弔千古號呼楚道又更深一着紫一着

美應前保厥美何芳之能祗應前湯為儼而祗敬誠

紅敬也愛芳不知敬芳知敬則必不敢棄而委之失

實測名矣專後慢惜與能穩相及况揭車與江離

前屈江離豈揭車之榮至此不堪哇

遂此承成占之既果而又恨然自念也成所代恐者

百艸不芳為原之芳佩應而原所自忘者尤為瓊佩

虛俗人之識甚淺玉佩芳佩總所不知在我之寶宜

楚辭聽直

卷一

望

惜惜玉惜芳欲其兩全苟一佩被壞一佩猶存尚可
自慰若兩壞焉難堪矣此原之所以驚心於芳而
垂先言瓊也前日覽察未得豈理美之能當憂人之
不能察瓊佩也此曰憂然蔽之非惟不能察且不肯
察矣眾人雖工蔽美玉之價不揚玉之質無傷也既
防黨人則尤恐其毀玉而折之焉下手最毒勢必
至此又不止於不肯察矣恐黨人之折玉既不敢術
玉以示它人嘆天時之變芳復無辭藉芳以明故我

兩。歸。於。是。乎。交。因。焉。原。真。自。機。亦。自。機。矣。向。者。靈。人。謂。中。椒。其。不。芳。妬。也。非。真。也。芳。自。在。也。燕。者。蘭。正。變。萎。薰。化。天。道。物。理。竟。助。靈。人。以。口。實。真。矣。非。如。矣。尚。敢。曰。余。情。其。信。芳。乎。長。撫。今。追。昔。何。以。至。斯。慨。噴。之。餘。殆。求。其。故。而。不。可。得。忽。等。惘。然。又。忽。而。子。然。曰。豈。有。他。故。哉。世。莫。好。脩。賢。者。孤。立。因。而。改。節。比。此。皆。然。害。生。此。耳。使。天。下。有。好。脩。之。人。則。德。隣。互。佐。同。凋。交。次。必。無。有。燕。日。也。於。是。而。又。致。嘆。焉。他。亦。易。變。固。不。

楚辭聽直

卷一

詩

足。道。幽。谷。之。姿。不。以。無。人。而。不。芳。可。恃。莫。若。蘭。竟。爾。至此。乎。衰。芳。之。實。而。空。列。芳。之。名。俗。不。重。芳。以。此。從。俗。因。兩。美。之。不。得。合。遂。自。委。其。美。也。蘭。之。隱。情。吾。知。之。矣。罪。在。此。矣。椒。之。罪。則。有。其。焉。爾。之。不。芳。止。於。枯。槁。自。非。木。致。為。俊。也。未。以。學。人。之。懼。情。也。椒。而。專。慕。為。之。百。醜。具。備。非。僅。不。芳。也。椒。之。罪。又。有。甚。焉。蘇。處。讓。以。克。憚。泉。實。遂。與。豈。堪。身。入。乃。欲。與。同。克。夫。佩。蓮。手。愈。變。愈。下。口。不。恐。道。下。不。恐。聞。總。之。罪。歸。於。干。進。

而。已。競。進。而。不。厭。者。靈。人。也。進。不。入。而。離。尤。者。原。也。安。於。不。進。則。士。若。子。之。志。節。自。存。以。干。競。進。則。人。世。之。變。態。何。盡。既。干。既。務。而。欲。自。詡。其。芳。尚。可。得。乎。非。人。之。輕。已。也。實。已。之。自。輕。也。意。有。所。不。能。靜。則。勢。有。所。不。能。守。固。其。所。也。芳。者。人。人。之。所。同。而。能。祇。與。不。能。祇。殊。者。干。進。不。干。進。之。異。也。蓋。才。賢。變。節。之。病。根。上。下。干。競。經。原。一。語。挾。盡。矣。咸。所。云。嗚。鳴。不。芳。氣。序。為。政。歸。之。于。天。原。所。云。干。進。不。祇。食。婪。為。病。歸。之。于。

楚辭聽直

卷一

聖

人。始。之。撫。今。昔。而。可。嘆。者。茲。則。無。復。可。嘆。而。但。有。可。恨。矣。時。俗。之。工。巧。有。志。者。所。不。問。時。俗。之。流。從。無。志。者。所。遂。波。椒。蘭。既。爾。又。况。其。他。揭。車。江。難。不。堪。再。問。矣。惟。悲。佩。之。可。貴。今。委。厥。美。而。歷。茲。芳。非。非。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備。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沐。叶。迷。下。叶。戶。而。不。芳。之。後。再。自。說。芳。文。心。終。于。棄。中。取。非。非。非。

虧應前非非滿並招質未虧。印調度應前不。此原既既世而又鄭重日道也。茲佩即衆芳之。也。衆世之蘭芷蕙椒馬車江離。既已與俗皆變。種種不足貴矣。然我之芳佩未嘗同變也。可貴自在也。樹蘭蕙蕙之意猶昔也。扈江離與將並之意猶昔也。騶馬車之意猶昔也。衆人之於芳委厥美以從俗。自委之也。吾之芳委厥美以歷茲。縱爲人所委棄。而吾闕原至今終不與俗從也。難虧未沫。始終以之不分今。

楚辭聽直

卷一

吳

昔也。沫沫也。凡芬敗則濕蒸而生黧點。如沫也。原之深于觀芬也。和調也。以自娛者。原自有原之聲調。自有原之製度也。和者合衆香而和之也。復言求女者。世既無與我同芳之人。不得不別求也。周流觀乎上下。則仍上下求索。陞降上下之說也。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蓋兮。精瓊靡以爲。振爲余駕。飛龍兮。雜密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適書道夫。崑崙兮。路。

脩遠以週流。揚雲霓之騰。嗚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翼其承旂兮。高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遊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乎路。脩遠以多難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王賦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逸逸。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娯樂。行叶杭疏叶漬子叶與待叶持邀音莫。

楚辭聽直

卷一

吳

品前曰瓊以綴佩於芳之外。特取玉焉。又曰豈理能當恐瓊受折。未敢專恃玉也。到此而所珍所恃乃全在玉瓊。蓋瓊根即飲蘭露餐菊英之旨也。雜瑤爲車。則即雜杜蘅之旨也。玉鸞玉軼復無一而非玉焉。臂骨其誇芳相對文。睡甚整。朝發天津。夕至西極。與前朝發蒼梧。朝濟白水。凡三種而意各變。前原自抑懷此則從古之言也。抑志應前屈心而抑志。麗人所欲所度者。今吾南。而自抑守法。回頭處。斐涼萬。

筮。筮。氣。重。以。雨。昔。致。占。此。承。靈。氣。而。不。及。巫。咸。之。占。占。者。咸。之。占。接。引。帝。王。理。解。必。潤。比。氣。尤。勝。而。時。金。難。逢。不。致。微。倖。原。之。所。慮。在。於。有。媒。猶。恐。未。合。而。咸。乃。曰。何。必。用。夫。行。謀。此。豈。易。冀。之。事。哉。氣。之。言。在。避。禍。求。女。向。九。州。以。竟。野。意。專。責。原。而。咸。之。言。則。望。君。之。為。桓。為。丁。為。文。曰。為。湯。禹。意。專。責。君。此。又。豈。易。期。之。時。哉。是。以。偏。從。氣。而。屏。吉。將。行。也。駕。言。出。遊。以。寫。

楚辭聽直雜錄 卷一 哭

我。憂。則。何。必。懷。故。守。之。說。實。可。用。也。瓊。枝。瓊。願。即。向。之。瓊。佩。也。向。以。為。佩。而。今。以。為。羞。為。根。古。之。所。以。用。玉。者。多。途。矣。向。之。瓊。佩。相。恐。薰。入。之。折。之。茲。則。折。取。其。枝。精。聚。其。骨。無。往。而。不。有。用。任。當。人。之。好。我。折。我。而。吾。之。所。以。禦。之。者。多。術。矣。芳。落。則。可。食。玉。碎。則。亦。可。食。其。哉。原。之。廣。于。田。芳。廣。于。田。玉。也。駕。飛。龍。而。離。鐘。瑞。象。駕。欲。連。車。欲。文。也。以。寶。玉。帶。發。亦。以。瑞。玉。飾。車。又。一。用。玉。之。法。也。承。其。既。已。多。變。故。登。言。玉。也。上。

駕。玉。執。交。取。諸。玉。焉。又。一。用。玉。之。法。也。芳。可。以。玉。祿。以。自。珍。不。能。及。物。則。祇。自。珍。故。從。前。皆。言。芳。至。夫。意。而。始。專。言。玉。也。吾。將。遠。逝。者。向。巧。古。占。勉。以。遠。逝。猶。有。狐。疑。焉。今。無。可。狐。疑。矣。疏。曰。自。疏。者。世。既。榮。我。我。亦。棄。世。已。矣。已。矣。不。得。護。人。之。疏。我。矣。遠。吾。道。夫。崑。崙。者。環。轉。而。居。北。山。也。為。內。言。崑。崙。者。與。此。而。三。玄。圖。為。一。至。開。風。為。再。至。昔。崑。崙。之。巔。至。矣。未。周。也。此。則。欲。環。而。周。之。語。復。而。意。刺。遞。換。矣。路。修。遠。以。

楚辭聽直雜錄 卷一 哭

周。流。者。環。轉。此。山。故。路。倍。修。遠。也。揚。騰。焉。去。障。蔽。也。鳴。啾。啾。志。和。聲。也。前。辭。玄。圃。至。扶。桑。豫。開。風。遊。春。宮。皆。自。西。之。東。此。回。旋。崑。崙。而。專。曰。西。極。曰。西。皇。曰。西。海。不。復。言。東。也。東。南。為。發。生。之。區。西。北。為。藏。死。之。地。原。始。含。悲。寓。恨。以。西。北。之。陰。慘。為。終。局。而。不。復。有。發。生。之。望。乎。世。將。不。可。治。身。將。不。可。留。乎。鳳。凰。翔。翔。向。所。屢。託。以。為。曰。志。者。故。隨。所。往。而。思。與。之。偕。也。求。女。非。鳳。凰。不。可。使。歸。行。亦。非。鳳。凰。不。可。偕。也。赤。水。出。焉。

崙前於玄圃不肯少留。闕風亦急。他遊此獨。連于赤水者。前係錄崙崙而他之意。不在崙崙。故亟去之。此欲違吾道于崙崙。故徐遵而容典也。遵赤水則皆水行。故言津。言涉。樂歸水况也。陞天而謁帝。閣不得如意。涉水而謁西皇。尚莫如願。原之又。一轉念也。騰車使。銀待既渡水而就陸。預為之備也。騰飛騰也。言遠也。路遠故愈欲車速也。徑待使之預待也。眾車以備更換。預待以備承接。其或輪壞馬瘠。有此夏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平

換承接者。預為之所。庶不至無備而底滯乎。崙崙在西北。不周山又在崙崙之西北。既違轉於崙崙。又左轉於不周。西而愈極其西焉。西海則又繇陸而水矣。西方之地於此窮矣。故曰。荷之以為期也。屯余車其于乘。即騰待之衆車也。不渡水而仍從陸。則前日預待之車。今日更換之用也。昔之鳴玉。驚者。茲復齊玉。執昔之駕。飛龍者。茲復駕八龍。昔之揚雲。寬者。茲復兼雲。旅所歷之西方。固已遍矣。將安之乎。地至此而

盡志至此。而踴前欲養和。與節以待我之速行。刺自抑其志。自矜其節。不復求行矣。志欲有為。則急意已無。那則遲。遠馳之懷。既止。空有高馳之神而已。不侈。遠聘而偷閒。無事。奏歌。舞部。聊假日以愉樂而已。向之就重。華而陳辭。許多莊。論許多雄心。茲之秦九歌。而假日。莊語。付之逝水。雄心。付之冷灰矣。向之重黨。人曰。偷樂。惟恐日之將暮。不肯同被偷樂之事。茲之。影日以愉樂。去偷樂者。幾何乎。偷奪以鋪真。憤于

楚辭聽直離騷

卷一

至

此莫痛于此。一任夫日之暮。無復抱憂。即幸而日之不暮。無復可為矣。陸。陸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鴛鄉。僕夫。悲余。馬懷兮。倦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罔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昂從偷樂。後接。入。忽。紀。愁。從。中。來。已。亦。不。解。其。故。焉。得。光。景。愉。悅。處。佳。處。尤。在。不。自。言。意。但。曰。快。樂。罷。不行。僕。何。所。趨。焉。何。所。知。特。以。舊。鄉。之。故。朝。焉。故

非一死必不足以報君決從彭咸相國明白
後之非過也

鑿此承高馳輪乘而言也。遠騁則窮于涉海高馳
則窮極于登天神馳遠邁。庶幾臨彼皇皇以永為始
無之。以不問人世乎。而忽然又臨觀于舊鄉也。從奇
觀下不能不見從樂生悲。又不能不悲也。僕夫猶知
悲余馬猶知懷而死國之宗臣乎。嗟乎所謂從靈氣
之吉古者至此而愈從之。正愈不能從矣。孰曰孰信

楚辭直疏

卷一

三

辭而慕之何必懷故宇。吾亦曰國無人莫我知。初
懷故都此與氛同者也。氛曰兩美其必合。當向九州
而從美女之所在。吾曰莫足與為美。當向水中從彭
咸之所居。欲其生原矣。以死欲得從正之吉。仍不
吉也。尚恐言哉。

楚辭卷二

閩黃文煥聽直

遠遊

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
託乘而上浮。遭沈溺而汗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
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品作遠遊之本懷。開口二語。道盡悲俗也。非真延年

楚辭直疏

卷二

十

求仙也。欲浮遠。沉字義對狀。質非薄。起下質銷鍊。魂
營營。起下沈溺。而魂汗穢。起下穢除。天地無窮。門語
大釋。哀呼。章法工。于噴起。卒章無天無地。無見無聞。
與此相應。

靈生不逢三五。而日與小人為伴。此屈子之所深恨
也。悲時俗之迫。則欲其舒之也。悲時俗之厄。則欲其
靡之也。既已生。非其時。存非其俗。而欲舒焉。靡焉。能
乎哉。但有空發一願。曰輕舉而遠遊而已。時不可移。

俗尚可擇故欲以遠擇之也擇之世內舉世皆然亦何益人謂不可處天上或可依故願上浮也無所託不能遠上浮故願之而又自疑曰焉得託乘也實能輕舉則不待託今質不能自舉無因而輕故欲借所託而能得輕也非薄猶言庸劣也不能浮則日沉清氣上浮濁氣下沉今之時俗濁也污也穢也積濁得污積污得穢則身所遭彌積彌累彌累彌重祇有承沉而已能輕乎能浮乎夫是以自疑而益自愛也

楚辭聽直述

卷二

二

鬱結之懷環連夜曙其誰知之營營者魂欲經營他之而卒無緣他之也質沉而理不能升也否泰互復天地自在人生幾何烏能堪此其誰忍以當身而受此長勤乎往世之治非吾所及見來世之治非吾所得聞嗚呼現在之痛真難言矣
步徙倚而遠思兮招愉悅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慙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

自得聞赤松之清虛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壽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慎叶胡成反

品求正氣是通篇大宗者下文因氣變精氣入餐六氣審壹氣層層承洗為忠臣為神仙總從正氣煉出下語確有關係虛靜無為起下虛以待之無為之先休德起下和德化去不見起下遠見聞清聲起下保

楚辭聽直述

卷二

三

清澄氛埃清涼超無為以至清通篇總從此既埋伏託辰星應焉託美得一應自得既曰化去而不見又曰名聲日延何名根之未斷也既羨韓衆之仙隱又先言傳說抑何仕根之未斷也文心妙處全在自賣破綻以寄情託
變耿耿營營夜况也步徙倚意忽蕩曙况也至曙之後藉散步以遣懷焉夜則意斂而靜歸于三魂昭明魂開而隨騁乎衆意暗之愁其與城于夜乎承後增

悲、視、夜、乃、反、倍、矣。請、曰、質、非、薄、而、魂、營、營、形、既、不、能、
離、魂、亦、不、能、出、也。此、曰、神、條、忽、而、形、獨、留、魂、猶、可、氣、
而、形、決、不、可、變、也。求、氣、承、則、形、以、寢、遺、神、既、專、而、形、
漸、脫、也。氣、者、妙、夫、形、神、之、間、者、也。故、求、之、必、自、氣、始、
也。曰、端、曰、正、此、中、自、有、至、當、之、道、非、旁、門、邪、術、之、所、
可、幾、也。無、為、者、長、勤、對、症、之、藥、漢、也。濟、也、虛、靜、恬、愉、
也。乃、沉、澗、汗、穢、對、治、之、劑、故、求、氣、必、首、舉、之、也。虛、靜、
澹、恬、愉、則、心、日、清、無、為、則、德、日、休、以、是、承、餘、風、而、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四

美、世、世、赤、松、真、人、豈、有、外、哉。往、世、之、化、去、者、聲、名、留、
今、吾、之、化、去、亦、聲、名、延、後、矣。所、苦、乎、焉、託、乘、而、上、游、
者、有、傳、說、之、託、辰、星、可、法、也。所、求、乎、無、為、而、自、得、者、
有、韓、衆、之、得、一、可、法、也。傳、說、視、赤、松、為、近、韓、衆、視、傳、
說、又、為、近、時、代、可、致、冲、舉、俱、在、氣、之、既、求、形、亦、穆、穆、
穆、穆、則、質、與、形、將、不、復、為、我、累、矣。可、以、道、矣。木、能、遠、
遠、時、俗、固、已、離、矣。
因、氣、變、而、遂、曾、舉、忽、神、奔、而、鬼、怪、時、形、翕、以、遠、見、兮、

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兜、衆、
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來、叶、類

品、遂、舉、忽、奔、語、工、噴、發、從、衰、廢、寥、落、中、造、此、奇、壯、之、
談、終、不、反、應、前、條、忽、不、反、免、衆、患、而、不、懼、自、道、出、遠、
遊、實、情、不、敢、作、大、言、以、欺、世、
楚、前、曰、求、氣、此、日、氣、變、形、不、可、變、氣、可、變、也。質、非、形、
留、告、不、可、言、氣、變、曾、舉、快、不、可、言、欲、質、之、輕、舉、則、無、
因、以、氣、變、而、曾、舉、則、有、因、曾、言、累、也。是、積、累、之、所、致、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五

也、吾、所、羨、者、在、登、仙、之、正、果、而、今、幸、矣。忽、然、而、為、神、
奔、矣。忽、然、而、為、鬼、怪、矣。神、不、逮、仙、鬼、不、逮、神、而、已、有、
其、端、矣。不、得、為、仙、且、為、神、不、得、為、神、且、為、鬼、道、遠、從、
此、始、矣。前、欲、與、化、去、而、不、令、人、見、茲、且、可、以、剪、拂、而、
將、令、人、遠、見、化、去、不、見、而、後、能、往、不、見、又、遠、見、而、後、
能、往、而、復、能、來、形、易、見、者、也。化、去、不、見、則、形、反、藏、于、
穆、穆、精、不、可、見、者、也。不、見、又、可、遠、見、故、捕、反、呈、於、皎、
皎、既、皎、皎、以、往、來、則、無、處、不、可、往、無、處、不、可、來、而、

言之曰終不反其故都何深惡而痛絕之甚也。彼海
迫死不堪復履一反則患又至矣。懼又生矣。世知之
而無緣脫矣。不始遊見而又欲令世莫知遠遊之機。
苟求免而已。悲哉言乎。

恐天時之代序。今耀靈華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今悼
芳草之先蒿。聊仿伴而逍遙。今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
玩斯遺芳。今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今余將焉所
程。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六

品超埃。身患之後。文勢又意。已直趨順凱風而從遊。
聞至貴而遂狙。徑為世外之人。却拈出世內之情。懷
芳無成。低徊留戀。一番不忍。遽去。急處能用緩直。處
能用曲。此言高陽邈以遠。次段又再言軒轅不可攀。
乃曰。將從王喬。到底戀祖。宗戀君王。深根難謝。到無
可如何。始遁之於仙。作又自標出破綻。以示慎託。
箋既自謂免衆患。而不懼。可以無恐矣。可以無懼矣。
可以不嘆事業之無成矣。乃猶有恐焉。將有懼焉。猶

有無成之嘆焉。浮世既脫。悲根尚存。為人不依。為仙
亦不樂。芳艸者人世之佩。既已遊仙。琪枝玉樹。一切
不死之艸。何所不有。而眷眷於人間之蘭芷也。戚戚
於人間之霜降也。逍遙自遊。而仍嗟一生事君之意
未成就也。其哉。原之善言。餘悲也。又申之曰。誰可與
玩此遺芳。為臣則孤臣。為仙亦孤仙。既四顧而嘆無
侶。亦鄭重而不輕。索化言。念宗派遠。傷高陽盡忠之
志。因於同宗遊仙之懷。仍欲迴吾宗而已。赤松韓衆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七

之倚。又總不若高陽矣。前曰終不反其故都。此曰而
陽又欲反其故都矣。遠遊焉程。則欲反而苦不堪反
矣。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
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發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靈穢除。 賦叶虛商
叶切
昂前段已用緩用曲。此復從前求氣。以益施其終。與

曲前之緩曲在文勢此之緩曲在理解

變既已低徊而不忍遽去又再決計而無絲欲留人
世之春秋自短仙家之日月自長以短易長不能也
故都之不可反故居之不可留已矣已矣宗派既遠
聖王不作軒轅帝代與高陽俱遠矣季世之日無復
可立之朝可事之君矣王喬舍太子之位而志於舉
仙吾亦何難舍宗臣之位而從之娛戲哉前曰因氣
變此曰殮六氣氣變之道必有所始能發而後能變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八

也此所謂因也殮氣之法春食朝霞為日出夏食正
陽傷日中秋食淪陰為日沒以後冬飲沆瀣為夜半
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焉全言六而又單言三者夜
半日中属于子午道家所尤緊緊朝霞則一日之功
總在晨起故又復言之也世之時俗自多汗穢苦無
以除之我之神明本自清澄須有以解之以殮氣者
收天地之精氣入而助我之清澄則可以出而除彼
之穢穢在即日遭沉濁自有不遭者矣精氣非能食

無絲入無絲入則無絲助水有之清澄不可保

峻峻者我所自具之精也精氣入者天地六氣之精
也除穢易除難難至細莫若氣故除穢必藉氣也細
則化靈則帶積滯而發生矣故除穢先除靈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晝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靈之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
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根叶魚擊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九

反存叶才錄反門叶謹連反
昂六氣從原自言之壹氣從王子授之寫出得訣功
首前所憂於我者曰穢穢小無內而何患靈前所憂
於世者曰迫隘大無垠而何患靈
靈殮氣之後乃可乘風靈穢既除則重濁以去身斯
輕矣可以相風而御之矣御風之懷可以舒矣前所
云欲遠遊者至此而始真能履之矣有遊必有息息
存書行而暫息也南巢其中途也前所云將從下為

者至此而始真得見之矣。有見必有宿。宿者夜止而
託宿也。王子其飯依也。一日之力不可以遽竭。則以
暫息為程。求諸之意不易。以倉卒則以就宿為候。此
初遊之次第。言起也。前曰發六氣。此曰審一氣。非六
不能博。故非一不能煉。要也。先言六後言一。錄博收
而之煉。要也。美韓衆曰。得一問。王子曰。審一得一。其
証果之日。審一其下手之功也。貴直人曰。休德審一
氣曰。和德和而後能伏也。休言止也。不和則擾。宜日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十一

起無以止也。清明須自保。精氣須自入。能受之則人
矣。不能受之則拒之出矣。不入矣。此非師友所能代
故曰。可受不可傳也。前之願求氣曰。內惟省以端操
自以為訣。在是矣。此曰。小無內。大無以。以為外。則莫
非外者。以為內。則更有內者。然後知求內之未得。缺
也。前之願託乘曰。魂管營而靈。藉自以為力。是矣
此曰。身滑而魂。彼將自然有意持之。不若無意養之
然後知疲魂之空費力也。前之發六氣。歸重於三

以夜半日中日出。尤致重焉。此之審靈氣。則又畏
中日出而獨致重於中夜。晝動而夜靜。晝密而夜疎。
噪繁之中。而更有潔繁者也。前之求所錄曰。漢虛靜
以恬愉。此曰。虛以待之。專言虛而不必兼言靜。漢恬
愉。虛則動亦靜。紛亦漠。捨攘亦歸恬愉。不俟更言靜
漠恬愉也。一虛之內。萬感皆在其中。故曰。以待也。前
曰。澹無為而自得。冀以無為得之。此曰。無為之先。則
并不俟。枯守夫無為矣。無為固已落後矣。前曰。承歷

楚辭聽直 遠遊 卷二

十二

年而無成。嘆免患之。祇自了無。益人世也。此曰。廣類
以成。則自度而兼度人。所成更大矣。有和德焉。有休
德焉。我以此為門。成通底。類則天下俱以此為門矣。
聞。至貴而達。祖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
返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
之。漱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瀕以。脫頰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鑠以。灼約兮。神要。恥以。澹放。行。叶。抗。英。叶。火
品。至貴。即前貴真人之。休德。未得其門。不敢徂也。此

開德門、豁然大悟、承上句應前、言寫得躍、如日、
泉液、懷玉英、又從養六審、一中、刻劍一修、煉服食方
法、文庫能取、厚文、意能標新、

此至末、既甯之後、又復他往、則遺之、次第、
遇也、未得其術、須參訂、飯後、于王子、既聞其言、秘徑
已盡、童舒可以自、不、妨、恣、吾、之、所、之、矣、夫、是、以、遊
祖而忽行也、行而又說、焉、焉、王、子、之、外、又、有、其、人
有、其、地、矣、此、再、遊、之、程、也、因、而、復、遊、則、勝、谷、為、三、遊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三

之程矣、濯輪吸惝、皆所以收天地之精氣也、前所嘆
老形枯槁、今則色美而顏澤矣、前所祈者、精使、使、精
氣入、惟恐、穢穢、雜之、未、醇、未、壯、也、今、則、除、不、待、除、益
以壯矣、前所憂者、質非、薄、今、則、消、鍊、而、為、約、不、須、懼
非薄矣、既言顏色之佳、又言消鍊者、既得、真、容、益、脫
凡胎也、有道之氣象、無、癡、渴、用、無、癡、用、故、愈、潤、而
愈、柔、弱、也、前、所、嘆、者、神、候、忽、而、不、反、今、要、眇、而、漁、故、
不、待、言、候、忽、矣、此、言、色、質、後、言、精、神、微、外、以、知、內、

非醇粹不能壯、壯非助長之所幾也、非要眇不能
放、非纓恣之所幾也、是皆以小心積累得之者也、

嘉南州之炎德、今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今野
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今淹浮雲而上征、

品煉、覽易、載、魄、離、仙、家、必、須、換、形、一、番、乃、堪、證、果、至
載、魄、上、征、尤、超、居、衆、仙、上、乘、矣、寫、得、有、致、有、色、

楚勝谷為東南州、則為南、嶺、東、之、南、斯、為、四、遊、之、徑
矣、嘉南州而獨言桂樹、冬榮、蓋、霜、降、芳、零、之、嘆、至、是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三

不須悼焉、一生、舊、恨、銷、于、新、景、此、原、之、所、以、志、直、矣
德、不、厭、蕭、條、不、妨、寂、寞、者、也、載、營、魄、者、人、生、所、苦、坐
于、魄、不、能、升、為、輕、舉、之、累、養、氣、審、氣、以、後、仙、顏、則、日
以、充、周、凡、質、日、以、銷、鍊、胎、骨、俱、換、魄、以、之、輕、昔、所、嘆
形、腐、者、茲、不、患、爾、矣、昔、所、憂、形、以、瘦、遠、者、今、不、止、于
能、遠、矣、昔、欲、託、乘、上、浮、別、覓、所、載、者、今、不、待、託、乘、矣
足以自載而自浮矣、昔、遭、沉、濁、而、結、者、茲、淹、浮、雲
而上、征、愈、征、愈、上、不、止、於、浮、矣、登、霞、者、身、躡、霞、矣、也

終氣爲漱霞。至此爲登霞。氣足而功成也。終前漢
南巢宿王子丹丘。賜谷南州。總屬世間之仙界。其地
仙耶。至此而始言上征。則天上之仙界矣。蓋又五遊
之程矣。

命天關其開闢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
太微之所居。集重陽人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
軼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
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遠紆。建雄虹之

楚辭聽直

卷二

古

乘苑兮。五色雜而炫爛。服偃蹇以低昂兮。騶連轡以驕
整。騰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
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泉
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碎
而清。帝鳳凰翼其承旂兮。遇攀收乎西皇。擊其星目爲
旂兮。擊十柄以爲麾。版陸離止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昔曉曉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
署眾神以並轡。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

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
以担橋。內欣欣而向美兮。耶媮媮以滯樂。處叶呼爲反

品前而遊而息宿而復。徂行徂行而復。留隨處
際。聞到此方。詣天關。寫出路程。最有次第。屯車以下
極意鋪張。誇稱儀從。如鄉村人驟至城郭。說得數口
不了。因處世間困苦寥落之極。故倍羨天上出人續
紛之歡。口角情景。帶憤帶諧。最爲有致。

楚辭聽直

卷二

五

靈北背。上征之遊况也。曰命曰排曰召。登天之氣。烟
驟。使如意。赫奕多端。祝而世間之遊。加一倍矣。曰導
口問初至而索途也。曰集白入曰造。曰觀。既至而縱
步也。太微宮垣爲天之中。帝庭所屬。故言問焉。清都
則帝都也。入必集重陽。親必造旬始者。不歷九重宮
闕。不盡不別。造星。聖都下。迥深入而宮闕。迥出而
都。此天上之初遊也。太儀亦爲天帝之庭。跡此而
又他之焉。則天上之繼遊矣。於微闔爲東北之山。懸

天之中央歷天之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屯車駕龍雲
旗虹旄服也驂也騎也種種儀衛指數難盡應接不
暇視前世間之遊加百倍矣非復無人無歌之寂寞
矣升丘之山不死之鄉不足道矣容與逸遊寫車旗
之安徐也眼寒駭驚寫馬之神駿也方行者結隊方
執之謂也雜亂之中仍自整齊也過乎勾芒者東方
之神為勾芒錄東北而又過正東也東北為偏東勾
芒正東故曰正策也斯則天上之三遊乎右轉則其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六

徑歷曲折之區也飛廉啟路陽尚未光者日出惟東
至東而日尚未出言至之速也夕在東北之於微聞
故此以晨言也凌天地以徑度則錄東而又他度也
斯則天上之四遊乎風伯代先驅則超氛埃者不待
自言超矣有為之辟者矣願承清塵者不待承矣無
往而不清涼矣遇蘇收於西皇錄東之西於此相遇
也前錄東北過正東其途曲故曰右轉錄正東之西
西其途直故曰徑度也前以紫為旗以虹為旄此以

楚為旄以車為旄又換一番物色焉光華愈盛功
愈大也陸離上下驚濤遊波者上之陸離則若驚濤
下之陸離則若遊波也乘色轉動不可定也昔駭建
其穉莽者錄東北之夕至正東則為次日之晨故曰
陽果錄正東而之正西又將為是日之夕故曰曠
莽也東為日出而為日入故分言之也召玄武後文
昌選署眾神驅使愈多百靈受役前所云王子韓眾
赤松羽人俱不足道矣始求為仙不得求為神得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七

為鬼自真氣變茲則眾神憑吾之所選汰矣正果真
流矣世間所懼曜靈西征輒為急急不敢徐弭節也
然天上飛遊不憂時之暖暄路即修遠吾仍舒徐雨
雨吾自供吾左右之使令日短而仍長路遠而仍近
矣是以自信矣可自慶兼可度世其在斯乎前曰免
衆患而不懼今世莫知其所知祇求身免未暇為人
惟恐世之知之也茲則臨往如意世間短器吾能延
之世世遠途吾能縮之并度一世何止一身惟恐世

之不知之也。前日終不反其故都為憤。此曰忘歸。樂意恣睢以担擔視未遊時意。湯增愁異矣。內欣欣而自美視未遊時空美往仙異矣。如是而曰耶。猶以滯樂視初欲遊時。聊彷彿以適適異矣。萬端愁緒。此際其盡空也哉。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楚辭聽直述進 卷二 六

品思舊故以想像。說得情誼關切。不得不反故鄉。與涉濫二字相呼應。天上之遊雖快。然泛濫縱蕩而已。測身出入無復親。故同在天上也。既爾掩涕。又說遐舉。欲反不遽反。文勢善用曲。

幾前日滄浮雲以上。征此曰涉青雲以汎濫遊。上征而後俱歸天界往還也。所遊非一處。故曰汎濫也。初登則所撥者浮雲。既登則所涉者青雲也。涉雲之內。許多侍衛。許多供應之。彼之此樂極矣。不知有靈。

問矣。不知有靈事矣。忽然從上臨下。睨夫故鄉。忘者。修爾不忘也。一念驟至。萬感交集。到底天上亦非。解憂之地矣。世緣不斷。仙者固如是乎。此原之所自。莫自嘲也。始以離俗而志昇仙。茲且離仙而仍墮俗。目前所見。仍是相隨之僕夫。仍是顧而不行之遊馬。所謂雷公雨師。飛廉風伯。豐隆文昌。玄武諸靈。供我使令者。不知散歸何處矣。所謂八龍萬乘。駿也。服也。騎也。一切供我。遊者亦不知散歸何處矣。一念之

楚辭聽直述進 卷二 七

差百神。萬騎皆適矣。一切仙人之伴侶。不足以敵吾故之思。一切悲離之欣美。不足以敵太息之懷。勉強容與。欲再遐舉。而高厲之志。不足以敵自抑之心。嗚呼。墮而下矣。天上之身。依然入時俗之儔矣。

指矣。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濛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威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擊憑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變軀而遠。蛇雖覩便娟。目

瑯瑤兮。靈皇刺。而翔飛音。學博術。無終極兮。焉以遊。以徘徊。浮叶扶是反歌叶居反

品前曰臨觀夫。書都那志。自便常竟反。楚國。乃置楚不言。但說。帝南。楚遊楚之地。自遊於神女音。樂之門。又何欲反。不散反也。文心善。用。楚。錄此。至寒門。增米。復言。世界之遊。兒也。既從天上。而脫夫。故鄉。斯不能。不。指。彭。鄉。而自求。稅。駕。矣。辭。天上。而入。人。間。今。天上。之。西方。而就。人間。之。南。土。九。

楚辭聽直遠道

卷一

手

楚則近楚之山也。炎帝則近楚之方也。登天則為乘。雲而上。浮履地則為涉水。而自浮方外。潤澆之區。所必至也。登天則自皆不死之仙。俯履地則。無。避。水。之。虞。妃。與。酒。之。二。女。登。天。則。直。入。天。上。之。帝。宮。履。地。則。祇。秦。人。間。之。帝。樂。登。天。則。驅。使。背。風。而。雨。而。雷。公。履。地。則。鼓。舞。備。之。湘。靈。海。若。憑。夷。此。相。殊。者。也。登。天。則。入。龍。驩。服。教。具。飛。騰。履。地。則。玄。靖。重。象。繞。其。出。遊。登。天。而。雄。虹。鳳。凰。供。旗。旋。履。地。而。離。龍。

焉。為。備。玩。好。此。對。向。者。也。總。之。世。界。漸。非。天。以。相。者。固。輪。一。轡。即。相。同。者。亦。輪。一。轡。矣。終。之。曰。音。樂。博。衍。者。臨。觀。反。鄉。之。念。不。勝。其。悲。藉。絲。竹。以。消。遣。之。也。為。成。池。為。承。雲。為。韶。歌。為。瑟。為。舞。種。種。非。備。故。曰。博。衍。也。焉。逝。者。有。斯。音。樂。遣。懷。不。須。他。之。也。舒。舞。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顯。瑣。乎。增。水。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開。維。以。反。顧。召。黔。靡。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門叶彌申反

楚辭聽直遠道

卷一

手

品欲反不敢反。總因無人代為平路耳。并節軼迅言。速反也。反之可速。全仗路之先平。邪徑應前正策。反。顧。應。前。臨。觀。楚。既。低。徊。於。南。方。故。鄉。之。思。盡。在。是。矣。可。以。復。反。於。楚。矣。而。又。馳。騫。焉。別。求。迅。焉。以。擲。志。自。解。者。復。為。并。節。之。騫。舍。南。言。北。歷。寒。門。求。從。顯。瑣。者。時。俗。迫。壓。欲。反。而。不。敢。反。故。終。不。能。南。也。顯。瑣。是。從。則。原。之。祖。派。縱。有。迷。島。之。仙。天。上。之。帝。終。不。以。易。吾。念。祖。之。思。

也故初言遠遊以高陽為程為始恨歷言遠遊以
顛頭為終局也得從顛頭則地上之遊仍可以為云
上之行故又口歷玄冥以邪徑乘間維以反顧也乘
邪徑者言取道之捷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皆可以
合乘則前之分別地上天上者固自不待分也法祖
之力有倍于修仙者也黔羸為造化神名祖德合而
造化隨所召矣為余先乎平路者來吾道夫先路事
神自矣之夙志也黨人以異路誤之君墜昌被已亦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三

墜荆棘君路不得入已路亦不得平焉使得召造化
而為余先平路處處無憂矣不須避故都矣此原自
傷之慘懷而終以禱祈者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愴怛而
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開叶無中反

品經營四語括盡全局語簡力大千賦家未有此
等結法無天無地無見無聞憤絕恨絕却使千載共

讀者不知其為憤恨手筆高貴幽雅難尋

等四方六漠此總結通篇之遠遊也屬之天界者於
微間為東北過勾芒為正東過西皇為正西北上至
列缺之四方六漠也屬之地界者順凱風為從南之
北陽谷為正東南州為正南臨祝之後將往南疑又
為南寒門玄水為正北所云洞濬滄海若則地界之大
壑焉為此降望大壑之四方六漠也因悲時俗故欲
遠遊地界以上歷天界既歷天界而臨祝忽悲又舍

楚辭聽直遠遊

卷二

五

天界而遠歷地界履地登天有見有關總之不能不
悲所云衰人生之長勤者真不能不動矣願輕舉而
登仙者皆為無益矣氣即變道即傳均無以遺悲矣
然則如之何其必下無地上無天耳無聞目無見萬
類盡滅一身頑冥然後所恨于遭沈溺者至此而始
不知所恨乎猶無為者始得超無為承清塵保清澄
者始得爾至清手與時俗為鄰者始得與太初為鄰
乎若尚有天有地有見有聞未免有尚安能已已甚

以原之深於悲也

總品通篇許多曲折大意大勢則只三層開口悲時俗之通既至形枯槁而獨窮哀新受形亂世不能避避之苛迫忽然氣變從苦得樂樂不可言中間操履仙遊歷遍世間天上無復分毫堪憂矣乃忽然礙視又從樂得苦苦豈不可言既已再苦又再苦樂仍隨任於世間馳騁於天上傍徨反顧但有見聞盡絕苦乃永不作乎三層慘慘直欲暗日月而翻山海

燕直述遊 卷二

志

燕直述遊 卷三

關黃文煥聽直

天問

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昏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為反

品益司易併看他逐段變化處誰傳何考誰極何識勞竹分對何為何本何化連竹一團此其變法也昭

楚澤聽直 天問 卷三

一

開之後又說明明闇闇有單括者有複括者又其變法也

箋題名天問開口乃從遠古莫傳未有天之先以為發問之始蓋欲問其無絲問者也此原一腔之深恨非混沌之乏識也自有天以來世間物理人事無一而不令人可疑無一而不令人可憤種種弗堪難言難盡不知莫傳未形之先可憤可疑者又更何若也宜昭昏闇者冥而昭而復昏闇也此未形中將

之光華閃動修忽也。馮翼者漸若有可馮者焉。漸若有旁翼者焉。斯則將形之時微有影跡光轉現而為像也。誰能極者純昭則可見其所極。今冥而昭昭而復背開無四万之可測也。誰能識者有像自可識方在。憑翼之內係猶未堅。非日力之可據也。明明開闢者明而愈明開而愈闢也。斯時視冥昭背開之互混倍分矣。何為者何所作為也。謂盡無為光景何以忽異。謂為有為機械孰與料理也。有陰有陽又有陰中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上

之陽陽中之陰三者合焉到底是一是三者為本何者為化理即在氣內氣即在理內而又終不得混之終不得析之此亦千古學人無能了解於其際者矣。宋儒所謂太極生兩陰陽動靜之說。屈于一言蔽之矣。於陰陽之外另拈一太極以為本則太極與陰陽顯然成三。是太極有形也不得不又增以無極。屈子只言陰陽之合而不言三。是何物更渾淪莫破矣。聞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

極焉。加八柱何當。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焉。隅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啟。出自陽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品前總言天地。此以圓則四語。八柱二語分言天地。著此八語作挈綱。下而又再分說天地孰營孰作焉。繫焉加字法又一變換。安放安屬一句兩疊句法又一變換。日月各著四語。段法又一變換。純言天象之中。烈及女岐伯強別施穿插。以破板破直。乃仍說明。晦星宿歸之天象章法又一變換。箋此言既形之後種種其疑不能盡闢其安不能確察其有原。慈借此疑團以抒積端也。謂天圖九重孰判之而為九。孰削之而使圓。此非人工之所能為也。天未形而忽形。又非天工之所能自為也。謂天積

何以必九何以必圓也。九重之中從何重為初作也。在此非次序之所可言也。又非無次序之所可言也。凡物必有幹乃可不墜。必有維乃可下垂。天清上浮。究竟繫在何處。言天者以南極北極究竟此極加之。何方將極之外別有置極之處耶。抑無置極之處耶。地稱八柱以地承天。以柱承地。仰承所當果在何處。耶下濁成地。東南不足何故而不足耶。將解之曰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當其初凝何故高下耶。天之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四

有九也。以此天載彼天誰為放頓。誰為適屬耶。既已有九則必有隅隈。每一天共幾隅隈耶。此數問者幻而未易知者也。至天周地外則天地相背之實理每歲十二辰則四時相會之當度。二曜隨天諸星分舍。易見易知似不待問而循跡在今習為固然。鉤玄於始則日用恒見之中舉皆不可解之事。天地既判清濁相分。又何以包衷相背。曰子曰。古人創立名字。何所憑據。迄今判不可易。日月列星光華初凝形變。

誰為派置。迄今殊不可消。斯則所問愈顯正愈微矣。若夫日行幾里。曆家以為周天赤道計里一百七萬四千里。行晝夜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及長冬短一進一短。各行其什之一。淮南子以為山于陽谷。至于紫微。自晨明至定昏。凡行九州七舍。計里五萬萬七千三百有九。豈不具載里數。然一切揣度之言耳。誰為夸父追日。孰知其確乎。月之盈虧。因乎日光。原豈不知而造句務奇。曰死曰又有原。其有深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五

耶。懷之入恭而不遂也。原之將投水而求死也。不能如月之又有明矣。又曰。願兔在腹。原其更有深感耶。使無此微黑之兔影。月光豈不倍明。何所利而蔽之。腹也。蓋受障于讒。主上不明之隱喻也。其忽接女岐也。有天有地。因以有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女岐無合乃生九子。成男成女之非論。亦有不足憑者也。伯強害人。惠氣養人。無諫知害人之何處。而驅之無諫知養人之何處。而就之。夫又安得不問哉。其又幾

于是也。漸發成功者不遠高止之勢而從水之性也。秘適互相變。則雖為遠。性雖遠。氣性則自。可法刑何所加。而然。頤味之也。三年不施者。鯀之治。水九載。弗。乃行。永。遺。焉。當。其。三。載。考。績。成。敗。是。以。宜。知。用。運。不。用。靡。必。無。成。型。矣。何。不。立。施。羽。山。之。法。海。又。避。之。九。載。方。肯。其。無。成。也。是。在。之。于。既。既。未。能。知。之。于。初。讓。之。日。而。又。未。能。知。之。于。三。載。之。際。也。謀。而。行。之。而。前。然。不。覺。也。師。尚。之。傍。亦。不。問。終。舉。也。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八

豈生遠厄。數意當未滿。聖神明斷亦未易。豈。耶。是。明。仰。問。而。其。然。者。矣。伯。禹。腹。鯀。何。以。變。化。者。是。父。是。子。宜。相。肖。以。乃。經。河。水。以。治。水。九。載。之。久。猶。不。知。鯀。移。而。可。以。禹。獨。反。父。之。所。為。自。生。其。變。化。也。一。家。之。中。智。愚。頓。殊。一。至。於。此。禹。所。築。者。仰。父。之。精。濟。虞。亦。仰。父。之。功。而。謀。乃。不。同。禹。何。不。以。其。謀。告。之。父。耶。將。禹。時。尚。幼。耶。觀。禹。既。修。太。原。之。說。因。鯀。功。而。修。則。鯀。之。所。治。禹。亦。有。不。盡。改。者。矣。父。受。過。子。受。成。此。禹。

生之恨而亦千古之共嘆也。何填何墳。青承。不同而言也。墳墳起也。左傳所謂灌地墳是也。九則九州之則壤定賦也。墮高墜卑。鯀以此受罪。古今。解禹。昔曰反鯀。所為然。洪泉亦有極深之處。何以填之。使平。欲分九則之壤。何以起之。使高。若謂禹。不。用。墮。高。墜。卑。之。法。亦。未。易。盡。信。也。總。之。水。之。大。勢。既。順。則。墮。墜。亦。未。嘗。逆。此。不。同。中。之。同。巨。中。之。不。同。也。何。豈。何。服。者。禹。之。治。水。應。龍。佐。之。以。尾。豨。地。何。猶。為。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九

禹而畫不為鯀而畫也。禹導水以入河。導河以入海。應龍既為之畫。其所經。歷。次。第。龍。跡。何。在。又。何。為。禹。而。歷。不。為。鯀。而。歷。也。禹。藉。龍。之。能。而。鯀。乃。不。得。藉。子。之。庇。天。耶。人。耶。再。言。鯀。禹。者。總。結。前。文。也。不。任。阻。滯。之。人。而。乃。使。營。水。致。職。然。九。載。究。竟。何。所。營。乎。禹。麻。者。功。而。無。救。於。其。父。究。竟。何。所。成。乎。豈。反。對。於。知。人。之。難。行。孝。之。未。易。也。其。忽。及。康。回。也。鯀。之。後。奠。地。者。禹。也。鯀。之。先。傾。地。者。康。回。也。注。江。注。海。非。將。怒。傾。之。

地勢焉何錄成功幾何故以東南領即前東南
之轉語也歸之形之自然則何故偏不足於東南
器之人事之使然則所購稟回怒觸者何故偏傾於
東南也地有八柱乃虧在東南豈東南之柱獨短耶
共工頭觸不周而柱折豈東南之柱獨弱耶

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
修孰多南北順璜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
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
燬何所復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能以遊
雄虺九首儼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九衢泉
菲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
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旌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
羽考音尸在但叶紫招呼之皓反

品康回憑怒或歸焉相形既結前段此又即承地句
故以東南領一語發揮何滂東流及東南南生以誌

言地康回二句遂為前後段之連環文雖最為不測
查用其字段法又一變換詳言地中忽挿天象曰日
安不到羲和未揚以為參差映帶實則燭龍若木皆
言西北之區連上西北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
其餘為歇草木華夷壽夭以盡地中之所產而又再
挿天象曰解羽以為參差映帶實則窮究烏落羽
解確在何處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章法整而
變變而整備極熾火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箋此復詳言地也八柱東南已及於地而未如言天
之詳故復補其說也言地宜至繼天乃先言禹鯀再
言地者洪水既治而後地始奠也均之地耳何故錯
待而以九真此之界不堪移於彼之界乎均之
耳何故淫而為川深而為谷豈混沌之時預有滂
者乎是皆至顯而實至晦者也萬水歸東不問盈涸
其故安在莫能身履而確見之所云尾問汙焦之
或以理解或以幻言總皆億度屈子以一問掃盡

地體至方東西南北長短自當適均而虧傾屬之東
南則西北之俯似多於東南果孰為多乎東南同虧
而萬水皆歸東則東之虧又似比南更多南較有餘
於東矣隸南之北其順而狹長者所廣幾何淮南子
所云太章自東極步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七十五步暨亥自北極步至南極亦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五步祿篇均傳既昧於修之孰矣又云
閩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東西反長南北反狹更昧於衍之幾何後人紛紛妄
說原又以一間掃盡矣崑崙之上為玄圃天下之山
皆從崑崙發脈則是諸山俱屬崑崙之前之左右分
脉以出非其背也人身背後脊骨盡處謂之尻尾骨
之頂既峻起天半則其尻必深入地中尻果安屬上
背既未易見尻愈未易知矣玄圃已在崑崙之上增
城又在玄圃之上高而愈高是難以里計者也談者
益者曰四百四十門誰從此門出入而知其數乎是

崑崙北門開以納不同之風何以必待西北為通氣
若華燭龍則亦皆西北之區也西北無日之國有龍
銜燭以照崑崙西極若水之華其光可以照地何燭
何光原蓋於此有深感焉使真有燭龍可以代燭
華可以普光也忠臣不忠不明浮世不忠長夜矣安
得後而取之以為幽悲者一露乎莫不苦冬之凍莫
不苦夏之暑使冬能暖夏能寒人心豈復怨咨哉其
地安在庶幾可就否歟百神欲勞而鳴鳳敗之嚴霜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瘁之焉有石林不憂瘁敗乎我有繁言不可結語人
與人苦不相通也何獸能言人與獸竟可相聞乎陸
處皆不能水居類各有所殊智各有所短忠臣拙於
為依罔自爾爾焉有龍虬負能以遊助其所短水陸
咸立乎雄虬九首往來儻忽安得知其定在庶易以
避乎留不死之世都非飛騰不能至安得知其定所
難易以從乎古有長人之國今有人安在所守何處
于靡菲之泉萃集之經世間異物無所不有莫得通

親見者多矣。故難以問也。山海經、真海之北有聖人。淮南謂三危在樂民。西玄則異。方有玄股之國。禹貢亦有三危。黑水經、典可致。而曰安在者。與國遠。實踐何人。滄桑遷變。安知今古之同否哉。故又以問也。前曰不死何所。此又問者。前問其地。此復問其平也。求仙說言延年。究竟幾何年乎。有止耶。無止耶。果真能與天地同盡耶。恐亦未易信也。鯨魚堆堆焉處。何所亦問。靡滂靈蛇之意也。焉。彈焉。解者。世俗共傳。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五

羿射九日。日落則日中之鳥必墜。墜傷何地。鳥墜則羽必解。羽果何存乎。古今以來。虛辭無稽。往往如此。驗其實。則立窮矣。原以此問。闢妄非喜怪譎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千台。桑間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欲不同。味而快。飽啟代。蓋作后。卒然離。離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違背。歸射。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啟。轉實。而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革。擊夏。民。胡射。

夫河伯而妻彼雒嫫。馮姚利決封禪。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愛謀。何羿之射。華而交吞。揆之。他叶備。薛叶胡。功反。歌叶巨。依反。地叶低。射叶時。若反。謀叶謨。悲反。

品從前皆短句分段。至此却用數句作長段。章法又變。換處射。胡射是射。作華。擊射。華以字法添段。法之映帶。又一變換處。

箋錄此以後皆詳言人事之治亂。亡主奸臣。既使人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五

恨聖主賢臣亦未易滿人意。種種不齊。真難致詰。而茲則有夏一代之始末也。禹之治水。前已道及。乃於此又復言之者。將言禹之傳啟。故復從禹為開端也。言禹而若不滿于禹。言啟而若不滿於啟。豈被諫之憤。憤借千古之帝王以遠隔。而致疑也。苟可以涉無一人而不可諱也。焉得塗山者。禹既勤力。圖功。惡為下土。計則何不極。弗要而行。乃又通之。台桑。如非治。水之順途。而皆歸。要則枉道。既指命。即因治水之

賦途而歸娶則亦以娶妻而後治水之斯矣。雖曰日無幾而到底娶妻以圖繼嗣。身較急也。則此者禹以治水為國民者也。先娶而後出。是問民不知。則妃也。問妃之匹。合倍于閭民之陪。溺也。快。飽者。身娶四日而即行。固與書人。樂家。嗜欲不同。然總之不能不以身家為先。替之衆人之嗜欲。則求快於三餐。為則未決於最飽者也。雖與三替者殊。而務求一飽之意。猶然未能安情於妻。未能安情於繼嗣矣。言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六

而獨曰啟代。蓋作后者。此原之微詞也。堯舜皆言天下。禹乃家天下。禹未嘗不薦。蓋而啓幸以謳歌。自居是啟有意于代之不欽。讓之也。人盡歸啓。莫與啟為孽矣。而忽有有冠之不服。是卒然離孽也。然則天下之謳歌。啟固未有未全者乎。惟憂而拘。是達者。父薦。則宜。讓此官。天下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人不讓。則宜修德。此舞兩借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今啟假然。自居帝位。忿然而征。不服。是專于憂勤。而比歷來。應

之見直以違節。彼之矣。啟于二帝之道。合乎否乎。此帝降而王。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射。無害者。啟以豕天下。爲人所不服。宜有害于厥躬。損其德。舉乃與啟。爲孽之人。卒歸。啟所射。盡而啓之。弱終不失。顯者也。曰射者。諸國爲啓所勝。故以射言也。復曰。后益者。啓雖代。益作后。而益以禹薦。固當作后者。不妨題之曰后也。此又原一字之微辭也。作革。播降者。因禹治水。稷乃效。耕。凡天所降之嘉種。得以播之。是闢播降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七

之先功在禹。而益以掌火。烈山澤。則開治水之先。又在益。稷之子孫。與禹均有天下。益獨其後。其身。兩無與焉。此又天地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革。謂革故而從新也。作。創作也。益効力于治水之先。益固作。革之始也。啓。棘。實。商者。棘。猶。通也。詩所謂。匪。棘。其。故。之。轉也。實。陳也。商。略也。九。辯。九。歌。印。禹。所。云。九。敘。九。歌。也。以所敘列者。明。辟。而。不。容。混。故。曰。啓。也。言。啓。坐。于。啓。禹之緒。陳列而兩略。此九者也。胡。勤。子。啓。豈。死。分。竟

地者石破啓生。則是啓之母死而分裂體不復全也。既已爲石魄。竟於地形不復化也。禹勤於歸我子。而竟屠其母。以是爲問者。人生五倫。多不如意之事。堯舜以朱均爲子。而禹以啓爲子。禹之有賢子。幸矣。乃父受永遏。以死啓。以禹爲父。以仰繼父業。爲快於父之倫全矣。乃母屬化石。以死。缺陷之端。何處不有哉。帝降夷羿者。古今大奸。未有非天之所降者也。天將亡是國。則特生是奸。而子之以亂國之才。亂國之膽。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六

鬼神亦若交呵護。焉非偶然也。華孽夏民者。向卒然離孽而無害。茲帝以華孽其民。恐不能無害矣。胡射而妻者。奸人正當得志之時。百靈亦無如之。何河伯任其矢中。去妃憑其夢。狎而况同朝之人。有不悉聽顛倒者乎。原蓋借羿以寫上官大夫之恨也。故以問也。夫亦曰帝之降之。胡令其至此極。而不爲少一節制也。帝不之督。又何望哉。引弓射雉。燕喜上。此其小人仰受帝降。滿志媚帝之秋。帝顧不以爲若焉。夫

帝復降之矣。攝帝而又不之若乎。嗚呼。帝何見。定觀耶。取之不若何。如若此。勿降加賢者。嘗不若小人。取幸。此又古今賢奸一大變案也。混合妻以謀。再而何昇之射。掌者。非華孽夏民者也。沒索昇者也。何昇之。正於華夏。而不被人所吞謀也。天即人。即解啓口。射雉。羿曰射。華昔借射。以言職。職取之事也。以作。華不能享有天下。歸之於啓。而昇以華孽。昇。又以爰謀。橫昇之。射。華。昇。亦烏知此。移之。至此哉。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九

阻窮西征。嶽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稂。莠。菴。是。營。何。繇。并。投。而。鮫。疾。脩。盈。品。痛。禹。子。孫。被。暴。烈。再。適。鮫。添。其。太。息。章。法。幻。處。於。中。凄。涼。萬。狀。恐。焉。亦。不。堪。聞。也。忠。孝。之。淚。欲。洒。大。于。筵。此。因。夏。禘。之。既。終。而。複。適。夫。鮫。也。禹。傳。許。於。其。子。未。數。世。而已。止。禹。欲。泰。息。於。其。父。乃。數。百。世。而。繼。之。惡。以。盈。於。天。下。禹。之。所。旨。求。以。贖。鮫。者。身。身。身。後。之。窮。矣。力。有。所。不。得。也。有。所。不。得。也。矣。原。哉。力。

悲其君宗臣同體卒莫蘇挽故屢低問于彼為之
不厭復言之也子且知是何論宗臣也阻窮而
羽山楊之東 永遇在東不容西征故曰砂阻而
也豈何越焉謂欲越巖以過不可得也化為黃熊永
過之後國法不容偷生於中土縱死而吾化非至之
所詳活也言魂魄歸之羽山至即欲下招以新魂
之復法不救也均之治水土耳禹以成鯀以敗千百
世下緡種去草并投於陰隲之中而誦禹之功者歸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白鯢嬰鄂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摺體勝鹿何以鷹之鰲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
以遠之 安叶一先反
品前後敘次夏事以及於湯忽神北游行符茲賦中
是章虛變幻破直疑錯綜之中仍復連貫以罔統
可背神像不可憑物理不可定為忽莊論忽勞及此

相發之義天式縱橫造語奇峭
楚前引有夏治亂致疑于人世此則致疑于神仙也
禹不能救其父之不殛啓不能必其後之不已豈事
固難預料乎乃事之未易料者即神仙亦未能自必
也文子既化鯢持藥以與子喬乃被擊而墮何所持
之不固也尸墜而死又何世之不滅也是變化之術
疎也武法也仙術仰法乎天所當縱橫自如今乃被
擊而陽死陽死者倖死也離者魂離而魂墮也陽死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之後乃始化為大鳥其後既能化為鳥以飛其先又何
墮體而死乎則是可以變化於後不能變化於先也
神仙猶有疎時而凡人哉故以問也至於天地之布
氣萬物之賦形亦皆種種有不易知者雨師忽典膚
寸懸合異鹿見怪首足重駢誰能悉其所以然哉獸
之具有鹿介之異又有蒼安置也鰲之戴山抃舞龍
挾山而置其上者釋舟行再申鰲抃之說惟舟可
以載物鰲之背固非舟也戴山則水居之性變為陸

行矣。誰遷之而使變其祥乎。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饕餮。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雙叶與殆叶當以反取此苟反得叶徒力反

昂先從少康說到湯。乃再說桀說湯。此又以法說。錯綜以破直處。何厚何取。命意甚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遂此言湯之伐夏。而復引夏代以爲開端也。不直言桀之失道爲湯所併。而先言少康中興。忽繼以湯之易旅者。雖有中興之祖宗。不能救其後之不亡。此天道所以可疑。而人事不滅。爲可恨也。顛隕顛易。兩以致問者。姦臣之敗。亦有數存乎。其間當其應敗則王。儼在野。可藉多力以抗誅。可因贖罪以逃生。而卒不得免焉。當其未敗。則同歸爰止。豈不難易。兼以夜襲。復何能避。而竟誤認女岐。遂爾顛易。孰耶。否耶。親以

遂殆者。既脫易首之厄。宜可逃死。乃仍受顛隕之厄。

親自逢之也。罪惡貫盈。則有候也。湯謀易旅者。少康以一旅復興者也。湯卒奪康後之天下。是易其旅也。覆舟斟。湯者。國統猶之濟舟。然相保斟。壽以期舟。濟。滅相而覆其舟。少康滅桀。與夏湯復代。其後是又。謂其舟也。何厚何取者。少康之得民甚厚。湯何以更厚。少康之取國甚工。湯何以更工。故爲疑訝之言。見夫少康之道。若子孫世守不失。湯未能厚之取之也。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三

然後歸罪于桀。公言之曰。伐蒙何得。得一妹嬉。以其國是爲有得乎。無得乎。伐人乎。自伐乎。于是又莊言之曰。美色害政。惑者自惑。桀實失德。非復一端。縱肆之罪。豈但一婦人。故曰。妹喜何肆。寬喜之辜。所以其桀之罪也。湯何殛者。微辭不消于湯。放伐難免。慙德。因得妹喜。以爲其端焉耳。舜閔在家。父何以儼。堯不妯娌。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瓊瑤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嬃

有體執制匠之 蘇叶吟

語何為之後便可得下文緣暢歸玉同尹謀榮諸
語却於此穿掉二女有城女媧又一章法破直處舜
則在家與高閼妃匹相映漢榮之敗跡寵婦人舜之
不告而娶高辛氏之為妃築瑤臺不似昵其室家
然仍不妨為聖帝也國事之日非君責聽讓失德非
燕屬婦人之罪原蓋致旅於鄭袖作此轉語也使無
上官大夫諸護臣即有鄭袖容何傷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三

筵此四德榮均。以婦人敗。亡而因。遠邇前代。妃匹女
后之事也。舜何嘗無二妃。高帝何嘗無簡狄。女媧則
告然以婦人幸制天下矣。父何以解者。舜之父。母何
故不為娶也。堯不姚告者。疑聖人之急于從。據何故
無稟命而遭親也。積臺即積穀。所云乃望。瑞臺見有
城之佚女。王逸引呂氏春秋。有城築臺以飲食其女
耳也。下文亦口簡狄在臺。此相應。則此為簡狄明
矣。臺上承卯登。蓋偶然之事耳。初意何所從。起而處

於臺也。臺高十歲。誰欲隆之。而至此。據抑何以一

之故。不厭費財也。女媧史記謂女子稱帝。執登立者
於空女媧於民。二推而立之也。天邪人耶。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陽乃統陰。陰祗承陽。是遵何道。而崇尚一
女人乎。女媧牛首蛇身。形體怪異。執制匠者。豈為奇
制。而匠造其形也。其殆天欲以大位予之。故以異形
表之。歟。先言初萌。後言十成。先言登立。後言女媧。倒
句以見奇也。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三

為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為敗。吳瓊
古南嶽是止。執期去斯。得兩男子。
品再補。况弟二段。添文。陳之錯綜。
筵既歷。古夫婦之際。而因及於兄弟也。五倫之內。缺
陷多端。無所不有。尊之於象。以不賢之弟。而處變時
也。太伯仲雍。以讓王季。不得不他往。又以賢兄弟。而
處變者也。象之害舜。其犬豕之心。舜之身終不為
所變。舜所以自全之術。秘矣。吳瓊。越古者。斷髮文。纁

之地。文教不及。其後與文教。迄古公之世。乃有南岳。是止之人也。避中國以去。中國為失兩男子。就吳以止。吳為得兩男子。豈天將開吳耶。此不去則彼不得。天所以錫吳之緣。亦巧矣。秘也。巧也。故又以問也。經。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喜。世叶稅喜叶嬉

品后帝是。與與前后帝不若相映。帝乃降。觀下逢伊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美

桀與前帝降。夷羿相映。奸臣賢相皆帝所降。生降觀也。不肯受奸臣之饗。特受賢相之饗。皆帝所分別也。帝不受奸臣之饗。何故。又生奸臣之身。特受賢相之饗。又何為。俾其助放。伐棄君臣之義。帝亦自為矛盾矣。語具深憤。難訴。難伸。既已咎帝。不宜降。尹佐湯。告人。不宜盡。悅湯。而又忽及簡狄。生嚳。蓋曰。生。放。之。始。所。已。定。為。生。商。之。天。下。友。數。定。久。矣。章。法。愈。變。而。意。脉。乃。愈。清。楚。

箋前言湯之伐桀。未及伊尹。故此復揭之也。湯之帝行放伐。內懷慈德。尹為之也。前曰湯歸易旅。此曰尹承謀。無尹之承之。湯亦未易奪桀之祚也。后帝是。者。惟仁人為能。辨帝尹工于調鼎。佐湯使湯為帝所。養當流桀之口。若以烹鵠羹。脩玉曲之法。教桀以小。心昭事。使桀克當於帝心。且致湯之弔伐。豈非妙用。乃承湯意。以為問于桀。伐君有陰謀。回天無大力。何哉。其終之姿也。其始之謀之也。非待終也。帝乃降觀。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美

者。既咎伊尹。又咎天帝。帝實降觀于世。擇尹佐湯。若固不能違天矣。然君臣大義。究竟湮存。何以伐桀。鳴條放桀。南巢黎民之衆。遂無一人以為非。而反心。服威。悅也。周之伐殷。猶有叩馬之吏。齊殷之伐夏。亦無不服之頑民。何也。從來贊湯武者。曰。天。應。人。屈。原。責。天。責。人。深。致。詰。焉。翻。古。今。之。案。以。臣。之。義。母。使。其。決。諸。口。也。其。適。簡。狄。也。則。又。以。之。經。夏。婦。諸。不可逃之數也。生。放。在。帝。運。之。時。契。封。於。商。而。

其後因以有天下。不惟人不能預測。天亦不能預料。矣。築菴處狄。魯豈知有玄鳥之始耶。鳥即始矣。狄何所喜於鳥。非而遷吞之。是一大疑案也。然則伐夏者。玄鳥也。非湯尹也。

該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時。播以懷之。平脇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乘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牛叶魚奇反米叶力之反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天

品反覆於少康之中。與承上湯之伐。夏却將于協。四語挿入其中。章法又一錯綜。以破直處。因少康說及。岳之征苗。錯綜中又未嘗混亂。

箋季程勿也。傳國多仗長君。少康為相之遺腹。非惡伯仲之刻。乃德足與夏。故曰乘季德也。厥父是臧。美幹燕也。胡終斃于有扈。則原之隱語也。啓以有扈。不暇戒之。預為子孫弭亂。乃復有非獲之繼起。以難啟之後。也是啓之後。不辨于前。之有扈而斃于後之故。

有扈者也。謂之終。斃于有扈。可也。牧夫牛羊。謂少康失國。屈身為有仍之牧正也。于協時。舞思禹德也。禹之事。堯征苗。不服。委而去之。卒以舞于羽于兩階。成堯之治。而後世乃慕。弒恢復。無事不仗兵戈也。不知昔之干羽。何以能懷。敵人也。平脇曼膚。則以駢脇為舞。懷之取譬也。撰體協骨者。鹿之具。平脅曼膚者。人之具。以為異則脇之駢。疑其何以肥之。而至是。知為天撰之。適然則了然於非肥矣。堯舜崇揖遜。故其時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天

之干羽。可以服敵。禹受揖。遜於舜。而啓仗干戈。以誅有扈。不復崇禹之德。故其後世紛紛。在殺運之中也。再言有扈。牧豎者。牧正之官。原非牧豎。然既失國。而為牧正之官。猶之牧豎耳。少康官於有仍。而曰有扈。牧豎。因見斃于有扈者。乃屈身他依。故係之曰有扈。牧豎也。非有扈而題之曰有扈。猶益未嘗作后。而表之曰后。益也。云何而逢。指少康之使汝艾殺也。擊牀而出。則申前顛易厥首之說也。漣既與。女嬃問

節。謝於林。廣之。愛。乃卒。無。錄。得。澆。之。旨。空。擊。其。林。而
出。也。其。本。何。從。者。澆。之。命。不。能。不。死。於。後。日。乃。保。不
死。于。此。時。誰。為。護。其。命。者。天。意。耶。人。事。耶。恒。乘。季。德
者。美。康。之。德。始。終。如。一。無。有。初。鮮。終。之。嘆。也。朴。報。朴
也。焉。得。夫。利。牛。者。即。承。上。牧。夫。牛。羊。之。說。也。以。牧。正
之。官。而。復。得。天。下。機。緣。疑。屬。意。外。故。以。此。致。問。其。何
所。得。也。惟。天。子。乃。可。以。班。爵。祿。廉。之。初。假。于。虞。不。遂
以。避。難。藏。身。後。還。來。為。幸。乃。卒。以。復。尊。也。往。營。者。此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子

中。得。地。相。時。首。計。運。營。不。知。幾。何。苦。心。妙。劑。也。奇。能
求。而。不。能。往。則。終。於。迷。而。已。國。統。失。矣。
昏。微。遺。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
危。害。厥。兒。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見叶虛良反
品。類。發。難。遠。避。九。查。皆。以。積。句。為。前。後。照。應。天。問。屬
管。事。可。無。蘇。復。乃。一。事。屢。言。之。以。事。之。複。為。點。綴
照。輝。可。後。不。寧。卒。前。簡。狄。何。喜。危。害。厥。兒。申。前。不。危
也。事。按。其。對。臣。言。少。康。復。說。到。生。契。與。前。言。湯。謀。其

適。簡。狄。同。意。方。在。中。興。已。有。伐。夏。之。契。焉。何。子。之。錯
矣。簡。狄。與。少。康。意。原。相。連。又。攝。入。靈。象。章。法。尤。有。重
于。錯。綜。
箋。有。伏。仰。簡。狄。也。玄。鳥。詒。卵。以。與。人。此。其。味。微。渺。不
可。知。之。故。循。跡。而。論。簡。狄。宜。見。卵。而。為。之。心。驚。不。寧
乃。遽。吞。之。如。此。則。九。竅。鳥。之。柄。于。棘。者。凡。有。虞。非。皆
可。以。欲。得。負。子。而。肆。情。於。各。為。春。乎。前。曰。何。吞。隱。機
之。此。曰。肆。情。顯。機。之。其。忽。及。奔。之。厚。其。弟。也。則。又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子

因。前。蘇。賦。放。伐。而。致。厥。也。舉。至。於。殺。舜。而。舜。仍。封。之
有。身。子。孫。通。傳。兄。弟。天。性。之。愛。厚。一。至。此。君。臣。之。義
倍。於。兄。弟。而。奸。臣。篡。君。聖。主。亦。伐。君。那。何。後。世。之。視
君。臣。不。如。舜。視。兄。弟。之。厚。乎。是。原。所。最。掛。心。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古。妃。是。得。水。濱。之
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賤。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學
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見叶湯尼反
品。有。事。不。遂。湯。不。能。獨。此。當。日。實。事。却。先。言。帝。降。其

以見天意人事相成。章法華於實中造幻。

中造道

笑前既言佐湯屬之尹。此又奇尹之所自出也。契之
立以非尹之生。以木理佐初生。咸怪異不可知如此。
自天降而觀。則尹者帝之所選。以昇湯。自人觀。則尹
者有莘之所踐。以予湯者也。起家卑微。機緣顛倒之
中。又忽然湊合。何變幻至是哉。乞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者。乞專詞也是得。連而及之之詞也。有莘因送女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楚

乃以尹為廢。所專在于送女。明獨乞彼吉妃。而小臣
是得。乃倒言之者。慶得賢臣。則尹反為專求。而吉妃
反若為連及也。世紀湯夢有人抱鼎對已而咲。寤而
訪求伊摯。于有莘之野。乃乞婚于有莘。遂為廢臣。
以是為照者。謂湯之巧于求摯。一至此也。夫何惡者。
尹生于空桑之木。所生既異。又長而有珠。亦有帝正
知珍之。何所厭惡。而竟以資湯也。許崇賢也。後帝伐
桀也。湯以無罪被拘。重泉紲之。也。然分歸臣子。豈

敢有求勝其君之心。粗忽放伐。誰使挑之。尹挑之。

湯而真不具。夜帝之勝心。不露其微。尹亦安能挑之。

使尹得以挑者。又湯也。幸不勝尹。則湯尹之謀不構。

相挑相合。是挑湯挑尹者。又有莘也。

會罷爭盟。何踐吾期。若鳥雀飛。孰使擊之。刻擊紂躬。叔

且不嘉。何親撥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繫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擊

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楚

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衡。何號
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似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
九合。卒然身殺。何叶音奚。反行叶杭。底音指。佑叶于

且及音音執

品。豈能代夏。忽接入周。伐商征誅。既勝。既勝。既勝。復如

若。報應之不真。然始不。滿於湯。尹。遂又不。滿于武王

太公。非。不。滿於周公。一。肚。孤。憤。只。為。君。臣。大。義。決。不

衣。能。離。萬。古。聖。賢。行。事。未。易。明。和。所。歸。不。死。不

休也

箋此全言周求一代之事也。湯、紂、桀而武、成、紂、湯之先為契、以吞燕、而武之先為稷、以履、且、紂、而、生、得、統、聲、祥、若、一、轍、焉、其、曰、何、踐、孰、奉、致、不、論、之、微、也、美、顧、應、之、師、者、皆、曰、不、期、而、會、然、前、此、稱、不、期、矣、甲、子、之、朝、誓、師、俱、在、謂、非、出、於、期、約、可、乎、將、誰、欺、乎、稱、尚、父、之、勇、者、曰、時、惟、鷹、揚、師、旅、用、張、一、鷹、先、之、萃、蒼、鳥、佐、之、此、豈、獨、尚、父、一、人、一、日、之、事、謂、非、久、有、萃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詩

罪可乎。列擊紂躬則罪周之。勝詞也。奪其國。又不見其身。既死矣。又忍擊之乎。列擊謂非一人。非一擊也。是周人盡凌其死君也。將誘之曰。陰謀盡屬太公。斂斬旗。歷或周公所不喜見。然與武王發。撥謀。圖定。則命者誰乎。既已親搃之。於先。即容。變於後。無。哉。也。安流。伊何。則原之。為。股。涕。流。也。天。授。勝。以。天。下。股。之。後。人。濟。大。位。而。布。惠。兼。國。何。施。不。可。乃。坐。致。滅。亡。也。孫。請。北。位。竟。何。所。施。乎。國。之。與。必。有。所。以。成。之。反。兵。所。

以成乃底于亡。召亡之罪。專屬之何事乎。此亦後代

之龜。儘不可不知也。爭遣伎器。諸侯各遣兵會伐也。中。申。爭。割。之。說。也。並。張。擊。翼。即。申。羣。飛。之。說。也。何。行。何。將。者。割。人。心。共。合。士。卒。咸。勇。何。以。至。是。必。有。預。而。行。之。預。而。將。之。者。也。將。若。明。也。有。著。明。一。定。之。指。象。乃。成。喻。也。前。之。爭。盟。羣。飛。意。已。道。盡。不。厭。復。中。者。亡。國。之。根。凡。為。臣。子。所。當。留。連。三。嘆。周。之。有。以。行。之。有。以。將。之。是。周。之。善。施。也。善。成。也。因。周。之。善。施。善。成。愈。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詩

可恨夫。較之安施。反成也。甫言武王之興周。而遽及昭穆與幽之壞。周成康則畧之。昭穆幽則詳之。何也。治少亂多。成康之所守不足。供昭穆幽之所壞宜鑒乎。殷曾是不思。真可深嘆也。成遊者。聖主省民原。有思。持。昏。主。志。欲。祗。成。其。為。遊。而。已。譏。昭。而。引。越。蒙。自。鬼。首。觀。後。來。包。茅。不。貢。之。語。意。者。當。昭。之。時。別。有。所。徵。貢。于。楚。遂。親。歷。楚。地。和。逢。者。欲。躬。逢。之。也。祖。宗。無。意。于。譚。蘇。而。白。雉。涼。來。子。孫。有。意。于。躬。逢。而。出。遊。故。

弱何相反至是哉。然則祖宗之故事。即開子孫之端。相反又相因也。厥利惟何者。方物之利。不足以當天位之重。雖即不來無損也。有昭王之南遊。為前車。而又有穆王之周流。會心使之耳。借巡狩之名。巧以濟其悔耳。何故周流。亦居然易見矣。將使四方必有車。撤馬足。穆王所謂雄心。而原乃斥之以為巧。悔也。何原之善。搜病根也。又中之曰。聖理天下。夫何索求者。一日萬幾。環中以應當料理者。何限乃舍此不務。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委

何其別有索求也。是不可解也。至于幽王。尤有異者。數定于數百年之前。而禍應于數百年之後。龍聚既經三代童謠。亦非一日因童謠而執賣狐箕之人。因被執而反收棄。擲之。文北真天也。然使幽王不誅。賈人則賈人不贖罪。此女終不入王宮。又焉能得之。因得褒姒而卒為大戎所殺。王之誅。褒人誰乎。自誅而已。此人事也。以為人而木之天。以為天而又屬之人。是愈不可解者也。嗚呼。天命反側。何所不有。一人之

身而忽然佑之。忽然罰之。桓之九合。是得佑也。卒然身殺。是得罰也。一身且不自主。而况前王後王之際乎。宜乎祖宗之德。不救子孫之敗也。言周襄而終齊桓者。五伯。適起。則室日弱。贊統之候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孰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道。而邱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水。上烏何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委

長之伯昌號。衰乘鞭作收。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怙。載尸集戰。何所急。服叶。蒲北反。封叶。乎音。反。告。叶。古。石。反。議。與。志。同。喜。叶。許。并。反。

品孰使亂。惑起下惑。婦紂若不信。讒殺賢。即備一戰。婦未遽亡國也。因紂之亡於周。忽邇及周初之殺。蘇

櫻及文、繇文又遯太王章法出沒乍順乍逆極其變幻、玆婦何所譏、武王稱兵之詞諄諄以妲己為罪、然天命久矣、紂之可讓、信讒殺賢不獨或婦之一事、又何譏焉、放伐之際、不得不藉口於此、所以寓不滿夫武王也、文王欲曲救之、武王欲急伐之、何互殊乃爾、

箋既詳周室之興衰、而又複言紂亡之故、遠邇周與之先者、覆轍之不鑒、祖德之不紹、徒令後人復哀後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美

人也。前之悼殷曰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虛語使人自思。尚未實指其罪。此曰何惡。補弼護諱。是服罪在此。矣。屈原被譏之憤懷。作天問之本旨。於此觸古傷今。不能不明言之矣。執使惑亂者。賢奸易辨。昏迷不應至此。豈別有奪其鑿而蔽其衷者耶。果執使之耶。悲哉。原之為此語也。比于新開中言惡服之實事。何逆何順者。忠言逆耳。使言順心。世主之所謂逆順也。書忠乃圖國之大計。其實有何逆乎。道諛乃欺主之私

圖其宜有何怪乎。聖人異方者。凡諸忠臣固皆國之

聖人。輔君以成有一德者也。詩所謂民維靡止。或軍或否。綏在衰世。未嘗無聖。乃死者以死。奴者以奴。不復收制之。用而天各一方。焉始生之。天意豈知其。之。是哉。有紂以爲周之資。周即無累代之德。足以王矣。况自唐虞以迄殷世。德厚。題積乎。是以復逆。過於元子也。帝何篤者。男女構生。人道是密。稷乃固於版。帝武是帝。偏厚於稷也。可異也。帝固有心矣。人

楚辭聽直

天問

卷三

美

莫能測帝之心。烏復何知。而偏從水。燠之。是烏反能。測帝也。尤可異也。馮弓挾矢者。男子生而以。弘矢射四方。此亦人道之常耳。稷均之。馮弓挾矢。乃獨殊能也。詩所云。克岐克嶷。勿知。稷植則。卽殊能之說也。將之者。以此顯明其所生之異也。無殊能則。假武之生。祇爲怪誕。何足羨哉。驚帝切激者。因履帝武而生。驚棄不收。故曰。激切也。何逢長之者。逢。蘇米不死之後。又取而長育之也。前何易。驚後又不驚也。是信乎。

若信鳥也。微社命有殷國者。武王受命。始以岐周一國之社。通為天下之大社。而新命之始。則在文。故以微社有殷。歸諸文也。說就召也。文王號召商末之。意。遷叛國。征之。離民撫之。報其已散之勢。以代商作。故。人乃文不。欲有殷。而天偏命之。為有殷之初。基文之所。御天之所。強未易解也。遷。義就岐。則又歸商之。歸於太王也。何能依者。倉卒奔散。豈無懷土重遷。何以。糞菜同移。生死相依。一至此也。或。婦何所。讓者。對。

楚辭聽直

卷三

罕

之。謂。或。證。謂。是。昵。色。與。讓。相。連。必。至。之。勢。復。何。待。尚。織。其。政。婦。乎。受。賜。茲。醴。者。封。烹。伯。邑。考。以。羹。賜。文。王。也。上。告。者。告。諸。帝。也。親。就。上。帝。罰。者。帝。欲。罰。殷。文。之。意。則。欲。代。殷。受。罰。親。就。之。不。肯。避。也。烹。其。子。囚。其。身。就。非。一。矣。卒。不。能。殺。殷。之。命。也。文。王。始。忠。事。紂。卒。無。以。存。紂。屈。原。竭。忠。事。懷。卒。無。以。存。懷。原。殆。自。此。于。文。耶。在。肆。鼓。刀。何。讓。何。喜。者。嘆。聖。主。之。知。人。觀。而。感。其。不。持。深。言。也。府。主。之。於。忠。臣。日。進。前。而。不。知。抑。何。何。

哉。非。文。之。辱。豈。不。能。得。望。非。望。之。陰。謀。莫。共。伊。服。事。於。者。文。也。乃。因。得。望。而。使。武。王。獲。藉。厲。揚。以。伐。殷。者。又。文。也。市。肆。刀。警。竟。為。揮。鉞。先。兆。耶。天。之。巧。于。用。文。指。中。操。弄。必。不。令。得。行。服。事。之。志。務。踐。微。社。之。命。如。此。所。原。所。深。為。文。痛。矣。使。之。地。下。間。之。當。且。悔。其。謀。望。之。明。辟。乃。受。天。所。殺。堪。痛。不。堪。喜。矣。何。怨。何。意。者。因。文。之。無。絲。遠。天。嘆。武。之。已。甚。也。勢。須。放。伐。此。聖。王。履。運。之。不。幸。然。獨。不。可。少。平。其。氣。少。緩。其。期。乎。殷。

楚辭聽直

卷三

罕

設。指。懸。旗。之。事。也。比。南。巢。慘。矣。非。有。深。怨。不。至。此。戴。尸。指。戴。木。主。之。事。也。文。王。有。知。服。事。本。懷。豈。能。一。日。安。於。軍。中。是。不。宜。戴。而。戴。也。數。字。之。中。原。之。書。法。也。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品。寄。既。於。君。臣。之。際。忽。接。入。中。生。與。前。說。少。康。乘。德。興。夏。及。湯。之。東。遷。伐。帝。中。間。插。入。象。之。後。嗣。達。長。國。

肯獻象之聖。豈欲榮封申生。至於自殺。而不欲。以加其父。舜幾為弟所殺。而不忍。施法以加其弟。乃君一失德。而臣輒無繇。辭弔伐之舉。徒為天愛下民。故耳。是君臣之倫。終不如兄弟父子也。嗚呼。為君者亦危甚矣。為臣者亦薄矣。矣。此原所涕流也。文心卒神之妙。情嘆萬端。一線到底。却令讀者茫然莫辨。其次第章法。幻絕。感天之下。亟說皇天集命。孝子感天。專於殺死人。臣奉天難免。繼代必欲君臣義明。但有

楚辭聽瓦天問 卷三

望天以天命永歸一姓。昔生賢君。非使相代。可乎。抱願。亦絕。既言葉言代。以四語結前。叠敘夏商周之局。宜將三代各總括一二語。却止說湯。便截然而止。開放伐之始。者湯也。接之以湯。為口實。若不厭道。不忍。通也。據碑與鑑。寧申主以號祀之。讓雖經而死。伯林無可考。豈其所禮之地。耶。推其何故。申生無罪。未嘗有應死之數也。感天者。悲完為天之所憐也。抑地者。自抑而委也。

一身也。夫何畏懼者。孝子之義。不敢指斥受。其。率辨以傷父心。一死自甘。非有畏懼而後死也。深之卒。雖死亦口。空。心。崩。志。夫何畏懼。今宜其。既。申生也。忠孝一轍。殆以申生自此也。集命何。滅者。既集之後。繼。說之。君。計。得。才。自。破。而。至。於。亡。雖。有。忠。臣。無如君之不。能。何。不知。天。有。何。法。可。以。戒。之。彼。嘗。知。警也。嗚呼。原之。為。此。言。亦。變。咽。甚。矣。後。代。之。興。不。勃焉。則。前。代。之。廢。亦。不。忽。焉。又。使。至。代。者。天。實。假。之。而

楚辭聽瓦天問 卷三

不肯遲也。與。廢。之。機。聯。連。君。臣。之。善。益。事。可。勝。道。哉。從。之。者。天。也。輔。之。者。則。圖。與。之。良。佐。也。湯。得。以。臣。孽。榮。遂。不。得。臣。湯。曰。初。日。後。曰。何。幸。者。原。之。微。詞。也。華初。事。湯。繼。以。湯。之。命。往。其。與。而。後。復。返。事。湯。李。令。湯官。天。下。尊。連。宗。祖。結。胎。子。孫。榮。何。不。謂。繫。母。以。子。湯然。何。不。以。善。事。湯。者。善。事。朱。毋。使。然。矣。其。宗。緒。哉。勳。闕。夢。生。少。雜。散。亡。何。壯。武。厲。能。流。豸。發。彭。鏗。辭。雜。帝何。賽。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蕪。議。致。命

力何。國驚。如來。獲鹿。何。祐。北。至。幽。水。萃。何。真。兄。何。其。大。
弟。何。欲。易。之。以。育。兩。卒。無。祿。薄。霖。雷。電。歸。何。變。厥。不。
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勝。趙。趙。
更。我。父。何。言。吳。光。爭。國。父。余。是。勝。何。環。穿。自。闕。社。丘。墟。
爰。出。子。文。吾。告。堵。放。以。不。長。何。試。上。白。子。忠。名。彌。彰。
叶五部反聲叶如言叶韻勝叶四

品。而。而。章。法。各。具。大。器。落。為。天。為。地。為。歷。代。帝。王。事。
其。井。然。有。條。就。中。錯。雜。不。過。補。入。一。二。語。繫。大。理。端。

楚辭應直天問

卷三

四

木。嘗。不。易。奉。也。至。此。則。愈。加。錯。綜。國。夢。彭。楚。與。與。仇。驚。
女。噬。大。乍。此。乍。彼。若。無。復。段。落。然。就。中。却。自。有。隱。意。
總。為。懷。王。之。不。得。鮮。竟。死。於。秦。故。作。此。嘆。悼。不。敢。明。
言。之。原。亦。有。心。避。諱。矣。巧。卒。被。請。再。放。也。彭。鏗。壽。何。
父。長。發。壽。命。何。謂。懷。王。不。能。為。彭。鏗。并。不。如。發。繼。續。
絕。悲。絕。因。懷。之。不。獲。在。故。引。驚。女。之。得。神。因。懷。之。死。
秦。故。引。秦。事。所。所。嚴。二。應。吳。流。殺。故。能。報。仇。於。楚。子。
胥。遂。至。因。父。仇。而。報。平。王。之。以。襄。不。竟。來。厥。朕。及。無。

錄。報。仇。於。秦。哉。曰。歸。何。憂。則。明。指。懷。之。不。歸。其。上。歸。
顯。言。荆。勳。子。文。一。一。皆。楚。事。楚。人。作。通。篇。歸。宿。告。以。
不。長。尤。為。明。指。不。歸。與。夫。何。久。長。相。應。前。後。線。索。一。
條。不。亂。其。曰。堵。敖。借。以。指。懷。也。楚。人。謂。未。成。君。而。死。
曰。堵。敖。指。死。於。秦。等。之。未。成。君。也。

楚。此。承。前。歷。代。士。國。之。痛。漸。歸。之。楚。事。悲。懷。之。宛。楚。
憤。襄。之。不。能。仇。秦。憂。楚。之。將。終。折。於。秦。也。其。首。引。國。
歷。所。以。愧。襄。也。國。虛。之。散。亡。在。外。與。襄。之。質。他。國。一。

楚辭應直天問

卷三

四

也。國。虛。有。仇。於。楚。而。卒。破。楚。其。專。復。殺。父。之。仇。則。子。
胥。尤。奮。力。焉。君。臣。同。志。以。楚。之。強。遂。無。以。敵。之。秦。之。
閉。懷。致。死。鄰。國。而。殺。吾。父。視。楚。於。子。胥。以。君。殺。其。臣。
何。若。襄。之。當。仇。秦。義。不。共。戴。視。國。虛。之。仇。楚。何。若。耶。
國。虛。何。以。能。奮。武。厲。能。施。威。嚴。此。必。有。道。矣。其。索。可。
以。取。法。矣。虛。能。之。襄。顧。不。能。耶。勳。闔。者。大。其。復。仇。之。
勳。故。特。標。之。曰。勳。闔。也。此。原。之。書。法。也。殺。而。曰。流。則。
又。原。之。書。法。也。不。能。復。仇。雖。有。威。嚴。止。于。已。之。一。國。

而已不克流于他國也。其引彭、鄒、則尤呼天之憐也。也。人生壽夭皆錄。天帝何所繫于鑿。而界以八百之。久。兵乎。嘆懷之。被。敗。致。死。不。克。多。一。日。之。份。考。終。于。本。國。也。使。懷。不。即。死。其。立。之。後。尚。得。歸。國。未。可。知。也。受。壽。長。者。何。大。長。受。壽。短。者。又。何。太。短。若。是。乎。命。之。不。均。致。忠。臣。孝。子。安。能。不。怨。天。哉。對。雉。王。逸。以。爲。好。滋味。善。辭。維。美。且。以。帝。爲。帝。竟。與。受。壽。二。語。不。相。合。晦。卷。開。其。謬。而。終。不。得。其。解。以。莊。子。烏。申。之。說。

楚辭集直天問

卷三

吳

鬼谷五禽之法。釋之。則。辭。雖。當。爲。養生之術。謂。耕。酌。於。此。也。牧。猶。前。之。言。兼。報。作。牧。也。后。指。后。帝。也。楚。在。南。秦。在。北。分。據。中。央。以。共。牧。其。民。各。不。相。妨。不。知。后。帝。何。所。怒。于。楚。懷。而。令。爲。秦。所。凌。以。死。也。鑄。鐵。至。微。隨。得。各。終。其。天。年。鑄。鐵。之。自。保。力。何。其。固。復。之。自。保。力。何。不。固。也。采。薇。同。水。王。逸。以。爲。采。薇。之。女。有。餘。而。走。北。至。回。水。之。上。立。而。得。鹿。其。家。遂。以。善。熾。是。天。祐。之。也。彼。一。女。耳。有。何。關。係。乃。驚。而。讓。之。走。至。回。水。

而以鹿賜之。何天偏祐此女而不祐懷也。何安獲之。喜而懷不獲喜也。懷爲秦所閉。復走至趙。趙不之。復歸死於秦。故原引采薇之女。驚走得祐者。以致。也。噬犬百兩。王逸以爲秦伯有。噬犬其弟公子鍼。欲之以百兩之車。易一犬。而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奪其。許。綠。原。之。引。此。嘆。懷。之。愚。以。入。秦。自。取。禍。也。秦。賢。處。狼。之。國。兄。弟。猶。不。相。顧。不。難。以。一。犬。逐。其。弟。况。與。國。哉。辨。暮。雷。電。則。行。者。路。迷。膽。搖。然。苟。得。歸。家。復。何。所。

楚辭集直天問

卷三

吳

憂乎悼懷之。永。不。歸。也。履。履。不。奉。則。嘆。裏。之。不。思。復。仇。也。我能布我之。嚴。於。他。國。則。爲。流。使。他。國。憚。我。之。布。其。嚴。則。爲。本。國。喜。復。仇。故。能。流。嚴。裏。不。思。復。仇。其。誰。憚。之。其。誰。奉。之。前。日。帝。何。廢。后。何。怒。怨。天。之。怒。憤。而。不。肯。棄。懷。也。此。曰。帝。何。求。又。嘆。然。于。非。天。矣。子。不。爲。父。復。仇。而。徒。欲。問。帝。求。福。帝。不。任。受。咎。亦。受。任。受。功。哉。伏。臘。穴。處。原。之。自。斥。以。斥。楚。也。彼。不。可。復。器。不。可。中。生。在。世。期。有。幾。天。日。進。退。而。爲。穴。處。之。物。也。

比於人類足矣。復何所云乎。淵默作師。絕學之後。其
董襄之復仇也。美則之復仇。特標之曰。勳。謂董襄之
復仇。預表之曰。勳。動作振作也。既已作師。必審所長
之何在。挾楚所長。以懸秦之所短。兵家之勝。算宜。其
也不思復仇。則為過。昔不復而後思。復則為過。過改
更。前曰何云。此曰何言。洩憤無方。所云益。益。實。憤。有
日。多言。奚為。其特屬之曰。我也。原。蓋曰。國家。誠。有。復
仇之時。天問亦可以不作矣。最先慰心。惟我一人。舉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聖

朝憤憤。又誰知之。其再引吳光。則復指數。闕流。嚴之
事也。志專者氣必銳。光惟欲復仇于楚。故卒以得勝。
勝在後。而制勝之氣。志固已久矣。此又原一字之普
法也。苟銳于復仇。上下同心。何憂不勝。秦哉。委出于
文。追昔之令尹。傷今之令尹也。觀憤入楚者。子蘭也。
襄王立。而為令尹者。子蘭也。子文為令尹。定楚亂。張
楚威。今子蘭何若乎。襄不思復仇。蘭會鼓之佐之。乃
同甘忘父乎。勳懷入秦。實蘭之死。其父仇。五倍襄。乃

竟爾寂寂乎。子文之母。髮穿則社。通乎丘。陵以。浩。羅
生子文。所出不必正。乃賢。獨著于蘭。而反不及之。
乎。試上。彌彰。則原之自答也。已矣。已矣。不。敢。望。襄。之
復仇矣。不。敢。符。蘭。之。不。然。襄。以。復。仇。矣。皆。吾。之。罪。通
已。當。日。諫。懷。勿。入。明。告。以。入。秦。壽。必。不。長。而。卒。為。子
蘭。所。誤。也。使。堅。以。死。諫。懷。或。可。不。入。乎。不。以。身。死。增
前。而。徒。令。言。之。而。中。彰。忠。臣。先。見。之。名。也。是。以。主。上
為。嘗。試。而。以。名。自。子。也。此。原。所。錄。必。沉。湘。也。知。此。則

楚辭聽直天問

卷三

聖

原之死。固亦大明白矣。猶可議之曰。何必憤此。都乎。
非明哲乎。忠而過乎。

楚辭卷四

閻黃文煥聽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
琳琅。瑤席兮玉璜。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
酒兮椒漿。

品將愉將把互映。皆從神未至。禮未行。預言之。

箋穆然無可見也。將愉若可想也。神之形尚在。未至。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未見之中。而愉悅之意。已在。若可想之內。迎之切。盡

之殷。自謂于東皇必有合也。珥也。琳琅也。席也。璜也。

無玉不備。蘭蕙也。桂椒也。無芳不集。不如是懼存之

未至也。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

姦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品緩安紛繁互映。安上又添一疏字。寫出至數之貴

許足。謝舞節歌聲之和洽。音末如見。鼓急則舞不復

緩歌不得安。即緩且安。而聲不相叶矣。樂康也。

尤首尾相應。未至而預料。將愉抑何易言之也。既至

而果樂康。抑何其恰慰之也。夫豈知後此之不可得

哉。

箋緩節安歌。樂之始作。而從容也。神猶未來。遲以俟

之也。五音繁會。樂之合奏。而大成也。神之既來。盛以

娛之也。靈即東皇也。芳菲菲者。靈之芳也。所謂克體

皆芳也。蘭蕙桂椒。我之迎神以芳。非非滿堂。靈之所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二

自飭亦以芳氣。兩相合焉。神人之道。不殊矣。神真可

以許我矣。向之想。其將愉者。今真見其悅康矣。

右東皇太乙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隔。爛昭昭

兮未央。宓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

翱遊兮周章。英叶於姜反

箋前篇以芳備物。懼物之不潔也。此以芳浴身。懼身

之不潔也。對楚之陳。又加一節矣。前篇靈之來也。此

原此篇吾之事之亦以承承廢可相配乎游

神之安於我而無他往也周章者神之亟於心遊而

意緒舍皇也料將愉而得樂康神人互合整特捨而

得周章神人互整矣垂從此始矣

靈皇皇兮既降。森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臨懣。

品橫覽二語善為氣象之言以深其衷而揣其目上

文爛昭未央尤巧于預埋閤合不知神意之何若而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三

但曰神光之昭昭此中已有極端焉與日月齊光即

昭昭之說也。朝遊則昭昭者移而之他矣。有條焉窮

即未央之說也。遠舉而覽焉橫焉未央者又移而之

他矣。

變既留而繼之曰聊翱遊。既降而繼之曰森遠舉。神

之意似不專屬於我。故複言之以自疑也。覽冀橫海

揣神之遠舉無所不之也。有條焉窮不知神之謂止

終歸何地也。知其地則所思有方心即勞而不

擇地之不知。專言一州而一州之外已有餘域。泛言

四海四海之外更無窮際。所緣極極也。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

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末叶力之反思叶新齊反

品誰留誰思互映有精神之意。我之博學也要眇

宜修語尤有致。天質不帶奇窳即加意修飾終不相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四

宜稱要眇則無復窳肥之病矣。此於修飾易添飄逸

者也。下字道盡箇中無波安流矣。創奇想

變前篇曰既留此曰誰留昔之為我留而悵望於即

遠舉者今且不知為何人而留矣。妬之也羨之也疑

之也。意者非有所留而不肯求乃有所阻而不得來

即波起而流不安以此阻耶。吾當迅遣桂舟。勅戒水

神波俾之無流俾之去。庶速其來乎。乃猶未也將令

吾舍之而他思乎。究竟思者誰哉。筆資字管所吹

可以參錯雜思無可參差也

駕飛龍兮北征。遼吾道兮洞庭。襟蕩拍兮蕙綱。襟橫兮
蘭旌。望滂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
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滌淚。隱思君兮非側。則叶札
力反

昂。橫江揚靈。下語奇。神來至。又安得有靈。然大江
所在。因神平日往來之區也。揚字。據索得。細。橫字。據
我。得。狼。洞。庭。滂。陽。極。浦。大。江。與。中。所。相。應。始。但。以。為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五

遠。適。中。洲。而。已。豈。知。遠。索。不。過。一。至。此。哉。太。息。之。下。
亟。接。橫。涕。兩。雨。無。言。忽。爾。淚。落。傷。心。默。喻。啞。口。何。堪。
箋。前。望。其。來。坐。而。待。之。此。因。其。不。來。往。而。逆。之。駕。龍。
以。往。欲。其。速。也。循。湖。而。轉。賣。其。方。也。徑。環。洞。庭。復。橫。
大。江。分。其。途。也。揚。靈。者。揚。彼。之。靈。也。神。闕。之。以。避。我。
我。揚。之。以。求。神。也。神。之。所。在。光。氣。必。有。異。也。未。極。者。
我。尚。未。得。極。我。之。力。私。謂。終。必。得。嘗。神。定。願。我。而。考。
觀。之。女。已。有。告。余。者。矣。不。言。其。故。而。但。太。息。言。外。之。

音。居。可。見。矣。嗚。呼。神。實。逸。邈。我。乃。懸。懸。此。尚。敢。謂。真

人。言。我。自。蓋。自。掩。但。有。懸。思。之。而。已。無。可。揚。矣。
桂。棹。兮。蘭。柁。斲。冰。兮。積。雪。乘。滂。荔。兮。水。中。翠。芙蓉。兮。木
求。心。不。同。兮。媒。勞。恩。不。其。兮。輕。絕。石。澗。兮。淺。淺。飛。龍。兮
翻。翻。交。不。忠。兮。怨。其。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開。則。叶。賢

昂。不。同。不。甚。不。忠。不。信。竟。得。節。促。石。澗。與。大。江。相。應。
中。洲。而。大。江。水。難。伏。以。之。廣。茫。茫。難。尋。大。江。而。石。澗。
水。深。深。以。之。淺。淺。感。感。難。辨。告。我。與。太。息。相。應。前。此。下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六

女。未。肯。明。言。者。今。知。之。矣。
箋。桂。棹。蘭。柁。迎。神。之。舟。芳。馨。備。至。今。無。所。用。之。矣。以
質。斷。米。以。資。積。雪。而。已。罔。濟。于。時。自。潔。其。身。之。隱。喻。
也。薛。荔。綠。木。采。之。水。中。芙蓉。在。水。寒。之。水。末。求。靈。于
江。竟。非。其。地。何。以。異。斯。哉。雖。然。非。地。之。咎。也。心。也。心
不。同。地。宜。其。滿。也。可。以。不。隔。必。須。舊。恩。苟。恩。之。不。其
亦。終。難。絕。思。猶。不。可。恃。况。特。媒。茲。茲。所。自。各。者。遠。也。
而。深。疾。飛。龍。翻。翻。此。固。向。所。為。之。以。求。和。者。也。則。此

淺淺翻然去我舟則無所用。能則不復為我用。可憐也。豈惟心殊。豈惟思薄。且變而為怨。其焉。豈惟神之。不來。豈惟我之不遇。且顯然告我以不開焉。不開則。未來者真不來矣。想其則尚冀蒙恩與同心者。永無。錄合矣。蓋所絕望于神者。又遁進而深矣。

龜。騁。驚。兮。江。阜。父。彈。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皆。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下叶戶

楚辭直九歌 卷四 七

品遺下女乃在舞節回旋。兀坐堂屋之後。文陣文心。最為曲折。已歸而再思此策也。捐也遺也。以遺也。昔已離江浦。心口計較之言也。時不可兮再得。惜此策之不。用兮已歸而無及也。若作實據遺說。味薄矣。

箋既絕望而言旋。半落之悲。不堪復道。仰見鳥而俯見水。嘿然相對而已。絕望之中。又生餘望。曰。向者為吾太息之下女。猶有哀我之情焉。捐玦棄佩。乘彼逝。若底。下女有代。為吾道此。憤者乎。情寢之。在下。復自。

知其無緣矣。不敢貽。能君而僅欲以貽下女。又不。面貽直致于下女而託之捐焉。遺焉。將以遺焉。見。拆。之後。望下女而驚其不我接矣。何瑰。採之。甚也。

右湘君。總品。湘。乘。桂。舟。為。迎。神。就。或。駕。龍。遺。道。為。我。性。純。神。桂。惟。水。雪。應。湘。乘。之。不。來。瀨。漫。龍。翻。應。駕。飛。之。不。遇。兩。兩。分。合。章。法。最。明。文。勢。既。已。結。句。佳。陣。又。再。拈。出。玦。佩。芳。杜。將。遺。下。女。應。前。蟬。媛。以。添。餘。音。以。數。旁。意。

楚辭直九歌 卷四 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馳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結兮木上。下叶與下叶戶張音帳

品悲予起下召子馳望起下遺望鳥何萃罾何為起。下雨何為層層相呼應。

箋東皇太乙最為瀟志。降于堂者也。其中君比太乙。隔矣。既降而遺舉。雲中矣。為時無幾矣。湘君又隔矣。不復降。若未來者。竟不來矣。深怨在中。湘夫人。在。

北。清。而。德。無。錄。接。也。不。足。以。生。吾。之。喜。而。德。以。召。吾。之。愁。清。緒。又。深。一。番。矣。妙。妙。者。含。睇。而。遠。望。之。也。當。秋。之。時。豈。能。不。波。欲。如。前。之。令。無。波。情。景。又。極。一。盡。矣。何。以。解。愁。其。登。白。蘋。而。踟。躕。乎。不。得。之。於。晝。或。得。見。之。於。夕。手。佳。期。其。可。訂。乎。鳥。草。蘋。中。昔。裝。未。上。獨。日。於。二。物。之。非。地。而。林。然。於。吾。願。之。不。遂。也。

沉。有。並。今。禮。有。蘭。思。公。子。今。未。敢。言。荒。忽。今。遠。望。觀。流。水。今。潺。湲。糜。何。為。今。庭。中。蛟。何。為。今。水。喬。朝。馳。余。馬。今。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九

江。皋。夕。濟。今。西。海。正。叶。子。蘭。叶。言。爾。句。用。韵。

箋。四。顧。玩。禮。已。矣。不。敢。言。之。矣。湘。君。曰。誰。思。曰。誰。思。誰。敢。於。言。思。也。茲。并。言。之。未。敢。矣。于。是。而。猶。望。焉。豈。能。知。夫。人。之。何。在。荒。忽。而。遠。望。付。之。于。不。可。定。之。域。而。已。較。之。白。蘋。踟。躕。尚。確。知。其。在。北。渚。者。情。景。又。換。一。番。矣。寸。心。日。夜。與。水。俱。流。知。向。何。處。乎。雁。入。庭。中。粟。失。所。矣。蛟。來。水。高。蛟。失。勢。矣。坐。愁。之。不。堪。朝。望。遠。望。之。哀。迂。於。是。移。而。之。他。鄉。也。朝。馳。夕。濟。水。陸。皆。是。

也。駕。言。駕。要。國。其。法。也。

聞。佳。人。今。召。子。將。騰。駕。兮。借。逝。築。室。今。水。中。葦。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羽。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葯。房。罔。游。蕩。兮。為。惟。醉。惠。揚。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葦。兮。荷。屋。綠。之。兮。杜。衡。合。百。草。兮。黃。庭。建。芬。襟。兮。麻。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品。勢。望。遠。望。茫。茫。無。着。落。中。忽。說。開。召。胸。中。妾。想。耶。耳。中。妾。聽。耶。文。情。最。幻。荷。蓋。至。麻。門。皆。詳。言。築。室。聚。芳。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十

却。將。白。玉。今。為。鎮。一。語。插。在。中。間。生。其。別。致。

箋。正。在。絕。望。之。中。更。端。他。求。之。日。而。美。人。忽。開。召。余。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機。緣。偏。在。意。外。也。可。喜。也。亦。可。嘆。也。騰。駕。借。逝。亟。欲。以。我。而。就。彼。也。築。室。水。中。又。欲。彼。之。就。我。也。水。中。者。湘。夫。人。之。所。素。居。因。彼。之。居。適。彼。之。願。也。首。葦。荷。蓋。取。仰。靡。而。居。易。就。也。先。言。堂。後。言。房。築。室。之。次。第。也。言。堂。先。言。壇。言。房。乃。言。帷。壇。成。而。堂。始。有。基。房。成。而。帷。始。可。置。又。一。次。第。也。蓋。

必以荷壁必以蒜棟以蛙棟以龍船以卒夷房以輪
惟以荔榜以憲在上在旁無一非芳也白玉為鏡
星之中非俗玩所可到也有總製之芳有散布之芳
疏以石蘭言散布也有初道之芳有再葺之芳既曰
葺之今荷蓋而又曰葺葺荷屋綠之杜衡加功以致
堅也上芳備矣又及於下賁庭必以百艸內芳備矣
又及於外建門必以芳馨築室之苦心深力一至此
乎乃九疑並迎忽有奪我以去者矣吾之緣室在水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士

中而與我爭迎者為九疑之山神為水為山各妙所
道徒見其來未知其降紛紛然但觀其如雲而已費
盡筆室之心力依然愁予之耿耿而已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寒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遺者時不可今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變歲雖來而不降于吾之室凡前此所謂華采衣以
迎神者真無所用矣惟此遺襟此裂冠毀冕之禮也
也故再之次解換一書在矣前篇採芳以遺下文不

得之尊貴得之卑也此云以遺遺者不得之一時
得之後世也前所指有其人此之所遺不知何人又
頓一情緒矣

右湘夫人 總品類篇帝子至水上為一層公子至

水翁以為一層屢變其名日以覆其指紀帝子公子
既逸不可接忽轉出佳人相召既曰召予從前期不
足信茲必信矣予將騰三字惟其蹤其尚未及見遽
欲築室以求其來居於其處甚山神爭迎室廢于無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士

用乃并己之袂襟欲裂而擲之憤甚狂甚無邪之甚
重段自寫形神千百世下想見愁容生面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東雨兮
澧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紛總總兮九州何
壽天兮在子 廣叶除可反于叶與

品雲中君只有神之他作未嘗及神之有言湘君告
余以不聞神自言之矣然但曰不聞無怒辭也聞往
入兮召予辛不得視焉雖有言言不信然未嘗曰不

復相顧也。至此而神之言乃公然相絕。文心通變。深遠翻進。悽。

變廣開天門。無復阻人之虎豹矣。紛吾乘者。往以遊之也。吾方上逐而神。恰下期於長輪。以從之。自欣泰。巧天從其願矣。豈知神意之不顧耶。司命之神。司書。大者也。轉天為壽。其職也。職之所在。治紛如治簡。九州交倚。賴之乃日。何在。予護之。而以爲非我事也。先日紛紛。總厭之。而以爲非我能也。此尚可與。斯苦乎。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三

可與祈福乎。從前迎神而不見。答猶未知神之絕我。與否。卽不相昵。猶有望焉。迎神自言之。而情致忽然。矣。告我不聞。未嘗非起。猶飾辭以相慰。不聞尚有開。時也。此之直云。何在。倍起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登陰兮登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品與君導帝二語。拉新。情甚。

變神既接之。而不我顧矣。將遂已乎。天門仍可弱也。飛翔仍可到也。前之乘玄雲者。茲仍可乘清氣也。天下之人。統于司命。司命統于帝。司命失其職。當亦帝所不許也。處同往而實之。帝乎齊速者。欲拉同遠實。俾無可諉。無可避也。導帝之九坑者。既謁乎帝。而又引帝以觀乎九州之山。使帝實知司命之失職。九州。誇天不得其平也。被被陸離。司命之驕蹇自如。曳衣。嗚佩不帶。帝貴也。陰陽莫知。司命之言也。始曰何在。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古

余諉之於不知也。此曰衆莫知。今余所爲。自知其職。自知可爲。而付之不爲。且誇言變化。譬人之不知也。前祇意忽。此則氣悍矣。神愈悍。而望與神親之情。乃愈切。愈切。而乃以得其愈。悍可若何。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

品把哀壽。天收死不暇。何暇。情離。乃持添入。遺離。交勢。意。處。能。一。停。留。文。情。慘。處。能。一。冷。更。正。自。倍。甚。

將條

箕司命憚而上帝不之問天不憐人人與人者自相
情而已麻華以遺難居因自快而生憐人之想也若
則死此近矣毋論天也壽亦無益矣以既極之日而
遇命疏之司命有恨如何

非龍兮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好菴愈思兮愁
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
今可爲天叶鉄同反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幸

品放逐之身豈鶴桂况乃曰願若今兮無虧苟得長
天年被放未必非福也湯意早除

箕前既乘氣以想帝此又乘龍以冲天欲向上帝而
耳想也司命之不顧死期之可憂終不能已干校而
冀一假年也低徊思之前想既已不效再想亦復何
益尸矣冲天之心忽然中罷矣但有禁樹執條結桂
延片愈思愈愁而已愁心所至後來之獲福既非敢
望現在之歲月尚恐有損且願無虧而已願愈小

愈促矣壽夭固難定命離合亦有定數天下事尚
一之可爲者乎折麻蔴以遺難居人與人者自相
之慘况至此亦俱永冷矣

右大司命 總品屈子必欲天死者也此司命所無

如何者也乃通篇怨貴司命萬恨交橫如必不肯死
然文心最曲首末以三變上天之樓今作三段布重
首曰乘玄雲欣而欲上也中乘清氣憤而欲上也末
曰乘龍無可如何又欲再上也乘玄雲而曰君回翔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去

以下則因神之下降不復至天結桂延佇則因我之
自廢不復至天齊速導帝至於天矣司命之驕帝無
如何至猶不至也欣者失所欣憤者增所憤再上者
到底不復上飢餓抑鬱軍法最工中間添出折遺離
居四語天不可問人徒相憐纏綿哀惻味最雋法最
藍結以孰離合兮可爲久雖一合猶不能得何捨壽
年情最慘意最長

禮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非兮襲于

夫人兮自有美子。燕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葙。綠醴兮
紫。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下叶戶子以與

品前篇描寫大司命傲其橫甚自應難訴難賴此特
指目成忽字處連獨字處專說得少司命親甚昵甚
可訴可賴矣乃有開之者而親昵之後仍成契濶真
堪恨絕自有美子何以愁苦明判項襄不能為父復

箋勞生增輝不待他求也。氣襲襟裾不待採佩也。大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七

人隱指大司命也。美子隱指少司命也。少司命者濂
大司命之志事職業者也。則是大司命為之父。少司
命為之子也。不獲邀恩于大司命。又轉冀之少司命。
焉。大司命失職。少司命幹蠱天下之人。將從天而復
譴庶愁苦可免乎。於是而復言秋蘭自伶。得幸曰滿
堂。美人獨與余目成。少司命之於我昵矣。使終始如
是。又豈有幾微憂色見於顏而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
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帶下叶反

品新相知承上與余目成懷之不返。此生離之悲也。
襄之或可用原則新知之樂也。忽而逝。翻上忽獨成。
誰須翻上與余。
箋既已目成當於我無所不厚矣。同心之言。借往之
處。宜其相告相招。而乃入不言出不辭。乘載獨行也。
少司命之行徑心事可疑也。然猶以目成之故。未忍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六

遠疑之也。但自嘆曰悲莫悲兮生別離。此一生之熱
血所最難堪者也。又自慰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此今
日之情況。或不至際逢者也。恃目成之方。新謂必無
恩絕之理。一疑至是其可憐哉。再一盼蕙神且衣帶
遺。逢終來又忽逝矣。儵逢之行徑。輕薄之心。事畢盡
矣。以宿於天帝之郊。不下降矣。別有所須於雲際。以
快目。哉。非我獨矣。誰須者。不知其為誰也。姓名大可
治。既已逐之。而又求取實疑之。其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今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燧人兮未徠。臨風悅兮浩歌。
木無九河二句
池叶麻古

品望未來。應目成始之目成者。茲且時宰。望神既忽逝。我當往追。夫安知誰須者之果有人乎。無人乎。親見之而後可決也。故彘曰與女也。咸池。蓋也。彼之所宿。近于帝。吾之所迫。亦必及于天也。不世曰同遊。必曰與之同沐。為之晞髮者。以致親情也。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九

以致効勞也。冀神之終顧我也。乃望之而依然未來也。下不在人間。上不在星。飄忽逝之踪。竟在何處。嗟夕宿者。又羨移乎。將踪隨風。而無定乎。臨風悅然。浩歌當泣而已。

孔。蘇。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總。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正平聲

箋。天。稱。九。重。鼎。之。咸。池。之。星。而。不。過。此。不。過。一。重。之。天。耳。未。及。九。也。于。焉。孔。雀。以。儆。吾。車。翠。羽。以。樹。吾。旗。

高而益壽之登彼九天焉。計為妖氛為孽祟者。唯天之上實惟彗星。離間譏蔽其彗星之罪乎。登而德之。夫然後咎有所歸也。終之以稱揚少司命曰。悠長

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五十曰艾。民之幼也。步也。其年歲皆係于司命者也。大司命不顧人間之。壽夭則擁護幼艾而稱宜。民者少司命獨焉已。祝之也。規之也不勝其望之。而以美詞欲之。仰願已也。民止者。願司命之于民以正命也。正者民所順受。非正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九

不願受也。右少司命。總品神宿。帝却而道我。我登九天以求。神字法相應。與余成。為民正。首尾勢分。兩意絲。凌入深。候來忽逝。與余之意不復終矣。民之壽夭。少司命之本職也。于余縱不終目成于民。豈可不思為正。

暇。許。山。兮。東。方。照。吾。燄。兮。扶。桑。揮。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斛。兮。乘。雷。載。靈。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菴。聲。色。兮。娛。人。觀。昔。愴。兮。忘。歸。
明叶洪

品。端。極。從。將。出。說。盼。已。甚。急。太。息。低。徊。之。後。忽。說。聲。色。娛。人。我。情。與。人。情。竟。兩。相。隔。世。既。能。娛。誰。知。吾。苦。愈。添。低。徊。太。息。矣。
筵。主。臣。之。不。所。患。者。不。明。離。昭。高。懸。則。下。無。不。達。之。謂。旁。無。可。蔽。之。護。矣。此。原。所。詩。詩。焉。介。彼。果。日。也。謂。東。方。之。將。出。幸。吾。懼。之。蒙。昭。撫。馬。志。喜。可。以。安。驅。出。門。不。與。迷。途。之。危。矣。夜。景。漫。漫。今。為。旦。明。矣。駕。龍。乘。

楚辭集直九歌

卷四

三

雷。志。迅。速。也。載。旗。委。蛇。志。從。容。也。時。有。明。而。無。晦。途。有。安。而。無。危。則。從。容。迅。速。無。所。不。便。也。慶。幸。之。中。忽。轉。一。念。太。息。將。上。低。徊。顧。懷。安。之。後。又。或。慮。危。明。之。後。又。或。慮。晦。此。原。之。隱。憂。未。易。為。衆。人。道。也。聲。色。娛。人。觀。瞻。忘。歸。衆。人。之。樂。者。自。樂。我。之。愁。者。自。愁。情。景。不。相。對。人。我。不。相。通。此。無。可。告。者。也。

緝。瑟。兮。交。鼓。蕭。鍾。兮。瑤。篴。鳴。纖。兮。吹。竽。思。靈。保。兮。賢。榜。翔。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品。備。敘。音。樂。著。翔。飛。翠。曾。一。語。平。中。造。奇。實。中。造。趣。幾。此。接。古。聲。色。之。盛。也。衆。所。惟。娛。于。忘。歸。之。會。而。原。所。低。徊。了。事。神。之。際。也。為。瑟。鼓。為。鍾。篴。為。竽。八。音。畢。備。也。思。靈。保。兮。賢。榜。懼。非。賢。非。榜。之。雜。降。也。翔。飛。翠。曾。會。舞。合。節。之。情。狀。也。舞。之。抑。揚。有。飛。曾。之。象。音。之。抑。揚。亦。有。飛。曾。之。象。也。靈。之。來。志。喜。也。來。而。曰。蔽。日。喜。之。中。又。若。微。有。懼。焉。將。出。而。慶。昭。懼。乃。侍。從。交。

楚辭集直九歌

卷四

三

乘。復。或。蔽。之。母。乃。光。有。昭。有。不。昭。乎。嗚。呼。何。其。多。慮。而。易。驚。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辭。行。俱。叶。胡。蝶。反。

品。前。變。甚。星。此。夏。天。狼。操。慧。前。未。敢。正。片。其。詳。也。舉。射。則。垂。下。鍊。手。矣。每。換。一。歌。輒。進。一。層。以。此。為。次。第。繁。神。之。既。求。可。以。享。矣。無。須。太。息。於。將。上。低。徊。六。反。

顧矣。然母乃日來而惡氛游之與借來乎。日中必見
不。又。將。淪。降。於。西。方。乎。吾。於。是。雲。霓。霓。射。天。狼。之
星。以。杜。惡。氛。焉。探。余。脈。兮。反。淪。降。則。揮。戈。之。說。也。尸
或。為。他。哉。而。我。射。之。日。或。不。為。我。留。而。我。反。之。兩。法
並。用。又。排。何。多。慮。而。善。防。也。然。而。淪。降。者。終。不。能。不
淪。降。也。徐。焉。而。星。斗。現。光。耀。靈。匪。魄。奇。真。矣。青。曰
敢。將。出。夜。既。明。神。之。從。真。真。而。來。示。我。以。皎。皎。也。焉
今日。之。衰。慶。也。茲。曰。援。北。斗。撰。余。壽。則。我。之。從。皎。皎。

楚辭直九歌

卷四

五

而。往。逸。彼。於。冥。冥。也。為。明。日。之。晨。計。也。坐。待。皎。皎。則
此。夜。既。苦。離。光。明。晨。亦。遲。於。受。光。往。迎。冥。冥。則。明。晨
之。得。光。早。并。此。夜。之。就。光。亦。全。矣。必。曰。高。馳。翔。者。元
登。絕。頂。而。觀。日。夜。半。即。見。初。出。往。往。海。外。已。煥。金。光
開。闔。尚。屬。黑。影。五。岳。頂。上。莫。不。如。是。身。處。早。則。光。通
處。高。則。光。速。也。是。合。晝。夜。之。道。但。不。患。其。不。明。者。也
冥。冥。而。日。東。行。者。日。既。西。入。復。將。東。出。地。日。於。西。則
參。父。所。不。及。就。言。於。東。則。舉。步。所。易。即。也。

右廣 總品敢將出兮東方杳冥冥今以東行也

末以迎日就日為大關鍵靈未今蔽日喜與懼交并
從中間着一曉釐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馳驅兮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振志
歸惟極浦兮寤懷 鵝叶丑歌反懷叶虛業反

昂先着九河一語致其預想乃徐着四望語明其過
涼文勢善于吐納橫波起下文波迎風偶無掛火波

楚辭直九歌

卷四

五

使積魚偏有情順波相騰可以與遊不願風之無情
乃偏受無情之相阻既已離別不煩魚之有情乃偏
受有情之相撩兩皆難堪

總九河借遊此未見河伯意中預擬之言也河有九
川通洞遊遊無定在矣非一方之可求泛波之易遇
矣風起波橫益難矣乘車駕龍舍水就陸登彼崑崙
之山居高而四望之此固河源所從出也水脈可尋
遐覽可周廣九河皆在日中而定在可得乎飛揚潑

合謂之何哉。自啓曰：宜又爲人之譽之曰：窈窕。厥之爲鬼言真苦。心衰婉矣。曰：豹曰：狸。誇物色也。十吏。柱。律。被。蘭。帶。蕪。誇。芳。潔。也。夫。亦。日。世。之。所。有。吾。無。不。有。如。是。而。可。以。不。見。棄。於。人。焉。耳。折。芳。致。遺。未。相。見。而先之以贊也。情不敢。迷。禮不敢。缺。也。處幽篁。今終不見。天。自。言。其。可。悼。而。冀。人。之。悼。之。也。陰。難。後。求。若。懼。見。責。於。人。而。通。詞。以。謝。之。誰。與。鬼。約。者。而。揚。然。於。至。之。遊。乎。原。之。爲。鬼。言。益。苦。心。哀。婉。矣。有。皇。路。焉。有。象。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三

人。之。路。焉。有。見。路。焉。見。路。亦。憚。險。難。而。黨。人。乃。欲。以。幽。險。之。路。導。君。也。此。原。所。深。痛。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菴。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雷。靈。脩。兮。愴。忘。歸。歲。既。晏。兮。孰。華。子。

品。繁。承。不。見。天。拈。出。獨。立。山。上。不。受。簞。蔽。僅。此。片。晷。

忽然風雨。寫出意外之恨。下叶戶子叶與。

篔簹獨立山上。出幽就明矣。幽篁。脫矣。表獨立者。謂籟。

此。事。以。自。標。表。也。出。幽。就。明。之。詞。也。立。山。上。而。舉。也。

日。近。不。應。不。見。天。矣。雲。容。容。兮。在。下。方。喜。見。夫。又。不。而。不。見。地。矣。昔。爲。幽。篁。所。晦。者。茲。又。冥。晝。晦。矣。風。雨。交。來。造。茲。開。快。夫。誰。爲。之。神。靈。爲。之。也。雷。靈。脩。者。神。靈。駕。風。雨。以。與。靈。脩。之。神。相。會。也。鬼。方。藉。此。一。刻。之。大。日。以。與。人。相。會。而。神。乃。造。無。端。之。風。雨。以。與。神。相。會。鬼。見。人。之。道。用。明。必。須。天。日。神。見。神。之。道。用。密。必。須。風。雨。此。所。絲。殊。勢。也。靈。脩。未。歸。則。風。雨。未。歇。風。雨。未。歇。則。天。日。未。清。天。日。未。清。則。人。鬼。不。得。合。矣。將。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天

神。靈。妬。之。耶。神。未。必。相。知。而。不。如。意。之。事。偏。相。巧。湊。也。野。幾。苦。心。歷。幾。險。路。方。得。一。擬。見。人。此。期。既。阻。又。當。復。反。幽。篁。矣。當。茲。歲。晏。鬼。不。獲。再。出。亦。有。人。豈。肯。就。見。于。幽。而。錫。以。光。顧。之。華。者。乎。原。之。爲。鬼。言。又。倍。苦。心。哀。婉。矣。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若。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

君。思。我。兮。然。擬。作。蕭。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若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

君思我兮然擬作蕭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

風。城。風。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指。中。博。

品。恨。志。歸。應。前。標。志。歸。彼。以。歡。此。以。恨。最。工。相。形。備。冥。實。應。前。老。冥。實。彼。為。立。山。上。之。雨。此。又。為。行。山。間。之。雨。最。苦。愈。逢。思。人。而。無。術。乃。冀。人。之。思。鬼。一。時。曰。孰。華。子。再。則。曰。君。思。我。愈。過。望。愈。無。聊。終。之。曰。思。公。子。今。徒。離。憂。人。鬼。道。殊。竟。不。宜。相。思。矣。說。得。憤。絕。遂。既。不。得。見。人。而。因。以。他。之。焉。移。山。上。之。立。為。山。間。之。行。采。芝。閒。步。用。消。愁。懷。石。之。磊。磊。依。然。路。之。險。艱。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无

也。葛。則。蔓。蔓。依。然。蔓。之。幽。晦。也。是。現。前。者。無。一。佳。兒。也。怨。公。子。者。各。公。子。之。不。肯。華。子。也。悵。志。歸。者。滯。留。他。山。不。復。返。幽。篁。之。故。居。也。君。思。我。今。不。得。閒。者。既。怨。公。子。之。不。思。我。而。又。不。敢。怨。寬。以。自。慰。曰。公。子。未。必。不。思。我。意。者。其。不。閒。耶。告。余。以。不。閒。之。謂。也。既。嘆。山。間。之。無。佳。兒。幽。險。多。葛。石。又。忽。誇。山。中。之。有。芳。杜。涼。蔭。有。泉。松。前。折。芳。以。遺。人。者。此。又。欲。借。芳。以。招。人。也。思。我。不。得。閒。寬。言。之。思。我。然。就。作。又。至。答。之。既。思。

矣。豈。有。以。不。閒。阻。者。疑。心。存。焉。耳。然。不。勝。疑。則。問。勝。忙。矣。人。鬼。道。殊。此。所。錄。終。隔。也。苦。於。畫。時。者。雷。雨。益。添。之。苦。於。幽。篁。者。風。木。茂。助。之。永。為。鬼。界。人。踪。斷。矣。徒。離。憂。而。已。與。猿。狔。伍。與。公。子。隔。矣。

右。山。鬼。總。品。以。山。阿。山。上。山。間。分。列。章。法。出。山。阿。而。得。立。山。上。快。不。可。言。棄。山。上。又。入。山。間。苦。不。可。言。始。抱。苦。於。不。得。出。終。且。抱。恨。而。不。敢。歸。子。慕。子。今。善。窮。究。君。思。我。今。然。疑。作。互。映。最。深。凡。相。疑。者。錄。於。不。

楚辭聽直九歌

卷四

无

相。知。人。既。喜。鬼。之。慕。人。善。窮。究。則。明。明。知。之。而。又。疑。之。此。世。事。所。以。大。壞。而。一。德。之。交。所。以。必。不。合。也。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騫。殪。兮。右。刃。傷。霍。雨。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殺。殺。盡。兮。棄。原。壘。接。叶。匪。先。叶。前。行。叶。抗。馬。叶。蒲。補。反。野。叶。上。與。反。品。敘。錯。兵。接。凌。陣。躡。行。善。寫。勇。剛。之。况。磋。傷。靈。擊。之。

後。專。言。妙。聲。者。軍。中。以。鼓。為。主。鼓。不。止。士。不。戰。鼓。進。人。盡。而。後。已。也。尤。善。寫。死。剛。之。光。敗。北。中。能。滿。生。靈。箋。也。言。其。平。言。舉。擇。器。之。堅。利。也。錯。敵。接。短。言。近。也。蔽。日。若。雲。敵。之。多。也。矢。墜。爭。先。不。以。敵。多。而。怯。也。凌。陣。躍。行。爭。先。之。狀。不。以。在。後。而。避。也。右。傷。者。左。馬。既。死。右。馬。復。傷。也。輪。轟。者。戰。塵。漲。車。伍。迷。也。馬。繫。者。乘。馬。既。墮。傷。餘。馬。又。被。繫。也。援。抱。擊。鼓。者。慶。漲。騎。失。既。敗。而。猶。能。力。戰。也。天。時。懟。者。戎。敗。有。天。天。實。助。敵。

楚辭直九歌 卷四

矣。吾。與。天。抗。懟。天。而。務。求。勝。也。威。靈。怒。者。吾。之。威。與。吾。之。靈。兩。奮。其。怒。也。嚴。殺。盡。今。棄。原。望。不。盡。不。棄。吾。之。戰。未。肯。已。也。有。必。死。之。意。無。求。生。之。心。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毅兮為鬼雄。

品帶劍挾弓于既死中寫出殺求如故既字又字終字語善盡描無首尚使有心有魂即兼有魄首善字

賦

蓋此中言嚴殺之意也。原野之懷，豈今日始決哉。當昔從軍出門，已不求復入，一往之意，不求復反矣。平原忽兮，忽然而盡也。路超遠兮，家之遠也。說至此，悲心微動矣。原野之內，又忽帶家鄉之哭矣。于是乎，至自矢曰：帶長劍挾秦弓，矢懷敵愾，固死是求也。豈以首離而心遂懲哉。首未離而出，不入此世，不以爲恨。既離而心不懲，則來世亦并不以爲戒矣。大英氣至。

楚辭直九歌 卷四

且于來世，真既勇又武，剛強之志，無有初鮮終之嘆矣。不然，未必其死後之不舍悲也，不可凌之于生前，而猶可凌之于死後也。今一無所懲，論心至此，身死神靈生爲士，雄死爲鬼，雄又何問焉。上天下地，惟所獨立矣。魂之強足，以扶其魄之壞矣。故不惟曰魂毅，兼曰魄毅也。

右國殤 總品未死，仗魄不能仗靈，却曰威靈既死，使靈不能仗魂，却曰魄毅前後牽插通生死爲一。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妙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品數言耳全部楚辭盡歸收拾佩芳之慎所若難行已志所驚受變時趨日長無絕兮終古則千世之傳何妨一時之屈此九歌所以終于禮魂也五承上國易魂毅尤為有味

箋志起之不立品行之不潔此魂逝而不堪禮成者也生前能備百行死後乃可稱成禮故竹揭成禮示

楚辭卷五

九歌

卷四

鄭重也會鼓者聚眾聲也代舞適代而舞也倡者歌聲倡和也傳芭容與舞應節歌應律也春蘭秋菊頌芳潔也百年無不腐之魄千世無不散之魂芳聲遠流莫之盡也勉為芳而古今壽夭可以一視矣凡九歌所憂皆可不憂矣無待乞憐於司命邀盼於東皇雲中湘君夫人諸神矣
右禮魂 總品禮魂却無一語及魂但曰蘭菊無絕事佩芳者蘭菊即其魂也命想下字奇甚

楚辭卷五

閻黃文煥聽直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若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惘惘欸欸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

楚辭卷五

卷五

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貞乎將泥訾慄斯嗷嗷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騶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蛻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譁人尚與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

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
明。敏有所不達。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
誠不能知此事。明叶芒通叶他光反

品。連用十七平字。開段取整。前數平字用正言。後數
平字用取譬。看他變處。一宰一將。每以自為整對。寧
起。然寧。廉潔。從。警。懷。斯。啞。嗒。儒。兒。以。事。婦。人。突。梯。淨
。待。如。脂。如。畫。以。繫。楹。則。合。兩。段。為。整。對。看。他。又。變。處
。段。段。句。法。句。停。却。于。水。兔。之。下。特。多。與。波。偷。全。一。句

起辭聽直下居 卷五

本只是十六平字。添出十七。破整齊為參差。看他三
變處。取譬叠對。段段分峙。不相同。却于駑馬駢驥一
段。復上千里駒。相連相承。又一整齊中之參差。看他
。四。變。處。正。言。不。雜。以。喻。則。理。易。府。整。段。不。繼。以。散。則
。帶。易。板。作。者。調。劑。轉。換。費。極。苦。心。蟬。翼。千。鈞。數。語。恐
。川。取。譬。尺。短。寸。長。二。語。又。從。唐。尹。口。中。再。出。取。譬。
。愈。多。而。後。味。愈。奇。味。愈。厚。也。兩。譬。與。前。譬。同。立。為。三。
。其。法。各。以。取。譬。及。正。言。相。雜。相。映。又。是。章。法。內。參。差。

之整齊。就中各具變幻。則前之取譬。正言在先。譬在
後。後兩取譬。高張無名物。智神數正言。皆在後。譬在
先。又一調劑轉換處。後人賦手。掩香不變。縱填塞。悉
判以字法。句法。矜其古與。然章法。未能造幻。體勢總
歸純直。豈解如此。短篇乃具百變。作用耶。漢人尚真
。寤。其。門。堂。乃。或。謂。宋。賦。從。原。卜。居。開。其。端。嗚。呼。是。淳
。深。心。讀。原。者。哉。假。以。章。法。善。變。為。賦。心。變。罷。益。以。增
。善。清。空。亦。足。呈。奇。何。適。不。可。

起辭聽直下居 卷五

策。眾。臣。留。智。以。衛。身。忠。臣。竭。智。以。愛。國。智。留。則。諱。險
。日。秘。而。愈。巧。智。竭。則。忠。顯。日。露。而。成。愚。心。煩。慮。亂。不
。知。所。從。長。于。謀。國。者。自。拙。于。謀。身。也。欲。求。免。蔽。障。而
。非。得。也。卜。以。決。疑。矢。忠。無。可。自。疑。被。障。思。一。破。障。不
。能。不。疑。也。惘。惘。歎。歎。血。誠。重。疊。期。于。必。竭。必。盡。不。一
。而。足。此。朴。之。一。言。則。愛。護。之。禍。根。也。有。術。以。行。其。忠。
。忠。或。不。必。獲。戾。納。牘。諷。諫。非。假。朴。以。忠。而。忠。多。術。露。
。矣。失。之。太。直。者。朴。也。失。之。無。文。者。又。朴。也。此。正。所。執。

楚辭卷六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歠其醲。何故深

卷六

楚辭卷六

黃文煥聽直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歠其醲。何故深

楚辭聽直
卷六

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門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故曰。莫悲反埃。吐於支。及水。滯濁。空。可。竹。六。反。

屈原曰。昔滯纓。清。既。清。不能復。滯。漁父曰。清。濁。並。居。空。滯。即。可。為。清。濁。中。獨。波。一。句。詞。以。為。清。也。詞。以。為。濁。也。

夏又一因增以爲滯也。原曰：冠。漁父曰：傑冠。故。何。必。盡。趨。屢。解。即。有。塵。仍。可。濯。也。原曰：身。滯。父曰：足。身。欲。滯。足。欲。解。似。污。足。即。除。污。仍。易。濯。也。青。匪。即。盡。污。盡。濯。不。肯。惡。而。欲。清。得。乎。語。意。機。鋒。一。相。射。此。事。法。深。處。新。沐。至。蒙。埃。一。意。耳。却。分。兩。安。能。作。對。聖。者。方。之。以。取。莊。整。此。段。法。妙。處。

受。有。所。偏。則。疑。滯。偏。於。濁。偏。於。清。偏。於。醉。偏。於。醒。其。爲。疑。滯。一。也。推。者。推。彼。而。去。之。也。移。者。移。此。而。就。之。

楚辭聽直漁父

卷六

也。原之斤斤自標曰我。漁父曰疑滯而不通。與物俱。務耳。未足慕我也。推移而善通。以世付世。焉。亦。不。夫。我。也。借。濁。固。難。若。源。泥。揚。波。則。泥。之。所。沾。波。之。所。盪。未。嘗。盡。濁。而。又。不。必。避。濁。借。醉。固。難。若。嗜。糟。吸。醴。則。博。飲。非。酒。醴。亦。薄。酒。未。嘗。盡。醉。而。不。必。避。醉。是。之。謂。不。疑。滯。是。之。謂。可。以。進。而。去。之。可。以。移。而。就。之。不。疑。滯。者。何。嘗。不。高。舉。務。高。舉。者。或。不。能。推。移。深。思。則。高。舉。之。本。領。原。所。自。許。謀。固。得。力。在。此。而。非。因。避。之。

病。推。漁。父。所。噴。遠。俗。開。罪。即。在。此。也。思。不。太。深。明。發。國。大。事。舉。人。所。補。塗。通。日。者。君。子。亦。當。委。曲。投。機。何。用。強。貼。太。深。而。危。亡。之。形。立。在。現。前。諫。不。能。不。驟。語。不。能。不。激。矣。驟。且。激。而。獨。立。之。踪。日。高。一。日。日。孤。一。日。矣。其。被。放。也。自。令。放。也。非。獨。諫。人。之。工。也。原。曰。吾。亦。不。待。深。思。也。朝。政。之。是。非。人。品。之。邪。正。有。目。可。以。共。見。有。色。可。以。共。別。察。察。皓。皓。天。性。本。來。難。以。自。昧。不。高。舉。則。將。受。之。乎。蒙。之。乎。不。能。也。漁。父。曰。亦。非。受。

楚辭聽直漁父

卷六

也。亦非蒙也有濯之法在。何畏夫汝波。何傷夫皓皓。哉。與。其。用。湘。流。之。水。以。葬。而。無。救。於。國。不。如。用。滄。浪。之。水。以。濯。而。仍。潔。其。身。也。此。招。隱。之。歌。也。蓋。後。世。所。譏。原。者。存。乎。隱。避。不。必。求。死。原。已。自。誌。自。勸。設。爲。問。答。一。一。分。明。矣。乃。卒。不。能。不。死。也。宗。臣。之。諫。與。其。莊。

楚辭卷七

閻黃文煥聽直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正叶征服叶蒲北反

品孤憤忽生欲令天地神鬼一齊不得安坐文心奇創至此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箋作請以夫說家父之所至自明冀究王之無罪也惜誦以致愍屈子之所自悲悔新寃之無及也始借之而不肯遠言今抒之而未必見信忠無可白于人而所白之乎天又祈天之分勅諸神以共爲白焉人世之不足賴一神之未易決一至是哉祈天所賴而仍歸之咎繇之聽直天不足賴終藉人而已神即衆仍不如繇之獨也當與世而欲得古咎繇之人此豈復可望哉嗚呼直何時耶聽何日耶仰天俯地前下

世而後千世胥爲默然矣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朕忘僕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朕叶於其反

品下文屬神所占曰君可忍而不可恃此曰待明君曰莫若君句句以君爲可恃善伏下案前曰將情曰忠言此曰言與行情與貌互相呼應情尚隱而貌顯言尚虛而行實如斯忠否有何難辨以此段催緊留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箋前憤心事之莫自呼天呼神共爲剖雲此表忠忱之易見不待天不待神不待聽直君可立待也曰竭忠誠反贅朕言血脈之不貫痛癢之不關也未嘗見絕而置之益用此堂簾膜隔之大獎宗臣所最難堪者也嗚呼不得不待君之待知矣既已離羣背衆豈能待君而已抑吾之待知豈有難知哉言行可以跡跡情貌無可變展以行證言以貌證情至顯至顯相

臣其莫若君也。難知而君不知。若口此。日也。味待。君之明。易知而竟不之知。無可復待矣。不得不急於求親矣。

吾誼先君而後身。今。羗。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今。羗。不。可。保。也。衆。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品。打。情。自。鳴。無。罪。招。禍。又。自。認。有。罪。五。帝。六。神。山。崩。谷。野。到。此。亦。難。為。原。判。斯。矣。原。實。自。招。之。誰。能。雪。之。

楚辭直九章 卷七

三

文情善用通翻

箋既已易知。無可自咎矣。此又痛自引咎。曰。背衆者。開。累。於。衆。者。也。僂。媚。之。志。仇。讎。之。集。也。先。君。專。君。我。所。謂。場。衆。所。謂。非。也。不。諫。謂。不。豫。爲。備。也。仇。隙。既。存。從。而。備。之。猶。慮。或。疎。况。不。備。而。可。保。哉。如。是。以。徐。待。君。之。親。我。不。亟。求。合。衆。人。衆。與。衆。不。之。妬。乎。乃。又。求。親。君。心。無。他。術。勢。無。他。佐。而。亟。於。欲。還。是。招。禍。也。以。背。衆。爲。始。禍。以。求。親。爲。繼。禍。無。往。而。不。招。矣。

思君共莫我忠兮。怨。忘。身。之。賤。貧。羗。君。而。不。戴。今。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羗。以。期。越。兮。又。衆。兆。之。所。咥。也。紛。逢。尤。以。難。誇。兮。寧。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必。鬱。邑。余。佗。佗。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忠。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佗。佗。之。煩。感。兮。中。悶。替。之。怵。怵。門。叶。民。志。叶。之。咥。叶。呼。其。反。白。叶。病。

楚辭直九章 卷七

四

品曰。忽忘曰。迷。不知曰。亦。非。余。曰。又。衆。咥。曰。又。蔽。曰。又。莫。察。曰。固。不。可。曰。又。莫。余。聞。一。句。一。轉。登。號。不。休。結局。所。云。重。著。以。自。明。此。爲。最。重。矣。忽。忘。忽。字。最。有。致。氣。之。所。激。忽。然。不。自。覺。也。忠。臣。俠。客。熱。血。驟。噴。不。暇。他。顧。往。往。如。斯。迷。不。知。門。自。供。尤。妙。將。自。己。一。勝。也。安。得。得。絕。癡。不。愚。者。必。不。肯。忠。忠。者。必。愚。人。各。有。能。有。不。能。于。寵。之。門。實。無。所。知。但。曰。不。欲。于。寵。是。獨。談。矣。既。曰。寵。不。知。門。又。曰。願。陳。志。而。無。路。門。者。佗。佗。

從人路者我所從出門路兩斷出入交窮先日達度
曰昏困迷致致昏而說迷始終長困說得可矣
筮自咎之後又復自解吾之先君後身也忘焉故也
吾之取惟君而不取也迷焉故也吾亦非志於招禍
也吾亦未嘗不欲避人之嘲笑也愈思愈迷以至於
此吾亦不自知其所以但有日愚日甚耳既迷而又
其爲之指迷者我實有情而不得達於人人又不察
我之情以憐乎我所謂情與貌其不變者空自悵然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五

矣。願言謂言之多也。意不可盡則言不可出。故未易
結也。願言不可結。給號呼又莫余聞。所謂言與行其
可離者。復空自悵然矣。謗不可釋。志不可陳。誓已侘
之。餘又加侘。係是有中而無已也。願言之懷。變爲
言。愈感則愈問。問則愈昏。昏則愈悵。而己。益自解之
後。又自憐。極矣。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自有
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

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叶律係反

品忽然說夢。是思昔日文心從實。得幻支勢。從順得
逆。登天却說用舟。杭字下得奇地。盡則水水盡則天
天水相連者也。華河源步。星槎登天。其有途乎。中道
無杭。接入無旁。旁字下得奇。專倚中道。故易窮。誠知
求之四旁。而東西南北。俱可覓登矣。
筮既極自憐。又復自諉。一一歸之於夢。吾之迷也。替
也。人之莫白。莫察。莫聞。莫知也。數已前定矣。吾夢久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六

矣。中道無杭。此夢之示我。以無路也。無門也。有志極
而無旁。此占之料我。不知旁門。不知旁路也。極言直
性也。旁偏旁也。有正行有旁行。則隨步不碍。徑直遂
志。則坎陷在前。或無所避矣。如是而危。獨離異必至
之勢也。其終也。眾口鑠金。必開之隙也。其初也。徘徊
初終之際。一言以蔽之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而已。同
眾則非恃。專君背眾則恃。從眾則非恃。疾親無他。則
恃。

懲熱羹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有囊之態也。眾駭遠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能叶聲

品不變此志。應前陳志。同極應志。極異路。應無路。曰門曰路曰階。三者我無一焉。又何以行世。蚤括最慘。何不何以三何字。自罵得痛絕。

變自接之後。又復自詰。曰。夢之告我者甚明。而我竟不知變也。情貌不變。從前以此。望君之見察。冷熱宜。

蘇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七

懲。從今宜以此存我之知悔也。釋階登天。冀德俱存。一生憤憤。墮落夢境。云如之何哉。水既無抗。陸復無階。兩無望矣。天尚可近乎。何以爲伴。何以爲援。所謂危獨難與之終。必至是也。此志卽志極之志也。同樣志之同樣也。人臣以得君爲至。所謂同極也。能媮不能媮。則異路之說也。

得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謙兮。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

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好叶呼韻反

品作忠與所非忠。而官相應。忠可以矢天。偏不可數。人多一番忠。肝徒添一番忠。府作字。造字寫盡。層層箋自詰之後。又引古以自喻。不得志於君父之際。其疎也。今之信之。何其晚也。君造怒者也。我造怨者也。以造怨之。臣事造怒之君。尚可合乎。以我之忠。形人不忠。造怨於人者也。天亡八國。必令其主不勝悲。

蘇辭聽直九章

卷七

八

言天之所廢我。乃強欲扶而興之。是造怨於天者也。增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媒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儼個以干祭兮。恐重患而難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辟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下叶戶

品在上。在下。機械布滿。無隙可逃。說得千古小人。唐審君子之密。曰。設曰。張又曰。碎。預開禍阱。以待君。之自墜。君子自真。罪而小人。乃若不與焉。殺之。爲有

名。附。之。爲。無。跡。說。盡。千。古。小。人。暗。害。君。子。之。巧。三。欲。字。呼。呼。更。咽。堅。志。應。不。變。此。志。前。自。咎。不。變。此。又。自。誓。不。肯。變。脾。交。鬱。結。善。狀。病。况。結。在。心。故。痛。專。在。膚。五。臟。系。皆。在。背。心。與。背。尤。居。中。相。對。痛。在。膚。故。互。分。五。牽。全。在。背。箋。從。前。自。解。自。憐。自。諉。自。詰。又。復。自。喻。一。一。回。心。內。矧。未。嘗。深。罪。小。人。至。此。而。特。揭。小。人。之。隱。曰。矧。弔。羅。設。吸。辟。以。娛。君。使。忠。臣。受。禍。而。彼。乃。以。爲。娛。君。之。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九

東。嶽。之。一。言。奸。臣。快。絕。忠。臣。慘。絕。矣。向。所。謂。無。門。無。路。無。抗。無。階。直。行。不。得。者。至。此。但。求。一。側。身。之。處。亦。并。無。所。矣。於。是。三。號。曰。欲。不。進。而。懼。受。患。之。重。疊。欲。高。翔。而。懼。上。下。之。同。禍。欲。棄。直。用。橫。必。且。舍。正。路。就。邪。路。路。失。矣。又。吾。之。堅。志。所。不。忍。也。三。變。而。無。一。策。似。有。胸。背。交。痛。言。不。可。結。心。則。結。矣。擣。木。蘭。以。矯。蕙。兮。擣。申。椒。以。爲。糗。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擣。茲。

娟私處兮願管思而遠身

品。情。質。結。前。行。請。重。著。結。前。請。請。自。明。與。玉。帶。大。帶。山。川。皆。錄。初。應。訴。到。重。疊。痛。快。或。不。待。卿。鬼。代。明。乎。神。鬼。無。可。靠。仍。靠。自。身。孤。慘。之。甚。箋。彼。旣。布。城。我。當。藏。芳。擣。之。矯。之。發。之。播。之。權。模。自。衛。有。內。飽。而。不。必。外。揚。庶。不。櫻。張。機。乎。始。之。惜。誦。以。致。慙。者。茲。且。重。著。以。自。明。君。未。必。明。我。自。明。而。已。矧。背。衆。媚。者。爲。擣。茲。媚。移。思。君。者。爲。自。思。移。後。身。者。爲。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十

遠。身。幹。蠶。之。難。卒。歸。高。尚。易。之。義。也。衆。媚。則。背。茲。媚。則。擣。者。以。之。徇。君。之。惡。則。媚。不。可。不。背。以。之。愛。已。之。則。媚。不。可。不。衆。也。私。處。謂。自。私。其。身。也。重。著。者。語。多。重。疊。也。曰。佗。條。曰。申。佗。條。曰。干。條。曰。背。衆。曰。衆。人。曰。衆。兆。曰。不。羣。離。繫。曰。專。惟。君。曰。待。君。曰。親。君。無。一。而。非。重。著。也。屢。言。情。屢。言。志。屢。言。路。又。無。一。罪。重。也。右。情。誦。總。是。情。誦。言。君。言。衆。人。語。願。而。直。自。是。九。

此章或隱言之。或於君與小人一引及之。而不復現。說者非同。恭既經借詞之顯指。則再說必須更增。中確有次第也。朱晦庵謂九章皆直致無潤色。詩重疊呼君呼象人。繚繞萬端。語雖直而法未嘗不曲也。言字情字志字。是通篇呼應。眼中中段忽入說夢。尤工于穿插出奇。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十一

思美人兮。擘湘而吟。胎媿。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之煩。充兮。陷滯而不發。申且以舒。中情兮。志沈菴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品言不可詰。既已甘絕。聞問矣。又說寄之浮雲。致之歸鳥。刻刻欲詒。

箋思之之。其無可立待。而又立焉。無可望見。而直矜焉。思而成迷。不自知。美人之不在前也。既迷而忽。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十二

謀絕路阻久矣。言且無從寄。况欲立而待之。望而見之乎。寃悲日頽。幽憂日深。陷滯其中。無片刻可以發宜矣。今朝明旦。日日皆然。欲舒以發之。而幽者更益之。沉也。煩者更益之。菴也。依然不發而已。無可達矣。其以不可詰者。託之浮雲。而雲不為致。託之歸鳥。而鳥不我執。奈之何哉。

高辛之靈。歲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風志。獨歷年而離愆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閉而

壽考兮何變。其之可爲知前。敏之不遂兮。未改此廢。既覆而馬。顧兮。迷獨懷此異路。勸騏驎而更駕兮。造久爲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耶。假日以須。昔指嶠。衆之西限兮。與纁黃以爲期。前叶異化叶媽

品因承歸鳥。翔出玄鳥之相遭。迅高亦有可倚者。但古人福厚。偏得逢今人命薄。偏得逢耳。變節從俗。起下何變易之。可爲觀南人之變態。與路應前路絕。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十一

格不能追古。則當從俗。而又重自愧也。使易志而可爲。猶且志屈堪羨。况變易之不可爲乎。離愍馮心。吾願也。隱隱壽考。吾寧也不發者。不復發其發。不達者。不復冀其達也。馮心未化者。前年之問。尚不得消。歲斗之問。又已積也。于是而了。然于不可符。慶于前。不改吾度。任彼顛覆。終不肯與衆人同路也。卽有。賦。賦。造父爲我。佐助。更此。期。期。可以長。編。而吾。終。遠。次。而不肯。驅。空。備。時。日。不。競。世。途。也。並。行。月。落。不。以。難。

黃而慈也。

聞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蓮江夏以娛憂。擊大薄之芳菲兮。寧長州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練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儷個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苑。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滯。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菴。居。蔽。而。開。章。前叶莫古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古

反草叶七古反佩叶備態叶替出叶尺遂反。品云。假日纁黃。又翻出白日出之悠悠。纁黃以爲期。濯日落而期過也。白日悠悠則日卽初出而幽憂在。候當春如秋。寫態能刺。誰與玩芳語。更悲涼。變節則我志不肯。燠。憂。則。古。人。不。存。子。然。顧。影。何。歸。長。生。揚。厥。憑。而。不。埃。應。前。蕩。憑。心。而。未。化。出。中。滯。內。著。於。軒。多。文。情。妙。處。而。獲。絕。香。盡。之。後。近。說。亦。氣。可。憐。可。愛。長。存。心。身。

縵事不可為既以日將落而坐聽無復揮去之未
且日初出而安坐不履在寅之計聞春而白春打
於秋日矣。蕩志偷樂祇以玩日乘時隨地遺懷耳。道
康之餘忽忽生感。林秀長噴古人性矣。憂亦不足
白娛矣。抹之不如玩之之可久也。無人同玩不如抹
之之享用也。除彼凡艸佩此芳馨未幾而萎離可惜
也。而萎離而憂復中來始之憂為我也。茲之憂為芳
也。于是而再自娛焉。以我之不肯變易者觀南人之

楚辭聽道九章

卷七

其

變吾芳離萎。吾快終屬之終不肯以不芳而遂不以
之快也。所快在中心非外物之所能移。凡陷穽不登
沉菴不迷總藉此以揚吾憤悶而不埃乎他如之何
其可變也。我之快在於中心。芳之揚亦自中出。離中
之意。兩兩相合也。深言潤也。芳非澤則易枯。芳中敗
矣。嘗潤則常芳。故曰與澤雜。潤之中而芳出焉。葵
葩則不須澤矣。豨旣萎之後想未萎之時初採之味
何林之色。鼻受兼以目受言之。津津有味也。甚哉傾

子之深于懷芳也。芳之所出氣隨風而益遠。都
旁悉四徧。滿內而及外矣。自中者指芳而言也。花心
之內芳氣所兆始也。滿內者指地而言也。近芳之區
芳氣所先滿也。曰揚厥德曰外揚我借芳以揚我芳
得風而自外揚也。芳揚則我之意亦與俱揚矣。居
開章者任藪之一室之內。蔽之幽谷之中。未有不則
者也。情質可保者。既有其質亦若有其情焉。欲人之
賞之也。珠之也。薰必不為蕪。所謂可保也。縱在萎離

楚辭聽道九章

卷七

其

今辭荔以為理。今懶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
察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
匪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
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莞莞而南行兮。思
彭咸之故也。能叶泥
品。舉大謝。舉長洲。就得採芳。徒甚。憚梓木。踰濡足。說
得逢世。懶甚。日不悅。又日不能。自招。殖甚。惟小。人乃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七

能下達彼亦各有其才與識焉前書應前前嫩
 目之未暮應前白日出之悠悠假日以須時
 箋夫芳自珠幾不知有人世矣媒絕路阻置不問矣
 忽一念及又憮然曰尚有可通之路乎或尚有可用
 之媒乎將錄蕪薜之媒則當登山路將藉芙蓉之媒
 則當求水路吾又憚緣木也又憚濡足也媒即不之
 而吾自憚於山水之路且緣木不堪登山蹇蹇不可
 履水也緣木則登高懼顛既非所悅蹇蹇則入下懼
 附又非所能使憤登憤入形足以辨之心尚可無疑
 也乃素乏輕便之手足形固不經服習矣安得不驚
 疑乎於是前轍所不遂者前畫仍自矢廣遂轍憑世
 者也故不可遂也畫憑我者也故無不可遂也度之
 未改則即前畫之自遂也廣者無往而不得吾志也
 世途自狹車不可行心界自寬芳無不可揚命則處
 于幽蹈杳冥之苦界心則可以齊光及白日之未暮
 也思彭咸者惜不及古之人而又終期及之也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六

在思美人 總品階滯不發沉寃莫達揚厥憑而不
 埃滿內外揚是通焉立意大呼應處前轍不遂冰寒
 此度廣遂前畫未改此度又一立意大呼應處皆以
 後段承前段翻案出奇善揚則不思于不發莫達矣
 世自抑我之遇我自揚我之芳有貴之廣遂則不思
 轍之不達矣世自抑我之轍我自仰我之畫故曰情
 質可保居毅聞章居毅即所謂陷滯沉寃轍之不達
 也可保聞章即所謂揚憑遠揚畫之廣遂也文心一
 線到底最為清徹

已。盡。之。愛。思。今。獨。承。歡。乎。增。傷。思。寒。虛。之。不。釋。分。憂。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幾。
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慳。慳。

品。九。辨。悲。秋。可。謂。痛。寫。凄。况。矣。不。如。此。動。容。二。語。若。
忽。無。盡。也。動。字。浮。浮。字。直。令。人。坐。臥。行。立。俱。不。得。安。
多。怒。起。下。造。怒。

箋。獨。嘆。增。傷。者。嗟。可。訴。之。無。人。也。有。人。堪。訴。則。孰。費。
獲。舒。藉。彼。相。慰。少。減。哀。傷。焉。慰。藉。無。人。意。豈。獨。甚。傷。

楚辭直九章 卷七

尤

斯。增。矣。遭。夜。方。長。者。殊。夏。入。秋。則。其。初。長。之。候。也。秋。
有。秋。之。容。焉。風。一。至。而。容。動。矣。天。為。變。色。林。為。換。葉。
矣。回。極。之。浮。浮。者。天。有。南。極。北。極。入。地。出。地。之。定。數。
今。交。秋。辰。所。動。俱。若。回。旋。而。浮。起。也。昔。之。然。則。亦。天。
之。秋。也。使。西。時。而。音。秋。則。聲。所。至。無。餘。物。矣。屈。指。數。
之。孫。之。為。怒。抑。何。多。也。其。凄。然。昔。秋。歲。悽。悽。之。心。可。
憐。堪。乎。
願。遂。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清。以。陳。詞。兮。變。

以。遭。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中。道。
而。回。眸。兮。反。既。有。此。他。志。憐。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
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益。為。余。而。造。怒。鎮。叶。亦。志。所。之。
好。叶。

品。橫。奔。覽。鎮。字。法。奇。帶。入。至。至。于。自。聖。則。舉。朝。無。不。
入。之。忠。言。矣。以。其。美。好。以。其。修。姱。指。出。病。根。造。怒。不。
不。信。最。為。扼。腕。若。自。不。信。於。臣。臣。未。嘗。敢。一。言。以。獲。
矣。於。君。復。有。何。可。怒。哉。多。怒。者。正。於。無。可。怒。中。造。出。

楚辭直九章 卷七

三

不。測。之。怒。耳。寫。出。我。朝。庸。主。性。情。難。定。
幾。於。斯。而。發。一。顧。曰。遂。茲。多。怒。之。蕪。紛。遂。尤。而。離。謗。
何。所。不。有。吾。不。亦。避。也。願。遂。赴。橫。奔。以。就。之。從。中。覽。
視。斯。民。之。受。罪。危。為。樂。受。以。自。鎮。吾。情。焉。自。鎮。者。婚。
情。鎮。物。之。說。也。民。尤。者。多。怒。之。世。何。民。無。尤。民。而。造。
尤。可。憐。也。臣。而。遭。尤。尚。可。受。也。結。微。清。以。陳。詞。者。自。
鎮。之。後。又。欲。自。解。也。民。遠。君。者。也。遭。尤。而。不。得。復。立。
近。君。者。也。遭。尤。尚。得。陳。也。此。覽。鎮。之。古。也。在。今。日。則。

我。向。君。以。陳。詞。念。背。日。則。君。與。我。有。成。言。多。怒。背。誓。
亦。未。嘗。有。怒。而。卒。以。他。志。相。離。焉。追。邇。之。下。愈。難。堪。
矣。豈。真。余。之。有。可。怒。耶。非。然。也。余。之。所。藉。以。事。君。者。
曰。溫。倫。之。脩。美。曰。紛。有。此。終。節。乃。君。別。還。君。之。美。好。
脩。好。漫。不。吾。喜。且。求。勝。焉。蓋。為。余。而。造。怒。矣。我。本。無。
罪。若。亦。本。無。怒。忽。然。憑。虛。構。造。也。造。之。一。言。慘。甚。矣。
譁。人。則。之。怒。乃。以。生。是。首。造。者。也。惜。往。日。曰。舍。怒。此。
曰。造。怒。怒。而。造。也。無。刻。不。開。端。矣。無。可。使。有。也。怒。而。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含。也。無。言。不。獲。罪。矣。有。說。可。使。多。也。何。原。之。拙。於。避。
怒。而。深。于。數。怒。也。

願。承。問。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爽。猶。而。冀。進。兮。心。
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諫。詳。難。而。不。聞。固。切。人。
之。不。始。兮。衆。果。以。我。為。患。
患叶胡門反

品。願。造。赴。願。承。問。互。對。結。微。情。以。陳。詞。茲。歷。情。以。陳。
詞。互。對。不。信。不。聞。互。對。為。余。造。怒。以。我。為。患。又。一。互。
對。亦。法。整。標。

變。於。斯。而。又。再。發。一。願。曰。吾。豈。敢。造。料。吾。君。謂。造。
之。必。不。解。哉。意。者。偶。逢。君。之。未。聞。也。此。前。期。之。所。藉。
不。果。而。今。詞。之。尚。冀。可。陳。也。得。承。清。安。君。或。自。察。之。
不。待。強。聒。也。於。是。既。已。變。悼。復。不。敢。悼。既。已。冀。造。而。
無。可。傷。復。中。疑。而。怛。傷。兩。端。交。戰。數。刻。還。轉。備。極。可。
憐。之。狀。矣。憺。憺。安。靜。之。意。也。震。則。動。震。悼。之。憤。心。動。
而。傷。也。憺。憺。之。憤。心。靜。而。傷。也。有。不。敢。與。冀。進。之。心。
雜。乎。其。中。故。稍。減。動。傷。而。又。祇。難。解。傷。也。迨。至。陳。辭。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伴。與。所。謂。不。敢。悼。者。不。能。不。悼。矣。冀。進。者。無。絲。進。矣。
昔。日。之。與。我。期。而。不。信。者。又。如。其。故。矣。伴。為。不。聞。矣。
不。聞。者。君。也。不。能。期。者。我。也。固。也。以。為。患。者。衆。也。衆。
也。將。歸。咎。於。君。耶。歸。咎。於。我。耶。歸。咎。於。衆。耶。其。必。有。
歸。矣。切。人。情。詞。迫。切。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甫。亡。何。獨。樂。斯。之。樂。
察。兮。願。諫。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儆。
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存。心。

可以虛作就無施而有報分執不實而有獲。

品承前兩陳詞又再曰初吾所陳追邈堪憐曰可免
又曰難虧一意分作對整著各施實四語重疊鼓
欲使伴聾者必聞。

箋既絕望於君之伴聾矣而又望未敢絕也。追邈初
陳之詞君即伴聾豈真能不聞耶所陳耿著自至今
其無能亡之辭未嘗亡則君固未嘗不聞也於是而
三發願曰吾何故獨樂蹇蹇甘受不媚之患哉所冀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諒美之尚可免伴為不聞之未始非聞耳少留片字
之獻替猶存一刻之明良何敢以不聞而遂已也事
其君不能為三五則殉是職必當為彭咸吾之所欲
獻於君者吾之所遠聞於古者也古人立極後人務
至焉肯望為像何患不至竭我之難虧以助君之可
完吾靈冒怒行之矣多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則虧損
可完之說矣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又一可完難虧之
說也無施斷無報無實斷無獲又一可完難虧之說

也是為臣所宜致力而不辭於君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憫吾以茲
好兮敷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
佳麗兮辟獨處此異域既憚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
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
兮臨流水而太息。王叶征

品日夜無正應前遭夜方長黃昏為期憫吾以其美
好復前美好傷而不聽應前伴聾不聞聞而做比伴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二

整又深一番矣少歌曰倡曰分作兩對一從美人莊
言一從有鳥取喻布陣甚整
箋既已不敢諉咎於君務以竭忠自易矣徘徊思之
又不能不諉咎於君也我竭日夜之力而終無繇得
是非之平空有抽思而已憫吾以其美好者無繇少
愛而不憚也伴聾而不聞者茲且傲焉而不聽不止
於伴聾也君德日以怍臣力日以微獨類曰悲不足
以稱立朝之臣也移同彼南來之鳥耳孤踪而處澤

域雖有佳麗。莫克良媒。遠道不可以復返。陳跡不可
以再申。夢山水而悲咽。從前熱腸。此際反冷矣。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理
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
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
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品曰。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之營營。自難自解。
曰。一夕而九逝。又曰。徑逝自解。復自難。九逝矣。却曰。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美

不知路逝而未嘗逝也。徑逝不得矣。却曰。魂識路不
逝而又時時逝也。數語之中。寫出顛倒錯亂無所不
有。尚不知余之從容。看破當時與後代人。大家瞎眼
原自以為從容。而當年曰。婢直後代曰。忠而過。誰實
知厚哉。

楚篇首曰。曼遭夜之方長。此曰。望孟夏之短夜兮。其
方長之秋夜。回計短夜。覺此夜之晦明。一夜若一歲
之長也。道卓遠而日忘。歸家而山任之路也。索那之

路以久而忘也。懷土非君子之心也。郢路之遼遠。既
因而被放之路也。思君之跡。即放而不忘也。忘君非
人臣之義也。一夕九逝。夢而醒。醒而復夢也。指月如
星。魂之自爲指也。夢中之月星也。既得所指。可以知
曲直而徑逝矣。願之而終不得也。藉夢中之月星以
導夢中之路程。月星既皆。是幻山河。亦并非真空有
識路之營營而已。識亦何用哉。如斯而猶以爲識路
靈魂亦過於朴直矣。道于自信其直矣。吾之魂不能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美

與魂同入之心。不能與吾同一也。嗟呼。無良媒在其
側。吾知之久矣。豈不欲徑逝。理弱而媒不通。則靚面
相。遇有險乎。山川遠於遠程者。此所錄從容而不
徑逝也。是尚不知又何云哉。

亂曰。長瀨湍流。派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不
歲。鬼蹇吾願兮。超同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
兮。煩冤窘容。實沛狙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
又無行媒兮。道思作煩。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

告合

諱叶聲進叶蕭告叶

品、聊、自、救、與、尚、不、知、相、應、語、意、最、為、恰、切、無、知、我、者、
孰、能、救、我、哉、道、思、應、前、抽、思、前、曰、與、美、人、之、抽、思、思、
專、為、美、人、而、抽、非、以、自、為、也、至、於、美、人、不、我、顧、然、後、
自、道、其、思、秘、歸、自、救、生、平、志、願、豈、料、至、此、
箋、昔、自、南、而、集、漢、北、茲、乃、隸、北、而、復、南、行、胸、中、萬、感、
四、視、意、偷、痛、悼、則、不、忍、言、驚、駭、則、不、能、言、此、所、錄、但、
有、狂、顧、也、既、曰、狂、顧、又、曰、娛、心、愁、揚、已、極、若、不、勉、臨、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七

自、娛、無、復、生、存、之、望、矣、臨、流、水、而、太、息、者、又、適、滿、流、
而、自、娛、自、娛、之、慘、更、慘、於、太、息、矣、適、流、之、後、繼、以、登、
山、涉、彼、摧、冤、高、視、一、世、吾、願、其、在、斯、乎、斡、石、者、欲、怨、
車、登、山、也、超、回、志、度、者、錄、下、升、高、志、度、之、超、越、也、娛、
在、水、而、願、兼、在、山、志、度、之、回、環、也、行、隱、進、者、隱、隱、而、
自、進、於、此、也、親、身、在、舟、隱、意、在、山、故、曰、隱、進、也、夷、糶、
北、始、者、有、隱、進、登、山、之、機、而、味、嘗、往、矣、宿、北、姑、也、實、
神、往、者、崔、暹、原、荷、虛、願、引、誓、之、中、作、此、妄、想、實、理、神、

然而從舟行也愁嘆苦神靈遠思者靈理欲以遠

釋其苦也思遠而路愈遠思不足以蔽路矣路遠而
處又幽魂不足以讓路矣如是而又無行媒尚可憐
哉嗚呼世無復教原者矣長歌當哭用藉舒懷苟自
救而已死為君死也活一日之生未忍就絕亦為君
留也自救自知告之何人

右抽思 總品題是抽思前半專說陳詞結微情以

陳歷情以陳分作兩樣多怒造怒情不敢盡陳故曰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七

結微也既怒之後又糞進焉情愈鬱而愈多矣始避
怒而不敢盡陳茲求解怒而不得不罄陳矣故曰歷
陳也初吾所陳追遡結陳歷陳之舉無益而又諄諄
於可完難轉等名施實之說致其三陳焉乃始之作
辭不閉繼且聞之傲而不聽君志益驕臣志益阻無
復可陳矣容有自抽思而已故美人抽思以下只歸
自嘆不復及若前後分作兩截自中不揭斯言謹告
與陳詞相反相映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鉞之儀。離兮。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璫。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馳白鶴。吾與重華遊兮。播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聞叶去聲。幽叶升歌。反。英叶於莢。反。

品既老不衰。方高不顧。語用五映。義用雙揚。世莫知而遊瑤圃。登崑崙。起下衰莫知而濟沅湘。齊光起下蔽日重昏。所失願彌高。所遭逢彌卑。善于相形。

楚辭聽直 九章 卷七

无

箋服奇志。淫。君子所戒。法服是服。君子所尚。勿好奇服。非立異也。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吾獨服之。則法服即為奇服矣。志節不移。幼老如一。遭讒而志不肯懲。此原之所自負不衰也。鉞以昭武冠。以稱服。明月寶璫。致文飾焉。文武交備。世莫余知。彼之溷濁。日以下沉。吾之清潔。日以上升。真可以高馳而不顧。知吾矣。焉。此。聽。直。之。具。也。瑤。圃。崑。崙。高。馳。之。區。也。不。但。借。重。華。彼。莫。知。而。我。自。有。相。知。也。所。聽。直。

殊所食亦異。天地日月。隨所比並。原之自期。得名。得年矣。夫誰知此壽之始。願卒以求。死博齊光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乘於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泗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激浦余憤何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後狝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

楚辭聽直 九章 卷七

平

雨霰雪紛其無根兮。雲霏霏其承宇。風叶乎金反。滯叶

五介反

品將濟之下。忽說反顧。文勢善。爾沉滯之下。說何傷。何傷之下。又說迷。不如文勢善。揆反。願翻前。不願浦。迷山。蔽翻前。高馳。幽晦。承。翻前。齊光。自。家。踏。淡。幽。慘。之。橫。倒。從。山。林。雲。霧。上。寫。出。加。倍。凄。涼。使。人。目。擊。而。心。不。敢。思。箋。自。負。之。後。忽。然。乞。憐。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夫。斥。之。

爲。而。猶。望。其。善。知。何。意。之。早。也。與。將。大。事。也。
在。乎。瑞。圖。昆。崙。之。後。五。日。將。將。沉。湘。又。何。地。之。也。
可。遊。之。瑞。圖。昆。崙。在。乎。如。彼。志。願。乃。遭。如。此。景。况。
慘。耶。不。耶。既。曰。將。清。路。宜。從。舟。忽。然。反。顧。逆。風。生。嘯。
步。馬。耶。車。又。非。側。而。未。即。濟。焉。山。東。方。林。之。間。豈。一。
昏。空。掣。矣。緒。風。餘。風。也。緒。風。何。嘆。乎。嘆。所。達。者。生。是。
萬。物。之。風。少。肅。殺。之。風。多。也。故。合。秋。冬。言。之。也。非。獨。
之。後。矣。再。決。濟。舍。彼。車。馬。從。彼。輪。船。上。玩。樂。願。遵。淵。

楚辭直九章

卷七

十一

多。吐。心。急。行。蓬。容。與。凝。滯。之。况。又。添。一。番。掣。掣。矣。香。
然。朝。夕。發。此。宿。彼。雖。無。端。直。易。到。之。途。尚。有。端。直。可。
矢。之。心。向。之。所。謂。高。致。不。顧。者。又。安。在。哉。聊。曰。僻。遠。
何。傷。而。已。錄。是。而。舟。行。愈。深。入。彼。激。涌。天。上。之。路。既。
隔。人。間。之。路。非。道。所。六。何。傷。者。不。能。無。傷。矣。迷。不。知。
所。如。矣。向。緣。方。林。而。乘。舟。今。又。入。林。矣。句。結。山。東。而。
就。水。今。又。入。山。矣。林。實。山。峻。實。則。迷。途。則。迷。林。之。中。
但有。後。歎。不。能。無。重。舉。之。至。蓋。亦。併。無。病。喪。之。人。歟。

稍。資。尼。音。秦。山。之。中。雲。雨。驚。雲。幽。晦。蔽。日。不。播。
上。齊。元。之。異。彩。非。無。人。間。之。聲。色。少。供。奇。味。存。
哀。吾。生。之。無。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
兮。固。將。愁。若。而。終。窮。按。興。覽。首。兮。桑。扈。麻。行。忠。不。必。用。
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
終。身。
龍叶呼彼反

楚辭直九章

卷七

十一

愁。苦。而。終。窮。固。將。重。昏。而。終。身。又。一。覆。用。取。裝。重。昏。
二字。自。道。切。至。非。敢。怨。激。而。求。死。也。但。覺。日。晡。一。日。
以。及。世。而。已。思。慕。一。念。魂。神。離。魄。豈。能。知。其。所。以。然。
哉。志。在。昆。崙。志。在。瑤。圃。人。世。之。山。中。所。不。願。處。者。也。
今。山。東。方。林。而。聘。意。於。擊。汰。以。寬。吾。心。以。廣。吾。遊。歷。
然。立。而。求。乎。道。至。水。盡。林。深。仍。歸。山。峻。途。窮。可。動。數。
言。難。逃。無。一。舉。矣。不。能。不。獨。處。山。中。矣。將。終。於。此。矣。
遂。已。自。矣。并。哀。古。人。既。表。古。人。又。何。怨。今。人。前。矣。遂。

羅不必斥之以為夷矣。洞濁者是不必斥之以為。卒向之自負奇服異佩。至是無所用於世。一。重登之况而已。願奢則曰齊光。意失則曰重昏。無光之可矜矣。意得而歲月增榮。則曰天地比壽。意失而。深於悲也。

龍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

楚辭直九章

卷七

垂

行叶戶郎反

昂前而洗發痛快意已無餘語亦難加却將鸞鳳象鳥。腥臊芬芳益分取譬以中結局文勢善拓而終之。於陽易位位易則天地竟將毀日月竟無光矣又安所得比安所得齊焉應前奇光語令人升驚。幾。為。鳳。日。遠。世。界。竟。無。祥。禽。野。鳥。滿。堂。毛。人。推。為。吉。兆。此。幽。處。者。所。同。世。人。共。虛。也。植。芳。為。山。居。之。雅。懷。而。死。死。勢。不。得。燕。整。芳。為。山。中。之。清。輒。而。推。遠。氣。不。

得。製。此。幽。處。者。所。同。山。中。倍。悲。也。將。罪。鳥。耶。將。罪。若。耶。容。在。陰。陽。而。已。時。實。為。之。將。若。之。何。忽。乎。吾。將。行。去。此。山。而。將。他。之。也。道。不。可。以。終。窮。則。居。不。可。以。終。膠。也。反。其。易。位。而。後。可。以。齊。光。屈。子。其。有。調。燮。之。思。也。夫。露。申。者。已。稿。之。芳。即。重。昏。中。之。以。雨。露。而。不。復。芽。也。不。得。薄。者。芳。氣。為。腥。臊。之。氣。所。勝。受。壓。受。鬱。不。能。噴。薄。也。不。得。薄。又。轉。於。並。御。一。若。子。不。足。以。膠。泉。小。人。也。懷。信。者。堅。抱。自。信。終。不。能。從。俗。也。

楚辭直九章

卷七

垂

右涉江 總品不妻不顧比壽齊先入手處說得象氣冲霄哀南夷之莫知乘鄂渚而反顧不能不顧矣。哀吾生之無樂重昏終窮不能不衰矣結局處說得喪氣入地愁苦終窮重昏終身兩終字蕭颯之况無可復鼓又兩回固將依然氣不肯遠降作此不甘不認之口前文情最深。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蓋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博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煇而不烈兮。內吐絳喜。叶居例反。爛叶慮于反。通叶徒。荷反。

品。係。服。見。橘。之。有。心。不。遷。見。橘。之。有。品。約。一。土。宜。恒。性。生。此。意。外。描。寫。文。章。任。道。更。為。深。奧。詠。物。乃。疊。入。理。解。佳。在。說。理。能。奇。不。墜。腐。吻。

箋。此。因。所。見。以。作。頌。也。涉。江。曰。欽。冬。緒。風。此。冬。候。之。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壹

景物也。江陵千樹地氣所獨宜。是此樹之不往他邦。獨來服於楚土也。服者傲岸之氣於茲馴服也。后皇猶云后土之神也。生物者屬之地。故以美樹歸之后皇也。然非獨地氣也。亦有天之所命存乎其間焉。受天之命。不容他遷。故南土獨也。又非獨天也不遷者。天之命難徙。則亦橘之志也。天予人以美質。而人可自敗之。幸多矣。唯有志之士。乃能承天錄人。觀物。請。情。無。志。哉。為。樂。為。繁。君。技。為。判。其。氣。以。充。之。皆。

其志足以持之也。在外則青黃呈采。備文章之義。在內則精白。含類有造之素。其志即其才。其德也。給。繼。盛。也。脩。潔。治。也。物。多。則。難。齊。此。之。多。則。有。好。而。無。醜。也。又。與。道。舉。可。致。而。知。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遷兮。乘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美

像兮。夫。叶。試。友。叶。平。里。反。品。覆。前。數。語。再。加。洗。發。從。畫。意。添。出。幼。志。不。遷。添。出。獨。立。難。徙。添。出。無。求。內。自。添。出。閉。心。任。道。添。出。有。理。乘。德。因。幼。志。又。曰。年。歲。雖。少。因。與。友。又。曰。可。師。視。中。更。後。發。味。無。窮。許。大。議。論。妙。在。只。從。橘。說。自。表。之。意。節。在。其。中。節。註。不。得。其。解。乃。以。為。前。半。說。橘。後。五。屬。原。自。旨。遠。今。奇。詭。化。作。高。淡。絕。其。有。理。年。少。當。像。橘。向。皆。刺。膠。難。通。矣。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變此中上意而再一變味也。曰文章曰任也。此猶與不再洗發乃專承不遷難徙之旨。重覆不厭句也。屈子為楚宗臣生死以之無復可去故都之誼。非此異姓豈可轉移。猶之橘樹。獨宜楚國。不能踰淮。非此神不堪以別植也。忠心物理最為相似。可感可涕。故專承四語。開義寄感也。前曰壹志。此曰切志。橘之有志自初而然。非待其後也。原之切好一也。前曰葉榮。可喜。此又曰獨立不遷之可喜。葉榮之足珍。總以獨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三
立不遷而重。與衆樹之花葉可喜殊也。原之背衆一也。前已曰難徙。此又曰無求而益之曰。靡難徙之性。非獨理理也。靡然見大衆。世無可求。故也。無可求者。物類自適。其性不求。婦人也。原之廣志一也。獨立必曰。蘇世者死而再生。此性不改。橘可枯而復生。於楚上不可以移之。淮北也。橫而不流者。不隨波流也。隨波則直奔不隨流。則橫砥。故曰橫也。原之欠一也。謂心自適。音適有不遷難徙之志。閉守於心。不待音

楚辭聽直九章 卷二 天
人人終莫能壽。其可促之。過失也。此則原之。自傷且自愧也。莫能變橘之過失者。而可以護原。不違橘之善。閉矣。乘德者。橘之切。而志立。老而德成也。參天地者。橘受地宜。而不負地。則參地。受天命。而不負天。則參天也。歲謝斯。青黃之實。俱謝。固果不復存矣。然而可長友也。其志其德俱在也。與友而曰。願。歲謝者。知松栢必于歲寒。尊橘亦必于歲謝。吾所欲友。存乎。狹服不遷之志。非獨珍其嘉實也。故于歲謝

楚辭聽直九章 卷二 天
之後。願與友也。紛華堪說者。友短。別謝。仍堪。盟者。友長也。舉世無可友之人。乃奉友。語以拜嘉樹。原之。心。屈世極矣。淑善也。離附離也。不濡。即前所云。獨立無求也。使枝梗也。歲謝。而。謂。青黃之。文。精。白之。色。不復可見。然而其志其德。原自。謂。未。謝。枝。梗。之。間。皆。有。理。道。存。焉。不。惟。可。友。而。且。可。師。也。縱。橘。之。年。壽。不。必。後。八。百。歲。之。椿。而。論。師。固。不。論。年。也。所。謂。忘。有。異。也。其。不。論。涯。也。猶。之。伯。夷。之。不。事。周。也。

不可以忘如復不无是前願為虛偽也縱有為夢
能以道辭養其初心天下有虛偽而可以長久者乎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鱗鱗以自別兮蛟
龍隱其文章故茶齋不同畝兮蘭幽而獨芳

品正論之下忽登用此文勢善用拓文意善用渡此
法最足化腐

箋此承上而言物類之各不容虛偽也鳥鳴則號鳥
之羣獸鳴則號獸之羣各自有羣不可亂也如思彭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聖

咸者終當以彭咸為羣也苟非其類無緣隨附如草
之苴比終不能芳也魚還為魚五鱗以自別異仍魚
也龍還為龍即匪文章以自隱藏仍龍也茶齋甘苦
之殊不能以同畝而遂同味蘭幽之味不以幽谷而
遂不芳也有其實則始終以之也以苦而偽為甘以
魚而偽為龍以苴其偽為蘭龍以鳥而偽呼獸羣從
獸而偽呼鳥羣無不能也
惟佳人之承都兮更統世以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明叶苦

品惟佳人之承都真下惟佳人之獨噴分作對豎自
既自處語亦互對眇遠志介眇志字複肯殊翻洗層
疊

箋此中之意西人不知惟佳人之務求實行以低
素心承都者以之為都居也意安於是之謂也就世
者統包一世之美事一肩承當必不肯放下片刻必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聖

不肯少漏纖毫此非他人所能贈吾亦非可贈他人
者故曰自貶也一世遠矣非志足以及之不足以統
之也憐浮雲者以吾之失定力嘆雲之無定安也概
世之喻也慨世而忽又自慨轉貶之願踐之何日乎
此吾之所感也世與心遠未可知而心與口與耶可
定故復自信曰賦詩之所明也眇遠志者眇然而遠
也極吾之微說也目力有不及志無不及故曰眇遠
志也介眇志者微標之中體其初健而終歸持之以

介。乃不雙括。故又曰介形志也。

惟佳人之獨愴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歎歎之嗟。嗟兮。獨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寒兮。思不眠以至。嗚。終。嗟。更
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
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品。聲。有。隱。而。先。倡。獨。隱。伏。而。思。慮。天。人。同。此。幽。涼。之
况。自。覓。自。處。之。後。又。曰。自。恃。勢。危。於。無。可。恃。姑。一。大
言。遣。心。耳。聊。字。情。逍。遙。更。檢。逍。遙。豈。足。恃。哉。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望

箋。上。言。統。世。遠。及。自。鳴。其。抱。負。此。言。獨。愴。折。處。專。寫
其。凄。涼。抱。負。愈。深。凄。涼。愈。甚。矣。韓。世。昔。共。為。君。子。之
思。椒。處。者。獨。為。君。子。之。日。也。共。為。之。故。曰。志。及。獨。為
之。故。曰。隱。思。聲。有。隱。也。思。亦。有。隱。嗟。乎。未。易。與。人。言
矣。賦。詩。可。明。祗。虛。語。矣。始。之。造。者。茲。以。增。矣。交。變
不。眠。短。夜。猶。且。下。堪。而。又。遭。此。長。夜。極。而。上。之。不。可
得。矣。將。借。樂。以。飲。哀。因。景。以。遣。情。周。流。他。鄉。自。憐。道
遙。淚。可。收。也。氣。不。可。止。也。是。日。出。而。不。窮。者。也。

紕。思。心。以。為。纏。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
飄。風。之。所。仍。存。髮。鬢。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飄。狂
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品。紕。纏。編。膺。苦。語。能。創。奇。日。光。者。愁。人。之。所。欲。就。飄
風。者。逐。臣。之。所。欲。避。折。蔽。隨。飄。乃。爾。反。言。之。時。運。既
嗣。不。得。不。然。恨。語。能。造。真。案。志。則。不。欲。行。矣。並。接。遂
行。渾。身。顛。倒。自。錄。不。得
箋。於。不。可。止。之。中。而。求。所。以。止。之。之。法。言。煩。不。可。結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望

思。煩。亦。不。可。結。衆。緒。雜。出。是。以。難。制。吾。紕。之。以。為。帶
編。之。以。為。膺。則。愁。歸。一。處。足。以。因。而。制。之。矣。折。若。木
以。蔽。光。者。不。眠。至。曙。遭。夜。方。長。有。夜。有。曙。則。夜。之。愁
倍。於。曙。日。光。盡。蔽。皆。夜。而。無。曙。則。無。可。分。別。而。憂。不
至。以。夜。甚。矣。飄。風。之。勁。甚。于。回。風。觸。回。風。而。生。悲。意
欲。避。風。也。欲。避。愈。悲。隨。飄。風。之。所。仍。則。不。復。避。之。矣
無。可。避。而。修。虛。之。氣。視。焉。同。然。可。無。悲。也。前。條。悼。黃
其。志。堅。不。欲。為。雲。此。隨。飄。風。其。情。傷。直。欲。為。風。也。如

此自達一切。曠日之思。可以何許。見而無士。志
者。湯也。外止而中又起也。彭志介。志無而按之。再求
周流也。邪則進行之說也。

歲習習非苦。續兮苦亦再。再而將至。頻。齋。椅。而。節。離。兮。
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溢。此。言。之。不。可。聊。
寧。虛。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嘗。愁。孤。子。墜。而。收。淚。兮。
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是反

雜辭聽直九章 卷七 聖

品。孤。子。放。子。亦。得。凄。涼。孰。能。思。而。不。隱。應。前。隱。伏。思。
虛。昭。所。聞。丞。承。隱。字。欲。得。明。白。只。有。一。死。不。然。畢。生。
負。新。長。如。暗。室。只。有。隱。而。無。昭。矣。
鏡。既。將。遠。行。還。念。時。候。歲。時。將。盡。探。目。益。悲。吾。折。足。
秋。風。之。搖。蕙。昔。秋。深。冬。至。稿。矣。婦。矣。所。矜。幽。芳。者。歌。
而。不。凡。矣。不。獨。附。注。且。附。形。矣。雖。有。難。懲。之。心。不。目。
芳。歌。以。及。志。亦。何。堪。遇。此。無。聊。之。景。言。及。而。傷。惜。止。
悲。無。好。但。有。一。死。處。以。無。知。而。忘。耳。身。為。故。放。由。念。

彭咸。思。愈。以。甚。聞。念。以。指。我。之。言。誰。彭。咸。矣。
登。石。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然。人。景。響。之。無。應。兮。聞。
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
鞅。鞅。而。不。開。兮。絲。絲。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舉。若。
芒。之。無。儀。辨。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邈。漫。漫。
之。不。可。量。兮。纏。綿。綿。之。不。可。紓。愁。悵。悵。之。嘗。悲。兮。翮。冥。
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是反

雜辭聽直九章 卷七 聖

品。眇。眇。然。然。景。響。無。應。肯。想。不。得。寫。出。愁。鄉。氣。息。俱。
沉。形。神。交。廢。後。人。別。賦。恨。賦。能。道。此。等。隻。字。百。絲。轉。
自。締。與。乳。編。相。映。無。待。編。乳。自。加。團。結。語。更。奇。苦。聲。
相。感。應。前。先。倡。有。純。而。不。可。為。翻。前。法。流。瀉。之。可。長。
詠。所。居。又。應。前。形。所。聞。
鏡。既。以。及。野。告。盡。不。復。遠。行。即。止。就。近。登。高。以。小。適。
望。塵。幾。耳。目。開。去。手。乃。獨。立。生。去。此。同。是。見。欲。視。無。
昭。此。秋。則。無。應。也。秋。則。無。聲。也。此。光。景。可。堪。終。終。

前曰即彭咸之所聞。但有古人之死。現在前來。作也。此曰聞者想而不可得。竟無今世之樂事入耳。可也。也。鬱鬱成戚。向所欲。紜紜編者。茲不待。札編矣。不。不自待矣。結於內者。既堅。矜於外者。蓋。所。無。也。世。若。無。儀。也。愈。思。愈。感。向。所。稱。虛。偽。之。不。可。具。者。自。以。為。純。之。可。為。今。始。悟。矣。初。有。純。而。不。可。為。矣。矣。忠。適。以。自。戕。矣。漫。漫。綿。綿。情。情。冥。冥。登。山。難。遣。勢。將。交。波。波。之。中。惟。咸。之。居。昭。所。聞。者。將。託。所。居。而。後。已。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一

聖

上高嶽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攢青冥而。靈虹兮。遂。儼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激霧兮。隱汶山以。濟江。擘涌湍之。嶺嶺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今。問。若。若。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製。遙。遙。其。左。右。汜。滴。滴。其。前。後。兮。伴。張。馳。之。信。期。

零叶手袁反期叶上聲右叶羽已反

品前登石。此又曰上高嶽。勢若對。刻。則。登。造。望。路。為。人。間。之。苦。况。此。則。探。青。為。天。上。之。清。景。前。曰。風。託。居。此。曰。依。風。自。息。苦。樂。一。一。不。同。再。言。靈。靈。清。江。因。天。上。之。力。掃。世。間。之。厄。或。冀。入。世。無。妨。至。曰。憚。曰。聽。江。終。不。可。清。波。終。不。可。凌。也。連。用。九。叠。字。與。前。段。十。叠。字。相。應。章。法。字。法。最。創。最。慘。若。若。無。儀。若。若。無。紀。寫。出。愁。狀。懶。散。悶。紉。漂。翼。記。伴。與。前。穆。恭。標。翻。運。字。工。煉。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聖

筵前登石。臨波山。間水上。已。經。道。盡。此。復。言。之。者。前。之。登。山。在。於。觀。世。無。歡。此。則。冀。上。天。有。藉。也。前。之。凌。波。意。在。就。死。此。則。徘徊。不。欲。死。也。雖。覽。天。地。之。滯。氣。聚。為。霓。也。攬。虹。者。胸。中。之。憤。氣。吐。如。虹。也。機。邪。害。正。忠。直。蒙。冤。彼。之。寬。偏。不。肯。沉。我。之。紅。偏。不。得。吐。處。標。顯。者。出。乎。彼。之。上。也。據。而。據。首。盡。達。我。之。中。也。儼。忽。之。間。孰。者。被。枉。者。伸。此。捫。天。之。快。景。也。為。露。為。霜。皆。秋。今。所。以。摧。萬。物。吸。之。寒。之。則。不。若。其。權。後。矣。隨。風。逐。

風之所仍息，駕無從，依風穴以自息，則不要乎，飄飄
矣。至是而快然自怡，婢媛之姿，足以保矣。猶未已也。
審則法之流，則恐之從山所發，脉之寔，崙為之始，從
寸所發源之岷山為之始，庶幾上天下地，扼要收功。
乎。忽一弱懷，湧滿駭目，波聲駭耳，吾澤之而夕不能
不聽也。容容苦也，洋洋焉止也，依然前之眇眇芒
芒也。於焉上高捫天之懷，復隨漂而從上就下矣。前
後左右，隨水潮流，激駭馳之信，期相應相盪，不能自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覽

至，為流水作伴矣。

今。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今。聽
。伯。夷。之。放。迹。心。調。而。弗。去。今。刻。著。志。之
。無。適。同。吾。怨。往。昔。之。所。冀。今。悼。者。之。悠。悠。浮。江。淮。而
。入。海。今。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今。悲。申。徒。之。抗
。迹。驟。諫。君。而。不。聽。今。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今
。思。蹇。產。而。不。釋。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五

前。言。景。響。無。應。者。想。不。得。於。世。路。有。人。中。苦。其。寂
。無。人。此。言。借。景。往。來。翻。度。弗。去。求。介。子。見。伯。夷。於。子
。胥。悲。申。徒。於。孤。行。無。人。中。突。出。許。多。古。人。文。心。結。結
。刻。著。志。之。無。適。應。前。介。志。不。忘。恥。遠。志。之。所。及。介。恥
。志。之。所。明。又。應。前。案。志。蓋。欲。及。欲。明。者。至。此。俱。無。餘
。及。無。諫。明。欲。案。者。不。待。案。矣。

箋。前。既。歷。山。水。以。寫。憂。矣。此。復。合。四。時。而。適。根。炎。氣
。炎。熱。之。氣。也。炎。氣。生。煙。煙。復。生。液。夏。而。秋。也。下。霜。之

後。繼。之。以。雪。秋。而。冬。也。潮。水。相。擊。則。一。日。再。至。歷。乎
。四。時。而。如。一。者。也。觀。焉。窺。焉。悲。焉。聽。焉。景。適。變。緒。適
。卒。矣。於。此。而。四。時。索。伴。則。俯。乘。光。景。仰。奮。鞭。策。介。子
。伯。夷。真。吾。友。也。借。往。來。者。懼。光。陰。之。易。逝。願。天。之。假
。年。也。施。枉。棘。者。恐。前。驅。之。莫。追。冀。馬。之。遠。步。也。日。弗
。去。而。又。曰。無。適。者。誰。度。已。定。刻。意。勵。行。著。明。在。此。即
。欲。去。而。他。無。可。適。也。永。以。二。子。為。歸。依。也。往。昔。來。者
。即。指。介。子。伯。夷。子。胥。中。徒。而。言。也。在。商。周。則。伯。夷。之

後又有申徒。在列國則介子之後。又有子胥。爲西山。讓死。爲介山。焚死。爲生。而自投水。爲死。而君投諸水。嗚呼。何君德不明之多。忠臣含冤之衆也。既希踪往。肯。與。之。同。又。曰。怨。者。昔。人。開。端。於。前。而。歷。代。接。踵。於。後。天。若。詐。國。豈。願。有。此。可。冀。也。亦。可。怨。也。後。之。悲。今。亦。猶。今。之。悲。昔。昔。愁。愁。通。憂。相。衍。何。盡。以。伯。夷。爲。往。昔。則。申。徒。爲。來。者。以。介。子。爲。往。昔。則。子。胥。爲。來。者。以。伯。夷。申。徒。介。子。子。胥。爲。往。昔。則。原。自。視。爲。來。者。以。源。

楚辭總直九章

卷二

聖

爲。往。昔。則。後。人。又。將。爲。來。者。矣。何。能。不。悼。何。能。不。悲。哉。從。四。人。之。中。分。別。低。昂。則。申。徒。之。死。傷。於。過。急。伯。夷。以。忍。餓。介。子。以。被。焚。皆。隱。避。山。中。久。而。後。死。者。也。子。胥。則。君。之。賜。劍。投。江。也。中。徒。諫。一。不。聽。負。石。自。沉。歟。矣。非。從。容。之。義。矣。故。終。評。之。曰。驟。諫。不。聽。任。重。石。之。何。益。挂。結。蹇。產。矢。死。而。未。救。速。死。也。此。原。所。謂。洗。知。奈。之。從。容。也。

右悲回風

總品從悲回風至託彭咸之所居錄不

欲。死。說。到。必。嘗。一。死。悲。指。寬。不。欲。死。也。統。世。自。則。不。欲。死。也。掩。哀。遺。遺。福。禍。遂。行。極。種。不。欲。死。也。至。不。恐。當。愁。則。當。死。始。于。是。思。者。繼。以。昭。辟。其。當。死。欲。遂。其。自。寬。而。以。形。狀。懸。懸。無。挂。况。則。當。死。物。有。純。而。不。可。苟。則。當。死。非。託。居。何。以。昭。開。則。必。當。一。死。矣。從。上。高。岩。至。負。重。石。之。何。益。不。解。不。釋。又。錄。可。以。死。說。到。不。恐。死。託。彭。咸。曰。凌。大。波。則。見。波。聲。之。洶。洶。可。以。死。親。潮。水。之。相。擊。可。以。死。入。海。可。以。死。望。河。可。以。死。而。凌。波。

楚辭總直九章

卷七

三

之。後。張。曰。上。高。若。是。避。彭。咸。之。所。居。也。不。恐。死。也。湧。淵。曰。憚。蓋。性。彭。咸。之。所。居。也。不。恐。死。也。伯。夷。之。死。子。推。之。死。未。嘗。不。在。山。岩。而。徒。爾。耶。古。怨。悼。也。又。一。不。恐。死。也。徘徊。河。海。清。則。非。復。高。岩。矣。彭。咸。之。所。居。僅。人。矣。乃。宗。子。胥。而。又。許。申。徒。曰。負。重。石。之。何。益。久。欲。爲。彭。咸。復。不。肯。遂。爲。申。徒。也。又。一。不。恐。死。也。前。後。所。載。文。雖。互。于。互。就。就。中。言。悲。禮。語。百。出。而。會。復。會。清。矣。蓋。於。應。一。諱。而。底。不。外。兩。意。一。曰。積。之。累。

欲其散而積之也。六曰怒之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也。其結力偏離。伏息慮。機鷄不開。緣得自縛。細度不著。志無適。結奏。皆為結聚。難破之。恐。况。恐。不。止。踴。躍。若。湯。砂。砂。無。根。芒。芒。無。儀。漫。漫。不。可。量。維。維。不。可。舒。容。容。無。經。芒。芒。無。祀。祀。委。蛇。也。深。翻。翻。也。運。遠。也。滴。滴。也。均。為。四。散。難。收。之。恐。緒。氣。於。邑。而。不。可。止。之。下。五。曰。糾。纏。編。解。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也。糾。纏。之後。五。曰。隨。飄。風。之。所。仍。聚。者。又。欲。其。散。而。垂。之。也。

楚辭九章

卷七

七

踴躍若湯之下。五曰。撫佩社以策志。散者。又欲其聚而銷之也。不開自縛。則無餘銷。而彌添其聚也。形形。芒芒。漫漫。沒沒。綿綿。則無餘祛。而彌添其散也。據青寧以。攬紅結。聚者。欲其得據。而散出。依風火以自息。四散。者。又欲其得息。而止。聚然。終不能不散也。可。既。則。聚。以。聚。銷。乃。紛。用。者。欲。札。以。聚。之。而。無。變。變。深。翼。危。者。恐。伴。之。而。莫。主。又。終。不。能。不。聚。也。有。所。適。則。堪。以。散。恐。乃。踴。躍。者。欲。散。以。適。之。而。無。所。適。結。結。與。散。者。彌。

係之而莫爾。病之何。最。解。卷。謂。恐。回。風。頭。倒。重。覆。重。向。試。以。篇。法。巧。哉。之。互。繞。句。法。兩。意。之。互。擒。細。細。細。之。高。變。無。窮。一。絲。不。亂。求。隻。字。之。顛。倒。片。解。之。重。覆。機。陳。之。疎。尚。俱。無。餘。摘。矣。甚。哉。騷。之。深。而。未。易。積。也。

楚辭九章

卷七

七

身與國同宗。從高陽受姓以來。世歷於楚。而今且
逐臣此一。去也。實去終古之所居。悲慘至極。臣一
刻道遺哉。今竟若此。不能不道。遂而來東矣。桂結
塵之恨。祗以供道。遙之况矣。

菴靈魂之欲歸。今何須吏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今
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今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
之平樂。今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今。祗南渡之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幸

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今執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
長久。今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今江與夏之不
可涉。忽若去不信。今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
今窳作僚而含感。風叶辛金反感。叶于六反。

品須更難忘。九年不復。互應去。郭曰。方仲春。楚辭
九年。是作。益在既遷。九年之後。追邇。九年前之仲夏
也。有此。四語。並見。前段之。慘。當時。出門之。甲子。入
之。回。靈。從。九。年。後。記。憶。如。昨。日。此。情。何。堪。為。丘。可。憐。

更深一層。身逐而君不得見。九年前之况。景悲。猶可
言也。國危而地不易見。九年後之期。政恐。並不堪言
也。曾不知字。孰可字。哀呼。以醒。羣寐。平樂。生哀。遺風
生悲。觸緒。多端。

箋身不可歸。魂尚可歸也。此非國法所能禁也。居則
已去。平終古。魂則未忘。乎須吏。愈難返。愈繁思也。前
從初出國門。歷數地名。此復從久。離國土。視敘。鄉邑
州土也。夏丘也。兩東門也。郢路也。江夏也。皆所難忘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幸

者也。夏。屬水口。為丘者。慮滄桑之變易也。東門。即郢
門。可蕪者。長荆棘之將生也。始思。郢都。茲。非。思。郢路
始過夏而思龍門。無繇見。茲。則。非。思。夏。無。繇。涉。心。之
婢。媛。傷。懷。者。茲。則。不。怡。之。長。久。矣。憂。憂。相。接。非。但。一
傷矣。鬱鬱。僚。僚。此。向。之。寒。虛。結。又有。倍。焉。者。矣。
外。承。歡。之。約。約。今。堪。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令。節
被。離。而。郝。之。彼。蕩。舜。之。抗。行。今。際。香。香。其。薄。天。眾。讒。大
之。嫉。妬。今。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愠。愉。之。脩。美。兮。好。夫。人。

之。抗。慨。乘。蹀。躐。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品。洪。濬。駟。進。與。蹀。躐。日。進。相。形。蹀。躐。乃。日。進。之。巧。術。
尺。寸。寸。必。爭。必。營。洪。濬。則。抱。忠。持。重。空。稱。願。進。而。
拙。于。求。進。矣。抗。行。薄。天。又。與。被。障。相。形。臣。子。所。慮。也。
平。之。踐。履。尚。卑。未。足。取。信。于。上。下。故。讓。易。施。郵。至。抗。
而。薄。天。品。高。極。矣。未。易。郭。矣。猶。且。被。以。惡。名。又。何。人。
不。可。讒。哉。抗。慨。尤。與。愷。愉。相。形。宵。小。安。有。抗。慨。之。神。
氣。然。當。其。得。君。得。時。侈。口。而。談。天。下。事。無。一。非。抗。慨。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五九

之。情。狀。也。君。子。氣。無。所。吐。祗。有。積。難。明。遜。其。抗。慨。
矣。愷。愉。抗。慨。四。字。說。得。君。子。真。可。惜。小。人。真。可。好。
箋。此。接。含。感。而。言。也。中。既。含。感。而。寡。歡。則。外。即。承。歡。
而。終。感。矣。舉。天。下。之。大。無。可。解。憂。矣。約。即。遠。遊。之。
所。謂。神。要。眇。以。約。也。感。多。歡。少。神。氣。不。旺。也。在。湯。
離。持。者。憂。愁。日。以。重。氣。血。日。以。衰。不。自。支。持。也。願。進。
者。雖。在。斥。逐。之。年。未。嘗。少。忘。度。忠。立。朝。之。願。也。即。古。
所。云。冀。現。欲。歸。未。嘗。須。臾。忘。返。也。漢。洪。顯。進。者。忠。義。

心。無。復。可。訴。于。人。無。緣。得。獻。于。君。湛。湛。然。自。為。瀟。

沉。而。已。自。願。之。祗。自。知。之。也。被。離。者。受。黨。人。之。妬。被。
其。離。間。也。即。有。願。進。之。在。今。無。如。郭。蔽。之。自。昔。堯。舜。
猶。且。可。詆。孤。臣。安。得。與。爭。我。之。倚。美。但。倫。備。有。憎。之。
者。小。人。之。慷慨。驕。滿。偏。有。好。之。者。彼。之。慷慨。日。以。進。
我。之。倚。美。日。以。疎。取。遠。適。而。較。蹀。躐。不。敵。也。如。之。何。
哉。此。則。顯。答。黨。人。而。又。隱。答。君。心。矣。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六

孤。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箋。望。長。楸。顧。龍。門。一。曼。目。流。觀。也。登。大。墳。森。南。渡。又。
一。曼。目。流。觀。也。此。傷。今。之。目。也。瞭。杳。杳。其。薄。天。乘。蹀。
之。行。與。天。比。隆。杳。然。上。古。皆。可。以。瞭。而。見。之。此。又。一。
曼。目。流。觀。也。邪。古。之。目。也。流。觀。遠。適。一。反。無。時。生。不。
得。反。歸。死。猶。冀。反。葬。向。所。噴。皇。天。之。不。純。令。不。得。以。
於。民。之。教。不。得。列。於。百。姓。之。數。者。尚。得。列。以。為。之。數。

孤之數乎。甚哉。辱之不忍死也。日夜遊土之懷。悲。至北極也。

右哀郢。總品通篇分為三段。開章至來東言山川之愁。靈魂至令感言回思之愁。承歡至逾邁痛恨。靈人被其生離之愁。末乃以求得歸死為結局。眸開不得見故鄉。目眩尚冀返故土。其或以地下之眼。認氣出沒。重望長秋。顧龍門再見君。免作異日流觀之嘆。平篇中願望將曼。請語是其字法。布置照應處。

卷九章

卷七

卷七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昭。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麗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情。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借之。臨沅湘之。空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離君之不。

卷九章

卷七

卷七

品曰昭時

品曰昭時。曰昭下。曰明法度。至德臣忠。只此向明之一途。曰蔽晦。君曰被誘。幽隱曰惜。喪君之不昭。貞臣所以蒙罪。宵人所以得志。統此渣滓之一病。辱。臣。賦字法最工。令怒待臣。不清激其然否。千古直臣受冤。皆亡國根。固盡此二語。中。虛。或。誤。欺。四字。疊。小人。械。多。君子。氣。身。老。實。是。破。虛。之。捷。訣。聲。誠。離。至。術。原。簡。其。如。賊。氣。也。

箋所恨者。今日所恃者。佳口功可成。世可治。而卒毀
廢也。一身何足道。國事遂不復可為。此原之所以
明難已也。理國之法。昭時為大。適逢機會。所謂時也。
先此時則未合。後此時則未及也。鼓吹休明。所謂昭
也。未昭者。蓋為中明已昭者。益從而光大也。孫先功
以昭下。則昭其所已昭也。明法度之嫌疑。則昭其所
未昭也。原之經濟。具在是矣。既昭之後。國乃治。法乃
立。君乃安。其道則用昭。其事則用秘。用密。貞臣內攝。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壹

于心。雖有微過。小失。君既屬之。則必寬之。弗之治也。
過猶弗治。况無過乎。乃以純麗不泄。善秘善密之臣。
而卒為讒間。此中或然。或不是。泄是密。清微立見。亦
合怨在先。察核不顧。貞臣之治國。用昭。境臣之蔽。
用晦。曰虛。曰或。曰欺。曰欺。四者適用。無然。搗之。實矣。
其始。讒之。未敢。便欺。君也。耶。為。虛言。而已。虛言。久則
君。誓。以。或。至。或。而。君。之。所。行。乃。多。誤。矣。君。既。自。欺。乃
無。不。可。也。吾。欺。也。于。是。始。之。虛。變。而。為。實。君。不。行。

聽而別求其實矣。或變而為信。前之舍怒者。指
矣。通矣。弗治。不可得矣。究竟何者。有罪。或我之用。昭
終不敵。小人之用。勝。顧。視。光。景。負。誓。何。極。既。被。騷。難
耶。為。備。患。之。計。而已。盛。怒。在。君。備。患。無。策。嗚。嗚。自。洗
虜。消。憤。憤。排。泗。水。上。未。可。以。遠。不。欲。以。無。所。著。迷。便
爾。吞。聲。不。能。昭。匡。國。之。法。而。尚。欲。昭。讒。人。之。罪。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
死亡而不耶。獨郵離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

楚辭集直九章

卷七

壹

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
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執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
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
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
因積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弛緩而不疑。弗肯
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且
而別之。何芳草之早荻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
蔽離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憲若此。

而。俯。始。往。治。之。不。芳。矣。蔡。母。效。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亦。分。讓。始。入。以。自。代。願。陳。情。以。自。行。分。得。罪。過。之。不。宜。
情。竟。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耶。叶。爾。爾。叶。爾。爾。爾。
居。科。及。如。叶。

品。致。出。訪。應。前。幽。隱。抽。信。應。前。曾。信。誠。信。按。實。應。
前。考。實。虛。辭。應。前。虛。或。蔽。應。前。蔽。將。讓。人。日。得。難。
或。真。其。日。明。非。日。明。無。以。敵。彼。之。日。得。也。此。之。明。運。
一。日。則。彼。之。得。添。一。日。矣。愈。添。愈。蔽。寬。將。無。殊。明。矣。

樂辭聽直九章

卷七

奎

列宿錯置以警語出奇助陣

變。臣。佐。君。以。治。國。在。明。法。度。君。察。臣。以。息。譏。亦。必。有。
度。無。度。則。虛。或。誤。欺。交。得。害。之。矣。即。欲。察。無。以。察。矣。
芳。艸。處。幽。無。絲。見。矣。臣。所。懇。誠。信。者。無。絲。抽。信。矣。不。
幽。則。光。自。昭。信。自。發。無。待。抽。矣。幽。則。昭。日。所。不。及。光。
有。所。不。到。無。絲。抽。矣。但。有。以。死。亡。為。恬。然。而。已。不。邪。
生。矣。君。失。其。度。為。日。嫉。者。再。欲。使。之。不。知。其。所。歸。矣。
湯。武。伯。錄。之。於。百。里。伊。尹。呂。望。寄。成。此。善。便。臣。者。也。

吳。晉。之。於。子。胥。介。子。此。不。善。使。臣。者。也。竟。備。持。有。選。
及。也。禁。而。修。報。無。益。也。君。之。被。欺。至。此。極。也。總。之。始。
於。一。虛。而。已。焉。乎。弗。考。實。者。自。古。已。然。也。芳。之。蔽。幽。
未。亦。漸。也。測。之。之。道。防。其。早。天。戒。於。前。則。莫。草。不。
勝。殺。之。矣。坤。之。蔽。芳。者。夏。皆。然。而。獨。以。霜。為。戒。者。春。
夏。生。兵。如。與。芳。並。旺。縱。或。蔽。芳。未。為。芳。之。大。害。也。霜。
降。外。毒。腐。柔。粹。壘。壓。千。芳。上。足。以。天。此。芳。矣。此。盡。芳。
之。明。眼。深。心。也。人。至。所。宜。具。之。聰。明。也。其。可。蔽。于。幽。

樂辭聽直九章

卷七

奎

明。者。實。不。聰。明。者。也。我。之。早。戒。失。先。者。則。諱。之。蔽。
我。得。長。策。矣。且。譏。之。來。何。所。不。有。甘。論。芳。天。也。即。不。
天。而。或。竟。以。為。不。芳。前。世。所。云。不。可。佩。豈。獨。今。哉。既。
已。如。芳。以。為。不。芳。則。必。還。視。以。為。不。醜。嫫。母。而。代。西。
施。所。必。至。矣。聽。人。蔽。之。我。欲。白。之。聽。人。蔽。之。我。欲。明。
之。罪。過。誰。比。于。不。意。而。情。竟。何。嘗。難。明。列。宿。在。天。豈。
難。舉。首。哉。盡。幽。者。同。應。有。者。也。
樂。賦。驥。而。馳。騁。兮。無。辨。衡。而。自。載。乘。汜。汜。以下。亦。兮。無。

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今碎與此其無異也法既
而流亡今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癡君之
不識哉可子賜反再叶子賜反

品將開章明法度一語再申言以作結生平自負
法在此被讓受罪亦即在此宜其嗚咽難罷也不
與不昭對峙通篇章法只分作兩段最為整肅清
日之曾信屬貞臣而日嫉至情君之不昭為一段
無度而弗察伊貞臣而無繇至癡君之不識為一段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李

楚身既不用而復回思法度之不可廢始之奉詔命
以造憲令者今雖不用吾身猶常用吾言忠臣無己
之極思也惜往日專道適懷王之時此則兼項襄以
與也背法度治等諸乘馬無制乘桴無具類陪必
文馬言駢驥者驚馬運鈍即乏啣勒猶可支持若干
甲之足可易制乎備舟楫言下流者桴可地於乎流
不可施于急流也邪之將亡則禍且有再求死於水
不可得矣情之死於此原之所放心所以填喪也

憤憤國必折於秦此原之所放心也既至於此
而又務畢辭最被讓人之誤國所謂懸吾目以觀越
之人吳也溺此辭以為驗也

右惜往日 總品明晦虛實四字通篇分合開洗曰
昭府昭下曰明法度理國之貴明也曰惜靡君之不
昭曰願陳情以白行曰情寃見之曰明訴罪之冀明
也曰蔽晦君而君受晦之誤曰身幽隱曰芳草為蔽
由曰郭離蔽隱而臣受晦之苦矣參驗考實則貞臣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李

不至蒙罪省察按實則讓入不得善奸曰虛為誤又
以欺讓術多端姑以虛為先嘗之方尚未敢謂君之
遠聽也曰聽讓人之虛辭至德易搖不待讓人之非
其言再用或再用誤再用欺而已極耳受之矣可嘆
可悼歷代同軌章法通體聲透

夏兮草木。秋兮。傷懷。永哀兮。川。南。山。胸。兮。香。香。孔。靜。幽。默。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銷。無。情。效。志。兮。登。原。而。自。抑。物。叶。兮。

品。胸。兮。香。香。登。出。慈。人。眉。目。十。發。如。見。孔。靜。幽。默。承。出。祖。大。憐。既。日。祖。雨。道。塗。之。中。何。限。離。見。乃。以。慈。况。人。其。中。如。雲。如。整。但。有。現。前。皆。成。虛。妄。寫。後。至。此。然。然。濟。濟。奈。奈。五。夏。之。時。萬。物。無。不。暢。盛。也。不。香。香。然。者。入。傷。祖。之。懷。萬。景。無。不。荒。寂。也。胸。兮。香。香。香。香。日。

楚辭卷九章 卷七

卷七

數。視。而。不。得。所。可。見。之。處。也。失。意。失。神。之。中。見。日。月。而。昔。若。無。光。顧。河。山。而。盡。成。冥。途。也。孔。靜。幽。默。者。因。拘。而。及。聽。也。香。香。則。幽。幽。則。默。矣。無。象。可。規。之。謂。幽。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日。既。不。見。耳。亦。不。聞。如。此。景。况。如。此。心。情。竟。入。於。鬼。界。矣。豈。復。知。有。人。世。喧。動。之。樂。哉。永。哀。之。思。益。增。長。銷。矣。不。結。不。承。不。能。不。長。矣。從。不。能。不。承。不。能。不。長。中。又。再。再。結。豈。尚。情。志。之。未。及。念。紆。結。之。宜。解。撫。我。之。情。致。我。之。

去。靈。屈。雖。悲。強。刺。可。道。一。念。之。起。鬼。馬。那。存。來。亦。不。可。永。也。刺。亦。不。可。長。也。初。慈。不。起。而。後。愛。不。接。其。體。之。之。方。也。

列。方。以。爲。闇。兮。常。度。未。替。易。初。本。地。兮。君。子。所。鄙。章。豈。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賦。巧。能。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朦。朧。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替。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鏡。兮。鷩。鷩。翔。舞。同。採。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

楚辭卷九章 卷七

卷七

兮。恙。不。知。余。之。所。賦。改。叶。既。明。叶。若。品。米。替。未。改。所。賦。所。賦。詔。語。對。列。巧。能。以。下。逐。段。通。進。上。下。白。黑。判。然。易。知。者。乃。至。變。割。且。就。察。不。章。無。明。絲。子。不。斷。處。幽。微。睇。之。未。易。知。深。一。層。以。代。難。入。師。鳳。鳴。矣。玉。共。石。採。則。玉。傷。矣。此。白。黑。上。下。之。混。清。水。有。實。傷。又。深。一。層。察。此。言。或。言。下。可。變。黨。人。不。善。知。也。寧。可。再。再。結。豈。尚。情。志。之。未。及。念。紆。結。之。宜。解。撫。我。之。情。致。我。之。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主

豈有。照。古。法。具。有。此。守。先。之。前。圖。也。豈。而。志。之。說。所。
 不。特。改。也。圖。如。圖。繪。之。圖。畫。刻。畫。之。畫。也。畫。久。而。畫。
 為。一。章。明。之。足。矣。未。容。改。易。也。豈。者。繩。墨。之。際。分。為。
 無。可。增。也。從。破。俗。見。言。之。則。曰。易。初。本。迪。君。子。所。無。
 易。者。變。其。初。心。也。迪。訓。迪。也。本。迪。者。秉。我。初。心。反。索。
 本。領。於。俗。之。迪。我。也。謂。師。彼。之。為。圖。也。從。遵。古。言。
 之。則。曰。內。厚。質。正。大。人。所。賦。其。內。厚。故。可。容。我。之。章。
 明。也。無。盡。之。蘊。不。妨。關。發。也。其。質。正。故。但。志。古。之。繩。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主

或。微。職。以。有。可。見。者。又。疑。于。未。遽。見。加。以。陳。辭。之。圖。
 又。安。得。見。哉。且。非。獨。此。也。人。情。愈。險。世。道。愈。厄。則。鮮。
 明。見。之。而。且。故。意。顛。倒。以。白。為。黑。以。上。為。下。矣。風。俗。
 雜。侮。玉。與。石。同。何。態。不。備。何。事。不。有。乎。此。誰。之。罪。哉。
 竊。人。耳。夫。惟。黨。人。之。辭。也。陋。而。無。識。夫。惟。黨。人。之。固。
 也。堅。而。不。返。合。斯。二。者。而。欲。示。以。余。之。所。善。既。不。能。
 知。亦。不。肯。知。矣。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已。
 夫。羣。吠。兮。吠。所。怪。也。收。後。疑。傑。兮。固。庸。能。也。文。質。疏。內。
 兮。躬。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
 敦。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還。兮。孰。知。余。之。從。容。
 叶。此。禮。反。有。叶。于。彼。反。
 品。此。既。語。語。深。與。練。句。煉。字。豈。為。不。苟。從。孰。察。揆。正。
 至。此。皆。痛。寫。不。相。知。之。恨。曰。莫。不。知。曰。衆。不。知。曰。莫。
 知。余。之。所。有。曰。莫。知。余。之。從。容。長。鞿。盡。訴。莫。察。謂。結。
 幾。此。承。上。黨。人。之。不。識。知。而。又。慨。然。於。古。人。之。可。貴。

謂也。我之任。故夫事自百。而清者。今無其治之。而無以濟矣。我之。謂。多。自。自。自。可。示。者。人。其。謂。示。之人。窮。於。無。可。示。矣。以。我。之。前。且。不。能。自。知。我。之。後。而。又。何。於。於。黨。人。之。不。善。知。乎。聲。喚。所。怪。不。足。言。也。其。偶。然。也。能。成。其。所。不。足。道。也。其。嘗。然。也。返。而。自。思。吾。亦。有。吾。之。咎。焉。吾。以。文。示。人。而。又。窮。之。以。質。文。審。而。質。疏。文。露。而。質。必。質。中。之。文。豈。易。知。其。異。乎。哉。吾。以。材。示。人。而。又。行。之。以。非。我。積。朴。則。近。於。心。積。朴。則。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壹

近拙朴中之材。豈易知其有材哉。重仁莫養。豈不豐。于道德堪。詔當有而一味。謙原以是為。豈不虛。勇道若林。重業往矣。又誰知之。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繼遠故愈兮。抑心而自強。誰憊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楚辭聽直九章

此。而。所。謂。恨。人。不。知。我。此。所。自。嘆。我。亦。不。能。知。應。前。善。抑。心。與。自。抑。相。應。願。志。有。像。與。改。志。相。應。改。念。

與前圖未改相應。難慈與難慈長動相應抑心又說。自強則抑而不抑矣。難慈又說不遷則難不妨難矣。相應中又各翻案。

變既俱重華之不可遇而又低徊自解曰聖賢之出。多不重世自古已然非獨吾生其故不可問也不遇。重華當以次而求之禹湯均屬久遠無一可慕也。俯。仰。古。今。莫。不。與。我。違。者。真。可。念。矣。慈。人。之。違。我。以。論。我。之。不。自。違。改。我。之。念。人。以。為。古。來。之。不。必。念。則。信。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壹

有抑此慈心扶我強氣而已始之自抑不欲其離慈也。恐以長勤而神弱也欲其遷也。在之自抑又不妨。此。難。慈。也。極。以。不。遷。而。愈。強。也。不。厭。長。也。願。志。之。有。像。者。志。為。心。之。所。之。無。形。者。也。志。而。有。像。則。堅。矣。既。矣。永。無。可。播。矣。其。侯。之。自。強。功。成。之。日。豈。望。三。五。以。為。像。者。若。也。比。伯。夷。以。置。像。者。我。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乳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俯路幽蔽道遠忽兮。懷奇抱。

惟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澗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愛。叶。於。既。反。

品前曰。豈知其故此曰。限以大故。曰知死不可讓。然之後說出了然生平。疑根將死大悟。墮地定命。應至于此。條甚痛甚。各有所錯。各字尤條。錯小人於朝。卷之上錯。君子於波流之中。亂世應爾天之布。置又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五

矣。定心廣志。與抑心致志。相應就死說。廣志。理最奇。透達觀千古。恰在此辰。不可讓。願勿愛。意更峭。恰自催。自決。免挨他日。

箋古今不可問。自強不可遷。君國不可返。則但有矣。死靡他而已。進路者。進沅湘之路也。此投死之區也。江沅均爲南行。北次者。垂其所之一。終宿焉。不欲死之意也。日既將暮。則投死可以無怨也。又一不欲死之意也。少遲數刻之死。期何妨。舒憂何妨。環哀然。

限我以大故者矣。若或信之矣。豈知其故者。茲知之矣。遇重華。禹湯則爲喜。起之臣。不遇重華。禹湯則爲死。忠之臣。故在是矣。睽視沅湘之分流。瞻念來投之。僨路向幽蔽。而尚隔者。今明現前矣。向道遠而。行者。今忽焉已至矣。江水逼人。以死地矣。江聲告人以死期矣。所云質正之盛。心文質之異。彩撫情之深。思已矣。俱無所用於世矣。懷抱獨知。世無復相馬者矣。付驥骨於清流。足矣。將曰。自沉之非正命。耶。自計

楚辭聽直九章 卷七

五

此生有才無遇。七天堂安頓何所。葬。壤。豈堪委體。天實錯吾。軀於波流。稟命久矣。今日之事。非我之憤。憤也。天也。吾之心志。必如是而始安焉。以忠貞爲要。歸定也。非憤亂也。從君國爲起見。廣也。非狷狹也。此吾所以來計。而無畏懼也。無畏懼者。無所怵于人之譏我也。既無畏懼。而又不能不嘆傷者。君國之恨。地下遊魂。所不能忘。縱骨化形。消而此傷猶增。此嘆猶承也。生前之傷。冀真之肯。死後之傷。冀益其之。

聞九皇聖祖又安能呼瀾海之人而特與相傳傳教
故。願。此。道。現。乎。思。至。此。則。一。死。亦。非。了。局。矣。又。曰
勤。自。決。曰。世。豈。有。可。借。死。之。人。同。心。地。下。執。此。券。可
深。之。事。願。勿。自。愛。其。死。而。已。縲。陳。死。因。明。告。後。之。君
子。倘。後。世。之。中。有。同。忠。如。我。者。吾。將。引。之。以。為。倫。類
庶。地。下。不。孤。也。嗚。呼。原。之。痛。悔。當。世。極。矣。從。彭。咸。之
遺。則。以。此。心。質。之。前。世。也。明。告。為。類。以。此。心。待。之。後
世。也。前。望。千。載。後。望。千。載。勸。影。丁。立。足。豈。昨。穿。悠。悠

楚辭總直九章

卷七

七

當代竟何人哉

右懷沙 總品是篇為畢命之辭易子用漆却詔語
用。此。手。筆。而。處。愈。負。愈。慘。入。手。稿。今。不。存。孔。翰。由
默。入。字。寫。得。眼。前。二。光。萬。象。盡。歸。消。滅。以。與。為。緣。深
涉。至。此。千。百。句。不。能。說。也。易。初。冰。連。章。盡。志。異。內。屬
符。正。諸。語。皆。有。意。于。用。與。然。後。語。答。黨。人。亞。用。不。知
本。所。藏。不。知。異。承。莫。知。所。有。孰。知。從。容。重。并。叫。冤。乃
楚。辭。之。古。固。不。並。豈。知。何。故。忽。然。吞。絲。無。可。歸。答。文

楚文情初... 故民生哀命... 皆呼應尤為... 寫出低徊不... 徵更工于... 楚辭總直九章

楚辭總直九章

卷七

七

禮則以他往也。曰忘又曰逞曰究。惟恐其不。不逞。不究。而因以不得安。不得定也。倦倦反覆。其善招。五殺六仞。設菰梁。只。鼎。膈。蠶。望。和。致。芳。只。內。鷓。鴒。味。豺。羹。只。現。乎。歸。徠。恣。所。嘗。只。鮮。鳩。甘。鷄。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尊。只。吳。酸。蒿。蓼。不。沾。薄。只。現。乎。歸。徠。恣。所。擇。只。艾。鴉。燕。鳧。鮪。鵝。噉。只。煎。贛。雁。雀。遠。真。存。只。現。乎。歸。徠。麗。以。兆。只。四。耐。并。執。不。忍。嗑。只。清。馨。凍。飲。不。飲。投。只。吳。醢。白。樂。和。楚。瀝。只。現。乎。歸。徠。不。遠。惕。只。葉。叶。才。當。反。招。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五

叶徒各反存叶副陳反叶叶秦津反嗑叶叶
品將招之以飲食分作四段首二句言殺食中樂言
鳥獸六畜魚蔬之美味終以醇酒段法各有次第恣
常恣澤不沾薄不沾薄不飲從句法互映先日吳酪
吳醢他國之味也終曰楚瀝本國之味也字法互映
意致致其極美也內納也五殺積至而所設者
又有款米鬻熟多至飲望而所和者貴其珍芳為羹
之法烹醢咸宜鷓鴒與鷓皆可以納於羹之中而所

味者又有新變言種種無不有矣復有其出也
鷓鴒其味而使甘也苦狗以膳和辭也吳酪吳人
飲之法也清汁滯也味沾滯則太濃適得其平不
又不薄也真存謂真脫之致存於此也遠真存者
一魚雀之恒味一經煎醢味處有殊也麗以先者
而森與之內遷所獨先也前曰恣所擇恣所嘗聽
之自先之也此曰麗以先則招魂者之代為擇之以
其共獨嘗之也酒醇則入口無凝病入喉無嗑病凍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六

飲所以徐賞其清芳之妙不求貪醉也凍飲則所飲
不復多酒氣不速行是不為沉湎大飲所役而深得
微醺之趣者也屈子自謂舉世皆醉而我獨醒故以
此招之是不碍於醒者也非受役於昔醉者也吳醢
楚瀝合兩國之味也醢為甘酒瀝為清酒以甘和清
均之歸醇而醇烈也不速者不須遠慮也即所謂安
究也
代秦鄭衡鳴竿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

只。只。現乎歸。徒。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於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現乎歸。徒。擊。磬。只。

品。招。之。以。聲。音。分。作。二。段。代。泰。鄭。衛。常。時。之。樂。九。數。伏。戲。之。為。辨。則。古。矣。楚。之。楚。商。揚。阿。趙。之。楚。又。當。勝。之。樂。也。投。以。詩。賦。則。又。古。矣。良。法。暗。自。互。映。疑。言。樂。之。始。亂。言。樂。之。終。又。自。互。映。四。上。競。氣。語。尤。奇。增。箋。代。泰。鄭。衛。合。四。處。之。音。也。鳴。年。張。而。歌。駕。辨。勞。商。

楚辭直大格 卷八

七

樂。器。歌。聲。互。相。雜。也。徒。歌。曰。楚。衆。樂。之。聲。也。但。以。歌。賦。之。互。答。為。美。孤。吹。趙。蕭。與。人。聲。相。呼。應。者。按。狀。之。節。歌。者。按。蕭。之。節。是。謳。和。歌。歌。主。倡。歌。又。和。蕭。蕭。主。倡。也。定。空。桑。者。代。泰。鄭。衛。及。竿。蕭。歌。詠。之。聲。也。現。或。以。為。不。足。聽。則。有。琴。瑟。在。是。所。當。必。定。於。先。也。既。言。歌。復。言。舞。二。八。并。列。之。人。數。也。詩。賦。則。雅。歌。而。之。類。也。娛。人。亂。者。樂。至。將。終。則。青。尼。足。娛。也。因。其。終。故。曰。極。聲。變。也。樂。一。闕。極。一。變。聲。之。變。者。至。此。而。止。也。

舉。生。聲。執。主。氣。風。雅。詩。詞。多。以。四。字。為。節。歌。聲。也。而。抑。抑。而。復。揚。所。謂。上。也。就。也。即。泰。甫。入。雲。之。舉。也。氣。有。所。短。則。歌。聲。沉。而。不。能。復。矣。楚。歌。詠。者。言。所。歌。無。不。具。也。前。段。未。嘗。無。和。之。歌。而。以。音。悅。現。焉。主。故。結。歸。空。桑。此。段。未。嘗。無。鐘。磬。之。音。而。以。歌。悅。現。焉。為。主。故。結。歸。歌。誤。斯。互。異。之。旨。也。

朱。唇。皓。齒。婢。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現。乎。歸。徒。安。以。舒。只。嫵。目。宜。笑。蛾。膏。曼。只。容。則。

楚辭直大格 卷八

八

秀。雅。穉。朱。顏。只。現。乎。歸。徒。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脰。秀。頸。若。鮮。卑。只。現。乎。歸。徒。思。怨。移。只。易。巾。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現。乎。歸。徒。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媚。只。厲。輔。奇。牙。宜。笑。嗚。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現。乎。歸。徒。恣。所。便。只。姑。叶。昔。胡。反。位。叶。居。宜。反。澤。叶。待。維。反。容。叶。昔。各。反。昔。叶。先。粒。斤。品。招。之。以。女。色。分。作。五。段。此。前。飲。食。聲。音。為。使。聲。易。

千疑入者。莫女色為其故。特詳招之也。五段中言費
肉微骨者。二舉全體也。骨微而體始柔。而有鈞。體不
鈞。則顛面亦為減矣。言宜咲者。二此態之所從出也。
咲則姿態見而有宜。不宜之別。態非可強為也。言月
者。二美人之神在目也。言眉者。居其三。此似最無關
而最為有關。所以助目之神者。眉之美也。言心者。二
心非可得見。而女德以性情為主。故又特言心也。複
處皆各有別旨。總挈虛兩言安。飲食聲音皆未應安。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九

字。獨于女色兩曰安。女色之美。易予人。以心安者也。
箋。姝姝之下。美曰比。德有色。必兼有德。婦容之所易
不足者。德也。美好幽閒之下。美曰習。性之所成。又兼
習之所就。婦態之所益。可喜者。習也。均調也。肉與
骨之際。天之所生。如若人之所謂。刺也。魂之四馳。所
苦在不安。舒返而見。此習都者。則當為之一安。舒矣。
返而見。此調娛者。則當為之再安。舒矣。容則秀雅者。
若既美而合乎法。則也。姿既秀而又兼乎大雅也。秀。

易而難。難是則眉目朱顏中。所尤相映。於者。一
幼也。穉年而有雅况。無童心。尤難也。秀雅則窈窕之
中。具靜安之致焉。魂與之對。不足以資我之靜安乎。
滂浩以言廣。大謂性度也。婦人之性。多屬。端。得。寵。
君。驕。失。寵。喜。怒。未。有。廣。大。者。心。性。不。堪。近。則。即。如。色。
有餘。不為足貴。故于滂浩之後。再言滂浩。心恐色佳。而
心未必佳也。心滂則態愈。神約。心態之主也。態。心。之。
輔也。無滂。心而漫。送。轉。態。是謂妖態。非雅態也。心。態。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十

相兼而姝麗之致。倍添其溢。出故上曰麗佳。此又曰
麗施也。態有餘。則善施。心有餘。蓋善施也。倚耳。耳與
肉相貼。曰倚。言不外反也。曾頰。即前所云豐。肉也。肉
豐。故頰能重。言而容之間。滿也。肉豐之人。易于全體
瘠。取言。腰小。頸秀。頰豐。而頸與腰。又未嘗豐也。腰
纖。中度也。若鮮卑者。意鮮卑之詞。其人必腰頸。瘦小。
故舉以爲比。取最不可移者。惟思。怨。較。思。又。更。難。除。
矣。有麗人以相。同。旋。則。魂。之。心。所。用。于。彼。者。將。獲。而。

用之于此。錯一時之中。思怒未能遽忘。然漸可移也。易平易也。平易其中。而和其心。性情之可喜也。婦人之心。多險毒。而少平易。多燥戾。而少溫和。前言心曰。沿滂。此又曰。和易。惟廣大。故能和易。惟和易。故徹其廣大。廣大者。心之內藏。和易者。心之外見也。以動作者。隨時隨事。皆是心以行之也。前三段備寫姿容。靜時之姿容也。此乃端言其動。為施芳澤。為拂粧。而舞為留容。皆其動時之事也。動則所謂習都秀雅態。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十一

之。綽。妓。之。施。昔。于。動。見。之。矣。預。言。之。于。未。動。之。先。而。動。時。之。愈。美。不。待。言。也。且。不。勝。言。也。此文心吐吞之妙也。撰昔者昔日之苦。以今日之歡。補之非荒淫而。歎今也。撰昔而已。療愁救死。當亦非人正士所不。也。舊註不得其與義。乃欲引古字而釋為夜。以切于。留容。淺俚甚矣。四段既畢。無可復贊。乃複言。留容。日複言。留容。宜。嘆。留容。豐。肉。微。骨。以。為。總。結。結。語。乎。不。知。厭。也。所以。挑。魂。之。慕。使。從。吾。招。也。前。四。句。好。

此又曰青色直眉。曲者其形直者其色也。色之青如。一線之直也。目又曰媚。媚然點慧。流盼之中。咸有慧。必溢出也。宜咲又曰。嚙。嚙咲貌。前未咲而知其宜者。此以咲而益見其宜也。前曰目宜咲。咲與目相助。此曰。嚙。輔。奇。牙。宜。咲。以。頰。有。嚙。輔。之。美。口。有。奇。牙。之。美。與。咲。相。助。也。皓。齒。從。未。咲。言。之。奇。牙。從。咲。言。之。前。曰。豐。肉。微。骨。此。增。之。曰。體。便。娟。凡。肉。豐。者。體。或。不。能。輕。便。而。娟。好。茲。之。為。體。豐。與。逸。兼。也。斯。則。複。言。之。中。又。

楚辭聽直大招

卷八

十二

各殊之旨也。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櫺。宜。擾。奇。只。騰。駕。步。遊。獵。春。園。只。瓊。殼。錯。衛。英。華。假。只。鹿。蘭。桂。樹。鬱。彌。路。只。現。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高。鸞。皇。只。鷓。鴒。羣。晨。雜。鴉。鶴。只。鴻。鵠。代。遊。曼。鸞。鸞。只。現。乎。歸。徠。鳳。凰。翔。只。假。叶。古。路。反。品。招。之。以。宮。室。遊。獵。園。花。鳥。合。作。二。段。前。說。聲。音。一。段。可。了。却。川。二。段。為。屬。詞。說。女。色。四。段。已。畢。却。又。

複言用五段爲體。此之言宮室、言遊獵、言園圃、花鳥、可以分作數項。却只用二段了之。遊獵中可着幾少鋪揚。却只用一句了之。段數之或多或少。隨之或詳或略。皆在書情意度之外。此作法幻處高處。園中花木、草言。蒨蘭桂樹不施。及者以佩芳原之本懷也。園中衆鳥。既以鸞鳳與各鳥並稱。又復結鳳凰者。以命鳳凰爲媒。飛騰原之本懷也。因其本懷以爲招也。此命意深處。前飲食聲色。請招非原意中。招之以不

楚辭聽直大指

卷八

五

應招之物。至此乃漸與原意中相近。然後下文顯言正論。愛民養士尚三王。以爲招之終章。法意脈轉。換最有次第。此二段遂爲承前起後之轉。鑿此歷言爲魂。造屋闢苑也。絕膏觀之。而出于香之上也。有堂有房。有院有觀。有欄屋中之次第也。豈欲大堂欲秀房。欲在南。欲小觀。欲絕別屋。又欲曲屋中之布置也。蒨蘭桂樹之下。至蕪以志。虛憊前日。後恣揮恣。嘗未嘗及志。慮原非聲色飲食中人也。

招以所可恣志。慮不存焉。芳淵路而原之志。慮乃屬之矣。緝佩中。籠其在斯矣。畜鸞鳳。即所云宜。擾也。羣鳥之羣。飛靈鳴。樂在茲也。過。則各殊矣。代遊。或彼去而此來。或彼來而此去。遊乎園之中者。其代也。曼曼行不絕也。蘇。言代。蘇代復言曼。詳數鳥之情狀也。鳳凰翔而特繫于魂。歸者。鳳凰素爲魂所欲得。以供使令。園之中。首以待魂久矣。今適其飛翔之候矣。任所使之矣。

楚辭聽直大指

卷八

六

曼澤怡而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至家。盈庭。爾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品此段。便可直入察。諸正論。却又將宜身保壽二語。再應前。將身壽延之句。居室定。再應前。安以定之。此乃將壽祿盛一語。送下。尚於保壽。保壽之意。作法中。又一承前起後之轉。體勢已翻。而故停。如琴瑟中之遲聲。取相。變大伴。彰成此原之務。求死而不欲壽也。形容枯槁。

淵原即欲壽而恐不得壽矣。招其魂以誨教其形。其
形枯槁者返而為曼澤怡盛乎。形容復而志意漸
舒。然後壽命可保也。曾祿盛則仍見用於朝。可以不
為彭咸矣。居室定即上文夏屋之肯也。奔走無定居
若即欲復用之。知其何在哉。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
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吟。人。阜。昌。只。美。冒。
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十五

只。各。聲。若。日。炤。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
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
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歷。陞。誅。譏。罷。只。直。羸。在。位。近。禹。
察。只。榮。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雄。雄。赫。
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掛。辭。讓。只。魂。乎。歸。徠。尚。
三。王。只。神。叶。武。及。常。叶。平。察。海。叶。叶。治。及。叶。叶。讓。耶。
反。離。叶。云。耶。反。讓。叶。如。羊。反。

品。接。徠。若。雲。名。聲。若。下。赫。赫。雄。雄。首。末。語。氣。軒。壯。光。
言。孤。寡。存。乃。及。人。阜。昌。萬。民。理。是。王。政。必。先。大。本。領。
不。明。不。能。行。仁。首。言。聽。言。察。而。後。及。孤。寡。存。此。尤。德。
澤。之。原。也。東。西。南。北。四。諸。國。而。理。無。東。無。西。無。南。無。
北。皆。之。離。楚。而。處。處。不。可。往。者。今。將。回。楚。而。處。處。又。
安。矣。魂。使。楚。之。鹿。四。方。更。將。仕。魂。之。鹿。矣。結。應。之。法。
最。爲。工。巧。使。人。不。覺。四。方。治。洽。承。洗。阜。昌。衆。流。之。肯。
舉。傑。執。政。承。先。尚。賢。之。肯。流。澤。施。與。冒。衆。流。德。澤。章。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十六

拓。應。天。德。明。與。美。善。明。相。應。段。段。互。連。數。段。仍。如。一。
段。結。末。日。尚。三。王。而。所。重。在。射。禮。之。振。辭。讓。直。欲。升。
三。王。于。二。帝。代。征。伐。爲。掛。讓。尤。有。微。意。
幾。千。里。若。雲。地。廣。民。衆。也。王。聽。不。聽。魂。所。驚。也。六。神。
靈。服。魂。所。真。也。聽。若。神。而。可。以。不。待。呼。神。矣。察。爲。察。
其。若。而。厚。之。也。不。察。不。知。篤。不。篤。無。貴。察。天。者。已。遊。
人。所。置。爲。不。必。察。者。也。隱。者。難。明。人。所。謝。爲。不。能。察。
皆。也。川。心。於。此。而。孤。寡。足。以。自。存。矣。正。始。昆。者。國。其。

從前之失德。至今日而正。憑今日為始。且以遺之後。見永無敗厥度也。田邑千畝者。每一邑而皆燦然於。千畝之田。則野無不闢。民無不農。阜昌固可立。致泰。德澤業則為先德。而後威。又曰先威者。至此時而可。以用威也。威言武功。文言文教也。武以克敵。文以飾。治敵不克。治不遍也。威文合而美善。乃不受晦也。事。以明而賞罰。又焉有不當乎。此真魂所願返也。若曰。明之主也。民若雲。若若日始之。裡千里。邑千畝。取教。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七

祗行於一國。至四海無不理矣。北南西東。澤雨不。訖矣。謨人高。張。賢士無名。魂所最駭也。茲尚賢士矣。錄。德澤而尚賢士。錄尚賢士。而益施流澤。荷暴禁。譏。誅士之聲。保直。靡無不。滿於朝端。豈猶有遺。賢乎。魂若不歸。是少一賢也。故亟招之曰。國。象。為。也。赫赫。雄。雄。而。天。德。明。配。天。之。業。於。是。竟。矣。穆。穆。登。降。而。始。之。用。聽。用。象。也。先。威。也。繼。之。用。禁。也。用。誅。也。俱。可。以。不。用。矣。相。與。習。射。禮。而。尊。辨。遊。而。已。叔。季。昏。亂。

之象。忽然而所尚者。三王之治。不惟可追其踵。武。且。時。起。而。上。之。也。以。此。為。招。而。魂。之。本。據。一。一。格。慰。不。曠。然。起。勃。然。來。哉。總。品。起。處。謝。字。齊。字。漢。行。字。以。字。法。相。形。為。設。法。飲。食。聲。色。諸。段。皆。骨。點。綴。忠。字。安。定。字。以。段。法。相。雜。為。章。法。接。徑。諸。段。若。雲。若。日。美。善。明。天。德。明。德。澤。章。流。澤。施。又。以。句。法。相。形。相。結。為。設。法。章。法。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十

招魂

朕勿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至此盛德兮。幸於終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釋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品開口曰。至此盛德。說得莊甚。千秋當世。孤推我人以為德之主也。無所考。說得甚。不惟君上不能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元

用且不能考而知之。安得不墮殃苦哉。巫陽不肯從帝之筮。說得急甚。殃言既長。魂魄久散。早一刻亦節一刻之帝恩也。

楚辭廉潔三言之。此立身之本。未敢以一言而遠已也。清廉潔而後能見義明。見明而後能服義。義積而後德盛。忠臣砥行之端委也。上不考之。魂乃得蔽之矣。君不惜才而至帝代為。嗚呼。帝終如不考之。君何哉。謂遠也。待筮魂之所在。乃始下招予之。

將有六後之恐。天下之人。交遮謝而無所賴於巫陽。其謝之一言。作者之。語舊語俱通。上作句。始黃。而以為脫誤。何者。脫誤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品以何為乎四方一語。作下文東西南北之總挈。與上招同法。彼顯而此隱。恒幹字與

楚矢忠所以幹事。欲發楚國者原也。身恒存國乃往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二

其直幹。魂離明而不克存身。何以匡國乎。離隔也。魂之散也。但以爲四方可無不之。豈知舉皆不祥之區哉。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蓊蓊。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

這些現今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施入雷淵。散而不止。些奈而得脫。其外曠字些。亦燈若象玄。這些些。五穀不生。藜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些現今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水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壹叶行古及久叶居止反。

品四段易板。西方語最多。北方最少。以此為段。涉之各變。惟魂是索。存人益心。校謂操散。以此為句。法之

楚辭離魂招魂 卷八

三

出奇故皆習之。昏而得脫。鋪敘橫列中。忽有一轉。又一段法。少示幻。

箋東方長人方求魂。以供食。不往猶恐。魂之其可往。而應彼之求乎。習慣習也。生長其中。若受熱既慣。不憂流轉也。釋解散也。魂為炎熱所使。將則散而不歸。魂也。於此。往來未已。則於條忽。猶可藏避。至雄地而遠。斯矣。於此。孤微傷人。歸他物。以供食。不厚。伏人。以盡心。至雄地。而此心者。專在。人欲所假之。不在。

諸今言。自相手。遊益。報矣。諸邪。不害。君子。則一。能。意。安。是。皆。以。吾。人。為。益。心。者。也。爰。出。滿。也。當。謂。謂。之。旋。舞。如。雷。也。魂。一。復。其。中。則。將。廢。彼。而。後。不。得。止。謂。旋。滿。之。深。也。朋。旋。謂。而。又。苦。蟻。蟻。之。刺。逢。免。蟻。謂。而。又。苦。蟻。蟻。之。難。食。即。食。或。苦。而。又。苦。求。水。之。難。得。眾。皆。備。至。三。魂。何。堪。

現今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月往來。佻佻些。懸人以娛。段之

楚辭離魂招魂 卷八

三

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歸。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現今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觶。觶。些。飲。厥。血。毋。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天。丹。靈。曰。反。此。叶。夫。中。反。謂。叶。因。反。稊。叶。平。聲。都。叶。丁。奚。反。牛。奇。反。莫。叶。子。私。反。品。大。和。止。於。門。方。此。添。出。天。之。地。下。以。見。奇。令。至。賜。下。者。帝。也。君。不。惜。才。帝。獨。其。之。則。魂。所。歸。依。莫。若。上天。天上。多。一。是。因。少。一。皆。矣。持。言。天上。之。諸。歌。

神人不許人上天以阻之。命想最爲靈。簡魂既不。上天則憤而率入幽都。不願倫生世。斯必至之勢也。持言后土候伯之惡。以阻之。世上既無仁明之君王。地下亦安有慈悲之侯伯。寓意最爲淒涼。上下交窮。下無可住。不得不送楚國矣。下文五接人修門光景。羅現。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楚

者子以重生之速也。若夫魂舍彼國。而以爲上天之足樂。帝座之可依。以赴帝。又誰購彼國者。非帝意也。故招之使返。而又阻之。使母上也。虎豹豺狼九首之夫。皆爲帝守關者也。上帝以生人爲至。何以容其。尋害。豈投。豈不欲世人之上天。故俾。爲守也。邪人。爲帝所屏。以投。不許其上。賢人爲帝所需。以經世。又不欲其上也。既有。能越而過。子有。未。不。力能。之。有。往。來。伏。僂。懸。投。人。皆。能。其。不。

在以爲。幽入手。致命。然後得。魂者。不使。其人之。魂死也。豺狼爲帝。致罰於上天之人。非以供。喉。故但。憑之。以。苦之。仍。不得。瞑目。以。備。楚。痛。俟。帝。謂。行。法。已。畢。然後。容。其。死。也。嗚呼。上帝之。酷。刑。固。有。培。於。人。間。者。乎。排。闥。幽。者。原。之。風。靡。茲。亦。可。以。知。恐。而。知。恐。矣。至於。幽。都。又。有。甚。焉。后。土。之。候。伯。皆。代。后。土。宜。化。東。祀。者。也。乃。身。自。爲。虎。豹。豺。狼。以。逐。人。爲。事。以。甘。人。爲。癖。曰。血。拇。則。所。逐。所。食。之。人。其。亦。多。矣。角。也。厥。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楚

也。首也。目也。合而爲九。約之身。遙。望。形。狀。無。一。而。不。可。畏。也。嗚。呼。地。下。侯。伯。之。無。道。又。有。倍。於。世。上。者。矣。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縹。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些。像。設。君。室。靜。閑。安。些。門。叶。斐。連。反。格。叶。路。呼。叶。胡。故。反。格。叶。去。聲。

前而六。服。皆用魂兮歸來在先。又。歸。來。歸。來。於。後。此。用。魂。兮。歸。來。起。句。作。二。小。段。後。而。用。魂。兮。歸。來。

結句。二大段互變其法。歸反故室。與二結句相似。
馬二大段中。又暗作三段。高堂。蓬宇。系承像設。君室。
室。家。蓬。宗。亦。連。飾。高。堂。總。映。君。室。則。段。落。分。列。之。中。
又。互。相。貫。而。無。段。落。矣。天。地。四。方。二。語。總。結。前。東。西。
南。北。天。上。幽。都。六。段。若。在。入。倚。門。之。前。便。有。照。應。關。
鎖。痕。迹。今。插。入。於。入。門。後。入。室。先。使。人。不。覺。法。最。工。
巧。善。藏。與。大。招。幽。陵。交。趾。四。語。應。法。插。於。段。法。之。中。
相。同。秦。箒。齊。縷。鄭。綿。總。指。一。魂。衣。却。着。此。今。國。捕。寫。

楚辭直招規

卷八

香

可以略者。偏用詳。靜開安。與大招語意相同。
高堂。蓬宇。檻層軒。些。屬。蓋。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
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滄。浚。些。光。風。
轉。蕙。泥。紫。蘭。些。經。堂。入。與。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
些。弱。翠。珠。被。爛。齊。光。些。弱。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綺。
結。璫。瑣。些。室。之。觀。多。珥。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
入。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輪。不。同。制。實。
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譽。其。有。意。些。修。

容。脩。態。紅。洞。房。些。峨。眉。豔。目。騰。光。些。
喻。些。離。榭。脩。榭。倚。君。之。間。些。瓊。叶。渠。對。
承。叶。前。恭。反。代。日。徒。保。反。開。叶。許。研。反。
詳。高。堂。玉。多。珍。怪。純。言。室。室。之。美。蘭。
純。言。女。色。之。美。宮。室。中。雜。以。山。水。花。
相。錯。綜。女。色。中。復。綴。轉。離。榭。倚。幕。以。
映。帶。騰。光。遺。視。特。寫。美。盼。之。一。俯。一。
圓。畫。此。矣。侍。君。之。閒。應。前。安。閒。

楚辭直招規

卷八

楚高與遠乘。星始相稱。堂前施檻。增
層配堂之高。高恐大明而日光易以
而日光易以隔。有檻有層軒。兩無碍
以。臺。榭。臺。榭。雖。高。而。無。山。光。相。佐。登。
越。少。以。其。層。累。者。施。之。於。臨。高。山。而。
若。石。之。遞。却。河。玉。之。非。言。布。置。也。朝。
之。戶。爲。瓊。曉。之。制。飾。以。采。文。之。相。綴。
戶。相。連。者。也。戶。既。施。彩。飾。矣。與。戶。相。

相配也。以朱文者。橫工之事也。刻以方日者。祥也。之事也。各致其能也。戶宇昭耀而無流水以助之。此趣又減矣。爰導川谷。周于舍下。既從屋而去。又繞屋而復環屋之內。處處得水。處處可以聽水也。未幾方連。倒影其中。不更堪發乎。凡地之處高者。必無得水之勝。今臺榭可以臨高。而庭舍仍堪臨流。是獨擅之地。雲也。流水之旁。藹蔥綠。徑已去。而仍繞者。水也。已過而仍返者。風也。水善復。風亦善轉。因水之曲。助風

建辭聽直招泥

卷八

七

之旋。藹蔥所在。風無不遍。既吹聲香以入堂。更經滯。堂而進。與風處處入。香亦處處受。上而朱色之承。歷下而鋪列之筵。皆香之區也。又何玉之善言。風善言。香也。真可以招魂使返矣。低室。砥石之所磨礪也。擊。想神翠色之長羽。以供玩也。弱阿以弱為阿。曲之狀。論壁也。壁有阿。曲之處。弱之制。亦依之。俾相貼也。迅。將致。振迅也。盛。靜不同。制。長或短。或腹或削。或絲或絮。各出新以闡妍。故不同也。尋不能盡異。疑。

則可具。控。掠之。主。拙。所。攸。分。也。順。和。順。也。女。多。宮。機。旁。至。拍。如。前。曰。射。通。代。嬖。女。者。之。意。使。其。代。也。此。曰。順。彌。代。其。所。嬖。者。之。意。自。安。于。相。代。也。雖。皆。誰。肯。讓。人。有。厭。射。而。欲。其。相。代。者。則。必。有。忿。隔。而。怨。夫。求。代。者。乃。莫。不。相。比。相。順。也。是。爾。可。以。通。代。也。順。彌。代。而。曰。容。態。好。比。者。觀。其。容。態。足。以。知。其。心。也。固。植。謂。其。胸。中。相。順。之。憤。卓。然。足。以。自。植。也。是。其。所。見。者。大。新。梓。者。固。也。女。流。耳。何。以。能。知。和。順。至。此。故。復。贊。之。曰。

建辭聽直招泥

卷八

七

卷。其。有。意。也。士。無。賢。不。肖。乃。入。朝。見。妹。以。斥。之。賢。卒。受。擯。焉。何。讓。人。之。不。順。也。此。玉。之。微。旨。也。桓。洞。房。謂。其。容。態。所。溢。連。續。不。斷。遍。於。洞。房。之。中。若。穎。也。此。字。去。之。奇。也。睇。視。貌。細。而。長。曰。曼。微。微。轉。睛。之。中。而。光。已。上。騰。神。有。餘。也。曰。騰。又。曰。道。者。注。視。之。處。若。打。盤。光。道。下。地。也。聯。脈。也。綠。者。視。之。轉。聯。者。視。之。藏。轉。而。光。若。止。飛。藏。而。光。若。下。射。美。盼。之。致。合。而。備。矣。專。顧。顧。之。柔。如。狀。靡。也。難。榭。則。即。前。之。所。云。翠。榭。也。倚。暮。

村前之所云羅幃也。

藉惟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劍楹
畫龍蛇些。坐賞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菱荷些。紫
蜚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伎施些。軒轅既低步
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蛇池

品翠帳與前羅幃修幕相映。刻楹與前刻方連相映。
芙蓉菱荷與前蘭蕙相映。臨曲池與文綠波川谷相

楚辭直招視 卷八

三

復流游漫相映。

菱此中偷堂字之說以作此段之住局也。前所云堂
楹山水之美未及玩賞之人。此曰仰觀曰坐曰伏曰
臨曲池則一一以茂對收之矣。前云二八遁代蘭膏
明燭只及房中侍從而未及外廷之人。此曰侍曰罷
則山水之趣。時時以外庭兼之矣。文具約飾猶詩之
云羔裘約飾侍從之服色也。既低低而待登也。至者
齊登則步騎羅列以預俟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稌稱饗祭黃梁些。大苦鹹酸辛
甘行些。肥牛之臠膳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臘
炮羔有柘漿些。鵝酸臠臠煎鴻鶴些。露雞雁鷓鴣而不
爽些。柘救蜜餌有餵餽些。瑤漿露勺實羽觴些。控糖裏
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
些。行川杭羹叶耶或叶霜

品此為招以飲食與大招同。另為一段却不用楚今
歸來句。使三段只若二段。其不欲顯分三段亦自有

楚辭直招視 卷八

三

故此曰華酌既陳下段曰肴羞未過女樂羅只則女
樂總因飲而設。到末耐飲盡歡與此耐清涼只初勝
增漿相應。則此段與下段又只是一段不得顯分之
為三也。作者毫釐斟酌如此。

室家遂宗即大招之所云室家盈也。忠臣不惜其
一身未必盡以顯其一家。故以是招之也。食多方其
總挈種種之飲食也。五穀之皆備六畜魚鳥之皆全
則食之多也。五味遊家芳用杜若羹用吳漿用椒則

方之多也。大相與此。其言亦飲。豈楚俗之所喜耶。是酒宜於凍飲耶。其曰敬而無妨。則招魂之真。亦能敬何所不可。可以生而之。死可以死而之。又之。豈所云我友敬矣。詭言其與。謂惟敬足以避。楚也。有羞未通。女樂羅些。激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織。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狂若交竿。撫案下些。竿瑟狂會。旗鳴鼓些。宮庭。

楚辭直 招魂 卷八 三

驚發激楚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傲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篔簹象箏。有六箒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臬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播箴。揆梓。琴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鏗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教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奇叶歌離叶。羅下叶。戶先叶。物。

假叶歌 叶舉應反

品前之美人。皆言當女。淑女此之。美人則屬。作樂。女伴。制之。淑女在言之。故曰騰光。造視。舞女不須。在言之。故曰娛光。眇視。淑女必曰相代。女與女。猶不飲其辭也。舞女故可雜坐。士與女不必分矣。下語各有辭。酌而言。激楚。終以同心作賦。與造新歌。相應。原之。賦字。皆激楚之詞也。既作者。被之。管絃。未作者。再待結撰。師弟同心。耶以作賦。終其。年可乎。言外微。

楚辭直 招魂 卷八 三

意。息。涼。無。盡。筵前日。軒轅既低。步騎羅只。此曰看。羞未通。女樂羅只。皆言預候也。造新歌。而曰陳鐘。按鼓者。樂聲。歌聲。必。須。節。奏。相。叶。故。以。鐘。鼓。諧。其。節。也。不。合。于。樂。而。造。歌。則。無。所。用。之。矣。涉。江。采。菱。揚。阿。則。皆。其。歌。名。也。故。先。者。醉。後。之。日。微。帶。欸。吟。之。容。容。帶。娛。則。先。亦。帶。絳。與。慎。齊。不。同。也。曾。波。者。因。按。光。而。涉。為。之。重。帶。美。賦。情。有。加。也。醉。中。之。態。流。出。無。盡。也。不。奇。猶。奇。偶。之。可。

到此忽著正論。惟魂以君國之思。即大招所云。歸來國家為也。大招顯言之。此隱言之。章法最真。使人耐思。為工。其稱王之田獵。非以田獵之可樂。為招也。謂原被放。而王之左右。無其人。招之以輔王之忠。賜也。誘聘先。引車還。課後先。此皆魂所宜。引宜誘。宜課也。寓意最幽。哀江南者。楚地固皆江南之區也。前所招原。以宮室飲食聲色。作賦逐。故原皆為原。一身計耳。此曰哀江南。則專為國家輔王無人。而江南。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五

豈復楚有哉。終將折而入秦而已。魂若不歸。是不哀江南也。命想最調。與。楚原之去。却以春故為追。適之曰。發春南征也。某嶺之業。初齊並初生。斬春之景物也。廣江長。陳去國所經之地也。哇瀟者。流之中。又有哇也。倚瀟登哇。同聲。故國也。去國漸以遠。故曰。遠望。博也。懸火為懸燈。延起者。一燈既懸。眾燈相延。而遠起。行陣之兵法。少大類者。獵以具出。人在未辨色之。故曰。玄類也。微。

若燈光四輝。人人昏黑之類。寒宵交燈。光所照。懸火延起。而獵陳齊矣。然後出。以獵有步。走以懸。跌者。有驛馬。以險獸者。分陣而各務爭先也。誘誘獸。而使之出也。誘誘人。誘誘獸。誘誘者。抑無之。奔馳。不使得逸去也。既抑之。而不使奔。又若通之。而使得奔。引車右還。讓獸之。適以射獸。左所謂若通也。尚不以射左為貴。則引車相迎。而直行之。不待還車矣。有邦之法。無若通之法矣。此言射與御之各中程也。課後。

楚辭聽直招魂 卷八 五

先者。總攻獵功也。君王親發。憚青兕者。故記之。旨也。故記曰。射中青兕者。死。若王所不宜親射。臣子當為之。代故親發。而曰憚也。國無忠臣。則邦師。履君即。死亡。其誰佐哉。君即欲免於死。豈有所憚。其誰問。哉。此王之悲。際聽語也。誘誘酒人。則魂當逐。引車。酒人。則魂當逐。課。魂酒人。則魂當逐。君王憚於親發。代射。酒人。則魂當逐矣。朱明。承夜。嘆放逐之久。不逐也。初放以春。朱明。則夏矣。時不可淹。既夏。而又將秋。

也。新跡漸而昔之路。賈。庶。江。以。去。若。迄。今。草。屢。也。
深。青。無。再。經。之。踪。矣。目。極。十。里。即。前。之。所。云。道。遠。也。
也。傷。春。心。者。歷。歲。逾。遠。不。知。湯。幾。四。時。而。昔。者。被。放。
之。春。日。刑。制。難。忘。如。昨。日。事。也。則。凡。所。傷。者。昔。春。心。
也。哀。江。南。者。欲。魂。哀。念。全。荒。亟。來。歸。也。同。事。日。非。樂。
朝。之。人。不。知。哀。亟。待。魂。而。後。知。哀。也。知。哀。乃。知。救。也。
總。品。東。西。南。北。四。段。外。添。天。上。幽。都。而。為。六。宮。室。
飲。食。聲。色。四。種。中。連。二。八。淑。女。於。宮。室。又。連。二。八。女。

真淨忠貞招魂

卷八

七

樂於飲食。而為一。是其有意變化。大招處。前曰。蘭。
帝。明。燭。華。容。備。些。後。曰。蘭。膏。明。燭。華。燈。錯。些。賞。色。賞。
聲。慣。下。其。夜。前。曰。沈。崇。蘭。宮。室。之。美。藉。芳。芬。以。善。人。
室。與。畢。過。後。曰。芳。蘭。假。詩。賦。之。妙。挾。芳。芬。以。借。來。肝。
肺。自。其。前。後。互。映。最。饒。致。味。結。骨。時。久。路。漸。水。楓。心。
日。之。感。淡。若。淒。涼。字。外。紙。外。別。有。哀。音。

聽直合論序

是書之成。蓋閱稔十有七矣。蘇辛已。傲事于笑品。迄下。
西。已。事。于。合。論。胥。天。也。有。厄。余。身。以。啓。是。書。之。天。有。奉。
余。世。以。滯。是。書。之。天。有。既。厄。既。奪。仍。似。享。吾。身。似。存。吾。
世。以。曲。全。是。書。之。天。凡。三。變。焉。厄。亦。有。二。使。余。不。厄。于。
鈞。黨。下。西。曹。則。日。夕。稱。待。從。如。昔。人。所。云。堯。典。舜。典。字。
清。廟。明。堂。詩。塗。抹。更。改。真。所。施。之。豈。暇。以。行。吟。稱。刻。心。
使。余。不。再。厄。于。舊。通。寓。淮。上。則。天。問。之。未。註。者。付。諸。闕。

楚辭聽直

合論序

一

義。淮。上。諸。及。門。無。絲。請。請。梓。矣。故。曰。以。厄。為。啓。也。嗟。
乎。天。謂。一。厄。之。不。足。以。啓。乃。至。再。厄。也。其。為。是。書。計。誠。
厚。為。余。一。身。計。不。太。恕。乎。一。身。之。困。苦。有。盡。于。秋。之。撤。
荷。無。窮。彌。恕。視。之。實。重。付。之。啓。既。承。天。付。何。敢。違。天。當。
察。未。初。議。梓。時。即。欲。作。合。論。以。殿。其。後。經。括。二。招。而。余。
自。慮。其。滯。遂。不。復。待。合。論。之。成。亟。付。諸。梓。既。梓。矣。其。中。
每。篇。之。總。品。亦。有。未。補。者。諸。生。慮。夫。待。補。始。印。之。滯。亟。
刷。百。餘。部。以。充。恨。秘。計。至。甲。申。可。大。流。行。閱。變。運。闕。榜。

板歸聞人欲速而天偏欲遲因奪致滯如此吾不知天
之滯之與啓之之意何以相反徒有喟然曰其說原之
上官子蘭餘魂尚在妒我開揚播弄於上帝之側務廢
是書哉既絕肅心甘孔俊而以諸中堂揭薦不得堅避
小草因是板之未畢復携至白下嗣後家中著述藏於
岩間者盡為山氛殘燬使是書蚤完不復携出必在殘
燬之列然後知天之滯之正所以留之與啓之之意未
嘗相反也毋乃正則之魂得請於上帝作此珍護乎自

楚辭直

合論

二

此以後遜荒無聊愈欲拈合論以了前因隨作隨輟以
不忍就致不能就丁酉仲春抱疴瀕危幸而重蘇乃又
喟然曰天以滯吾書為留吾書合論未畢安得不留吾
身若又因循負身負天忠魂不依然皺眉說魂不依然
鼓掌哉畢吾合論以全乎其為聯學使來許讀之曰此
某世某人之天之書也非亨似亨非存似存何容不汲
汲哉啓滯之天顯曲全之天隱而意則一於是蘇夏迄
秋成十九能以舊拈二招終焉便可繼全聯以並行箋

昂所朱彙者得合論而益詳也亦可去全聯而單行大
意既得貫串交通讀合論不待讀箋品併不待讀箋與
賈生弔屈所以自甲年來流離瑣尾飾介典衣出門無
惘無澤畔可吟無宋玉之徒可侶無管仲漁父可問其
為憔悴約結視屈百倍它世或悼我餘處或憫我牢落
當自有聽吾之直者此書具在年華之光猶堪廣薄也

大梁丹慙齋

楚辭直

合論

三

楚辭聽直

黃文煥雜章著

聽直合論

莫不讀騷者而卒未嘗有一人讀騷也。使誠有一人讀騷則騷心之從容。騷辭之婉厚。放諸歲月不飲死而不容不死者。決宜了然。胡至繇昔迄今。沉寃不自哉。然則舉二千餘年之人。槩斥之曰未嘗讀騷。代靈均舒恨。非過也。惜前之篇號天號神。而終歸之使咎繇聽直。惟天

楚辭聽直

合論

一

不能吐言神不能見聲。故不得不望之咎繇之人。前世逸矣。當世已矣。所望者後世之為咎繇者耳。班孟堅聽之。而以爲露才揚已。怨對沉江。誼乖明哲。不得直也。揚子雲聽之。而以爲揚揚。有棄珍由。不得直也。甚哉。二子之未嘗讀騷也。抑子雲尤甚。孟堅尙稱騷爲詞賦。宗子雲則曰。騷以浮併其辭。而詆之。夫有惻怛忠君之言。可以浮相加者乎。投閣與投江。志行相反。言語相違。自無足怪。孟堅亦依附賈氏。身誇明哲。固其宜哉。王叔

師以同里之人。身任聽直。尊騷最至。顧所以應死之故。非怨沉。非棄珍。毫未發明。直而猶之未直也。劉勰取叔

師已聽之直。再欲有進焉。既云四事合於經術。又曰從

屈彭咸狷狹之志。仍與珍棄。懸沉同旨。反減叔師之所

直矣。之數子者。固靈均地下之魂。所未敢遽望其能聽

者也。以靈均之學淵且弘。依前聖志三五。數子未足以

知之也。至朱梅巷之註騷。意必超出其上。乃亦以爲辭

旨流於怨對。志行過於中庸。嗚呼。屈子所望於後世者

於是乎絕矣。生前被讒於小人。死後復不見諒於衆君

楚辭聽直

合論

二

子何原之重不幸也。吾亟爲原雪。冤則莫若揚已揚眉之說。爲最當破。亦最易破。小人所誣原曰。自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託。是言以相加耳。無原自伐之實據也。今孟堅子雲合稱揚已揚眉。是真自伐矣。問所揚之確據。安在將從原之騷辭而定之耶。未讒之先。何曾有騷。迫受讒而不得不抒言自明。尚云揚乎。必欲以無據之自代。反證成爲有據乎。彼讒人者。既以空言得行於當

年乃益以實證倍行於後世何譏人之重季也屈原有
淚地下無獲拭之畏譏未有口地下增益張之舌矣八
人讀騷人人助譏云如之何故曰最當破也誠知未
譏無騷何揚之與有故又曰最易破若夫從漢人以及
宋儒均謂原不宜死則竟為牢不可破之說矣原以言
自明而眾以其言為罪此所可忍受者也至以死自明
而眾又以其死為罪毋乃再死有餘辜乎譏人於原但
譏之而已未卽道其死卽欲其死矣未必既死以後尚

楚辭辨直

合論

三

加以再死之罪也然則騷之受罪於讀騷倍於受譏矣
其為不幸無窮期矣折獄之道存乎片言余是以首列
聽忠挾其決宜一死以破夫再死之毋容受焉繼之聽
學學者忠之本宜先於聽忠顧反居次以屈子之忠不
可不早自屈子之學可以不求知也聽忠者示世之共
辭聽學者尊屈之專辭也專辭者吾所欲祀之孔廡者
也三則聽年年明而忠明矣何年宜未死何年宜就死
懃耶否耶棄且乖耶否耶過於中庸耶否耶徒以忠之

必死明之忠尚未明更以忠之不肯遽死明之其然
還非懃非乖非棄始明也何也原若死於懷王信譏之
後則為干進為怨君為非中正種種可詆乃死在懷王
死秦項不復仇九年以後無可詆也四則聽大核次卽
辨以核年年所難考倘於夫乎畧考之四聽具而原之
志行直矣其篇其句則人人讀騷之所易聽而亦不
得直用禮之難讀故也能直其複豈反不直於不複故
以聽禮為要而詳於複芳以及複玉複路又詳於複女

楚辭辨直

合論

四

焉言女之多複此後世所易譏其荒棄使知原所寓意
在斤鄭袖與迎婚而發則抱憤萬狀方恨所複之未多
荒棄云乎哉複女之宜聽倍於他複故以終也諸聽之
關係大聽體之關係小然不可不聽也附於九聽之後
十而和之九也凡此十者皆總聽也從各篇分聽非及
三招而原之全部字字直矣令招孫漢以來諸君子之
讀騷究騷者聚魂於一室其可以共無間然矣人人所
未能直而謂字字咸直於余毋乃僭以答辭自任乎曰

否原所自言者。國原之自爲。聽自爲。各聽也。從其自爲。聽自爲。各聽者。一一申明之。毋以吹毛失其本。青直。易也。且有太史公在。太史公之聽其辭。則曰。堪矣。其聽其志。則曰。爭光日月。盡之矣。胡太史公之來。而。半卷半。詆之。胥助。譏人者也。吾不敢助。譏人。何得不。助太史公。

聽忠

千古忠臣。當推屈子爲第一。蓋凡死直諫者。君死之。忠

楚辭直

合論

六

封疆者。敵死之。均非自死。至國破君亡。而一瞑以殉。社稷屬之。自死矣。然皆由於一時烈氣。勢必不容偷生。未有如屈子之於故君。既逝。新主復立。曠然十年外。竟終投水者。忠不首屈。又將誰首哉。乃千古共詆之。亦惟屈爲第一。自漢代以及有宋。人人尊其辭。即人人詆其忠。以爲忿懣。以爲狷狹。以爲忠而過。夫臣之於忠。只有不。及。耳。安得過哉。原於懷王之時。作離騷。即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將從彭咸之所居。矢志於投水以死。久矣。願未。

帶死也。懷王爲秦所留。宜死。未嘗死也。懷王喪歸。宜死。又未嘗死也。原固知後世之人。必將詆之爲忿懣。故以未遽死。屢次自明。其於首篇曰。屈心而抑志。曰。和調變。以自娛。於遠遊曰。長鞠風而舒情。曰。內欣欣而自美。聊。媮娛以淫樂。曰。汜容與而遐舉。今聊抑志而自弭。於天。問則悼比。千痛。梅伯。嘆申生。於九歌。則兩曰。聊逍遙兮。容與於惜。前曰。攝茲媚以私處兮。願會思而遠身。於思。美人曰。吾且儷徊以娛憂。於抽思曰。尙不知余之從容。

楚辭直

合論

六

曰。聊以娛心。曰。聊以自救。於悲回風曰。寤從容以周流。聊逍遙以自恃。曰。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於哀。郢曰。聊以舒吾之憂心。於惜往日曰。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離君之不昭。於懷沙曰。撫情効志。寃屈自抑。曰。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曰。懲遺改忿兮。抑心而自強。此尙有一語。屬忿懣之可詆乎。原固知後之人。必將詆之爲狷狹。故又亟自明。以遵堯舜之大路。斥小人之蹇。步於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於思美人曰。廣運前蓋。於。

橘頌曰廓其無求於悲回風曰統世以自現曰耶遊
之所及於懷沙曰定心廣志有一語屬仍挾之可哉乎
原知後之人必將誡之為忠而過故又屢自明白耿吾
既得此中正曰依前聖以節中曰令五帝以折中曰據
蒼天以為正曰求正氣之所繇中矣正矣何過之有夫
以原之自明如此卒受世之共誡如彼世固謂原之可
以不死而未知原之必不可不死也原不死即不忠別
無可以不死之途容其中立也懷王雖信讒疏原而出

楚辭直

合論

七

使於齊尚在任使之列原不宜死迫懷客死於秦原自
謂身負不忠之罪故屢言不欲死不即死而究歸必死
焉其罪安在當懷入秦時原諫勿行子蘭勸行既已明
知虎狼之國將貽君王之不返乃不碎首階前堅以死
諫姑一諫而止是懷之死不獨子蘭死之實原死之也
原真身負死罪矣欲不以一死謝君可乎哉此其痛心
疾首自咎自知非他人所敢以咎原者也然則何以不
死於懷死之日何以不死於喪歸之日而待被放九年

以後乎曰原冀頃襄之報仇也東君之舉長弓兮射天
狼操余弧兮又淪降其隱言之者也國虜之車錯兵接
列陣讎行其明言之者也既敗棄野之後而猶思帶我
長劍奔殺秦兮此其矢報仇尤明矣夫人今自有美子
蘇何以分愁昔則更明言頃襄之不報仇不可以為子
也年復一年仇雖未報猶姑待之猶姑望之迨至七年
頃襄迎婦於秦復與秦平竟忘父仇矣永無報仇之日
矣原安得不以夙所矢死聊且遲死者決於九年後之

楚辭直

合論

八

一死哉知此而原之死必無可寬原之忠復何可誡也
嗚乎史學明而騷冤雪矣
聽學
子夏於事君致身雖曰未學吾必謂學未聞所學至深
而千古莫以學歸者楚當春秋時為中國所積不知學
問之源流何所自來微諸能讀九丘八索則楚人之蔽
書固有他邦所無者矣季札觀樂歷代諸國之聲咸高
下了然苟非平日熟知何惡聞聲遽判此其學豈刻

之君臣能一及之乎。屈子之忠，余既發明，其得中正之道，決宜一死，非過非激。至於學之所存，直當從祀孔廡。蘇漢以來，未之挾也。講學如朱子，乃亦排之曰：「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嗟乎！原所著俱在，所援引古昔俱在，有何非道？有何應蓋不得於君蔽障於說變風變雅之體，凄愴宜爾，有何墜於末流，舍援古矢忠以外，又有何別屬醇儒別屬莊士耶？」朱子於屈未嘗不

楚辭聽直

全論

九

推隆其氣節，而獨深排其學，何也？每見宋儒以道學二字爲宋代直接孔孟特登之私壇，凡於孔孟後不許一人謂其知學，故於原必斯之耳。余何敢駁朱尊屈，然書不可掩管子晏子諸書，雜伯之言，誰如原醇者？苟卿爲後代所獎，疵與醇雜，性惡之謬尤甚。老子莊子咸輕視仁義，詆毀帝王，醇又孰如原請一一爲明其學，以洗其冤，全部可詳論也。周公之道，思兼三王，孔子之學，只在明道堯舜，憲章文武，其於詩則兼綜商周，書則斷自堯

舜，易之十三卦，則遠引黃帝以來，蓋周孔之道，學盡於此矣。屈子於首篇引三后之純粹，實首邈三皇，卽繼以堯舜之耿介，務宗二帝，曰湯禹儼而祇敬，今周論道而莫差，又曰湯禹儼而能合其於三代之英，庶幾有志矣。遠遊則高陽邈以遠，軒轅不可攀援，指炎帝而直馳，從顛頊乎增冰，詳言夫二帝三代以前者，蓋業云遠遊必倍遠邈也。天問專詳於二帝三代之際，以堯爲始，疊言任鯀任禹，與夏殷周之盛衰，殷之盛衰，周之盛衰，各

楚辭聽直

全論

十

各分段剖列，又以舜閔在家，堯不姚告，穿插於殷代夏之後，重言殷之先爲再詳於二帝，九章望三五以爲像，遠引并包，復曰彼堯舜之抗行，曰湯禹久遠，孔子之祖述憲章，周公之思兼三王，有不常在其心中乎？曰及前王之踵武，曰固前聖之所厚，曰依前聖以節中，非原自負所學而明言之乎？其尤所諄諄，則專在舜，曰就重華而陳詞，曰吾與重華遊兮，璠之圃，曰重華不可遇，蓋以誅而與，讒惟舜倍堯，故以抱痛爲醉心焉。至於帝

王諸臣首篇之擊咎而能調也。說操築也。呂與數切也。天問之任禹力獻功也。腰有莘之婦也。比干也。箕子也。師望也。九章之又言箕子伊尹呂望也。言伯夷也。無不臚列矣。下及於伯佐諸臣與處患之伍子介子申徒接與桑扈亦各分舉之。史學淹貫尙有與並否理學之深更可供揚挖者。言衆芳之所在必本於純粹易之所謂純粹精也。語樂而倦倦於奏九歌以舞韶又曰九韶歌孔子之樂則韶舞也。談仁義則孰非義而可用重仁

楚辭聽直

含論

士

懷義謹厚以爲豐孔孟之通言仁義與子思之言敦厚也。談文質則文質疏內兮不知余之異采孔子史野彬彬之旨也。談性命則民生稟命受命不遷命則處幽與物有微而隕性命之旨也。談道德則首篇之執異道而相安覽民德焉錯輔涉江之余將董道稱頌之類任道秉德無私具之矣。其云參天地子思與天地參之旨也。遠遊審壹氣之和德借王子之言發千古之秘曰大無垠小無內中庸之莫破莫載也曰壹氣孔神於

中夜存孟子之夜氣足存也。曰庶類以成今此德之門中庸之中和育物也。其他言誠言信心志情質之際無理不披過園子家之書以繫醇絜莊吾欲祀原於孔廟無以易矣。又烏待北學始謂之學哉。漢人尊騷爲經大約謂騷於詩近不挾其與他經四書相合何在無微曷信。王逸以易書尊之而歸諸騷此乘驚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旨不相悖。微非所徵劉勰謂四事同乎風雅又摘四事異乎經典既錄所正言者顧排所

楚辭聽直

含論

士

寓言者均不深知原之學耳。朱子非不深知觀其註抽思至善不由外來四語贊爲明白親切。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是。不可但以詞賦讀之。蓋確然許以聖學之徒若此而仍詆爲未知學不求道儒者羞稱何也。既詆復許則余所駁朱以尊屈者固未以尊屈不相礙也。

聽年

大史公爲原作傳而未詳列其任左徒何年放何年卒何年二十五篇之作分屬何年迄今世遠年湮茫無跡

定令人感太史公之陳意者當時亦未易知耶就學之
中補史之闕大略可攷者離騷作於懷王時其餘俱作
於頃襄時此王叔師所已核之年也余以遠遊雖作於
頃襄當屬懷王在秦尚未死時原雖不為頃襄所用尙
未迫遷時故其語但云仙遊無大悲恨至天問則屬懷
王初死結句明言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而忠
名彌彰罪已之知王不返未以死諫也懷王已死而頃
襄無復仇之志故九歌致歎於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

楚辭雜直

合論

五

以分愁苦以此知作九歌之年自在天問之後卜居則
既放之三年應在九歌之後原已自紀其年矣漁父之
決志於死無居堪卜年在卜居之後九章詳言被放或
作於初放之一二年固有在卜居前言被放以迄
投水自應在諸篇之後此余所新核之年也至於懷王
信任屈子用爲左徒不知在懷王何年又不知信屈凡
幾年杳無可考其被放也洪興祖以爲懷王於十六年
放之十八年復召用是頃襄王時爲再被放也王逸於

泉野之仲春東遷註以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東
徙與祖之說蓋本於逸以史記考之則諸家之謂懷王
放者均誤史記但云王怒而疏原疏則僅減信任之專
非放也固未嘗不在位也史記又云屈原既訕訕而不
復在左徒之位耳觀其又云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
則王不任以左徒仍任以出使非放逐無位明甚左徒
與司政本自屬王之親之出使而任外事自屬王之疏
之也若以疏爲放以出使之疏爲召用均非也任左徒

楚辭雜直

合論

五

既不知何年而謂放在十六年未有確徵也懷王十八
年既釋儀而原諫其宜誅懷王三十年將入楚而原復
諫其毋入則無日不在朝明矣前此之均未放益明矣
若以懷王爲放則卜居云既放三年九章云放九年而
不復與洪興祖之云十六年放十八年即召用者不合
王逸及諸家俱以襄野屬懷王之放則九章集有放未
言用與十八年之使於齊而返諫三十年之諫勿入楚
中在朝班又不合駁其所不合者而以史記爲憑則所

云頃襄王怒而遷之與哀郢仲春東遷恰有為焉遷之
江南者固襄之信再讒為之也當懷時亦未嘗東遷也
說則非放非再也讀離騷之言曰國無人莫我知兮何
必懷夫故都足以知其未放惟未遷於故都外故欲辭
故都而去也若遷則以望故都而不見為慨矣忍云何
必懷哉屈原傳於子蘭為令尹之下復曰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太史公明言頃
襄之後始放其不忘欲反者以懷王之在秦欲懷王之

楚辭聽直

合論

主

有反非原之自欲為仕計而求反也計原之被放非頃
襄初年則即次年而其投水而死後世不知何年或以
為在頃襄二三年間以騷放之放九年而不復則頃
襄九年之時原尚未死又越孟夏懷沙自沉固屬之十
年矣所縣遲遲其死者當懷被誘天下咸不直秦懷死
喪歸在頃襄之三年原實留此餘生以觀頃襄之復仇
直至七年楚謀與秦平迎婦於秦此後好會日密復仇
無望是以不得不死於十年也合騷於史記以辨諸家

言放兼懷之誤以辨從昔疑其早卒之誤試與後之
騷者共證之

證次

楚辭篇什首離騷經次九歌三天問四九章五遠遊六
卜居七漁父王叔師朱晦菴本均同余為更定次遠遊
於離騷之後三仍天問四則九歌卜居居五漁父居六
九章終焉晦菴之次第因乎叔師叔師謂原於懷王時
作離騷於頃襄王時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

楚辭聽直

合論

去

懷騷之五分固信然矣若九歌六篇之次第此叔師所
未深考即或叔師以前劉向諸人定之均未深考也何
也他篇尚易混淆移後為先移先為後可以任之至九
章則決不宜在遠遊卜居漁父之上以可考者確而易
知也余所槩為更定一曰意辭之相關一曰歲月之堪
據離騷作於懷王遠遊作於頃襄年因五隔然意緒則
同以遠遊即離騷忽及頤以遠目今將往觀乎四荒何
離心之可同分吾將遠逝以自疏四句之旨均育之耳

其中句法語語相似首稱悲時俗之迫厄遭沉濁而汚
穢即騷之世溷濁而不分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
而上征即騷之騶玉虬以乘鸞兮濫埃夙余上征也命
天關其開闢兮排闥闥而望予即騷之吾今帝開闢關
兮倚闥闥而望予也召豐隆使先導風伯爲余先驅即
騷之前望舒使先驅吾今豐隆乘雲也朝發軔於太儀
兮夕始臨乎於微問即騷之朝發軔於蒼梧夕余至乎
玄閭朝發軔乎天津夕至乎西極也也余車之萬乘兮

楚辭集直

合論

七

紛浴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即騷
之心余車共千乘齊玉馱而並馳駕八龍載雲旗也撰
余轡而正策即騷之總余轡於扶桑也召玄武而奔屬
即騷之後飛廉使奔屬也涉青雲以泛濫游兮忽臨睨
夫舊鄉即騷之嗚呼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與周
流夫天余乃下也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即騷之上下
其求索也意同文同應自相連遊遊之决宜繼離騷明
矣是補之本亦於離騷後即係遠遊則王朱所同國苑

所排如謂遠遊真欲制煉魂魄後天而終豈其肯哉天
問之仍居三以不特易也離騷遠遊俱言吾今帝開闢
關此其欲登天而問乎騷之言周流乎天余乃下殆登
而未問乎遠遊之載魄登霞問太微集重陽入帝宮造
旬始觀清都所登之處爲最詳徐而睨鄉抑志終之觀
無見聽無聞未嘗以言問也不登無縣問擬登又未及
問胸中萬感究竟何能默默故繼之以不得不問也遠
遊欲快意於升天天問則兀坐而憾天也九歌之宜居

楚辭集直

合論

太

四以問天之後徧祈慰望於諸神也天無言而與人遠
者也縱詳於問天而天不能以言示人誰相答者神則
可有言而與人近者也徧祈焉而泄我之神或有以語
我乎又安得不望又安得不以望之此而未相慰者移
以望彼乎歌之命名爲九而數則十一因竊禮魂不在
神列蓋繼山鬼者此原之所以自悼也吾爲人而神不
善憐吾將爲鬼而神亦不存憐乎既已爲鬼亦無伏神
之嫌之矣且吾自可稱雄自可無絕則爲鬼固即同於

得神矣此其宜次於天問之意緒也再以證之自言符
之而意緒尤有昭然者騷於周流乎天余乃下之後復
拈氛占而曰百神駢其備降非懸天而新神之確證耶
或曰意緒相關數篇固然乃改九章於卜居漁父之後
今王朱及他諸家洪晁之本俱不足憑而專以臆斷毋
乃謬歟曰歲月之易考在也無歲月之先後則不可移
舊本無屈子自言之歲月則亦不敢移舊本卜居漁父
皆明言被放而卜居但曰既放三年九章之哀郢則曰

楚辭聽直

合論

支

放九年而不復誰先誰後依原自言豈待臆斷太史公
雖未詳定諸篇之次第而傳中於引漁父後乃云作懷
沙之賦懷石自投則三篇次第太史公固已定之何不
依太史公顧欲依他本哉且他本之槩終於卜居漁父
也大約以是二篇文體稍變似屬騷之餘意故以終焉
非確考於歲月間而終之也然則前人所已定者皆素
其舊余所更定者適還其舊耳

聽復

楚辭之難讀在複以不得其解則視複生迷因之生厭
也然其運法之謹嚴用意之奇變乃專在複中或以複
翻前或以複應前首騷三千餘字篇最長故複最多複
言路複言芳複言玉複言女深意疊出焉騷地而仰天
複以騷天而下地靈氛之吉占複以巫咸之再占意亦
各殊非複則長者散矣無以為相翻之法無以為相應
之法矣字句複而意能變所以為奇若字句變而意始
變何奇之有遠遊之複稍減於首騷以其篇之長亦減

楚辭聽直

合論

干

於首騷也雖減而複亦不少屢言氣則曰求正氣曰飡
六氣曰氣入曰壹氣者其複中之奧理也屢言所遊則
地下之遊界天上之遊界各分東南西北其複中之
方位也天問純言事實可以攝雖長而不複乃於天地
及堯禹殷周所順言者又顛倒複言之於以見法工於
以供味承九歌短甚復無可施而以後歌翻前歌淺深
互進寓其非復似複之意與法焉卜居疊複將寧乎字
以虛字為複者也漁父曰皆曰安能亦以虛字複對九

章則每篇之中又各自有其義矣。篇不如駢經之長，
不如駢經之多，而其複中之妙，或顯或藏，所當詳研。情
韻以呼君恨，衆爲複言者十一。言衆者六，思美人以
變易爲複，以情志心度爲複。曰變節，曰易初，曰何變易
之可爲，曰南人之變態，曰舒中情，曰情與質，曰志沉寃。
曰吾將蕩志，曰馮心未化，曰竊快在其中，曰前轍之
不遠兮，未改此度，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或應或翻，兩
備之抽思，以詞言爲複。曰結微情，以陳詞，曰茲歷情以

楚辭直 合論 主

陳詞曰初吾所陳之耿著，曰傲朕辭而不聽，曰昔君與
我成言，曰與余言而不信，曰斯言誰告，涉江以知顧爲
複。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曰吾方高
馳而不顧，曰乘鄂渚而反顧，橘頌之複不遷也，複難徒
也，壹志而複以初志也，是故篇者皆複之顯而易見者
也，懷沙既以質正文質抱質相複，又曰楚不知余之所
藏，衆不知余之異采，曰莫知余之所有，曰孰能知余之
從容，曰世溷濁莫吾知，曰窮不知所示，曰豈知其何故

就死愈迫，莫知愈夥，已且自迷，不獨衆人以此互蔽，複
亦顯而易見。哀郢惜往日，悲回風之複，則半用藏，複在
意不止，在字複之屬。哀郢者最少，僅忠湛湛而願盡，衆
踈蹠而日進，二語其以地藏，複又未嘗不多。龍門者郢
之東門，首曰東遷，曰出國門，縣龍門而出矣。至於西浮，
不見龍門，西與東隔，西浮之後，運舟下浮，迨邇來東，又
東與西隔，從東複西，曰西思從南，渡複東，又曰孰兩東
門之可燕，郢都郢路，夏首夏浦，夏之爲丘，江與夏之不

楚辭直 合論 主

可涉，紛複焉，複之屬。惜往日者，藏意在昭幽二字。曰受
命詔以昭時，曰惜壅君之不昭，曰昭下曰明法度，曰不
清激其然否，曰舒情而抽信，曰願陳情而白行，曰情寃
見之日明，均昭字之義也。曰身幽隱而備之，曰使芳艸
爲藪幽，曰獨鄣壘而蔽隱，曰蔽均幽字之義也。悲回
風較八篇爲最長，故複最多，藏複亦最奧。曰惟佳人之
永都，曰惟佳人之獨懷，曰昭彭咸之所聞，曰託彭咸之
所居，句既顯然對豎，曰志介，曰遠志，曰眇志，曰案志，曰

刻著志曰。造思曰。隱伏而思。慮曰。思不眠曰。紕思。心曰。憚思。心曰。孰能思而不懸。字亦顯然。各應而意之所。不易。輕見。一曰。愁之聚者。欲其散而祛之。一曰。愁之散者。欲其聚而銷之。觀其稱。究結。機。轉。結。寒。盡。不。去。無。適。非。愁。况。之。交。聚。乎。觀。其。稱。珍。珍。芒。芒。漫。漫。無。經。無。紀。馳。委。地。也。漂。翻。翻。也。遙。遙。滴。滴。也。非。愁。緒。之。四。散。乎。散。欲。其。聚。而。銷。故。曰。紕。纏。編。磨。撫。佩。染。志。依。穴。自。息。洋洋。務。軋。焉。聚。又。欲。其。散。而。祛。故。曰。隨。飄。所。仍。據。其。以。

楚辭聽車

合論

壹

據。盟。左。右。汜。前。後。張。弛。各。件。焉。兩。意。蓋。於。竹。管。之。復。處。處。分。明。在。諸。複。法。中。此。為。更。奇。矣。分。論。全。部。每。篇。用。複。之。大。略。已。盡。於。斯。其。餘。篇。中。之。複。字。意。亦。所。品。箋。又。有。詳。焉。後。人。擬。騷。竟。無。知。其。用。複。之。妙。學。其。用。複。之。法。者。法。不。妙。則。意。不。奧。復。何。以。辨。騷。宋。玉。身。為。第。子。尚。未。窺。此。秘。矧。屬。其。他。即。以。九。辨。稽。之。非。不。屢。言。秋。乃。語。複。意。亦。復。焉。烏。用。複。為。故。必。知。似。複。非。複。乃。可。與。讀。騷。乃。可。與。學。騷。至。於。每。篇。以。外。再。合。論。全。部。以。尋。其。所。尊。

複之四字似複非複之四意。曰。芳曰。玉曰。露曰。女則。尤。請。騷。學。騷。者。秘。所。當。窺。也。

聽芳

屈子以眾芳比古后其所立意則求芳不一地與用芳不一法盡之矣首篇援芳最盛他篇亦多通見然字句屬同意義並異就一篇味之一篇之異同宜析也就諸篇味之諸篇之異同亦宜析也首篇初言扈初亟云朝搴此之木蘭夕攬州之宿莽為芳之遠求次言雜申椒

楚辭聽直

合論

壹

與苗桂豈惟初夫蕙蒨為求之再增三言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哇爾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則遠求不如近植遠求之再增不如近植之倍增四言朝飲水蘭之隱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夕朝夕之求同而此專指墜落前係芳盛欣賞後係芳殘戀惜前祇寒暄後係以警利然不同矣擊木根以結蕙貫梓荔之落蓋矯蘭桂以紉蘭索胡繩之纏纏俱屬收拾眾香於殘散之餘水蘭也蕙蘭桂蘭也數者固前所同而供飲之意不同

擊貫矯索之工不同。即前亦言初而終。以約之工。又不同也。芳綫戀惜之懷。固有更深於欣賞者也。所謂絕何傷。哀其蕪穢也。五言既替。余以蕪穢。又申之以蕪。蕪前於欣賞之後。詳云。攬貫矯結。似屬資為佩帶。而本明言之。此始拈出。蕪欲廢。芳我欲申。芳君欲廢。其蕪之一。我欲增。其蕪之二。攬蕪與前之初。蕪結蕪同。而始係從心。茲為抗節。又不同矣。六言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且焉止息。向所欲雜之滋之初之俾。芳為我有者。茲且

楚辭集直 合論 五

縱車馬以游觀。又不同也。七言製艾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於蘭菊菌桂。蕪蕪夷。搗車申椒。荷荔胡繩。諸芳之外。別列芳品。前之供飲饗供饗者。茲且供服焉。芳不同名。用芳亦不同法。如此。八言蕪蕪。以盈室。判獨離而不。君之替之。以其佩芳。女類之替之。反欲其服。不芳。貴夫。眾為蕪。為蕪。不芳之。亦眾矣。似欲相敵矣。九言攬蕪。以掩涕。向之用芳。不一法。故乃以蕪。掩涕之用。哉。豈。蕪復言飲饗。復言蕪。復言衣裳。哉。十

言。幽蘭以延佇。亟承吾令。帝開開關。借開闔。而終于之下。耽芳之懷。不得當於君。不得當於妙。不得當於世。終將不得當於身。庶幾得當於天乎。此又一用芳之法。十一言。戶服艾。以盈腰。謂幽蘭不可佩。蕪蕪。以充。悼謂申椒。其不芳。則原所求得當於天者。竟受排於蕪。人無繇逞其用芳之法也。女須所言者。蕪蕪。不芳之。三。艸黨人增艾。為四。且珍蕪。壤所以敵吾眾。芳者不芳之。眾更如此。十二言。蘭芷變荃。蕪化。蘭無實。椒專佞。覽

楚辭集直 合論 五

椒。蘭其若茲。又况搗車與江離。眾不芳。既歷眾。芳。離。芳。離。乃眾。芳。竟變不芳。將平日之服芳。毋乃俱為服不芳乎。十三言。芳非非。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眾世之芳。皆。而。我之芳。終不變也。此原首篇前後談芳之同異也。最詳於言芳者也。遠遊。一曰。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艸之先。蕪。再曰。誰可與玩斯道兮。長向風而舒情。三曰。嘉南州之炎德兮。而桂樹之冬榮。言芳甚。畧。然。悼不。保。無。伴。徬。徨。弗。淺。上。天。界。仍。羨。南。桂。眷。戀。亦。弗。輕

矣。天問之不及芳也。所問皆一切事實。非屬比興之泛論。固宜其不及也。九歌又盛言芳。所以用芳之去。較前首篇更有進焉。東皇太乙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則蒸籍酒漿均實以芳為用。不獨餐霞飲茶矣。雲中君曰。浴蘭湯。又用芳為浴。不獨蒸籍酒漿也。湘君一曰。桂舟。二曰。薜荔。拍兮蕙綢。蒸槐兮蘭旌。三曰。桂棹。四曰。采芙蓉。擊薜荔。五曰。采杜若。拍屬節。壁綢屬縛。屋用芳於居室。舟與棹與楫。用芳於泛水。旌則用

楚辭疏直 合論 天

芳於標標所用。照多而彌鉅。猶於薜荔芙蓉杜若。屢采。屢察。水中木末。芳洲無不之焉。可謂詳矣。湘夫人一曰。沅有芷兮澧有蘭。遙想夫生芳之地。二曰。奠室水中。葺之荷。若好質以芳為卜室之用焉。亟繼之曰。藻璣椒堂。曰。桂櫂。蘭楫。曰。辛夷。相薜荔。惟曰。荷。若。蕙。而。非。用。芳。曰。疏石蘭。曰。芷葺荷屋。曰。結之兮杜衡。無非加倍於用芳。既屋之上。屋之內。築川芳。夾屋之下。又曰。合。而。於。今。實。庭。屋。之。外。又曰。建芳馨兮。臨門。蓋用芳之彌潤。彌

增也。視前篇離騷之詳言芳。及前篇湘君之詳言芳。此篇尤詳。彼詳於各事。此詳於建室之一事也。結以鞶江。洲杜若。則與湘君之芳洲同旨矣。大司命之結桂枝。為水神。可以迎之。可以就之。故詳於舟與室之用芳。大司命尊而且香。不敢言就。不敢言迎。但有延佇愈愁。是以不敢多言芳。而只云結桂。與前湘君湘夫人之詳者異也。少司命曰。秋蘭兮。羅生堂下。菲菲襲兮。芳不待

楚辭疏直 合論 天

於他求矣。荷衣蕙帶。少司命之神。所服皆芳。不待吾以芳供之矣。然少司命終不為我來。與大司命之孰離合兮。可為竟相同也。此求芳與不待求芳。供芳與不待供芳。均置於無用者也。屈子別一言芳之旨也。東君曰。援北斗兮酌桂漿。藉天星以爲斟。芳之用。又一用芳之法焉。河伯曰。乘水車兮荷蓋。河伯又自有其用芳之法焉。至於山鬼。而人所苦於芳之未易用。阻於不得用者。乃意為鬼之用。人不克用芳。以迎神鬼。願欲用芳。以遺人

也。被。荷。荔。帶。女。蘿。辛。夷。車。也。桂。淇。也。帶。杜。荷。也。思。一。一。擅。之。矣。三。秀。杜。若。凡。一。一。取。之。矣。國。殤。之。不。復。言。芳。也。以。無。所。用。芳。也。居。室。飲。食。衣。服。舟。車。之。需。芳。固。皆。欠。職。時。所。不。問。也。身。之。將。死。永。無。用。芳。之。日。矣。然。其。魂。不。泯。也。芳。之。居。室。飲。食。衣。服。舟。車。盡。可。棄。捐。而。流。芳。之。聲。價。自。在。後。世。也。無。佩。蘭。荷。之。魄。而。有。佩。蘭。荷。之。魂。也。此。所。以。國。殤。不。言。芳。而。禮。魂。又。言。芳。且。曰。長。無。絕。今。終。古。也。卜。居。漁。父。語。多。明。顯。不。以。芳。為。比。興。九。章。復。錯。綜。言。之。

楚辭直

合論

注

惜。謂。曰。荷。木。蘭。以。矯。蕙。繫。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願。春。日。以。為。糗。芳。蓋。用。芳。之。法。專。以。救。饑。焉。思。美。人。既。曰。學。芳。荷。曰。寮。宿。莽。繼。曰。解。篇。荷。與。雜。菜。備。以。為。交。佩。蓋。用。芳。之。法。專。以。供。佩。焉。其。曰。菴。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蕙。滿。內。而。外。揚。則。察。芳。之。眼。嗅。芳。之。鼻。殆。最。細。心。哉。曰。荷。荔。為。理。英。蓉。為。媒。欲。以。芳。代。人。用。芳。最。奇。曰。荷。衆。此。憚。衰。矣。採。芳。最。懶。視。諸。言。芳。又。一。變。矣。抽。思。不。言。芳。而。曰。惟。蕙。之。多。怒。蕙。伴。轉。而。不。聞。則。固。以。芳。比。君。也。

涉。江。曰。露。中。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情。芳。與。啣。服。芳。雙。枯。生。慨。橘。頌。則。橘。之。能。芳。自。在。不。言。中。無。待。復。以。芳。贊。悉。回。風。啓。口。卽。曰。搖。蕙。巫。繼。以。艸。其。比。而不。芳。蘭。並。幽。而。獨。芳。分。別。物。性。物。像。又。曰。惟。佳。人。之。獨。懷。折。芳。椒。以。自。處。又。曰。蘋。蘅。稿。而。節。離。芳。已。歇。而。不。比。尊。佳。人。之。遂。願。懼。吾。身。之。失。時。也。哀。郢。不。言。芳。而。於。望。長。楸。之。樹。微。帶。點。綴。惜。往。日。又。疊。言。之。一。曰。君。無。度。而。弗。察。今。使。芳。艸。為。藪。幽。諸。篇。以。芳。借。喻。未。有。如。此。篇。

楚辭直

合論

注

之。直。答。君。者。再。曰。弗。省。察。而。按。實。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揉。孰。申。且。而。別。之。又。以。闢。乎。直。答。焉。三。曰。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引。古。以。直。答。也。懷。沙。但。悼。艸。木。之。莽。莽。是。芳。非。芳。俱。不。必。論。付。之。一。死。而。已。二。十五。篇。言。芳。之。詳。畧。非。一。一。聽。之。最。悉。其。同。異。哉。其。中。芳。名。種。種。或。屢。言。之。或。一。二。言。之。又。有。同。異。者。曰。滋。蘭。之。九。畹。曰。以。初。蘭。曰。步。余。馬。於。蘭。皋。曰。結。幽。蘭。以。延。佇。曰。幽。蘭。不。可。佩。曰。蘭。變。曰。蘭。無。實。曰。覽。蘭。其。若。茲。曰。

蘭藉曰浴蘭湯曰蘭旌曰蘭柅曰蘭煠曰禮有蘭曰秋
蘭羅生曰秋蘭青青曰被石蘭曰疏石蘭曰春蘭曰幽
蘭而獨芳言蘭凡二十最為詳稱曰豈惟初夫蕙曰又
樹蕙之百畝曰既替余以蕙纒曰攬茹蕙以掩涕曰蕙
化曰蕙香蒸曰蕙綢曰蕙梅曰蕙帶曰以矯蕙曰謂蕙
若其不可佩言蕙凡十一詳次於蘭矣曰菌桂曰矯蘭
桂曰桂樹之冬榮曰桂酒曰桂舟曰桂棹曰桂棟曰結
桂枝曰酌桂漿曰桂旗言桂者十曰雜申椒曰馳椒丘

楚辭聽直

合論

三

曰謂申椒其不芳曰椒專佞曰覽椒其若茲曰椒漿曰
椒堂曰藥申椒以為糧曰折芳椒以自處言椒者九曰
貫薛荔之落蔬曰薛荔拍曰采薛荔兮水中曰罔薛荔
兮為帷曰被薛荔曰薛荔為理言薛荔者六曰碎芷曰
芳芷曰芷變曰沅有芷曰芷葺曰芷幽而獨芳藜房之
葍亦芷也言芷者七曰芰荷為衣曰荷蓋曰荷屋曰荷
衣曰乘水車兮荷蓋言荷者五曰豈惟初夫漉曰以結
漉曰申之以攬漉曰擘長州之芳漉言漉者五曰采杜

若於水中曰擘汀洲兮杜若曰山中入兮芳杜若言杜
若者三曰集芙蓉以為裳曰采芙蓉兮木末曰令芙蓉
為媒言芙蓉者三曰糝秋菊之落英曰春蘭兮秋菊曰
搢江離與滋菊言菊者三曰寒此之木蘭曰飲木蘭之
露露曰搢木蘭言木蘭者三曰辛夷楣曰辛夷車曰露
申辛夷言辛夷者三曰雜杜衡帶杜衡曰衡橋而節離
言離者三曰扈江離曰與江離曰搢江離言江離者三
曰與揚車曰何況揭車曰夕搢洲之宿莽曰寧宿莽各

楚辭聽直

合論

三

言言之畱夷女難胡繩篇薄各一言之一言變化而復
以荃比君曰荃不揆余之中情兩言荃為憐為愛而復
以荃比君曰荃何以今愁苦蓀伴薺而不聞願蓀美之
可完斯又其變法矣蘭蕙為最芳故列之最詳桂椒之
芳亦屬次之他芳之少減者所引不復繁焉諸芳之
變不一乃又專寫蘭椒舊語以為刺子蘭上官椒非也
蘭氣清遠椒氣辛烈皆處芳之冠而亦與眾同變焉既
為始所專尊之不得不為後所專斥之也此所以求減

夫揭車江離與芷荃之罪也。蕙與椒同其詳稱，乃不斥。蕙者斥蘭則蕙在其內也。嘆芳之變而不及詳稱之桂。此則物理也。芳艸經霜以後，輒萎故多變。桂則冬榮木之芳與艸之芳不同也。木蘭亦屬芳木，宿莽亦屬芳艸。其於詳稱不及蘭、蕙、桂、椒，併不及薜荔、荷、芷與蒨，乃獨於騷之始，朝寧夕櫪，居其最，而意者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皮復生，蓋不變之最奇，故特首及焉。不深窮物理，不得合章法，烏知原之苦心哉。

楚辭聽直

合論

三

聽玉

首賦於言芳之後，始繼以言玉。蓋其重玉視重芳為較進焉。小人不知芳，愈不知玉。故曰：覽察艸木，其猶未得。分豈程美之能當然。小人能毀芳為不芳，不能毀玉為非玉。佩芳而芳，或變自蹈小人之所毀，不如佩玉之不變也。小人不能毀玉而欲令人不見玉，故曰：何瓊佩之儼寔，眾變然而蔽之，蔽之未足以快小人心也。故又曰：恐嫉妬而折之，至於折而玉之受挫於小人，備於謂。

不芳矣。玉雖不變，若不全矣。原曰：吾用芳不一法，用玉亦不一法。余以為佩碎以為食，彼折之吾亦自折之。為蓋為糧，均取於瓊，兩用其碎矣。雜瑤以飾車，三用其碎矣。齊玉軟以並馳，則以玉為車轄，四用其碎矣。枝也，靡也，雜也，齊也，俱可以碎而不必全者也。鳴玉鸞之啾啾，則又以聲用焉。五用其碎矣。甚矣用之廣也。是小人嫉妬所無如我何者也。此原首篇之旨也。遠遊懷琬琰之華英，竊玉於懷，玉色頰以脫顏，呈玉於面，玉色非玉佩。

楚辭聽直

合論

毒

玉而道所濕，養性若玉潤，玉乃不在有形而在無形。於是乎用玉之法，乃與絕矣。天問瑣瑤十尋，即瑤瑤佚女之說。此古人善用玉以求女者。綠鵲飾玉為伊尹玉，昔割烹之事。此古聖佐善用玉以事君者。因古愈知今也。九歌大司命之玉佩陸離，此神之因玉以自飾者。因神愈知人也。東皇之瑤席玉真，川玉於置地以供神。湘夫人於築臺列芳之中，忽曰：白玉為瑱，則又用玉於鎮宅，以供玩湘君之捐玦遺佩，以棄玉為用玉奇矣。國彞。

援玉抱兮擊鳴鼓用玉助戰更奇矣九章中涉江之佩
寶璐固首騷瓊佩之旨也登崑崙兮食玉英固為蓋焉
極之旨也懷沙同糝玉石一槩相量即黨人之折之蔽
之也懷瑾握瑜窮不知所示不獨小人蔽之我亦茫然
若自蔽矣無所不可用者竟以君之見放歸於無用也
懷玉為罪安得不抱石自沉哉合二十五篇以論玉而
原稟官玉之旨真可釋可悲也已

楚辭

楚辭

合論

垂

全騷多言路有譬言之者有實言之者有實言之而屬
於幻言之者首篇乘騏驥以馳聘來吾道夫先路彼堯
舜之耿介遵道而得路黨人之偷樂路幽昧而險隘曰
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皆譬言之也我之先路依
堯舜君之改路依黨人此今古之所以升降邪正之所
以分判也孰異道而相安悔相道之不察回朕車以復
路又一譬言之也彼路不正遂貽我路亦誤不敢盡為
黨人咎盡為君咎而引為已咎也遭吾道夫崑崙路倚

遠以周流路不用以左轉指西海以為期皆實言之者
也崑崙西海俱非人所得之區則實言之均屬於幻
言者也遠遊就言求仙上天下地無所不之路曼曼其
修遠兮後節節而高厲召黔雷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
路亦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山鬼之路險艱兮獨後
來曰之平原忽兮路超遠言為最實而出於鬼虜之
口則又幻矣九章惜誦之同極而異路何以為此援欲
橫奔而失路蓋堅志而不忍思美人之媒絕路阻兮言

楚辭

合論

垂

不可結而論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又皆譬
言之者也抽思之郢路遠遠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
之曲直魂識路之營營路遠處幽皆實言之也魂逝識路
又帶幻焉悲回風之登石繚以遠望路眇眇之默默在
半實半幻之間哀郢之郢路遠遠江與夏之不可涉懷
沙之進路北次純乎其實言之而回車復路相道遵路
取譬之本懷無堪再陳不得而死矣就復路之中其以
東西南北為覆者或幻言或實言或顯言或隱言又有

數端辨發始云濟沅湘以南征從欲往而實有南顧者
南末云夕余至乎西極詔西皇使涉余指西海以爲期
則雖顯言之皆幻言矣其中之屑分隱言莫幻於渣塊
風余上征諸句曰懸圃曰崦嵫曰扶桑曰若木四方互
征焉懸圃在崑崙之絕頂屬西北崦嵫在西扶桑在東
若木又在西既至懸圃又涉崦嵫之遠路繇西北而之
西崦嵫路盡總轡扶桑繇西之東折若木以拂日又繇
東之西幻想至是再言朝將濟於白水白水出於崑崙

楚辭聽直

合論

卷

則又屬西北春宮青帝之舍爲東方繇西北以遊東也
歸次窮石濯髮洧盤洧盤之水出崦嵫山繇東而仍之
西也三言適吾道夫崑崙復言西北朝發軔於天津天
津爲折木之津在箕斗間至乎西極則繇西北入乎西
流沙爲西海赤水出於崑崙之東西瞰不周山在崑崙
西北繇西海流沙之區再返崑崙之東南瞰又繇崑崙
東南瞰仗西皇之涉余歷崑崙之西北期至西海焉蓋
所隱言幻言者分列三辭以極其奇變如此遠遊之東

西南北視離騷又加奇變以遠遊意純求仙專詳天上
之界裂於地下之界也離騷未嘗不言上征未嘗不言
周流乎天余乃下而所詳在地下之界所畧在天上之
界也遠遊首云濯髮湯谷從日出之地隱言東嘉南州
之炎德由東而顯言南兩皆地界淹浮雲而上征純言
天界問太微之所居太微宮垣爲天之中央臨乎於微
間爲東北之山繇天中央歷天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勾
芒東方之神過乎勾芒者繇東北而又過正東也太昊

楚辭聽直

合論

卷

東方之帝也凌天地而徑度繇東而又他之也過蓐收
於西皇繇東之西於此相遇也蓐收西方之神佐少皓
西皇者也前皆隱言此顯言之其爲天界則均幻也玄
武北方之神召玄武而奔屬從西召北也指炎帝而直
然炎帝南方之帝也吾將往乎南疑南方九疑之山也
繇南而南又從天界臨地界也寒門北極之門顯頊北
方之帝繇南而北也南顯言之北隱言之結以經營四
方作總收之語均之幻而非實也天問之東西南北樂

屬實言而以致疑。竊曰：東南何虧？曰：地何故以東南傾？曰：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孰其衍幾？何西北辟故，何氣通焉？詳列地界，然其意不屬言路，固與前諸篇不相同。九歌之東君，駕飛龍兮北征，西滯洞庭則屬南，馳騫江車，拜節北渚，又南而向北。湘君之帝子降兮北渚，為北朝，馳余馬，夕濟西澨，為西望，其在北而未至，故又從西以迎之。東君之暇將出兮，東方本屬在東，操余孤兮，反淪降，嘆其西落，亦冥冥兮。

楚辭聽直

合論

五

以東行復從東迎也。河伯之登崑崙兮，四望東西南北，未有定區，交手兮東行，則定於東矣。送之南浦，又東與南，取也。此或隱意，或顯言，均事神之幻言也。九章思美人，指蟾象之西，與黃以爲期，獨執執而南行，思彭咸之古，初欲西，後欲南，願因時改，抽思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既云集矣，豈望北山而流涕，則又不得在北。南指月與列星，又欲往南，在顧南行，真往南矣。宿北姑而，又未遽南，哀郢之東遷，出國門，繇東而出也。過夏首而，

西滯在龍門而不見，從西望東也。今狩遙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又從東望西也。蘇南渡之焉，如孰兩東門之可燕，又從南望東也。懷沙之汨，徂南土，進路北次，蘇南而北也。九章之東西南北，多屬顯言實言，與他篇之幻不同，而意則愈悲矣。東西南北之幻言實言，即路之幻言實言，通複遞變，至大招無南無北，無東無西，舉世不堪舒步，竟無路矣。其悲之尤甚哉，不合全部何以盡其用，複之悲。

楚辭聽直

合論

卑

二十五篇多言女，後人訛之者，病其褻昵之太甚，尊之者，比於同風之不淫，夫不能確知其寓意，始何所感，終何所歸，何怪乎尊之者無以間執訛者之口也。原因被讒而作騷，豈其不懼讒人之指摘，以褻昵爲戒而嘆當時之無女，求上古之妃后，按迹而論，誣賈罪大，何止褻昵哉。燕窩意在斥鄭袖耳，惟賸斥鄭袖，故多引古之妃嬪，欲以此爲吾王配焉。懷王外惑於上官大夫，內惑於

鄭袖觀其盛怒張儀欲得甘心乃儀卒通楚用事設難於鄭袖脫身而去用事之人非上官輩耶此其乘機為奸詎屬一日使有賢妃何致脫儀於國中反勞師於遠伐耶是以首篇之騷專言求女其前半篇之不遠言也。以不聰本屬王聽高張本屬讒夫踈原者王之信上官非鄭袖之罪也故前半篇叠言王叠言黨人悲慟不能已也。然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謂余諛諛以善淫雖斥黨人已隱隱道及鄭袖矣後半篇之不復及王不復斥黨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人而但言求女其殆因張儀發慨歎是篇之作殆鄭袖脫儀王怒伐秦之候耶觀其於駟虬上征以後純言天上亟接之曰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此其致恨君王之賢內助明矣宮中之眾女不可以為女高丘又未易得女安得若古之賢女乎於是求之慮妃求之有娥求之二姚慮妃溺水而死此必不肯為人配者也故曰斥曰無禮曰改求有娥二姚則一歸高辛一歸少昊又不得求之以為配者也於是借靈氛之言欲求女

於九州以外而哀無女之悲悵於是畢矣世幽昧以靡靡兮至末復嘆王斥黨而以何必用夫行媒聊浮游而求女穿插點綴鄭袖之罪輕諸讒之罪重也遠遊純言求仙而於迎宓妃二女御仍帶求女之旨焉二女舜妃也其必云宓妃二女則專指已死者而言也九歌之言湘君湘夫人即二女也將以遺兮下女不敢冀此世之有如湘君或有如下女也將以遺兮遠者不敢冀此世之有如湘夫人或異時有如夫人之類也世傳湘君湘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夫人曰靈虬而哭以死今之宮中何若乎此歌當屬懷王已死而作故感慨於王素號色今有悼王之死肯身殉否少司命之望美人兮未來河伯之送美人兮南浦亦求女之音也古后妃不可得水中諸女不可得但終於好女之偶歌送魂而思女之心乃倍乎天間之女也無合則又女之不待配者金山女生後賢亂以昌厥邦楚有是耶勤子屠母奇異殊甚後世嬖妃亂政何不付之一屠耶人至未易得賢妃而羿乃夢妻雒濱耶

近其純狐眩妻愛謀此因得妻而助篡者縫裳造殆此
因淫人之妻而殺身者前皆淑女此紛紛不淑矣妹
何肆又暗以此袖也因袖脫儀致懷與秦擗囊卒為秦
欺以死袖罪殆浮於妹嬉也簡狄則首篇之所已言也
何乞彼小臣而吉如是得夫何惡之腰有莘之婦前王
之不重色而疎賢所以興隆也反之者所以敗亡也焉
得夫褻似又暗比袖也殷有戒婦何所譏又明比袖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歎楚之不獲如此女也卜居曰吾將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以事婦人亦斥袖也上官大夫善事婦人者也使原能
事婦人非上官大夫之所敢讒也九章之思美人曰思
美人兮擘涕而竚胎抽思曰矯以遺夫美人與美人之
抽思擬諸慕琴之詩似漸以美人比君然在騷則仍求
女諷刺之旨也悲回風之佳人永都佳人獨懷有女而
莫為求之者又暗以佳人自比焉惜往日之西施美容
讓如入代又以美人自比焉忠臣賢士與佳人美人何
異知求女而不知求忠賢抑何明蔽互珠蓋又一諷刺

矣且騷所寓意求女又有不止於斥鄭袖者鄭袖之脫
張儀因靳尚使人謂袖曰秦愛張儀王欲殺之今將以
美人聘楚以官中善歌者為之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
斥不如言而出之此祇虛言耳迨懷之二十四年秦昭
王初立乃厚幣於楚楚往迎婦遂為美人聘楚之實事
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秦三攻楚取楚地乃又遣
楚書曰寡人與楚故為婚姻相親久今秦楚不驩無以
令諸侯願會武關而懷王於是乎被留頃襄七年楚迎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婦於秦秦楚復平是懷之送死項襄之忘仇總以求女
為始終之敗局秦則昔所虛言後所實行亦總以子女
為始終之巧計原安得不痛心於求女反覆低徊哉誠
合鄭袖與兩迎婦為細繹誰能不深恨誰忍不屢言尚
敢妄訛之乎尚但泛尊之乎

聽體

二十五篇悲同而體殊騷從詩變六義畢具者其體也
首騷從從變雅中來援引美人以寄意則兼風九章與

變雅相似。同於首騷音節之低徊。倡歎。固風之遺。不特盡從。美人為援引。始曰風在斯也。天問純乎。其為大雅。不獨小雅。蓋歷代朝政。大得失備焉。自當以大雅歸之。遠遊亦雅之類。雖不關朝政。氣象則雅。跡求仙。而言登天。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餘意乎。九歌篇最短。純乎其為頌矣。宗廟祭告。事神之體。然哉。朱子謂離騷諸篇。合於變風。變雅。九歌祀神。歌舞之盛。幾於頌。定評自不可易。乃於諸篇。詆之曰。語冥昏而越禮。憾怨憤而失中。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風雅之再變。又於九歌防之。曰再變而之。鄭衛不難。徒以諸篇中。多言女言美人。九歌中。務昵湘君湘夫人之故。以余聽忠聽女。為之解嘲。將百變不失其正。豈憂再耶。論賦比興。則首騷為最。全其抒情寫事。固纏纏皆賦。援芳援玉。援女。胥比興也。遠遊純乎。其為賦。無比興可指。然借遊仙以寓厭世。字句非比興。而意則全歸比興矣。純乎其為賦者。惟天問。九歌亦屬純賦。而借事神之我。庇冀君之我。疎又謂純乎比興可也。九章則賦比興。

雖於各篇之中。借誦純賦矣。懲美釋階。比興繫之。思美人之言。鳥言艸木。比興居多。賦居少。抽思之賦。居多。有為來集。則其比興之一及也。涉江之多賦。與抽思等。絃亦一及。鳥木為比興焉。悲回風。開篇搖蕙。即繼以鳥獸。魚龍芳艸。層疊於比興之間。中末則純用賦。哀郢之純賦。獨於結句。引鳥狐二語為專興。惜往日之純賦。在篇首。芳艸早妖。西施暮母。騏驎舟楫。比興之錯出。在中末。懷沙前半之比興最多。後半乃用賦。橋頌詠物。似與諸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篇相反。純賦而非比興。若借物寓意。又純為比興。此其各篇之同不同者也。論其字句。亦有互殊者。首騷純用七言。六言。雜之以五言者。不及十句。遠遊亦純用七言。六言。中插四言數句。為一段。末插三言數句。為一段。天問純用四言。雜之以五言三十餘句。六言十餘句。三言十餘句。七言數句。九歌純用三言。二言。無它雜焉。篇短而句亦最。所以俾篇與句相稱也。詩惟頌多三言。原之以歌。擬頌也。九章之多七言。六言。與首騷遠遊同。借

誦思美人九與首騷較似以其有數句五言雜之耳抽
思涉江則似遠遊抽思末雜四言別為一段涉江末雜
三言別為一段固遠遊之餘體也。橘頌之用四言於九
章各篇為變於天問為同。天問尚有五言六言之雜此
繁無雜彼問此頌問頌更端頌易直贊固不同哉。悲回
風哀郢惜往日又純與首騷之七言六言同併不雜以
五言懷沙之多用四言畧雜五言則與天問似同者也。
九章中之有倡曰亂曰重曰少歌曰則與他篇不同而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與遠遊之重曰又同者也。卜居漁父純用變格不待以
不同於諸篇論其兩皆問答則漁父又自與卜居同矣。
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原於構詞之體彈力變化不肯苟
且如此作者既難讀亦詎易

聽離騷

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班固曰離遭也義與王異讀騷
所言自當從離別之義二十五篇中言離不一遠遊曰
離人羣而適逸大司命曰將以遺兮離居孰離合兮

少司命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山鬼曰思公子兮徒離
憂國騷曰首雖離兮心不懲惜誦曰及離羣而贅脫終
危獨以離異眾騷遠以離心思美人曰遠萎絕而離異
悲回風曰黃鶴橋而節離哀郢曰民離散而相失均離
也均離則愁緒均騷諸篇俱可以離騷名之獨首篇言
離為最多故名專歸焉不難夫離別一也判獨離而不
服二也飄風也其相離三也紛總總其離合四也又曰
紛總總其離合五也何離心之可同六也判獨離而不

楚辭聽直 合論 聖

服翼之答原自與世離也何離心之可同原之嘆世永
與原離也飄風天為之也不難因夫數化君為之也判
獨原自為之也何可同謔人為之也紛總總其離則天
人君我皆有之焉彌離而心彌動騷之為言騷屑也騷
擾也緒不可斷勢不可靜百端交集於其間則離騷之
所為者也原自註離而不言騷知離之多端足知騷之
多况夫舉騷可以該騷也三千餘字之中純以菝法為
呼應百變環生一統到底言芳言玉言女分列布置而

大旨尤在言路。來吾道夫先路一語。固其一生之本。也。致至有懷先。獲自矢。滿腔熱血。直在獲壘之前。一。冷。脾。大。笑。季。葉。之。陋。堯。舜。以。遊。道。得。路。焉。而。帝。樂。紉。以。窘。步。失。路。焉。而。亡。屈。子。胸。中。明。白。口。中。清。楚。不。容。半。點。模。糊。我。有。先。路。而。黨。人。竟。以。異。道。險。路。敗。之。君。既。改。路。而。我。無。辭。以。相。道。復。路。救。之。屈。子。胸。中。火。生。喉。中。氣。塞。未。展。半。毫。旋。轉。試。將。全。篇。照。應。急。讀。陡。思。有。不。入。人。一。觸。憾。動。一。動。遽。絕。者。予。篇。末。說。到。事。不。可。為。號。天。三。尸。

楚辭集直

合論

究

曰路脩遠以周流。曰路脩遠以多艱。曰路不周以左轉。夜半子規滿喙流血。嗚呼聲弗堪聞也。始之言曰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於堯舜所遵之道。傲然欲着先鞭焉。何其壯也。終之言曰抑志申節。僕夫悲。余馬懷。今聽局顧而不行。何其憊也。意結筋攀。隨枯聲啞。屈子即欲不預為死計。何可得矣。當懷之時。僅僅被疏。猶自他。用非比懷。既死。秦非比項。襄遷放。本不宜死。而負既大。鬱抑自倍。深也。此所以一曰彭咸。再曰彭咸。

其後卒至於死。則亦原之自為。而識也。是時未去故都。未遷沅湘。乃曰濟沅湘而南征。曰何必懷故都。卒至濟以遷焉。不得懷焉。又原之自為。而識也。前人以首篇為經。以他篇為傳。經傳二字。非原之本題。自當從刪。至於首篇之包括他篇。則分經分傳。固畧似之矣。蓋埃上征。與屢言朝夕。足括遠遊。指天為正。與引堯舜及夏殷周。君臣亦近。天問巫咸百神。似帶九歌。其餘所衷之語。自與九章相通。若從彭咸之所居。則即其卜居之早。自矣。

楚辭集直

合論

平

也。其後每篇皆所實。顯道而此篇多屬懸擬。以此稍殊文字之妙。正在同中異。異中同。見其變幻。後人異則不能同。同則不能異。豈足語哉。

聽遠遊

遠遊與離騷往觀四荒。濫風上征之旨同。而其上天下地。朝此夕彼。東西南北之通。歷句法又大畧相同。所不同者。離騷每段中言求女。遠遊每段中言求仙耳。就中運句又有同焉。離騷於朝蒼梧夕懸圃。至好典美而凌。

好爲一段意已直接求女矣。但曰上下求索。不。字。遠遊開口。悲時俗之迫。至求正氣之所由爲一。意已直指求仙矣。但曰求氣不遠。靈仙字此一同也。騷於嫉妬之後。點明高丘之無女。乃迭言下女。窈窕。修爲理有嫉。伏女有虞。二姚。豈惟是其有女。焉用夫行。媒聊浮游以求女。遠遊於求氣之後。點明開赤松。美登。仙乃。叠言傳說韓衆。從王喬而娛。見王子而宿。仍羽人。於丹丘又一同也。離騷從遠。吾道夫崑崙。以後不復言。

楚辭集直

含論

至

求女但詳世間四方之行。以歷天上。俯睨舊鄉而悲生。遠遊從命。帝開其開。以後不復言求仙。但陳天上恣遊之樂。以周四方。亦俯睨舊鄉而悲生。此又一同也。然遠遊求仙之意。較求女爲倍。慘求女雖云託言偏近。實言以因君之寵聽。鄭袖而釋張儀。徐又與師致敗。故刺袖而託言求女也。託言之意止於如是。則其言翻爲實。謂本感之外。無別感也。求仙似實言之。乃純屬反言。原之求仙。後代解者。率云原欲制煉魂魄。長生久視。以觀。

世變之終何若。余竊謂不然。楚不得長有其楚。必折而歸。秦原知之。確矣。何待終觀一死。自矢。惟恨不獲早死。之添愁。焉用長生爲。既已生。不肯長。終不須觀。仍言求仙者。何益。嘆夫身處塵世之不樂。誰不云遁之於仙。可。以自怡。然吾國之宗臣也。毋論求仙。未必成。仙。卽真成。仙矣。安能棄祖宗社稷於不思。此其意甚簡。甚明。十。言可了。而文陣乃層叠百變。以致其曲。以致其幻。言外。專翻夫仙之未足恃。言中乃遍商夫仙之宜廣師觀其。

楚辭集直

含論

至

本懷所時。當最明白可尋者。在於貴其人。美登仙。氣衰。而曾舉終不反。故都危。患不懼之後。又忽然淒涼。恐序。代悼芳零。致嘆於高陽祖派之邈遠。余將焉程。夫修仙。而思免何悼。何恐。以仙爲程。何云非祖。焉程。顧仙人之。愛凡人。未必如祖宗之愛子孫。凡人從仙人。取程。欲。以渺茫。併庇於仙人。不知子孫之從祖宗。取程。易以箕。裘。併庇於祖宗。赤松傳說。韓衆較之高陽。孰親。孰疎。孰。顯。孰。幻。耶。仙人實屬邈遠。祖宗實屬密邇。君王不顧宗。

臣不深爲國計。遂使密邇之祖。派反成。龜遠其如之何。哉。無可如何。不得不再求仙。以重曰二字。作轉語。原所。凄涼自道。亦明白之甚矣。前稱求仙。第曰聞之。奇之美。之未嘗親見其人。親受其訣。此則專言從王喬。就其宿。而傳其言。前所云求氣。氣變者。至是而餐六氣。審一氣。秘受有實訣。下手有實功。此章法淺深之次第。人所易。知。若專言王喬。深意所在。固千古未易知者。意蓋曰。王子喬爲周靈王太子。惟肯棄太子之位。不復顧人民。故。

楚辭聽直

合論

五

可學仙。吾亦爲君所不用。棄宗臣之位。不得乘朝政。庶可專依以學仙。云爾。若赤松子。雖曰願承遺風。終未能。學也。以赤松爲神農之雨師。神農實寵任之。豈如吾之。見乘傳說之奇。益未易學也。赤松猶其屬修仙者。傳說。何嘗閉心仙術。乃相業既成。託星天上。吾之功業。毫無。所就何星。可託哉。韓衆之稱列仙。非如吾爲宗臣。無特。棄位又派各不同矣。夫安得不專言從喬耶。其於聞至。貴而遂徂。朝夕修煉。色精質神之迭變。自慶得仙。及庵。

浮雲而上。征以後。修言天帝。修言天遊之樂。不復再。仙術何也。以人視仙。則仙爲貴。以仙視帝。則帝又爲尊。既到帝宮。仙不足言矣。從來地仙。不如天仙。吾驟習儀。之帝廷。發軔恣遊。臨焉過焉。歷焉飛。靡風伯。玄武文昌。雨師雷公。以及百神。此天帝之所使者。皆惟吾使焉。天。仙又不足言矣。命題是遠遊。本非求仙。第几難。輕世。路多阻。不得不假途於仙家之輕舉。以爲遊之能遠計。故始詳於仙。而繼則專詳於遊也。學仙之始。則曰願凱。

楚辭聽直

合論

五

風以從遊。仗仙以示我所從。不能自遊也。上征之後。則曰欣欣自美。媼媼自樂。憑我以隨意所往。不待他從也。此前言仙後不言仙之關捩也。始之求仙。從漢虛靜以恬愉。至高陽焉。程爲一段。求仙之樂。忽而。上志。是再。言仙從重。曰春秋恐其不淹。至登霞。上其。一段。不復。愁矣。繼言天遊。從帝開關。至臨現。太息。自。一段。天遊之樂。忽而生愁。於是再言遊。從指炎神而直。馳至召黔。先平路爲一段。不復愁矣。局既相對。意亦。

相同而其中又有易知有不易知修仙而尚滯世間何
如成仙而竟登天上此其始愁繼不愁之易知也天
之怨愁乃舍天界而反遊地界指炎神至南疑山則地
界之山宓妃二女地界之魏咸池承雲九韶地界之樂
湘靈海若馮夷地界之神蟲象鳥獸地界之物雖復一
切畢具豈能敵天上儀仗使令百神龍鳳之盛况復徒
諸寒門增冰尤地界中凜冽不毛之處一切無所有反
以爲不愁何居故所分之東西南北與五方之帝名則

楚辭直

合論

三五

足以知原之意矣楚屬南方九疑三湘楚山水也天
之遊離樂而夕臨乎於微闕屬之東方東方之帝曰太
皓其神勾芒過勾芒歷太皓均非南也西方之帝少昊
其神蓐收過蓐收乎西皇又非南也因東西之與南隔
不能不愁生所以俯視南方之舊都太息掩涕也南方
之帝曰炎帝其神祝融身爲南入則南方之帝與神必
倍與南人親矣南方之地非止一楚將從南疑則認定
楚山矣更荷南神祝融之相厚戒御資行集妃女合

樂名水神畢集鳥獸於以娛我然則諸方可樂孰若
土又焉能尙欲他逝徘徊不決乎此其爲戀南也即求
仙之於陽谷未嘗不東遊而終以南州爲嘉之青也南
州之嘉在乎桂樹冬榮足免芳艸先零之悼徒以無人
無獸寂寞蕭條不得不舍之他逝耽乎上征如茲之有
祝融以爲地主神女蟲象人萃獸現非復蕭條非復寂
寞嘉實有甚逝將胡之乃舍南就北并節急驚不憚途
遇不憚候冷者以吾遠祖顯頊在彼故耳始稱高陽之

楚辭直

合論

三五

逸遠將焉所程恨難從也此稱顯頊之在絕垠絕垠非
卽逸遠乎又以爲可從始末呼應宜於一意貫通何其
應而互換自相矛盾乃爾非也高陽爲顯頊有天下之
號當其有天下之日去今已久無從求其以依現
在之仙不獲依已往之祖沒後而祀黑帝永存萬古
夫其一時有天下之號乃標夫萬古司北方之權已往
則實遠永存則可從此所以始末迥異仍不相矛盾也
誌悲俗則人不如仙仙而尙在地界不如在天界誌從

祖則在天界。不如在地界。在地界。南方之故。都為讒佞。所排。不如在地界。北方之寒。區藉祖靈相護。也。蓋一從顛。頤而昔之言。從王喬順風。從遊俱有所不必從。且為芒太皓。有所不必。歷葦收西皇。有所不必。遇炎神有所不必。指矣。通篇文意。文勢於此止矣。又增四言。歷玄冥。以邪徑。乘間維而反顧。召黔羸而見之。為余先乎平路。以結克從之局。小人捷徑。取君原之所恨。何以欲自蹈邪徑。逢君則捷徑。為非法。祖則邪徑。為是邪之言。斜也。

老廉慮直

會論

五

遊。遠絕。根恐未易。至故欲以斜行。為俾遠使近也。恨人。世則欲辭近遊。遠依祖派。則欲縮遠為近也。玄冥之神。佐顛頤者。故徑可借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從顛頤而地界之遊。即天界之遊。隨吾所乘之快。然反顧無復。臨。颯之悲也。遊必藉路。路或平或不平。是以易阻。有黔羸之神。先平之。而吾所從。所歷不忠。其連即長遊。地界可矣。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上至列缺。降望大壑。為通篇。遊而天遊。天遊復地遊之總綱。又忽以無天無地。無聞。

無見四語。致其憤恨。盡通篇。凡以從前所陳者。皆屬有失。有地。有見。有聞。之談。天地不肯。祐人見聞。不堪。世徒於樂中生愁。強於愁中覓樂。紛紛擾擾。詎有已時。不如盡行滅絕。重成混沌。歸於太初之氣。始可以不言。愁併不言樂矣。此遠遊之布陣用意。最與最幻。較他篇尤為難讀也。不經其難讀之情節。則真者以拘顯而疑。幻者以泥實而礙。一切悽懷。藟藟字句。埋沒。毋乃是篇。祇為後世。來同悟真。隱隱儲秘。及小遊仙。大遊仙。諸詩。

老廉慮直

會論

五八

森森作祖乎哉

聽天問

天問難讀。視遠遊又異。遠遊雖與幻。猶一意到底。天問苦於淆雜也。王逸謂屬屈子之題。壁楚人之所共述。故其文義多不次序。此論殊謬。篇中天地人物。無所不有。果有壁間如此之多。盡啟其呵問乎。原所結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果有楚人如此之多。才代其輯述乎。首末兩問作法。非非。可謂不次序乎。洪興祖既知非不次序。

又以爲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問其次序之何在既知天問同於曾子之禮問作也非轉也乃終未能關其作法之何若嗟乎天問之難讀一至此哉誠知其次序中之變順爲逆仰逆是順字法如何句法如何段法如何合字法句法段法以成章法如何則讀之了矣通篇一百七十一問以何字胡字焉字幾字誰字孰字安字爲字法之變以一句兩問一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爲句法之變以或於所已問者

楚辭應直

奇論

五九

複問焉或於正論本論中忽然錯綜他語而雜問焉或於已問之順序者複而逆問焉以此爲段法之變字法句法易知也段法之變則全關章法不易知也總以順中之逆逆中之順知其不易知請先從通篇之最順者明之蓋首末共三大段焉首遡天地之開闢一也中履夏商周之治亂二也末乃歸於楚國之事跡勳閔以顯言荆勳結之何以試上自子而忠名彌彰顯言已罪三也布陣至大布勢至順然使句句皆順則文字板直意

精不慘於是乎錯綜出之忽彼忽此以破板直之病自遡古之初至烏焉解羽純言天地乃補禹鯀治水於分言天地之後再言天地之先施其順中之逆無禹鯀鯀將天地平成必不可冀言禹鯀仍言天地也局雖逆而意未嘗不順序次之工也承前禹鯀鯀禹之力獻功至皀疾終盈純言夏代之興而忽衰爲臣所篡際惟堯在戶至湯何極焉純言夏代之中興而再衰爲湯所極興亡兩屬順言乃補白駒嬰弟至何以遷之十六句於忽

楚辭應直

奇論

六

衰之後中興再衰之先作一比興爲順中之逆興亡難料猶之乎仙人倏死倏生雨之驟起鹿之殊形蒼之戴與釣耳雖言仙人物類仍比興夫興亡也局雖逆而意未嘗不順又一序次之工也既言妹嬉湯極可以徑接緣飾飾玉順遡同尹之謀筮矣乃又先插舜閔二女至女媧執制十二句又插舜服厥弟至得兩男子八句用逆之法上下斷續殊不可解然意者書不順也承上妹嬉何難故言舜之二女不告而娶以爲秋之樂臺床

席之愛亦人之常情耳使桀不拒諫信讒卽有妹嬉爲
妃與舜二女高辛簡狄何異豈妹嬉嬖流而責其能治
天下如女媧方云無放肆哉此順承何肆之最明者因
婦女而及兄弟則又順承何極之句象殺兄而舜容之
桀卽虐如象湯獨不能以臣而容君乎太伯讓其弟以
王湯獨不可讓其君之終王乎顧極之也穿捕之與龍
前禹鯀白蚘又更進矣旣入綠鵲謀桀卽宜直接成湯
東巡以了殷伐夏之局乃又逆捕該乘季德至不但還

楚辭直

合論

李一

來十六句重言夏代少康之中興復捕昏微有狄四句
複言簡狄之吞卵更捕眩弟害兄四句複言舜之愛弟
斷續之中更加雜亂豈但如前之用逆然意亦未嘗不
順也重言中興爲夏嘆也越湯之卒亟與木中興之蓬
篚一也後之聖王前之奸臣人品雖分而其於奪夏正
不必分也複言簡狄歸之天意生契卽伐夏之根也此
與自彼廢也複言舜之容庶弟以況夫臣之不肯容虐
君也語語譏征誅之懲德而用複爲裁也東巡十二句

結湯伐夏之全局乃咎尹之挑湯放伐以爲接入周代
會龍爭盟咎太公咎周公補武放伐之相映繼筭善連
旣顯武王以及昭穆幽桓周代之盛衰畢矣復逆迺紂
亂以及生稷之預造周文王之無繇扶殷仍以咎武紂
焉三代治亂歷歷道盡可以徑接皇天集命惟何戒之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之四句作總收矣復逆捕伯林
維經四句見夫子受虐於父惟有一死乃臣受虐於君
而紛紛放伐也何君臣之不如父子也局逆而意最順

楚辭直

合論

李一

又次序之工也集命使代原屬總收又單拈初湯臣
四句咎夫放伐之自湯始武其踵行者也單收仍是總
收也此中段之全局也敷闕至末專言楚事而以闕
之敷爲始者嘆夫越能復吳仇楚何以不能復秦仇也
順言之則當直接薄暮雷電十三句傑詳楚恨顧又逆
捕彭鏗至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八句以嘆夫懷之死爲
天所怒不蒙毒不蒙回不蒙祐喜而歸恨夫秦之暴焉
句句逆依然句句順也蓋次序之明足以祛王之謬論

開陳之偶窺矣。余於次序之外，尤深咀之於命題。雖
遠遊皆盲，登天務寫其脈。世之懷情幻志，快此篇從古
天中又換題目，創括問字以寫其不敢答人，但當答天
之意，蘇實并憤不曰問天，而曰天問，立題甚真。王逸以
為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非也。原蓋曰天當自問耳。猶
之乎詔西皇使涉余，倚闔闔使望余之旨也。世間一切
治亂倚伏，顛倒及諸怪誕之事物，皆天所為，非天自問
其何故人之識，豈能解之人力，豈能尸之哉。人無辭

楚辭卷直

合論

空

問天不肯自問，一時千古，祇共尋迷，憤極亦啞極矣。九
原之所問者，皆無一可答焉。無一可答而後為難了之
疑難，平之賡使可以答，何疑何憤之有。子厚天對大失
其旨，即各家解註亦愈解愈失，不解其無可答之隱懷
而欲詳於其句，其事何能不失也。惟從何事求詳內，仍
務闕其無可答者，斯得之矣。無可答之故，有四曰：問所
不必問，問所不肯問，問所不宜問，問所不敢問。是皆原
之絕人於欲答也。天地日月山川，人人習以為常，付之

不必問，然一實藉於天地及日月山川之故，儒者之所
通諸書之所載，動言天上若何，地下若何，果誰登天下
地而確見之乎。此問所不必問，令人無語可答者也。原
正以此掃世人而誣者紛紛引援，逞學炫理，豈原真不
知哉。烏獸艸木蟲魚仙子一切鄙但怪誕之說，人所不
肯問，而原又以為問者。原正以世間有大雅，即有鄙，但
有中正，即有怪誕，偏爾相雜，無際除絕，則又安所得答
哉。其不宜問，則通篇中極憤之言，專在輕宥婦人原因

楚辭卷直

合論

空

鄭與上官大夫相比，釋放張儀，以致敗師結盟，遂為
秦兩然。譏臣罪重，女寵罪輕，夏商之亡，孰不曰妹嬉姐
已。此湯武所藉口，以極桀譏紂者。然非譏佞滿朝，僅一
妃子，豈遂亡國。故特曰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殷有惑婦
何所譏如此之問，將答之以為然乎，以為不然乎，以為
然。夫當年之事實，以為不然，乖屈子之憤詞矣。王逸解
為桀得妹嬉，肆其情欲，紂寵如已，莫諷譏諫，其於兩何
字，作何着落乎。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如則亦寬宥加之

旨也。誅幽王者為誰。犬戎也。無犬戎則幽即德也。未至於身誅也。褒姒者褒人之所獻。以陷幽王於死地也。非其獻則幽王烏從得之。褒姒豈能自入宮而惑幽王乎。逸註於誰焉二字亦未有解。何以標騷前後互映。何肆焉。譏之例乎。問人之所不敢問。則通篇之詞與意為最多。首騷歷尊古之帝王聖賢。後之九章亦然。曰三五為像也。堯舜之抗行也。堯舜之耿介也。與重華遊也。重華不可遇也。就重華而陳辭也。湯禹久遠也。湯禹儼而祇

楚辭疏直

合論

五

敬也。湯禹儼而求介也。不逢湯武也。周論道而莫差也。啓九辨與九歌也。擊咎繇而能測也。伊尹呂望也。呂望之鼓刀也。皆所變陳屢尊。未嘗寓其不滿之意也。至天問而葉寄不滿焉。此孰敢者。乃憤詞所激。正不欲作莊語。不妨與前之騷後之章相反也。問也。非詆也。雖激仍莊也。試從其滿不滿以致詞者詳列之。曰何不謀行。曰夫何三年不施。則訝堯任鯀之失刑。鯀之題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則訝堯併訝舜之私。

相婚娶。曰舜服厥弟。何肆犬豕而不危。敗曰弟並危。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則迭訝舜之私。其弟曰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禹何所成。則訝禹之無以早救其父。曰閉如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未而快通。飽則又訝禹之雖急於治水。未嘗不急於娶妻。曰啓代益作后。無害厥躬。又訝啓之不讓益。曰夫何巽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則訝湯之伐君。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併訝文之得望。祇以資後

楚辭疏直

合論

五

人之變伐。曰武發殺殷。何所懼。載尸集賔。何所急。則訝武之伐君。曰承謀夏桀。則訝伊尹之助湯。以伐君。曰列擊朕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吞豎。則訝周公之代武畫策。曰師武在肆。鼓刀揚聲。曰蒼鳥孰使萃之。則訝太公之鷹揚。伐商立志已在文時。不獨佐武夫。以古之帝王聖賢。稟為可訝。他人敢作此問乎。於此欲順其說而答之。非正論也。欲駁其說而答之。則原固非不知。歷尊古。魯者何待於馭。吾所云無可答之。四如此。

夫人無可答故其命題必歸之於天當自問也題專屬
天而其篇內布置天字之意尤有次序尤有天亦難自
答者開口之顯言九重諸項無論已以後歷言上帝之
帝帝王之帝錯綜其間俟讀者之分別曰帝何刑焉指
唐堯也曰登立爲帝指女媧也曰不勝心伐帝指伐桀
也皆帝王之帝也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何獻蒸肉之
膏而后帝不若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帝乃降觀下逢伊
摯曰稷惟元子帝何坐之既驚帝激切何逢長之曰西

楚辭聽直

合論

奎

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曰彭鏗斟雉帝
何饗曰厥嚴不奉帝何求則皆天帝之帝也曰授殷天
下其位安施曰何令撤岐岐社命有殷國曰皇天集命
維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俱顯言天者也臣之
賢好均上帝所生兩之興亡均上帝所至天帝何不
生賢勿生好只生賢以輔一姓之國母生賢以輔易姓
之國乃紛紛顛倒預爲始興之地預爲速亡之地可以
不祚者天或祚之應祚者天或不必祚之此其反覆變

遷天帝之狠心太甚幻局亦未甚何爲而至此天亦無
以自答矣世事至於天亦無以自答而人生之恨復何
處開口何處遺遺演哉原之立題洗題於是乎盡之矣其
中隱指項子蘭復有二端焉通篇歷不滿於帝王聖
賢而獨專取少康不厭重複初言廷大再兩言秉季德
者美少康之能中興也武丁周宣不乏中興何弗之及
以少康遺腹幼齡又遁依他方中興爲最難也原之意
在望項襄之復仇故屢以少康殺澆爲美也康既失國

楚辭聽直

合論

奎

猶可再起襄擁全楚夫何難哉篇中用複多屬興亡之
故乃於象而亦兩言之首曰辭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
大豕而終身不爲改再曰賊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
以作計而後爾逢長此痛斥子蘭之隱語也原阻懷王
以母入秦子蘭堅勸其入遂死於秦是害懷王者子蘭
也與象之謀殺舜一也項襄立而仍用子蘭爲令尹不
正其隔懷之罪而反欲仗其扶楚之才天下事有倒置
如此哉然古已有之矣舜之庇弟有例存矣用複之變

以隱如此合三大段四無可答與隱指之兩端以讀天
問而後天問之憤情始出始末之錯綜始直否則愈讀
而愈晦祇見其可疑愈解而愈亂莫尋其條理正不如
付之不解也姑藉口曰吾以不解解之即為善讀之法
焉可也

聽九歌

九歌章法句法咸變而用短前樂授神後三段專言鬼
王逸謂楚國南郢沅湘間其俗信鬼好祠每作歌樂鼓

楚辭直

合論

卷

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
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上陳祀神之敬下以見已之
冤結託諸諷諫焉是逸之所謂九歌皆原新作非彼俗
人之舊詞也朱子謂詞屬巫覡原見其鄙俚去其太甚
為更定之則九歌皆屬剛改舊詞非原獨創與逸言異
矣余謂九歌之名自古有之非楚俗之歌也稽原之邇
古曰起九辨與九歌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又曰啓棘實
商九辨九歌固自明言之茲之有作如後人擬古樂府

行古樂府因其名而異其詞云爾不可以云楚何云亦
王逸與朱子總因九歌語皆祀神難解其故不得不題
諸俗人因不得不題諸巫覡以不敢謂皆原之祀神因
不敢謂稱余之係即原又不敢謂稱靈之靈即神既以
靈專指為巫復以余條指屬巫條指屬原夫騷經諸篇
言靈何限原自命曰靈均稱君曰靈修將皆巫乎橫大
江兮揚靈身既死兮神以靈原明以靈為神靈之靈何
得一字兩解也同一余吾之字忽為巫言忽為原言更

楚辭直

合論

卷

何解也且祀神即原之自祀諸神之名亦即原所自拈
并非專屬楚俗之神也試以原言考之懷椒糈而要百
神之備降非原之自祀乎神既百矣九歌之諸神何必
不在其內乎遠遊之入帝宮召玄武後文昌遷署眾神
則東皇太乙雲中君東君大少司命罔悉包之若夫舞
馮夷之為河伯二女御湘靈鼓瑟之為湘君湘夫人神
奔鬼怪之同於言山鬼言場魂何一非原之嬰道當其
未被項襄所遷未至沅湘以前固已寄慨如此必曰遷

後身見楚俗楚神而始及之乎九章亦曰五帝折中
神嚮服可謂皆楚人之事神非原之欲質於神乎可謂
皆巫之事神非原自事乎以原之言神而專謂借事神
以此事君亦非也原不得於君故設言求庇於神其如
神之亦不我顧不我庇何哉因神道憐蓋賦意居多比
意居少焉舊註謂太乙至河伯皆為人慕神之詞寓已
愛君之意山鬼陰賤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以鬼喻已
而爲鬼媚人之語此未盡知原也原於下篇國殤禮寬

楚辭德直 合論 主

俱以鬼言實自矢於一死不得復爲人矣此非以人喻
君也嘆已之將殊於人類也望於神而不獲庇不得不
自甘爲鬼也爲鬼而悟君之念絕矣尙不獲與人親況
與君親乎山鬼通篇純屬鬼語舊註乃以前半屬鬼後
半屬原情何由憐乎魂魄毅兮爲鬼雄長無絕分終古
兩從鬼中自揚其聲價不復問君之悟不悟也國殤之
專言戰者項襄不能復父之仇故原之志欲一戰而死
也其寓意之最明曰挾秦弓欲奪秦之弓以爲我用也

戰不言勝而首敗者悼邈懷王與秦戰敗之往事也歌
以九名當止於山鬼既增國殤禮魂共成十一乃仍以
九名者殤魂皆鬼也雖三仍一也山鬼之悲國殤之憤
視前訴神爲倍鬱乃禮魂以寥寥四語致其贊詞寂然
安之似無可悲無可憤無可訴者蓋魂不能不滅無繇
悲無繇憤無繇訴矣吞聲之視放聲慘更甚也此前言
神後言鬼之淺深次序也若夫諸神臚列對待之確分
甚登次序之遞進互殊亦有宜釋者太乙雲中君爲天

楚辭德直 合論 主

界之神湘君湘夫人爲地界之神大司命翔下空系少
司命滿堂日成均以天界之神與地界之人相接大司
命之高馳冲天少司命之夕宿帝郊又從地界均歸天
界雖曰均歸而人命有當與爲民正又從天界之上專
司地界之事矣東君復屬天界之神河伯復屬地界之
神其確分之整如此至於每換一神輒添一根布置有
意不吐有法太乙曰將愉曰樂康未嘗悵神之愁也雲
中君既團而遽去乃費勞心之懃懃視太乙超矣湘君

未知誰聞不爲我來孤負集芳之舟回歛望其忍湘夫
人已聞其召且見其來似不忍者又被他人所迎令費
力芳室之築倍於集芳之舟置諸無用何能不較湘君
而倍歛望乎大司命不顧人之壽夭以相疏無情而忍
於我少司命獨與余今日成倏而來兮忽而逝以相親
有情而又恕於我東君之高翔難追苦於不得近也河
伯之交手遽別得近而依然不得近也嗟乎原之情緒
萬端不得不一死以就鬼界矣祇堪親鬼無繇復親神

楚辭直

合論

壬

矣以平生所欲語神親神者轉爲鬼之欲語入欲親人
而已不克親諸尊神但親戰鬼而已不克禮神靈但禮
鬼魂而已爲雄無絕之揚鬼聲價也是鬼之仍可等於
神也是其全歌中悲中取壯之結局也合觀九歌之次
第而非因楚俗非因楚神不昭然乎哉

聽卜居漁父

二篇均其問答立體其遣詞則較之他篇最顯且淺而
其寓意則較之他篇倍凄以深離騷一質靈氛再黃巫

成固已先揭往見太卜之肯然靈氛之言曰九州楚鏡
何懷故都直以釋君去楚告巫咸之言曰勉升降以上
下求矩矱之所同終之曰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
未火也○以法古俟時告雖原不能從而荷靈氛巫咸之
相憐憐爲不薄太卜則曰龜策不能知此事竟付之不
告矣不復相憐矣夫至神靈不肯憐不肯告復何望於
人哉此一凄深也漁父之凄深又有別意焉以原之抱
忠下之不見容於同列上之不見諒於君王內之不見

楚辭直

合論

壬

信於其神所仗隱流之士決以皆濁皆醉爲非以獨清
獨醒爲是庶幾衆世之內猶有一人代其伸冤代其明
志乃漁父所言亦欲其在清濁醉醒間也原以古聖爲
依以依古聖爲得中正漁父而不言聖人則已旣言聖
人矣專曰與世推移是原所依之聖人則已旣言聖
正非中正也從來手難兩盡足難兩跨半清半濁半醉
半醒何堪置身於以玩世則可若以事君可乎哉迨再
申本懷而漁父堅持前說作清濁之歌而去不復與言

嗟乎舉世竟無知己。至欲少自辨白於隱流而亦不得辨白也。如此啞口豈復可堪耶。原之拈此二篇殆以爲策之不肯告漁父之不肯復言合爲一轍以鳴其孤憤。蓋措詞之顯淺立意之凄深如此意外之意尤有進者。龜策既不能知此事則吾不得不自行吾志是吾之所卜不待卜也。漁父雖不復言而歌中用清水平水則殊歸之於濯則一皆濁之世豈知濯者纓濯而纓清足濯而足清依然藉獨清爲快志矣。是漁父之歌終同於我。

楚辭直

合論

卷九

之言不待其再與吾言也。此屈之借芻調以自明也。賓戲客難解嘲皆從原二篇而山然自明纓纓意盡詞中幾同互訟以後息爲勝詎如原之藏自明於芻調任說我非益證我是千古而下槩未易知哉。若曰淺顯爲宋賦作備其不知騷彌甚。

聽九章

九章次第舊首惜誦次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朱子謂原既放思

君念四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余從九章中詳稽其歲月自非一時所作然既有歲月則九章之次第自當以何歲何月爲先後王逸原本殊爲淆亂朱子因之而未改余以詳稽遂爲更定惜誦之後次以思美人三抽思四涉江五橘頌六悲回風七哀郢八惜往日而以懷沙終焉惜誦之決當爲首非屬漫然者以其開口自道從來忍惜誦言遂致抑鬱憂愁今始發憤抒詞則九章之以此

楚辭直

合論

卷九

爲首篇次第當有繼作原固早定於胸中矣且於首篇既命題曰九章是未有文先有題原所自輯非後人之輯之也。夫原所自輯之次第後人亂之耳。然歲月可考也。惜誦之結曰願春日以爲糗芳是惜誦作於茲歲之冬而預計明春之欲行也。欲行而未行故曰謂女何之。曰曾思遠身尙未定其所之與遠身之地也。思美人曰路阻休然欲行不敢行焉。曰開春發歲則前之願春日者茲屆期矣。曰遵江夏以娛憂。指出所之與遠身之地。

名矣然但曰將蕩志而愉樂猶未遑以往也結曰獨莞
然而南行思彭成之故亦只拈出所向之影南未再指
地名此殆其初行耶抽思曰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
動又曰望孟夏之短夜則是蘇春以後孟夏迄初秋
但在途間也曰泝江潭逝水而上也曰宿北姑又止而
未遑泝也涉江曰將濟乎江洲則既宿之後復泝以行
矣曰欲秋冬之緒風則在舟間者驟秋而冬矣曰上沅
則泝之之區矣又曰宿辰陽曰入浦激而遡迴泝者復

楚辭總直

合論

七

暫止矣橋頌則其冬候遡迴之所見即物生感者其曰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固是歲於此終矣悲回風曰歲忽
忽其若頽明言是歲之終而其云觀炎氣之所積悲霜
雪之俱下又合是歲之夏秋冬總言之以誌夫途間舟
間之愁況焉首篇作於被放初年之冬思美人抽思涉
江橋頌悲回風作於被放次年之四季蓋一一可考如
此其第三年則有卜居既放三年之確證漁父之行吟
澤畔枯槁憔悴自厲第三年以後其曰寧葬魚腹川為

將死前之決意明矣九章不詳及第三年以後而於
鄢曰放九年而不復正以有卜居漁父之二篇在故九
章中可略而不言也以彼詳為此略布置之妙如此此
豈後人所斷哉哀郢既屬九年作而其事其景皆屬追
迴被放之次年其云仲春東遷則思美人之云開春將
遷江夏者至仲春始實行也紀仲月復紀甲日九年後
追迴之詳歷歷不忘蓋因上官之再讒為頃所逼逐使
遷非原之自遷也痛心之苦安得不詳數確憶哉遷江

楚辭總直

合論

七

夏以流亡即惜誦之遵江夏以娛憂彼係虛談此係實
事耳發郢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上洞庭背夏浦登
大墳皆九年前泝江上沅之實景抽思之泝江潭不詳
言之涉江之上沅亦不詳言之而以一步遠一步一程
隔一程獨詳於此似進補前略似總收前篇九章雖非
一時之作而其作法有意於布置夫豈苟然情往日顯
言追迴則又九年以後之作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遠自
忍而沉流明言投水惜壘君之不昭又不忍即投水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則明言九章之辭。未
畢。又且待畢而死也。屈原以惜往日為九章之第八。圖
已自言其次序。顯然如此。後人乃昧之。素之何耶。世傳
原死在仲夏之五日。懷沙曰滔滔孟夏。汨徂南土。此就
死之前一月所作。太史公曰。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則
九章之宜終於懷沙。以原之死期與太史公之言合。攷
之。足以決矣。舊本集以悲回風終焉。抑何誤也。悲回風
曰。悲申徒之抗跡。負重石之何益。於歷數古人中。以徒

楚辭聽直

各論

完

投水為太急。與其後自忍沉流之念不同也。九年以前
未嘗不矢死。而不肯急於即死。迨九年以後。無可如何
而不得不死。知此則九章之次第。安得以悲回風之不
肯死者反居其終耶。其總命名曰九章也。謂藉歷年所
作以章明已志也。王逸曰。章者著明而未暢其義。請以
九篇攷之。首稱惜謫。致愍悔夫。早未自章也。結曰重著
以自明。及今而務求章也。曰。陷滯不發。曰。沉菀莫達。曰。
願自申而不得。曰。固將重辱而終身。曰。心機羈而不開。

曰。忠湛湛而顛進兮。姦被離而鄣之。曰。愆光景之誠信
兮。身幽隱而備之。曰。惜靡君之不昭。曰。鬱結紆軫。曰。究
屈自抑。均嘆夫不得自章也。曰。結微情以陳詞。曰。初尋
所陳之耿著。曰。道思作頌。曰。介耿志之所感兮。竊賦詩
之所明。曰。昭彭咸之所聞。曰。願陳情以自行。曰。情寃見
之日。明均務求章也。其曰情與質信可保兮。老居蔽而
聞章。又曰。章畫曰。朦朧謂之不章。更屢經明點。章字矣。
如謂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是以章字為章句。

楚辭聽直

各論

全

之章將原之自命自言者。反無憑歟。
聽二招
王逸謂大招係原自作。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未嘗確
然歸之。景差也。晁無咎則稱大招古奧。其為原作無疑。
太史公曰。讀離騷。招魂。悲其志。似乎招魂亦併屬原作。
不專指為宋玉也。前之人未專決之後之人。何踳鑿定
之。徒曰。未有魂而自招者。烏得不歸諸他乎。夫原不曰
魂。一夕而九逝乎。逝矣。何得不招。原不曰。道思作頌。聊

以自救乎自救矣。何諱。自招。余謂二招之與。似屬原有。數端焉。大招之終。曰尚三王。只如此。大本領。超夏商周。而欲為二帝之治。非原不能道也。原之作懷沙。曰孟夏。使諸弟子招之。必當從死。月以立言。今二招之辭。俱在大招。發端曰。青春受謝。春氣奮發。招魂之殿末。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曰。目極千里。今傷春心。均不及夏月。讀九章曰。願春日。曰。開春發歲。曰。仲春東遷。原之被放。實以春候。蓋當出門之日。即為決死之期。魄存而魂散。久

楚辭疏直

合論

全

矣。夫是以指春而兩自招也。是則以時自證之。而似可定其為原作也。景差他文。無多可見。縱有摘藥之手。未能如原之學。宋玉則九辨堪稽。讀九辨者。以為悲原而作其辭。多言秋。蓋原死於夏。故其弟子之感懷。從秋也。九辨言秋者四。又曰。收恢台之孟夏。則固明從夏以邇死矣。因九辨之言夏秋。而愈知二招之言春。似屬原所自作也。離騷共二十五篇。今合首騷遠遊天問卜居漁父九歌九章。只二十三耳。九歌雖十一。而當日定之以

無靈折為十一。則於二十三之中。再合二招。恰足二十五之數焉。是又以篇計之。而愈似乎原之自作也。必曰二招屬其弟子所作。將招之於死後。耶何以不邇死月之屬夏。而與言春。將曰招之於生前。耶既疑招魂為不祥之語。非原所肯自道。乃以弟子事師於師之未死。而遺招其魂。以死事之耶。其為不祥。又豈弟子所敢出口耶。此余所以於續離騷。棄去之。而只留二招也。以二招之似出於原有。此數端足以合於王逸太史公之言。

楚辭疏直

合論

全

也。然余所釋二招。尤在其用意。不知其用意。即以為原之自作。無益也。知其意。則即歸之景差。宋玉仍如原之自作也。世之讀二招者。各從私好。以為優劣。定評未有。屬焉。朱子謂大招勝招魂。以其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天道之屈伸動靜。粗識端倪。國體時政。頗知先後。揚用修謂招魂豐蔚濃秀。王元美極服此論。以為足破宋人眼耳。則小招勝大招矣。世之喜理勝者。多從朱喜詞。二者多從揚。然二招佳處。實不在此。作者當日。別有

藏之關。至莊之論。至堯之語。皆從至慘之中。托根。葉。層。疊。以。致。其。愈。慘。意。不。在。於。莊。關。也。若。謂。大。招。遜。小。招。理。適。古。人。豈。不。竊。笑。哉。其。間。一。字。落。紙。萬。淚。發。狗。與。二。十。五。篇。來。歷。相。對。正。反。相。鈞。發。想。布。序。步。步。相。因。必。不。可。移。易。倘。可。移。以。招。他。人。為。忠。魂。通。用。之。套。則。理。雖。莊。腐。理。耳。詞。雖。艷。浮。詞。耳。慘。痛。何。在。故。不。將。二。十。五。篇。一。一。對。勘。不。足。以。讀。二。招。也。試。從。大。招。先。揭。之。朱。子。所。許。大。招。在。頗。知。政。體。觀。其。末。段。先。孤。寡。而。後。及。人。

楚辭章句

合論

全

阜昌不首。無告無以惠眾。民也。先一邑之人阜昌。而後及萬民。理不繇治國。無以平天下也。阜昌必本之田。千畝。不重農。使可富。無以保昌也。萬民理必歸之尚賢士。不仗賢。無與共理也。賢士尚。而後俊者傑者直者。始皆為用。而又亟言誅譏。罷譏罷之。小人不誅。則苛暴。不得禁。德澤章者。將復晦。賢俊進者。將復阻。人阜昌者。將復殘。萬民理者。將復隔。流澤何能終。施乎三公九卿。何得晏然無事。修禮射之雍容乎。又烏在其為能。追三王。

乎此真經濟先後。樂然心手。豈但頗知而已。余所推許。於對勘。一一可攷。則末段之政體。確有相因者。因夫傲。朕辭而不聽。戒六神與。勸服命。杜孫焉。聽直。故招之曰。聽若神。因夫終不察民心。上無度以察下。莫察余之衷。獨章。而蔽隱。身幽隱而蔽之。何壽夭。今在余。故招之曰。察篤天隱。因夫忠何辜。以遇罰。好蔽美而稱惡。故招之曰。賞罰當。因夫賢士無名。故招之曰。尚賢士。因夫謀。俊。疑。傑之庸態。仗清白以死直。故招之曰。舉傑。歷。陞。俊。

楚辭章句

合論

全

傑執政直。竊在位。因夫屢言堯舜。屢談夏商。周道前王之踵武。故招之曰。尚三王。如此對勘。而後知政體理解之非腐。所招之非泛也。且豈惟末段。即從開口。以及中間。亦無非相因焉。因夫方仲春而東遷。為見放之始。故招之曰。春氣奮發。魂無逃。只。因夫騷之首篇。言往東西。南北遠遊。亦言往東西南北。故招之曰。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首騷與遠遊。極言東西南北之可樂。以明楚國之不可居。此則極言東西南北之不可往。以明楚國之貧。

歸。蓋專以相反為相。因無一字不切矣。至於原所嘆者。陳志無路。志沉寤而莫達。何不變此志。亦非余心之志。亂思心以為縲。抑心而日強。心機羈而不開。屈心抑志。心煩慮亂。意荒忽而流宕。故招以遠志。究欲心意安。只更以相慰為相。因亦無一字不切焉。其招之以飲食。聲色。宮室。囿。花。木。禽。鳥。又豈無因而作。此不入耳之談。輕相棄。賚哉。因夫申椒為糲。籬菊為糲。飲露餐英。瑤羞瓊粳。餐六氣。飲沆瀣。故以飲食招之。因夫思音樂之

楚辭聽直

合論

盡

傳衍九歌亦多言音樂。故以聲音招之。因夫屢言求女。故以女色招之。因夫貝闕朱宮。紫壇故以宮室招之。因舉天射狼。故以宮室又帶馬獵招之。因夫西意眾芳。故以花木招之。因夫比翼黃鸝。擇媒鳳凰。故以禽鳥招之。招以飲食共四段。多於音樂之二段。皆因夫二十五篇之言。飲食較多也。招以女色。凡二十五篇多於飲食之四段。者。因夫廿五篇之言。求女尤多也。廿五篇之言。花木亦多矣。不以為諸招之終。而終於禽鳥者。因夫言芳俾其

變化有所不足。恃言禽鳥則變。皇為余先。戒厥鳥飛。嗚。日夜鳳皇翼。其承游倦。倦乎其永望之。永恃之也。此。因中分多寡。分首尾之妙也。然原之談飲食。極於修。仙。談音樂。極於海外。談女色。寄之上古。多屬世外之事。而招之。祇在。世中。何足。邀其。矜。味。草木之。未易。誇。禽鳥之。未易。託。復。不待言矣。於是。因其。寧。隱。閱。以。壽。考。復。招。以。保。壽。命。從。飲。食。以。至。宮。室。中。專。取。宮。室。而。申。之。曰。居。室。定。只。飲。食。可。儉。音。樂。女。色。可。却。草。木。可。不。植。禽。鳥。可。不。

楚辭聽直

合論

盡

蓄居室終不可少也。既居於楚都。何得不出輔楚國。故。亟。接。以。末。段。之。莊。語。也。朱。子。詆。其。前。言。東。西。南。北。近。於。神。惟。中。言。飲。食。諸。項。陷。於。逸。欲。豈。作。者。不。慮。夫。千。載。下。有。如。是。之。詆。之。者。乃。竟。不。避。耶。有。因。之。談。至。憐。至。痛。正。在。於。旁。言。之。不。專。在。於。莊。言。之。也。況。夫。文。字。之。妙。由。淺。入。深。由。翻。入。正。以。其。所。不。屑。從。招。其。所。當。從。自。宜。曲。折。若。使。朱。子。操。觚。盡。削。其。前。半。只。留。其。末。段。將。何。以。為。騷。賦。之。原。致。耶。文。體。既。乖。憐。情。安。屬。耶。知。其。相。因。則。大。招。

因廿五篇而生者也。小招又因大招而變者也。大招直
屬旁意未屬主意。小招則開口曰服義未沫。至此威德
頌原之正意兩語盡之矣。其言四方與大招同而添出
上天下都則變蓋原於首驥遠遊皆喜言天上之四方
與世外之四方。大招僅以人間之四方阻之恐魂且謂
往天上自勝人間即入地下亦且避人間何肯回首誠
知夫天上下之四方苦又倍焉則處處不可往不得
不受招矣。不得不入修門友故居矣。同中添變之深妙。

楚辭聽直

合論

卷七

如此以下宮室女色飲食音樂諸項俱全。大招之旁
意未嘗一變。乃遠兩便止於末之正論。反不之襲者何
也。所以避腐也。所以明慘也。本領之巨。學問之深。關係
國政者。大招末段已經道盡。無可復加。若再衍襲。祇有
墮腐而已。安得不避哉。明慘之妙。專在飲食宮室女色
音樂之末。歸之於造新歌。揚阿激楚。結撰至思。同心賦
些。夫歌賦何足以爲慘。而慘極正在此。蓋棄原者楚之
王上也。招原者帝也。開章曰上無所考。此盛德則至上

之棄原於不知考付之無用者。帝雖招之亦無益也。
上之復用之也是以不敢望其得先。孤寡得布阜昌也。
不敢望其得章德澤。得理萬民也。不敢望其得尚賢士。
舉。舉俊。談譏。罷也。不敢望其得借三公九卿。修揖讓。尚
三王也。但爾不死之身。以同作賦。毋急爲忠鬼。聊長爲
文人。乎。乎。大招國家之公言也。小招一身之私言也。乞
命於天。以姑稱文人。則私言之慘於公言也。其襲大招
宮室諸項不變中之微變。又有可指者。大招以飲食音

楚辭聽直

合論

卷七

樂女色宮室花鳥明分爲六各不相雜。小招於宮室中
即雜以蕙蘭之花。併及於服玩於女色中。雜以洞房射
幕之復爲宮室。再以高堂壁板。梁楸楹屏戶籬。申宮室
之詳。又以菱荷紫莖蘭樹。仍雜花木。焉於飲食中。首言
室家。遂宗連上宮室。於音樂中。首言肴羞。未通連上飲
食。又連雜女色。而所重全在歌賦。因夫原之廿五篇皆
使歌賦以明心道。思作頌。聊以自救。故莫如招之以詩
賦也。此小招變大招第二段之音樂爲末段之音也。大

招詳於飲食女色。小招以變為末段。故詳於音樂。六招之音樂。亦言詩賦。聽歌其語未詳。其意未慘。蓋視音樂為劣。意耳。小招視為正意。故專於詩賦。詳言之。慘言之。曰。造新歌。曰。采菱陽阿。曰。飲酒。又終之結撰同賦。詩賦有韻。有舊。有獨。有同。此其詳言之也。詩賦之終於同賦。考所以自救而道思。不如衆人之共招共救而代為道。思也。於歌中兩言激楚。殆悲音哀調耶。曰。發激楚。又曰。激楚之結。殆悲音哀調之自為始終耶。人有所極。殆窮

楚辭聽直

合論

允

極之謂耶。此慘言之也。尤慘尤深。專在屢言飲酒。原方恨夫皆醉。併不依夫。噉噉豈肯為酒人哉。蘇飲酒之沉。日夜而結撰作賦。蘇結撰同賦。而又醉飲盡歡為文人。中之酒人。焉徒為酒人。魂所不屑也。為文人之酒人。武魂所肯從也。無可如何。不得不以文人之酒人自命也。以可免。漁父之譏。而仍與復。皆醉者異也。聲樂飲酒之中。言象。暮六博。言象。五白。詳簡博奕。招之以愈。似愈。瑣之事。正是愈。憐夫。固曰。不妨消遣。遊戲焉耳。亦

詩賦之劣。助焉耳。此其不變而微變之深妙也。既以音樂為終。而一切大招之正論。用行政均不之及。自難於收局。乃以亂曰一段。拈出。君王田獵。無人護衛。仍是正論。歸宿夫田獵。猶仗護衛。况用行政諸大事乎。一句之中。裁却無限深古矣。以不獲正論。不露正論為理。深此千古所未易窺。而曰。小招理遜乎哉。必曰。大招詞遜。飲食六項中。字字雕煉。尤為易致。果屬何句不逮。小招。耶。甚哉。後人之不深於讀古。而輕於詆古也。請諸後

楚辭聽直

合論

平

人曰。如何。而為大招增詞。如何。而為小招增理。有能孰。平。添入一句者。許其直言。吾應呼古人。願安承教。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有詩經考已著錄崇禎中文煥
坐黃道周黨下獄因在獄中著此書蓋借屈原以
寓感其曰聽直卽取原惜誦篇中皋陶聽直語也
其例凡評謂之品注謂之箋九歌九章諸篇標題
下又有總品其篇次首離騷次遠遊次天問次九
歌次漁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據王逸之註以大招
或稱屈原又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傳贊有讀原離
騷招魂哀郢語並以大招招魂附於篇末與舊本
皆異合論一卷卽以發明聽直之旨有合論一篇
者聽離騷聽遠遊聽天問聽九歌聽卜居漁父聽
九章聽一招七篇是也有合論全書者聽忠聽孝
聽年聽次聽復聽芳聽玉聽路聽女聽體十篇是
也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其詞氣傲
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